民國叢書

第三編

·89·

綜合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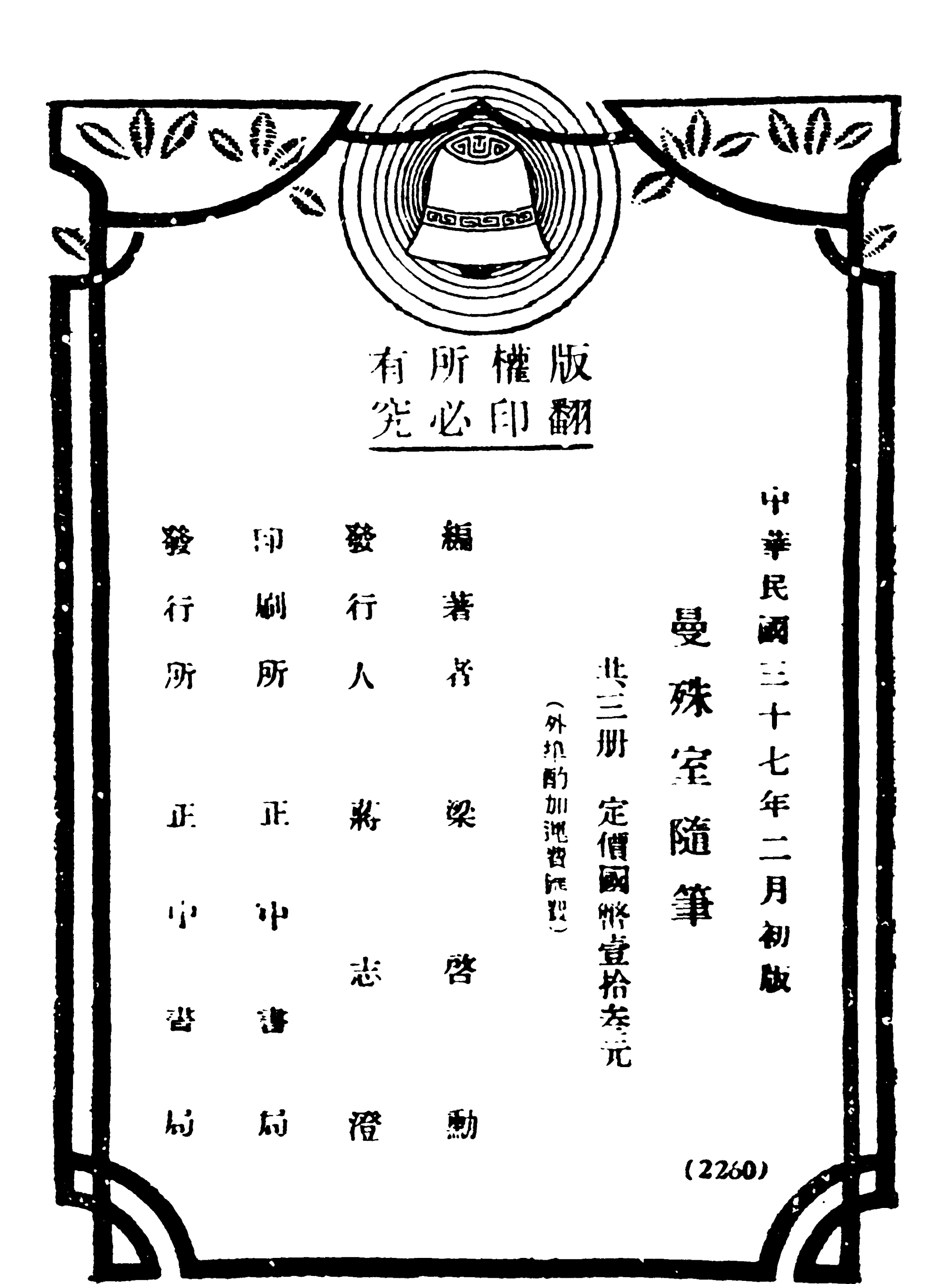
曼殊室隨筆

梁啟勳編著

上海書店

曼殊室隨筆

梁敬勳編著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初版

曼殊室隨筆

共三冊 定價國幣壹拾叁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著者 梁啓勳

發行人 蔣志澄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2260)

本書據正中書局1948年版影印

自序

溯自新紀元之第十五年，丙寅春正月，始作讀書隨筆。觸目如有疑義感想互證校勘等，輒援筆記之。歲月易得，於今二十又一年矣。叢稿盈篋，約之可得四十萬言，分類而銓次之，都爲五卷，曰詞論曲論宗論史論雜論。敢云有得，亦曰備忘而已。三十五年丙戌臘將半仲策識於曼殊室。

目次

詞論

一

作品互相摹倣，乃文人之常，不足為病，但摹倣過甚，則有迹近剽竊者矣。大約詩詞一類，若欲摹擬一名作，切忌採取同一韻脚，否則易涉於剽竊之嫌疑。如周清眞之（滿路花）一闋，實竊取柳耆卿之（定風波）不少。周之「朱消粉褪絕勝新梳裏」，即柳之「終日厭厭倦梳裹」，周之「日上三竿殢人猶要同臥」，即柳之「日上花梢猶壓香衾臥。」全首多類此。此採取同一韻脚之病也。當知所戒。

盧蒲江之（謁金門）「風不定。移去移來簾影。」靜境妙觀，不減後主之風壓輕雲。陳西麓之（謁金門）。「風不定吹漾一簾波影」乃鈔襲蒲江，而意境便不如矣。調名既同，而韻脚亦同，故痕跡愈顯。尤當引為大戒。

康伯可居翰林時，值南渡之初，頗受知於高宗。一次重陽大雨，奉勅賦詩。康口占雙調望江南一闋曰，「重陽日，風雨苦凄凄。戲馬臺前泥拍肚，龍山會上水平臍。直浸到東籬。 茱萸潤，黃菊溼滋滋。落帽孟嘉尋箬笠，休官陶令覓簑衣。兩個一身泥。」眞堪解頤。

辛稼軒壽王道夫之清平樂「料得今宵醉也，兩行紅袖爭扶。」黃公紹之青玉案「落日解鞍芳草岸。花無人戴，酒無人勸，醉也無人管。」環境不同，各自有其美感。

賀方回有（蝶戀花）一首，曰「幾許傷春春復暮。楊柳清陰，偏礙游絲度。天際小山桃葉步。白蘋花滿湔裙處。　竟日微吟長短句。簾影燈昏，心寄胡琴語。數點雨聲風約住。朦朧淡月雲來去。」李世英亦有一首（蝶戀花）曰「遙夜亭皋閑信步。才過清明，漸覺傷春暮。數點雨聲風約住。朦朧淡月雲來去。　桃杏依稀香暗度。誰在秋千，笑裏輕輕語。一寸相思千萬緒。人間沒個安排處。」此調之韻與叶共八個，賀李兩首從同者居其七。若云暗合，恐世間無如是之巧。「數點雨聲風約住。朦朧淡月雲來去」是誠佳句。兩首乃一字不易，則未免太無聊矣。李世英名冠，北宋之山東人。

蘇東坡之「溪風漾流月」與張功甫之「光搖動一川銀浪。」趙汝愚之「江月不隨流水去」與張叔夏之「長溝流月去無聲。」意境相同，唯觀察各異，皆不愧為佳句。是以作品須首重意境。

李後主之「別時容易見時難」世傳名句。但較於李義山之「相見時難別亦難，」則不逮矣。後主少却一層意思。

二

文人之習用語，各自有其不同之好尙。周止庵謂「梅溪好用偷字，品格便不高，」故劉融齋有「周旨蕩而史意貪」之誚。信然，史梅溪之作品，「偷」字誠不少用，試錄列之看是否非用此字不可。梅溪詞品雖不甚高，但格律最稱嚴謹。

做冷欺花，將烟困柳，千里偷催春暮。（綺羅香）

巧剪蘭心，偷黏草甲，東風欲障新煖。（東風第一枝）

謾道相思，偷理綃裙，自驚腰衩。（三姝媚）

應念偷剪酴醾，柔條暗縈繫。（祝英臺近）

芳意欺月矜春，渾欲便偷許。（祝英臺近）

墜絮孳萍，狂鞭孕竹，偷移紅紫池亭。（慶清朝）

冷截龍腰，偷孥鸞爪，楚山長鎖秋雲。（夜合花）

輕衫未攬，猶將淚點偷藏。（夜合花）

向黃昏竹外寒深，醉裏爲誰偷倚。（瑞鶴仙）

更暗塵偷鎖鸞影，心事屢羞團扇。（玲瓏四犯）

杏檣應望斷，春翠偷聚。（齊天樂）

犀紋隱隱鶯黃嫩，籬落翠深偷見。（齊天樂）

牡丹亭，長生殿，總算得兩部名作，一稱詞藻第一，一稱格律第一，世有定評。湯臨川好用「則」字，且每次用得均甚有力；洪昉思則好用「不提防」，試分別舉之。

驚夢，尋夢，最是牡丹亭膾炙人口之兩齣，試看其所用之「則」字有幾。

則怕的羞花閉月花愁顫。（驚夢，醉扶歸）

則爲俺生小嬋娟。（驚夢，山坡羊）

則索因循靦腆。（同上）

則爲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驚夢，山桃紅）

也則待你忍耐溫存一晌眠。（同上）

單則是混陽烝變。（驚夢，鮑老催）

則把雲鬟點，紅鬆翠偏。（驚夢，山桃紅）

坐起誰忺，則待去眠。（驚夢，綿搭絮）

則待把饑人勸。（尋夢，月兒高）

也則爲水點花飛在眼前。（尋夢，懶畫眉）

則咱人心上有啼紅怨。（同上）

則道來生出現。（尋夢，尹令）

偏則他暗香淸遠。（尋夢，二犯麼令）

則掙的箇長眠和短眠。（尋夢，川撥掉）

也則是照獨眠。（尋夢，意不盡）

驚夢八個，尋夢七個，不爲少矣。「則」字個個響喨。長生殿之「不提防」亦甚有趣，試列舉之。

不提防番兵夜來圍合轉。（賄轉，解三醒）

不提防爲着橫枝，陡然把連理輕分。（獻髮，泣顏回）

不提防柙虎樊熊，任縱橫社鼠城狐。（疑讖，集賢賓）

不提防透青霄橫當仙路。（神訴，幺篇）

不提防餘年值亂離。（彈詞，一枝花）

不提防撲通通漁陽戰鼓。（彈詞，轉調貨郎兒）

不提防斷砌頹垣，翻做了驚濤沸濤。（雨夢．黑麻令）

不提防慘悽悽月墜花折。（補恨，普天樂）

雖則日好尚不同，但此三君之不厭其多，眞可謂有特殊情味者矣。

三

晁无咎評東坡詞曰：「人謂東坡詞多不諧音律，然橫放傑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推許之意，溢於言外。又沈寧庵嘗爲湯若士改易牡丹亭字句之不協律者，若士不懌曰，彼惡知曲意哉。吾意之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若東坡與若士者，眞可稱詞曲中豪傑之士也已。試思「曲子縛不住」及「拗折天下人嗓子」二語，是何等氣概。然必須有兩君之聰明，有兩君之學力，庶可語此。若初學而欲執此二語以自文其短，勢必將沈淪萬劫，永無重見天日之期。須知兩君之所以如此，乃入而復出，非空疎也。試觀「東坡樂府」及「牡丹亭傳奇」兩部作品，非至今仍能保持其最高地位耶，並未因此而損其聲價也，斯可知矣。入而復出則可，若不入何出之足云，終久是門外漢而已。

四

集句爲聯，是亦一格。日前因綴蘇辛詞句賀人新婚，精神既已集中，遂得數十副，姑錄存之。

對景難排，重按霓裳歌徧徹。（後主浪淘沙，後主木蘭花）

有誰堪摘，未成沈醉意先融。（漱玉鷓鴣天，漱玉浣溪沙）

宗風嗣阿誰，正商略遺篇，晚來明月和銀燭。（東坡南歌子，稼軒哨遍，東坡千秋歲）

文字起騷雅，怎安排心眼，胸中許傳有餘香。（稼軒水調歌頭，東坡念奴嬌，稼軒虞美人）

鸞鏡與花枝，紅幕半垂清影。（溫飛卿菩薩蠻，孫光憲更漏子）

香箋共錦字，鳥絲重記蘭亭。（張文潛風流子，辛稼軒臨江仙）

歌扇輕約飛花，眉峯壓翠。（姜白石琵琶仙，陸子逸瑞鶴仙）

濃香暗黏襟袖，閒影敲涼。（周美成玉燭新，史梅溪玉簟涼）

笛在月明樓，欲喚飛瓊起舞。（後主憶江南，碧山無悶）

鳥啼花滿徑，且教紅粉相扶。（蒲江謁金門，東坡西江月）

舞歇歌沈，淒淒更聞私語。（夢窗三姝媚，白石齊天樂）

愁濃酒惱，年年負却薰風。（漱玉怨王孫，碧山慶清朝）

不堪聽急管繁絃，憑虛醉舞。（美成滿庭芳，夢窗齊天樂）

漫想念清歌錦瑟，盡付沈吟。（草窗大酺，梅溪月當廳）

望殘烟草低迷，珠箔半捲。（李後主臨江仙，秦淮海水龍吟）

冷淡胭脂勻注，鬢翠雙垂。（宋徽宗燕山亭，張玉田國香慢）

翠葉吹涼，漫寫入瑤琴幽憤。（白石念奴嬌，稼軒賀新郎）

歌橈喚玉，試憑他流水寄情。（玉田城臺路，碧山瑣窗寒）

且教紅粉相扶，驚殘好夢。（東坡西江月，放翁瑞鶴仙）

載取白雲歸去，曾賦高情。（玉田甘州，梅溪夜合花）

舞歇歌沈，翠袖倚風縈柳絮。（夢窗三姝媚，東坡浣溪沙）

潭空水冷，飛雲當面化龍蛇。（稼軒水龍吟，淮海好事近）

清影徘徊，耿耿素娥欲下。（子野燕臺春，美成解語花）

淡煙飄薄，濛濛殘雨籠晴。（耆卿女冠子，淮海八六子）

待翠管吹破蒼茫，夜潮正落。（碧山無悶，美成一寸金）

爲玉樽起舞迴雪，羅帶輕分。（白石琵琶仙，淮海滿庭芳）

兩行紅袖爭扶，非關病酒。（稼軒清平樂，漱玉鳳簫）

一片蒼雲未掃，惱亂愁腸。（玉田掃花遊，東坡滿庭芳）

玉漏已三更，濃睡不消殘酒。（李知幾臨江仙，李易安如夢令）

寒雲飛萬里，曉霜初著青林。（趙西里八聲甘州，王碧山水龍吟）

簾捲西風，斷送一年殘暑。（漱玉醉花陰，東坡謁金門）

雁橫南浦，連娟十樣宮眉。（文潛風流子，稼軒滿庭芳）

燭映簾櫳，蔓枝香裊紅絲拂。（方回天香，飛卿菩薩蠻）

暖回雁翼，一夜風吹杏粉殘。（美成渡江雲，叔原采桑子）

舞榭歌臺，粉面都成醉夢。（稼軒永遇樂，稼軒西江月）

風簾露井，孤山無限春寒。（子過瑞鶴仙，夢窗高陽臺）

夜來秋氣入銀屏，雁橫煙水。（汪彥章小重山，高竹屋齊天樂）

風送菊香黏繡袂，人倚西樓。（顧夐玉樓春，張文潛風流子）

日長蝴蝶飛，池臺遍滿春色。（永叔阮郎歸，美成應天長）

睡起流鶯語，東風暗換年華。（石林賀新郎，淮海望海潮）

楊柳拂河橋，晝日移陰，煙裏絲絲弄碧。（美成憶舊遊，美成滿江紅，美成蘭陵王）

井牀聽夜雨，瑣窗睡起，斷腸點點飛紅。（稼軒臨江仙，稼軒念奴嬌，稼軒祝英臺近）

紫陌飛塵，誰把香奩收寶鏡。（稼軒滿江紅，稼軒念奴嬌）

畫檐轉月，莫因長笛賦山陽。（東坡滿庭芳，東坡浣溪沙）
月色忽飛來，冷浸佳人淡脂粉。（秦淮海生查子，晁无咎洞仙歌）
東風休放去，誰憐季子敝貂裘。（辛稼軒菩薩蠻，蘇東坡浣溪沙）
劃襪下香階，素面翻嫌粉涴。（後主子夜啼，東坡西江月）
翠蕤辭金闕，侵晨淺約宮黃。（稼軒賀新郎，美成瑞龍吟）
回首月明中，殘照猶在庭角。（李後主虞美人，周美成丹鳳吟）
起來花影下，冰姿自有仙風。（李知幾臨江仙，蘇東坡西江月）
覺來聞曉鶯，我欲醉眠芳章。（溫飛卿菩薩蠻，蘇東坡西江月）
高會盡詞客，有人夢斷關河。（聶冠卿多麗，辛稼軒清平樂）

五

詞選之最古者首推歐陽炯之花間集，（後蜀孟昶廣政三年庚子 940）最近者則爲朱祖謀之宋詞三百首，（民國十三年甲子1924）上下相距恰千年。若斷代選本只以當代爲限者則前有周密之絕妙好詞，專選南宋；近有譚獻之篋中詞，專選清代。至若徐乃昌之小檀欒室閨秀詞則又以

性爲別者矣。

周密之絕妙好詞，去取之間頗謹嚴，至清初而有查爲仁厲鶚二公爲之作箋註，查厲皆博雅君子也。宋刻花間集則以圈點斷句，韻用圈而句用點，詞集之有斷句者當以此爲最先矣。康熙中葉，以帝者之力命詞臣編輯歷代詩餘，所選者自唐迄明，計詞人九百五十七，調一千五百四十，詞九千零九首，眞可稱選本之洋洋大觀者矣。雖所選未必盡精粹，然此種雄偉之氣魄，非帝者莫能辦也。

六

張三影以「雲破月來花弄影」等數語得名。實則子野詞稍影之作最多，佳句尚不止此。試舉其顯着者如左：

雲破月來花弄影。（天仙子）

隔牆送過秋千影。（青門引）

柔柳輕搖，墜飛絮無影。（剪牡丹）

嬌柔嬾起，簾幕捲花影。（歸朝歡）

無數楊花過無影。（木蘭花）

橫塘水靜花窺影。（傾杯）
因向鷺臺同照影。（木蘭花）
鴛鴦集，仙花鬭影。（雙韻子）
茗水天搖影。（虞美人）
子野詩更有「浮萍破處見山影」之句。意境亦殊俊逸。以上所列舉，均屬以影字爲韵脚，用重筆描寫者也。此外復有輕描淡寫之影，亦殊見佳妙。如
花影閑相照。（謝池春慢）
掉影輕於水底雲。（南鄉子）
願教清影長相見。（相思兒令）
花上月，清影徘徊。（宴春臺慢）
隔簾燈影閉門時。（醉桃源）
草樹爭春紅影亂。（木蘭花）
寒影透淸玉。（憶秦娥）
人在銀潢影裏。（鵲橋仙）

由此觀之，可見此翁對於燈影、月影、水影、與夫各種之影，固具特殊興趣而別有會心者也。

七

劉辰翁須溪詞有虞美人一首，題曰「壬午中秋雨後不見月」，詞曰：

淫雲待向三更吐。更吐更是沈沈雨。眼前兒女意堪憐。不說明朝後日說明年。（原註今年十七望）

當年知道勝三鼓。便似佳期誤。笑他拜月不曾圓。只是今朝北望也淒然。

案壬午乃元世祖至元十九年，亦即入主中夏之第六年，翌年頒行授時曆。又案朔望之不準確，原易補救，只要接連兩個月小盡，即可挪移適合。但當日所用者乃度宗咸淳六年所頒之成天曆，原欠精密。觀於陸秀夫輔帝昺至閩南，即改用鄧光薦所造之本天曆，而同時元世祖亦改用郭守敬所造之授時曆，則成天曆之不能滿人意於斯可見。辰翁字會孟，廬陵人，生於理宗紹定初年，第進士，目覩南宋之亡，入元不仕。須溪集中有蘭陵王兩首，一曰「丙子送春」，一曰「丁丑感懷」，悲苦殊甚。丙子乃恭帝德祐二年，即元兵入臨安擄恭帝北去之年。丁丑乃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即外族入主中夏之年。哽咽之聲，與靖康元年汪水雲之水龍吟略相似。但水雲身世只是送病人入醫院，而須溪則送殯矣。

元兵入臨安，全太后及恭帝北行，乃丙子閏三月事，故須溪有送春之蘭陵王。其第三疊換頭曰；「春去。尙來否。正江令恨別，庾信愁賦。（原註二人皆北去）蘇隄盡日風和雨。歎神遊故國，花記前度」。無限幽怨。須溪集中不少傷春詞，多屬緬懷故國之作。如寶鼎現之「等多時春不歸來，到春時欲睡。又說向燈前擁髻。暗滴鮫珠淚。便當日親見霓裳，天上人間夢裏。」又摸魚兒之「怎知他春歸何處，相逢且盡尊酒。少年嫋嫋天涯恨，長結西湖煙柳。休回首。但細雨斷橋，憔悴人歸後。東風似舊。問前度桃花，劉郎能記，花復認郎否。」又瑣窗寒之「記匹馬經行，風林煙樹。家山何在，想見綠窗嘶霧。又何堪滿目淒涼，故園夢裏能歸否。」最爲沈痛。

八

詞之斷句，嚴格乃在韵脚；至於句與逗，則解音律者未嘗不可以伸縮。如八聲甘州之第一韵，趙西里一首曰「寒雲飛萬里，一番秋，一番攪離懷。」辛稼軒一首曰，「把江山好處付公來，金陵帝王州。」要之此一韵乃十三字，作五八也可，八五也亦可。又漢宮春之第二韵，辛稼軒所作，一則曰「無端風雨，未肯收盡餘寒。」一則曰「山河滿目雖異，風景非殊。」張子野兩首，一則曰「奇葩異卉，漢家宮額塗黃。」一則曰「無聊强開强解，蹙破眉峰。」可見此十字一韵，四六或六四，可隨意也。

夢窗詞之於音律，最稱嚴整，試舉其水龍吟兩首之結二韻以作參證。

　鴻漸重來，夜深華表，露零鶴怨。把閒愁換與，樓前晚色，棹滄波遠。

此水龍吟之正格也。又一首曰

　携手同歸處，玉奴喚綠窗春近。想驕驄又踏西湖，二十四番花信。

更有趙長卿一首曰

　簾幕中間垂處，輕風送一番寒峭。正留君不住，瀟瀟更下黃昏後。

結二韻共計二十五字，三首相同，唯斷句則大不相同，愈可知此中消息。

　又水龍吟起韻乃十三字，吳夢窗一首曰，「豔陽不到青山，古陰冷翠成秋苑。」陸放翁一首曰，

「摩訶池上追遊路，紅綠參差春晚。」吳作六七，陸作七六。

　似此實不勝枚舉。八聲甘州漢宮春與水龍吟乃最普通之長調而爲人所共知者，特引之以爲方。

　念奴嬌一調，名作如林，而以和大江東去之作爲尤多。試將李易安一首，蘇東坡一首，並列而比較之，則余所謂嚴韻脚活句逗之說倍更明顯。

　蕭條庭院，又斜風細雨，重門須閉。　（李）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蘇）

寵柳嬌花寒食近，種種惱人天氣。（李）

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蘇）

樓上幾日春寒，簾垂四面，玉闌干慵倚。（李）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蘇）

被冷香消新夢覺，不許愁人不起。（李）

羽扇綸巾，譚笑間檣櫓灰飛煙滅。（蘇）

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多少遊春意。（李）

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蘇）

人或執此詞以消坡公之麤疎，但試以上文之列舉作例證，則坡公亦未可遽以麤疎見誚耳。或則以坡詞爲念奴嬌之又一體，猶是淺見。

然而凡此所云，亦唯有深得此中三昧而達到游行自在之境界者乃能出此，若新學而欲藉此以作不守繩墨之口實，則大惑矣。

萬紅友對於詞學之所供獻，實有不可磨滅之勞績。至於同一調而斷句偶有差別者輒曰又一

體，則難免空疏之誚矣。

九

宋詞之所以變爲元曲，雖則原因種種，大約自然與人工參半固歷歷可稽。但當日南宋諸賢，自以爲詞之境界，都被五代北宋人占盡，難出其範圍。然又不能如詩學之歐蘇梅王，特闢新意境，用洗晚唐泛浮纖仄之病，徒相率在含蓄蘊藉上用過分之工夫，結果遂流爲夢窗等之晦澀，至是已入絕境，此而不變，則亦可以無作矣。曲與詞之別，形式結構，無甚差殊，所異者祇在活潑流麗間，約略不與宋詞同，此正晦澀之反動矣。然而一種文體之轉變，殊非偶然，醖釀化分，胥循軌轍，恰似蝸牛緣壁，痕迹可尋。楚騷漢賦唐詩宋詞，其銜接遞嬗之程序，固自宛然。詞與曲亦當不能外此例。試舉一事作佐證。

金章宗泰和乙丑，元遺山赴并，道逢捕雁者，獲一雁，殺之，其一飛鳴不忍去，竟自投地死，因買而葬諸汾水上，累石爲識，名曰雁丘。元之友李仁卿倚摸魚兒以賦其事，中有句曰，「摧勁羽。儻萬一幽冥卻有重逢處。」又曰，「霜魂苦。算猶勝王嬙青塚貞娘墓。」又泰和中，大名民家小兒女，有以情私不遂，雙雙赴水者，自是此陂荷花，開皆並蒂。仁卿亦有摸魚兒一闋寫其事。中有句曰，「香瀲灩銀塘

對抹胭脂露」詞誠佳絕，但決非宋人語尤非南宋。以靑塚及貞娘墓陪襯雁丘，宋賢固亦能之，但運用之技術，必不能若是之流麗輕倩。至於以「對抹胭脂」寫並頭蓮，宋人似不能有此意境，已全入曲之韵味。金在宋元之間，其中不乏文學知名，試讀元遺山韓溫甫李欽叔蔡伯堅王拙軒李莊靖及殷氏弟兄誠之復之諸人之集，則詞曲遞嬗之消息，未嘗不可尋。其中如所舉之李仁卿佳句，正自不少也。

一〇

藝術乃一槩括名詞，以空間言之，是多方面的；以時間言之，是無止境的；若欲以一語包舉之，則曰「唯美」。美亦多方面的，無止境的。有天然之美，有人工之美；思如何而後可以模倣天然，補助天然，改造天然，此等工作，謂之曰藝，而成功則有術焉。

吾人對於美之一字，第一個觀念曰「柔」，換言之，卽輭性的，證於寫美之形容詞可以知之，不遑列舉。第二個觀念曰「歡娛」，凡讚揚美麗者多用愉快語，亦隨在可以得佐證。第三個觀念曰「複雜」，複雜之對面曰單調，太單調云者，卽不美之意義矣。此三種觀念，誰也不能謂之錯誤。然而美是多方面的，必不能僅以此三種觀念而盡之也。唐太宗語人曰：人言魏徵擧止疎慢，態

度崛强；自我視之，則愈覺其嫵媚。嫵媚卽美之意。以一鬢髮斑白之田舍翁而譽之曰美，則美非只限於柔性可知矣。（謂魏徵爲田舍翁亦唐太宗語）袁紹與董卓爭論廢立事，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爾，將謂乃公之刀爲不利乎。紹亦勃然曰，「天下健者，豈唯董公。引佩刀橫揖昂然而出」試閉月凝想括弧內之數語，只覺袁紹之態度美不可言。此亦非柔性也，然而眞美。

美誠與歡娛有密切關係，總曰美便卽與怡情悅性生聯想，此則通常觀念矣。然而馮延巳之「和淚試嚴妝，」每一念及，輒生美感。淚非愉快事也。姜白石之「別母情懷，隨郎滋味，桃葉渡江時，」別母亦非愉快事也，但每一念及，彌覺其美。淚與嚴妝兩絕對，苦的情懷與樂的滋味兩絕對，二者調合，乃竟發生一種特殊美感，此殆與東坡所謂「剛健含婀娜」同一韻味，剛健之與婀娜，固兩絕對也。

姹紫嫣紅，繁絃急管，寫美之詞句也，足見美是須要複雜。單音不可以爲曲，必要疾徐高下，七音克諧，而優美之歌曲乃得成立。美人裝束較複雜於男子，其理亦同。但成功之要竅，端在調和；複而不調，無寧單簡。「秋水長天」只是一種顏色；「明月照積雪」只是一種顏色，「玉人和月摘梅花」也只是一種顏色。斯三者作者以爲美，讀者亦以爲美。然而顏色只是單純，又何必定要嫣紅姹紫，新綠嬌黃，而後可以描寫良辰美景哉。此無他，得調和之韻味而已。西印度及馬來婦女之裝束顏色與

佩帶，何嘗不複雜，但失調和之藝術，雖多亦無當耳。柳耆卿之「楊柳岸曉風殘月，」是三種天然景物集合而成，但美感無限傳誦千古。秦少游之「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繞孤村，」是四種天然景物集合而成，晁无咎謂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此無他，亦曰調和而已。可見美感不外調和，形色如是，聲音亦復如是。着意調和，是即藝術之所謂「術。」

金之初葉，澤州李俊民字用章有莊靖先生樂府一卷，詞品頗似遺山。中有謁金門十二闋，題曰：「西齋得梅數枝，色香可愛，一日爲澤倅崔仲明竊去，感歎不已，賦謁金門十二章以寫其悵望之懷。」曰寄梅探梅賦梅妒梅慰梅賞梅畫梅戴梅別梅望梅憶梅夢梅凡十二首。紅樓夢作者或亦嘗見莊靖樂府。

二

詞之品令一調，多作俳語體，因此可以略識時代方言。如秦少游一首曰：「幸自得。一分索強，教人難喫。好好地惡了十來日。恰而今，較些不。須管啜持教笑，又也何須肐織。衠倚賴臉兒得人惜。放輭頑，道不得。」由今讀之，多不可解，得其意而已。中國文字演形而不演聲，所以此民族得維持其萬世不變之統一。而不然者，恐一部二十四史之面目與內容定不如是。

「殘雪無多，莫教容易成流水。」此顧梁汾詞句也，語甚平常，但似未經人道，此其所以爲佳。蓋新意境祇應在眼前覓取，隨手拈來，便成佳構，方是上乘。

「只覺上清塵土絕，那知玉宇高寒甚」，已微露下僚羈縶之無聊，時梁汾年未三十也。至於「飄泊青衫，隨例爲大家拘管。憶二十年前慧業，侍玉皇香案」，厭倦之情見於辭色矣。

二

鄭叔問樵風樂府，有借白石韻之惜紅衣詞六首，均於第二句「日」字起韻。並代詞流如朱彊村、潘若海諸公，亦有從而和之者。但此調是否第二句起韻，不能無疑。白石原唱起三句曰：「枕簟邀涼，琴書換日，睡餘無力。」文氣三句直落，似可以不必在第二句停頓。惜紅衣乃白石自度曲，自是前無古人；然而雖不能援例於先，亦未嘗不可以求證於後。吾見夢窗集亦有惜紅衣一首，起三句曰：「鷺老秋絲，蘋愁暮雪，鬢那不白。」文氣亦是三句直落。按戈順卿詞林正韻，「白」字在第十七部陌職韻，而「雪」字則在第十八部黠屑韻，顯然非協。又按周德清中原音韻，「白」字在第六部皆來韻，而「雪」字則在第十四部車遮韻，亦顯然非協。韻文之道，不能逢韻而不協，但可以非韻而偶協。即令日與力可借協，焉知非行文偶協也。夢窗之於詞律，最稱嚴謹，即以此詞而論，白石於換頭第

三韻「故國渺天北，」國字乃暗韻。而夢窗於此句亦曰，「繡箔夜吟寂，」可見不苟。且黯老秋絲一首乃為石帚而作，其詞題曰：「余從姜石帚遊苕霅間三十五年矣，重來傷今感昔，聊以詠懷」云。叔問先生固最服膺夢窗者也，吾寧信夢窗。

一三

王靜安先生之人間詞話，語語精警，每節均有獨到處。其中有一節曰：「詩之三百篇十九首，詞之五代北宋皆無題也；非無題也，詩詞中之意不能以題盡之也。如觀一幅佳山水，而即曰此某山某水可乎。詩有題而詩亡，詞有題而詞亡。」讀書之喻精警獨絕。但詩有題而詩亡詞有題而詞亡一語，則未免太極端矣。太白詩九百九十餘首，除古樂府例以篇名為題外，其餘詩歌似未見有無題者；杜詩一千四百四十餘首，無題者只三十餘首，若是者豈得曰詩至李杜而詩亡哉。東坡詞三百三十餘首，無題者只一百十餘首，約及三之一强；此猶是以朱氏彊邨叢書本言之也，若毛氏汲古閣本則無題者只十餘首耳；稼軒詞六百二十三首，無題者只八十七首，約及七之一强，若是者豈得曰詞至蘇辛而詞亡哉。人間詞話於五代而外，特崇蘇辛，固甚明顯，想是於下筆時文章奔放而不可勒，偶出此極端之言而已。要而論之，五代之詞皆無題，誠是也。揆厥所由，約有二因，請言其旨。初期之詞只是小

令，寄興言情，一以歌詠式出之，言簡而意核，純任自然，隨所感以流露，初無取乎特立一題而結構之也，此其一。又詞之初起每一調之創造，調名卽是題意，實無重立一題之必要；迨乎後世，則調名已變爲符號，更莫問其本意矣。此其二。斯二者，雖不敢謂卽可以探其源，亦曰一端而已。

一四

焦里堂雕菰樓詞話曰：周密絕妙好詞，所選皆同於已者，一味輕柔潤膩而已。黃玉林花庵絕妙詞選，不名一家，其中如劉克莊諸作，磊落抑塞，眞氣百倍，非白石玉田輩所能到。可知南宋詞人，不盡草窗一派也。近來朱彝尊所選詞綜，規步草窗，學者不復周覽全集，而宋詞遂爲朱氏之詞矣。王阮亭選唐五七言詩亦然。

大抵選錄古人之詩古文詞者，只是憑一己之好惡以爲去取，所好卽取之，所惡卽去之。無所謂標準，己之好惡卽標準也。無所謂理由，己之好惡卽理由也。此乃純粹的主觀作用，更不容有絲毫客觀存乎其間。

民國二三年間，余正研讀蘇辛詞，知詩詞之有和韻體實創始於東坡，前無古人。又見東坡和章質夫水龍吟之楊花一首實突過元白。於是將蘇辛詞集之朋儕步韻唱和詞彙收而羅列之，較其優

劣。又嘗於民國十五六年間，欲研究環境與情緒之關係，曾將東坡詞分作徐州杭州黃州惠州四部分；又將稼軒詞分作上饒鉛山及宦遊三部分，用察其情感之變化。此種笨工作，乃純粹的客觀作用，不容有絲毫主觀存乎其間。

計此兩次之笨工作，勞力誠不少，叢稿盈篋。既非欲重刻蘇辛分類詞，又非欲編蘇辛之朋儔酬唱集，亦曰樂其所好而已。後作稼軒詞疏證，此稿乃大得用。

一五

田同之西圃詞說曰：古人名作中轉折跌宕處多用去聲，蓋三聲之中，上入可以作平，去則獨異。故論聲雖以一平對三仄，論歌則當以去對上平入也。其中當去者非去則激不起，用入且不可，斷勿用平上也。」此與萬紅友上入可替平，去則獨異之說相同。

江順詒詞學集成曰：「韻與音異，平上去入謂之韻，喉舌唇齒牙謂之音，由喉舌唇齒牙之音可以配合宮商，由平上去入之韻不能配合宮商。」江氏之所謂韻與音，似即田氏之所謂聲與歌。我國之專門術語，多未經過共同審定以求劃一之工作，此辭差異，在所不免，且勿具論。但江氏所謂喉舌唇齒牙可以配合宮商，而平上去入乃不能配合宮商，未免令人迷惑。獨惜江氏並未進一步示人以

能不能之方，不無遺憾。

江氏又曰：「塡詞入律，苟無絃索之變，北曲詞至今亦可不變南曲。」原來江氏之音律學問乃如此，無怪其謂四聲不能配合宮商矣。案北曲之興，正以當日之入主中夏者乃漠北民族，發音之緩急輕重，詞不能按，乃製北曲。然而北方無入聲，四聲闕一，不適用於南方，乃生南曲。假令如江氏所言，四聲與宮商無關，則古人亦何必不憚煩而委曲遷就也。至於「苟無絃索之變」一語，尤為大奇。歌曲隨絃索乎，抑絃索隨歌曲乎，主從不辨，其蔽也愚。江氏又曰：「詞即樂府，廟廷用之，又何曲之變哉」。案詞雖亦稱樂府，但廟廷上所用之樂府，決非如兩宋之詞。平調清調瑟調鼓吹橫吹及郊廟讌饗等樂歌，雖與後世之詞有幾許因緣，但小令引慢等靡靡之音，定非用以奏諸廟堂者也。至於詞曲之轉變，全出於娛樂之需要，與朝廷製禮作樂之動機，曾無關係。東塗西抹，貌為淵博以嚇人，殊非學者態度。總而言之，江氏抹煞四聲陰陽而侈言音律，無論如何，恐亦不能自完其說。

江氏又云：「玉田所舉之惜花詞，深字不協，改幽亦不協，再改為明字乃協。深幽明三字同是平聲，而或協或不協，足徵四聲之與五音毫不相涉。」此眞乃門外漢語。深幽明三字雖同是平聲，但深幽二字乃陰平，而明字則陽平故也。

吳衡照蓮子居詞話曰：「「折」乃高半格，「掣」乃低半格。案折之音符為「ㄅ」，掣之音符為

「リ」，恰如五線譜之#與♭，音樂本乎天籟，原理原則，曾無古今中外之分。

陸次雲述曲工金叟之言曰：「字有四聲，度曲者四聲各得其是，雖拙亦佳。如陽平拖韻稍長卽類於陰，陰平發音稍亮卽類於陽。」（見湖壖雜記）謝章鋌曰：「音樂之道，儒者解其義而不習其器，樂工習其器而不解其義。故樂工鮮能著書，而儒者之張皇楮墨，只如話鈞天，望神山，持論愈高，實用愈少。至今日則文人多啞，而樂工多盲，雖有妙製，輒遭荼毒，非韻調其句卽句更其字。」（見賭棋山莊集）啞文士盲樂工之喩，實爲崑曲衰落之本源。

葛長庚玉蟾詩餘有菊花新九首，長短不一，平仄互協，一韻貫徹，甚似元曲之散套。徐誠庵謂菊花新一調以宋仙韶院中菊部頭得名云。案張子野集有菊花新一首，爲大呂調，五十二字，與葛作九首全不相同。葛長庚號白甫，南宋光寧間人，學道於武夷山，有封號。

元曲散套，乃以同一宮調而曲牌各異之諸曲合組而成。此九首雖長短各別，而皆以菊花新名；若以趙德麟之十二首蝶戀花例之，則此較爲活潑矣。要之河水湯湯，必有泉源；元曲之發生，亦必非突然轉變，無根而植者也。

一六

歷代詩餘所選之稼軒詞共二百九十一首，其中有端正好一首，曰「輕波拖碧蒲芽短。畫橋外花晴柳煖。今年自是清明晚，便覺芳情較嬾。　春衫瘦東風翦翦。過花塢香吹醉面。歸來立馬斜陽岸。隔水歌聲一片。」更有菩薩蠻一首，曰「東風約略吹羅幕。一簾細雨春陰薄。試把杏花看。濕紅嬌暮寒。　佳人雙玉枕。烘醉鴛鴦錦。折得最繁枝。煖香生翠幃。」此二首爲諸本稼軒詞所無。端正好即杏花天，乃誤入梅溪詞，題曰清明，早年作稼軒詞疏證時已發見其誤入。唯菩薩蠻一首當時雖未敢認爲稼軒作，但未得主名。己卯長夏，偶翻閱于湖詞，此首乃忽然入目，題曰諸客赴東郊之集，共三首，此其一也。張史與稼軒同時，但三人集中並無唱和之作。蓋以于湖之騰達略先於稼軒，而梅溪則較晚。歷代詩餘未審何所據而致誤也。

然而詩詞最易誤入他人集，不比文章。蓋文章有議論，有事實，且篇幅較大，故不易相亂。詩詞則不然，本是小品，酬唱投贈，原屬閑情，並未嘗視作正經大事。投簡偶雜入叢稿中，後人彙刻，最易相蒙，一也。錄他人之作品爲筆墨酬應，在作書者或偶喜其清新，隨手拈來，若當時不標出錄某人作等字，則後之收輯詩文集者每爲所惑，二也。此「六曲闌干」之於歐陽永叔與馮延己，「遙夜亭皋」之於李後主，李世英，歐陽永叔，所以聚訟紛紜，莫知誰屬也。

鳳髻金泥帶，龍紋玉掌梳。走來窗下笑相扶，愛道畫眉深淺入時無。 弄筆偎人久，描花試手初。等閒妨了繡工夫，笑問鴛鴦兩字怎生書。此六一居士之南歌子也，不似理學名臣語氣。

天接雲濤連曉霧，星河欲轉千帆舞。彷彿夢魂歸帝所。聞天語。殷勤問我歸何處。 我報路長嗟日暮。學詩漫有驚人句。九萬里風鵬正舉。風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此易安居士之漁家傲也，不似弱女子語氣。

暖雨無情漏幾絲。牧童斜插嫩花枝。小田新麥上場時。 汲水種瓜偏詈早，忍煙炊黍又嗔遲，日長酸透軟腰肢。此丹陽女子賀雙卿之浣溪沙也。雙卿富於文藝天才而嗇於命，適一樵子爲妻，姑惡夫暴，備受折磨。讀此詞則其日常生活可知。雙卿嘗發一心願曰，但願人間苦惱悉集於我躬，藉以超脫天下之可憐女子，眞傷心人也。雙卿家庭無筆墨，詩詞稿多用針尖畫於蘆葉上，鄰女拾而存之。譚仲修之篋中詞曾錄其長調兩首。

銷減芳容，端的爲郎煩惱。鬢慵梳，宮妝草草。別離情緒，待歸來都告。怕傷郎，又還休道。 利鎖名韁，幾阻當年歡笑。更那堪，鱗鴻信杳。蟾枝高折，願從今須早。莫孤負，鏡中人老。此孫夫人之風中柳也。說愁說恨，一望而知爲尋愁覓恨，蓋福慧雙修人也。

一八

舊說一妓女偶因誤唱秦少游之門韻滿庭芳而臨時改作江陽韻者。又有因一時窘迫，不得已而强改柳耆卿之可韻定風波者。並錄之以作譚資之助。

秦少游之滿庭芳曰：

山抹微雲，天黏衰草，畫角聲斷譙門。暫停征棹，聊共飲離尊。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繞孤村。　消魂當此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漫贏得青樓，薄倖名存。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惹啼痕。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

歌者誤唱「譙門」爲「斜陽」，座客目之而笑。靜聽以觀其窘，而此人乃從容不迫，仍用江陽韻續唱到底。詞曰：

山抹微雲，天黏衰草，畫角聲斷斜陽。暫停征棹，聊共飲離觴。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茫茫。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繞宮牆。　堪傷當此際，輕分羅帶，暗解香囊。漫贏得青樓，薄倖名揚。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惹餘香。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昏黃。

柳耆卿之定風波曰：

自春來慘綠愁紅，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鶯穿柳帶，猶壓香衾臥。暖酥消，膩雲嚲。終日厭厭倦梳裹。無那。恨薄情一去，音書無箇。　早知恁麼，悔當初不把雕鞍鎖。向雞窗只與，蠻牋象管，拘束

教吟課。鎮相隨，莫拋躲。針線閒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陰虛過。

開封府尹錢可，字可道，性嚴峻而迂，人多畏之。一日讌客，傳營妓來供應。有歌耆卿此詞者，（或曰謝天香）至第一韻可可，其人猛憶此字犯長官之諱，懼獲譴，乃將可字發音臨時收束，餘韻在喉中盤旋，變爲「呵嗚噫」三轉而發一「已」字音。府尹瞋目視之，聽其續歌曰：

自春來慘綠愁紅，芳心是事已已。日上花梢，鶯穿柳帶，猶壓香衾睡。暖酥消，膩雲嚲。終日厭厭倦梳洗。無奈恨薄情一去，音書誰寄。　早知恁地。悔當初不把雕鞍鎖。向雞窗只與蠻牋象管，拘束教儂字。鎮相隨，莫拋棄。針線閒拈靜相對。和你。免使年少，光陰虛費。

歌未竟，此穆然之府尹早已顏色和霽，繼則點頭按拍，報以微笑。

此兩首所難在臨時更改而流麗自然，堪稱妙品。但滿庭芳一首變易原文十一字，定風波一首變易原文十八字。然而倉猝之間，其亦難能矣。

多麗亦名綠頭鴨，乃一百三十九字長調，原是平韻。聶冠卿一首改塡入聲，平韻轉入，原不犯律。余嘗戲將聶作復由入轉平，照原文不易一字，並錄之以助譚笑。原詞曰：

想人生，美景良辰堪惜。向其間，賞心樂事，古來難是并得。況東城鳳臺沁苑，泛晴波淺照金碧。露洗華桐，煙霏絲柳，綠陰搖曳蕩春色。畫堂迴，玉簪瓊佩，高會盡詞客。清歌久，重然絳蠟，別就瑤席。

有翩若驚鴻體態，暮爲行雨標格。逞朱唇緩歌妖麗，似聽流鶯亂花隔。慢舞縈回，嬌鬟低嚲，腰肢纖細困無力。忍分散彩雲歸後，何處更尋覓。休辭醉，明月好花，莫漫輕擲。

平調有從首句第三字起韻者，因即以生字爲韻。詞曰：

想人生。堪惜美景良辰。向其間賞心樂事，古來得是難并。況東城鳳臺沁苑，照金碧波淺泛晴。露洗華桐，煙霏柳色，絲絲搖曳蕩春陰。玉佩迴畫堂高會，詞客盡簪瓊。別重就久然絳蠟，瑤席歌清。有標格暮爲行雨，體態翩若鴻驚。逞朱唇緩歌妖麗，隔亂花聽似流鶯。纖細腰肢，舞困無力，嬌鬟低嚲慢回縈。何處覓彩雲分散，歸後忍更尋。休漫擲，莫辭輕醉，月好花明。

全詞共十二韻，字之參伍錯綜，亦只以本韻爲界，無移用他韻字者。然而亦只可謂之點金成鐵而已。（宋詞有以眞文庚青侵尋互叶者。如草窗少年遊：松風踏聲滴庭陰，瑤草入簾青。玉鳳驚飛，翠鮫時舞，噴薄濺春雲。）

用語體作律詩，若元微之悼亡三首，已屬難能。至於朱敦儒謝應芳等詞集中偶見之別體，則較於謝公最小偏憐女，活潑多矣。更有蜀中妓之鵲橋仙，尤爲本色。詞曰：

說盟說誓，說情說意，動便新愁滿紙。多應念得脫空經，是那個先生教的。　不茶不飯，不言不語。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閒，又那得工夫咒你。

光緒中葉，旅居淞滬，客有眷一雛妓者，沈酔經年。端陽節後，聞此妓適人甫一月而殂。或作卜算子以調之曰：

客歲端陽起，今歲端陽止。問你銅錢有幾多，人生行樂耳。　五月十三嫁，六月十三死。問你恩情有幾多，死者長已矣。

一九

汲古閣影宋鈔本章華詞，佚前八葉，致作者姓名因而湮沒，憾事也。詞筆甚高，超逸有生氣，置於兩宋詞林，洵稱上品。中有清平樂一首，題曰「辛卯清明日」，起韻曰「風不定舞碎海棠紅影。」此非清平樂，乃謁金門也。似是和盧蒲江之「風不定移去移來簾影。」若是，則其人應生於寧宗慶元以後。考南宋一百五十年間只有兩辛卯，一在孝宗乾道七年，一在理宗紹定四年。既曰慶元以後，宜是紹定四年。若是，似可決爲理宗朝之人物矣。

卷中屢見湘楚等名。如虞美人之「又是一番紅葉下三湘。」清平樂之「誰管天涯顦顇，楚鄉又過清明。」醉蓬萊之「又值生初，故鄉何在，三楚雲高，翹勢回首。」則其人似當久客荊楚者。

又如秦樓月之「秋漠漠，登臨常羨東飛鵲。」木蘭花之「登樓準擬故人書，殷勤試問西歸雁。」

寫鴻雁多曰南歸北來，言東西飛者實所罕見，客荆楚而東望思歸，則其人之故鄉應是江西或浙江。又西江月之「捲簾獨坐撚髭鬚」，朝中措之「看取星星潘鬢花應羞上人頭」，則其人作客湖湘時，應在中年以後。

又如朝中措之「宦遊只欲賦歸休」，西江月之「天涯流落歲將殘，望斷故園心眼。」足見其人實宦遊他鄉，下僚沈滯，不甚得意。

辛卯清明一首起二句既以謁金門亂清平樂；復有春日遣懷之木蘭花，起二句曰，「小桃枝上東風轉，草綠江南岸。」此二句乃虞美人而非木蘭花。可見此稿不但佚前八葉，即存者亦多顚倒厲雜。

以上所云，只是隨筆掇錄所見，或可供顯微闡幽者之採擇焉。

二〇

顧梁汾彈指詞有金縷曲一首，題曰悼亡。詞曰：「好夢而今已。被東風猛教吹斷，藥爐煙氣。縱使傾城還再得，夙昔風流盡矣。須轉憶半生愁味。十二樓寒雙鬢薄，徧人間無此傷心地。釵鈿約，悔輕棄。茫茫碧落音誰寄。更何年香階劃襪，夜闌同倚。珍重韋郎多病後，百感消除無計。那只爲箇人知己。依

約竹聲新月下舊江山一片啼鵑裏。雞塞杳，玉笙起。」

納蘭容若飲水詞亦有金縷曲一首，題曰亡婦忌日有感。詞曰：「此恨何時已。滴空階寒更雨歇，葬花天氣。三載悠悠魂夢杳，是夢久應醒矣。料也覺人間無味。不及夜臺塵土隔，冷淸淸一片埋愁地。釵鈿約，竟拋棄。 重泉若有雙魚寄。好知他年來苦樂，與誰相倚。我自終宵成轉側，忍聽湘絃重理。待結箇他生知己。還怕兩人俱薄命，再緣慳賸月零風裏。淸淚盡，紙灰起。」

兩詞所用之韻，除下半闋第三韻而外，餘悉相同，顯然步韻之作，但不知誰步誰之韻耳。顧梁汾夫人爲誰氏，卒於何年，未及細考。査其門人鄒升恆所撰之梁汾公傳及無錫新舊兩縣志之文苑傳，均未敍及。納蘭容若夫人盧氏，據徐健庵所撰之納蘭君墓誌銘及韓慕廬所撰之納蘭君神道碑，亦只言盧夫人先於君而卒，未指何年。但彈指詞有寄吳漢槎金縷曲二首，題曰：寄吳漢槎寧古塔，以詞代書。時丙辰冬寓京師千佛寺，冰雪中作。丙辰乃康熙十五年。其第二首中有句曰，「薄命長辭知己別，問人生到此淒涼否。」則梁汾悼亡，不能在丙辰之後。

飲水詞有沁園春二首，題曰：丁巳重陽前三日，夢亡婦澹妝素服，執手哽咽，語多不復能記。但臨別有云，銜恨願爲天上月，年年猶得向郎圓。婦素未工詩，不知何以得此。覺後感賦長調。則容若悼亡，不能在丁巳之後。

丙辰丁巳，相差只在上下一年間，但是否卽以是年賦悼亡，未敢武斷。故誰是原唱，誰爲步韻，迄未可知。又按亡婦忌日一首，有「葬花天氣」一語，則納蘭夫人似是卒於暮春，日忌日云者，已不是悼亡之當年，而入夢一首則在丁巳九月，是則容若悼亡，亦不能在丙辰以後。

亡婦忌日一首有曰「三載悠悠魂夢杳」，又曰「忍聽湘絃重理」，可見此詞之作已在悼亡之後三年，且既續絃矣。又據梁汾寄漢槎詞，有「兄生辛未吾丁丑」之語，得知梁汾生於崇禎十年，長於容若十八歲，蓋容若乃生於順治十一年甲午也。梁汾享大年，七十八歲，容若卒年只三十一歲而已。（容若生於甲午十二月，卒於乙丑五月，實得廿九歲零五個月。）若兩人果於康熙乙丑丙辰間賦悼亡，則容若只二十左右，無怪其悼亡詞悲苦特甚也。

二

詞之格律，只要嚴守每一韻之字數，至於句讀，未嘗不可以通融。此語似未經人道，或有之而未獲見也。前已略舉其端，茲更將陳允平楊澤民方千里三家所和周邦彥詞，列舉其句讀之互有出入者，用資比照。以周詞爲主，而陳楊方之和韻爲賓。若陳楊所作與周同，而方獨異，則陳楊從闕，餘彷此。下註調名者，卽周之原作也。

歸騎晚，纖纖池塘細雨。（瑞龍吟）

憶桃李春風，梧桐秋雨。（楊）

似楚江暝宿，風燈零亂，少年羈旅。（瑣窗寒）

似向人欲說離愁，因念未歸行旅。（楊）

梁間燕，社前客。（應天長）方曰：春依舊，身是客。

江湖幾年倦客。（陳）

金釵試問妙客。（楊）

天便教人，霎時厮見何妨。（風流子）陳曰：春已無多，只愁風雨相妨。

唯恨小臣資淺，朝覲猶妨。（楊）

都爲酒驅歌使，也應無妨。（方）

樓下水，漸綠徧，行舟浦。（荔枝香）楊曰：閒宴處，俯北榭，臨南浦。

天際漸迤邐，片帆南浦。（陳）

大都世間最苦，惟聚散。（荔枝香）

素蟾屢明晦，彩雲易散。（楊）

到得春殘，看即是，開離宴。（荔枝香）

玉瑟無心理，嬾醉瓊花宴。（陳）

正泥花時候，奈何客裏，光陰虛費。（還京樂）陳曰：奈春光漸老，萬金難買，愴錢空費。

念鶯輕燕怯，媚容百斛明珠須費。（楊）

行路永，客去車塵漠漠。（瑞鶴仙）

愛樹色參差，湖光渺漠。（陳）

有松桂扶疎，煙霞渺漠。（楊）

更暮草萋萋，疎煙漠漠。（方）

任流光過卻，猶喜洞天自樂。（瑞鶴仙）

但無心萬事由天，夢中更樂。（陳）

待開池臏起林亭，共宴同樂。（楊）

早歸休月地雲階，臏追歡樂。（方）

念漢浦離鴻去何許，經時音信絕。（浪淘沙慢）

望日下長安近，莫使鱗鴻成間絕。（陳）

但悵惘章臺路，多少相思拚愁絕。（方）

秋意濃，閒佇立庭柯影裏，好風襟袖先知。（四園竹）

獨向閒亭步月，闌干瘦倚，此情唯有天知。（陳）

羅袖怱怱叙別，淒涼客裏，異鄉誰更相知。（楊）

菖蒲漸老，早晚成花，教見薰風。（塞翁吟）

年年對賞美質，朝朝披翫香風。（楊）

寒螢晚空，點清鏡斷霞孤鶩。（蕙蘭芳引）

池亭小，簾幙初下，散飛鳧鶩。（楊）

登山臨水，此恨自古，消磨不盡。（丁香結）

青青榆莢滿地，縱買閒愁難盡。（方）

官柳蕭疎甚，尚挂微微殘照。（氐州第一）陳曰：漸看離披去，冉冉夕陽空照。

徐整鸞釵，向鳳鑑低徊斜照。（楊）

芳草如薰，更瀲灩波光相照。（方）

還是獨擁秋衾，夢餘酒困都醒，滿懷離苦。（解蹀躞）陳曰：無奈歷歷寒蟬，爲誰喚老西風，伴人吟苦。

那況淚淫征衣，恨添客鬢，終日子規聲苦。（方）

霽景對霜蟾乍升，素煙如掃。（倒犯）方曰：盡日任梧桐自飛，翠階慵掃。

百尺鳳皇樓碧，天暮雲初掃。（陳）

畫舫並仙舟，遠窺黛眉新掃。（楊）

入尋常巷陌，人家相對，如說興亡斜陽裏。（西河）

對三山半落青天，數點白鷺飛來，西風裏。（陳）

西河結韻句讀大率如周作，但陳和不能作如是斷。雖則周詞可點作「入尋常巷陌人家，相對如說興亡，斜陽裏。」然楊方所作又必不能作如是斷。方千里所和曰「好相將載酒，尋歌互對*酬答年華鶯花裏」楊澤民所和曰「袖青蛇屢入，都無人對*，唯有枯松城南裏。」周楊方均押「對」字，計此字亦有用韻者。誠如是則周詞更不能在「家」字斷。若「對」字是韻，則陳詞爲脫卻一韻矣。然而四印齋所收之清眞集外詞中有西河一首，結句乃三字，與陳作同。詞曰：「想當時萬古雄名，盡作往來人，淒涼事。」人字句少一字。又可見若用三字結，則少卻一韻，亦無礙。

西河一調，作者無多，清眞而外，於南宋諸大家中，唯見稼軒玉田夢窗各一首，皆用七字句結。稼軒一首丘宗卿有和韻，結句乃改用三字，與陳西麓之和清眞同。稼軒原作曰「過吾廬定有幽人相

問，歲晚淵明歸來未。山丘之和韻曰：「想天心注倚方深，應是日月傳宣，公來未。」可見此調用七字結或三字結於歇時無礙。

如上文所標舉，已足證只要每韻不失律，句讀儘可由人。清眞西麓，均馳聲詞壇，非泛泛者。即楊方所賡和，亦復字字清圓，意新韻愜，尤爲佳構。可見譜律別出東坡赤壁之念奴嬌爲「又一體」猶是淺見無有是處。若以杳不相涉之兩人，各自吟詠，猶得曰各人所據之體本不相同。但陳楊方三人固指名和清眞詞者也。各將一部片玉集自首至尾逐韻賡和，豈有和他人之作，而自用別體者哉。萬紅友只斷斷於上四下六或上六下四，每以惡聲向人，貌爲自得，殊屬所見不廣。

楊澤民和清眞詞一卷，乃據江建霞所收之宋元名家詞本，共十三種，實轉鈔汲古閣之未刊本而於光緒二十一年督學湖南時刻於長沙者也。其中唯張埜夫之古山樂府一種收入彊村叢書，餘均未見。計江之所鈔共二十二種，因與四印齋避免重出，故只刻十三種。

因寫此稿，乃發見萬紅友詞律不但句讀時見武斷，脫韻處亦復不少。各家所作間有出入，猶得曰此韻可協可不協。至於和韻詞，若兩家或三家均協此韻，則必不能認爲非協矣。主觀蔽人，賢者不免。是以茲篇於脫稿時，只用純客觀之笨方法，將周陳楊方四家詞陳於案上，逐字對勘而徵用之參考書亦復雜列當前，凡三日而畢。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寫記。

二二

每見南宋詞人，偶有運用散文句法入詞者，輒曰效稼軒體。如姜白石次韻稼軒之漢宮春曰：「雲曰歸歟，縱垂天曳曳，終反衡廬。……知公愛山入剡，若南尋李白，問訊何如。年年雁飛波上，愁亦關予。」又次韻稼軒蓬萊閣之漢宮春曰「一顧傾吳，苧蘿人不見，煙杳重湖。當時事如對弈，此亦天乎。……秦山對樓自綠，怕越王故壘，時下樵蘇。只今倚闌一笑，然則非歟。」白石詞最爲清麗，似此兩首，只是貼旦反串外末，終不掩其婀娜。

此種風格，實則稼軒集並不多見。只有盟鷗之水調歌頭一首曰：「凡我同盟鷗鷺，今日既盟之後，來往莫相猜。」因此詞當代即已傳誦，和者甚衆，因強名之曰稼軒體。其實劉後村最好運用此種技術，集中不少見。如喜歸之水調歌頭曰：「街畔小兒拍笑，馬上是翁髮鑠，頭與璧俱還。」又沁園春之「天下英雄，使君與操，餘子誰堪共酒杯。……使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又滿江紅之「歎臣之壯也，不如人，今何及。」白石後村均與稼軒同時。

向滈有如夢令一首曰：「誰伴明窗獨坐。和我影兒兩箇。燈燼欲眠時，影也把人拋躲。無那無那。好箇悽惶的我。」絕似朱希真，以入樵歌，可以亂真。滈字豐之，有樂齋詞一卷。見江刻宋元名家詞。案

此詞亦見四印齋漱玉詞補遺，云輯自詞統，但半塘已認爲界於疑似。樂齋如夢令共八首，前三首有題，後五首無題。此乃五首之一。五首意境一貫，應是樂齋作。江刻宋元名家詞後出，當日半塘或未見也。

元人詞頗有類似樵歌處，別具一種風格，多本色而少雕鏤，詞曲轉變之蹤跡，固自宛然。如謝應芳之蓦山溪曰：「無端湯武，弔伐功成了。賺盡幾英雄，動不動東征西討。」又吳江阻風之滿江紅曰：「怪底東風，要將我船兒翻覆。行囊裏是聖賢相贈，數篇珠玉。江上青山吹欲倒，湖中白浪高於屋。幸年來阮籍慣窮途，無心哭。」又梅花之風入松曰：「歲寒心事舊相知，相別去年時。如今重覩春風面，比年時消瘦些兒。」又初度之點絳唇曰：「海上歸來，鬢毛枯似經霜草。薄田些少，茅屋園池小。 三子犁鋤，三婦供蘋藻。村居好，兎園遺稿，是我傳家寶。」應芳字子蘭，有龜巢詞一卷。

舒頔有貞素齋詩餘一卷，亦多本色語。如晴雪之滿江紅曰：「萬里豈無祥瑞應，四方已在飢寒裏。」別有會心。又謁金門之「休說邊陲蕭索，米白魚肥如昨。別後情懷何處託，寒光倚山閣。」又折桂令之「想無媿乾坤俯仰，且隨緣詩酒徜徉。」又風入松之「故人情況近如何，應被酒消磨。醉來笑倚娉婷臥，傷心處暗搵香羅。」以旖旎寫沈痛，而不見斧鑿痕，自是高手。隨便牽取他人衣袂以揩自己的眼淚，妙不可言。又沁園春之「平生性喜，不爲酒困，常帶書癡……赫赫功名，堂堂事業，不博

先生這肚皮。休瞞我，任高官厚祿，也要些兒。」又端午之水龍吟曰，「輕雲閣雨還晴，蒼皇又負端陽節。……看連城潁洞，大家愁惱，這光景，何時歇。」又沁園春之「風同太液清池。欲留作東皇共笑嬉。想乾坤浩浩，誰曾整頓，干戈擾擾，孰問安危。籠絡人才，登崇祿秩，赤箭青芝敗鼓皮。都休問，看焚巢燕子，哺乳鶯兒。」又太常引「菱花再照，鬢膠再續，應笑雪盈顚。深夜語嬋娟。也曾是都門少年。」頔字道原，績溪人，生於元季，時天下已大亂，故多悲憤語。

詞由五代之自然，進而爲北宋之婉約，南宋之雕鏤，入元復返於本色。本色之與自然，只是一間；而雕鏤之與婉約，則相差甚遠。婉約只是微曲其意而勿使太直，以妨一覽無餘；雕鏤則不解從意境下工夫，而唯隱約其辭，專從字面上用力，貌爲幽深曲折，究其實只是障眼法，揭破仍是一覽無餘，此其所以異也。

一三

南宋詞人對於花草之吟詠，似以梅爲特多，蓋以此花之品格既高，而江南嶺北之間又特繁故也。白石爲此花特製二曲。曰暗香、曰疎影，古今獨絕，固然論矣。即其他詞人之名作，亦復美不勝收。周草窗則獨運其才思，不寫梅花而寫梅影，曰「素壁秋屏，招得芳魂，彷彿玉容明滅。疎疎滿地珊瑚冷，

全誤却撲花幽蝶。」的確是影而非花。把影字刻畫得入神入妙，可稱化工之筆。王碧山亦有梅影一首曰「幾度黃昏忽到窗前重想故人初別。」與草窗工力略相敵。

花外集有西江月一首賦畫梅詞曰「褪粉輕盈瓊靨，護香重疊冰綃。數枝誰帶玉痕描。夜夜東風不掃。　溪上橫斜影淡，夢中寂寞魂銷。峭寒未肯放春嬌。素被獨眠清曉。」此非樹上之花，亦非牆上之影，實絹本上之畫梅也。碧山以詠物擅場，集中名作如詠春水之南浦，雪意之無悶，新月之眉嫵，落葉之水龍吟，螢與蟬之齊天樂，榴花之慶清朝，均屬神來之筆，刻畫入微。

黃子由夫人胡與可元功尚書之女公子也，一日値大風後入書齋，見桌上塵封，乃以指甲畫折枝梅於其上，並題百字令一闋。詞曰「小齋幽僻，久無人到此，滿地狼藉。几案塵生多少憾，玉指親傳蹤跡。畫出南枝，正開側面，花蕊俱端的。可憐風韻，故人難寄消息。　非共雪月交輝，者般造化，豈費東君力。只欠清香來撲鼻，亦有天然標格。不上寒窗，不隨流水，應不鈿宮額。不愁三弄，只愁羅袖輕拂。」既非枝上之梅花，亦非窗上之梅影，更非絹素上之畫梅。雖屬遊戲之作，具見慧心。子由名由長洲人，舉淳熙進士第一，終刑部尚書。

寫花之色香易，寫花之身分難。如白石之「客裏相逢，籬角黃昏，無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佩環月夜歸來，化作此花幽獨。」則眞能畫出梅之身分者。又如夢窗連理海

棠之宴淸都，「東風睡足交枝正夢枕瑤釵燕股。障灧蠟滿照歡叢，嫠蟾冷落羞度。」尙不失海棠身分。拙作有菩薩蠻一首詠海棠曰「困眠慵起遲春晝。香融粉膩胭脂透。顧得最憐伊。輕顰薄媚時。深深庭院靜。紫燕雕梁並。闌角月如鉤。低鬟眉黛愁。」亦未唐突。

二四

徐誠庵著詞律拾遺八卷，杜筱舫補注及校勘二卷，對於萬紅友多所是正，厥功甚偉。但疏忽處時亦有之，甚矣考訂之不易也。

夏初臨一調，原是平韻，筱舫補注曰「此調王碧山有入聲韻，音節極諧，已補列拾遺內。」見杜刻詞律卷十五葉八。查花外集並無夏初臨，繼檢詞律拾遺之卷四葉三，見所錄乃王碧山「疏簾蝶粉」之應天長而非夏初臨也。詞曰：

疏簾蝶粉，幽徑燕泥，花間小雨初足。又是禁城寒食，輕舟泛晴淥。尋芳地，來去熟。尙彷彿大隄南北。望楊柳一片陰陰，搖曳新綠。　重訪豔歌人，聽取新聲，猶是杜郎曲。蕩漾去年春色，深深杏花屋。東風裏，曾共宿。記小刻近窗新竹。舊遊遠，沈醉歸來，滿院銀燭。

復查詞律卷五葉三十，見應天長本調所收之九十八字體，乃周美成「條風布暖」一首，錄之以資

比較。詞曰：

條風布暖，霏霧弄晴，池臺徧滿春色。正是夜堂無月，沈沈暗寒食。梁間燕，社前客。似笑我閉門愁寂。亂花過隔院芸香滿地狼籍。長記那回時，邂逅相逢郊外駐油壁。又見漢宮傳燭飛煙五侯宅。青青草，迷路陌。强載酒細尋前迹。市橋遠，柳下人家，猶自相識。

誠庵所輯之碧山詞，未知出自何本，致誤應天長爲夏初臨。但美成之「條風布暖，」人所共知，且誠舫於詞律卷五此詞之下，亦有案語。味其聲調，句法與平仄悉相若，亦應不至於無所覺，是誠疎忽。查應天長與夏初臨兩調皆無別名也。試將洪杏孌之夏初臨一闋錄存，以供參證。詞曰：

鐵甕栽荷，銅彝種菊，膽瓶萱草榴花。庭戶深沉，畫圖低映窗紗。數枝奇石餡餅。染宜和瑞露明霞。於菟長嘯，楓林未落，霜草先斜。雪絲香裏，冰粉光中，興來進酒，睡起分茶。輕雷急雨，銀箏迸插檐牙。涼入琵琶。枕幃開又送蟾華。問生涯。山林朝市，取次人家。

上入雖可以通平，但如白石之滿江紅，西麓之絳都春，草窗之念奴嬌等，率皆一韻不失，句逗相依，變其聲而不易其調，以是見巧。此固與自度新曲不同也。試將周詞應天長與洪詞夏初臨一對照，豈獨韻之平仄不同而已哉。

二五

音樂之能移人，蓋因其與七情相感應也。詞調既按律呂宮調以製譜，豈曰無因。後世不察，不管詩詞輓歌，曾不選調，隨手拈來便爾塡砌，其間必有戾乎情性者矣。茲特從五代兩宋之詞人專集中，擷采其注出宮調之詞牌，按宮分隸。又將中原音韻所標舉各宮調之情趣韻味，分別附注。雖則聲調之哀樂於作者下筆時之情緒大有關係，未必盡屬嚴格如括弧內之四字所云，然大致總不甚遠。又古人詞集於每首之下標出宮調者百不得一，蓋當日人士應是望名卽能舉其宮商，故無取蛇足。以是窮數日之力，僅拾得約及四百調，用資舉例而已。其有一調而分隸兩宮或兩宮以上者，則加△符於上角。卽如少年遊一調，周美成「南都石黛掃晴山」一首，五十字，隸黃鍾宮，高竹屋「春風吹碧」一首，五十二字，隸商調。又如定風波一調，周美成「莫倚能歌斂翠眉」一首，六十字，隸商調；柳耆卿「自春來」一首，一百字，隸歇指調；「竚立長隄」一首，一百四字，隸雙調。細玩其情味，各各不同。此中消息，下文更分論之。此不過舉例而已。後之所列，乃以金匳子野樂章片玉于湖白石夢窗七人之集爲根據，更旁蒐側求而得此。

正宮　卽黃鍾宮（富貴纏綿）

醉垂鞭　黃鶯兒　玉女搖仙佩

雪梅香　早梅芳　鬬百花

甘草子　△齊天樂　△虞美人
清平樂　△浣溪沙　醜奴兒慢
惜紅衣　角招 黃鐘角　徵招 黃鐘徵

中呂宮 即夾鐘宮（高下閃賺）

△南鄉子　△菩薩蠻　△踏莎行
△小重山　△西江月　慶金枝
△浣溪沙　相思兒令　師師令
山亭宴慢　謝池春慢　惜雙雙
△感皇恩　送征衣　晝夜樂
柳腰輕　梁州令　滿庭芳
宴清都　六醜　綺寮怨
如夢令　揚州慢　長亭怨慢
玉蝴蝶　拜星月　△生查子
柳梢青　玉京秋

中呂調　卽夾鐘羽

菊花新　虞美人　醉紅妝
天仙子　菩薩蠻　戚氏
輪臺子　引駕行　望遠行
彩雲歸　洞仙歌　離別難
擊梧桐　夜半樂　祭天神
過澗歇近　安公子　歸去來
燕歸梁　迷神引　意難忘
宴淸都　眼兒媚　晝錦堂
新雁過妝樓　探芳信　多麗
六么令

高平調　卽林鐘羽（條暢滉瀁）

怨春風　于飛樂令　臨江仙

江城子　轉聲虞美人　△燕歸梁
酒泉子　定西番　△河　傳
偸聲木蘭花　千秋歲　△醉桃源
△天仙子　望漢月　△歸去來
八六子　△長壽樂　△瑞鷓鴣
瑞鶴仙　△木蘭花慢　解語花
拜星月慢　玉梅令　楊柳枝
探芳新　澡蘭香　倦尋芳
△卜算子　歸自遙　△六么令

南呂宮

即林鐘宮（感歎悲傷）

江南柳　八寶裝　一叢花令
夢江南　△河　傳　蕃女怨
荷葉杯　透碧霄　△木蘭花慢
臨江仙引　△瑞鷓鴣　憶帝京

仙呂調　即夷則羽

望海潮　如魚水　玉蝴蝶
滿江紅　△洞仙歌　△引駕行
望遠行　八聲甘州　△臨江仙
竹馬子　小鎮西　小鎮西犯
△迷神引　促拍滿路花　惜黃花慢
剔銀燈　紅窗聽　△鳳歸雲
△女冠子　木蘭花令　甘州令
西施　△河傳　郭郎兒近
鬲溪梅令　淒涼犯　絳都春
△六么令

仙呂宮　即夷則宮（清新綿邈）

宴春臺慢　好事近　△傾杯樂
笛家弄　點絳脣　蕙蘭芳引

滿路花　倒犯　歸去難
△玉樓春　暗香　疏影
△南歌子　河瀆神　△六么令
鵲橋仙　△踏莎行　減字木蘭花
△醉落魄　桂枝香

大石調

即黃鐘商（風流蘊藉）

清平樂　△醉桃源　恨春遲
△傾杯樂　迎新春　曲玉管
滿朝歡　夢還京　鳳銜杯
△鶴沖天　受恩深　看花回
柳初新　兩同心　△女冠子
△玉樓春　金蕉葉　惜春郎
傳花枝　△傾杯　△瑞龍吟
風流子　還京樂　玲瓏四犯

驀山溪　望江南　隔浦蓮
△更漏子　△木蘭花　▲法曲獻仙音
過秦樓　側犯　塞翁吟
霜葉飛　塞垣春　醜奴兒慢
▲尉遲杯　△繞佛閣　紅羅襖
△感皇恩　三部樂　琵琶仙
燭影搖紅　東風第一枝　高山流水
夜合花　△夜飛鵲　△玉燭新
▲荔枝香近　阮郎歸　△西河
渡江雲　△念奴嬌　六州歌頭
水調歌頭　鷓鴣天　醜奴兒
柳初新　歌頭

道宮　即仲呂宮（飄逸清幽）

△西江月　△小重山　△夜飛鵲

正平調　即仲呂羽

菩薩蠻　淡黃柳　青玉案

雙調　即夾鐘商（健捷激裊）

慶佳節　採桑子　御街行

玉聯環　武陵春　定風波

百媚娘　夢仙鄉　歸朝歡

相思令　少年遊　賀聖朝

生查子　雨霖鈴　尉遲杯

慢卷紬　征部樂　佳人醉

迷仙引　采蓮令　秋夜月

巫山一段雲　婆羅門令　掃花遊

秋蘂香　迎春樂　一落索

紅林檎近　玉燭新　黃鸝繞碧樹

繞佛閣　芳草渡　醉吟商

翠樓吟
荷葉杯
獻衷心
△念奴嬌
金琖子
雨中花

歸國遙
謁金門
賀明朝
漢宮春
秋思
南鄉子

△應天長
小重山
鳳樓春
惜秋華
△倒犯

歇指調

即林鐘商（急併虛歇）

雙燕兒
永遇樂
鵲橋仙
△祭天神
天仙子
思歸樂
長相思

卜算子慢
△卜算子
浪淘沙
女冠子
集賢賓
△應天長
△尾犯

夏雲峯
△荔枝香
浪淘沙令
上行杯
殢人嬌
合歡帶
駐馬聽

傷情怨　蕙蘭芳引　蝶戀花
更漏子　南歌子　減字木蘭花
訴衷情　木蘭花　喜朝天
少年遊　醉落魄　古傾杯
破陣樂　三字令　陽臺路
傾　杯　雙聲子　醉蓬萊
內家嬌　二郎神　定風波
宣　清　錦堂春　迎春樂
訴衷情近　留客住　抛毬樂
隔簾聽　鳳歸雲

般涉調

即黃鐘羽（拾掇坑斷）

漁家傲　塞　姑　瑞鷓鴣
洞仙歌　安公子　長壽樂
蘇幕遮　夜游宮　傾　杯

黃鐘宮 即無射宮

△少年游　△浣溪沙　華胥引
△尾犯　△齊天樂　△鶴冲天
喜遷鶯　△南鄉子　漁父
憶秦娥　連理枝

小石調 即中呂商（旖旎嫵媚）

夜厭厭　△迎春樂　△蝶戀花
△法曲獻仙音　西平樂　法曲第二
△秋蕊香　一寸金　渡江雲
四園竹　花犯　△西河
江南春　△晝錦堂

越調 即無射商（陶寫冷笑）

清平樂　瑣窗寒　丹鳳吟
憶舊游　慶宮春　大酺

水龍吟　蘭陵王　鳳來朝
石湖仙　秋宵吟　遐方怨
△訴衷情　思帝鄉　霜花腴
婆羅門引（羽）　△瑞龍吟　霜天曉角
惜紅衣

商調　即夷則商（淒愴怨慕）

△應天長　解連環　浪淘沙慢
南鄉子　垂絲釣　△訴衷情
丁香結　氏州第一　解蹀躞
△蝶戀花　三部樂　品令
△定風波　霓裳中序第一　龍山會
三姝媚　國香慢　△少年遊
醉蓬萊　玉蝴蝶　玉漏遲
一斛珠　△更漏子　△木蘭花

生查子

試於各宮調中任取一詞牌，按照中原音韻之四字評語，作進一步之研究，細嚼其聲情韻味，藉驗周德清之所標榜，是否有當。如「永遇樂」隸歇指調，中原音韻所稱爲（急併虛歇）者。

蘇東坡夜宿燕子樓，明月如霜一首。

李易安落日鎔金一首。

辛稼軒京口北固亭懷古，千古江山一首。

劉須溪璧月初圓一首。

即此四首，其神情韻味之若何急併，讀者自有會心。但絕無半點安詳閑靜之神韻，可斷言也。錄辛稼軒一首作代表。

永遇樂　京口北固亭懷古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貍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又如「瑞鶴仙」隸高平調，中原音韻所稱爲（條暢滉漾）者。

周美成悄郊原帶郭一首。
陸子逸臉霞紅印枕一首。
袁去華郊原初過雨一首。
陸景思溼雲黏雁影一首。
吳夢窗晴絲牽緒亂一首。

卽此五首，若細細玩味，只覺情緒彷彿如柳絲搖曳，如湖上波紋。神態微帶幽怨，但絕無淒厲悲切之狀。所云條暢滉漾，恰如其分。錄陸子逸一首作代表。

瑞鶴仙

臉霞紅印枕。睡起來冠兒還是不整。屏閒麝煤冷。但眉峯壓翠，淚珠彈粉。堂深晝永。燕交飛風簾露井。恨無人說與相思近日帶圍寬盡。重省殘燈朱幌，淡月紗窗，那時風景。陽臺路迥。雲雨夢，便無準。待歸來先指花梢教看，卻把心期細問。問因循過了青春，怎生意穩。

又如「憶舊游」一隷越調，中原音韻所稱為（陶寫冷笑）者。

周美成記愁橫淺黛一首。如「迢迢問音信，道徑底花陰，時認鳴鑣。也擬臨朱戶，歎因郎顦顇，羞見郎招。舊巢更有新燕，楊柳拂河橋。」

張玉田記開簾過酒一首。如「淡風暗收楡莢，吹下沈郎錢。……故園幾回飛夢，江雨夜涼船。縱忘却歸來，千山未必無杜鵑。」

趙虛齋望紅葉影裏一首。如「照夜銀河落，想粉香濕露，恩澤親承。十洲縹緲何許，風引綵舟行，尙憶得西施餘情裊裊煙水汀。」

似此等作品，既非旖旎，亦非幽怨，更非雄豪，只能名之曰陶寫冷笑而已。又如「解連環」隸商調，中原音韻所稱爲（淒愴怨慕）者。

周美成怨懷無託一首。如「信妙手能解連環，似風散雨收，霧輕雲薄。……謾記得當日音書，把閒語閒言，待總燒卻。」

姜白石玉鞭重倚一首。如「問後約空指薔薇，算如此溪山，甚時重至。水驛燈昏，又見在曲屏近底。」

吳夢窗思和雲結一首。如「正岸柳衰不堪攀，忍持贈故人，送秋行色。」

似此諸作，雖欲不認爲淒愴怨慕而不可得矣。又如「蝶戀花」周美成以之隸商調，所謂（淒愴怨慕）者是已。如

「桃萼新香梅落後。葉暗藏鴉，苒苒垂亭牖。舞困低迷如著酒。亂絲偏近遊人手。　雨過朦朧斜

日透。客舍青青特地添明秀。莫話揚鞭回別首。渭城荒遠無交舊」是誠淒愴怨慕。柳耆卿以之入小石調，則所謂（旖旎嫵媚）者。如

「蜀錦地衣絲步障。屈曲回廊靜夜朋尋訪。玉砌雕闌新月上。朱扉半掩人相望。旋暖薰爐溫斗帳。玉樹瓊枝迤邐相偎傍。酒力漸濃春意蕩。鴛鴦繡被翻紅浪」是誠旖旎嫵媚。張子野以之入歇指調，卽所謂（急併虛歇）者。如

「檻菊愁煙蘭泣露。羅幕輕寒燕子雙來去。明月不諳離恨苦。斜光到曉穿朱戶。 昨夜西風彫碧樹。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欲寄彩牋兼尺素。山長水濶知何處」又曰「有箇離人凝淚眼。淡煙芳草連天遠。」又曰，「和淚語嬌聲又顫。行行儘遠猶回面。」是誠急併虛歇。

茲三者，同是蝶戀花，而神韻異殊，有如是者。可見此調，商調小石歇指咸宜，隨各人之情緒，皆可就範也。又如「應天長」周美成一首隸商調，淒惋怨慕。柳耆卿一首隸歇指，急併虛歇。韋莊一首隸雙調，健捷激裊。周詞一百字，柳詞九十三字，韋詞五十字。調名相同而格律句法各異，故情韻亦異。至如暗香與疏影二調，隸仙呂宮，此乃白石之自度曲，彼自以爲淸新緜邈，則自是淸新緜邈，更無容置議矣。是以張玉田之「無邊香色」及「碧圓自潔」，亦只得依樣葫蘆而已。錄白石原作二首。

暗香

舊時月色。算幾番照我，梅邊吹笛。喚起玉人，不管淸寒與攀摘。何遜如今漸老，都忘卻春風詞筆。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瑤席。江國。正寂寂。歎寄與路遙，夜雪初積。翠尊易泣。紅萼無言耿相憶。長記曾攜手處，千樹壓西湖寒碧。又片片吹盡也，幾時見得。

疏影

苔枝綴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裏相逢，籬角黃昏，無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佩環月夜歸來，化作此花幽獨。　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莫似春風，不管盈盈，早與安排金屋。還教一片隨波去，又卻怨玉龍哀曲。等恁時重覓幽香，已入小窗橫幅。

至於仙呂調乃夷則羽，其韻味則迥然不同。如史梅溪之玉胡蝶「晚雨未推宮樹，可憐閒葉，猶抱涼蟬。」吳夢窗之惜黃花慢「翠香零落紅衣老，暮愁鎖殘柳眉稍。」此兩首則表現淒涼況味矣。

以上之所列舉，並發凡舉例之少年游，定風波而綜合之，共得三十二首。計少年游二，定風波三，永遇樂四，瑞鶴仙五，憶舊遊三，解連環三，蝶戀花三，應天長三，暗香二，疏影二，玉胡蝶一，惜黃花慢一。其間一調只入一宮而諸家所作，神韻不殊者凡六調，卽永遇樂，瑞鶴仙，憶舊遊，解連環，暗香，疏影是也。其有一調而分隸數宮，諸家所作，神韻悉依其標出之本宮，與他作迥然不同者一調，卽蝶戀花是也。其有調名相同而格律各異，字數與句法全不相同，所屬之宮調亦不同，而神韻隨之者凡三調，卽

少年遊，定風波，應天長是也。從多方面反覆尋繹，用歸納法綜覈之，覺其神韻與宮調宛然相合。所得之結果如此，則周德清標舉之四字評語，不爲武斷矣。後之作者，於調名之下未注明所屬之本宮，則未敢妄加議論。即有一調除本宮外不能更入他宮者，只因未經注出所屬何宮，亦未敢妄議。

二六 （四十三年）

蘇東坡有木蘭花令一首，題爲次歐公西湖韻，所謂西湖者，乃潁州西湖也。詞曰：

霜餘已失長淮闊。空聽潺潺清潁咽。佳人猶唱醉翁詞，四十三年如電抹。　草頭秋露流珠滑。三五盈盈還二八。與余同是識翁人，唯有西湖波底月。

歐公原唱曰「西湖南北煙波闊。風裏絲簧聲韻咽。舞餘裙帶綠雙垂，酒入香顋紅一抹。　杯深不覺琉璃滑。貪看六幺花十八。明朝車馬各西東，惆悵畫橋風與月。」

坡公此詞成於哲宗元祐六年辛未八月，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時，閒歌之作。上推四十三年，即仁宗慶曆八年戊子。查歐公因朋黨論之嫌疑，以慶曆五年出知滁州，此詞應是道出潁州時作。

辛稼軒有永遇樂一首，題爲京口北固亭懷古。詞曰：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

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貍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南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稼軒參耿京戎幕，駐淮北，奉表南歸。還抵海州，聞張安國已殺耿京而投於元。稼軒乃率其部曲二千人突入五萬元兵之壘，生縛安國，挾之馬上，向西南飛馳，至揚州渡江，獻俘於臨安，戮安國於市。寧宗嘉泰四年，稼軒由浙東安撫移知鎮江，上溯匹馬渡江之日，恰四十三年。此詞蓋自傷英雄遲暮，所懷未伸，回憶四十三年前出入烽火時事，故有此元氣淋漓之作。

甲午黃海戰爭至丁丑盧溝橋事變，中間亦恰是四十三年。棖觸迴腸，口占一曲以自遣。

好事近

四十又三年，何事繫人留戀。消得春風幾度，問歸來雙燕。　蘇辛才氣自犂霆，下筆走雷電。千古山河無定，只長江如練。

二七

唐多令一調，吳夢窗之「縱芭蕉不雨也颼颼」，多一字；周草窗之「燕風輕庭院正清和」，亦多一字。按此調第三韻原是七字，吳詞或可作「芭蕉不雨也颼颼」，或可作「縱芭蕉不雨颼颼」。

於律，此句應作三四，第三字宜逗，似以後擬爲是。周詞則「正」字是襯音，似無不宜。此乃詞加襯音之顯例。

又周草窗之憶舊遊結韻「空江冷月，魂斷隨潮，」亦多一字。此應是七字句，且五六兩字必拗，乃此調之正格。若作「空江冷月魂斷潮」則恰合矣。如草窗又一首之「空庭夜月羌管淸」又一首「愁痕沁碧江上峯，」周美成之「東風竟日吹露桃，」張玉田之「蕭蕭漢栢愁茂陵」王碧山之「涓涓露溼花氣生」是其例矣。

於斯可見詞之伸縮力原甚强，加襯字也可，七字句添一字而成兩四字句，亦無不可。只要無礙於按拍卽歌者亦未嘗不可以變更原文，是在知音。明乎此則詞曲遞嬗之消息及其原理，亦可以知其概矣。

二八

東坡之詞，乃詩人之詞；白石之詩，乃詞人之詩。白石詩以七言絕句爲最佳，淸空靈妙，不食人間煙火；而古體與律詩，只是平平。東坡之詞，只是以作詩之餘勇，效時尙之新聲，以示「我亦能之」而已。白石之詩，則於含商嚼徵之餘暇，自稱詩人，亦曰「我亦能之」而已。東坡以詩人而效爲新聲，順

序以行，其詞眞可稱詩餘。白石以詞人而效爲古風，逆序以行，其詩允可稱詞餘。順序者自然，倒捲珠簾總不免帶幾分勉强。是故東坡之詞，大氣滂礴，恰如其詩；而白石之古體，只是貼旦反串，殊欠自然。是故白石之詩，自不堪與東坡比；若東坡之詞而欲效爲輕清柔媚，亦必貽笑白石。個性使然也。然而東坡固絕世聰明人也，自不學柳七，且復誡少游何必學柳七。率其個性以行，結果乃獨立新體，自成一家。而詩餘在文學上之地位因以提高，變小兒女之柔情旖旎而爲士大夫之盪氣迴腸，此聰明人之所以爲聰明已夫。

二九

宋詞音譜之見於載籍者，並非無痕跡可尋。其爲人所共知者，則有姜夔自度曲及張炎詞源。既知ㄅ∧フ八久丂一△マ之爲上尺工凡六五一合四，則按舊譜而譯以工尺，宜若可以上腔。只是自宋代以至於今日八九百年間，展轉繙刻；摹寫雕鐫校對，在在均易致誤。蓋以符號非同正字之有文義可尋，偶或筆誤，尙易於辨證也。

歌曲乃原於天籟，決非拂人之性而强人以所難。既曰天籟，自應婦孺皆知。試味有井水飲處皆能歌柳詞一語，可以略知其槩。又白石詞除自度曲而外，邊旁皆不註音符；玉田雖有詞源之作，但其

詞集無註音符者。可見當日只是自度新腔乃須做譜，其餘凡屬略有此中常識者。宜是見調名卽可按歌，此亦一佐證也。

以工尺譜宋詞而流傳至今者頗不乏。卽如童君伯章之中樂尋源一書，其間所用以舉例者，散板則有後主之浪淘沙東坡之念奴嬌，稼軒之永遇樂。繁板則有玉田之桂枝香，入北曲白石之惜紅衣，入南曲此外尚多。宋代不會有南北曲之名詞，其必爲後人所譜無疑。惜紅衣且有贈板，詞中如「岑寂」二字白石舊譜岑字之旁註爲「ㄆ」，寂字之旁註爲「マフ」；工尺譜則岑字佔一板半，寂字佔兩板半，共爲四板。凡十六拍。宛轉低徊，眞可謂「聲依永」者矣。

平心而論，研究宋詞音譜，自爲一種學問；以今之工尺譜宋詞，又別爲一種學問。詞與曲既屬同源，且每字之陰陽八聲亦既有定律，則依律以點定宋詞之新譜，俾得重上歌喉，有何不可。但勿如世俗之曲師强改原文以就我，其亦可以告無罪矣。

三〇

樂府廣題曰：「北齊神武，攻周玉壁不克，恚憤成疾，勉坐以安士衆。悉召諸貴會飲，使斛律金歌勅勒，神武自和之。其歌本鮮卑語，易爲齊言，故句之長短不整。」此卽有名之勅勒歌是已。歌曰：「勅

勅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歌曲之所以由整齊之四五七言而變爲長短句，其說不一，亦曰各明一義而已。蓋凡百事物之轉變也以漸。不能一蹴而既。其進行也非僅須時，尤須待機；或經數百載未見其寸進，若機會來臨，其進或能以尺。整齊之詩歌漸變而爲長短句，乃因樂律天籟於轉接處之抑揚頓挫，每於正文之外須加以襯音而腔調乃得輕圓。久而久之，將襯音筆錄以備忘，漸屬入正文，句逗亦因頓挫而變遷，此亦長短句成立之一原因。觀於宋詞每一調之字數相同而句逗各異者，作用全在乎頓挫。

如上文所錄，勅勒歌因以北齊方言轉譯鮮卑語，故句法之長短不整。此應是長短句成立之主因。計自南北朝以降，中原歌曲已漸攙入西北民族歌謠之格調；而唐代樂歌，多雜西涼龜茲及葱嶺東西諸國之成分，尤屬顯然。樂府廣題之此段記載，實長短句因運會而助長進行之鐵證矣。

兩不相同之民族遇合，文化每起變化，固無論彼方程度之高下也。高固可以相互啓發，低亦未必無所獲；西域民族之於中國樂歌，亞拉伯民族之於歐洲算術，是其例矣。蓋相互啓發固是一種作用，但取精多而用物宏，亦是一種作用故也。

東坡詩集有漁父詞四首，疆邨等按其聲韻，認爲的是長短句，收入詞集，允爲得當。又以詞律等書無此調，疑是坡公之自度曲。詞曰：

漁父飲，誰家去。魚蟹一時分付。酒無多少醉爲期，彼此不論錢數。

漁父醉，簑衣舞。醉裏却尋歸路。輕舟短棹任橫斜，醒後不知何處。

漁父醒，春江午。夢斷落花飛絮。酒醒還醉醉還醒，一笑人間今古。

漁父笑，輕鷗舉。漠漠一江風雨。江邊騎馬是官人，借我孤舟南渡。

作漁父詞者多矣，其深得漁父之神韻者，東坡而外，唯見樵歌之好事近十首及盤洲樂章之漁家傲十二首。樵歌如「搖首出紅塵，醒醉更無時節。」「醉顏禁冷更添紅，潮落下前磧。」「晚來風定釣絲閒，上下是新月。」「昨夜一江風雨，都不曾聽得。」「撥轉釣魚船，江海儘爲吾宅。恰向洞庭沽酒，卻錢塘橫笛。」眞乃如見其人，呼之欲出。盤洲樂章之漁家傲乃分月描寫，其正月一首曰：「正月東風初解凍。漁人撒網波紋動。不識雕梁並綺棟。扁舟重。眠鷗浴雁相迎送。　溪北晝橋欝蝃蝀。溪南古岸添青葑。長把魚錢尋酒甕。春一夢。起來拈笛成三弄。」其四月一首中有句曰：「風弄碧漪搖島嶼。奇雲顯影千峯舞。」九月之下半闋曰：「半夜繫船橋北岸。三杯睡著無人喚。睡覺只疑橋不見。風已變。纜繩吹斷船頭轉。」十一月曰「妻子一船衣百結。長歡悅。不知人世多離別。」十二月曰：「江

上雪如花片下。宜入畫。一簑披著歸來也。」等句，皆清俊可誦。此乃南宋大曲，其破子有句曰：「漁父醒。月高霜下衣裳冷。」又曰「漁父笑笑中起舞漁家傲。」不減張志和之西塞山前。

三二

東坡金山妙高臺詩曰：「長生未可學，請學長不死。」意味深長。孔子生世只七十三年，但至今未死。可見軀體雖不長生，但其思想猶存留於世人之思想中，則不得謂之死。列子楊朱篇曰：「百年猶厭其多，而況久生之苦也乎。」以久生爲苦，百年爲多，自是莊列學派之厭世觀，但因此愈可明長生與不死之別。久生有苦樂不同之觀感，而不死則無之。蓋一在軀體之長存，一在姓名之不滅也。

東坡廬敖洞詩曰「上界足官府，飛昇亦何益。」稼軒壽南澗水調歌頭曰：「上界足官府，公是地行仙。」東坡別子由兼從子遲詩曰：「遙想茅軒照水開，兩翁相對清如鵠。」杜子美遊奉先寺詩曰「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稼軒詠水仙之賀新郎曰「雲臥衣裳冷，看蕭然風前月下，水邊幽影。」相師固不嫌相襲也。東坡次韻孔毅父集古人句見贈曰「退之驚笑子美泣，問君久假何時歸。」稼軒亦久假而不歸矣。讀東坡此詩，足證集詩爲詩之風，北宋猶未大行。

東坡墨花詩，其引子曰，「世多以墨畫山水竹石人物者，未有以畫花者也。汴人尹白能之，爲賦一首。」讀此詩題，足證墨畫花卉之風，北宋猶未大行。若近代則墨蘭墨梅墨荷墨竹，隨在皆有。

集詩爲詩，其有不啻口出天衣無縫者已不易，若集詩爲詞，尤屬難能。東坡樂府有集句南鄉子三首，並錄之。詞曰：

寒玉細凝膚。（吳融）清歌一曲倒金壺。（鄭谷）冶葉倡條徧相識，（李商隱）爭如豆蔻梢頭二月初。（杜牧）年少即須臾。（白居易）芳時偸得醉工夫。（白居易）羅帳四垂紅燭背，（韓偓）歡娛豁得平生俊氣無。（杜牧）

悵望送春杯。（杜牧）漸老逢春能幾回。（杜甫）花滿楚城愁遠別，（許渾）傷懷何況清絲急管催。（劉禹錫）吟斷望鄉臺。（李商隱）萬里歸心獨上來。（許渾）景物登臨閒始見，（杜牧）徘徊一寸相思一寸灰。（李商隱）

何處倚闌干。（杜牧）絃管高樓月正圓。（杜牧）胡蝶夢中家萬里，（崔塗）依然老去愁來强自寬。（杜甫）明鏡惜紅顏。（李商隱）須著人間比夢閒。（韓愈）蠟照半籠金翡翠，（李商隱）更闌繡被焚香獨自眠。（李商隱）

集詩句以爲詞，唯小令如卜算子，生查子，浣溪紗，菩薩蠻等尚可將就，長調則不能也。即如南鄉

子一調，其中之二字句，已屬强湊矣。東坡見孔毅父所貽集句詩，曾表示驚奇，似以爲得未曾有，此三首或是見孔作而作，出奇鬪勝，不肯後人，而故以拘束之詞調爲之，未可知也。惜彊邨翁以此三詞編入不知年，無從稽考。和韻體之詩，創自東坡，集古人之句以爲詞，似亦未之前聞。聰明人固無施不可。

相師固不嫌相襲，即自己作品，亦有時不嫌再三重見者。如楚辭

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離騷）

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思美人）

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之。（惜往日）

三三

東坡嘗令朝雲乞詞於秦少游，少游作南歌子贈之詞曰：

靄靄迷春態，溶溶媚曉光。不應容易下巫陽，只恐翰林前世是襄王。　暫爲清歌住，還因春雨忙。瞥然歸去斷人腸。空使蘭臺公子賦高唐。

彊村本淮海詞有南歌子三首，但無此詞。王敬之輯淮海詞補遺，據袁文甕牖閒評補入，查初白蘇詩補註亦據嚴有翼藝苑雌黃引用此詞。讀之可以髣髴朝雲之丰神。紹聖元年，東坡朝雲詩曰：「經卷

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查初白謂結二語似因此詞翻案，誠然。王敬之乃疑此詞爲朝雲歿後作，無有是處，想是因詞之結二語而生臆斷也。但嘗然歸去云者，殆謂若驚鴻之翩然而逝，正與舞衫歌扇句相應，是豈曇花一現之意乎。又蘭臺公子句，乃用宋玉風賦序莊襄王游於蘭臺之宮，亦與巫陽雲雨句相應，是豈以蘭臺公子喻坡公乎。

紹聖三年丙子七月五日悼朝雲一首，乃用紹聖元年朝雲詩之韻，詩曰：

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童烏與我玄，駐景恨無千歲藥，贈行唯有小乘禪。傷心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後緣。歸臥竹根無遠近，夜燈勤禮塔中仙。

此詩之小引謂朝雲嘗從泗上比丘尼義沖學佛云，應是幹兒殤後事。蓋東坡之到泗州正在此時。又曰朝雲誦金剛經四句偈而絕。讀此則經卷藥爐句可以自明。此詩以解脫强抑其悲傷。至同年「丙子重九」詩，終亦不能自已。曰「……此會我雖健，狂風捲朝霞，使我如霜月，孤光挂天涯。西湖不欲往，墓樹號寒鴉」此蓋指惠州西湖。朝雲字子霞。

東坡幼子遯，即朝雲所生子，小名幹兒，殤於元豐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東坡以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卒，而朝雲亦歿於紹聖三年七月。父子夫婦皆以七月終，而二十八日尤奇。東坡有哭子詩二首，是亦性情之作。詩曰：

吾年四十九。羈旅失幼子。幼子眞吾兒，眉角生已似。未期觀所好，蹁躚逐書史。搖頭却梨栗，似識非分恥。吾老常鮮歡，賴此一笑喜。忽然遭奪去，惡業我累爾。衣薪那免俗，變滅須臾耳。歸來懷抱空，老淚如瀉水。

我淚猶可拭，日遠當日忘。母哭不可聞，欲與汝俱亡。故衣尚懸架，漲乳已流牀。感此欲忘生，一臥終日僵。中年忝聞道，夢幻講已詳。儲藥如丘山，臨病更求方。仍將恩愛刃，割此衰老腸。知迷欲自反，一慟送餘傷。

親子之情，出自天眞，含氣以生者皆如是，非只人類爲然也。至於事已無可奈何，輒皈依佛法以求解脫。用新名詞釋之，是曰臨時追認。若出世法則根本無親子關係，更何由生此苦惱哉。佛法之入中土，所以爲智識分子樂予接受，良非偶然。

三四

侵尋廉纖監咸三閉口韻，若不得其道，須用强記。宋元之詞曲大家，守法甚嚴，鮮有出入。唯弁陽老人周草窗，對於閉口韻最爲凌亂無章，幾於無首不錯。如集中少年遊一闋「松風蘭露滴崖陰。瑤草入簾青。玉鳳驚飛，翠蛟時舞，噴薄濺春雲」第一韻陰字自應用侵尋閉口韻到底，乃第二韻轉庚

青，則非閉口，第三韻又轉眞文，亦非閉口。下半闋之侵韻是侵尋，而情字又轉庚青矣。又鷓鴣天一首，曰「燕子時時度翠簾」，乃廉纖韻，其後則緜煙儼韁眠，亂押一通，只有一儼字猶是廉纖。又浣溪沙一首，曰「竹色苔香小院深」，乃侵尋韻。其下則扃塵淸雲並用。又木蘭花慢曰「恰芳菲夢醒，漾殘月，轉湘簾」。乃廉纖韻，其下則煙籤眠鮮姸軿船儼並押，只籤儼二韻不悞。又一首曰「碧尖相對處，向煙外挹遙岑」，乃侵尋韻。其下則尋雲淸明青琴平笙並押，只尋琴二韻不悞。

又「好夢不分明」之唐多令，明字非閉口，而下押一沈字韻。「粉黃衣薄沾麝塵」之戀繡衾，下押深陰二韻。「玉肌多病怯殘春」之江城子，下押深字韻。又一首曰：「羅窗曉色透花明」，下押陰字韻。「飛絲半溼乍歸雲」之眼兒媚，下押心字韻。「不下珠簾怕燕瞋」之浣溪沙，下押心字韻。「吳山靑」之長相思，下押心字韻。「玉潤金明」之國香慢，下押簪字韻。「塔輪分斷雨，倒霞影漾新晴」之木蘭花慢，下押簪字韻。又淸平樂之下半闋曰：「翠羅袖薄天寒」，下押南字韻。凡此皆起韻非閉口，而下協閉口韻，此皆草窗音律不謹處，未可爲訓。試舉兩宋之名家詞作反證，未得謂詞韻不若詩韻之嚴，用以自解也。

周美成南柯子

桂魄分餘暈，檀槽破紫心。曉窗初試鬢雲侵。每被蘭膏香染色深沉。　指印纖纖粉，釵橫隱隱金。

有時雲雨鳳幃深。長是枕前不見殢人尋。

姜白石一萼紅

古城陰。有玉梅幾許，紅萼未宜簪。池面冰膠，牆腰雪老，雲意還又沉沉。翠藤共閒穿徑竹，漸笑語驚起臥沙禽。野老林泉，故王臺榭，呼喚登臨。　南去北來何事，蕩湘雲楚水，目極傷心。朱戶黏雞，金盤簇燕，空歎時序侵尋。記曾共西樓雅集，想垂楊還裊萬絲金。待得歸鞍到時，只怕春深。

張功甫滿庭芳

月洗高梧，露溥幽草，寶釵樓外秋深。土花沿翠，螢火墜牆陰。靜聽寒聲斷續，微韻轉淒咽悲沉。爭求侶，殷勤勸織，促破曉機心。　兒時曾記得，呼燈灌穴，斂步隨音。任滿身花影，猶自追尋。攜向華堂戲鬥，亭臺小籠巧妝金。今休說，從渠牀下，涼夜伴孤吟。

韓子耕高陽臺

頻聽銀籤，重然絳蠟，年華袞袞驚心。餞舊迎新，能消幾刻光陰。老來可慣通宵飲，待不眠還怕寒侵。掩清尊多謝梅花，伴我微吟。　鄰娃已試新妝了，更蜂腰簇翠，燕股橫金。句引東風，也知芳思難禁。朱顏那有年年好，逞豔遊贏取如今。恣登臨，殘雪樓臺，遲日園林。

此四首皆侵尋閉口韻。雖九韻之長調，亦首尾如一，殊非偶然。若夢窗則更嚴整矣。

吳夢窗木蘭花慢

送秋雲萬里，算舒捲，總何心。歎路轉羊腸，人營燕壘，霜滿蓬簪。愁侵庾塵滿袖，便封侯那羨漢淮陰。一醉蓴絲膾玉，忍教菊老松深。　離音又聽西風，金井樹，動秋吟。向暮江目短，鴻飛渺渺，天色沈沈。沾襟四絃夜語，問楊瓊往事到寒砧。爭似湖山歲晚，靜梅香底同斟。

愁侵，離音，沾襟三暗韻，原是可協可不協，乃亦不苟且，是夢窗獨勝處。

此平韻也，試更觀草窗之仄韻「宮檐融暖晨妝嬾，輕霞未勻酥臉」之齊天樂，臉字乃廉纖韻之上聲，但其下則亂協見憾蒨染變怨掩豔遠等韻，只染掩豔三韻不悞。又「寒菊欹風棲小蝶」之夜行船，下協月篋怯說節等韻，只篋怯二韻不悞。又「餘寒正怯」之醉落魄，下協揭褶折說雪別蝶等韻，只褶蝶二韻不悞。又「輕翦楚臺雲，玉影半分秋月」之好事近，月字不是閉口，其下不應協蝶葉疊等韻。又「秋水浸芙蓉，清曉綺窗臨鏡」一首，鏡字非閉口，其下不應協沁字。凡此非故意挑剔也，試舉夢窗兩首以爲方。

吳夢窗一寸金

秋入中山，臂隼牽盧縱長獵。見駭毛飛雪，章臺獻頴，臞腰束縞，湯沐疏邑。貿管栞瓊牒。蒼梧恨帝娥暗泣。陶郎老，憔悴玄香，禁苑猶催夜俱入。　自歎江湖，雕龍心盡，相攜蠹魚篋。念醉魂悠颺，折

鈒錦字，慧髻撳舞，流觴春帖。還倚荆谿檝。金刀氏尙傳舊業。勞君爲脫帽簪，留寓情題水葉。

吳夢窗花心動

入眼青紅，小玲瓏飛檐，度雲微溼。繡檻展春，金屋寬花，誰管采菱波狹。翠深知是深多少，都不放夕陽紅入。待裝綴新漪漲翠，小園荷葉。　此去春風滿篋。應時鎖蛛絲，淺虛塵榻。夜雨試鐙，晴雪吹梅，趁取玳簪重盍。捲簾不解招新燕，春須笑酒慳歌澀。半窗掩，日長困生翠睫。

獵字乃廉纖韻之入聲，雖以十韻之長調，亦一貫到底。二窗齊名，若專以韻律言之，則草窗不逮矣。

三五

作近體詩，以不重字爲佳，誠以有限之篇幅，須容納多量之意境，重一字則少一字之含義故也。後世之試帖詩，更以重字爲大戒。此則故意立一窄途徑以鬭巧，又別爲一問題。蓋試帖詩乃詩匠工作，原不問意境之爲何如也。詞則不若詩之嚴，亦以詞未嘗用作取士之工具耳。然爲含義問題，亦自以少重字爲佳。

晏小山有御街行一首，重字最多，然讀之不但不覺其贅，彌覺其美。詞曰：

街南綠樹春饒絮。雪滿游春路。樹頭花艷雜嬌雲，樹底人家朱戶。北樓閒上，疏簾高捲，直見街南

樹。闌干倚盡猶慵去。幾度黃昏雨。晚春盤馬踏靑苔，曾傍綠陰深駐。落花猶在，香屛空掩，人面知何處。

計街字二，綠字二，樹字四，春字三，花字二，南字二，猶字二，人字二。以一首七十六字之調，而重出十一字，佔七分之一有奇，每不及七個字卽重出一字。但讀來殊令人不察，此則關乎文章技術矣。李易安之聲聲慢，異於是，蓋疊字非重字之比。

李易安尋尋覓覓之聲聲慢，凡九疊字。其疊也乃努力出之，有意作驚人之筆。若晏小山之「渡頭楊柳靑靑，枝枝葉葉離情」何嘗不是接連疊六字，但讀來殊不費力，不似尋尋覓覓之沈重。蓋小山乃以平淡出之，絕不經意，恐彼且不自覺其疊，更何費力之與有。至於易安居士之聲聲慢，只應重讀，無取細吟。

秦少游之「杜鵑聲裏斜陽暮」，最爲東坡所賞，但頗嫌暮字與斜陽意疊。趙德麟之「斜陽只與黃昏近」也是名句子，斜陽之與黃昏，其複更甚於暮矣。又袁去華之「斷腸落日千山暮」也是名句子，落日何異於斜陽，暮亦複矣。然而袁趙各自保其俊語，曾不爲嫌，趙袁既不以爲嫌，則秦亦宜若无咎。

雖然，袁之暮字乃千山之形容詞，謂千山已入暮景也。趙之斜陽與黃昏乃平列之兩名詞，兩不

相礙。而秦則以暮字作斜陽之形容詞，殊屬不妥。東坡之言是也。

以駢字行文，詞爲數見，近體詩不如也。蓋以詞之格律較爲活潑，自二字以至於九字，可以各自爲句，各自描寫一單獨意境，故字雖無多，而容積較大。不若近體七言律五十六字只限寫八句，無伸縮之餘地，呆滯而不靈變，缺乏活潑。

詞之疊字，非只一疊也，三字四字，亦所常有。如歐公之蝶戀花，庭院深深深幾許，是三疊字。此猶是前四字可以一逗，第二個深字語意屬上，而第三個深字乃再起。若放翁之釵頭鳳，錯錯錯，莫莫莫，則三疊自爲句矣。更有草窗之醉落魄，愖愖愖愖。宮羅褶褶銷金色。則四疊自成一句矣。近體律絕，那能有此。此四個愖字，有「最令人不能忘懷者」八個字之含義，非空泛也。

三六

顧太淸，乃嘉道間貝勒奕繪之側福晉，有東海漁歌四卷，格律直追北宋，奇女子也。余最賞其題疊影夢痕圖之金縷曲二闋。序曰，「孫靜蘭許雲姜之甥女也，十二歲歿於外家，外祖母許太夫人爲作是圖，題詠盈卷，因次許淡如韻二闋。」中有句曰，「照慈幃殘燈尙在，夢回不見。」又曰，「暮年人咄咄書空喚。」第二闋之結韻曰，「料不聞拍枕千呼喚。靑靑草，小墳畔。」輕描淡寫，而具見眞性情。

不但無斧鑿痕，且不似女子手筆。歲辛巳，壽君幼卿重刊東海漁歌，徵題及余，因成解連環一闋付之。中有句曰，「問鐵板誰是元戎，恐擊碎珊瑚，讓伊眉嫵。」或以爲過譽。然而試將東海漁歌置於小檀欒室閨秀詞中，定見鶴立。

詞不幸而產生於五季，風尙委靡，文藝之士，多用作鏤月裁雲，牽愁惹恨之工具，甚焉者用以調情。苟世無東坡，則詞之品格將日就衰落矣。女子善懷，其天性也。故以女子而習此種文藝，每易流於卑弱。太清集中，和片玉白石之作特多，足見門徑。彼其所以不纖不仄，不卑不弱，蓋有由矣。

三七

「晚春盤馬踏青苔，曾傍綠陰深駐。落花猶在，香屏空掩，人面知何處。」此晏小山御街行也，頗似柳耆卿。「草色煙光殘照裏。無言誰會憑闌意。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此柳耆卿蝶戀花也，極似晏小山。若互入兩人之本集，可以亂眞。

詞至北宋，猶有五代遺風。造意以曲而見深，乃文章技術之一種。北宋詞人，雖曲其意境，猶不失其天眞。天然去雕飾一語，可作總評。至耆卿乃漸流於濃豔。唯小山尙守輕清之家法，然已是尾聲矣。小山結北宋之局，耆卿開南宋之風。（周美成正如詩中之杜甫，乃集大成者。廣大無邊，不能僅以之

作風期之代表。）

其間雖有蘇辛一派，力返自然，欲以雄豪剋濃豔。然而矯枉過直，難免有劍拔弩張之嫌，故南宋詞人目之爲別派，仍相率遵耆卿之作風以漸入於堆垛之窮途。蓋天然界本是平淡，濃麗終屬人爲。既以濃麗相尚，則去天然漸遠，勢使然也。天然日以遠，意境日以窘，唯賴人爲之雕琢，貌爲深沉，則舍堆垛更有何法。是故南宋末流之晦澀，亦勢使然也。吾嘗謂意境宜曲折，最忌一覽無餘。若用障眼法而貌爲曲折，識破仍是一覽無餘。殊非深文周納之言。

宋孝宗曾欣賞俞國寶之風入松，但頗嫌「明日重攜殘酒」一語，未免寒酸，乃爲之改作「明日重扶殘醉。」僅易二字，而氣象便爾不同。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自是至理。大抵人之性情氣度所受環境之影響，與昆蟲變色同一道理，非只是生存之要素，亦性質之所因以養成者也。路隅之王孫，雖不肯自道其姓名，但器宇必與乞兒異，可斷言也。宋徽宗北行見杏花之宴山亭，雖在顛沛流離中，依舊雍容大雅。據南燼紀聞所載，當日徽宗攜鄭后，欽宗攜朱后，狼狽北行，押解者驅之如犬羊，衣履隨氣候以爲燥溼，無復人形。而詞中亦只曰「易得凋零，更多少無情風雨」而已。李後主作俘虜時之烏夜啼曰，「燭殘漏滴頻欹枕，起坐不能平。」雖懊惱猶不失其嫵媚。至如賀雙卿之「日長酸透軟腰肢」非不佳，但總乏名貴氣。後世詩人，多少以宮詞爲題者，只能謂之婢學夫人。

作品須有意境，尤須有新意境。若意境雖非不佳，但彷彿曾在某人集中見過，則無味矣。然而文藝之發達，已經過相當之長時期，那有如許新意境留待你來發現。固也。但翻舊為新，是亦一法。如朱服之漁家傲「戀樹溼花飛不起」溼花飛不起，雖屬陳舊，但加戀樹二字，則未經人道矣。又如寫遊子思家，若用故鄉渺邈魚雁沈沈等，自是陳舊，但陸放翁曰「寫得家書空滿紙。流清淚。書回已是明年事。」則思字與遠字之精神，自充分表現，此之謂技術。又如劉養源之摸魚兒曰「何日見。試折藕占絲絲與腸俱斷。」描寫情思而用斷腸及藕絲等字，在所常有，但不曰藕斷絲連而曰絲斷，用作腸斷之陪襯，則未經人道矣。此較馮小憐之「欲知心斷絕，先看膝上絃」尤俊。

人類生息於宇宙間，境界即在宇宙內，我見得到，他人亦必見得到，且彼先而我後，若下筆定欲作未經人道語，其事實難。但食人之餘，實所不甘。然而文藝乃精神生活之糧，又不能不寫。其法只有努力求新而已。俯拾即是者，雖或有人用過，但埋藏者亦未或必無。或則用翻新法，將原屬正方形之質料，改為多角形。或用特別觀察力，改正視而為側視，則景物自然改觀。如周美成之「兔葵燕麥，向斜陽影與人齊。」麥影在地而與自己之影齊，則一人於暮色蒼茫中躑躅於野田蹊徑之景象，自活

現於紙上。又如「午陰嘉樹清圓，」題曰夏日。只清圓二字，已能把赤日當頭之夏景表現，且深得午字之神髓。若在春秋佳日，或朝曦及黃昏時，則樹影橢而長矣。又如「柳陰直。煙裏絲絲弄碧。」只一直字，已能把長條刻畫出來，無待絲絲矣。凡此皆如攝影家之取景，轉側欹斜以變其姿勢，則雖習見之景物，亦可改觀。若能運用此法以至於熟極生巧時，則新意境自可以用之而無竭。

更有一種，寫的是習見景物，只將動詞活用之，意境便新。如歐陽永叔之「綠楊樓外出鞦韆」佳處只在一出字。又如柳耆卿之「夢覺透窗風一線」下句曰寒燈吹息。但不用下句，即透字與一線等字，已能把戶牖嚴閉之寒夜景象刻畫出來。只着力在一二動詞，而意境便新。

復有用特殊觀察之法，移主觀以爲客觀。如稼軒之「紅蓮相倚渾如醉，白鳥無言定自愁」與白石之「樹若有情時，不會得青青如此」等類，即用此法。鳥之愁不愁，樹之有情無情，孰能知之，只因反主爲客，而意境便新。

更有以消極爲積極之法。如「尋常相見了，猶道不如初。」「不見又思量，見了還依舊。」「相見爭如不見，有情還似無情。」「不是不相逢，淚空濕年年別袖。」等是也。愈消極，愈積極，此之謂加倍寫法，意境亦可以翻新。

更有用畫龍點睛法，如晁元禮之「共凝戀如今別後，還是隔年期。」以百三十餘字之長調寫

中秋，但通篇只是寫明月，雖則玉露初零一詞曾帶及秋字，但只是泛寫，未涉節序也。至共凝戀一詞而中秋對月之情緒乃盡量湧現。正如羣山萬壑赴荊門，亦所謂萬牛回首邱山重，似此則意境便新。

更有一種取巧法，曰鬧中取靜，曰忙裏偷閒，曰苦中尋樂。如夢窗之「隔江人在雨聲中」，鬧中取靜也。雨聲與人聲爭喧，而境界却是十分幽靜。又如李後主之「爐香閒嫋鳳凰兒，空持羅帶，回首恨依依」，忙裏偷閒也。蒼皇出走，偏能有此閒情。又如蔡幼學之「明年不怕不逢春，」及張玉田之「恨西風不庇寒蟬，便掃盡一林殘葉。謝他楊柳多情，還有綠陰時節。」苦中尋樂也。玉田之長亭怨，題曰舊居有感，落魄王孫，園林易主，悲苦無限，結韻乃强自振作。凡此或撇去眼前而專取遠景，或跳脫環境而寄情物外，用取巧方法以新人耳目。耳目新則自覺其意境新矣。

復有一法，乃援用幾種不調和之事故，强扭合以行文。如杜少陵之哀王孫，「可憐王孫泣路隅」，王孫之與路隅，不相調合也，而泣，亦非王孫之常態。又如長生殿彈詞之梁州第七、「只得把霓裳御譜沿門賣」，御譜之與沿門，不相調合也，而賣，尤非所以語於御譜。讀者至此，精神鮮有不爲之震盪者矣。此無他，亦曰强扭不相調合之事故，以不倫不類爲當行，使讀者之心目猛覺異樣，斯爲得未曾有，而意境自新。

此一段亂雜無章之隨筆，老友有謬許爲度人金針者，愧不敢承。亦曰識途老馬，略知此中甘苦

而已。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寫記

三九

詩以無題爲例外，凡無題者亦特署「無題」二字作代表。詞則幾以有題爲例外，無題爲常行。一任讀者猜啞謎，隨各人之主觀以糊猜一通。或曰，此忠君愛國之言也。或曰此期待情人而不至也。應否如此，別爲一問題，且勿具論。

無題已如此，即有題者亦仍須猜謎。如韓玉汝之鳳簫吟，題曰「草。」周美成之蘭陵王，題曰「柳。」「長行長在眼，更重重遠水孤雲，」顯然詠草。「長亭路年去歲來，應折柔條過千尺，」顯然詠柳。唯據石林詩話則曰「元豐初虜人來議地界，玉汝自樞密都承旨出分畫。玉汝有愛妾劉氏，臨行劇飲通夕，且作樂府詞留別。翌日，神宗已密知，忽詔步軍司遣兵爲搬家追送之。玉汝初莫測所因，久之，方知其自樂府詞發也。」劉貢甫有一小詩贈玉汝，言及此事。貢甫乃玉汝姻親，當可據。讀此乃感覺「鎖離愁連緜無際，來時陌上初薰。繡幃人念遠，暗垂珠露，泣送征輪。」之別有韵味，非只詠草而已也。

古今詞話曰，「美成以李師師事獲譴。一日，徽宗見師師淚痕界粉，問何所苦，曰，適送周邦彥行

耳。問邦彥亦有留別詞否。曰，有之，乃歌蘭陵王詞。上惻然，翌日而美成召還。」讀此乃感覺「斜陽冉冉春無極。念月榭携手，露橋聞笛。沉思前事，似夢裏，淚暗滴。」之別有韵味，非只詠柳而已也。

由此言之，則有題猶不足，且更須知本事，庶幾可得其殉盪之精神。又如劉辰翁之寶鼎現，「等多時春不歸來，到春時欲睡。」讀此，亦曰寫春困之幽情而已。若一考辰翁身世，知有德祐丙子春三月元兵入臨安擄恭帝與全太后北行之事，且此事乃辰翁所目擊，則必不以辰翁為發春困之幽情矣。

劉辰翁尙有送春之蘭陵王，曰「送春去，春去人間無路。…春去，誰最苦。…春去，尙來否。」又摸魚兒曰，「怎知他春歸何處，相逢且盡尊酒。少年嫋嫋天涯恨，長結西湖煙柳。休回首，但細雨斷橋憔悴人歸後。東風似舊，問前度桃花，劉郎能記，花復認郎否。」須先知作者生於南宋德祐間，又知有德祐丙子春間事，乃可得其神韵，有題猶未足也。當日南宋遺民，實在可憐，猶日日盼望打一勝仗，帝后得歸以來也。

四〇

周美成最善於運用古人詩句以入詞，如「定巢燕子，歸來舊處，」即杜少陵之「頻來語燕定

新集」也。「正野店無煙禁城百五，」即元徵之「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也。諸如此類，試展片玉集，觸目皆是。

此宋人而用唐人詩句也。更有援用當代人詩句者。如宋真宗强徵楊璞詣闕，璞作一滑稽小詩以自脫，辛稼軒用其詩作山花子一首。參觀雜論第一則。又謝師厚居鄧，其妹婿王存奉使荊湖，杜道過之，夜至其家。師厚有詩曰「倒著衣裳迎戶外，盡呼兒女拜燈前。」稼軒之木蘭花慢曰「秋晚蓴鱸江上，夜深兒女燈前。」又如張乖崖在蜀，有錄曹參軍老病廢事，公責之曰，胡不歸。明日參軍求去，且以詩留別。中有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公驚謝曰，吾過矣，同僚有詩人而我不知。因留而慰薦之。見東坡送路都曹詩序。但此參軍之姓氏，東坡亦既忘之矣。草窗之唐多令曰「輦路又迎逢，秋如歸興濃。」此二公者，均不嫌借當代人之詩句以入詞，實所罕見。

然而原作必有大過人處，脫稿即已傳誦，乃得邀當代名流之採用。如楊璞詩，雖非鎚鍊之作，但滑稽可喜。謝師厚之絕句，山谷以爲似杜，謂倒著衣裳迎戶外，盡呼兒女拜燈前二語，置於杜集，可無媿色。錄曹參軍之句，則爲張乖崖所傾倒，宜其傳誦一時也。乖崖此舉，足留一儒林佳話，但非所以論於吏治矣。

劉一止之喜遷鶯，「怨月恨花煩惱，不是不曾經著。」此乃北宋詞人之本色語。即此便佳，何必雕鏤。又如「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及「和淚試嚴妝」等，亦是本色語。馮延巳好用嚴妝二字，和淚試嚴妝，嚴妝才罷怨春風，嚴妝欲罷囀黃鸝，皆陽春集中語。

吳夢窗之宴清都「繡幄鴛鴦柱。紅情密，膩雲低護秦樹。芳根兼倚，花梢鈿合，錦屏人妒。東風睡足交枝，正夢枕瑤釵燕股。障灩蠟，滿照歡叢，嫠蟾冷落羞度。 人間萬感幽單，華淸慣浴，春盎風露。連鬟並暖，同心共結，向承恩處。憑誰爲歌長恨，暗殿鎖秋燈夜語。敍舊期不負春盟，紅朝翠暮。」詞非不佳，但不知所云。題曰「連理海棠」，唯於芳根兼倚，及東風睡足交枝，正夢枕瑤釵燕股，可約略理會出連理來。又因見詞題，始識以楊妃況海棠而已。此一首可稱爲夢窗派之模範作品，學夢窗者，而貌大抵如斯。此與義山詩之碧城同一象徵。讀來好聽，艱於理解。晚唐之詩，晚宋之詞，走入同一途徑。

四二

喜遷鶯一調，長短不一。有四十六字，四十七字，百零三字，百零四字者，而以百零三字爲最普通。但內容仍頗有出入。試擇錄兩首，然後加以檢討。

喜遷鶯　　劉一止

曉光催角。聽宿鳥未驚，鄰雞先覺。迤邐煙村，馬嘶人起，殘月尚穿林薄。淚痕帶霜微凝，酒力衝寒猶弱。歎倦客悄不禁重染風塵京洛。　追念人別後，心事萬重，難覓孤鴻託。翠幌嬌深，曲屏香暖，爭念歲華飄泊。怨月恨花煩惱，不是不曾經著。者情味，望一成消減，新來還惡。

喜遷鶯　　史達祖

月波疑滴。望玉壺天近，了無塵隔。翠眼圈花，冰絲織練，黃道寶光相直。自憐詩酒瘦，難應接許多春色。最無賴，是隨香趁燭，曾伴狂客。　蹤迹。漫記憶。老了杜郎，忍聽東風笛。柳院燈疏，梅廳雪在，誰與細傾春碧。舊情拘未定，猶自學當年遊歷。怕萬一，誤玉人夜寒簾隙。

劉詞百零三字。史詞百零一字。上半闋第四韻與下半闋第三韻，劉作六六，史作五七。同是十二字，而句讀不同，是所常有。又過片第一句，劉作五字不協韻，史作二三，協兩韻。亦所常有，不成問題。所欲討論者，結韻而已。

劉之結韻曰，「者情味，望一成消減，新來還惡」凡三句，十二字。史之結韻曰，「怕萬一，誤玉人夜寒簾隙」凡二句，十字。此外每韻之字數無不相同，唯結韻少二字。此史作之所以為百零一字也。查各家所刻之梅溪詞，此首皆作百零一字。唯戈順卿所選，此首獨作百零三字。結韻曰，「怕萬一，悞

玉人寒夜，窗際簾隙，」凡三句，十二字，句讀悉與劉作同。試將諸家所作之喜遷鶯結韻，錄列以作參證。

願歲歲，這一卮春酒，長陪佳節。（胡浩然）

待歸也，便相期明日，踏青挑菜。（吳子和）

棹歸晚，載荷香十里，一鉤新月。（吳子和）

絮深處，看悠悠幾點，楊花飛落。（蔣竹山）

歎滾滾，道難留指日，榮還飛驟。（趙長卿）

倦遊也，便橋雲栖月，浩歌歸去。（馮去非）

竊以為戈選所據之本是對的。史作仍是百零三字體。諸刻所據，應是別出一源，結韻將寒夜二字顛倒，而簾隙之上脫二字耳。

四三

周美成之大酺，乃一首名作。起韻曰，「對宿煙收，春禽靜，飛雨時鳴高屋。」首句用一字領起，宿煙收，春禽靜成對偶。方千里和韻曰，「正夕陽閑，秋光淡，鴛瓦參差華屋。」草窗一首曰，「又子規啼，

荼蘼謝，寂寂春陰池閣。」句法悉與美成同。然而亦有立異者。陳西麓一首曰，「霧幕西山，珠簾捲，濃靄淒迷華屋。」又一首曰，「漸入融和，金蓮放，人在東風樓閣。」吳夢窗一首曰，「峭石帆收，歸期差，林沼半銷紅碧。」首句四字，並非一領三，與第二句更不成對偶，句法悉與美成異。雖則首四字用仄仄平平，五人無出入；但句之構造，則大不相同矣。若用一字領起，辭氣須貫串兩句，恍如既對宿煙收，又對春禽靜也。苟非用一字作領，則首句與次句竟無連鎖關係矣。如峭石帆收，漸入融和，四字獨立，無所依傍。西麓霧幕西山一首乃和淸眞，而夢窗亦精於音律而謹小愼微者。足證大酺首句，可不必定用一字領起。

周草窗弔雪香亭梅之法曲獻仙音，是一首名作。尤以「一片古今愁，但廢綠平煙空遠。無語銷魂，對斜陽衰草淚滿。」最爲淸俊而沉痛。李篔房有和韻曰，「池苑鎖荒凉，嗟事逐鴻飛天遠。香徑無人，甚蒼蘚黃塵自滿。」王碧山亦有和韻曰，「作苒一枝春，恨東風人似天遠。縱有殘花，洒征衣鉛淚都滿。」均不及原唱。篔房猶是對景，碧山只是傷別，借題發揮而已。

稼軒元日立春之蝶戀花曰，「往日不堪重記省。爲花常把新春恨。」夢窗除夕立春之祝英臺近曰，「殘日東風，不放歲華去。」均能認定搭截題，融會而貫通之，不愧名作。

顧梁汾閏月之步蟾宮曰，「恨無端添棄與青梧，却倒減黃楊一寸。」語亦俊。

萬紅友詞律，其有功詞學，固無待言。然而錯誤，武斷，孤陋，等處抑亦不少。如張子湖之六州歌頭，上半闋之「隔水氈鄉落日牛羊下區脫縱橫。」與下半闋之「聞道中原遺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一句法正同，下字與望字微逗而已。詞律乃斷鄉字爲一句，下字爲一句。又韓南澗有同調一首，詞律並收。其上半闋曰，「草軟沙平驟馬垂楊渡玉勒爭嘶。」下半闋曰，「前度劉郎幾許風流地也自應悲」一句法與子湖正同。而詞律亦於上闋作三句斷，平字與渡字各自爲句，而上半闋與下半闋遂參差矣。愚竊以爲不妥。試將此兩詞錄列其上下闋對照之二韻而用×作符號以明其句逗。

隔水氈鄉落日，牛羊下×區脫縱橫。看名王宵獵，騎火×一川明。（張）

聞道中原遺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憤×氣塡膺。（張）

草軟沙平驟馬，垂楊渡×玉勒爭嘶。認蛾眉×凝笑，臉薄×拂燕脂。（韓）

前度劉郎幾許，風流地×也自應悲。但茫茫×暮靄，目斷×武陵溪。（韓）

於斯可見上下兩半闋此二韻乃遙對整齊。其七字句皆作三四。兩五字句一作三二，一作二三。兩首如一，曾無出入。足證詞律之武斷。

又韓作認蛾眉凝笑一韻，因眉字偶與支思韻協，詞律遂斷作「認蛾眉叶凝笑臉豆蔻拂燕脂叶」非只武斷，且有意矜奇矣。試問「脊獵騎」「到此忠」「暮靄目」其亦可以自為逗乎，斯不然矣。

六州歌頭隸大石調，南澗一首曰，「東風着意，先上小桃枝。」誠可稱為風流蘊藉。但于湖一首曰，「長淮望斷，關塞莽然平。」允可稱為惆悵雄壯。是則此調，亦可以入正宮矣。此調聲韻悠揚，音節極美，而三字句甚多不易運用。是以古今來作者無多，約略不過一二十首。

四五

中國韻書，通轉雜糅，多未能愜人意。蓋自齊梁以前，四聲且未成立，韻書更無論矣。即後來之作韻書者，率以古人詩歌為依據，於無標準之中求標準，此法允為最善。杜韓即其宗匠矣。然而中國文字，衍形而不衍聲，至使方言不統一，隨地異殊，適於此者未必合於彼，此乃根本之困難問題。即如元周德清之中原音韻，詞曲家所奉為圭臬者矣。然而中州音不協於江南者殊多，斯亦無可如何之事矣。豈唯周作，諸家莫不皆然。其間最武斷而最支離者莫若時本韻書，如清之佩文詩韻等類。彼之通轉，率祖述宋吳棫韻補明楊慎轉注，而參以臆斷，前後齟齬，幾不能自完其說。他勿具論，即以開合音

言之，已是誤人不淺，列舉其錯謬如下：

眞 通侵	刪 通覃咸	先 通鹽咸
軫 通寢	震 通沁	質 通緝
宥 通沁	豔 通霰	陷 通諫
勘 通翰	感 通銑	支 通佳

凡此皆昧於發音六義之原理，逞其臆斷，誤己誤人。如眞、刪、先、軫、震、質，皆抵齶發音，侵、覃、咸、鹽、寢、沁、緝、則皆閉口音，閉口如何能與抵齶通。又宥乃歛脣音，而沁則爲閉口音，閉口如何能與歛脣通。至於豔、陷、勘、感，皆閉口音，而霰、諫、翰、銑，則爲抵齶音，抵齶如何能與閉口通。支乃展輔音，而佳則爲半抵齶，若嚴格亦不可通。舉其大略，已足驚奇。以此而侈言通轉，不知如何能通，如何能轉也。

時本韻書已如此，即如嘉道間戈順卿載之詞林正韻，王半塘等尊之爲最晚出而最精審之韻書，前無古人，爲塡詞家之金科玉律者矣。參觀四印齋本詞林正韻王氏跋。全書分爲十九部門，計平韻十四部，而上去隸之。入聲五部。所收共一萬三千十四字，謂皆取則於古名家詞，參酌而審定之，盡去其弊。參觀原書發凡。然第十四部平聲之覃而附以凡，上聲之感而附以范，去聲之勘而附以梵，是抵齶雜於閉口矣。又第十七部入聲之質而附以緝，第十八部入聲之勿而附以葉、帖，則又閉口雜於

抵齶矣，又第十九部入聲之合而附以乏，則又以抵齶雜於閉口矣。凡此諸端，不無微瑕。

四六

謝默卿元淮之碎金詞譜，板本有二。其一刻於道光二十三年癸卯，所收之詞共一百八十闋，乃以許穆堂之自怡軒詞譜爲底本，而許之所收，則根據九宮大成譜，凡唐宋元人詞之標出宮調者，分類而輯錄之，都爲六卷。計卷一乃仙呂宮仙呂調中呂宮中呂調，卷二乃大石調越調，卷三乃正宮高宮小石調小石角。卷四乃高大石調高大石角南呂宮。卷五乃商調商角雙調雙角。卷六乃黃鐘宮羽調。所收凡六宮十三調。每一詞之後附以譜。譜之左方註四聲，右方則爲工尺，句讀分明。凡閉口音則加〇以爲別。

第二板刻於道光二十七年丁未，所收之詞共五百五十八闋。於九宮大成譜之外，復據欽定詞譜及歷代詩餘之標註宮調者而廣收之，增爲十四卷。計卷一乃南仙呂宮。卷二乃北仙呂調。卷三南中呂宮。卷四北中呂調。卷五南大石調北大石角。卷六南越調北越角。卷七南正宮北高宮。卷八南小石調北小石角。卷九南高大石調北高大石角。卷十南南呂宮北南呂調。卷十一南商調北商角。卷十二南雙調北雙角。卷十三南黃鐘宮北黃鐘調。卷十四南羽調北平調。凡六宮十八調。詞不附譜，唯於

原詞每字之左方註四聲，右方則註工尺。二刻皆套板精印，工尺乃紅字。

自元明以後，以爲宋詞之歌譜久已失傳，豈圖吉光片羽，尚得此五百餘闋可以附諸歌喉，是誠可喜。默卿自序曰：「玆譜之作，卽以歌曲之法歌詞，亦冀由今之聲以通於古樂之意焉耳。按宋人歌詞，一音協一字，故姜夔張炎輩所傳詞譜四聲陰陽，不容稍紊。今之歌曲，則一字可協數音，曼衍抑揚，縈紆赴節，卽使分寸節度，不能如宋詞之謹嚴，亦足以諧協竹肉矣。」讀此則工尺譜應是許穆堂謝默卿二公依宮調以爲聲容，以工尺易フ八，而自製今譜者矣。

然而宋詞歌譜，其流傳至今而爲人所共知者，厥爲白石之自製曲。考揚州慢一闋，宮調則爲中呂宮，淮左名都四字。宋譜爲淮左名都（久ルフ八），卽所謂一字協一音是已。若譯以今譜，應作淮左名都（六凡工尺），然碎金詞譜乃作淮左名都（工六工工六五），與宋譜全不相侔。若按宋譜，則「六凡工尺」乃自高而低，其聲沉着而高古。而今譜之「工六工工六五」則自低而高，由「名」字之陽平，轉落「都」字之陰平，故用「工六五」以揭之。

復次，余嘗據金匱子野樂章片玉于湖白石夢窗七人之本集，擷取其標註宮調之詞，共得四百零五闋，亦以宮調爲綱而分隸之。但與碎金詞譜相對照，所隸屬之宮調多不相同。且余之所輯有般涉調九闋，歇指調二十三闋，正平調三闋，道宮三闋，高平調三十闋。此五宮調爲碎金詞譜所未收。雖

則道宮歌指已失於金元時，餘三調則未亡也。其或名稱之各異歟，未可知矣。（參觀本集二五）

碎金詞譜之工尺與白石集旁綴之音譜各不相侔，已如上述。但崑曲以「上尺工凡六五一合四」爲音符，究竟始於何時，是不可以不問。

張歗山文虎舒藝室餘筆卷三，有白石道人歌曲校語一篇，曰：「宋人詞集存於今者，唯張子野柳耆卿分箋宮調，其有旁譜者唯堯章此集耳。據張叔夏詞源，言其父斗南有寄閒集，亦旁綴音譜，今已不傳，則此集實吉光之片羽矣。」又曰，宋人歌詞，以合下四四下一一上勾尺下工工下凡凡等十二聲配十二律，以六下五五一五配四清聲，凡十六聲」云。試將白石詞集所用之符號與張炎詞源所用之符號暨詞源釋文並明代管色表列如左。

1 十二律呂	2 白石譜	3 詞源譜
黃鐘	ㄙ	△
大呂	マ	㊇
太簇	マ	又
夾鐘	一	⊖
姑洗	一	一
仲呂	么	ㄣ
蕤賓	L	L
林鐘	人	ヘ
夷則	フ	⑦
南呂	フ	7
無射	リ	⑪
應鐘	リ	八
清黃鐘	ㄅ	幺
清大呂	あ	⊚
清太簇	ヨ	あ
清夾鐘	す	す

4 詞源釋文	5 明朝管色
合	合
下四	背四
四	四
下一	背一
一	一
上	上
勾	勾
尺	小尺
下工	啞工
工	小工
下凡	啞凡
凡	小凡
六	六
下五	啞五
五	五
一五	一五

由是觀之，白石與玉田所用之符號曾無異同。只字勢略殊而已。據舒藝室校語，謂「ㄙ疑本作亼，乃合之半字也。ㄙ亦作ㄅ，疑本作ヒ，乃上字草書也。久疑本作ス乃六字草書也」云。所言如是。余以爲丂之爲五，八之爲凡，亦皆形似。以此論之，則此十二律呂四清聲之十六符號，只是樂工之速記，力求簡便。字源猶是上尺工凡六五一合四也。又如明代之背四啞工啞凡小凡等，亦只是樂工之術語而已。玉田生於南宋末，則工尺已行於南宋，似無疑義。白石生於北宋末，而所用之音譜亦與南宋同，則工尺已行於北宋，亦無疑義。

或者曰，謂工尺與宋譜符號爲形似，誠然。疑二者原是一體，不爲無因。但是否宋符號由工尺等字蛻變，抑工尺等字乃宋符號之轉變，不可不察，若因果倒置，則後先易位矣。此實一强有力之反詰，允宜審慎。欲答此問，應先明符號之意義。

符號之作用，或取其便於書寫也，或取其易於記憶也。質言之，卽化繁爲簡是已。盡（十一×十）

四符號，較於寫（加減乘除）四字，便捷多矣。（人）乃二畫，而（尺）字則爲四畫。（マ）乃二畫，而（四）字則爲五畫。（ム）乃二畫，而（合）字則爲六畫。以此論之，則似宋符號應在工尺之後，因其筆畫乃由繁而化簡故。

儀禮經傳通釋所載風雅十二篇詩譜，其關雎一篇之音符如左。

清黃　南　林　南　黃　姑　太　黃　黃　南　清黃　姑　清黃　林　南　清黃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此詩之譜，學者咸認爲成周元音。計關雎一篇共八十個字，若全錄其譜，不知須費幾許時間，乃得完成。此豈樂工之所能忍耐哉。詞源稱ㇷ人フリ等符號曰俗譜，其出於伶工之俗手，殆無疑義。但自速記方面著眼，則較塡寫十二律呂之名，便捷多矣。由（仲林南應）而變爲（ㇷ人フリ）或（上尺工凡）中間不知幾經更革。今之所欲追求者，正爲此事耳。

或者又曰，マムフ人等符號已行於北宋，魏良輔生於明中葉，而崑曲乃用四合工尺作音譜，而不用マムフ人。旣曰符號之意義乃去繁就簡，而崑曲音譜乃去簡就繁，此原則不已破壞乎。斯亦一有力之質詰。

考詞源之管色應指譜，有リ掣ク折人大凡ク打等符號，乃笛工之暗記。其形相與リ凡ㇷ上人尺等音符，每易相亂。後之舍宋譜而用工尺譜，原因或在於是歟。崑曲用（上尺工凡六五一合四）

等九字作音譜，皆筆畫比較簡潔之字，既曰「字」，則塡譜時縱偶或草率，猶有痕跡可尋，易於區別。不至如凡、丶、丶、掣、打、三符號之易於相蒙，而上與折之難分，尺與大凡之易混耳。若是，則又似工尺在宋符號之後矣。

或有根據楚辭大招之「四上競氣，極聲變只」一語，疑以爲工尺已用於戰國時，殆未必然。王逸楚辭注：「四上，謂上四國，卽代秦鄭衛也。」因代秦鄭衛四國之樂歌，大招本篇上文曾敍及之，故曰四上爲上四國。洪興祖楚辭補注：「四上，謂聲之上者有四，卽代秦鄭衛是也。」若是，則四上非指音符可知。

四七

淒涼犯亦名瑞鶴仙影，乃白石自製曲，曰仙呂犯雙調。其結韻曰，「怕匆匆不肯寄與誤後約。」萬紅友以怕匆匆爲一讀，不肯寄與誤後約爲七仄句，徐誠庵亦同此主張。吾則以爲不若作「怕匆匆不肯寄與」爲一句，「誤後約」爲一句，似較妥協。試將姜白石吳夢窗張玉田諸人之作錄列如下，用資比較。

怕匆匆不肯寄與，誤後約。（白石）

倚瑤臺十二金錢，暈半減。（夢窗）

且行行平沙萬里，盡是月。（玉田）

夢三十六陂流水去未得。（玉田）

不肯寄與誤後約。十二金錢暈半減。平沙萬里盡是月。雖未嘗不可以獨立成句，但「六陂流水去未得」，則不能矣。因「三十六陂」四字不可分離，「夢三十」三字難成句讀也。

白石一首題曰合肥秋柳。其結二韻曰「謾寫羊裙，等新雁來時繫著，怕恩恩不肯寄與，誤後約。」無論以文氣，以音節，結韻均以七三為宜。夢窗一首，題曰重臺水仙。玉田之第一首，題曰北遊道中。第二首題曰過鄰家見故園有感。又白石此詞，誤入夢窗集，朱彊村已剔除之矣。

曲論

一

中國歌曲之大變化，略可畫分爲四個時期：曰漢曰唐曰元曰明是也。語其小者，實無日不在變化中，但此四個時代，乃集其大成而已。古詩三百篇，皆周代列國之歌謠，讌饗朝聘，交相賦詠。又先秦之平調清調瑟調原是周之房中曲，漢初謂之三調。高帝悅楚聲，故房中樂皆楚歌，謂之楚調。更有所謂側調者，則生於楚調者也。合平調清調瑟調楚調側調五者，總稱爲「相和調」。又巴渝歌亦漢高帝所作，乃高帝自蜀入關中時得自巴渝二州者。惠帝即位，以夏侯寬爲樂府令，武帝始立樂府，采趙代、秦、楚之歌謠，被諸聲樂。詔司馬相如等造郊祀歌，安世歌，薦之宗廟。明帝乃分樂爲四品，總爲兩綱。即大予樂雅頌樂是也。可見漢之樂乃集春秋戰國朝野歌曲之大成者也。是爲第一期。

相和三調，（即平調清調瑟調）自東晉播遷，其音分散。苻堅得之於涼，傳於二秦。及宋武定關中，因而入南，其後南朝文物稱最盛。迨北魏孝文討淮漢，宣武定壽春，收其聲伎，得江左所傳中原舊曲，與及江南吳歌，荊楚西聲，總名之曰「清商曲」。開皇仁壽間，南北樂府同入於隋。當時管絃雅奏多用西涼樂，鼓舞曲多用龜茲樂，琴曲則猶是楚漢舊聲。唐高祖武德九年，命祖孝孫修定雅樂，計自

南北朝以來，梁陳齊吳楚之音，齊周雜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爲唐樂。貞觀中，讌樂分爲坐立二部，堂上坐奏者謂之坐部，堂下立奏者謂之立部。開元中，舞曲又分爲軟舞與健舞。軟舞皆女樂，而健舞則屬諸梨園伶工。可見唐之樂乃集南北朝之大成，合中原吳越荊楚巴蠻鮮卑匈奴胡羯羌氐諸俗之樂歌而冶於一爐者也。彼其所以緐華燦爛，蓋有由矣。是爲第二期。

元承唐宋之後，斯時詩歌樂府已結成異樣之晶瑩體。復雜以遼金之世所傳入漠北之音而製爲北曲。藝術上又放一異彩。計元曲之類別有三：一曰小令，二曰套數，三曰雜劇。小令只用一曲。套數則合諸曲爲一套，但自首至尾，須同一宮調。雜劇則合四套而成一劇，謂之四折，每折易一宮調。套與折無甚差別，但套乃各自獨立，折則前後蟬聯而已。北劇乃一人司唱，科白屬於配角，與南劇之更番酬唱者不同。可見元之樂乃集中國本部及契丹女眞諸聲樂之大成者也。是爲第三期。

元中葉以後，以北曲無入聲，不適於南腔，於是南曲乃應運而生。明之初葉，已漸普遍於民間。嘉靖以前，江南有所謂三腔者：即餘姚腔海鹽腔弋陽腔是也。餘姚腔出自會稽，而廣被於常州揚州徐州等處。海鹽腔出自嘉興，而廣被於湖州溫州台州等處。弋陽腔出自江西，而廣被於兩湖閩廣等處。餘姚腔海鹽腔均以牙拍爲節，其調靜婉。弋陽腔以羯鼓爲節，其調諠闐。嘉靖隆慶間，有崑山魏良輔者，創爲崑腔，初行於吳中，萬曆以後，漸淹被大江南北，而戲曲又入一新紀元。計北曲之樂器以絃索

爲主要，南曲之樂器以簫管爲主要。至於崑腔，則萩管與笙琶同奏，羯鼓與牙拍並用。此實魏良輔偉大之創作矣。可見明之曲乃集江河兩流域及塞北諸聲之大成者也。是爲第四期。

以時勢推移而論，今應已入於第五期之醞釀變化中矣。但何日始告成熟，何人能集大成，尙未可知耳。其在深於崑曲而兼識皮簧之大文學家歟，在已諳五線譜之名票友歟，抑在曾漫遊歐美之優伶歟。皆有可能性，成功當屬於努力者。

二

曲中之「務頭」兩字，頗不易明瞭。古今論者奚止萬言，但不解者依然不解，或更愈解釋而愈模糊。唯焦理堂劇說曰「務頭者，卽遇緊要字句須揭起其音而婉轉其調。」又李笠翁偶集曰「曲之有務頭猶棋之有眼，有之則生，無之則死。」理堂就唱腔上解釋，笠翁就塡詞上解釋，讀此數語，庶幾可以彿彷其意。

詞中之雙調者，其上下兩半闋接聯處所用之術語各有不同。張玉田謂之「過片」，周止庵謂之「換頭」，沈伯時謂之「過腔」，花庵謂之「拽頭」，北宋詞人謂之「過變」，更有謂之「過接」者。術語雖不盡一，然望文尙可領會，不若務頭兩字之難索耳。

竊取他人之語意以卜自己之心中事。謂以「鏡聽」吾鄉謂之「口卦」，又謂之「響卜」，當是其應如響之意。鏡聽之名詞由來甚古，讀王建鏡聽詞便知其用。詞曰。

重重摩挲嫁時鏡。夫婿遠行憑鏡聽。回身不遣別人知，人意丁甯鏡神聖。懷中收拾雙錦帶。恐畏街頭見驚怪。嗟嗟嚓嚓下堂階，獨自竈前來拜跪。出門願不聞悲哀，郎在任郎回未回。月明地上人過盡，好語多同皆道來。卷帷下牀喜不定。與郎裁衣失翻正。可中三日得相見。重繡錦囊磨鏡面。

鄉曲婦孺謂耳朶發熱主遠道有人相念，此說普遍南北，原來淵源甚古。辛稼軒之定風波曰，「從此酒酣明月夜，耳熱，那邊應是說儂時。」正是此意。

三

務頭乃北曲中之名詞，南譜無此。作用全在陰陽而非在四聲，試言其概。（一）就塡詞上言之則如明王驥德曲律所謂「古人凡遇務頭，輙施俊語或成語；否則祇謂不分務頭，非曲所貴。」（二）就唱腔上言之則如淸焦循劇說所謂「務頭者，即遇緊要字句須揭起其音而婉轉其調。」（三）就法則上言之則凡是務頭必施於平上去三音或兩音相聯而陽陰各異之處。（四）就安排上言之

則務頭大都在一調之末句；中間吃緊處亦間有之。（五）就技術上言之則如淸李漁所謂「曲之有務頭，猶棋之有眼有之則生，無之則死。」（六）就顧曲上言之則如閒情偶寄所謂「凡一曲中最易動聽處是爲務頭。」此卽所謂揭起其音而婉轉其調者矣。如白仁甫之寄生草末句「但知音盡說陶潛是」盡字乃（陽去）說字（陰上），陶字（陽平），故此句謂之務頭，唱至「盡說陶」三字則須揭起其音而婉轉其調，是以必要陰陽間錯而音韻乃得悠揚。實則「說」字乃（陰入）而非（陰上）因北曲無入聲，故謂之（陰上）然上與入無關係，着意處全在陰陽。此卽所謂務頭在一調之末句是已。又如牡丹亭驚夢皂羅袍之「雨絲風片，」雨乃（陽上）絲爲（陰平），故曰絲字須在嗓子內唱而使音從齒縫間出。聲韻卻在喉中如珠之走盤，其婉轉可知其動聽也可知此卽所謂務頭在一調之中間吃緊處是已。

由此觀之，可見所謂務頭，乃指示歌者對於表情上須加以注意之一種符號，務頭二字卽此種符號之術語。南譜無此，並非闕而，徒以無須乎此焉耳。金元時代之北曲，歌與舞未甚合一，一人司唱而一人司舞以應之，故每至吃緊處非加以一種特別音符喚起歌者及舞者之注意不可。南曲則不然。劇場上歌舞合一，每至慷慨激昂或纏綿悱惻之吃緊處，曲辭與劇情相應，則歌者之身段表情及音調之抑揚高下自然相應，無須符號。如長生殿之彈詞，李龜年上場第一折一枝花，「不提防餘年

値亂離。……到今日淪落天涯，只留得琵琶在。」落乃（陽入）天是（陰平）得乃（陰入）琵是（陽平）第一句「不提防……」八個字之中，除「不」字外，其餘七字盡屬陽聲，故起處便聲調沈鬱。末句「到今日……」則陰與陽互相間錯，只要歌者能略識李龜年之身世與當日之環境，以一黃金時代太平天子之內廷供奉，一旦風流雲散，流落江南，則身段應如何，音節應如何，歌與舞既合而爲一，即不用音符亦當自能表演，此所以南謂之務頭從略也。天下事有愈解釋而愈模糊，由玄虛而入於神祕者，如上述關於務頭之六說是也。若以科學方法整理之，一語道破，則亦無甚玄虛無甚神祕矣。

驚夢之「雨絲風片，煙波畫船，」即所謂俊語；彈詞之「到今日淪落天涯……」即所謂成語。

四

韻文發生在散文之先，無可疑議，證以無文字之民族如中國西南部之苗，其踏歌之俗則相沿已久；又鄉曲不識字之婦孺，率其天籟，皆可成歌，是明證矣。韻文既在散文之先，然則歌舞劇亦必在對話劇之先，似亦無可疑議。證諸南宋以後之傳奇雜劇，可略得其消息。金元劇本科白率多簡單，明代則不然。如徐渭之翠鄉夢，梁魚辰之紅線女等，每穿揷一二千字之科白，多用淸新之口角，嫻雅之

辭令，或莊或諧，可歌可泣。此則明劇之進化，痕迹固自宛然。此法不但可令顧曲者精神發揚，抑亦可助文章生色，能救濟單調與呆滯之病。

既以科白爲進化，則更不能不承認對話劇之爲進化矣。蓋歌舞劇重在唱工與舞容，表情若何，顧曲者每爲寬宥，故可藏拙。唯對話劇則不然。以常服立於氍毹上，無豔麗之舞衣以引人視覺，無婉轉之歌喉以引人聽覺，萬目睽睽，悉集中於演員之一身，若一舉手一投足非曾經科學的訓練，必將無所措手足。斯時也，演員之所以博取羣衆之美感者唯賴天才，工夫全在表情上，必先將劇中人之身世，環境，及當時情緒，揣摩透徹；然後設身處地，深入於劇中，庶幾乎可。蓋赤裸裸地無可藏拙，已觸困難；且表情專在精神，非若歌舞之只憑技術耳。

五

古琴曲有五曲，九引，十二操，等名。五曲曰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九引曰列女引，伯妃引，貞女引，思歸引，霹靂引，走馬引，箜篌引，琴引，楚引。十二操曰將歸操，猗蘭操，龜山操，越裳操，拘幽操，岐山操，履霜操，朝飛操，別鶴操，殘形操，水仙操，襄陵操。五曲之名見於三百篇，九引十二操有雜見於古樂府及唐宋詞者，有只存其名而未見其辭者。

宋釋惠洪冷齋夜話云：世傳琴曲宮聲十小調，乃隋賀若弼所製，音律絕妙。一曰不博金，二曰不換玉，三曰泛峽吟，四曰越溪吟，五曰越江吟，六曰孤猿吟，七曰淸夜吟，八曰葉下聞蟬，九曰三淸，十失名。琴家但名賀若而已云。古琴曲謂傳自商周，此十小調乃起於隋，去古遠矣。又云宋太宗酷愛此曲之聲調，而嫌一二兩曲之名不雅馴，因易不博金爲楚澤涵秋，不換玉爲塞門積雪，命詞臣各探一調製詞。當時蘇易簡探得越江吟，其詞曰：

非雲非煙瑤池宴。片片。碧桃零落誰見。黃金殿。蝦鬚半捲天香散。　春雲和孤竹淸婉。入霄漢。紅顏醉態爛熳。金輿轉。霓旌影亂簫聲遠。（越江吟）

東坡云：「琴曲有瑤池燕，其詞不協而聲甚怨咽，或改其詞作閨怨云」見漁隱叢話。詞曰：

飛花成陣春心困。寸寸。別腸多少愁悶。無人問。偸啼自搵殘妝粉。　抱瑤琴尋出新韻。玉纖趁。南風未解幽慍。低雲鬢。眉峯斂暈嬌和恨。（瑤池燕）

詞之韻律悉同越江吟。萬紅友以此詞爲東坡作，但東坡樂府不載。據漁隱叢話之語氣，則分明非東坡作矣。又詞律及漁隱叢話所載蘇易簡一首均脫「誰見」二字，據花草粹編補入。又瑤池燕之名或卽因越江吟首句之瑤池宴而立，燕宴同音，故亦作瑤池宴。東山詞有一首曰秋風歎，亦卽此調，詞曰：

瓊鈎褰幔×秋風歎。漫漫。白雲聯度河漢。長宵半。參旗爛爛×何時旦。 命閨人金徽重按。商歌彈。依稀廣陵淸散。低眉怨。危絃未斷×腸先斷（秋風歎）

三首調名不同而音韻則一。瑤池燕乃因越江吟之第一句而立名，秋風歎則以本詞之第一句而立名，可證蘇易簡之越江吟實此調之本名也。又越江吟之煙捲亂三字，瑤池燕之陣攝暈三字，秋風歎之幔爛斷三字，詞律定爲句斷韻。若是則越江吟之煙字音韻雖同而平仄不協。余以爲不若將此三字點作暗韻，則聲容愈覺優美，而煙字亦不嫌失協矣。

冷齋夜話稱此曲爲琴曲宮聲小調。曰宮聲，曰小調，有類似宋元詞曲術語，文辭亦與古琴曲之鹿鳴伐檀等各異其趣，即較於古樂府之箜篌引龜山操等亦殊不相類。聲容並茂，搖曳多姿，頗似元曲。晚唐五代之小令，稱爲詞曲之祖，如菩薩蠻如夢令等句法整齊，只是五七言詩略爲轉變而已，遠不若此曲之活潑玲瓏。誠如冷齋所云，豈宋詞之宮商規律已成立於陳隋間耶。

然而琴曲宮聲十小調果爲誰氏作，頗有疑問。宋朱翌猗覺寮雜記曰：「琴曲有賀若，最淡古。東坡詩云琴裏若能知賀若，詩中定合愛陶潛。以賀若比陶潛，其人必高。或謂賀若弼，殊不類。余考之，蓋賀若夷也。夷善鼓琴，王維居別墅，常使鼓琴娛賓。見唐書王維傳。東坡序武道士彈琴云賀若宜宗時待詔。不知何據。據序則知姓賀名若。」若是，則此曲應是賀若所作而非賀若弼。朱翌之言如此，而東

坡推崇其人又如此，或當不遠。惠洪亦謂琴家但名賀若而已。詩話總龜亦存此說。苟如是，則此曲是晚唐產物矣。

六

阮大鋮之燕子箋，第一齣家門，乃開場短軸，只有一支西江月，一支漢宮春；用江陽韻。第二齣約試，上場一支滿庭芳，詞曰：

池柳含英，山花綻錦，些兒春到琴心。

裙腰芳草，一線色青青。

十載茂陵燈火，時未遂空賦凌雲。

芸窗下，寒香晴雪，箋釋送窮文。

第一韻「心」字，是侵尋韻閉口。第二韻「青」字，是庚青韻穿鼻。第三韻「雲」字，是眞文韻抵齶。開門三句三犯韻，忽而閉口，忽而穿鼻，忽而抵齶，亂雜如此，無有是處。全部四十二齣中，似此者滿目皆是，不知如何唱法，眞拗折其娘人嗓子矣。鼎鼎大名之燕子箋，以解传而置身通顯之阮鬍子，亦不過爾爾。當日阮大鋮嘗倩王覺斯以吳綾界烏絲闌，恭楷寫燕子箋一部進呈弘光帝。王漁洋秦淮雜

詩之「新歌細字寫冰紈。小部君王帶笑看。千古秦淮嗚咽水，不應仍恨孔都官。」卽詠此事。

七

環境變遷，情感每易被衝動，是以節序常被文人用作比興之原動力，不爲無因，蓋最變動不居者莫節序若矣。雖則光陰駒隙，原是過而不留，以言變遷，則刹那刹那，無時而不在變動中，唯若有顯著之景物爲之輔，則衝動力自較大於平時，如月之盈虧，花之開落，是其例矣。然而當受衝動時，各人情感所起之變化，則有共同與獨異之別。譬諸暮春與初秋，一則花事闌珊，一則草木黃落，外界景物，由濃郁而趨於平淡，由發皇而入於靜寂，每易令人起不懽之感，是所同也。龔定庵欲以豪情寫落花，總是勉強。至若琵琶記之中秋賞月一齣，同對一明月，而兩人之懷想各別。在女的方面曰，「環珮風輕，笙簫露冷，人在清虛境。又曰長空萬里，見嬋娟可愛，全無一點纖凝。又曰偏稱身在瑤臺，笑斟玉斝，人生幾見此佳景。又曰那更香霧雲鬟，清輝玉臂，廣寒仙子也堪並。」總覺得眼前景物無一而不可愛，無一而非有情，卽自身亦飄飄欲仙，其樂無藝。然同時在男的方面則曰，「孤影南枝乍冷，見烏鵲漂渺驚飛，棲止不定。又曰，愁聽吹笛關山，敲砧門巷，月中都是斷腸聲。又曰唯應邊塞征人，深閨思婦，怪他偏向別離明。」總覺得眼前景物無一而非可憐，無處而不沈悶，只自感身世之無聊，一動念輒

連想及離人思婦，愁慘之氣，流露於不自覺。若是者，同在一環境之下，同受一種外物之衝動，而感情變化乃趨於兩極端，是所獨也。景物之移人若此，所以詩人比興每借外物，蓋有由矣。春士能悲，秋女能怨，遂得笑為無病呻吟哉。

婉約之作品首重意境；意境之有無，即文章厚薄之所攸分。上文所謂絃外之音，所謂納深意於短幅，即意境是已。王靜安先生之詞話分境界為二：曰有我之境，曰無我之境。以「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為有我之境。以「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鳥悠悠下」為無我之境。其論斷曰：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議論自是精警。然吾則以為有我無我，有物無物，皆是主觀。「萬物靜觀皆自得」，靜觀是主，自得是反主為客。物之自得不自得，孰能知之，我自得則見其自得矣。「辛苦最憐天上月」，憐是主，辛苦是反主為客。月之辛苦不辛苦，孰能知之，我見其可憐斯可憐矣。如帶雨春鋤，夕陽牛背笛等，文學家認為美不勝言，樂不可支；但農夫與牧童之身心為苦為樂，旁人那得知，彼固非專為供他人作詩料來也。是則所謂以物觀物，猶是以我觀物而已。讀琵琶記賞月數折，最可以證明此意。

三百篇開出比興與賦體之兩途徑，貽後人以無限地步。比興有如上述，賦體則為叙事詩之所

從出。我國之敍事詩雖不甚多，然少陵之北征，昌黎之南山，玉谿之韓碑等，亦卓絕千古。更有孔雀東南飛，乃一首長篇之敍事詩，古今獨絕，夫人而知之矣。然亦只一千七百八十餘字。至於杜工部之八哀詩，可稱古今最長篇之敍事體。八首之中，最長者凡四十三韻，短者亦二十韻。篇雖爲八，格局則一貫到底，實只一篇。八首合計共爲二百四十三韻。緊接八哀之後復有壯遊一首，乃杜老之自傳，總束前八首成爲一氣。壯遊五十六韻，並八哀共爲二百九十九韻，可作一篇讀。三千字一貫到底之五言敍事詩，能不謂爲偉大。

詞則爲格律所限，非敍事之工具，可無待言。更進一步而論，詞不難於寫情感而難於寫實景，蓋以輕清之筆寫淩空之感想，或較便於寫實耳。吾見皇甫松之小令，其寫實技術，眞有獨到處。如天仙子之「躑躅花開照水紅，鷓鴣飛遶青山嘴。」浪淘沙之「灘頭細草接疎林，浪惡罾船半欲沈。宿鷺眠鷗非舊浦，去年沙嘴是江心。」夢江南之「桃花柳絮滿江城，雙髻坐吹笙。」採蓮子之「菡萏香連十頃陂，小姑貪看採蓮遲。晚來弄水船頭濕，更脫紅裙裹鴨兒。」試讀鷓鴣飛遶青山嘴，浪惡罾船半欲沈，去年沙嘴是江心，雙髻坐吹笙，晚來弄水船頭濕，更脫紅裙裹鴨兒等句，何等靈妙。北宋以後，詞之作風漸趨向於過度之婉約，隣於象徵，無復五代之輕清自然矣。

八　曲論

韻由聲生，漢魏以前，只有天籟，固無所謂韻學也。溯自南北朝以後，韻文之分類日細，才智之士，各從各方面作深入之發展，而韻學乃日趨於謹嚴。復以方言分歧，發音各異，有同一字而南北各異其音者，或一字數義讀法亦因而各異者，不有韻學之作，則異地不同時之學者將無所適從矣，此實應時代要求之標準法也。

古韻之變遷，於羣經或周秦諸子中之韻語可以得見，如易經乾卦象辭，「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天字古音必讀如「丁」，不難考見。關於此類之箸述有宋鄭庠之古音辨，夏竦之古文四聲韻，明楊慎之轉注古音略，清江永之古音標準，柴紹炳之古韻通略等言之甚詳。可見方言不統一之民族，於時間及空間均有顯著之差異，音韻標準之作實不容已。

南齊永明時，（第五世紀下半期）謝朓王融劉繪范雲等始分平上去入爲四聲，周顒有四聲切韻之作，梁沈約繼之撰四聲譜，是爲四聲之始，惜其書久已不傳。自時厥後，一千四五百年間，韻學遂成專科，通才輩出。且有曲韻詞韻詩韻之別，分途發展。曲韻諸作，可以元代周德清之中原音韻爲代表；詞韻諸作，可以清代戈載之詞林正韻爲代表；詩韻諸作，可以元代陰時中之韻府羣玉爲代表；自餘各種作品，或先或後，亦不過此諸作之先河或註脚而已。

韻書除齊梁之四聲切韻及四聲譜已佚外，最古當推隋文帝仁壽初年陸法言劉臻顏之推魏

淵等所撰之切韻五卷，論定南北是非，古今通塞。至唐高宗儀鳳時，郭知元等又附益之。迨元宗天寶中葉，孫愐等復加增補，更名曰唐韻。宋眞宗祥符初，陳彭年、邱雖等重修唐韻，易其名曰廣韻。仁宗景祐初，宋祁鄭戩等建言，以廣韻爲繁簡失宜，須加刊定，詔宋祁、鄭戩、賈昌朝、丁度、李淑典、諸人同修，寶元二年書成，名曰集韻。由切韻而唐韻、而廣韻、而集韻，名雖屢易，而書之體例未變，總分爲二百零六部，頗稱詳核。非特可用於詩，抑亦可用於詞。迨元代初葉，黃公紹撰古今韻會，改併爲一百零七部，陰時中之韻府羣玉，復併上聲之拯部，存一百零六部，即今通行之韻本是已。

歷代韻書之作，雖各有變遷，然聲韻之或通或轉，率依古韻；如詩韻則以漢魏之詩爲依據，詞韻則以五代兩宋之詞爲依據，自是合理。蓋以韻由聲生，最初只循天籟，原無定則，繼以時代遷移，定則漸成需要，是則舍古人作品外，更無由得標準矣。茲將中原音韻詞林正韻韻府羣玉三種之分類法略述如左：

中原音韻分類法　凡十九部　（元周德淸撰）

1 東鍾　　2 江陽　　3 支思

4 齊微 歸回　　5 魚模　　6 皆來

7 眞文　　8 寒山　　9 桓歡

10 先天　11 蕭豪　12 歌戈
13 家麻　14 車遮　15 庚青
16 尤侯　17 尋侵　18 鹽咸
19 廉纖

詞林正韻分類法　凡十九部　（清戈載撰）

1 東 董送等附餘仿此　2 江 講絳　3 支 紙寘
4 魚 語御　5 佳（皆咍）蟹怪　6 眞 軫震
7 元 阮願　8 蕭 小笑　9 歌 哿箇
10 佳（家麻）馬禡　11 庚 梗勁　12 尤 有宥
13 侵 寢沁　14 覃 敢勘　計平韻十四部並上去都爲一百七十五韻
15 屋 沃燭共三韻　16 覺 藥鐸共三韻　17 質 櫛陌職緝共十韻
18 勿 月曷屑葉共十二韻　19 合 業乏共六韻　計入聲五部都爲三十四韻

平上去入合計共得二百十九韻

韻府羣玉分類法　凡五部一百零六韻　（元陰時中撰）

上平

一東　二冬　三江　四支

五微　六魚　七虞　八齊

九佳　十灰　十一真　十二文

十三元　十四寒　十五刪

下平

一先　二蕭　三肴　四豪

五歌　六麻　七陽　八庚

九青　十蒸　十一尤　十二侵

十三覃　十四鹽　十五咸

上聲

一董　二腫　三講　四紙

五尾　六語　七麌　八薺

九蟹　十賄　十一軫　十二吻

十三阮　十四旱　十五潸　十六銑
十七篠　十八巧　十九皓　二十哿
二十一馬　二十二養　二十三梗　二十四迥
二十五有　二十六寢　二十七感　二十八儉
二十九豏

去聲

一送　二宋　三絳　四寘
五未　六御　七遇　八霽
九泰　十卦　十一隊　十二震
十三問　十四願　十五翰　十六諫
十七霰　十八嘯　十九效　二十號
二十一箇　二十二禡　二十三漾　二十四敬
二十五徑　二十六宥　二十七沁　二十八勘
二十九豔　三十陷

入聲

一屋　二沃　三覺　四質
五勿　六月　七曷　八黠
九屑　十藥　十一陌　十二錫
十三職　十四緝　十五合　十六葉
十七洽

中原音韻分東鍾江陽等爲十九部，無入聲，凡入聲字大抵分淸濁正次而配隸於三聲，如淸音轉上，正濁轉平，次濁轉去之類，此曲韻也。

謝元淮曰：周氏中原音韻之十九部，既以兩字爲韻目，自應取陰陽各一，方洽立韻之旨。乃東鍾、支思、先天、歌戈、車遮、庚靑兩字皆陰；齊微、魚模、尤侯則兩字皆陽；寒山、桓歡、廉纖則陰陽倒置；僅江陽、皆來、眞文、蕭豪、家麻、侵尋、監咸七韻不誤；要亦偶合，非眞有定見也。（見塡詞淺說）所議不爲無因，立目誠不合理，實授人以可議之道。

詞林正韻分東江等平韻爲十四部，而以上去隸之；屋覺等入聲別爲五部，而以二十九個入聲韻分隸之；共爲十九部。此詞韻也。其書乃以宋之集韻爲依據。

今之通行韻本，亦卽所謂詩韻，乃根本於元代陰時中之韻府羣玉，分上平聲爲十五部，下平聲爲十五部，上聲二十九部，去聲三十部，入聲十七部，共一百零六部。彼之所謂上平下平云者，論理似指是陰平陽平，然夷考其實則殊不爾。上平之中有微魚虞齊文元寒七部屬陽平，下平之中有先蕭歌庚青蒸侵七部屬陰平，詩韻之於陰陽本無關重要，此亦詩韻而已。既如此則平韻總爲三十部可矣，何必分上下，是不可解。

吳瞿庵顧曲麈談依據王鵕之音韻輯要而加以改造，製成曲韻。分二十一部，部首二字，上陰下陽。每部分四聲，聲分陰陽，體例最爲合理。其部目如左：

1 東同　2 江陽　3 支時
4 機微　5 歸回　6 居魚
7 蘇模　8 皆來　9 真文
10 干寒　11 歡桓　12 天田
13 蕭豪　14 歌羅　15 家麻
16 車蛇　17 庚亭　18 鳩由
19 侵尋　20 監咸　21 纖廉

每部分隸平上去入四聲，其中不歸納入聲字者凡十部，即東同江陽眞文干寒歡桓天田庚亭侵尋監咸纖廉是也。

謝元淮碎金詞譜曰，字有陰聲陽聲，而齊齒捲舌收鼻開口合口撮口閉口亦皆有別，唯閉口極難得法。侵尋易混眞文，覃咸易混寒刪，廉纖易混先天。此則粤語最爲便捷，必無相混之虞。

九

溯自南北朝以降，音韻之學，寖成專科。隋高祖開皇九年，柱國沛公鄭譯，因龜茲人蘇祇婆之琵琶法，遂推演爲十二韻八十四調，又於七音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作書宣示朝廷。隋志云：先是周武帝時，有龜茲人蘇祇婆者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韻之中，間有七聲，因而問之，云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若合符節。所謂七調者：一曰婆陁力華言平聲，即宮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即南呂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即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即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和聲，即徵聲也；六曰般贍，華言五聲，即羽聲也；七曰俟利箑，華言斛牛聲，即變宮聲也。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然其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調，以華言譯之，旦者，韻也。其聲亦應黃鍾太簇林鍾姑洗五韻已外，七律更無調聲。譯遂因其所捻琵琶絃柱，相飲爲韻，推演其聲，更立七

韻，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盡皆和合。仍以其聲考校太樂所奏林鍾之宮，應用林鍾爲宮，乃用黃鍾爲宮；應用南呂爲商，乃用太簇爲商；應用應鍾爲角，乃取姑洗爲角；故林鍾一宮七聲，三聲並戾。其餘十一宮七十七音，例皆乖越，莫有通者。又以編懸有八，因作八音之樂。七音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作書二十餘篇，以明其指云。同時有蘇夔，萬寶常等亦皆雅善音律。迨高祖平陳，獲宋齊舊樂器幷江左樂工，令廷奏之，歎曰，此華夏正聲也。乃調五音爲五夏二舞，登歌，房內十四調，賓祭用之。所謂五夏者，即昭夏皇夏誠夏需夏肆夏是也。二舞者，即文舞武舞是也。登歌者，升堂上而歌，匏竹在下。房內曲十四調，後周故事懸鍾磬法，七正七倍，合爲十四。蓋準變宮變徵，凡爲七聲，有正有倍，合爲十四也。乃詔太常置清商署以掌之。時天下既一，異代器物皆集樂府，牛弘奏中國舊音多在江左，前克荊州得梁樂，今平蔣州又得陳樂，史傳相承，以今爲古，請加修緝，以備雅樂云。冬十二月，詔牛弘、許善心、姚察、虞世基參定雅樂。先是石氏之亡，樂人頗有自鄴而南者，苻堅淮淝之敗，晉始獲樂工，備金石；慕容垂破西燕，盡獲苻氏舊樂，子寶喪敗，其鍾律令李佛等將太樂細伎奔慕容德，德子超獻之姚秦以贖其母。宋武平姚泓，收歸建康，此牛弘所以謂中國舊音多在江左也。

開皇十三年，牛弘使協律郎范陽祖孝孫等參定雅樂，布管飛灰，順月皆驗。又每律生五音，十二

律爲六十音，因而六之爲三百六十音，分直一歲之日以配七音，是曰旋宮法，卽旋相爲宮之法也，由是知名。

案開皇九年置淸商署時，命牛弘定樂，凡非正聲淸商及九部四舞之色，悉放遣之。正聲者，謂鄭譯等所定之樂也。淸商署所管宋齊舊樂，卽淸樂也。杜佑曰，淸樂者其始卽淸商三調是也，並漢代以來舊典樂器形制並歌章古調與魏三祖所作者皆備於史籍。屬晉朝遷播，夷羯竊據，其音分散。苻堅平張氏，於涼州得之宋武平關中因而入南，及隋平陳後，文帝聽而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因置淸商署，總謂之淸樂。帝又定淸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疏勒、安國、高麗、禮畢、爲九部樂。又開皇定令，牛弘請存鞞、鐸、巾拂、四舞與諸伎並陳，因謂之四舞云。於斯可見，隋之淸商署已是集南北朝及四裔之大成者矣。

唐高祖武德初年，亦因隋之舊而製九部樂，一讌樂、二淸商、三西涼、四扶南、五高麗、六龜茲、七安國、八疏勒九康國。其數亦九，但與隋之名色不同。案武德九年春正月已亥，詔太常少卿祖孝孫協律郎張文收等更定雅樂。孝孫以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隋有皇夏十四曲，孝孫制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數。一曰豫和、二曰順和、三曰永和、四曰肅和、五曰雍和、六曰壽和、七曰舒和、八曰太和、九曰昭和、十曰休和、十一日正和、十

二日承和貞觀二年六月乙酉，孝孫等奏新樂成。於斯可見，唐承隋後，又集陳隋及四裔之大成者矣。

又案隋唐之九部樂，如龜茲疏勒等屬葱嶺之東，康國即康居，天竺即北印度，屬葱嶺以西。當東漢桓靈之世，月氏民族挺生一雄主曰迦膩色迦王，嘗戰勝亞力山大王之部將而驅逐希臘人出境，成立一大夏帝國，再進而撫有全印度。龜茲疏勒康國北天竺等處，實當時希臘人之遠東殖民地，隨亞力山大王武力而東漸者，亦即迦膩色迦帝國之所在地。隋唐樂曲既融合葱嶺東西諸國之音律，而又與龜茲人蘇祗婆及突厥皇后等爲因緣，則唐代音樂含有希臘音樂之成分蓋甚明顯。取精多而用物弘，且復有明皇等天才音樂家融會而貫通之，唐代雅俗樂歌之燦爛，非偶然矣。

後周世宗顯德六年，有司設樂於殿庭，帝見鐘磬有懸而不擊者，問樂工皆不能對，以詢王朴，朴上疏曰，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正聲，三分損益以生十二律，旋相爲宮以生七調，遭秦滅學，歷代治樂者罕能用之。唐太宗之世，祖孝孫張文收考正大樂，備八十四調，安史之亂，器與工十亡八九，至於黃巢蕩盡無遺，時有太常博士殷盈孫，按考工記，鑄鎛鐘十二，編鐘二百四十，處士蕭承訓校定石磬，今之在懸者是也，雖有鍾磬之狀，殊無相應之和，其鎛鍾不問音律，但循環而擊，編鍾編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名爲黃鍾之宮，其存者九曲，考之三曲協律，六曲參涉諸調，蓋樂之廢缺，無甚於今。臣謹如古法，以秬黍定尺，長九寸，徑三分，爲黃鍾之管，因而推之，得十二律。又以衆管互吹，用聲

不便，乃作律準十有三絃，其長九尺，皆應黃鍾之聲，以次設柱爲十一律。此法久絕，出臣獨見，乞集百官校其得失，詔從之。時兵部尚書張昭等議曰，月律有旋宮之法，備於太師之職，經秦滅學，雅道陵夷；漢初制氏所調唯存鼓舞，旋宮十二韻更用之法，世莫得聞。漢元帝時，京房善易別音，探求古義，以周官韻法，旋相爲宮成六十調，編懸復舊律呂無差。遭漢中微，雅音淪缺，京房律準，屢有言者，事終不成。錢樂之記其名，沈重但條其說，六十律法，寂寥不嗣。梁武帝素精音律，自造四通十二笛，以叙八音，又引古五正二變之音旋相爲宮，得八十四調，與京房律準所調，音同數異，侯景之亂，其音又絕。隋朝初定雅樂，羣黨沮議，歷載不成，而沛公鄭譯因龜茲琵琶七音，以飲月律，五正二變，七調克諧，旋相爲宮，復爲八十四調。工人萬寶常又減其絲數，稍令古淡。隋高祖不重雅樂，令羣臣集議，博士何妥議駁，而鄭萬等所奏之八十四調並廢。隋代郊廟所奏，唯黃鍾一韻，雜用蕤賓七調而已。其餘五鍾，懸而不作，迄於革命，未能更改。唐太宗爰命舊工祖孝孫張文收整比鄭譯萬寶常所均七音八十四調，方得絲管並施，鍾石俱奏，七始之音復振，四廟之韻皆調。自安史亂離，咸陽蕩覆，知音殆絕。據樞密使王朴條奏，採京房之準法，鍊梁武之通音，考鄭譯寶常之七韻，校孝孫文收之九變，積黍累以審其度，聽聲詩以測其情，依權衡嘉量之前文，得備數和聲之大旨，施於鍾簴，足洽簫韶。

讀此則自秦漢以迄五代之樂律史可以得其變遷之概象矣。「旋相爲宮」一語，實爲樂律之

樞紐，而京房，鄭譯，祖孝孫，梁武帝，王朴，實中國樂律之主要人物也。

一〇

吳瞿庵顧曲塵譚曰：「每一曲牌，必有一定之腔格，固也。若詞句僅四聲平仄相同而陰陽各異者，則工尺亦因而各異。所以雖同一牌名之曲而工尺卒無一從同，此則陰陽清濁之分矣。試舉例以明之。樓會中之懶畫眉第一支首句曰「慢整衣冠步平康。」第二支首句曰「夢影梨雲正茫茫。」調名相同，平仄亦相同，宜乎工尺可以無異矣。而抑知有大謬不然者。請言其理：慢整二字乃陽去陰上，夢影二字亦陽去陰上；故工尺如一，無少差異。至於衣冠二字皆屬陰平，梨雲二字皆屬陽平；陰陽各異，而工尺亦因以不同，清濁使然也。步平康與正茫茫，亦唯平字與茫字之工尺相同，蓋同是陽平故也。步康之與正茫則各異矣云云：此眞三折肱之言，撮其大要如右。是以古今來同宮調同曲牌之曲文，奚止千萬，而邊旁之工尺亦千萬，無一相同，所同者唯腔格耳。若欲任取一支懶畫眉之工尺而譜其餘，無有是處。是以度曲不難，唯製譜則眞不容易。」

詞有犯調之法，即由此調而轉入他調，集以成章是也。但其轉接處必此調之句法與彼調之句法相同，因而度過。如江月晃重山乃西江月與小重山集合而成。江梅引乃江城子與梅花引集合

而成是也。此之謂犯調。宋詞中不乏其例。元曲亦有犯調之法，其源自是出於宋詞，而氣象則較大。且南北曲所用之方法各有不同。北曰借宮，南曰集曲，統名之曰犯調。元曲於每套或每齣，其第一支曲牌屬何宮調則全套或全齣必須悉用此宮調所屬之曲牌。借宮云者，即如此齣原是仙呂宮中間忽借用一支中呂宮所屬之曲，是曰仙呂犯中呂。但所借之宮必須與本宮管色相同，否則音律之高低差殊而管絃斯亂矣。蓋仙呂與中呂同是小工調，故可借也。至於集曲，其法大略如宋詞。所不同者，詞則以句法相同爲過度之樞紐，曲則以宮調相同爲集合之準繩。故所謂集曲云者，非如借宮之集合同管色諸宮調之曲牌而成一套，乃取同一宮調中數曲牌各截取數句以成一曲，而別立一新名者也。曲源於詞，但較複雜而多變化，此其所以爲進步。

二

鄮峯大曲二卷，乃南宋淳熙間鄞縣史浩作。讀之足見詞曲遞嬗之迹。試尋繹而銓次之，則當日讌饗之排場及樂隊之歌容舞態，亦可以髣髴得見。其每套聯綴之節目如次：一曰延徧、二曰攧徧、三曰入破、四曰袞徧、五曰實催、六曰袞、七曰歇拍、八曰煞袞，是曰一曲。其歌詞則長短句錯綜，平仄韻互協，音節直開元曲先河。

卷一凡四曲：一曰採蓮，即上列之八節是。大抵延徧、攧徧、歌而不舞。入破則羯鼓與絲竹齊奏，會爲繁響。歌容舞態亦由徐而疾。至歇拍復變爲緩歌慢舞。二曰採蓮舞，三曰太淸舞，四曰柘枝舞。卷二曰花舞，曰劒舞，曰漁父舞。」採蓮舞之場面凡六人，其一曰竹竿子，司領隊及指揮之職，餘五人則裝束如仙女。竹竿子念開場白，詞句爲駢儷之美文。五仙女則一字橫排於臺前，齊唱採蓮令一闋。歌畢，絃管仍奏採蓮令，衆仙女舞以和之，行作五方分立，成花朵形，中一人曰花心。

花心出與竹竿子答白，旋獨唱漁家傲一闋，且歌且舞，作折花狀，餘四人則站立不動。一闋既竟，五人復合舞，花心更易。如是五人迭作花心，五奏漁家傲，唯歌詞各異，故舞態亦因而不同。五闋既竟，竹竿子念駢儷之訣詞，復請淸唱以娛嘉賓。

於是奏細樂，衆仙女齊唱晝堂春一闋，作頌聖侑觴之詞。歌畢，絲竹仍奏晝堂春曲，衆仙女以妙舞和之。繼唱河傳一闋作尾聲。竹竿子念七言四句遣隊。下場。

唐代之樂，歌舞未嘗合一。一人歌而一人式舞以應之，以舞態迎合歌辭。讀鄮峯大曲，足證宋代之歌舞既已合一矣。因採蓮舞之歌詞念白，約略得見其排場如此。

望文生義，最足以致錯誤。如漢之房中樂，原是廟堂上一種莊嚴之樂歌，蓋古人宗廟陳主之所名曰房房中樂者乃奏於陳主祠中之侑神曲也。後世不察，以爲安世房中歌乃成於高祖唐山夫人之手，遂誤作閨房之房，實大謬矣。房中歌之篇頭第一句曰「大孝備矣，休德昭明。」讀此則必非閨房私讌之樂可知，此一事也。又段安節樂府雜錄載舞曲之名曰，健舞曲有稜大、阿連、柘枝、劍器、胡旋、胡騰等，軟舞曲有涼州、綠腰、蘇合香、屈柘、團圓旋、甘州等。張說公正字通曰劍器乃古武舞曲名，用女伎雄妝空手而舞。或以劍器爲刀劍之類，誤矣。此又一事也。案詞調亦有劍器近之名，當是出於舞曲。

唐書稱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玄宗精曉音律，以爲太常乃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開元二年春正月，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右驍衛將軍范及爲之使。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子弟。又教宮中使習之，選伎女置宜春院，給賜其家。讀此則唐玄宗之音樂天才及其興趣可知矣。案歷代樂官，如漢之樂府，隋之淸商署，唐之太常，宋之大晟府等，皆有專司。獨玄宗始以政府之力作通俗教育，俾普及於民間。

鄭處晦明皇雜錄云，上素曉音律，安祿山獻白玉簫管數百事陳於梨園，諸公主及虢國以下競爲貴妃弟子。崔令欽教坊記曰，教坊分左右，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右多善歌，左多善舞。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以其常在上前也。程大昌雍錄：開元二年置教坊於蓬萊宮側，

上自教法曲，謂之梨園子弟。讀此略可見教坊之規制。以帝者而親通俗教育，注意及於民間樂歌，明皇一人而已。

一三

王靜安先生之宋元戲曲史，謂元曲共三百三十五調云云。但據臧晉叔之元曲選，中有陶九成曲論一篇，按諸宮調明細列舉其數如下：

黃鐘宮三十三調　正宮五十四調
仙呂宮六十一調　中呂宮七十三調
南呂宮三十九調　雙調一百三十三調
商調五十調　越調三十八調
大石調三十五調

共計五百一十六調，多於王史一百八十一。

陶論復於此五宮四調之中，鈎稽其調名之互見者而加以詳明之註釋。如正宮欄內之端正好，註曰與仙呂不同；正宮欄內之紅繡鞋，註曰與中呂出入。所謂不同固不同，出入亦有異；不得謂調名

相同即指爲重沓而歸併之也。又如拋毬樂之下註曰一作綵樓春，既註之後，通篇未嘗見綵樓春，足證其體例之嚴謹。計曲名同而音律不同者凡八調即黃鐘雙調皆有水仙子，黃鐘越調皆有寨兒令，仙呂正宮皆有端正好，仙呂雙調皆有祆神急，仙呂商調皆有上京馬，中呂越調皆有鬭鵪鶉，中呂南呂皆有紅芍藥，中呂雙調皆有醉春風是也。（見丹丘先生曲論）所謂互見而略有出入者凡八十六調，計黃鐘七，正宮三十五，仙呂二十二，中呂九，南呂六，雙調六，商調一。縱一並除去，亦只九十四調。（參觀陶九成曲論）宋元戲曲史所謂元曲三百三十五調之說，未審何所據。

試將正宮端正好，仙呂端正好，正宮紅繡鞋，中呂紅繡鞋；各錄一首，以資比較。

金錢記第二折

〔正宮端正好〕武陵溪可兀的韓王殿。韓王殿。將著這五十文金錢。若將金錢買的俺姻眷。抵多少家流出桃花片。

鴛鴦被楔子

〔仙呂端正好〕渭城歌，陽關恨。別離罷路踐紅塵。可憐見女孩兒獨自個無人問。父親也，你是必頻頻的稍帶一紙平安信。

張天師第三折

〔正宮紅繡鞋〕你守得個映雪的孫康苦志。你逼得個袁安在雪裏橫屍。賺得個王子猷山陰雪夜上船時。你道你便忒性慢忒心慈。你則問那藍關前韓退之。

玉鏡臺第三折

〔中呂紅繡鞋〕則見他無發付氤氳惡氣。急節裏不能勾步步相隨。我那五言詩作上天梯。首榜上標了名姓，當殿下脫了白衣。今夜管洞房中抓了面皮。

復次，上文所列舉之五宮四調，只是北曲中之最通行者。實則北曲於黃鐘正宮仙呂中呂南呂之外尙有道宮；於大石商調越調雙調之外，尙小石般涉商角高平歇指宮調角調。此一宮八調所屬之曲，雖不及通行九宮調之繁富，然亦豈能盡無。至於南曲則於上列九宮調之外，尙有道宮仙呂入雙調，羽調小石般涉等。就中仙呂入雙調，在南曲中甚爲通行，所屬之曲有七十餘調之多。由此言之，則元曲所領之調，最少亦當不下於六百。宋元戲曲史所舉之總數，或恐有誤。

試將九宮調互見之曲名爲表如左

黃鐘

水仙子 互見於〔雙調〕，下仿此　賽兒令（越調）　柳葉兒（仙呂）

賀聖朝（中呂）（商調）　山坡羊（中呂）　掛金索（商調）

侍女金童（商調）
女冠子（大石）
隨煞（仙呂）（雙調）（越調）（大石）

正宮

△端正好（仙呂）
醉太平 以上（仙呂）（中呂）
六么遍
伴讀書
脫布衫
上小樓
快活三
喜春來
鮑老兒
十二月
啄木兒煞
轉調貨郎兒（南呂）

塞鴻秋
貨郎兒
金殿喜重重
窮河西
紅繡鞋
普天樂
朝天子
剔銀燈
柳青娘
堯民歌
雙鴛鴦 以上（中呂）
煞尾（中呂）（南呂）（大石）

滿庭芳
怕春歸
四換頭 以上（仙呂）
菩薩蠻
小梁州
白鶴子
四邊靜
蔓青菜
道和
蠻姑兒
耍孩兒（中呂）（雙調）
收尾（南呂）（雙調）（越調）

仙呂

△祆神急（雙調）
六幺令　以上（中呂）
上馬嬌
賞花時
鳳鸞吟
寄生草
得勝樂　以上（雙調）
歸塞北

△上京馬（商調）
村裏迓古
遊四門
後庭花
雁兒
清江引
三番玉樓人（越調）
青杏兒　以上（大石）

六幺序
元和令
勝葫蘆
青哥兒
四季花　以上（商調）
醉中天
好觀音
賺尾（南呂）

中呂

△鬥鵪鶉（越調）
乾荷葉（南呂）
風流體

△紅芍藥（南呂）
亂柳葉
播海令　以上（雙調）

△醉春風（雙調）
鎮江迴
古竹馬

鬼三台　以上（越調）　隔尾（南呂）　淨瓶兒煞（大石）

南呂

側磚兒　竹枝兒　金字經

一機錦　梧桐樹　玉嬌枝　以上（雙調）

雙調

雁兒落　得勝令　春閨怨

牡丹春　大德歌　玉胞肚　以上（商調）

商調

酒旗兒（越調）

以上乃通行九宮調互見之曲名共九十又四。有（△）符號者卽音律全然不同之八調。自餘之八十六調卽所謂名雖同而略有出入之諸調。卽令再將互見於兩宮調以上之十曲除去，（如賀聖朝等）亦只一百零四，若將未列舉之北曲九宮調，及南曲之仙呂入雙調，羽調等所屬之曲加入，足可以抵償此數而有餘，故無論如何，元曲之曲調，亦不能少於五百耳。況事實與理論，此九十四調實有不容歸併者耶。

一四

觀崑曲之彈詞，刺梁兩劇竟，應友人之請，作劇評一段如次：

（一）彈詞：　此劇以李龜年為主角，李謩為配角。彈詞之在長生殿中，可稱精心結撰之一齣。文藻之美無論矣，即以結構言之，亦別開生面。計李龜年上場後，連續唱十二折之多，直至第十一折然後用畫龍點睛法自道其姓名，正所謂羣山萬壑赴荊門，蓄勢之雄厚實為傳奇劇本中所罕見。又李謩雖屬劇中配角，但此人實一音樂之天才家當其作客長安時，每於宮牆外竊聽李龜年之導演，私淑有年。以如此劇情，則唱至（貨郎兒九轉）「俺只為家亡國破兵戈沸，因此上孤身流落在江南地。你絮叨叨苦問俺是誰，則俺老伶工名喚做龜年身姓李。」幾句之時，扮李龜年者宜如何哀怨蒼涼，低徊掩抑；扮李謩者於無意中忽與自己生平最景仰之人異地相逢，精神宜如何興奮。洪昉思既以重筆描寫，則扮演者亦應用深刻之表情，庶幾可以結束十一段長歌之氣勢。至此若猶是輕描淡寫，則全劇之精神緩散，收束不住，而觀衆之感慨亦不緊張矣。

（二）刺梁　此劇以俠女鄔飛霞為主角，萬家春及梁冀為配角。劇情之結構能使主角饒有出色之機會。衣飾可三易，則身段自可三變，斯為演者之所樂；唯眉目傳情，同時須作三種變化，則為演者之

所難。飛霞乃一漁家女，青衣登場，宜也。唯一入相府，即須易豔妝，尤其是行刺一幕不宜以最初之青衣上場。竊以爲此一段宜先備「內裝束」，外則長袖宮妝，內服美麗之短衣窄袖，束以羅帶。宮裝出幕，行刺時卸卻外衣而現一嬌小玲瓏之武妝身，則全場觀者情感爲之震盪，精神爲之緊張矣。且服飾既轉變，則不甚費力而身段即可以隨之而轉變，一舉而數善備，方法之妙無逾於此。至於眉目之表情，更大宜注意，須先明劇中人之身分及其心理乃可。以一弱女子而殺人，且所殺者乃炙手可熱之權奸，恐慌宜也。摹描弱女子恐怖神態，原是一種「美」的技術，但同時必須無失本人身分，是爲至要。應知鄔飛霞乃一俠女，本其滿腔熱血以殺一「人皆欲殺」之人，當其投身相府時，早已置生死於度外，一旦功成，所志既遂，得仇人而甘心，只應仰天一笑，無事張皇。迨乎事過境遷，熱血平復，而欲得萬家春相助脫險時，恐怖情態，自不可少，然亦不宜過火，方合俠女身分。竊以爲柔媚與憤慨兩種神態，宜加意表演，須估全齣三分之二時間。對面則用柔情以媚之，俾勿生疑；背面則作切齒痛恨狀，以示忍辱負重，殊非卑鄙下流之意。剛健含婀娜，庶得劇中人之神理。

一五

凡曲之疊用前調者，北曲曰么或么篇，南曲則曰前腔；詞之疊闋則曰換頭或過片。曲乃詞之變，

所謂么篇與前腔，自然是由換頭得來。前腔二字易明，唯「么」頗費解，疑即「疊」之意。詞調有六么令，試錄晏小山一首而加以說明。

綠陰春盡，飛絮繞香閣。晚來翠眉宮樣，巧把遠山學。一寸狂心未說，已向橫波覺。畫簾遮帀。新翻曲妙，暗把閒人帶偷掐。　前度書多隱語，意淺愁難答。昨夜詩有回紋，韻險還慵押。都待笙歌散了，記取來時霎。不消紅蠟。閒雲歸後，月在庭花舊闌角。

首句雖只四字，但發音若略爲婉轉而帶「只見」「卻是」「又到」等虛聲即成六字句，此則曲之襯音所由起也。上半闋之閣，學，覺與下半闋之答，押，霎實等於用六五句法連疊六韻，音節如一。其上下兩結韻之四四七則尾聲也。六么之名，疑即六疊之意，其義或取於是。

由此言之，凡疊處即謂之么，事實乃如是。但么即「幺」字之別寫，有細小之意，有單一之意，無訓疊者；或則爲曲師所用之符號，非幺字也。沈璟南詞九宮譜釋換頭之總論曰：「篇中么或衮，大率即是前腔」可見么乃衮之省文，么篇即衮徧之別寫。衮與衮徧，皆宋大曲之名稱。但此種專門術語，今已無能釋之者。宋陳暘樂書曰：「大曲前緩疊不舞，唯一工獨進，以手袖爲容，蹋足爲節。至入破則羯鼓襄鼓大鼓與絲竹合奏，句拍益急，舞者登場，投節制容，變態百出」讀此可以彷彿其歌容舞態。沈括夢溪筆談曰：「霓裳曲凡十三疊，前六疊無拍，至第七疊方謂之疊遍」兩說可以互證。

史浩鄮峯大曲，其編排之節目曰：延徧攧徧入破袞徧實催袞歇拍煞袞前後凡八段。王灼碧雞漫志曰：凡大曲有散序靸排徧攧正攧入破虛催實催袞徧歇指煞袞凡十段，始成一曲，謂之大徧。又曰：余嘗見涼州排徧一本共二十四段。後世就大曲製詞者類從簡省，而管絃家又不肯自首至尾吹彈云。可見大曲之段數，饒有伸縮力。再證以陳暘所謂「前緩疊不舞」一語及沈括「前六疊無拍」一語或則入破以後，即變爲緊疊妙舞，亦未可知。若是則袞之與疊，亦可以略得其意義相同之邊際矣。「疊鼓」即鼓聲不斷之意，其義與「滾」同，俗語謂之滾花鼓，又疑袞乃滾之省文。

宋大曲之神髓，至今罕能道其詳，已如上述。沈璟生於有明中葉，去南宋不過二百有餘歲，其對於宋大曲所用之術語，已作影響之譚，觀於「大率」二字可知。只因詞至南宋，已入沈悶之境，入元乃大起反動，由獨奏之北曲再進而爲酬唱之南曲，單調之場面一變而爲繁複。九十年間，舉南宋沈悶晦澀之歌曲一掃而空，歌詞則回復五代北宋之活潑，而排場又復革新。是故僅以二百數十年之歲月，宋大曲遂至於無痕跡之可尋。反動之烈，於斯爲最。此固循窮則變之原則以遞嬗，而新民族衝入之激刺，亦有以致之也。觀於南曲之所以興，由於北曲無入聲，四聲缺一，應社會之要求，遂不得不努力於創造。此則天時人事，更有互爲因果者矣。

陸放翁曰：「詩至晚唐五季，氣格卑陋，千家一律；而長短句獨精巧高麗，後世莫及。此事之不可

晚者。」豈有他哉，亦曰遇窮則變變則通之原理以運行而已。放翁生於南宋，所謂「後世」云者，自然是指其生在之當時。可見南宋之詞，已入窮境，等於晚唐之詩；卽南宋之當代人，亦既自認爲不滿人意矣。革新之機，寧待金源。縱臨安之鐘簴不移，而詞壇亦將起革命。然以晚唐詩之委靡，變化乃起自宋詩；以南宋詞之晦澀，變化乃起自元曲。恐氣運之來，亦必有待於易代而後可致也。噫，其機微矣。

一六

詩三百篇，約略可區分爲比興賦三體。鍾嶸曰：「文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僧皎然曰：「取象曰比，取義曰興。」又曰：「比興用事不同。」若以今語釋之，則比興乃漫寫之歌詠，而賦體則爲敘事詩也。自楚騷發揚三百篇之比興體，漢魏承其緒，比興遂成爲詩體之正宗；如古詩十九首，可稱爲比興體之模範。流風所被，至今未已。其間雖未嘗無敘事之賦體詩，如孔雀東南飛，少陵之北征與八哀，昌黎之南山，義山之韓碑等，皆屬卓犖之敘事詩，然究不足與比興爭衡。至於詞則爲格律與字數所限，不宜於敘事，更無論矣。中間唯趙德麟以十二首蝶戀花寫會眞記，開出以詞曲敘事之法門，厥後遂有孔芸亭之桃花扇傳奇，以四十齣之長篇敘述晚明南朝故事之傑作。元明之傳奇，實不啻舉詞曲不宜敘事之桎梏，摧碎而摧廢之也。噫嘻，此非窮則變變則通之明

效顰。

試將徐文長之漁陽弄節錄十一支以見證，盡是興平建安間二十餘年之故實也。

（油葫蘆）第一來逼獻帝遷都，又將伏后來殺。使郄慮去拿。咲，可憐那九重天子救不得渾家。帝道，后少不得你先行，咱也只在目下。更有那兩箇兒又不是別樹上花。都總是姓劉的親骨血在宮中長大。却怎生把龍雛鳳種，做一甕鮓魚蝦。（天下樂）有一箇董貴人，是漢天子第二位美嬌娃。他該甚麼刑罰。你差也不差。他肚子裏又懷着兩三月小哇哇。既殺了他的娘，又連着胞一搭。把娘兒們兩口砍做血蝦蟆。（哪吒令）他若討喫麼你與他幾塊歪刺。他若討穿麼你與他一疋欒麻。他有時傳旨麼教鬼來拿。是石人也動心，總癡人也害怕。羊也咬人家。（鵲踏枝）袁公那兩家。不留他片甲。劉琮那一答。又逼他來獻納。那孫權呵幾遍幾乎，玄德呵兩遍價。搶他媽媽。是處兒城奔戰馬。遞年來屍滿嗁鴉。（寄生草）仗威風，只自假。進官爵，不由他。一箇女孩兒竟坐中宮駕。騎中郎直做了侯王霸。銅雀臺直把那雲煙架。借車旗直按倒朝廷胯。在當時險奪了玉皇尊，到如今還使得閻羅怕。（六么序）哄他人，口似蜜；害賢良，只當耍。把一箇楊德祖立斷在轅門下。礡可可血皢零喇。孔先生是丹鼎靈砂。月邸金蟆。仙觀瓊花。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他兩人嫌隙於你只是針尖大。不過是口嘮噪有甚爭差。一箇是忒聰明參透了雞肋話。一箇是一言不洽。都雙雙命掩黃沙。（么篇）哎，我的根芽也沒大兜搭。

都則爲文字兒奇拔。氣槩兒豪達。拜帖兒長拿。沒處兒投納。繡斧金檛。東閣西華。世不曾挂齒沾牙。唉，那孔北海沒來由也說有些緣法。送在他家。井底蝦蟆。也一言不洽。怒氣相加。早難道投機少話。因此上暗藏刀把我送與黃江夏。又逢著鸚鵡撩咱。彩毫端滿紙高聲價。競躬身持觴勸酒，俺擲筆還未了杯茶。（靑哥兒）日影移窗櫺，窗櫺一霎。賦草擲金聲，金聲一下。黃祖的心腸忒狠辣。陡起鱗甲。放出槎枒。香怕風刮。粉怪娼搽。士忌才華。女妬嬌娃。昨日菩薩。頃刻羅刹。哎，可憐俺禰衡的頭呵，似秋盡壺、瓜斷藤無計再生發。霜簷挂。（寄生草）你狠求賢，爲自家。讓三州，直甚麼。大缸中去幾粒芝麻。能饞猫哭一會慈悲詐。饞鷹饒半截肝腸挂。兒啟放片刻猪羊假。你如今還要哄誰人，就還魂改不過精油滑。（葫蘆草混）你害生靈呵，有百萬來的還添上七八。殺公卿呵，那裏查。借廒倉的大斗來斛芝麻。惡心肝生就在刀鎗上挂。狠規模描不出丹青的畫。狡機關我也拈不盡倉猝里罵。曹操你怎生不再來牽犬上東門，閒聽唳鶴華亭壩。却出乖弄醜，帶鎖披枷。（賺煞）你造銅雀要鎖二喬，誰想道夢巫峽。羞殺。葬赤壁那火燒一把。你臨死時和些歪剌們活離別，又賣履分香待怎麼。虧你不害羞，初一十五教望着西陵月月的哭他。不想這些歪剌們呵，帶衣麻就攘別家。曹操你自說麼。且休提你一世的賢達。只臨了這一樁呵，也要幾管筆題跋。咳，俺且饒你罷。爭奈我漁陽三弄的鼓槌兒乏。

全套盡是本色語，直摩元人之壘。可作一篇叙事文讀。然而是曲也，非文也，句句協律，字字湊拍，

三眼一板，和合管絃。孰謂詞曲不可以作敘事之工具哉。

一七

近世中國劇曲之所以不競，原因甚複雜，而製曲之業由學者之手移於倫人，是爲總因。溯自宋元明以迄清初士大夫之家多蓄聲伎，所謂後堂絲竹者是也。斯時也，劇情曲譜大率皆文人學者自製而自導演，自己享用；或則縉紳之家互相酬借以新耳目。當時物價低廉，蓄養自易。雖以李笠翁之家世，食口猶日數十人，斯可知矣。厥後世運遷移，縉紳之家，亦不免同受大社會潮流之簸盪；娛樂之事，若猶欲舍皆取於其宮中而用之，勢有所不能。於是故家聲伎，或遣或逃，散而至於四方。然而侯門一出，世路茫茫。此輩技能，只在管絃檀板間，儘能力以謀衣食，舍教歌而外，無復他長。歡娛事，實調劑生命之糧，事既屬人類社會所必須，則不患無人供給。甲既拋棄，自有乙丙丁繼起以承其乏。故家既不能獨任，只好讓社會上集合資本以共營。曲師歌姬昔日之媚茲一人者，今則流落江湖，爲衣食所驅迫，靦顏以媚茲衆人。然而新曲之來源，則既絕矣。陳陳相因，久之自不足以饜人慾。製曲之事，不期而入於曲師之手。老成猶有典型，再傳則半通，三傳便成下里。此亦事理之所必至，無可奈何。若謂雅樂之衰，由於太雅，不能通俗。此猶是似是而非之譚，非的論也。半通者既知所以迎合潮流，則文學之

士，何獨不能。典謨誥誓之詰倔，何以能變爲近代之時文。周秦，漢魏，六朝，唐宋文體迭變，此非文學之士，順潮流以遞嬗至今哉，則戲曲又何獨不然。況元曲卽以本色名於世，一代名作，無一而非徐渭所云扭常言俗語作曲子，王國維稱之曰活文字。可見雅樂不一定非雕鏤琢鍊不可也。文士自不加入工作而委諸市井，將誰怨。嗟乎今之故家喬木旣無力以蓄聲伎矣。改良劇曲之事業，只好請政府任之，庶有濟焉。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寫記

一八

劉貢甫詩話：歐陽永叔云，知梅聖俞詩者莫如修，嘗問聖俞平生所得最好句，聖俞所自負者皆修所不好，聖俞以爲卑不足道者皆修所稱賞，蓋知心賞音之難如是。

沈寧庵與湯若士齊名，然二人之學問修養，各異其趣。寧庵細鍼密縷，一字不苟；若士則縱橫馳驟，天資高明。寧庵嘗爲若士斟酌牡丹亭詞句，務使字字合拍；若士見而不懌曰，彼惡知曲意哉，吾意之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可見好惡之無定而主觀難憑。亦可見己之所好，未必竟是古人得意處。以歐梅兩公之品格學問，且歎知心賞音之難也如此，斯可知矣。

是非無定，而審美觀念尤屬無定，蓋美與不美悉憑主觀以爲衡，而主觀評判，每易爲一時之衡

動所左右，至於事過境遷，衡動之刺激力漸歸平淡時，昔日之好惡標準，或將翻然改變矣。

一九

楊升庵夫人黃氏，嫺文學，有羅江怨四首，乃憶外之作，蓋升庵時正遠戍雲南也。錄其每首之「熱」字韻，足見工力。曰「世情休問涼和熱」，曰「紅爐火冷心頭熱」，曰「鴛鴦被冷雕鞍熱」，曰「倚樓人冷闌干熱」。第一句只是平淡，隨後愈出而愈奇。第二句已將深閨思婦之情緒，婉轉透露，氣象淒楚。第三句於雕鞍之下着一熱字，遂把長途遠征之艱苦刻畫入微。第四句更匪夷所思，竟把倚闌凝望，神思淒迷之情味，描寫盡致。

周美成之過秦樓曰「人靜夜久凭闌，愁不歸眠，立殘更箭。」以重筆寫凭闌久立之景況，情眞意切。晁次膺之多麗曰「瑤臺冷，闌干凭暖，欲下遲遲。」用一暖字，不言久而久自見，已較美成之意深刻一層。至於倚樓人冷闌干熱，以熱易暖，意味倍爲深刻。自非生具玲瓏之心思，忒透之腸胃，豈能至此。此一熱字與宋子京紅杏枝頭春意鬧之鬧字工力略相敵。李笠翁痛詆子京之鬧字，謂爲無理，適足以成其爲篾片名士而已。

二〇

徐文長南詞敍錄評高則誠琵琶記曰：「琵琶高處，若慶壽成婚彈琴賞月諸齣，猶有矩範可尋；唯厭糠嘗藥築墳寫眞諸作，字字從人心流出，爲不可及。又如十八答，句句扭常言俗語作曲子，點鐵成金，信是妙手」。日本人青木正兒氏作近世中國戲曲史，於第二篇第五章第二節徵引此一段，自註未知十八答爲何所指。常熟王古魯君譯此書爲國文，於青木氏錯誤之點多所糾正，附註於每章之後，誠不媿爲忠實之譯者。唯對於「十八答」一條亦未爲之補註。

案所謂十八答者應是指第三十一齣幾諫。計此齣答父之問十五，答夫之問三，句句本色，眞所謂扭常言俗語作曲子者矣。此外尙有第十七齣義賑，趙五娘答放糧官及里正之問，亦句句本色，然不足十八之數，非此之謂。

二

天下事有不期然而然，暗合在意識之外者。如北斗星，中國與歐西命名相同，所指認之七星亦相同。又如黃道十二宮在中國則子鼠丑牛等，咸以動物作代表；在歐西則除天秤寶瓶兩宮外，其餘亦悉以動物作代表。斯二者，各各見於上古史之記載，遠在交通互市之前，非相襲也。

琵琶記賞月一齣之四支念奴嬌序，一生一旦，更番酬唱；至結韻二句「唯願取年年此夜，人月

雙淸」則生旦合唱。又琴訴一齣，場面爲生旦淨丑四人，梁州序四支乃生旦酬唱，至「金縷唱，碧筒勸，向冰山雪巘排佳宴，淸世界，幾人見」數句，則生旦合唱。隨後節節高二支乃淨丑互唱，至「只恐西風又驚秋，不覺暗中流年換」則淨丑合唱，緊接攙念「金縷唱……幾人見」數句則生旦淨丑齊唱。此種排場，能使聽衆增加興趣。歐西樂歌，亦多如是。此則基於人類審美觀念之不相遠，不期然而然，亦非因襲也。

三

口腔之發音，不外喉顎舌齒脣。此五音之順序，乃由裏而及於外，由重濁而及於輕淸。喉音最裏而最重，漸外至於脣而極，故脣音最爲輕淸。五音之代用字曰宮商角徵羽，宮字乃喉音而羽字之音則發自脣間，此五音之所由分也。更有二變聲，曰變宮變徵，是爲七聲。七聲與十二律呂和合旋相爲宮，皆可成調。樂律之千變萬化，全由於此。且放諸四海而準，中外樂律原理固不能或外也。可見喉顎舌齒脣之宮商角徵羽，實人類之元音，樂律之標準矣。

然而喉顎舌齒脣乃指歌聲而言，絲竹則有異，蓋以絲竹無喉舌故也。是以管絃音譜不曰宮商而曰工尺，取其諧聲而已。

工尺之調協陰陽四聲，有一定之法則，固也，而所謂一串歌喉之「一串」亦大有關係。蓋聲調連續出之而成爲一串，自與單音異。蓋歌曲乃活的，不能以呆滯之法求之耳。然而樂既以律名，定應自有其規則，天下豈有無規則之律哉。活的規則，其公例之複雜與謹嚴，較於呆定法繁重多矣。且歌曲與語言同一途徑，語言由簡單而漸臻於繁複，此可由學語小兒及林野間之原人證之。唯歌曲亦然。朱熹儀禮經傳通解，載趙彥肅所傳唐開元鄉飲酒禮所奏之風雅十二篇歌譜。其爲一字一音，固甚明顯。即降而至於南宋，試讀白石道人之自度曲，其邊旁所註之音符，亦只是一字一音。至於元代之北曲，則已一字數轉，若明代之南曲，更有一字十轉者。可見人類之審美觀念由簡而繁，殆爲定則，音樂更其顯著之例矣。

歌曲乃天籟，以嬰兒證之，最初之發音爲哭，次爲歌，又次乃爲語言。然而天籟亦因時而變，殊非固定。原人社會凡百皆簡，音律自不能獨繁。隨後因交通而起變化，五方雜處，滙衆簡而集合之，一加一便成二矣。此則事理之所必至，無所用其疑。中國音律，以中原爲基礎，漸集合江淮，荆楚，巴渝，塞北，嶺表，西域，印度，波斯，以至於希臘，會繁響於一爐，則今之天籟自非昔之天籟可比，實自然之趨勢。蓋籟之量既增加，則所得之總和，自應有別，理所宜然。

中國文字，衍形而不衍聲，故樂歌之譜式特難。非製譜之難，殆流傳之不易也。即以白石詞譜而

論，距今不過七百有餘歲，試按其譜而度之，已多疑似而莫能決。此非僅因時代之遷移，恐地理方言之關係尤大耳。譬諸北曲則七聲並用，而南曲則只用五正聲而無乙凡。此其一。又自崑山魏良輔創立崑腔以後，今南曲中之字有非念蘇音不可者，否則聲調不諧。此其二。於斯可見中國歌譜有空間及時間之兩重束縛，此其所以難於流傳者一也。

復次，崑曲中陰陽四聲之定律，其細如髮，其密如縷。一句之中，每因上一字之陰陽，而映帶下一字之高低。試將九宮大成譜所載東坡之永遇樂，與吳瞿庵諸公所訂正稼軒之永遇樂，兩相比較，則此中消息，亦可以知其概矣。蘇詞首句曰「明月如霜」，其陰陽四聲則爲陽平，陽入、陽平、陰平。辛詞首句曰「千古江山」，其陰陽四聲則爲陰平，陰上，陰平，陰平。若只以平仄論，兩句同是「平仄平平」，然而陰陽各異，故工尺亦因而大異。明月如霜之工尺曰「四上上尺工」，千古江山之工尺曰「尺上尺工工」。可見詞曲之歌譜，雖調名相同，而千百曲則有千百譜，必不能執一以例其餘。細密過甚，此其所以難於普遍者二也。

至於外國歌譜則大異乎此。中國因詞製譜，而外國則按譜塡詞。一字之高唱低唱，曼吟促節，悉因譜以爲則。每不惜截一字爲兩半，一半屬上句之末，一半作下句之首。拗其字音，唯譜是依。與中國之樂歌恰成反比例。雖則曰中國之字，一字一音，乃世界上最宜於作韻語之一種文字，因一詞而特

製一譜，乃輕而易舉之事。蓋以陰陽四聲之工尺，若何連綴，若何映帶，均有一定之法則，口吟哦而足按拍，手秉筆應聲以書工尺，歌既竟而譜亦成矣。雖然，此乃學者之事業，豈可以例於羣衆哉。正所謂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矣。

崑曲日就衰微，至今已不絕如縷。考其所以衰落之原因，非祇一端。論者每曰，曲文太雅，難於通俗。持此說者最爲普遍。此實似是而非之言。元曲最以本色名於世，何嘗太雅。吾竊以爲因詞製譜，而譜復囿於方言，乃崑曲不能普及於全社會之最大原因。如論者所云，難於通俗誠是矣，然必非在曲文之太雅，可斷言也。嗟乎，學問竟有因縝密而卽於滅亡者，其然，豈其然乎。

詞曲既不適於普及也如此，然歷宋元明以至於清初，七百年間，曾不寖衰，則又何也。吾既言之矣，此殆因當日社會機構之不同，非歌曲之本身問題也。在距今二百年前，中國以地理之關係，未受世界工業革命之影響，猶得以繼繩其封建餘緒，貴族與平民之兩階級，鴻溝猶自分明，士大夫之家，多蓄聲伎而養家樂，後堂絲竹，比戶相聞。文藝之士，自製曲而自教歌，用以自娛。且更有借戲之風，循環往復，競巧鬪奇，故耳目得以常新，不至有歷久生厭之虞。斯時也，顧曲之座上客，咸屬知音，對於樂律，非唯不厭其繁複，更可以指點歌者，爲之導師。爰及清初，猶有陳繼儒，李漁之輩，以評戲曲教歌舞爲業。康雍以後，我國始捲入大社會經濟潮流中，士夫之家，漸無力以蓄聲伎，不得不讓出此業任社

會共同經營。自茲以往，歌曲雖猶是昔日之譜式，但顧曲之座上客非復曩時矣。此實崑曲日就衰落之總原因也。聞近日滬上之富商大賈，其營第宅者恒備置戲臺，而士女習歌之風，亦流行於閨闈。然吾則以爲此不過變態生活之一種病狀，殊未敢因此而遂爲崑曲抱樂觀耳。

然而學問之道能否普遍爲一問題，傳不傳又別爲一問題。所謂「必傳之作」不一定有賴於普及。香山樂府婦孺皆知，固屬必傳；而小戎駟驖音韻詰倔，字之筆畫且甚繁，中學生或有不能讀其音釋其義者，遑論婦孺；然而歷數千年而尙存。兩都二京之賦，若不參觀集註，恐大學生猶多未明；然可必其與文字而並壽。以是知「必傳之作」只在其本身之價値，無假外求。古來文士作品，有寫與他人讀者，有非寫與他人讀者，更有不希望有人讀之者。誠以其構思之動機，只是偶有所觸，援筆自寫其性靈，何嘗作傳世之想；但百世之後，吾人猶得而讀之，此非其效歟。以是知孤芳自賞之崑曲，只要無人敢否認其優美之價値，正亦不必咨嗟其式微耳。不能「到民間去」之學問亦多矣，安在其即滅也。況價値或則正以其不宜到民間去而存在，若强改其面目而使通俗，則價値亦將同時消失。此類學問，政亦不少。

論者或將曰，宋詞豈無優美之價値，而歌譜竟以失傳，則又何說。此則又是不察因果之浮辭矣。宋詞譜是否已失傳，是否以其不能通俗而失傳，試分別論之。

宋詞歌調之見於傳奇雜劇者，不在少數，而用於開場或過曲者尤數見不鮮，至今尚流行於吹臺讌榭，豈得曰詞譜云亡，此其一。試讀「有井水飲處皆能歌柳詞」一語，則其通俗也可知，其普遍而深入於民間也可知。此其二。上文不嘗謂崑曲不能普遍而慮其失傳乎，當日宋詞之普遍若此，宜其無復失傳之患矣。是故當知元曲乃宋詞跨竈之子，不得曰子能跨竈而謂爲絕嗣也。

余之此文，幾等於自己翻自己之案，前後矛盾；非曰矛盾，實反覆辯論，藉覘崑曲之命運而已。要而論之，崑曲若有跨竈之子，則門楣之光大可期，此就積極方面言之也。更就消極的方面言之，則崑曲亦應如漢賦楚辭高高在上，作文藝權威者之一，允可斷言。彼之本身既自有其不能否認之優異，此優異乃經社會共同評價而取得，則壽世似可無疑。

難者曰，崑曲之不能消滅，誠如所云，只恐將成殭石，殭石固不滅也，但無生氣耳。曲調由詞調產生，固然。但蟬之遺蛻，是蛻也，而非蟬。跨竈有子，不得謂子卽是父。煤乃太古林木之化石，豈復得指煤礦之爲森林。若曰，崑曲已經幾許聰明才智之士訂定嚴正的格律，已成爲科學的組織，宜可永保，斯亦未必盡然。上古之關睢鹿鳴，漢之朱鷺石流，晉之子夜莫愁，六朝之玉樹金釵，唐之霓裳水調，何一而非才智之士所審定當時格調，亦既各自有其科學的定律；但衍化至今，都成遺蛻矣。若曰，崑曲之優異與榮名，乃經全社會共同評價而取得，理宜世襲罔替，此則尤屬不然。試以服飾喩之。自上古之

峩冠博帶以至於現代之短衣窄袖，中間奚止千變；何一而非經社會公評然後定爲制度者。尤以生具愛美天性之女子服裝變化，故稱頻繁；且莫不經當代士女用最優之審美觀念評定精選一種盡善盡美之式樣，乃名之曰時世裝。若謂曾經社會共同評價，疑若可存，此語實不適用於女子服飾。今日在戲臺上得見女子所披之雲肩，李笠翁固認爲乃女子服裝之最美觀而最適用之一物，於今則何如矣。數千年來「裙」字一名詞，幾可作女子之代表，中外皆然；今則裙與女子竟宣告脫離關係矣，此豈前人所及料哉。若是乎，曾經社會評價而取得之地位，其將終不可恃也如此。崑曲可作文藝權威者之一，或可如願以償；然而標本亦具有權威性，故曰恐成殭石。

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欲持久必要善變。善與不善，亦視人事之爲何如耳。北宋崇寧間，策立大晟府，主其事者乃周美成諸人；學問文章，天才識力，咸稱優秀；而宋詞之格律遂以成立。金源易代，關馬白鄭，才人輩出；厥後如元之王實甫高則誠，明之湯若士沈寧庵，及清初之洪昉思孔芸亭，莫不具特異之才思，或且以此爲終身事業，於是南北曲之規模遂以成立；遠祧宋譜，薪盡火傳，此非善變可久之明效歟。今之崑曲雖猶視息人間，但龍鍾之態，誠不可掩，然而生死問題，決不在崑曲本身，在能否有關馬白鄭王高湯沈而已。參觀第十七節。

二三

周德淸中原音韻後序云：泰定甲子秋，予旣作中原音韻並起例，訪友人瑣非復初，乃西域人而讀書是邦者。同志羅宗信見餉，携東山之妓，開北海之樽。復初舉杯謳者歌樂府四塊玉，至「彩扇歌，青樓飮」，宗信止之而謂予曰，彩字對青字，不應歌青字爲晴，吾揣其音，此字合用平聲；其音須揚，而青字乃抑之，非也。予因大笑，越席而捋其鬚曰，信哉吉之多士。語未訖，復初悄令歌者作同調之歌曰，「買笑金纏頭錦。」乃復歎曰，予作樂府三十年，未有如今日之快意者，遇宗信知某曲之非，遇復初知某曲之是也。

此一序，文理不甚明達，用其意而順正之，略如右。「此字合用平聲」一語，疑有闕文，平字之上，宜有一「陽」字，蓋青字已是平聲矣，何須說。因此一字須用陽平，而青字乃陰平，故唱來似「晴」，晴字則陽平矣，此乃音韻之映帶關係。「彩扇歌，青樓飮」，歌字陰平，緊接此字非用陽聲不可，是以陰聲之青，映帶而成爲陽聲之晴，勢使然也。若「買笑金，纏頭錦」，金字陰平，緊接而用一陽平之「纏」，則諧協矣。

元代文學，結晶於曲，處士知名，無間朝野，士夫文學與平民文學，聯轡而並馳，吾唯於元代見之。關馬鄭白且勿論，卽化外之色目民族，乃亦加入運動，且成績斐然，周德淸所心儀之瑣非復初，固色目人也。臧晉叔元曲選述涵虛子詞品，其中有許色目人一段曰：「貫酸齋如天馬脫羈，馬九皐如松

陰鳴鶴，阿魯威如鶴唳青霄，薩天錫如天風環佩，薛昂夫如雪窗翠竹，不忽木如閒雲出岫，馬昂夫如秋蘭獨茂。」試讀每人之四字品題，亦可以彷彿共作品之大概。此諸人者，皆西域之色目民族也，噫，盛矣。

吳瞿庵顧曲麈譚曰，「元人倡夫亦有通詞翰者，其間以張國賓，紅字李二爲最。」案桃花扇之一生花月張三影五字宮商李二紅，即謂此人。可見清初而紅字李二之名猶藉甚也。張國賓乃大都人，教坊管勾，著有汗衫記，衣錦還鄉，羅李郎，薛仁貴，諸劇。見元曲選。紅字李二乃京兆人，教坊劉耍和之壻，著有武松打虎，病楊雄，黑旋風，諸劇。見錄鬼簿。又如鴛鴦被，百花亭，貨郎旦，諸本亦皆倡夫所作。貨郎旦一劇，臧晉叔元曲選，葉懷庭納書楹曲譜皆選入。錄共一折，用以見當日之倡夫走卒固嘗馳騁詞壇，亦以媿後世之才士名流羞對皂隸也。

【梁州第七】正遇著美遨遊融和的天氣。更兼著沒煩惱豐稔的年時。有誰人不想快平生志。都則待高張繡幕，都則待爛醉金卮。我本是窮鄉寡婦沒甚的豔色嬌姿。又不會賣風流弄粉調脂。又不會按宮商品竹彈絲。無過是趕幾處沸騰騰熱鬧場兒。搖幾下桑琅琅蛇皮鼓兒。唱幾句韻悠悠信口腔兒。一詩一詞都是些人間新近希奇事。扭捏來無詮次。倒也會動的人心諧的耳。都一般喜笑孜孜。

又曰「揮霍的一錠錠響鈔精銀，擺列的一行行朱唇皓齒。」「又只見密臻臻的朱樓高廈，碧聳聳的青簷細瓦。……那王孫士女乘車馬，一望綉簾高掛，都則是公侯宰相家。」「吐不的咽不的這一個心頭刺，減了神思，瘦了容姿。病懨懨瀟損了裙兒褪。」「河岸上，和誰講話，向前去，親身問他。」此皆貨郎旦之曲文也，盡是常言俗語。被他扭作曲子，便爾精警。

一　宗論

案三藏類例，凡專釋一經者曰釋論。要宗諸部經而自成章句者曰宗論。如藏顯宗論彌峯宗論等是。竊取其意，名曰宗論。

孟子曰：「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凡一人受不幸之環境壓迫，如世之所謂孤臣孽子者，其性質之變化，厥有兩途：一曰動心忍性，一曰怨天尤人。由前之說，則因壓迫而心危慮深，養成一種堅忍，刻苦，沈毅，奮鬭之精神，結果可以成一達才而勝大任。由後之說，則不思自振而唯存僥倖之心。將日流於猜疑，忌刻，陰險，涼薄，而墮落不堪矣。見人之愈於己者則曰上帝偏心，我之學問與能力，何遽不若人。受人之惠則曰彼所持以惠我者，豈其能力之所致哉，命運致之而已。吾之能力不在彼下，吾不獲而彼獲之，是明證矣，故吾受之可以不言謝。其陰險涼薄多類此。吾見之吾嘗遇斯人，非理想之譚也。然而不幸而至於心苦筋勞，猶可言也。至若行拂亂其所爲，則眞可憐極矣。至此而尙能巍然獨立不屈不移，則眞乃千錘百鍊出來，其堪勝大任也亦宜。

佛說勸人勿造因，謂惡因固不可造，卽善因亦不宜造。此實出世法之至理。蓋有因必將有果，當下種時，自以爲此因非惡，種之亦無妨。然而因果相生，展轉亦變爲苦惱矣。譬如「合併」非惡事也，

但別離之苦卽由此而生。迨兒女成行，提攜調護，敎育給養，種種苦悶，何一非從最初之合併得來。更有彌留時之依戀，尤苦痛之最大者矣。至如佛之「苦行」，是亦一疑問。行而曰苦，其非如孔子所謂「樂則行之」可知矣。此苦何自來則自種欲成佛之一因爲之也。是則佛亦種因矣。入世法之孔子則不然，曰「素其位而行」曰「汝安則爲之」曰「樂則行之」此之謂無罣礙無恐怖。雖則曰行之既久，或終有不樂不安之時。然而「憂則違之」及「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是亦救濟之一法。既不能入深山以坐枯禪，毋寧師孔子。

二

人生觀之最大問題曰死後何如。此千古之哲學家宗教家所嘔盡心血而未能解決者也。道家者流，欲並靈魂軀體而兩全之，白日飛昇，未免太貪。埃及之木乃伊，用種種方法以保存屍體之不朽，留待末日審判，無罪者一一復起，未免太愚。且天下之事理，無有止境，無論其爲直線式或迴旋式，要之無日不在進行中，無有已時。以天堂爲歸宿之學說，是止境也，是寂滅也。從科學及哲學之解釋，均不得通。是故靈魂說莫圓滿於佛氏之輪迴軀體說莫圓滿於孔子之後嗣演化。佛說謂人之死非死也，靈魂搬家而已，靈魂固長在也，則其心慰矣。孔子謂人之死固未泯滅也，兒女分存你軀體之一部

分、是則你之軀體未嘗滅也，則精神慰矣。雖則演化愈久遠，己躬之成分將愈稀薄，循至於不可尋。然而三代五代己躬之成分何如。十代八代己躬之成分何如。此乃科學問題，欲慰藉垂死之人，俾勿沈於悲觀，正不必如是之精明耳，故血之成分漸演化而漸稀薄之說，尚不足以非難孔子。唯軀體演化說，不足以慰無嗣之人，是其闕憾耳。是以孔子不得不立「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之義以資補救。

「人生之意義」與「人生觀」不同。人生觀乃個人的問題，各自有其觀察點。卽各人之觀察，亦每隨其環境或學問而起變化。至於人生之意義則是人類之共同問題，其範圍卽眼前事實。卽「吾何爲而有生既生矣，將何以了此一生」是也。言魂靈者則以天國爲最後之目的，未死之先，只是致力於移居天國之工作。以此論之，則人生之意義，只籌備搬家而已。孔子之人生意義則不然。曰「既來之則安之」總覺這座房子很不錯，我們既來作主人，應該把他好好地鋪陳起來，俾大家住得安樂。所謂「素其位而行」卽是教人各盡其所應盡之職，各做其所能做之事。做到自己死了，自然有後來的人繼續往前做。繼續不已，則此世界自然有極莊嚴之一日。是卽天堂，是卽天國，無須搬家也。

素位而行之「位」字，有空間及時間之兩種意義。各盡厥職，空間之意義也。各人但對於其當時之地位做事，不必侵佔後來者之範圍，乃時間之意義也。因爲凡提前以做後人之事者，則其對於

自己現在之職務，必多忽略，甚或至於放棄。此乃最無益之事。孔子所不取也。

三

知仁勇三者稱爲天下之達德，實儒家哲學之大綱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可作知字之定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可作仁字之定義。見義不爲無勇也。可作勇字之定義。所以中庸解釋此三字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近乎」兩字，以今義釋之，卽曰「下手工夫」。好學卽求知之下手工夫。力行卽能立能達之下手工夫。知恥卽舍生取義之下手工夫。

中庸之第二十章，列舉三達德五達道及九經之後，而歸本於一「誠」字。其下之第二十一章至二十五章，皆解釋誠字之義。可見「誠」之一字，實人格修養之根本原則。

大學之第六章「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以「毋自欺」三字作「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之註脚，最爲淸楚。每見近時之自命爲科學家者，流對於未能索解之哲理，如靈魂哲學等，輒下一極武斷之評判曰「荒謬迷信，必無是理。」斯言也，是不啻以自己之學問爲標準。試問你之學問有幾，能作萬事萬物之標準否。若誠心自思，吾知其必啞然失笑也。此之謂自欺。對於未能索解之事物，卽曰吾未之知可矣，庸何傷。未必因一事之不知，人便笑爾簡陋。拘歟白尼而下諸獄，其判詞亦曰「荒謬

必無是理，」但地動之學說終歸成立。拘馬哥尼而下諸獄，其判詞亦曰「荒謬必無是理，」但無線電於今大行。誰敢謂靈魂哲學等類之事，他日不變爲地動學說及無線電之過程也。中國醫道謂食肝補肝，食腦補腦，久爲世界所譏笑。曾幾何時，今則稱爲最新之學說矣。誰敢謂靈魂哲學等類之事，他日不變爲食肝補肝食腦補腦之過程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是知也」三字何等有力。其意若曰，是即求知之最良方法也。「荒謬，必無是理」等語氣，即所謂「強不知以爲知」強不知以爲知，即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之反面也。

四

春秋多微言大義，即常譚之老生亦旣知之。何謂微言，即言簡而含義深，讀者須放大眼光，勿只拘束於字面，須於字裏行間求其奧義是也。儒家哲學乃入世法，只言人生不講靈魂；只言人間世不講天國；只言修身齊家不講理想之社會。若謂孔子無遠大眼光，見不及此，則殊不然。張三世，通三統，春秋之大義也。何謂三世，即據亂昇平太平。昇平太平，亦曰小康大同，是也。其言小康，只是庸言庸行，規規矩矩，人皆以爲孔子之面目只是一滿面秋霜之老頭。及其言大同也，則眞可以令腐儒瞠目而卻走。其解放之敏銳奔馳在今日摩登之二千四百年前。禮運一篇開宗明義即曰「大道之行也，天

下爲公。」吾人讀此，從消極方面所得，可證小康世修齊之道其非孔子所認爲「大道」也明矣。下文「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一語非正與儒家哲學之家族社會宗法社會制度根本背馳耶。此正社會主義者之理想世界而蘇俄所正欲嘗試實行者矣。下文又曰，「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又曰，「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何一而非社會主義者之理想世界，蘇俄之所謂五年計畫十年計畫所欲一一實施者耶。二千四百年前之孔子，亦既知之矣。徒以儒家乃「實踐派」哲學，大同世屬於未來，其實施之方自有後來者爲之，正不必放棄本身之責任，疲精神於可望而不可卽之事以侵佔後人之工作；實踐派之精神，固應如是耳。彼之所以只將小康世之制度組織得盤水不漏，留大同社會制以待後人；此正乃徹頭徹尾之實踐派態度，非不知也。且此種理想，彼雖明知屆於數千年後之世界，未能卽至；然亦無時不往來於其胸臆間，每流露於言詞。如論語「顏淵季路侍」一章，其師弟三人之所言，卽一一與禮運理想之大同世相符合矣。「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非卽「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耶。「顏淵曰，願毋伐善，毋施勞」非卽「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耶。「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非卽「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耶。此卽所謂微言大義者矣。只因讀書者未免粗心，致令隱藏於字裏行間之大義，熟視而

無所覩耳。

五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案「恕」字有兩種解釋：「一曰「推己及人」，一曰「犯而不校」。」「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即推己及人之義，此不過恕字之半面。若橫逆之來，宜靜察對方橫逆之動機，是否出於無心，或出於誤會，或出於知識不足；有一於此，則予以原諒，此即犯而不校之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不犯，非不校也。以「施」字釋恕，是自己立於自動地位；以「諒」字或「宥」字釋恕，是自己立於被動地位。勿令人以難堪，其事尚易；若橫逆之來而心不動，尚有餘暇以作理智之體察，其事實難。若能以道力涵養，如孟子之不動心，斯為最上，然亦談何容易。其次則須粗解生理與情性之關係，如何如何，則其人必謹言慎行；如何如何，則其人必口無擇言。假令具備此種常識，則人有開罪於己者，若見其面上有某種特徵，即知彼實不由自主，完全受某部分特徵所支配，於「恕」字最有補助。譬如無端而受人以惡言相加，鮮有不色然怒者；但道旁之狗向我狂吠，未必即因此而動氣。何則，蓋吾察對方之狀貌，實覺有可恕之道，不能以禮法相繩耳。

六

論語「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一章，古今學者對於「攻」字之解釋，每多異辭。作攻究之攻者有之，作攻擊之攻者亦有之。范淳夫曰，攻專治也，如玉人之攻玉。是攻究說。戴肖望謂撲之而愈盛。是作攻擊解。原其所以差別之由，皆因未將此章之名詞解釋清楚。標準不立，則動詞自失其方向。舍本圖末，都是枝葉，無有是處。何謂「異端」，是即此章之基本名詞矣。先認清名詞之大旨，而後可以識動詞之運用。計以他人之學說為異端，不獨春秋之世無此名詞，即戰國時孟子之拒楊墨，亦未嘗用此術語。迨漢武罷黜百家，定儒術於一尊，而宋儒乃確立此兩字之定義。凡儒家以外諸學說，統名之曰「異端」。程子曰，佛氏之言比楊墨為近理，其害尤甚，非攻不可。則異端兩字，更廓遠弗屆矣。試思孔子之世，何嘗有人與之爭道統。歎吾道之不行，亦只是政治問題，慨時君之昏庸而已，並非謂厄於他人之學說而不得行其道也。況一尊未定，孰為正統，而孰為異端，不幾於無病呻吟矣。夫吾竊以為異端兩字，或則是「中庸」之對待名詞，與「執其兩端」「叩其兩端」之端字同一意義，異端即兩端也。知兩端而後可以得其中。

七

唯識論所言八識，前五識曰眼耳鼻舌身，乃屬於有形的。第六識曰意，已入於無形。但意何由而起，必有爲之主動者，是以第七之末那識亦名意根亦曰思量識。既曰根矣，則必有其植根之地，故第八之阿賴耶識亦名種子識。

近代科學之發達，第一步發見一切物質不外由九十多種原質構合而成。第二步發見各種原質各有其不同之原子。第三步發見各種不同之原子乃由同一之電子相結合。同異相生，因果相乘，而宇宙遂以成立。物質上之電子，恰似哲理上釋迦之所謂阿賴耶識。然而阿賴耶識之含義廣大，種子二字不過羣義之一。蓋以人類意識，概其大別有二：一曰念念生滅心，一曰次第相續心。阿賴耶識能將念念生滅心所遺留之雜薰染與次第相續心所積聚之經驗，執持而保藏之，使與前六識相依爲緣。故第八識又名執持識，又名藏識，又名所知依識。

成唯識論卷二謂種子有二：一曰本有，自無始來時，藏存於第八識中，亦名本性住種。二曰始起，自無始來時，漸由薰習而生，亦名習所成種。同卷三曰阿賴耶識自無始來時，一類相續，常無間斷，故曰恆。又自無始來時，念念生滅，前後變異，因滅果生，故曰轉。讀此可以彷彿阿賴耶識之奧。

論語里仁章:「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葉適以爲曾子答應得太快,不假思索而遽應曰唯。並且不詳問而竟以忠恕解一貫,實屬武斷。且謂此說未經孔子是正,未可便以爲準云。見習學記言序目第十三卷。曾子之太直,誠如適言;至謂以忠恕解一貫未經孔子是正,便謂未可爲準,則未免固執矣。案孔子之道,乃人生哲學,其立脚點總不出人我間之範圍;不言超實現,不馳騖未來。若以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之義言之,則正是人我間之立脚要點。曾子以忠恕二字解一貫,當時雖未經孔子是正,但以孔子平日之言論鈎稽而綜核之,則亦不中不遠。如學而章之論君子,則曰主忠信;子張問崇德辨惑,亦曰主忠信主字何等堅決而肯定。此外如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問政,則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可見孔子關於立身行己方面而對於忠字之重視可知矣。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問題之廣大可謂至矣;而孔子則毫不遲疑的應之曰,其恕乎。則恕字關於待人接物之重要可知矣。立身行己以忠,待人接物以恕,正是人生哲學一貫之大旨。故謂曾子爲魯也則可,謂此語未經孔子是正,未可便以爲準,則太執矣。葉適之習學記言序目其論語一卷嘗三論此事,對於曾子下正面攻擊,毫不客氣。一則曰曾子易聽而不知問;再則曰若謂曾子自傳其所得之道則可,謂得孔子之道而傳之則不可;三則曰一貫之旨,因曾子而大迷。其不客氣也如此。

葉適之論春秋，醜詆公穀；曰浮妄，曰害義，曰以淺傳淺，曰書之蠹，曰空張虛義，曰悖繆，曰左氏未出之先，學者唯公穀是聽，春秋蓋蕪塞矣等種種譏言，然而未有一語能搔着公穀癢處，嫚罵而已。最無謂者，彼因史記太史公自序之崇尚公羊及董子，遂詆史遷爲鹵淺妄臆。又因孟子有春秋天子之事也一語，雖不敢醜詆，而亦加以非難；謂春秋乃魯史，孔子只修而正之，不得稱爲天子之事。又曰後世所以紛紛乎春秋而莫知底麗者，小則以公穀浮妄之說，而大則以孟子卓越之論故也云。評經之罪，竟推在孟子身上矣。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見習學記言序目卷九及卷二十。假令葉氏肯細讀「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一語，當不至於誤以春秋爲魯國史矣。即細思春秋若是一國之史書，何以得稱爲經，則亦不至於誤以春秋爲魯史矣。語曰，學而不思則罔，葉適有焉。雖然，春秋張三世之微言大義，附魯史以見志，不解斯旨者亦衆矣，豈唯葉適。

最奇者葉適竟不解口說傳經之理由，謂「自經術講於師傳而訓故之說行，口授指畫，以淺傳淺，而春秋必欲因事明義，故其浮妄尤甚，害義實大。然則所謂口說相傳者乃是書之蠹也。至漢爲學官，後世相師，空張虛義，哀哉。」案上古印刷之術未明，傳鈔匪易，欲盡將古籍一一摹刻一部而置諸座右，爲事實之必不可能，況圖籍祇存於內府，自非太史，更無得見之機會，遑論傳鈔。試問在此種時代背景之下，舍口說相授而外，更有何法。其後復經秦火之刼，典文殘落，賴宿儒未泯，猶得相傳，漢之

置學官，立博士，正乃繼絕續滅之偉功，究何負於天下，以此相罪，不亦難乎。至使二千年後棄正則先生之所以得所根據，曉曉然論列是非者，賴有此耳，抑何其不思之甚也。

九

吾人收納知識之器官曰眼耳鼻舌身，其對象則曰色聲香味觸。自顯微鏡發明而眼之信用失，自太陽之紫外光與赤內光發明而眼之信用更失，此眼之不足信也。自電話既出而耳之本能見拙，自無線電收音機既出而耳之本能愈見拙，此則耳之不足信也。昔日聲與色之收納，盡賴耳目之所報告，殆眞以爲耳目聰明，其所報告必詳盡而無誤，而孰知乃大謬不然。至於鼻之能力更不如犬，犬可以嗅人足跡而追尋於數十里外，人能之耶。舌之能力曾不如蠅，蠅之舌可將酸甜鹹苦辣以至一切惡臭而悉化之爲香，人能之耶。身之觸覺不如蚊虻與螻蟻，彼等於氣候轉變之前數日即知爲或風或雨而急急從事於預防工作，人能之耶。若是者，人何以得稱爲萬物之靈哉。案唯識論認前五識爲五賊，蓋早已洞悉其不可憑，第六識曰意，乃入眞詮。計前五識之感應悉憑理智，而意志實理智之動脈。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之謂何，意而已。故凡意想之所能及，吾信其必有實現之可能。試思意何由而起，蓋起於無始來時念念生滅心所遺留之雜熏染與次第相續心所積聚之經驗，是曰第八識。吾

人果以何因緣而能發生一種虛無飄杳之幻想，此或根於無始來時所遺留之薰染及所積聚之經驗未可知也。豈曰無端若是乎人類之所以終靈於萬物也。

一〇．

孔子中庸之道，議之者或謂爲模稜兩可，只是調和，於民族進取奮鬭精神影響殊大，而二千年來消極的治術亦其產品也。此說吾相對的承認，但不能以此非孔子。無論在歷史上舉出任何例證，亦只能歸罪於後世腐儒之空疎，孔子不任咎也。中庸一書固明明告我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時中二字不能滑滑讀過。時字須重讀，若輕讀則失其本意。試問以自强不息之精神，刻刻以迎合潮流順應環境爲職志，更有何可議之處。不息之謂時，迎合順應之謂中，意義不旣明顯耶。易曰承天而時行，又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可見孔子只是敎人以順應時世，不息不倦；過與不及，均非脚踏實地之所宜。凡執持兩極端者必起衝突，唯立在中央庶幾能窺見兩端之面目，因其衝突而意義得以大明，然後棄短取長，一以時勢爲折衝。是故孔子從未嘗以厲色攻擊他人之主張，唯曰執其兩端叩其兩端而已。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一語，攻字之解釋及異端兩字之定義，古今不乏疑問之人，說見上文第六則，茲不贅。平心而論，呆滯之「守中，」誠足爲進取之害，但「時中」則不然。隨時爲兩極

端之折衝者，正求知之法門而進步之樞紐矣。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唯孟子乃能知孔子。

二

論語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思與學並舉，六經不乏其例。管子曰，思之思之，鬼神通之。鬼神乃抽象名詞，原非具體；所謂鬼神通之云者，亦只是摹描精神集中之效率而已。此與誠則明，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同一意義。儒家乃人生哲學，脚踏實地，所舉皆不離乎眼前事物，無一語而不可以實行。以本諸身爲出發點，以家族爲天下國家之單位，以差等之愛推行其對於世界萬物之同情。凡此種種，均屬實事求是工作，不假瞑想，且亦殊非瞑想之所能解答，故曰以思無益。無益者殆曰無補於其所欲作之事業爲爾。彼之所欲作乃匹夫匹婦皆可以躬行實踐之事，可行與否只在天理人欲中體驗得來，故曰不如學也。學者何，實驗而已，力行而已。至於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朱晦翁釋作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於事則危而不安。罔即罔執而不知所變通之意，殆即等於「愳」，與孟子所謂是罔民也之罔字略相同。是以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五者作連鎖關係的是孔門爲學之實際工夫。夫以孔子之聰明，並非不能作超人間世之高論，不過老先生抱定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之宗旨，以爲若

能將最切近而與己躬不可分離之人類社會做好，是即我之終身事業；至於天人之故，陰陽之變，造化之微，吾非不知，只以此種高調乃屬於精神方面之哲理，鬭而通之，且在將來，焉用急急爲哉。且窮究者自有人在，分工可矣。此儒家之所以稱爲實踐派哲學也。

二

嘗讀論語樊遲請學稼一章，孔子樾然告以不如老農老圃，竟等於置之不理。及其出也，乃發表一段堂堂正正之大議論；然所論竟是討論君主之立身行己問題，與老農何涉。就原文觀之，雖謂爲所答非所問可也。竊以爲當日樊遲之問，必尙有其言外之意，不然，則天子且有先農之典而后妃親蠶，何至於弟子動問農事而夫子即報之以厲色，背後且斥爲小人，此何故歟。觀於孔子斥樊遲之一段話與孟子斥陳相之一段話，立論之精神如一，不外主張勞心勞力分工合作之意。案許行與孟子同時，後於孔子約二百年，或則竝耕之社會思想早已發達於當時，而爲樊遲所沈醉，未可知也，不然，何至老先生盛怒若此。且六藝之御既可學，唯稼獨不能學，一動問即遭嚴詞譏責，殊令人不能無疑。意者樊遲請學稼是請孔子亟宜學稼，並非以稼穡之技術問題請敎於夫子；乃勸告而非問道，必如此解釋而前後文義乃得貫通。

又案論語樊遲之問，前後共三次，於請學稼而外，復有雍也章，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又顏淵章，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又案論語一書，凡門弟子問道，皆曰問，未見有用請字者。如子游問孝，子夏問孝，孟懿子問孝。子貢問君子，子路問君子，司馬牛問君子。林放問禮。季路問事鬼神。子張問善人之道。顏淵問仁，仲弓問仁，司馬牛問仁，子貢問爲仁。子張問明。子貢問政，子張問政，子路問政，季康子問政，葉公問政，齊景公問政。子張問崇德辨惑。子張問士。子路問成人。子路問事君。季康子問使民。子張問行。顏淵問爲邦之類，皆曰問，獨此不曰「樊遲問稼」而曰「樊遲請學稼」，語氣顯然有別。故疑是勸告而非問道，似不爲曲解。

一三

孟子公孫丑章：「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各家注疏皆以五行生尅時日干支釋天時，弄竊以爲未允。天時者，應是指風勢之順逆，日影之向背而言，此蓋於射擊有關係者也。環而攻之，則順逆向背之間，必有一直徑之反對點，而利害異殊；此就空間言之也。日影遷移，朝所苦者利於暮；此就時間言之也。用事實解釋，似較勝於五行干支。

論語：「吾道一以貫之，」孟子：「夫道一而已矣。」前者就主觀立論，所言是出發點；乃衆枝同本之意。後者就客觀立論，所言是到達點；乃殊途同歸之意。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釋「道一而已」曰：不因智愚而有二道。與中庸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相類。是卽殊途同歸之義。

一四

唯識論之八識以眼耳鼻舌身意爲前六識。宋儒亦知既有眼耳鼻舌身，自不免有色聲香味觸等嗜好，充其量可以至於人欲橫流。於是竊取唯識第六識之「意，」而侈言正心誠意以爲之節。但意何由而生，如何而後可以使之誠，則非了解第七之「末那」識及第八之「阿賴耶」識不可。而不然者，則並意識之所潛聚，及意識之所由活動而未之知，縱有千言萬語，只是皮毛，或竟等於隔靴搔癢而已。宋儒拾取「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二語爲正心誠意之張本，只以未解「意」字之眞諦，結果徒聚訟紛紜，莫衷一是。或曰戒愼恐懼是本體，不覩不聞是工夫。或曰不覩不聞是本體，戒愼恐懼是工夫。但覩聞戒懼之本源安在，並未留心，宜夫其辭費矣。欲解斯義，當先知何者爲「意」。

唯識論之第七識曰「末那」識，亦名意根，謂卽第六識之根苗也；亦名思量識，謂既能思慮，又

能量度也；亦名轉識，謂爲第六與第八兩識之轉捩樞紐也；亦名次能變識，對於第八識之初能變識而言也。

末那識乃意之根，既曰根矣，當必有其植根之地，是以第八之「阿賴耶」識亦名種子識，謂本性住種及習所成種皆藏於第八識中，故亦名藏識。又名執持識，謂阿賴耶識能將自無始來時念念生滅心所遺留之雜薰染與次第相續心所積聚之經驗，執持而保藏之，使與前六識相依以爲因緣，故又名知所依識，又名初能變識，謂與雜薰染互爲「因緣」故。

欲知因緣，先明五蘊。佛說以色受想行識爲五蘊。對象曰色，感覺曰受，記憶曰想，思維曰行，認識曰識。譬如對象爲一本中國書，此對象之色相也，是曰「色」。但何以能知其爲中國書，必先感覺其爲長方形而不甚厚之一物，是曰「受」。再聯想起過去之經驗，書爲何狀，中國書又爲何狀，將此種印象重現出來，是曰「想」。再將腦中印象與眼前對象相較量，而參以一種綜絡之思維，是曰「行」。最後乃了然認識其爲中國書，是曰「識」。

第一蘊之色曰「物」，有對象；後四蘊曰「非色」，亦曰「名色」。此唯物論也。但我佛從認識論的立場，特提出第五蘊之「識」爲能認識之主觀要素，而以前四蘊之「色受想行」爲所認識之客觀要素。此則唯識論也。是以「識緣名色，名色緣識，」遂爲因緣論之主要關鍵。「十二因緣觀」

及「三世兩重因果」皆從此演生。明乎此，庶可以言「因緣」。

何謂「因緣」即所謂「有此則有彼此生則彼生；無此則無彼，此滅則彼滅，」是已。因與緣又常相依存，有同時的依存關係，有異時的依存關係：有此則有彼，無此則無彼，同時的依存關係也；此爲主而彼爲從。此生則彼生，此滅則彼滅，異時的依存關係也；此爲因而彼爲果。

主觀的能認識之主體與客觀的所認識之對象相接觸相對待而成世界，名曰因緣，即所謂「識緣名色，名色緣識」乃同時依存關係之要義也。至於異時依存關係之要義，即十二因緣相是已。其順序如下：無名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欲明斯義，更當逆推。

老死即各個體之衰滅，緣於有生，無生則無所謂滅。各個體生存或生命之存在，是曰有，但何以能影響及我，則緣於執著，是曰取。無執著則萬物各自爲生理的存在，與我無關，不聽戲則戲院便不是我的世界。但執著乃緣於欲望，是曰愛，亦即生命活動之原動力。欲望之起，乃緣於領受外界現象而生愛憎，是曰受。但愛憎之情感實由於與外界接觸而有感覺，是曰觸。但感覺必有感覺的認識機關，即前六識，是曰六入，其依存則由於所認識之客觀要素，是曰名色，此之謂五蘊和合，乃生命組織之全部。受想行識四蘊，包含一切心理狀態，但以能認識的主觀要素之識爲之主，是曰識，其餘三蘊

則立於對待地位。要而論之，先有客觀的對象，而主觀乃能有所認識；先有主觀的認識，而客觀的事物乃得以辨證。此之謂「識緣名色名色緣識」實爲因緣論最主要之關鍵。但認識活動乃由於意志活動，即思維是曰行。意志活動則由於無意識的本能活動，是曰無明。

至於三世兩重因果，則仍就十二因緣觀順推。即因爲無意識的本能活動而轉入意志活動，是爲過去之因。既有意志活動，自必有主觀的認識，既有主觀的認識，則對於客觀的萬有緣眼耳鼻舌身意的感觸而生愛憎，是爲現在之果。亦即第一重因果。再緣愛而生欲望，因欲望而有所執著，我有之見緣是而起，是爲現在之因。是即過去與現在兩世之因緣關係。復次，既有我執，則難免於入輪迴而有生，有生則有老死，是即未來之果。亦即第二重因果。由是觀之，可見一與二爲過去，三至十爲現在，十一與十二爲未來，是曰三世。復次，一二之無明、行爲過去之因，亦曰能引支；三四五六七之識、名色、六入、觸、受爲現在之果，亦曰所引支；是即第一重因果。又八九十之愛、取、有，乃現在之因，亦曰能生支；十一十二之生，老死乃未來之果，亦曰所生支；是即第二重因果。佛自出家後，獨在一森林中苦行六年，自覺無所得。乃出而遍歷諸邦，作行脚僧，又數十年，縱觀宇宙之大，察衆生之苦，恍然有所感觸，繼在一菩提樹下冥思七日，乃大徹大悟，遂成此盛水不漏萬劫不磨之佛法。十二因緣觀，即其全部組織之總綱矣。

唯識乃佛教之大乘法，「緣意爲識，轉識成智」二語又爲唯識之大法，明乎此庶可與言誠意。意且未解誠於何有。宋儒每竊取印度哲學之皮毛，自以爲獨得之祕；同時又謗佛爲異端，用掩其竊盜痕跡。自命爲儒教之護法，神美其名曰衞道。此種態度，殊欠光明，學者不應如是。殊不知凡欲攻破一種學說，必須深入而精通之，執取其致命之弱點，一舉摧陷，庶爲上策。佛豈易謗也乎哉。

一五

儒家理想中之全人格曰智仁勇三者具備，所以稱爲達德。達也者，卽放諸四海而準之意，達德二字，實可釋作「標準人格」。好學，力行，知恥，乃人格修養之下手工夫，故曰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意義至爲明顯；及其成功，則可以不惑，不憂，不懼。孔子四十而不惑，卽自認爲求知修養有得之年。五十而知天命，知命自然不憂。六十而耳順，耳順二字，朱晦翁釋作「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無所違逆，殆卽游行自在之意，游行自在卽無挂礙，無挂礙斯無恐怖，故曰不懼。可見修養成就之先後亦自有其次第也。孟子之言養勇，曰「我四十不動心」，此老之自信力比孔子提早二十年，而告子尤遠。

一般人之直覺觀念，咸以勇字與力字爲不可分離，此則狹義的「血氣之勇」而已。孟子言養勇之一段話，同情於孟施舍曰視不勝猶勝，曰量而後進，慮而後會，言勇而曰非求必勝，寧非大奇，以

「能無懼」爲大勇，的是儒家正宗。

一般人之直覺觀念勇字則失之太狹，而仁字則失之太泛；講到仁字便立刻聯想到「慈善事業」與不憂力行能立能達等意義相去不知幾千萬里幾於脫離關係。以「血氣之勇」言勇，以「婦人之仁」言仁皆大誤也。是以讀書最忌空泛不求甚解而自以爲是自誤不足惜，厚誣古人罪斯太矣。

一六

憶昔在萬木草堂之初，嘗於功課簿上對於「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一語作疑問，蓋以論語一書，利之罕言誠是也，若命字則屢見不一見，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君子居易以俟命。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亡之命已乎。五十而知天命。賜不受命而貨殖焉之類，不勝枚舉，豈得曰罕，至於仁字乃儒家哲家之中堅，罕言之說尤屬矛盾。當日南海先生批答曰，此斷句之誤也。應作「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引哀公問禮於老聃於巷黨爲證，謂巷黨乃地名，從未聞有所謂達巷黨者。此說誠新奇可喜。然而由今思之，或恐不無强解，不如將「與」字訓作「吾與點也」之與之爲妙。謂於利則罕言，命仁則與之，是亦一解。

一七

儒家之所謂「仁」，其義甚廣，鈎稽而綜核之，大旨在反求諸己，內也，非外也。故論語曰克己復禮爲仁，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告子曰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克己成己安宅均屬內省工夫，而告子則曰仁內也，更直截了當。論語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雍也仁而不佞，又曰仁者其言也訒，又曰剛毅木訥近仁。所謂不巧言，不佞，訒，木訥，意義正相等，均可以「誠」字釋之。誠則內省工夫之正鵠矣。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此之謂也。

知仁勇三者並舉，數見不鮮。如中庸之「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又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論語子罕章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憲問章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陽貨章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此皆三者並舉。更有二者對舉如「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君子不憂不懼」之類，亦不勝枚舉。足見所謂三達德之知，仁，勇，實孔門人格修養之標準，無論講學或問難，百變不離其宗。

以「仁慈」兩字連屬作一名詞，乃普通對於「仁」字之觀感，其意義乃在施諸於外者而言。

然而仁者可以不憂，則又何說，斯語大奇。故必須從「內省」「反求諸己」方面尋釋，然後知仁者有心安理得之樂故曰不憂。

一八

勇字在儒家哲學中乃用以代表人格之一部分，智仁勇三者俱備是謂全人格，亦可以稱之曰完人，勇則其一部分也。如勇力勇氣，乃勇字與一名詞相連；勇猛勇敢，乃勇字與一形容詞相連。就力之一方面言之謂之猛，就氣之一方面言之謂之敢。勇字每與怯懦等字相對待，但如「仁者必有勇」「見義不爲無勇也」等，勇字可曰有曰無。若云有怯無怯有懦無懦，則不可矣。於斯可見勇字實一具體名詞。又如不屈不撓不移不餒不息不厭不倦不怨不尤不偏不倚不懼等即所謂勇，亦即所謂人格標準。

一九

中庸唯天下至聖一章，聰明睿知，智也；寬裕溫柔，仁也；發强剛毅，勇也；然後以齊莊中正行已，以文理密察治事，庶可以得民之敬，得民之信，得民之悅。又聰明乃見於外，睿知則藏於內；寬裕乃外施，

溫柔乃內蘊；發强外也，剛毅內也；齊莊在乎儀容，中正在乎心意；文理乃動作，密察是精神。凡此二十字，分五句，每句四字，均有內外之分。

二〇

教育之道，方法不一，概而論之，不外兩途，一曰立矩範以整齊之，一曰因個性而利導之。由前之說，是曰齊民之術，即所謂水平標準是也。近世歐美諸國多用之，亦即所謂軍國民主義之教育，以整齊畫一爲宗旨，由政府定出一模範，舉國一致，莫敢或外。由後之說，是曰變化氣質，即所謂因人而施是也。古代儒家道術多用之，門弟子之問政問孝問仁問禮所答每多異辭，即後世之書院制度，亦只專重自由研究精神，因個性以爲用。齊之尙易而導之實難。誠以個性每多不同，決非納於同一矩範之所能造就。就軍國主義計，以全國人民爲機械，自以整齊畫一爲便；若爲人類文化計，則利導個性之發達，俾各自發揮其天才，獲益良多矣。

二一

反求諸己之「己」字，與新名詞個人主義之「個人」及自己本位之「自己」不同。個人主

義或自己本位乃以本身爲主體，而天下之人只爲完成我個人之利益而生存，天下事物只爲造成我個人之利益而發生意義。此外則大可以用「無所謂」或「不相干」等語氣而置之於不議不論之列。

至於反求諸己則不然，精神全在一「反」字。以事實爲主體，而己躬則權時退立於客體地位。如大學之「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有無乃事實，是主體；己乃己躬，是客體。又如中庸之「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身。」射是事實，失是事實，正鵠亦是事實，乃主體；身乃本身，是客體。又如孟子之「仁者如射，射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發是事實，不中亦是事實，乃主體；己乃己躬，是客體。此即所謂「反躬自問」。躬乃反主爲客之己躬，而以自我代表萬事萬物作主體，以問諸己躬。要而論之，「自己本位」之己字乃主體，而「反求諸己」之己字乃客體；反字則以事實爲出發點者也。

但經過反求諸己以後所得之結果若何。反省工夫，必須先有自疑理解錯誤之感覺，然後棄絕主觀判斷，而以純客觀精神重新推求；若發覺錯誤，便立即拋棄原來之主觀而表示懺悔，此即所謂「恕」。恕也者，自省而恕於人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即明斯義。儒家哲學，不言超人境，其立腳點乃在人間世，則「反求諸己」

工夫，眞可以終身行之而不謬。此眞可稱爲純客觀的哲學。有時將自己本身亦置諸客體地位，實最徹底之客觀者矣。

二二

新學說稱人類爲感情動物，而佛說則稱世界一切動物曰有情衆生，即梵音之「薩陲」。佛說自是廣大精審，天下豈有無情感之動物哉，不僅人類爲然也。

情感與情愛似微有不同，情感只是有所感而已，似是片面的；而情愛則爲相互的。以此論之，二者似有深淺之別。而又不盡然。世固有因一玩好之物而性命與之者矣。舍性命以爲一玩好，深之程度亦可謂至矣盡矣，然只是片面而非相互，物品不能因你之愛而甘爲情死也。是以佛說只言有情，而感則以五蘊釋之，愛則以十二因緣釋之。

貪瞋癡乃緣於愛，此則似有深淺層次之別。見可愛而欲得曰貪，因欲得而起爭妬念曰瞋，不得則性命與之曰癡。欲狀癡之貌，則纏綿二字似是妙筆。然而纏綿之醜態，不僅見於思而未得之先，且更行於既得之後，此佛之所以謂一切有情衆生只是死生流轉永刧而不能自拔也。

苦惱緣於有情，無情則無苦惱，是已。然而非經由極大之苦惱不能絕情，將絕未絕之間，其痛苦

或有非精神及身體所能任受者。任受不了，仍不免於死生流轉；流轉之後，並不因你前次已受過若干痛苦而下次遂得以輕減也。故曰非生具大智慧者不易解脫，此之謂也。所謂不易解脫云者，非智不及此之謂，亦非知而不舍之謂，實因精神受不了此劇烈之刺激而身體已不能支持也。父母妻子之情，兄弟朋友之情，誰能無念；若必欲使之決然舍棄，不管他人之苦不苦，唯自圖解脫既名之曰有情衆生，乃必欲强人以所難，此難者所以謂佛說任是廣大精微雖悅服而未能幾及也。

然而我佛只言「隨緣，」並不勉强，强人以所難，非佛法也，隨緣即隨分因緣，隨各人之身分以爲緣。「因」可自造，若能向改變環境方面以造因，避免自縛，則解脫易矣。譬諸獨身主義者，父母已終其天年，自可以來去無牽挂，不至苦累他人，此即佛之所謂無罣礙，「緣法未至」一語，其意可以自明。易經隨卦彖辭曰「隨時之義大矣哉」佛之隨緣，孔子之隨時，皆「時中」之聖人，必不强人以所難也。

由此言之，若緣法未至而勉强出家，反不如在家作居士。今之僧侶，不顧父母之養而猶藉他人以爲養，非佛弟子也。

一三

玄奘法師，留學於印度之那爛陀寺，聽戒賢法師講瑜伽師地論。此實中印文化交通之一大事，影響所被人所共知，且勿具論。茲特據慧立三藏法師傳記那爛陀寺。

那爛陀者，乃施無厭之意，耆舊相傳此伽藍南菴沒羅園中有池，池有龍，名那爛陀，因以爲號。蓋在中印度之東偏，戒日王領土內之摩揭陀國也。當初有五百商人以十億金錢買得菴沒羅園以施佛，佛於其地說法三月；商人多有證果者。佛涅槃後，此國之先王鑠迦羅阿迭多，以敬佛故，造此伽藍。王崩，其子佛陀毱多王纂承鴻業，次南又造伽藍；再傳至怛他揭多王，又造伽藍於其東。三傳至婆羅阿迭多，又造伽藍於其東北。厥後伐闍羅王復於次北建一伽藍。中印度王又造伽藍於其側。六帝相承，各加營造。於是周之以牆，合爲一寺。中分八院，樓臺星列，觀竦煙中，殿飛霞上。加以淥水縈回，青蓮菡萏，羯尼花樹輝映其間。寺外則爲菴沒羅林。諸院僧舍皆有四重，畫棟雕梁，繡楹玉砌。印度伽藍，無累千萬，瓌麗崇偉，此爲最雄。僧徒主客常逾萬人，並學大乘㊀，兼十八部㊁，爰至俗典㊂吠陀㊃等書，因明㊄聲明㊅醫方㊆術數㊇亦所研習。凡解經論二十部者千餘人，三十部者五百餘人，五十部者凡十人。唯戒賢法師則一切窮覽，德秀年耆，爲衆宗匠。寺內講座，都百餘所，學徒修習，無棄寸陰。德衆所居，自然嚴肅。建立已來七百餘載，未嘗有一人犯譏過者。國王欽重，捨百餘邑充其供養，邑二百戶，日進秔米酥乳數百石。由是學子得以潛心精研，藝成業就。

那爛陀寺西北有大精舍，高二百餘尺，乃婆羅阿迭多王所建，莊嚴瑋麗。精舍東北有窣堵波，即如來昔於此七日說法處。又南則爲鍮鉐精舍，乃戒日王所建。有銅佛立像高八十餘尺，重閣六層，方得覆及滿胄王之所作也。

案玄奘法師以貞觀三年（公元六三〇？）自長安出發，越三年到達那爛陀寺。此云「建立以來，七百餘載，」則公元前一世紀已有此寺。觀於其所授之學科，共分八門，猶是舉其大槩耳。講座百餘所，日日不息。規模之大，直與現代世界上最有名之大學埒。於距今二千年前，竟有收容學生萬餘人之分科大學，寧非可驚。至於建築之堂皇，管理之嚴肅，方諸現代，未遑多讓，或將過之。「先進國」之頭銜，究將誰屬。

摩揭陀國位於恆河之南，周五千餘里，其俗崇學尙賢，伽藍五十餘所，多授大乘法。中有故城，周同七十餘里，曰香花宮城，梵言拘蘇摩補羅，以王宮多花，因以命名，後更名曰波吒釐子城。佛於其地入涅槃，故聖跡最多。佛涅槃後百餘年，其國王自王舍城遷都於此。是即那爛陀寺所在地也。玄奘法師留寺五年，聽戒賢大師講瑜伽師地論三遍，每遍講十五月而徹。順正理一遍，顯揚對法各一遍，因明聲明集量等論各二遍，中百二論各三遍。每日於聽講之外，復鑽研諸國梵書，洞達其詞。由是遍歷五印度諸國，親其大德，以廣見聞。閱二年，復歸那爛陀，更留二年，乃首途歸國。載得經論六百五十七

部，以健馬二十四馱入國都。於貞觀十九年春正月，還抵長安。自是竭其下半世十七載之精力，專從事於翻譯。至麟德元年（公元六六四）春正月，共翻成經論七十四部，計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二月七日，師入涅槃。

二四

世人對於「義」字之直覺觀念，總以爲是客觀的利他主義，縱有時明知於自己或有所不利，苟認此事爲義所當爲，亦不惜毅然而爲之。如「見義不爲無勇也」即明此義。可見赴義須鼓起勇氣乃做得到，所謂慷慨赴義，其有時或不利於已可知矣。然而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魚而取熊掌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則以義爲一種令人可欲之事，其可欲直與嗜熊掌等，並無須乎鼓起勇氣乃能做到，不但不須勉強，而且「可欲」，此又一義也。

「德」字乃人格上一個優美名詞，每見此字，直覺上只見其發出一種嚴肅氣，至正無邪。如天命有德，據於德，昔夏之方有德也，即明斯義。然而昏德、慝德、惡德、穢德，亦以德名，可見德字原是正邪互用，其意義直等於「行爲」，此又一義也。

二五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兩句祿在其中矣，上句是承學干祿之學字出來，與下句之意義恰相合，可無疑義。唯耕也餒在其中矣一句，頗費解。餒，飢也，餓也。若云耕也飽在其中矣，則與學也祿在其中矣，庶幾可以意義相稱，分量相等。若云人類原是爲餒而後耕，然則爲祿而後學乎，必不然。且與「在其中」三字不相應，是不可解。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二語亦頗費解。若曰食只求飽，而不爲口腹之慾；居只求安，而不爲宮室之美；斯可矣。居無求安，等於臥薪；食無求飽，何異嘗膽。薪膽生涯，若偶一爲之以自惕勵，猶可言也；人人如此，終身如此，是何爲者。朱注釋作「志有在而不暇及」，有所未慊。士無日而不志於道，則是終身無溫飽之時矣，惡乎可。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兩句平列而整齊，是取譬之辭。上句之「不以其道」，謂儻來之物，君子不取，意義甚明。下句之「不以其道」，則謂无妄之災，君子亦不避，則費解矣。爲氣節而甘貧賤，是以其道而得貧賤也。君子安之夫復奚疑。若橫逆之來，只宜與巖牆等量齊觀，去之唯恐不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宋儒之於此語，議論紛紜，莫衷一是。何者爲既發未發，孰爲性而孰爲情。愈辯愈遠，愈讀愈糊塗。此之謂不得要領。且勿管其既發未發，應先究喜怒哀樂之爲何物。

偶爲外界之事物所衝動，而發生種種不同之情緒，便是喜怒哀樂。當其未衝動之先，靈明只是空如無物，靜如止水，故曰中。中也者，不喜不怒不哀不樂之謂也。情緒之爲物，其態萬千，如喜怒哀樂愛惡欲貪嗔癡疑懼憐惜悔恨怨敬狂妬等皆是也。所謂喜怒哀樂，舉其大槪而已。發也者，乃被衝動而發，卽所謂「念」。念無定態，一視衝動之原動力爲何如。朱晦翁以爲未發謂之性，既發謂之情。性、情二字，只是如代數之符號，用以便於行文，無斟酌之必要。在未被衝動之先，既屬空如無物靜如止水，可見並非有種種形成之喜怒哀樂等蘊藏於內，待時而動也。情緒既以衝動而後發，則情態當然因依原動力而起變化。爲忠孝節義所衝動，使人起敬；爲姦淫邪盜所衝動，令人生恨。原動力若爲複本位，則可以使人同時起幾種不同之情緒。譬如觀梅蘭芳之霸王別姬，則敬愛憐惜四種情緒可以同時並起。所謂「可歌可泣」，則其衝動之原動力必甚複雜可知矣。

由此言之，則性善性惡論，自孟荀以迄於明儒，汗牛充棟，無乃辭費。靈明本是靜如止水空如無物，更有何善惡之可言。偶然發生善念或惡念，只以衝動之原動力來路不同，而所發生之情態因之異殊耳。此乃衝動力之善惡，非性之善惡也。譬諸一人於暮夜見一黑影，以爲虎，射殺之，既察則其子

也，乃撫屍而慟。同是一人，偶爲猛虎之觀念所衝動，遂起殺機；殺，惡性也。旣而被其親子之屍體所衝動，卽生惻隱；惻隱，善性也。若是者，果與性善性惡何涉哉，衝動之不同耳。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此大學章句也。行文甚奇，三句似是平列，而意義不相連屬。試分別釋之如下。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此二語極言牧民者可以操縱人民之意志，乃極端的贊同領袖主義，卽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是也。其意若曰，人是羣居動物，服從領袖，其天性也。只要有一領袖爲之嚮導，可以隨便左右而進退之，無不如意。善與惡，仁與暴，了無差別，眞可謂極端之極端矣。此章乃言齊家爲治國之本，立論自應如是。

至於第三句則不然矣。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力言人民有自由意志，不可欺也。是極端的贊同民治主義。其意若曰人各自有其別擇性，好惡有則，因其所好而好之，庶幾可以爲治。如反其情，雖嚴令亦難相强。若一意孤行，强其就我，勢必至於橫決，斯亦極端之極端也。三句銜接，而含義恰相消，是不可解。

思想與地理有關，與氣候更有關。卽如中庸哲學，非生在大平原上之孔子，莫能致也。大平原上之居民，對於自然界之調和性看得最爲親切，故能發生此種哲學。（參觀飲冰室專集之三十六）此地理影響思想之明證也。

印度哲學，以靜寂冥想爲入手工夫。如釋迦自出家後，獨在森林中苦行六年，作行脚僧十數年最後枯坐於一菩提樹下，冥思七日，乃豁然貫通。苟非生長在衣食二字不甚成問題之熱帶上，那能如此。苦寒之地，雖窮年無休息，僅得免於凍餒，遑論坐禪，此則氣候影響思想之明證矣。

人亦有言東方哲學多淩空，西方哲學多踐實。以大輪廓而論，誠如所云。然而空之出發點仍根於實。卽如印度哲學雖以空爲究竟，而起點乃在於有生，有生，實也。

最玄虛莫甚於鄒衍等之陰陽五行學說。然而彼之出發點乃在於五行之相生相尅。水尅火，火尅金，實科學試驗所得之結果，孰敢否認。虛虛實實，或卽過程中之一時現象，結果仍返於實，未可知也。卽如催眠術，自淺人視之，豈非玄之又玄者耶。然而此種學問之成立，乃由於心理學，心理學之根本乃在於生理學。解剖千萬人之屍體以作考驗，踏實寧有過於此者哉。

現實而得其理者謂之科學，未得其理者謂之玄虛。斯賓塞分宇宙間之萬事萬物爲可思議與不可思議兩類，其不可思議一類，乃暫作備忘之記名，非永久任其不可思議也。今不可思議之類日

已日縮而日小矣。是誠不愧爲聰明之學者。較於凡屬自己未能思議之事物卽以「迷信」兩字唾而棄之者高明多矣。不可思議，卽玄虛也。

可作玄虛二字之總代表者厥爲鬼神。鬼神之有無，只能暫作懸案，未可遽下判斷。靈魂之狀況若何，誠未得昭信之實據。但屍體與生人之別，究竟缺少何物，是一問題。屍體之所以無智慧無意志，其故安在，在此問題未解決之先，最好暫且勿譚鬼神，較爲妥當。

二七

人之性質，普通多主遺傳，如優生學一類之學說是也。印度哲學則不講遺傳而但言薰染。成唯識論卷二曰，種子有二：一曰本有，自無始以來存於第八識中，亦名本性住種。二曰始起，自無始以來漸由薰習而生，亦名習所成種。又曰阿賴耶識與諸轉識展轉相生，互爲因果；又同時與雜染法互爲因果。卷三阿賴耶識能將刹那刹那生滅心所遺留之雜薰染及次第相續心所積聚之經驗，執持而保藏之，與前六識相依爲緣。讀此，則佛說之言意識，重在薰染，已甚明顯。第八識之阿賴耶，專明此理。

中國哲學則既言遺傳，亦言薰染。有其父必有其子。遺傳論也。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薰染論

也。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良冶之子必學爲裘，則遺傳與薰染並重者也。孟母三遷，可作薰染論之代表。宋儒所講之習與性成，是亦薰染論者。胎教亦是薰染法。綜合觀之，大抵中國學說多偏重於薰染論。是以中國哲學與印度哲學之集合而有東方哲學之名稱。

有時見一人之性質絕不類其父母，每使人對於遺傳論發生懷疑。而不知其所受社會環境或家庭環境之薰染，有以轉移之也。

宋儒之言變化氣質與西洋哲學之進化論，同是以對於環境之薰染爲出發點，表面極相似，而實不同。進化論乃順應，而變化氣質則是逆行。

王陽明曰，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必俟非常事變之來，乃見工夫。程明道曰，學至變化氣質，方是有功。劉蕺山曰，吾輩習俗既深，平日所爲，皆惡也，非過也。學者只有去惡可言，改過工夫，且用不着。此乃宋儒變化氣質論之大凡也。讀「工夫」二字，可見此種學說乃主張用人力强制執行，改革所受於環境之雜薰染，而非謂隨環境以爲變化也。

進化論始於達爾文，至攝德乃更博而大之，發而深之。其言曰：各生物皆有自變之能力。其變也以漸，而一以適於境遇爲主。於是優而適者獨存，遺其種於後。一切生物，依此公例，經過長時期以至於今日。其間所經過之境遇，至爲複雜。故其身體之組織，心智之機能，亦隨之以日趨於複雜。一言以

蔽之，則一切生物，皆常受外界之牽動而屢變其現在之形態而已。於斯可見此種學說，乃極言萬物之間生存，只應順應環境，刻刻追隨而自生變化，若奔走後時，即被淘汰與變化氣質論恰背道而馳，殆因一從形體上立論，一從道德上立論故也。

攝德此一段議論與成唯識論所謂生滅心所遺留之雜薰染及相續心所積聚之經驗等等，同是侈言一切衆生莫不受環境之所薰染，經過無量劫之長時期，而刻刻變化。是以第八識之阿賴耶，亦曰初能變識；第七識之末那，亦曰次能變識。然而此兩種學說，亦只是貌相似而實不同，一則專從形體上立論，而一則專從因果上立論故也。

唯識論乃深發「自業」與「共業」之因果，謂一人之自業，只是今生所收之果，其因乃遠在無量劫之過去生中，受環境之雜薰染積聚而成。果雖自業，而因則共業也。其廣大精微，實有非中外古今任何學說之所能幾及。宋儒之言變化，尊德性而已。進化論之所謂變化，重形貌而已。至於唯識宗乃專從因果上立論，用明自業與共業，只是因果相乘，因果相生。一切衆生現在之自業，其因乃在過去生中無量劫無量衆生之共業以結成現在之果；同時又爲全世界共業之一分子，以作未來者自業之因。是眞可謂博大精深者矣。以此論之，則遺傳亦只是由過去生中之薰染得來。

涵養工夫，須以長時間行之，非若覺悟之可以一觸而貫通也。故曰養，故曰修養。修字即有恒而漸進之意。是故只一養字，已可望而知有長久性矣。

如曰養心，宋儒謂養心莫善於寡欲。必須先做一番寡欲工夫，强制妄念之雜起，漸使習慣成爲自然，循至於心如止水。由强制以臻於自然，是卽養之過程，非短期間所能至也。

又如養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又曰我四十不動心。卽假定從志學之年起算，則亦經過二十五年長時期之工夫，而氣乃純。

又如養望。功名可以驟致，唯威望與聲望，則必須從培養得來。養望之道，非但不求急進，有時且以退爲進。所謂斯人不出，如蒼生何，是卽養之效果矣。

尸子處道篇曰，「食所以爲肥也，一飯而問人曰奚若，則皆笑之矣。」此言最可作養字之註脚。

二九

尸子曰，「恕者以身爲度者也。己所不欲，毋加諸人。惡諸人，則去諸己。欲諸人，則求諸己。是恕也。」以身爲度四字，最能得恕字神髓，爲諸家學說所不及。大學之有諸己而后求諸人，論語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均只說到邊際上，未若以身爲度之「度」字深切着明也。

勸學篇曰，「車唯恐地之不堅也，舟唯恐水之不深也，有其器，則以人之難爲易矣。」又如一飯而問人曰，奚若等皆可稱爲妙喻，爲俊語。劉向曰，尸子著書，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術。劉勰曰，尸子兼總雜術，術通而文鈍，二劉之說，均未見平允。

廣澤篇曰，「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仁術」與「禮治」乃儒家哲學之大本，即論語一書，若列舉亦可得百數十條。貴公之說，實所罕見。唯禮運篇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乃特標舉一「公」字。尸子曰，孔子貴公，應是得聞孔子之大同學說者。說仁說禮，小康之教而已。

三〇

唯識論以眼耳鼻舌身爲前五識，第六意識，第七末那識，第八阿賴耶識。前五識之對象乃有形相，官肢之本能，自可辨別。如眼辨色，耳辨聲，鼻辨香，舌辨味，身辨觸是也。故前五識亦曰了別境識。了是了解，別是分別，謂五官自可以了解而辨別之也。至於第六識以上，則爲無形相，譬如問釋迦之人格何如，極樂世界之內容何如，則只能以意識了別之矣。

大學以誠意正心修身爲次序，身與意之間，增置一「心」字。心是何物，其所執之職責爲何事，

値得注意。據解剖學所得，則心乃調節血脈流通之器官，與電學之變壓機同其功用。然而正心誠意之心，非此之謂也。中國古代未解人腦爲思想中樞，徒見勞思過度至於興奮或疲乏時，血脈流行每失其經常，因而心房每發生異狀，是以誤認心房爲思想中樞。然此乃生理學之學問。至若形而上之學問，則心也腦也，只是行文上之符號而已，無關宏旨。

大學解釋正心之一節曰，有所忿懥，有所恐懼，有所好樂，有所憂患，則心君皆不得其正。苟如是，則正心工夫乃在喜怒哀樂未發之先，其順序應作正心誠意修身，庶不費解。

試以十二因緣觀釋之。「觸」是第七緣，乃與外界接觸而生感覺之謂，是卽所謂身。「行」是第十一緣，乃有意識的意志活動之謂，是卽所謂意，亦卽所謂喜怒哀樂。至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先，則是第十二緣之「無明」矣。無明乃無意識的本能活動。正心工夫，既在喜怒哀樂未發之先，已入無明境界，不應與修身緊相銜接。

或曰正也者，應是發而皆中節之意，非未發也。是未必然。大學章句，固明明曰，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然則無忿懥，無恐懼，無好樂，無憂患，乃得謂之正，其義甚明，非未發如何。

成唯識論曰，第八之阿賴耶識亦名心識，亦名種子識。又曰，集起的心，卽第八識；思量的意，卽第

七識；了別的識，即第六識。其順序恰爲心意身。蓋有意識的意志活動，自應在無意識的本能活動之後。是則正心允宜在誠意之先，「心」應是最初之一級，爲一切意識之發源地。大學章句所用之符號，似有顛倒錯亂處。

三一

有記弈者之言曰：「弈無常勝法，而有常不負法，不弈則常不負矣。」此老氏之學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又曰，天地之所以能長久者，以其不生，故能長生。即是此理。凡事作退一步想，不求得，自無所謂失，不求生，自無所謂死。消極的修養，應以此法爲最善。

印度哲學之輪迴，乃小乘法，大乘則不入輪迴矣。死生流轉，乃一切苦惱之所由起，釋迦之所以發大願以普度衆生，其動機實緣於此。以不入輪迴爲究竟，故曰「不生不滅」。不生自無所謂滅矣。是以歐洲學者，概括中國之老氏學及印度哲學，統名之曰東方哲學，以其相似也。相似之點，有如上述，可以名之曰虛無哲學。

然而釋道之根本精神實出發於兩極端。佛以普度衆生爲出發點，是積極的。而老氏則以少管閒事爲立脚點。是消極的。是以釋道相厄，史不絕書。竇太后崇尙黃老，（公元八八）似是執政者有

宗敎色彩之始。其後東晉孝武時，道安弘佛法於長安，（公元三七六）苻秦以鳩摩羅什爲國師，（公元四〇五）佛法稱最盛。迨北魏道武帝之誅沙門，毀佛寺，迫緇流南遷（公元四四六）。唐武宗之封趙歸眞爲道門敎授，盡毀國中佛寺，勒令僧尼還俗。（公元八四四）諸如此類，雖未若歐洲中世紀宗敎戰禍之可畏，但亦可稱爲宗敎流血者矣。

至於孔子中庸之道則不然。不貪久生，不祈速死。不好博弈以希常勝，然亦不以不弈而取常不負。東坡觀弈詩曰「勝固欣然，敗亦可喜。」最能得中庸之神理。

三二

人多謂老氏之學曰消極，曰無爲，豈其然乎。試將道德經中積極的，有爲的，之言論列舉數條，用以見成一家之言者之必非無爲也。

曰「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不去非消極也。又曰「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與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歙之弱之廢之奪之，是豈無爲者之態度耶，必不然矣。又曰「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以澹薄爲未足而必欲肥厚，以虛爲未足而實利是求。消極者固如是乎。又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此正積極的以天

下爲己任之言論矣。又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治國用兵取天下，正是大有爲之豪傑事業而積極的爭取功名者矣。是故謂老氏以退爲進則可，非不進也。

史論

一

「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咒詛與頌揚，均以後嗣爲標準，後嗣地位之重大也如此。雖則儒家哲學之組織，以後嗣衍進爲本身不滅之原則，與魂靈哲學分道而行，自然可以養成重視後嗣之觀念。但此種觀念，受封建制度之影響亦不薄。「無子國除」封建制度之大法也。一人無子，可使全家男婦於一剎那頃，由赫赫王族而降爲庶人。同時更令近派宗支，由堂堂貴族而變爲平民。其重視也亦宜。因一人無子之故，蒙重大之損失者百數十人乃至數百人，焉得不爾。重男與多妻之俗，蓋有由矣。

建炎二年十二月，金兵破襲慶府，衍聖公孔端友已避兵南去。軍人將啓宣聖墓。左副元帥宗翰問其通事曰，孔子何人也。通譯者答曰，中國之大聖人也。宗翰曰，大聖人墓豈可犯，敢犯者殺無赦。故闕里得全。以女眞民族之蠻橫，而竟有此舉，金人似猶愈於今人也。襲慶府卽今之曲阜。

民族同化力之强弱，及抵抗同化力之强弱，實根於天性。以中國歷史論，如五胡契丹女眞等，皆嘗侵入主中夏，乃不旋踵卽同化於一爐。又如滿洲入關時，自定種種制限，以拒絕同化。然而不能自

持，致政權一墜，種亦淪亡。唯蒙古最奇。統治中國垂九十年，迫見擯出塞，依然能保持其民族固有之特性，至今不滅。但若留心讀史，實不待事後即能知之。彼之入主中夏，在元世祖至元十四年。此後仍以至元十五至元十六，銜接而下。並不因定鼎燕京而更易年號以圖耳目之一新，即此一端，已可知其精神仍以和林爲根基，掠一新領土，置行宮於燕京，曾不足以介其意也。斯亦奇矣。

二

唐僖宗乾符二年，黃巢乘王仙芝之亂，起自浙東。五年，仙芝敗，衆推巢爲王。於是由浙而閩而粵桂而湘鄂而豫晉而陝。廣明元年冬破潼關，入長安，僖宗幸蜀。中和四年，敗於齊魯間之狼虎谷。前後凡十年，轉戰十數省。其殘忍凶暴，固不足以成大事，然亦一世之雄矣。迨巢既敗，時溥獻俘。戮巢及其兄弟妻子，函首送成都。擇其姬妾之少艾者生致之。中和四年秋七月，帝受俘於成都南門之太玄樓。溫語宣問諸姬曰：「汝曹皆勳貴子女，世受國恩，何爲從賊」——最少而最美者對曰「國家以百萬之衆，且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弱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上默然。悉牽出而戮於市。沿途婦女爭與之酒。蓋欲使其神經麻醉，減驚怖之苦痛也。獨此最少而最美者不泣亦不飲，臨刑仍不改其常態。時溥之不殺而獻之，已存赦宥之意。僖宗之溫語，更有赦宥之意。假令答以被

掠無可奈何等語，定當得活。金聖歎謂紅娘對老夫人一段話，乃千古之快人快事。蓋以其辭令犀利而痛切也。巢翁姬人之口角，豈讓紅娘。史書言黃巢棄長安而東下，官軍李克用等復入，標劫淫掠，尤甚於巢。朝廷之所以爲女子輕蔑者，蓋有由矣。且生逢亂世，那有弱者之幸運，與其留此身以作傳舍，曷若破口大罵死個痛快之爲愈也。

晚唐黃巢之亂，復繼之以秦宗權。史書所言，自懷孟晉絳數百里間，州無刺史，縣無令長，田無麥禾，邑無煙火者殆將十年。又謂荆南數萬戶，兵荒之餘，只存一十七家。又謂宗權所至，屠翦焚蕩，殆無孑遺。軍行未始轉糧，車載鹽尸以從。所謂鹽尸者，乃將人之屍骸實之以鹽，以供軍糧也。又謂楊行密圍廣陵半載，城中絕食，以人爲糧。軍士掠人詣市賣之，驅縛屠割如羊豕，訖無一聲。則所謂法國革命之恐怖時代，尚瞠乎其後矣。「訖無一聲」四字，眞能描出恐怖時代之變態心理。蓋人之受痛苦而號哭者實存求救求助之意，或求助於人，或求助於鬼神也。施耐庵解釋哭之韻味最爲周詳，曰「聲淚俱下謂之哭，有淚無聲謂之泣，有聲無淚謂之號，當時潘金蓮把武大的屍體收拾停妥之後，便號了幾聲。」以此論之，則啜泣實爲悲痛最深之表現。蓋亦知事已無可奈何，求援求助之心，殆已斷絕，只悲身世而自憐，非乞憐矣。至若瀕死而訖無一聲，則並自憐身世之念而無之，但覺此世界實無可留戀，得早解脫，勝於有生。心理如是，則哭泣已屬無意識之閒筆墨，更何有於號，此其所以「訖無一

聲」也歟。

三

帝者之以年號紀元，實始於漢武帝。即位之初，是爲「建元」元年。即公歷紀元前一百四十年(140 B.C.)然而未有命名之詔書也。至「元封」元年，公曆紀元前一百十年(110 B.C.)因封禪泰山之故，乃正式下詔改元。詔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唯德菲薄，不明於禮樂。……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然後升禮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爲元封元年。……」此實中國有史以來改元之第一封詔書矣。元封以前之五個年號，（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140—111 B.C.)實後來有司之所追命。如「元狩」則因是年狩於雍，獲一異獸，以爲麟，由是改稱元年，但無命名之詔書。「元鼎」則以是年後之第三年，得寶鼎於汾水上，乃回溯前三年所改之元而稱曰元鼎。亦無命名之詔書。前乎此者，更有文帝在位之第十七年，因有獻玉杯者，言官以爲祥瑞，於是更始，以十七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又景帝在位之第八年，亦嘗改稱元年，既無詔書，亦未命名。是以歷史只得强名之曰「中元」「後元」而已。

元封以後，年號皆用二字。至王莽乃有「始建國」三字年號。其後則有梁武帝之「中大通」

「中大同」。北魏武帝，以「太平眞君」四字爲年號。其後則有唐武后之「天册萬歲」「萬歲登封」「萬歲通天」，宋太宗之「太平興國」眞宗之「大中祥符」，徽宗之「建中靖國」等，已迹近不學無術。至於西夏景宗之「天授禮法延祚」，惠宗之「天賜禮盛國慶」等六個字年號，則眞是無理取鬧。紀元原是取其便於記事耳。吾不知西夏國民之函牘往還及帳簿登記等事，於年之上而冠以六個字，究竟作何感想也。不便而已。

年號而更易頻繁，亦屬無理之尤。若舊君既歿，新君即位，而更易年號，猶可說也。無端而屢易之，果何爲者。唐武后秉政二十年，(684—704 A.D.)而年號凡十八易。即光宅，垂拱，永昌，載初，天授，如意，長壽，延載，證聖，天册萬歲，萬歲登封，萬歲通天，神功，聖歷，久視，大足，長安，神龍，是也。此爲最多矣。復有一人於一年之中而再易其年號者，東漢愍帝之永漢，中平，是也。似此者甚多。更有在一年之中而再易，既易之後，旋復其舊者。如漢哀帝之於建平二年六月，改元爲「太初」，八月，又廢太初而再用「建平」是也。此則最無理者矣。

歷代年號，每多重複，此亦予後世讀史者以幾許困難。如建武，建興，太和，永安等年號，在歷史上各凡六七見。如曰「建武」，其爲東漢光武歟，東晉元帝歟，抑其他歟。又如「太和」，其爲三國魏明帝歟，北魏孝文帝歟，抑其他歟。諸如此類，使人疲精神於無用之地，實屬可惡，然而奈之何哉。

年號屢易之惡習，直至於明。明朝自太祖（洪武）以至於懷宗（崇禎），凡十六代，二百七十六年，尚有十七個年號。因爲英宗復辟改元天順，且永樂天順正德三號，仍與前代相重複。淸朝自世祖（順治）以至於溥儀（宣統）凡十代，二百六十八年，只有十個年號，且無一與前代相重者。此之謂「科學化」。

公歷紀元第一年，卽漢平帝元始元年。「元始」二字，似有意而實無意，可稱巧合。

四

秦幷六國，廢封建，置郡縣，而大一統之規畫以成。李斯實中國統一之第一任大宰相，一切政制，皆出於其手。劉邦入咸陽，諸將爭奪子女玉帛，而蕭何獨收秦典冊，以爲編製開國政令之依據。是則漢朝一代之規模，實秦李斯爲之也。北周蘇綽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爲計帳戶籍之法。周文帝諭其牧守令，非通蘇綽所陳之六則及計帳法者，不得居官。唐代政制，多取法於周文。是則唐朝一代之規模，實北周蘇綽爲之也。後周王朴，上平邊策於周世宗，先後緩急，言之綦詳。其後宋太祖次第削平四方，皆如朴策。是則宋朝一代之規模，實後周王朴爲之也。然而法猶是法，何以定須假手於蕭何曹參房延齡杜如晦范質王溥等然後顯其光芒。豈文章亦有幸有不幸歟。語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

某，不如待時。豈不然哉。以事實論，實可稱爲漢之李斯，唐之蘇綽，宋之王朴也。

蘇綽之在北魏，以國用不足，乃創爲征稅法。既而歎曰：「吾之所爲，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孰能弛之。」此眞乃仁者之言。曾國藩在軍中，以財用不足，創立釐金保甲法以裕軍需。初以爲事定卽廢，或不至於病民。後卒不能如所期，至死引爲大憾。若蘇綽曾國藩者，誠不愧爲大臣矣。

李斯蘇綽王朴自有千秋，且勿具論。卽以洪承疇而論，被清廷強姦作貳臣，結果兩面不討好。平心而論，貳與不貳，別爲一問題；但清朝一部官制，大都出於其手。縝密至此，眞可稱爲盛水不漏者矣。中央政制且勿論。外府州縣且勿論。卽以各省城內之官制言之，督撫司府道作連鎖之組織。總督之與巡撫，布政司按察司鹽運司之與知府，已是牽一髮而全身皆動。然猶以爲未足，復於司與府之間，設一道與之平行。總督乃總制兩省，實權不如巡撫。作用在於兩省間之分配及調劑。其祇制一省者則無巡撫。非有政治天才而經驗宏富者，能草如是之制度耶。所以終有清一代地方官吏曾無反側之虞，洪承疇之力也。然而終不免於貳臣，惜哉。孟子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其李斯蘇綽王朴之謂歟。

諺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此寥寥數字，實不知歷過幾許經驗得來。唐末藩鎮之禍，全國大亂四十年，殺人不可以數計，在歷史上成一大事件，後世引爲殷鑑。原其動機，實肅宗啓之。在不解名器之爲用者視之幾謂微細不足道。豈有他哉，不學無術而已。至德二年，平盧節度使王元志死，上遣使傳諭，謂視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裨將李懷玉推侯希逸，因以爲節度副使。自茲以往，諸鎮之逐節度使者踵相接，朝廷之威信掃地以盡，於是天下大亂。此與利用學生驅逐學校教職員之事故頗相類。年來非已自食其果報矣乎？愼之哉。

晚唐文宗太和二年，詔擧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於時局痛下針砭。其指斥藩鎮之一段曰：「首一戴武弁視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衞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此一段文章，竟活畫今日軍閥之面目。晚唐藩鎮之亂，以迄於五代，凡百年。然則生當今日而望重覩太平，不略嫌太早也耶。吾爲此懼。劉蕡乃昌平人，主試者以其策論之傷時而黜之。同時應擧而中選者共二十有二人。其中有名李郃者，憤然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勿汗顏。」亦可見當日之輿論矣。

宋太祖怵於晚唐五代之亂，刻意裁抑軍人；然而右文過甚，致外患之來，無以爲禦，後卒以此覆其宗，固無論矣。即仁宗之世，以一儂智高，亦且披靡兩廣，守土者聞風而遁，日下數城，至勞朝廷重臣，

僅乃平之。當時狄青督師南下，交趾遣使請求會兵，助我平亂，狄青嚴詞拒絕。其上朝廷箚子中有一語曰：「假兵於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名臣謀國其遠略實有邁於常人。惜今之執政者無暇讀書，可奈何。

范文正守杭，子弟知其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於洛陽，樹園圃爲逸老地。范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乎。……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誰獨障吾游者。豈必有諸己而後爲樂耶？」其闊達誠不可及。「爲主人者莫得常游」一語，千古如一，眞有意思。惜今之達官貴人富商大賈，亦無暇讀書，遂令九百年前有人斷決其終身而不自覺，實屬可憐。

六

唐武后見駱賓王所草之檄文，慨然歎曰：「此宰相之過也，有才如此，乃使之流落不偶耶。」眞是聰明人語。既見闊達大度，又能深明宰相之職責。爲宰相者責任不僅在於施政，而尤在於進賢。人才之調劑與分配，最宜注意。若運用得宜，在消極的方面可以弭亂萌，而積極的方面更可以福民利國。蓋豪傑之士，絕非壓抑之所能消滅。「多助寡助」實成敗之最大關鍵。此中消息，固未可爲外人道矣。

北宋眞宗大中祥符二年九月，司天監言太陰當食之旣，請禱祀之。帝曰：「經躔已定，何可祈也。」帝者而聰明若此，眞無奈之何。自古以來，災異祥瑞，史不絕書。此乃古之聖哲借自然界之變象以控制帝者於萬一，以祥瑞爲獎勵，災異爲懲戒。雷電雨雹地震日食等，則曰上帝震怒，亟宜恐懼修省，危言以恫嚇之。其計甚拙，而其心則甚苦矣。假令帝者皆如宋眞宗，於經緯躔度了然於心，其科學知識，視司天監尤爲高明，則眞無法以治之矣。但此司天監亦未免太急激，俟月旣食而嚇之則可矣。事前相告，何異於藏頭而自露其尾。

項王語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徒以吾兩人耳。願與大王挑戰決雌雄，毋苦天下民父子爲也。」此眞乃仁者之言。項羽初起僅二十四歲，苦戰七年，死時亦只三十一。斯亦人傑也已。觀於所以語劉邦者如是其敦厚；對於虞姬又如是其溫柔纏綿；以爲項王定是一美男子。今戲臺上把他勾成一張大黑臉，恐怕不對。想是因其事功之叱咤，遂以黑臉刻畫「勇」字之意義而已。

七

讀淸初康雍乾三朝之文字獄，令人髮指，令人背裂，又令人毛戴。帝王之爲物，實界乎人獸鬼神之間，望之似人，兇狠似猛獸，陰險似鬼，尊嚴如天神，故其動作實不可以常理論。據查東山年譜敍莊

史之獄，傑殺者七十餘人，遣戍者百有餘人，慘毒之狀，令人不忍卒讀，然而更有甚焉者。

元嘉二十七年，北魏武帝命崔浩撰國史，記魏之先世事，皆詳實直書。北人忿恚，譖浩于帝，指為暴揚國惡。蓋拓跋氏之先世，猶是蠻荒朧族，述之殊不體面也。帝大怒，使有司案浩罪。誅浩及僚屬，下至僮僕，凡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六月己亥，復詔誅清河崔氏與浩同宗者無遠近，又誅浩姻家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並夷其族。餘皆只誅其身。縶浩置檻內，送詣城南，衛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以此計算，殺戮奚止千人。元嘉當第五世紀之上半期，距今恰一千五百年，當是有史以來最早之文字大獄矣。史稱魏孝武既而悔之云。似此等動作，豈得謂之人。

東晉安帝義熙三年，後燕主慕容熙之妃符氏卒，高陽王隆之妃張氏，熙之嫂也，美而有巧思，熙欲以為殉，遂賜死。

義熙十一年，魏衛將軍安城孝元王叔孫俊卒，魏主嗣甚惜之，謂其妻桓氏曰，生同其榮，能殁同其戚乎，桓氏乃縊而祔焉。

由此觀之，專制君主時代之臣民，生命乃懸於君主之動念；而君主又是缺乏理性者；無理性之動念尚可問耶？是曰帝者。

八

人之聰明，有專發達於一部分者，無論其爲善爲惡，要之此一部分之能力，非他人之所能幾及，是曰天才。天才乃禀自天賦，非學力之所能致矣。如鄭注之肆應才是也。唐文宗時，有鄭注者，冀城人，巧佞善揣人意。貧甚，挾醫術以遊四方。一牙將薦之於李愬，遂有寵，浸預軍政作威福。王守澄請愬去之。愬曰，此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澄有難色，及見大喜，延之中堂，恨相見之晚。既而御史李款奏彈注。澄匿注於右軍。左軍李弘楚與韋元素共謀殺注，使元素稱疾，召之來，舉目爲號，即曳出而杖斃之。注至，吐辭泉涌。素執手款曲，厚遺金帛而遣之。其魔力之大，眞有不可思議者矣。若與素所欽仰之人見，折服宜也。既厭惡而萌欲殺之念，乃一見傾倒，非天才而能若是乎。隨後澄又薦注於文宗，復蒙大用。總計鄭注之生平，只是一便佞小人，無所建白。若稍有學問，得此際會，事不大行其道。王守澄韋元素，猶曰庸才，殊乏知人之明。若李愬者，亦可謂一時之俊傑矣，乃亦爲所惑，異哉。人不易知，知人亦復不易，不其然乎？

自秦漢以至於五代，宰相入朝，例與皇帝從容坐議，無所拘束。迨陳橋之變，宋太祖以范質王溥爲宰相，質溥皆周室舊臣，內存形迹，乃請每事具劄子進呈取旨。帝從之，由是坐論之禮遂廢。大抵良法美意之變遷，由於人主之摧殘者半，由於臣下之奄阿取容者亦半。

九

宋太祖開寶元年，詔荆湖民，祖父母在者子孫不得別財異居。又宋太宗時，詔有孝於父母三世同居者旌其門。案治平之順序，而注重於修齊，宜也。但欲致之，必須從教育入手。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則孝悌不勸而自敦矣。若欲以詰令強制執行，吾未見其卽齊也。且孝悌之道，存乎心而已。形合而意違，與揆隔而孺慕者孰爲孝道。可知此事在精神而不在形式。九代不分居，世傳美德，然夷考其方，則唯賴「百忍」以自持。試思其精神上所受之痛苦爲何如矣。忍者何，強自遏抑而已。勉強遷就而已。凡百如是卽凡百苦痛。堂下皆形神痛苦而謂堂上可以愉快，未之有也。竊以爲凡欲保全兄弟間感情之和睦者亟宜分居。乾餱之釁，每起自婦人孺子，而婢僕尤爲爭鬩之媒。女子小人，聖人且乏應付之術，斯可知矣。且不分居之弊，最易養成子弟之依賴性。更害之甚者矣。

淳熙十五年，周必大薦朱熹爲江西提刑。熹入奏事，有要於路者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愼毋復言。熹曰，吾生平所學唯此四字，可隱默以欺吾君乎。此一語最可作「正心誠意」之註脚。「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又可作此語之註脚。

一〇

北宋眞宗景德二年五月，帝幸國子監，閱書庫，問祭酒邢昺，書版幾何。昺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

餘萬，經史正義皆具。臣少時業儒，每見學子不能具經疏，蓋傳寫不給故也。今版本大備，士庶皆家有之，斯乃儒者逢時之幸矣。云云考景德二年上距建隆元年恰四十又五載（960—1005）。然則邢昺之所謂國初所謂少時云者，僅二三十年間事耳。乃國子監之書籍由三千餘冊而驟增至十萬餘冊。突飛之速，實屬可驚。可證印刷術之發明乃在北宋初年，卽公元第十世紀之中葉，距今恰是一千年。又景德二年十月丁謂等上「景德農田勅」五卷，令雕印頒行，民間咸以爲便，此亦印刷術初行之一證據矣。

南宋紹熙慶元間，直敷文閣趙不迂建書樓於江西鉛山縣，以供衆覽。謂因邑人舊無藏書，士病於所求。乃儲書數萬卷，經史子集分四部，使一人司鑰掌之。來者導之登樓，樓中設几席，俾得縱覽。見廣信府志。

同時有鄭文英者，建集經樓於福州，樓之側有尙友齋。欲借書者取書而就讀於齋中，不得借出。見稼軒集詞題。

斯二樓者，觀其管理制度，絕非私人藏書用以自娛者可比。實公開閱覽性質，與現代之圖書館無稍異。距今已八百年矣。此或爲世界最早之公開圖書館，未可知也。埃及與歐洲之古代史，雖亦有記載藏書之事。然或在帝王之宅；百姓不能見，或在僧侶之手，平民不得讀。「藏」而已，且不能比中

國古代之太學，遑論公開。當十二世紀之初年，實未必有公開閱覽之圖書館如鉛山趙氏及巢縣樓者。趙不迂字胥臣。

二

少日讀書，每至有用干支之處，輒蹙額以爲不然；如曰天寶三年十一月甲戌，總以爲甲戌是某日，孰能知之曷若十一月初一或十一之爲簡便也。迨長而治考據之學，乃肅然對於先民下一深深之敬禮。假令古人屏干支而不用，則我將墜於冥索之途中不知多費幾許精神矣。即如歷代帝王之紀元，有以即位之年爲元年者，有以即位之翌年爲元年者，若舊君崩於六月，新君即位而改元，則多出一年矣；但用干支則不患其能亂。即亂亦可以證之。又如西曆，當紀元前四十六年時，羅馬改行新曆法，補閏兩月，後世咸以爲紛亂之至。又追算基督生日，後世咸認爲錯算四年，但行之既久，雖明知其誤而憚於更改耳。唯中國之干支則永無此患。蓋前後干支其數爲六十一，無論若何粗心，當不致誤。若天干錯一字，其數最少爲十三，如（甲子至丙子）；地支錯一字，其數最少爲十一，如（甲子至甲戌）；即偶或筆誤，只要讀書者稍留意，必能發覺。且每月之大盡小盡，最易致誤，唯干支則永不受此等拘束，大盡也如是，小盡也如是；改元在即位之初也如是，明年乃改亦復如是。我行我法，自成系統，

實整理國故之最良標準也。試舉一例以明之。如詩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一篇，或曰此刺幽王之詩也，或曰此刺厲王之詩也，議論紛紜。查幽王以庚申年卽位，十一年庚午爲犬戎所殺。在位之第三年壬戌納褒姒，第六年乙丑（卽西曆紀元前七七六年）之十月朔（現行陽曆之八月二十九日）確爲辛卯日，是日確有日食之事。蓋此詩實刺幽王與褒姒，三年納褒姒，國政日以亂，六年適逢日食，國人借此以譏刺之。復查厲王在位之歷年，十月朔從無辛卯日。庸人自擾，殆未能認識干支之妙用故耳。不特此也，卽外國學者借重中國歷史上之干支而解決其困難者不在少數，「十月之交」一詩，其一端矣。

二

人類之欲望無窮，世界之進化也以此，而社會之紊亂也亦以此。循軌以進，謂之欲望；擴而大之，以至出乎常軌，謂之野心。要之不以眼前之地位爲滿足，更思所以改造之，其揆一也。老氏曰「不見可欲，使心不動」，此語可分作主觀與客觀之兩方面解釋。「不見」屬於主觀，蓋自抑其心而勿使之動，方法莫善於不見。「可欲」屬於客觀，蓋客體旣具有挑撥性而使余心動，則其中必有可欲者存。大抵野心之起，必因客體有可欲之處以挑撥之，致怒發而不能自已。歷史上最能表現野心之蓬

勃者吾得三語焉。其一卽陳涉之「燕雀焉知鴻鵠志哉」；其二卽項羽之「彼可取而代也」；其三卽劉邦之「大丈夫不當如是耶」。試細玩此三語之神味，其野心之勃勃實有不能自己者矣。然尋繹其動機，不外因帝王之可貴有以挑撥之。其可貴處：一在尊嚴威武之虛榮，一在子女玉帛之實利；此虛榮與實利二者，卽是可欲。蓋「可欲」乃客體，「見可欲」乃主體也。秦之亡實亡於此三語。山東豪俊之並起，劉項七年之血戰，不過此三語題中應有之義。苦戰爲果，三語乃其因，而可欲又爲此三語之因。所謂除秦苛政，與民更始等等，不過門面語，卽於劉邦「今而後知帝王之可貴也」一語知之，非武斷也。假令秦皇深居簡出，勿以帝王之尊嚴威武炫燿於人，則秦雖亡亦不至如是之速。若不招搖過市，則道旁之項羽，又何從有「彼可取而代也」之一言，亦非武斷也。見可欲而心不動，雖以老子道德之高，猶不敢自信，故只有「不見」之一法，等而下於老子者，從可知矣。

一三

北宋仁宗初年，詔天下州軍，凡僧百人得歲度弟子一人。至和初，改聽僧五十人得歲度弟子一人。此實歷史上關於宗教問題一極有趣之詔令矣。不以教義之不同作積極的干涉信仰，而唯作此種消極的限制；以視西洋歷史因宗教而戰爭垂數百年，殺人不可以數計者，度量之相越，豈不遠哉。

「信仰自由」四字，在彼方實以無量之碧血易來，唯在我國，則自始卽認爲天賦之自由，孔佛耶回道，乃至於婆羅門喇嘛，一例接受，無所偏倚。反對接受之文章，只有韓愈之諫迎佛骨表。然而持論淺薄，並未搔着印度思想之癢處，亦從未有人承認此表爲一篇討論學理之文章。至於晚清之教案，則曾無半點宗教氣味。所謂教案云者，乃「教士」之教而非「宗教」之教也。

中國歷史上所以無宗教戰爭者，其根本原因卽在於政教分離。然而有一件不可思議之事爲人所共知而熟視若無覩者，卽人有觸犯刑律自知必難倖免時，若遁入空門，剃髮爲僧，則生命卽能保全。此並非因僧院之勢力足以對抗法律，亦從未聞有官軍圍攻寺院，追索逋逃，而僧徒拒捕者。（少林寺案乃一特殊現象，非此之謂。）此等不可思議之一事，是否遍於全國，雖未深悉，但三十年前，吾粵則視爲固然矣。少日在廣州讀書時，嘗親聆海幢寺一老方丈之言，謂無論若何兇悍之人，當受戒落髮時，鮮有不淚流被頰者云。想是因此一剎那間，卽是與父母妻子恩斷緣絕之時，入人甚深之家族觀念，不由得勾引起其天性之發動也。地方政府之所以明知而不追捕者，想亦原於同一之觀念；意謂此人既山窮水盡而出此絕大之犧牲，則亦可以不咎其既往矣。吾因是而知宋仁宗之誥令，必非預防佛教勢力之膨脹而發，毋亦出於同一之觀念，不忍見其赤子多所犧牲而已。

北宋仁宗慶歷五年「知制誥余靖，前後三使遼，益習外國語，嘗對遼主效其國語。侍御史王平，監察御史劉元瑜等劾靖失使臣之體，請加罪。庚午，出靖知吉州。」讀此一段記事，可見當年國勢雖日蹙，然猶是上國氣度。斯時遼宋已成敵體之國家；今之河北山西諸省，盡入於遼。益之以遼吉黑熱察綏內蒙，其幅員之廣遠過於宋。然於外交上中國猶能保持其國語之尊嚴；可見國際地位，不在版圖之廣狹，而在文化之高下也。於今則何如矣。尚忍言哉。

史記之十二諸侯年表，六國表等，實爲後世表冊之祖。此種技術，功用乃在文字之外；偉大之創造也。唯年代頗有錯誤處。如齊閔王即位乃在周赧王二年，而史記則誤作顯王四十六年，相差十載。魏襄王即位在愼靚王三年，而史記則誤作顯王三十五年，相差十六載。且無端多出一名魏哀王。共餘之國君相差一二年者尚多。此等錯誤，或未必在太史公，後世展轉傳鈔，隨時皆可以致誤耳。

一五

山東聊城楊氏海源閣，爲近代有名之藏書家，所藏多海內孤本。年來喪亂，亦既散失殆盡。此種故實，其價值足以起余懷。述其歷史之大略如下。

晚明劉子威錢功甫楊五川趙汝師稱海內藏書四大家。後幾經遷變，淸初乃盡入於絳雲樓；絳

雲樓者，錢牧齋之藏書處也。當絳雲未火之先，其中善本，大半已入於常熟毛子晉及錢遵王之手。毛即有名之汲古閣主人。乾隆朝，怡親王弘曉，收集徐健庵季滄葦之書籍，藏於樂善堂。而徐季之上手，即毛錢也。可見樂善堂之所藏，乃絳雲樓與汲古閣之集合體矣。統計毛子晉，錢遵王，季滄葦，徐健庵四家之書籍，半入於樂善堂，而半入於江南黃蕘圃之手；黃蕘圃，周香巖，袁壽階，顧抱沖，稱爲乾嘉時吳中藏書四大家。道光間，四家之所藏，盡入於長洲汪閬源之藝芸書舍。楊氏海源閣之書，即藝芸書舍之全部及樂善堂之一部。於是明清兩代江南之珍本書籍，盡皆北來，集中於聊城矣。因此而得免洪楊之浩刼，不至與文滙文宗文瀾三閣同歸一炬；此中似有天意，而孰知其終不得免也。

海源閣主楊以增，清中葉官至兩湖河道總督，諡端勤；性好典籍，收藏甚富，皆包愼伯爲之鑑定，築室十二楹藏之。分上下兩層，樓上爲宋元精本，樓下則爲仿宋元本，明本，清初本，武英殿本，手鈔本等。碑帖字畫則藏於後院。其子紹和，尙能繼業，著有楹書偶錄一部。孫保彝，無子，以猶子入繼，即今之主人楊敬夫是也。咸同間捻匪猖獗時，海源閣曾遭一小刼，但損失甚微；民國十八年，巨匪王冠軍陷聊城，海源閣又遭一刼。同年匪亂，一渠魁曰千金子者，率衆佔據楊宅，碑帖冊葉字畫等散失殆盡。閣藏古硯二百餘方，硯銘拓片共裝四厚冊，瑰瑋可想，今已無一存者。然當時千金子猶能嚴令匪衆不得擅入書室，故書籍賴以保全。十九年春，匪勢復熾，海源閣仍爲千金子所據，重頒禁令，不許擅動藏

書，此所謂盜亦有道者歟。後千金子以御下過嚴之故，爲衆所殺，復洩憤於書籍；樓下所藏，殘毀殆盡。後院碑帖因屋頂爲砲彈所穿，連月大雨，盡成泥漿，深可數尺。此中不知多少鴻寶。當王冠軍入楊宅時，劫取宋元珍本八大箱移至保定，未幾而王以事自戕，此物又不知入於誰氏手。聞事後點檢殘缺，計經部損十之七，子史兩部各損十之四，集部損十之三，宋元版本已無一存者。

一六

中國以政府之力集典籍之大成者，宋有太平御覽，明有永樂大典，清有古今圖書集成及四庫全書。太平御覽規模甚小，乃宋太祖太平興國二年勅撰，凡一千卷。永樂大典，乃明成祖永樂元年勅編，都凡一萬二千冊，二萬二千八百餘卷。當時曾寫兩部，一儲南京，一儲北京，未幾悉燬於火。嘉靖間，重寫一部，儲內廷之翰林院。至清初已有殘闕。庚子一役，喪失殆盡。今散見於世界各國之圖書館，每館數冊或數十冊不等。北京之國立圖書館，亦只保存殘餘數十冊而已。圖書集成乃清聖祖敕撰，逮世宗之世始付校印，共一萬卷。四庫全書則規模愈宏大。都凡三千四百五十九種，三萬六千零七十八冊，七萬九千七十卷。經二十年繼續不斷之工作，其業乃成。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下詔徵書。三十八年二月，令蒐輯遺籍，定名曰四庫全書。三十九年六月，令倣天一閣制，建文津閣於熱河，建文源閣於

圓明園。同年十月，又勅建文淵閣於宮內。四十年夏，文津文源成。四十一年夏，文淵亦成。四十七年正月，又於盛京建文溯閣。同時又勅建三閣於江南。杭州曰文瀾，鎮江曰文宗，揚州曰文匯。至此而四庫全書共有七部矣。七部之寫成，孰為後先，一時未及詳考。但文津一部，成於嘉慶初年，則有徵矣。因書上有太上皇帝之璽故也。洪楊之役，文宗文匯燬於火，文瀾亦燬其泰半。咸豐十年，（一九六〇）文源燬於火。於是七部之中，僅餘其三。民國初年，文津文溯兩部先後入北京。十四年，文溯再出關，復歸奉天。今則已入於他人手矣。二十二年，熱河之役，初擬背城借一，文淵一部又南下。此去想難復返。此時北京只存國立圖書館一部，即文津之遺物也。

洪楊之亂既平，錢唐丁氏，嘗據坊間刻本，為文瀾補鈔五千六百六十卷，功未竟而中止。民國十三年二月，浙江人士集資入北京，據文津本續鈔四千四百九十七卷。又校對丁氏所鈔坊刻本之訛誤。前後共補鈔一萬零一百五十七卷。民國十五年四月，厥功告成。於今世界上共有四庫全書四部，原文津閣者在北京，文瀾閣者在杭州，文淵閣者在上海或他處，文溯閣者在奉天或他處。敘述至此，念國家承平之物力有如是者，懷舊之心油然而生。

是非善惡美醜眞假等對待名詞，原無定據，緣各人之主觀以爲衡。世說有娶婦而眇一目者，其夫愛之甚，非敬其德實寵其貌也。有質之者曰，尊閫五官不完，何可愛之與有。其人曰，卽此便佳，世人實多卻一目，非吾妻少之也。彼之主觀乃如此，誰復能判其是非曲直者。不寧唯是，卽禍福亦何獨不然。光緒初葉，孝欽西后提海軍衙門三千萬兩以與修頤和園，致甲午之役，喪師辱國，割地賠款以構和，國人皆以孝欽爲禍水，誠哉其禍水也。然而由今思之，甲午一役，勝敗之數，未必卽取決於此三千萬兩。與其於鎮遠致遠定遠等艦而外，再添一二艘以賂東鄰；或多留一二艦於今日，以備內亂暴發時輙左右望以作投機事業；何如留得名園，供此日之登臨憑眺也。又光緒二十六年庚子，義和團起於北京，結果乃有八國聯軍入據中樞，兩宮播遷，賠款四萬萬五千萬兩，至今猶未清償，此更禍之甚者矣。然而最近十數年間，政治之混亂不足道，但有幾種文化事業，猶得於混亂之中，按步就班以進行，成績尙差強人意。此則各國退還庚子賠款之援助也，義和團之功勞也，國之利而民之福也，禍患云乎哉。由此觀之，豈獨主觀之善惡無定據，卽事實之禍福亦幾難憑矣。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斯言也，原是含一種勉勵警惕之意。謂挫折不必灰心，宜繼續奮鬪，則挫折卽經驗也。得意勿沾沾自憙，自滿而驕，其失敗可翹足而待矣。此乃專從人爲方面立論，自是不磨。但世間一切實天事居其半，人事居其半，若欲使政府預儲一筆存款，交與外國人保管，俾勿挪作

內容之用留待三十年後至政局混亂羅掘俱窮之時，然後提出以辦教育事業；辦圖書館博物館；研究考古學地質學，及美術營造學等；則事實上必為不可能。莫或使之，若或使之，大師兄們闖出一段彌天大禍，遂為後人種落此一段福田，豈當日之所及料哉；即以通常之禍福倚伏說言之，亦難索解也。故曰天事居其半，人事居其半。

一八

廣州之光孝寺，乃一有名之禪林。其名也，非以其壯麗也；因其地有兩重歷史上之價值，足垂不朽。少日讀書於廣州，該地為足迹所常至。光宣間，地方官吏以籌備立憲為名，毀廟宇以表示其頭腦之新，實則別有所謂。然而光孝寺得巋然尙存，亦天幸也。是不可以不記。

所謂兩重歷史價值者：一則該地址乃虞翻故宅，一則該寺院即六祖傳受衣鉢之地也。當分別誌之。

阮元廣東通志云：明嘉靖十六年，廣東布政司會熿建虞翻廟於光孝寺中。光孝寺者，相傳即虞仲翔先生故宅也云。阮文達公乃博學君子，雖所據曰傳聞，然不以為謬，定當不誤。先叙虞翻之生平。

虞翻字仲翔，浙江會稽餘姚人，生於東漢靈帝熹平間，治易學，有名於時，極為孫策所器重，及權

任至騎都尉。以性疏直，年五十，謫於交州。交州即今之廣州也。魏正始間卒於戍，妻子得返故里。後以其故宅改爲禪林，名曰光孝寺。光緒中葉，張之洞督粵，建三君祠於粵秀山學海堂之側。三君者，即虞翻韓愈蘇軾也。張集唐句撰一聯懸於兩楹，曰「海氣百重樓，豈謂浮雲能蔽日；文章千古事，蕭條異代不同時」一時傳誦。蓋三君皆以被讒而遷謫於廣東，一漢一唐一宋，異代而生，而皆以文章顯者也。粵秀山爲童時所常遊，入民國以來猶一度至，則見祠之門窗盡毀，三君之牌位猶存，楹聯則早已爲薪矣。不勝今昔之感。

光孝寺即虞仲翔先生故宅之遺址，亦即弘忍法師傳衣鉢於六祖慧能之地。計自如來涅槃後，附囑迦葉大師爲第一祖，二十八傳至達摩，是爲東土初祖。梁武帝時，達摩至廣州，後居嵩山，面壁九年而化。慧可傳其衣鉢，是爲二祖。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弘忍卓錫於廣州光孝寺，寺之殿前有一池，池之旁有菩提樹一株，相傳乃達摩移自西土者，至今尚在。一日，有兩僧坐於臺階上，偶見殿前之旛因風搖曳。一僧曰旛動，一僧曰風動，呶呶不已。忽聞背後有人曰。「非風動非旛動賢者心自動。」兩僧回顧，則見說話者乃寺中之一舂米工人，姓盧，籍隸廣東之新興縣，因而奇之。兒時猶見池邊風旛堂之兩楹懸長聯一副，曰「風動也旛動也，清池碧水湛然；東土耶西土耶，古木靈根不異。」即用此事。菩提樹即在風旛堂前。一次，五祖弘忍法師欲傳衣鉢，集寺衆於一堂以說偈。其大弟子神

秀曰，「心似菩提樹，意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五祖首肯。忽聞一人揚言於衆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五祖大驚，視之則盧姓之舂米工人也。因即爲之剃度，傳以衣鉢，命名曰慧能，是爲六祖。隨後六祖卓錫於韶州曹溪之寶林寺，唐玄宗時卒。六祖以後，衣鉢不再傳矣。

六祖一派，是爲禪宗。其法門曰即心是佛，故亦稱心宗。謂一覺便得，不必讀經云。

一九

年來盜墳之案，層出不窮，多數出自清室之貴族餘裔，其爲不肖子孫自盜自賣者有之，或以設藏而海盜者亦有之，最著者莫如十七年五月之東陵案矣。考清代帝后，分葬於東西二陵。東陵在京兆之東，屬薊州之平谷縣，

孝陵　世祖順治
景陵　聖祖康熙
裕陵　高宗乾隆
定陵　文宗咸豐

惠陵　穆宗同治

在焉。西陵在京西保定府易縣之梁格莊，

泰陵　世宗雍正

昌陵　仁宗嘉慶

慕陵　宣宗道光

崇陵　德宗光緒

在焉。歷代陵墓之制，每於新帝即位之初，即經始陵工。后妃之先於皇帝而歿者得以附葬。及帝之梓棺既入，則隧道之石門封錮，不復啓矣。是以後死之妃嬪，只能附葬於旁峪。如十七年夏孫殿英部之第八旅所發馬蘭峪之裕陵，中有妃嬪棺槨五具。帝之梓棺，漆厚數寸，雕刻精美。蓋以高宗享國最久，自即位之初所謂萬年梓宮者即著手上漆，此種工作，繼續六十三年不斷，焉得不厚數寸。后妃之棺五具皆先於高宗而歿者也。孝欽之陵則在普陀峪，位於定陵之東。蓋自文宗之梓棺既入，定陵即已封閉，孝欽不得入矣。聞被發之日，孝欽之屍體如生，髮漆黑而綁以紅絲。暴徒褫之移擲於地宮之西北隅。頭東而脚西，其爲倒曳可知。既歿恰二十年矣。

自兩漢以迄南宋，帝者之陵墓無一倖存。後漢書劉盆子傳載赤眉賊發西漢諸陵，暴呂后之屍。

又云妃嬪之以玉匣殮者皆顏貌如生，賊衆多行淫汚。所謂玉匣云者，蓋以美玉琢成竹筒形，自首至踵，量身材及手足之肥瘦分段而以兩片對合之。但如是即可以保存屍體之不變，誠不可思議。若以孝欽之屍體未腐例之，亦未可以漢書爲無稽耳。早知如此速朽，何至受辱，斯亦不可以已乎。

元明兩代陵墓幸存。元之國俗，不立墓表，不修饗殿，人死則用楠木二片刓之使成人形，修短肥瘦，與屍體相彷彿，然後以金作箍，四條束之，掘深坑以葬。既葬之後，塡土使平，用萬馬蹴踏，俾無痕跡可尋而後已。是故元代之帝陵，至今猶深藏於地下也。明鼎既革，清帝旋頒諭旨，愼重保護明代諸陵，歲撥閾帑以供祭祀，且隨時修葺饗殿焉。此不得不謂淸室之仁厚矣。

明太祖之孝陵在南京。自成祖定都燕京，卜地於京北之昌平縣以修陵墓。曰

長陵　成祖永樂

獻陵　仁宗洪熙

景陵　宣宗宣德

裕陵　英宗正統　孝肅皇后祔

茂陵　憲宗成化　孝穆孝惠皇后祔

泰陵　孝宗弘治

康陵　武宗正德
永陵　世宗嘉靖　孝烈孝恪皇后祔
昭陵　穆宗隆慶　孝安孝定皇后祔
定陵　神宗萬曆　孝靖皇后祔
慶陵　光宗泰昌　孝和孝純皇后祔
德陵　熹宗天啓
思陵　懷宗崇禎　周后祔（陵工未竣而國變，遂啓田妃陵以葬。）

即世所稱爲十三陵者是矣；至今尚存，唯諸陵之饗殿則已破壞不堪，蓋入民國以來，未嘗一度修理，更閱十年，諸將圮爲瓦礫矣。以倡言「反清復明」之民國，對於明諸陵之行誼，反不如清朝，斯亦奇矣。

二〇

南宋之亡，後世之史評家咸以當日不都江甯而遷臨安爲失計。謂淮河失險，宜坐鎮長江，不應退入一甌脫之地。事後追悔，自能言之成理。然而成敗在人天時地利，未必卽關全局之安危。觀於明之亡，則此種事後追悔之空言，可以休矣。

明末南都之軍事佈置，以重兵屯於江北，分為四鎮，黃得功駐廬州，高傑駐徐州，劉澤清駐淮安，劉良佐駐壽州，而以史可法為督師駐揚州，節制諸鎮，復以左良玉駐武昌為犄角。此種軍事計畫，不得謂之不周密。即以人才論，史閣部之精忠無論矣，黃得功，左良玉，皆稱雄才，即高傑亦不失為梟將，似此設計，追悔南宋者，宜乎可以無憾矣。然而結果亦何嘗足以救明代之亡。蓋以福王之懦弱昏庸，馬士英阮大鋮等之奸邪乖戾，雖有長江天塹，豈能阻胡馬之飛渡哉。故曰一代興亡，非只繫於天時地利也。

二

宋仁宗無子，至和末年得疾，廷臣多請早立嗣，帝悉未許，如是者五六年。嘉祐六年，司馬光，韓琦，諸賢又以此為請，帝乃簡立濮王子宗實，年三十矣，是為他年之英宗。君主政治，唯立嗣問題最易啓亂萌，為人臣者謀國尚易，唯干涉他人之家事最為困難，無怪諸賢之兢兢也。當日溫公奏請，並約韓琦與御史陳洙共同進行，洙奏入，歸語其家人曰「我今日入一文字言社稷大計，若得罪，大者死，小者貶竄，汝曹當為之備。」翌日，洙得暴病卒。有疑為飲藥者，殆未必然，惵惵危懼，則情見乎詞矣。

仁宗既歿，英宗即位，未幾而疾作；太后攝政，兩宮之間，每多齟齬，羣臣憂之，僉謀所以補救之策。

於是司馬光勸英宗以孝，韓琦勸太后以慈，或面諫，或疏進，强聒不休；迨時機既熟，乃以霹靂手段行移印撤簾之事，北宋之祚乃得繼續平治數十年；然諸賢干涉他人家事，其心亦良苦矣。自漢魏以迄兩宋，君臣之間尚屬親切，故諸賢得間以進言。亦可證當時之君主政制尚未達於極端，須更歷千年，其氣乃盡。萬事萬物，悉循斯軌。若有能調節其中和，勿使遽趨極端，則此事之壽命可以延長，然亦不過時間問題而已。蓋凡可動之物向一方出發，未有不達極端之時，除是循環，循環非進化也。

宋仁宗嘉祐五年十一月，「詔自今臣僚之家毋得陳乞御篆神道碑額。」吾儕從消極方面所得，可知嘉祐五年以前皆得陳乞御篆碑額矣。亦可見當日君臣之間尚未達尊而不親之程度也。

二二

宋仁宗嘉祐二年，王洙侍邇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帝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進者；爲今之計，孰若裁其數而屢舉也。下有司議，咸請易以間歲之法。十二月戊申，詔自今間歲貢舉進士諸科，悉解舊額之半。案漢有天下，師古意而立貢舉之制，其後每次易姓，干戈稍定，輒急急於開科取士，在朝廷以此爲安定人心之工具，在百姓亦咸以此爲天下已定於一尊之唯一標準。是以洪秀全纔入南京，在戎馬倥傯之際，即速開科，此殆千餘年傳統心理，一若非如此不足

以定人心也。然而此舉亦實在可作人心向背之試驗。卽如滿洲入關之初，開科取士，其始也氣節之士多不赴試，後乃逐年遞減，痕跡顯然，實無怪帝者之急急於以此爲試金石，若趨之者衆，庶可高枕無憂也。

貢舉之制，目的在於進賢選能，其方法雖歷代變遷，而宗旨則一，可無疑義。但所進之賢，所選之能，皆以吏治人才爲標準，此其最大缺點，制度本身之良否乃其次耳。是以千數百年間各種之技術天才，若不識高頭講章，則無由自顯，只好鬱鬱以居於下流，人才之不經濟，莫此爲甚。以余思之，此鉅大之惡果，其種因實甚微細，帝者之初意，本無所謂「治人者治於人者」之觀念，而特別重視政治才能；徒以反動及不歸附之人，其可以號召羣衆而成爲勢力者，大抵有政治頭腦之輩，若收服此輩，可無憂矣。觀其鐵衣未解，卽速開科，此種心理，不已顯然可見耶。至於藝術天才，大都不會有帝王思想，卽棄諸野，亦斷無反側之虞。迨天下既定，英雄已入吾彀中，則又汲汲於遏其養尊處優之歲月，追論藝術不藝術。且奪人家國者，其目的只在作帝王，並非爲前代所行之政策不足以增進文化，乃取而代之也。況其腦海中並無文化兩字，更不認識藝術之爲文化。以此責之，不亦難乎。

北宋之初，國家歲入一千六百餘萬緡，太宗以為極盛，兩倍於唐室矣。迨神宗之世，行青苗法，歲入增至六千餘萬緡。南渡之初，東南各省歲入不滿千萬，迨淳熙末葉，驟增至六千五百三十餘萬緡，版圖比於太平興國時僅得其半，而歲入乃四倍之，當日東南諸省之負擔，從可知矣。唐之開元天寶，稱為中國史之黃金時代，而國家歲入乃僅五百餘萬緡，物價之低廉可想，今之國家歲入，二百倍於盛唐，而人民幸福與盛唐較，果何如矣。

唐代彊域，無黑龍江外蒙雲貴西藏，但西邊則伸張至疏勒突厥，以達於鹹海，幾及裏海之濱。以面積計，雖不及清代乾嘉時，而與現在略相等，國庫歲入乃僅此數，賦稅之輕微可知矣。「薄稅歛」乃所謂仁政者之唯一表現，是以歷代之有國者墨守此訓而莫敢渝。又宋元以前，舉凡國家之重大建築及導河開路等事，皆行徵役制，不給工資，故臨時可以不加租稅，以符「薄稅歛」之旨，此亦國庫收入之數目可以不大之一原因也。

南宋朝野雜記，載乾道元年之軍額，總計為四十一萬八千人。每年合錢糧衣賜，約二百緡可養一兵云。一緡合今之銀幣幾何，雖未暇細考，但「緡」既為國家統計之本位，蓋亦等於今之「元」。雖價值未必相等，然當時之物價及生活程度，與今亦不相等；故但以國家之貨幣本位作計算，數目亦略不相差。今之兵餉，每人每月約十二元，連被服靴帽等，每歲每人亦約各二百之數，以知其略不

相遠也。

二四

漢宣帝甘露三年，圖畫功臣十一人於麒麟閣，霍光居首；東漢明帝永平三年，圖畫中興功臣三十二人於南宮雲臺，鄧禹居首；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圖畫功臣二十四人於凌烟閣，長孫無忌居首。此諸人者，或因擁立有功，或則中興佐命，或爲開國元勳，是以青史紀爲盛事，後世傳爲美譚。此固帝者之一種作用，然亦大抵權術與良心各半，未可厚非。蓋無論若何梟桀，迨事定功成之後，追念共同患難者，亦不能無所動於中耳。至如呂后與劉邦之屠戮功臣，則是別有肺腸，不在此例。

東漢之三公，卽漢之丞相也。建武元年，以鄧禹爲大司徒，王梁爲大司空，吳漢爲大司馬，是爲中興以來，第一任之三公。建武十三年，朱祜等疏薦賈復，謂宜爲宰相，時帝方以吏事責三公，不從所請。建武二十年，大司徒戴涉坐罪下獄死，帝以三公連職，策免大司空竇融。讀此兩事，則光武之不置丞相，其精神之所在可知矣。建武二十七年，詔改大司馬爲太尉，司徒司空，並去大名，唯職權依舊。

案漢承秦制，置丞相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爲三公。哀帝元壽二年，改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爲三公。光武因之而廢丞相制，行之一百七十九年。迨獻帝建安十三年夏六月，罷三公官，復置丞相

御史大夫。癸巳，以曹操爲丞相，而三公又廢。

三公之制，終東漢之世秉政府最高職權，對於皇帝共同負責。中間唯和帝永元元年，以竇憲爲大將軍，位列三公上。四年憲伏誅，此制旋廢。

案大將軍之擅政者前有霍光後有梁冀，皆以外戚而作大將軍，權傾一時。中間唯竇憲一破北單于，再破北匈奴車師月氏諸國悉來朝入貢，以外戚而兼武功，故威權特盛，亦即其所以太盛而不能久也。外戚宦官實歷代朝綱崩墜之兩大原動力；淸朝有鑑於此，是以極力裁抑之俾莫能振，君主制度至淸代眞可稱盛水而不能漏。彼其不免於滅亡，誤傷而已。

漢武帝之對外威望，經王莽更始之世，中國內亂數十年，無暇兼顧，是以西北異族不時猖獗。章帝即位，乘南北兩匈奴之互戰，（宣帝時匈奴始分南北二國。）乃大振國威。竇憲以外戚而兼大將軍，對外打了幾場勝仗，後來班超之功業亦即乘勝而繼續發展，大光史乘。竇憲與年羹堯之邊功略相等，頗似彗星光芒萬丈而爲時甚短。

二五

唐因隋制，以尙書令侍中中書令共議國政，謂之三省長官，其實即宰相職也。後以太宗在秦王

府時嘗爲尙書令，臣下避不敢居斯職，於是以僕射爲尙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號爲宰相。品位既崇，不欲輕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職而假以他名。如杜淹以吏部尙書參議朝政，魏徵以秘書監參預朝政，或曰參議得失參知政事，其名不一，其實乃皆宰相。又如貞觀三年以房延齡爲左僕射，杜如晦爲右僕射。唐六典云，左右僕射左右丞相之職也。此卽貞觀元年由尙書令之所轉變者矣。

要而論之，東漢之三公，唐之三省長官，卽丞相也。雖名號時有變遷，而實權則一。溯自沛公受命於項王而王漢中時，卽以蕭何爲丞相。五年，項王既滅，諸侯王請上尊號稱皇帝，蕭何加封酇侯，賜食邑，但丞相之名如故也。九年，乃更以丞相何爲相國，胡三省曰，自丞相進相國，則相國之位尊於丞相矣。按諸事實自應作如是論斷，長安之蕭何與漢中之蕭何，其勢位自不可同日而語；但以名詞論，則相國二字並不始於此，亦並不特尊。當劉項戰爭時，陳餘迎趙王於代，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又漢王爲魏立後，以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乃拜彭越爲魏相國。由此觀之，則相國並不尊於丞相也。總之既出自帝王之口，則卑者自尊矣。

漢初諸侯王國亦置丞相，統衆官羣卿大夫。景帝中五年，制度漸趨於中央集權，乃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爲置吏，實帝制之一大轉捩矣。

余之故鄉在縣城南八里，適當西江支流入海處，與厓門遙相望。村莊之形勢乃三山羅列，一大兩小。在南宋之世三山屹立於江口，潮汐縈洄故易淤積而成平陸，於今鄉民有掘地而發見大船之桅尖者則當日洄旋之大可想。村南海上有大岩石突出水面，高逾五丈，名曰奇石；據志書所載，石上原有擘窠大書十二字曰「鎮國大將軍張弘範滅宋於此」蓋即陸秀夫負帝昺蹈海處，張追及，慶大功之告成，勒石以自鳴得意者也。明成化丙午歲，知縣丁積命工削其字，殊可惜。有趙德用題詠一首曰，「忍奪中華與外夷，乾坤回首重堪悲。鐫功奇石張弘範，不是胡兒是漢兒。」蓋寫實也。後人建慈元殿於厓山之下，奉祀帝后及死節諸臣，至今不絕。余家有一遠祖之墳葬近厓山，每歲省墓，必過奇石，蓋往返必以舟也。

慈元殿之建築，碧瓦紅牆，其式樸實，一具體而微之皇宮。勒石之題詠甚多，有陳白沙先生一首曰：

天王舟楫浮南海，大將旌旗仆北風。世亂英雄終死國，時來胡虜亦成功。身爲左袵皆劉豫，志復中原有謝公。人衆勝天非一日，西湖雲掩鄂王宮。

又陳獨漉先生一首曰：

山木蕭蕭風更吹。兩厓波浪至今悲。一聲望帝啼荒殿，十載愁人拜古祠。海水有門分上下，江山

無地限華夷。停舟我亦艱難日，畏向蒼苔讀舊碑。

「乾坤回首」「人衆勝天」乃明朝人語，「我亦艱難」乃清朝人語，各人之心事宛然。

二七

故鄉有一北帝廟，北帝是何神祇，未及詳究，但廟貌頗爲莊嚴。廟中珍藏古畫四十八幀，乃工筆繪歷史上二十四忠臣二十四孝子。每幀約直五尺，橫三尺，人物馬匹，長度約八九寸，鬚眉鬢髮，絲絲見地，精神栩栩欲活，蓋紙本之大工筆也。無作者之名，且四十八幅不著一字。故老相傳，乃清初一外來之客。寄居此廟多年，終日除出遊外唯見作畫，臨去自言無以爲報，舉此畫以相贈。此事親聆諸先祖父，先祖父生於嘉慶中葉，余之高曾與祖均壽享耆頤，自我而上，六代已達清初，口述與高祖者即親見作畫之人，余乃親聆祖父之口述，其爲信史，不容疑議，蓋已具備信史之條件故也。意者作畫之人必明末一志士，奔走國事而失敗，來此荒陬海隅以自晦，欲與南宋先烈相親而相憐。其去也或竟自沈於厓海未可知也。此公之志節事業雖不得其詳，但以畫法而論，似眞名手。獨惜余非美術家，又乏機會邀國內之美術家共詣故鄉以評定之。鄉間父老咸以此爲傳世寶，每年燈節，例必懸掛十數日，自餘則蘊櫝藏之。且畫非捲軸，乃每幅裱於一木框之上，如外國之油畫然，即欲託人携帶一幅出

來，倩人品評，亦不可得耳。

二八

孟子曰，「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以有爲也。」寥寥數語已能把所謂領袖人物所謂創業之主活現出來。竊以爲袖領人物所應具備之條件，當以闊達大度爲第一義。其有好從小節上自詡明察，或則威懾羣下使莫敢忤余，則只是二三等人物而已。蓋一人之精力總有一最高限度，專於此則缺於彼，若事無大小，必躬必親，世界必無此偉人。有所不爲然後可以有爲，粗枝大葉無傷也，多砂石亦無傷也，修補吾之粗疏，檢點吾之砂石，卽二三等領袖之任務矣。

唐高祖之於房延齡杜如晦，唐太宗之於長孫無忌魏徵，皆常就其家，而諸人亦常與帝者抗顏。史稱魏徵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甚，徵神色不移，上轍爲霽威。又曰，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乃退而易朝衣，整端莊之顏色以賀其得直臣，上乃莞然。又曰，魏徵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每欲自往，恐益爲勞。又曰，人言魏徵舉止疎慢，自我視之，則愈覺其斌媚。

宋太祖之於范質趙普亦然。范質寢疾，帝數幸其第，質家迎奉，器皿不具。帝曰，卿爲宰相，何自苦乃爾。又曰一夕大雪向夜，趙普家居，忽聞叩門聲甚急，出則見帝立雪中，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尙出來，帝曰，吾睡不能著，故來卿處。此皆所謂大有爲之君者矣。卽曾文正以一身而寄社稷安危時，戴震主之威，然其幕府中諍友之佳話，抑亦不少。今無矣乎，領袖人物且未有，國家安危，於茲焉託，是則可憂也。

二九

圖表之學，在學問上自成一種技術，若編製有方，每收功於文字之外，實著述之重要部分也。民國十七年夏秋之間，嘗與從子廷偉費二十餘日之工夫，每日工作十三四小時，製得中國歷史表兩張；其一斷代自平王東遷迄秦幷六國，其一自始皇統一天下以迄清代滅亡。表成後，用頗自喜，見之者亦咸稱爲得未曾有。茲將製表計畫錄存於此，用誌當日之慘澹經營，蓋稿凡十數易，煞費苦心也。

第一表。（一）此表起自平王東遷（公元前七七〇）迄秦幷六國（公元前二二一）凡五百四十九年。以二米里密達代表一年，計長一密達又九生的八米里。斷代之所以始於平王者，蓋以東遷以後，封建制度起一大變化，實爲封建趨集權之一過渡。（二）以十二諸侯爲經，而加入吳越；

以子男國爲緯，而旁及四裔與附庸。較於史記之十二諸侯年表，多一越國；較於國語國策，則少一中山。司馬貞索隱曰十二諸侯年表篇言十二，實敘十三者，賤夷狄不數吳，又霸在後故也。不數吳而敘之者，闔閭霸盟上國故也。此乃太史公之春秋家法，體裁無妨各異。（三）越與吳有密切關係，既列吳勢不能棄越，故並列之。中山即鮮虞，實爲白狄別種，除九國聯軍攻秦之役以外，一切會盟征伐，彼實無關大局故不列。（四）越之滅，其說不一，或曰滅於楚，或曰六國滅亡後乃入於秦。史記越世家：周顯王三十三年，越伐楚，楚人大敗之，乘勝盡取吳故地，東至浙江，越以此散；諸公族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海上。可見茲役以後，越已不國，不過尙餘少數殘留之潰卒出沒於浙東；既無中心人物，尙豈能謂之曰國，故定爲越滅於楚。

第二表。（一）此表自秦以迄清末，凡二千一百三十二年。以一米里密達代表兩年，計長一密達又六生的六米里。每一朝代或一國家，必將其創業之主與亡國之君，一一標出。但各家之著述，對於此等問題，間有出入，故此表自定一標準法，以名實相符爲宗旨。（二）譬如十六國之西秦，多以乞伏國仁爲創業者，此表則定爲乞伏乾歸。計國仁於東晉武帝太元十年，自稱秦河二州牧，同十二年，苻登封之爲苑川王，尋卒，弟乾歸繼之。同十九年，乾歸取隴西郡，自稱秦王。史既稱其國曰西秦，似宜以其主權者自稱秦王之年爲始。此一例乃人的問題。（三）又如十國之吳越王錢鏐，其履歷如下：

唐僖宗光啓二年十二月，以錢鏐知杭州事；同三年正月，還杭州刺史；昭宗景福元年三月，爲杭州防禦史；同二年九月爲鎮海節度使；同乾寧三年十月，兼領鎮東節度使；同天復二年五月，進爵越王；同天祐元年四月，加封吳王；後梁太祖開平元年五月，封爲吳越王。若以植基爲標準，可用光啓二年；以勢力跨兩浙爲標準，可用乾寧三年；以封王爲標準，可用天復二年。但史既稱其國爲吳越矣，故用開平元年。此一例乃年的問題。（四）又如唐武后時代，家諸多定爲始於光宅元年。此表則於該時代之長度，畫爲七米里有半，計十五年。蓋光宅以後，實權雖在武后，然名目則仍曰攝政，「周」之名乃自天授元年始，此亦一貫之標準也。（五）北宋一代，以嚴格論，實不能謂之爲統一，蓋石晉所賣之燕雲十六州，始終未嘗收回，西夏割據，亦無法平復。但史皆稱北宋爲統一，故亦勉强加以統一之符號。然此表之所表示，則最爲明瞭，蓋凡統一時代之下，例不復有粗橫線也。（六）蒙古與滿洲起在當時之域外，似不必參入此表。但不略示其根蒂，則元淸兩代爲無源之水，故爲定一特別符號。（七）明季餘裔及太平天國，當然不能不承認爲偏安，蓋其年代之久長，過於五代之唐，晉，周也。（八）此表之特色，在於割據之先後，國祚之長短，滅亡之遲早，一目了然。例如南北朝，可以一望而知北朝起在南朝之先，約當東晉中葉；而北周之亡，亦略先於陳。此外如十國及遼金等，亦復如是。又如十六國中，一望而知後燕發生時，成前趙，後趙，前燕，前涼等五國已滅亡矣，並非十六國同時存在也。

（九）至於半圓表，實爲最得意之創作。如五胡十六國，可謂亂雜已極，人皆知十六國之結果，分入南北朝；但某國歸南，某國歸北，殊不易記憶。前人及並時人畫十六國興亡表不下數十種，但殊少佳構。此半圓表，非唯於諸國之分入南北可一望而知，即某國爲某國所滅，亦瞭如指掌也。（十）附一歷代京都表，一一釋以今地理，其有遷都者，亦特爲標出。

三〇

民國十七年之東陵案，實現代史之一大事件。一代興亡，遺禍及於枯骨，少日讀史每至此等事，未嘗不爲之黯然。豈意生逢斯世，竟有人逐件重演一次以供余觀聽也，是不可以不記。

京東薊州遵化縣屬之馬蘭峪，清室東陵在焉。十七年七月下旬，守陵阿監來報，稱當地駐軍已將帝后之陵墓發掘，用猛烈之炸藥工作十數日，始將地宮炸開一口，殉葬物品及祭器盜掠一空云。清室遺族，得此消息，即往衞戍司令部報案，請求保護。八月五日下午六時，偵緝隊在琉璃廠尊古齋古玩舖捕獲其經理黃百川；又在東珠市口中國飯店捕獲譚松廷等數人，譚乃現任師長，自供所得珍寶不少，在京津兩處私賣不諱。日前以圓珠數顆，經由尊古齋售與外人，得價三萬數千元云。

第二消息：守東陵之旗丁來言曰，五月初間，忽有軍隊約五六千人移駐東陵，隨即頒布戒嚴令，

斷絕交通。翌日聞普陀峪轟聲動地，蓋即轟炸孝欽后之墓門也。地宮既啓，石案及供几上之祭器寶物刼掠一空，隨將梓棺劈開，羣向棺內奪取珠寶，有軍官三名因爭奪而相殺，橫屍於地宮。孝欽屍體，則倒曳而出，棄擲於地宮內之西北隅。復次炸毀高宗之裕陵，帝后及妃嬪之棺，盡行破壞。高宗之辮髮及肋骨數莖，拋置於墓門之外。旋又擬啓世祖順治之孝陵，正欲施行轟炸工作，有人告以順治帝出家於五台山，該陵乃屬空塚，必無所獲，乃止。軍人既飽掠而去，當地鄉民有與該軍充當苦力者，猶在殘骨堆中拾得珍寶不少云。清廢帝溥儀，聞此慘變，即服喪以示哀痛。並自天津派人來京，向政治分會請求保護其餘諸陵。謂已往之事，只憑國民政府秉公辦理，本人現已無何等權力可以追究云。可哀也已。又聞廢帝自籌得款項五千元，擬派員前往重殮高宗及孝欽之遺骸，以免暴露；但亦不敢擅往，乃先徵詢政府意見。頃由北京政治分會代理主席俞家驥接見，告以此事仍須向京津衛戍總司令部請示云。柙中之虎，可憐尤甚於雞豚，豈不然哉。

第三消息：北京市政府前派劉人瑞等往東陵查勘，已於八月廿六晚回京，報告如下：原駐東陵孫殿英部之譚溫江師第七旅駐東陵，第八旅駐馬蘭峪。自五月十七日起（第二消息之旗丁報告所云六月初間，當是該旗丁記憶之誤，或以舊曆報）忽宣布戒嚴令，斷絕交通，開始發掘工作，至五月廿四日乃蕆事。計所掘者乃高宗及孝欽二陵。此外尚有同治妃子之惠陵，乃去年被盜，今又重行

翻搜一次。所盜之珍寶，據熟識情形者，約略估計，當在一萬萬元以上；普陀峪孝欽之陵，所藏尤富。二陵合計，珍珠一項，計重約四五十斤，各色寶石稱是，珠之大者如鴿卵云。孝欽陵之玉西瓜，久稱清宮異寶，乃一徑尺之翡翠，約略雕琢，而瓜蒂天成，孝欽愛之，旣歿以此爲殉。高宗裕陵內，有古銅佛像二十四尊，硃砂雕刻高宗手寫屏幅十塊，二物最稱瓌寶。又云孝欽之屍，開棺時面貌如生，發露後，與空氣接觸，乃漸起變化。至於發掘工作，乃由隧道旁斜穿而入，石門不可破也。且該處工程最短，非有極高明之指導者不能出此。聞工作時，有鬚髮俱白之兩工兵雜於其間，以年齡而論，營伍中必無此等老耄之人，疑此兩人乃當日之陵工也。

第四消息：十七年九月十日，劉人瑞召集新聞記者三十餘人，發表查勘東陵之經過。劉曰：日前盜陵消息傳來，政府方面卽成立接收東陵委員會，由內務財政農礦三部會同組織，委員共五人。於八月十日出發，前往東陵。陵之範圍約五百方里，在清室盛時，樹木繁茂，可稱人造森林。民國十三四五年間，爲當地之窮旗人盜賣殆盡，殊屬可惜。諸陵在羣山中，各專一壑，所謂普陀峪者，卽孝欽西后之陵地也。余等初到時，見盜掘之口以亂石堵塞，未得入攝影而還。越數日，清室遺族載澤溥忻耆齡溥侗寶熙及其師傅陳毅等，受廢帝溥儀之命，携得現款五千元，往辦重殮之事。八月廿五日，載澤以汽車來相約。至則掘口已開，遂魚貫而下，深約五六丈，見地宮外層石壁下，穴一小口，方僅二尺許，乃

蛇行而入，直達隧道；經過石門二重，有數人持燈引導，則見地宮正中石牀上，一棺橫斜欲側，棺蓋拋離二丈外。孝欽屍體裸臥於地宮西北隅，頭東脚西，屍革完好，髮黑而纏以紅絲，身上現出拳大斑痕數點，作青褐色，有白毛毿毿然，長約半寸，大約因透露空氣蒸霉所致。外槨劈毀，不成片段。宮門右側堆積破碎之各色衣衾，石板上有殘鞋一雙，長七八寸，繡花工巧，唯色已暗淡，此即孝欽西后之珠履矣。越日重殮，尚拾得珍珠數十粒。載澤命椎碎而納諸棺中。早知漫藏可以誨盜，何至如是。

八月廿八日，查勘裕陵。裕陵者，高宗乾隆之陵也。碑樓高二十餘丈，下作穹窿，上建白石碑，題曰某皇帝之陵，鐫滿蒙漢三種文字。盜掘時，由影壁鑿開石板直下，炸毀地宮外門而入。掘後，天雨連綿，水從道口灌入，深約四尺，載澤等已用機器汲取數日，余等乃至。時積水尚有四五寸，乃赤足而入。歷石門四重，則見地宮正殿懸煤氣燈一盞，煙霧充塞，中有棺六具，一帝一后四妃子，均破壞不堪，顛倒錯亂，白骨散擲於泥水中。重殮者唯以黃布裹頭顱六具，置於石桌上而已。情狀之淒慘，尤甚於普陀峪。噫嘻，孰謂此十全老人，歿後一百三十三年，乃罹此缺憾之遭遇也。

孝欽之死至民國十七年，恰經二十寒暑，而顏貌如生，謂棺槨漆厚，空氣不得侵，事理猶屬可能。唯發掘工作乃自五月十七至廿四，先掘普陀峪，乃及裕陵，是則孝欽之棺劈開當在五月二十前後，查勘者以八月廿五日至，相去三月有奇。何以際茲溽暑之時，屍體暴露於空氣中歷九十餘日猶未

腐化；可見二十年屍體之不朽，棺槨之隔絕空氣爲一因，地宮之陰涼亦爲一因也。

三一

蔡京所書之元祐黨人碑，乃宋徽宗崇寧三年立。其文曰：皇帝卽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刑，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列罪狀，第其首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皇帝命書而刻之石，置於文德殿門之東壁，永爲萬世之臣戒。又詔京書之，將頒之天下。臣竊惟陛下聖神英武，遵制揚功，彰善癉惡，以紹先烈，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孝弟繼述之志。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

三百九人中，文臣之部，分爲三級。曾任執政官者二十七人，司馬光爲首。曾任待制官以上者四十九人，蘇軾爲首。待制以下諸文臣共一百七十七人，秦觀爲首。此外尙有武官二十五人，內官二十九人，宰臣王珪章惇二人，共爲三百九人。

計碑文所劃分之文官三級，其領袖人物曰司馬光，蘇軾，秦觀，三君皆以文章顯，姓名幾於婦孺皆知。非曰知其政績，知其文章也。豈文章眞可以買禍耶，容或有之。蓋文人大抵終日埋頭書卷，或放其精神以遨遊天外，對於人情世故，每不留意。若偶有一事衝動其聰明，輒援筆直書，不假思索。開罪

於人，非所知也；可以賈禍，非所計也。迨禍機觸發，家室蒼皇，流離顛沛，自身亦非不感苦痛，唯文藝之資料乃愈豐富矣。凡此種種，皆從實地體驗得來，非理想之譚也。瓜蔓株連之文字獄，或可以不再見於當世，文人之厄運，共或可以輕減也歟。

三二

順治十六年六月庚寅，上諭內三院曰：「湖南兩廣地方，雖漸底定；滇黔遠阻，尚未歸誠。朕將以文德綏遠，不欲勤兵黷武，而遠人未諭朕心，時復蠢動。若全恃兵威，恐至玉石俱焚，非朕承天愛民之本意。必得宿望重臣，曉暢民情，練達治體者，假以便宜，相機撫勦，方可敉事。朕遍察廷臣，無如大學士洪承疇者。洪承疇着特陞太傅，兼太子太師，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經略湖廣、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處地方，總督軍務，兼理糧餉。聽擇扼要處所駐劄，一應撫勦事宜，不從中制，事後報聞。務使近悅遠來，稱朕誕敷文德之至意。欽此」讀此上諭，可見清廷之於洪承疇，眞所謂放膽錄用，故洪承疇亦得以放膽做去。此眞能深識大陸國民心理者。你以大方來，則我以加倍的大方相報，小眉小眼之舉動，實看不慣。洪承疇之五省經略府，設在長沙，吾未聞府中官制之有顧問也。試讀「一應勦撫事宜，不從中制，事後報聞」數語，實深得用人勿疑之至意，成敗之分，實攸於

此。

然而此種策略，既獲顯著之成效，豈後人覺毫無覺察以至於措置乖方耶。是亦未必盡然。蓋知不知爲一問題，知矣而能否實行又爲一問題，行矣而能否得其似又別爲一問題。三十年前曾有捐棄旣得之權利，聲明留在當地用以興辦各種文化事業者，成績斐然，不減孟嘗之市義。其後固亦有踵而效之者矣，但結果非唯不討好，反更惹厭。此無他，亦曰民族性之不同而已。凡百事物，皆可摹倣，唯民族性則必非短期間之所能洗伐。性也者，於地理有關，氣候有關，且根於遺傳，根於歷史，其先民所造之自業與共業，不知種下若干萬億因，乃構成此特性以貽子孫。此實一種獨立文化之根荄，決非急就之所能仿造。噫，其機微矣。吾非敎猱升木，蓋能升木之猱，無俟於敎，而不能者，雖敎亦無濟耳。此之謂性。

三三

順治八年冬，清兵南下，永明王由榔走廣南。明年二月，孫可望遣兵迎王入安隆，宮室卑陋，服御粗惡，守護將悖逆無人臣禮。知府范應旭署其出納之簿曰：「皇帝一員后妃幾口支糧若干。」皇帝以員計，后妃以口計，吁，可傷已。

有力征經營之皇帝，有因人成事之皇帝，有欺人孤兒寡婦之皇帝，有受人豢養之皇帝。種類不一，天祿亦自應有別。甲種自是雄才大略，絕世英姿。乙種亦不失爲手腕纖敏，能養望於平時。丙種雖屬巧取豪奪，然猶是憑本身能力自成事業。至於丁種則只是蛀米之蟲，無足比數。然而氣運乃最長，至今猶有行市。吾眞欲得讀司出納者之簿記作何稱謂也。想不以員計或當以枚計矣。

三四

順帝陽嘉四年二月丙子，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此通鑑原文也。胡註曰，「曹操階之，遂移漢祚，其所由來者漸矣。」案：漢桓帝時，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養子嵩，或曰夏侯氏子也，未得其詳。嵩生操，家於沛。由此言之，則中官者騰也，嵩乃騰之養子而非中官，操乃嵩之親子而非養子。胡氏此註，易令人發生兩種誤解：一能使人誤以曹嵩爲中官，二能使人誤以操爲嵩之養子。學者之所以爲古人作箋註者何哉，蓋以箸述者有時行文避枝蔓，或簡要乃稱其體裁，在所常有。好學深思之士，每於讀書得閒時，遇事截筆，引而申之，義晦則顯之，爲後世學者節省翻檢之勞，而同時又須無失古人立論之意旨。是故箋註實對於箸者與讀者負兩重責任，非易事也。胡氏此條之註，似有所未周焉。

三五

穿鑿附會之學問，勢必至於人持一說，莫衷一是。蓋既曰附會，則不必根據事實，皆可以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即如三老五更，乃漢代朝廷敬老之專門名詞。宋均曰：知天地人三才之老者謂之三老，明乎五行之更代謂之五更。鄭康成曰：老者乃年老之謂，更者乃更事之謂，三與五則取象於三辰五星，天之所以照臨下土也。如此立論，誰得以判其是非曲直者。但二說相去各如風馬牛之不相及，而經師曰此各明一義也。宜兩存之。其然豈其然乎。

三六

外戚乃君主政治之特產，其勢力每能使國政起大波瀾。蓋此輩之所憑藉，非妃即后，或則皇太后；其人率皆能繫帝者之心情而左右之，宜乎外戚之恣無忌憚也。外戚之地位與環境既若此，自非聖賢，驕奢誠不足責。顧吾所欲論列者唯竇憲一人耳。竇憲以外戚而佩大將軍印，事功之所被，影響非只限於當時，而於全民族且有重大關係，是則不容忽略者矣。試將竇憲之功罪錄列如次，庶幾是非得以大明。

竇憲之家世　建初二年，帝納竇勳女爲貴人，有寵。三年，立貴人竇氏爲皇后。先是明德太后爲帝納扶風宋楊之二女爲貴人，大貴人生太子慶。同時梁竦亦有二女爲貴人，小貴人生王子肇。竇皇后

無子，七年，養肇爲己子而以計陷宋貴人。夏六月，廢太子慶爲淸河王，以肇爲皇太子，出宋貴人姊妹置丙舍，皆飲藥自殺。八年，復計陷梁竦死獄中，梁貴人姊妹以憂死。同年，竇皇后兄憲爲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爲黃門侍郎。章和二年，章帝崩，太子肇卽位，是爲和帝，竇太后臨朝。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誥命。弟篤爲虎賁中郎將，篤弟景瓌，並爲中常侍。

竇憲之驕縱　建初八年冬，憲奪沁水公主田園，公主乃明帝女，帝之姊也。帝怒，切責憲，使還公主田。章帝既崩，齊殤王石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太后數召見，暢乃光武兄縯之曾孫，章帝之猶子也。憲懼暢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衞中，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太尉何敞按之，得實。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因自求擊匈奴以贖死。

竇憲之功業　章和二年，北匈奴饑饉，降於南郡者歲以數千計。秋七月，南單于上言，宜及北虜不寧，出兵討伐。太后以書示執金吾耿秉，秉上言昔武帝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無所成就；今幸遭天授，以夷伐夷，誠國家之利也，宜可聽許。冬十月，以憲爲車騎將軍，北伐匈奴，使耿秉爲之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沿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和帝永元元年夏六月，竇憲耿秉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出稒陽塞，會師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南匈奴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洛山，大破之。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鞮海，斬名王以下萬三千級，獲

生口甚衆，雜畜百餘萬頭。諸裨小王率衆降者，前後八十一部，二十餘萬人。憲秉逐北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九月，以竇憲爲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戶，位次太傅下，三公上。封耿秉爲美陽侯。二年春，竇憲遣副校尉閻磐，將二千餘騎，掩擊北匈奴之屯守西域伊吾者，復取其地。車師震慴，前後王各遣子入侍。六月，詔封憲爲冠軍侯，篤爲郾侯，瓌爲夏陽侯，憲獨辭不受封。七月，竇憲出屯涼州。冬十月，南單于復上書請滅北庭，憲遣左谷蠡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雞鹿塞，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襲擊北單于，夜圍之，北單于被創，僅以身免，獲閼氏及男女五人，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三年二月，憲遣左校尉耿夔，司馬任尙，出居延塞，圍北單于於金微山，大破之，獲其母閼氏，斬名王已下五千餘級，北單于逃走，不知所終。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北征以來所未嘗至也。封夔爲粟邑侯。

北單于既亡，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將衆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竇憲請遣使立於除鞬爲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帝從之，南北兩匈奴遂以平。後三年，班超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餘人討焉耆，兵臨其城下，誘斬焉耆王，傳首京師，更立左侯元孟爲焉耆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至於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

匈奴之形勢及當日廷臣之無識　匈奴乃北方民族，逐水草而居，無一定之居處，亦無一定之名。

在商周間曰鬼方曰昆夷曰獯鬻；周季曰玁允，春秋之世曰戎曰狄；戰國曰胡曰匈奴。匈奴之名，實始見於戰國。地勢居高臨下，與西域成犄角之勢，屢犯中原。是以武帝東伐朝鮮曰斷匈奴左臂；西伐大宛則曰斷匈奴右臂。則其形勢可知矣。班固論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彙從西國，結黨南羌即此意也。迨宣帝五鳳元年，而匈奴乃有五單于爭立之事。即屠耆者，呼韓邪、呼揭、車犂、烏藉，是也。單于者，譯言曰大，乃大君之意。自是彼族內亂不已，邊境得以略寧。建武二十四年，匈奴裂爲南北二國。南單于乃日逐王比，北單于則蒲奴也。班超以明帝永平十六年出征西域，歷二十餘載，雖先後平定數十國，唯焉耆負固，北結匈奴，倉卒不能下。迨竇憲既定匈奴之第三年，即永元六年，而西域之功乃竟。平匈奴與定西域，乃國史上之兩大事，爲我中華民族立萬年不拔之基，豈曰小補哉。而當日廷臣，優柔泄沓，得過且過，曾無遠略。當章和二年，南單于請伐北庭時，尚書宋意上書諫阻，以爲一任南北匈奴互相猜忌，乃中國之利，不宜徇南以伐北。幸朝廷從耿秉議，不然，豈不坐失良機已乎。又永元元年，竇憲將出兵時，三公九卿，詣朝堂上書諫阻。以爲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而袁安任隗二人，書且十上。侍御史魯恭上疏曰：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汙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陛下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此種議論，豈謀國重臣之遠猷乎。吁，可羞也已。同時尚書令韓稜，騎都尉朱暉，議郎京兆樂

恢，背上疏諫，太后不聽。又北單于既亡，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竇憲以爲莫若因而立之，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袁安上封事曰舍其舊而更立新降，非計也。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值歲一億九千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當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與憲更相折難，上卒從憲策。

結論　匈奴與西域狼狽相依，使我邊陲常多事。秦漢之交，中國甫成統一之大業，宜乎可以安內攘外矣，而匈奴亦適於是時挺生一冒頓，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者非耶。燕然勒石爲國史光。諷歌直至今日猶不絕於文士之筆。當勒石時，廷臣又不議伐匈奴之非計矣。北匈奴駐兵屯守西域之伊吾稽洛山之捷，竇憲以餘勇覆之，而車師乃降。西域五十餘國，最後平定者厥爲車師與焉耆，車師既下，班超遂一鼓而下焉耆矣。永元二年，竇憲之出屯涼州，豈偶然哉。要而論之，稽洛山一役而匈奴喪膽，金微山一役而匈奴與西域，遂爲中國之藩。班超以二十餘年之長時期欲竟未竟之功，今乃竟之。觀於竇憲因於除鞬之自立而立之，置中郎領護，用收羈縻控馭之效；此正英法馭印緬安南之政略也。竇憲負乎遠矣。

永平九年，爲樊郭陰馬諸外戚子弟立學於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樊乃光武之母族，郭與陰乃光武先後兩皇后，馬則明帝之后也。

先是南頓令劉欽娶南陽樊重女，生三子，曰縯曰仲曰秀。重子宏，隨縯兄弟起兵舂陵，官至光祿大夫，封壽張侯。

更始二年，眞定王楊摧兵十餘萬，欲附王郎。秀遣劉植說楊，降之。秀因留眞定，納楊甥郭氏爲夫人以結之。建武二年立郭貴人爲皇后，子彊爲皇太子。

初，秀從更始在宛，納新野陰氏之女麗華。建武元年，迎麗華至洛陽，册爲貴人。二年，帝以陰貴人雅性寬仁，欲立以爲后。貴人以郭貴人有子，終不肯當。十七年，郭后寵衰，數懷怨懟，上怒。冬十月，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爲皇后。十九年，太子彊意不自安，辭位。乃以陰后之子陽爲皇太子，改名莊，是爲明帝。

永平三年，立馬援之女馬貴人爲皇后，承陰太后之意旨也。貴人出身名門，進退有節，深得陰后愛，最稱賢淑。后無子，撫姨母女賈貴人之子炟爲己子，是爲章帝。此即四姓之家世矣。

四姓小侯之名，直至質帝朝梁冀秉政時尚存在。然恐已新陳代謝，殆以梁氏入四姓矣。

中國以銅爲幣，其制甚古。史記平準書：「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遠自高辛氏以前，尙矣靡得而記云。」太史公以爲靡得而記，則亦無從稽考矣。按今所留傳之殷代銅幣，咸象物以爲形，有如刀如盾者。至於圜法，則漢書食貨志謂「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當是圓形貨幣之始。秦因周制，鑄半兩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行至漢初，呂后乃改爲八銖，文帝又改爲四銖，仍與半兩並行。武帝元狩四年鑄三銖。五年乃罷半兩而鑄五銖。平準書曰「五銖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則圜法制度之謹嚴，直同近世矣。計幣制單位之輕重，與國民生計程度有密切關係，過輕固不可，過重亦無取焉。是以半兩及三銖四銖皆不適於用，唯五銖得繼續至隋開皇，凡七百四十年。雖則中道屢多變遷，但每至承平，便即規復，斯可知矣。溯自元狩以後，五銖順行一百二十五年，至王莽居攝二年，乃鑄刀錢二品，大錢一品，與五銖並行，而幣制以亂。始建國元年，罷五銖及刀錢，更作小錢一品，徑六分，重一銖。二年，復制定錢貨六品，分金、銀、銅、龜、貝、布，錢法愈亂，至不可收拾，雖嚴刑以處，仍不可維。光武中興，於建武十六年，馬援奏復五銖，民皆利之，又順行一百五十年，迨獻帝初平元年，董卓復壞五銖，天下又大亂。三國魏文帝黃初二年三月，復五銖，同年十月又罷，使以穀帛爲交易媒介，民皆病之。明帝太和元年，乃再復五銖。下迨南北朝，宋武帝孝建元年及宋文帝元嘉七年，皆嘗鑄四銖，均不以爲便。至齊明帝建武二年而五銖又復。其在北朝，則北魏莊帝永安二年，

亦鑄五銖。迨北周武帝保定元年曾用布泉，民之不樂，亦如前代。至隋文帝開皇元年而五銖又復，此則歷史上五銖之最後期矣。唐高祖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文乃歐陽詢書，廻環可讀，故或稱爲開通元寶，大小略與五銖同，只名稱變易而已。厥後每易代輒自鑄其年號之通貨，皆以通寶名，不稱五銖矣。計自元狩五年（公元前一一八）至武德四年（公元後六二一）凡七百三十九年，允可稱爲五銖時代。其間治亂興亡之迹，亦可以五銖之存廢而覘之焉。

三九

自古權奸之欺人孤兒寡婦者每多經過榮加九錫之節目。九錫者何，應劭曰，九錫云者，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鐵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此種不倫不類，之物品，所值幾何而隆重乃若此。宋均爲之注曰，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之車馬以代其步；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之衣服以彰其德；長於教訓，內懷至仁，賜之樂器以化其民；居處修整，房內不潔，賜之朱戶以明其別；動作有禮，賜之納陛以安其體；勇猛勁疾，執義堅強，賜之虎賁以備非常；亢揚威武，志在宿衞，賜之斧鉞使得專殺；內懷仁德，執義不傾，賜之弓矢使得專征；孝慈父母，賜之秬鬯以事先祖。誠如是，則榮膺九錫者不愧完人，但非實果何如哉。

建武十三年，封鄧禹爲高密侯，李通爲固始侯，賈復爲膠東侯，功臣之爲列侯者唯此三人而已。時鄧禹賈復知帝欲修文德，不願功臣擁兵，乃去甲兵敦儒學。耿弇等亦相率上大將軍印綬。東漢功臣之所以得全，一則因帝者不濫封，一則因臣下之自解兵柄，蓋上下均以西漢爲炯戒矣。創業之主，於事定功成之後輒殺戮功臣，幾成歷史上之慣例，推原其故，雖因果複雜，但鈎稽而歸納之，不外兩途：一則由於帝者之嫉妒。回憶自己之所以有今日，實深得某某人之力爲多，彼之戰功如此其偉大，謀略如此其深沈，若一旦反側，自問己之能力誠不足以制之，不如去之便。一則由於功臣之不平。回憶發難之始，彼此同崛起於草莽中，當日之無賴粗率情態，歷歷在目。今何故彼則高坐堂皇，而我則北面俯伏。復次於論功行賞之時，無論若何公正明察，總不能一一如人意，蓋自以爲功高第一，乃人之恆情，凡有相當能力之人，必不甘居人下也。由前之說，此韓信彭越之所以功成而受戮也。由後之說，此彭寵隗囂之所以中途携貳而終於滅亡也。

光武中元元年，起明堂靈臺辟雍。二年十月，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以安車迎至太學，天子迓於門。鄭康成曰，三老五更乃年老更事而致仕者，天子以父兄養之，所以示天下以孝弟之道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之義，此天之所以照臨下土者也。東漢崇尙儒術，定孔子於一尊，是以建武永平之治，光照史乘。儒家道術乃人生哲學，非唯物亦非唯心，其組織乃以家

族爲國家單位，與個人本位大異其趣，故最重報施。養老亦報施精神之一種也。老何可敬，蓋以其人之學問事功曾致力於人羣社會使來者咸受其賜，是則可敬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此種差等之愛卽倫理之所由立，光武以敬老率天下，實深得儒學之旨。

光武與公孫述苦戰十年，最後而來歙岑彭兩大將皆以昏夜在軍中死於刺客之手，可云不幸。建武十一年六月，帝使來歙與蓋延攻述，乘勝深入蜀地，述使人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伏地悲不能仰視，歙叱之曰，余以所志未竟，爲人所中，呼子以軍事相屬，乃效兒女子涕泣耶。延收涕强起受誡。歙復自書表薦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投筆抽刃而絕。此情此景，千載下讀之，猶凜凜有生氣焉。試思刺刃於體，中要害，尙能從容以軍事付託於人，更自書表薦賢，然後投筆抽刃，隨卽氣絕，計自受傷以至於氣絕，所經過之時間自不少。受重傷中要害，尙能從容以軍事相付託，書表薦賢，就生理上言之，幾爲不可能，此可證精神作用之偉大與不可思議。同年十月，岑彭亦被刺於軍中。

建武八年十一月，溫序爲隗囂裨將苟宇所獲，欲降之，序不屈，伏劍而死。從事王忠，持其喪以歸維陽，詔賜冢地。死國而以明令賜冢地，卽近代之國葬典禮矣。建武八年卽公元三十二年，距今一千九百餘歲。永平二年冬十月，太師桓榮卒，明帝易服臨其喪，賜冢地，此爲溫序後賜冢之又一人。

東漢章帝元和二年春正月乙酉，詔令民有產子者勿算三歲，（胡註復其夫勿輸算也。）令諸

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以爲令。政府以明令獎勵生產，近代歐洲諸國多有行之者；至於妊娠卽受獎，似未之前聞。

四〇

君主萬能一語，實寓意於貶而非褒也。心之所欲，只以一紙命令驅其民而役之，不顧一切，則何事不可爲。今世界上所遺留重大工程之痕迹，如中國之長城，埃及之金字塔等，非帝者之力，孰能致之。誠哉其萬能也。隋煬帝乃昏憒之主，治術了無足道，唯於工程上之成績則大有可紀者焉。大業元年三月，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復自板渚引河歷滎陽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於淮。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楊子入江。渠廣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大業二年十月，置洛口倉於鞏東南原上，築倉城周回二十餘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十二月，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倉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大業三年六月，開榆林御道，發榆林北境，東達於薊，長三千里，廣百步。同年七月，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拒榆林，東至朔州之紫河。同年八月，帝上太行，開直道九十里。大業四年正月，詔發河北諸軍百餘萬穿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丁男不供，始役婦人。大業六年十二月，敕穿江南

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凡此種種，秦皇之後，一人而已。

又煬帝雖粗獷無道，然好讀書且多箸述，自開皇十年爲揚州總管時，即置王府學士百餘人，常令修撰，以至爲帝，前後近二十載，修撰未嘗或輟，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醫卜釋道乃至蒱博鷹狗，皆爲新書，無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萬七千餘卷。初西京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帝命祕書監柳顧言等詮次，除其複重猥雜，得正御本三萬七千餘卷，納於東都修文殿。又寫副本五十，簡爲三品，分置西京東都宮省官府。其正書皆裝翦華淨，寶軸錦標，於觀文殿前爲書室十四間，窗戶牀褥廚幔咸極珍麗。每三間開方戶，垂錦幔，上有二飛仙，戶外地中施機發。帝幸書室，有宮人執香爐前行，踐機則飛仙下收幔而上，戶扉及廚扉皆自啓，帝出則垂閉如故。考活版印刷術始自北宋眞宗時，於第七世紀初年，而有此等閎書館，殊可驚歎。雖則此乃內廷藏書，非後世公開閱覽者可比，然在印刷術未發明之先，書籍只有寫本，未能公開，也固宜。人類原多矛盾性，但矛盾性之大，莫煬帝若矣。薛道衡之空梁落燕泥，王胄之庭草無人隨意綠，亦此種矛盾性之結果而已。

四一

唐高祖武德元年九月，李密開洛口倉散米，無防守典當者，又無文券，取之者隨意多少，或離倉

之後，力不能致，委棄路衢，自倉城至郭門，米厚數寸，爲車馬所轥踐。羣盜來就食者幷家屬近百萬口，無甕盎，織荊筐淘米，洛水十里，兩岸之間望之如白沙。讀此可見洛口倉氣象之偉大。考倉庫之制，淵源甚古，當劉項戰爭時，漢軍滎陽築甬道就食敖倉粟。案敖倉在敖，位於滎陽西，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秦時置倉於敖山，名太倉，亦曰敖倉。是則此制起自春秋戰國時矣。其作用在於平時可以防饑饉，戰時可以貯軍糧，故亦曰太平倉。

武德二年正月，朱粲卒衆二十萬，剽掠漢淮間。會軍中乏食，乃教士卒烹婦人嬰兒噉之，曰：肉之美者無過於人，但使他國有人，何憂於餒。顏之推之子愍楚，謫官在南陽，粲初引爲賓客，後會乏食，闔家盡爲所噉。同年四月，散騎常侍段確性嗜酒，奉詔慰勞朱粲於菊潭，確乘醉侮粲曰：聞卿好噉人，肉作何味。粲曰：噉醉人正如糟藏彘肉。確怒，罵之，粲遂收確及從者數十人悉烹之，以噉左右，居菊潭，奔投王世充。由此觀之，則孟子之言性善，不能無疑。

四二

貞觀五年正月，詔僧尼道士仍須致拜父母。高宗顯慶二年十二月，詔自今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禮拜，所司明定法制禁斷。龍朔二年六月，令僧尼道士女官致敬父母。三令五申，特注意於此事，

斯亦宗教史上一種有意味之誥令也。釋迦以爲衆生一切苦惱在乎有家，蓋人類乃有情動物，而最能使人繫戀者厥爲夫婦及親子之情，故欲破除煩惱非用出世法不可，其哲學以此爲出發點，其教義以此爲依據。可行與否別爲一問題，但佛法設教之精神固如是也。太宗及高宗之誥令，既不禁彼宗之推行而但違反其教義，此亦唯富於「中庸性」之民族乃能有此，亦唯不求甚解之帝王乃能出此。雖則事難兩全，顧於此即失於彼，但不應既允許其推行而又強制變易其教義耳。南海先生有見於此，故其大同學之組織務使人無家可出。能行與否別爲一問題，但較於唐太宗等之辦法爲徹底矣。以軀體衍化爲教義之儒術，對於出家問題最爲衝突，然而佛教之入中國，不獨爲學者所接受，且更發揚而光大之，此釋迦之所以爲偉大歟。

四三

唐末宦官典兵者，多養軍中壯士爲子以自强，由是諸將爭效之。蜀王建有假子百二十人，皆有功勳者，雖冒姓連名而不禁婚姻，亦怪象也。如宗懿等十一人皆曰建子，而集王宗翰，夔王宗範等實異姓之假子。此種怪思異想，其源實出於帝者之賜姓。如項王既歿，射陽侯項伯，桃侯項襄，平皋侯項佗等，高帝皆賜姓曰劉。又如唐代之徐世勣，劉季眞，杜伏威，高開道，胡大恩，郭子和等皆賜姓曰李。宋

代之趙亦復如是。己之所愛則賜以同姓，所惡則以意義不佳之字易其姓。如隋煬帝旣殺楊積善，更其姓曰梟，斯亦帝者之一種下流思想矣。

四四

武德九年七月，唐臨出爲萬泉丞，縣有繫囚十許人，會春雨，臨縱之使歸耕種，皆如期而返。又貞觀六年十二月辛未帝親錄繫囚，見應死者，憫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復敕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翌年秋九月，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率，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此等類似之記載，歷代間出，謂爲不實，恐不能太過武斷。旣不得反證，毋寧信之。自非「導之以德，齊之以禮」之民族，必不能有此等事實。即退一步而謂爲理想之譚，亦非「導之以德，齊之以禮」之民族必不能發生此種理想。求諸西洋歷史，何嘗有之。

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太宗崩，高宗即位，時唐臨爲大理卿。冬十月乙亥，上問繫囚之數，對曰，見囚五十餘人，唯二人應死。上悅。上嘗錄繫囚，前卿所處者多號呼稱冤，臨所處者獨無言。上怪問其故，囚曰，唐公所處本自無冤。上歎息良久曰，治獄者不當如是耶。此條可與前條相印證，即齊之以刑，亦須齊之者之有德耳。又可見太宗之所縱諸囚之如期而返者，尙或出於取巧以投合心理，知其必赦。若

唐臨之所縱，則冀以德化人而令其必歸也。

四五

史記高帝本紀，漢軍敗於彭城，「項王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以爲質。」漢書則言取太公呂后而不言父母妻子。趙甌北二十二史劄記以爲漢書誤。其言曰：「高帝生母雖於起兵時死於小黃城，但楚元王爲高祖異母弟，則高祖尚有庶母也。又孝惠帝尚有庶兄肥，後封齊爲悼惠王。當高祖道過孝惠時，與孝惠偕行者但有魯元公主，則悼惠未偕行可知。既未與偕，則必在羽軍中可知。（案此語未免武斷）。故史記所謂父母妻子，乃無一字虛設，而漢書改爲太公呂后，轉疏漏矣。」案漢書並未改史記，乃根據史記之項羽本紀，該篇記載，正與漢書同。其文曰：「漢王從數十騎遁走，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以其累墜，屢棄之，得滕公救護，乃載行。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據此一段記載，楚軍從審食其手上獲得太公呂后，最爲明顯，未嘗言父母妻子，悉與漢書同。但下文則又曰，「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許之，卽歸漢王父母妻子。」此則與高帝本紀同。要之史記之文，前後各異者不一而足，未

得遽云漢書之疎漏也。

四六

世俗以十二月初八爲佛生日，是曰臘八，北方之大節也，南方則平平而已。考釋迦滅度，在西曆紀元前四百八十五年之七月十五日，此乃據齊永明七年僧伽跋陀羅在廣州竹林寺將佛弟子優波離之「衆聖點記」譯成中土文字，上追而得佛滅度之年，當最可信。所謂衆聖點記者，乃佛入涅槃後其弟子優波離即時結集衆聖編成一部善見律，隨在貝葉末篇之空隙記一點以爲識。年年如是，代代相傳，至六朝時，善見律之貝葉原本由僧伽跋陀羅携至中國，其年之七月十五日記最後之一點，數之得九百七十五點，循此上推，知佛入涅槃當在周敬王三十五年，即西曆紀元前四百八十五年，先於孔子之歿六年。至於生年月日，則無確實記載，所謂十二月初八云者，亦只是世俗相傳而已。

「招提」乃梵音，其義是十方僧院之意。唐會要云，凡勅書題額或官賜榜書之梵字曰寺，其民間私立者則曰招提，曰蘭若。唐六典云，煬帝改佛寺爲道場，道觀爲元壇。可見寺之名稱有非可輕用者矣。南方之通俗名稱則有類別。僧院曰寺，女尼之院宇曰庵，道士院曰觀，其他一切雜祀曰廟，祖先

隙主之所曰祠。寺庵觀廟祠五名詞，釐然不相蒙混。唯北方之鄉民對於此五者之稱謂，曾無區別，概以一廟字稱之太簡單矣。

四七

安史之亂，哥舒翰屯重兵二十萬於潼關，言於上曰，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以扼，利在堅守。同時郭子儀李光弼亦言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質賊黨妻孥以招之，賊必內潰；潼關大軍，唯應固守以弊之，不可輕出。三人所見皆同，實策之上者也。豈圖楊國忠以翰為遲留失機，屢加督責，中使往還，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遂以大敗。此一事也。又憲部侍郎房琯自請討賊，得邀允許，乃分所部為三，南軍自宜壽，中軍自武功，北軍自奉天。中北兩軍遇敵於陳陶，大敗。琯入南軍，猶欲持重，而中使邢延恩促戰甚急，遂再敗於青坂，全軍覆滅。此又一事也。計潼關與陳陶兩役，其失皆在於中使促戰。女子小人之難養，聖人猶且畏之，況以小人而兼女子之宦豎哉。

至德元載五月玄宗幸蜀，與宮眷出延秋門，道過左藏，楊國忠請焚之，曰毋以資敵。上愀然曰，賊來不得，必更斂於百姓，不如與之，毋重困吾赤子。吁，何其仁也。至德二載十一月，上皇廻鑾，扈從之兵六百餘人，行至鳳翔，聞肅宗已發精騎三千相迓，乃即命悉以從衛之甲兵輸郡庫。吁，何其智也。父子

之間且如此，世有功成而不即速自請解除兵柄者，其遭烹也亦宜。仁且智，吾於唐玄宗見之矣。

兩京既復，肅宗詔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臣子之職。泌曰表可追乎，日已遠矣。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爲之奈何，泌曰請更爲羣臣賀表，並言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則可矣。上即令泌草表，綴使馳遞。及前使既還，傳上皇誥曰，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來矣。後使至言上皇見羣臣表乃大喜，即傳食作樂，下誥定行期。由此觀之，唯李泌乃能知玄宗。然而李泌建策後，即飄然遠引，亦唯李泌乃能干預他人之家庭事。觀於「臣遇陛下太早」一語爲不可留之主因，李泌之心亦良苦矣。

四八

唐末藩鎮之禍，肅宗啓之而代宗成之。廣德元年，史朝義既爲李懷仙所誅，賊勢大殺。僕固懷恩唯恐賊平寵衰，乃奏留李懷仙等數人爲河北諸鎮節度使，藉爲黨援。時朝廷亦有厭亂之心，倖冀無事，因而授之。永泰元年七月，承德節度使李寶臣，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相衛節度使薛嵩，盧龍節度使李懷仙，廣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完城郭，整師旅，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朝廷則威令不行，唯事姑息，而禍患以成。至德初年，房琯原欲行强幹弱枝之策，建分鎮討賊之議，肅宗不察，竟受讒而貶

璫，致貽養癰，甚矣，明主之可貴也。

肅宗借回紇吐蕃之助以靖安史之難，致廣德永泰間，長安一再淪陷，代宗幸陝。稽諸史乘，藉外力以平內亂者鮮有不亡，苟無郭李，恐靖康之禍，早見於當時矣。

四九

考據家之學問工作有所謂「追娘家」，如甲乙兩說或兩種以上之記載互有出入時，則須追求各人所根據資料之來歷。資料估價之方法約有三種：一曰時間，二曰空間，三曰人事。如記載者與本事之發生同時，自然比後人補記者爲有力；若記載者所在地與本事之產生同地，自然比遠道傳聞者爲有力；若記載者與當事人有特殊關係，自然比毫不相涉者爲有力；此一定之方法，而做學問之態度亦應如是也。漢書載項王取太公呂后於沛而不言父母妻子，漢書之娘家自是史記，而史記中則又兩說兼有。項羽本紀則云太公呂后，而高帝本紀則云父母妻子。惜史記之娘家不易追，故此事竟成懸案矣。史記淮陰侯列傳之論贊，劈頭第一句曰，「余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可見太史公所根據之資料多從實地調查得來，則娘家愈不可得矣。

五〇

漢高祖封功臣爲列侯者凡百四十有三人，其封爵之誓書銘諸鐵劵，文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眞可謂申誓旦旦者矣。既申之以丹書之信，又重之以白馬之盟，受封者亦何嘗不作萬世之業想。乃不及百年，至武帝初葉，百四十三人中，能保有其國者只餘四人，卽酇侯蕭壽成，繆侯酈世宗，汾陽侯靳石封，睢陽侯張昌是也。太初三年，張昌坐爲太常乏祠，國除，所餘者只三人而已。其間以無子國除者有之，以子孫驕逸抵法禁而隕身失國者有之，而以雄主蓄意削藩故入人罪者佔大多數。功狗之歎，千古如一，斯亦可哀也已。

漢初賜予功臣之鐵劵，雖或不旋踵而身戮國除子孫絕滅；然而氣象大方，文辭冠冕，不失爲帝者口吻。至於明朝，則不逮矣。成化間，憲宗賜朱永一鐵劵，其銘曰：「除謀逆不宥外，其餘雜犯死罪，本身免死二次，初犯削祿之半，再犯全削；子免死一次，祿米全不支給。」此豈君人者之所應出耶，直獎勵犯罪而已。「其餘雜犯死罪」一語，豈復成文，何者爲雜犯之死罪，何者曰其餘，直是明令特許，准以無惡不作而已。以爵祿酬勳勞，猶可言也，若以他人之生命財產或自由，供豪右之蹂躪，用作酬庸，寧非笑話。既云死罪，則受害者之情實可知矣。法律何等尊嚴，豈容兒戲，況復一而再再而三耶。此眞千古之虐政，而國史之恥辱者矣。

五一

墨劓剕宮大辟，是曰五刑，除大辟外自餘尚可偷生，然肢體則已殘矣。是曰肉刑。漢文帝在位之十三年下令除肉刑，以笞易劓剕。應劓者改笞三百，應斷左趾者改笞五百，而受笞多死。迨景帝即位又復有減刑之事，中六年，定箠令，應笞三百者箠二百，笞二百者箠一百，受者乃賴以得全。後之論史者多譏文帝變古之非，謂刑減而死者愈衆，輕猶重也。即賢如班固，亦曰文帝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有殺人之意，深文周納，未免過當。笞而死，乃執刑者之失，豈可以罪文帝，君子論世，原心而已。攷我國史乘，凡有變更古法者輒遭抨擊，自天子以至庶人，貴賤一也。不變則已，變則難逃斯例，此亦我民族性之特異者矣。積弱之源，於斯爲烈，如不然者，荆公何至受謗哉。使荆公得行其道，則一部宋史之面目必不如此，可斷言也。師古雖爲經驗之累積法，凡一種文化之所以成立，實利賴之，無可諱言；然而師古則可，泥古則不可矣。萬世不變之道，師之可也。但時代變遷，頃刻不留，潮流之與環境常相摩盪，無有已時，若應付不敏則弊害立見。自強不息之謂何，君子其知之矣。時聖之孔子，何嘗教人泥古哉。

復次，余之所謂笞而死乃執刑者之失，此言並非武斷。中六年景帝詔定箠令時，丞相御史大夫劉舍等之說帖曰：「當笞者笞臀，一罪毋得更人。」如淳註曰，然則先時笞背也。師古曰，毋得更人謂行刑不更易人也。試思不擇地而笞，數十笞即可以傷命，況三百五百耶。又執刑者且筋疲力竭，乃再易一生力者以行之，周而復始，人非木石，不死何待，此豈文帝之本意哉。景帝詔曰，笞者所以教之也。

只鞭撻以教之而已。可見文帝之定笞法，實師三代朴作敎刑之本意，譏以變古，不亦誣乎。要之笞所以代劓刵也，鼻之有無，一望可知，執刑者絕無可以作弊之機。至於笞則不然，財可通神，輕重由之，監刑官無如之何也。況萬幾之帝者乎。

五二

史載公孫淵遣使奉表稱臣於吳，吳主悅，爲之大赦，且賞賜過當。張昭諫不聽，忿而稱疾。吳主恨之，以土塞其門。昭復於內以土自封之。既而淵戮吳使以叛，果如昭言。吳主數遣人慰謝張昭，昭固不起，吳主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吳主燒其門，欲以恐之，昭仍不出，吳主使人滅火，守立於門外，昭諸子共扶昭起，吳主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此一段記載，有類小兒女以細故起釁，背面不相理，唯見天眞；又如李逵請客，動作粗豪，唯見率直。凡此皆爲唐宋以後，君臣之間，不獲再見者矣。蓋君主政治運用愈趨圓滿，則制度愈趨謹嚴，禮法愈趨虛僞，而上下亦愈閡隔，以卽於滅亡。正如人之身體，由孩童以至於少壯，筋骨日趨强健。但强健既達於最高度，而强身原料之礦質鹽性，卽漸堵塞其微絲血管，使之頭童齒豁，面皺髮白，且血管硬化，骨脆易折，以卽於死亡。張昭雖非一等名臣，而孫權亦非一等英主，但舉此可以例其餘類似之事，故唐宋以前不乏其例也。

五三

每一個朝代，若以享祚之短長而論，主要條件當然在於開國規模之能否順應環境及施政方針能否適合時代之要求而在憲政制度未確立之先，則君明臣良亦可列爲條件中之首要也。漢之除秦苛政，與民更始約法三章等堪稱順應與適合；而高帝蕭曹等亦不失爲明良，是以秦漢兩朝之國祚爲十五與二百三十之比，非無因也。然而亦有出人意表者。後周之太祖世宗王朴等平心而論，賢明實不讓漢高帝與蕭曹，而國祚不永，凡三世九載而遂亡。明朝自成祖以下，累代昏庸，幾於無善可述，而享祚乃至二百七十六年之久。凡此兩事，周不能歸罪於人事，而明亦只能歸功於天時矣。後周之開國規模且勿具論，即以其施政言之，畧舉數事，亦可以窺見其帝者之爲何等人。

先是後梁太祖朱全忠攻淮南，掠得耕牛以千萬計，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延至後周，已歷數十載，牛死而租不除，人民怨苦。周太祖素知其弊，乃於廣順三年下令除租牛課，民賴以安。讀此可以見其勤察民隱。

周世宗即位之初，詔天下寺院非敕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叔伯之命。令兩京及諸州每歲造僧冊，其有死亡或還俗者隨時具報。計顯德二年，天下寺院存者二千

六百九十四，廢者三萬三百三十六，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六。讀此則其行政機構之縝密可以概見。

世宗以大梁城中迫隘，人民每侵街衢爲舍，通大車者蓋寡，乃立標幟，悉直而廣之，廣者至三十步。又令遷城中墳墓於標幟七里之外，其標內則俟縣官分畫街衢倉場營廨外，聽人民築室。令曰，近廣京城，於存歿擾動誠多，怨謗之語，朕自當之，他日終爲民利。讀此則其規模之遠大，市政之整肅可見。

世宗即位，高平一役，北漢喪膽，復回師以討伐南唐，一舉而定江北。顯德六年，唐主遣鍾謨入貢，上問謨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上曰不然，昔爲仇敵，今則一家，吾與汝國大義既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於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身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爲子孫計。謨歸以告唐主，乃城金陵。嗚呼，抑何其恢恢有容也。司馬溫公之論周世宗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世宗近之矣。誠哉是言。世宗殂年三十九，正春秋鼎盛而齎志以歿，豈獨周之不幸，抑亦南唐後主之不幸矣。王朴卒於顯德六年三月，同年六月而世宗殂，周亦以亡。由此觀之，則國祚仍繫於君相之手矣。

顯德二年，王朴上周世宗之籌邊策曰：「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凡攻取之道，必先

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南人怯懦，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爲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可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唯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當以强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爲邊患，宜且以爲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周世宗之取江北，悉如朴策；宋太祖之平定江南嶺表巴蜀，亦如朴策。所不驗者，只王朴視幽燕之契丹太輕，而視河東之劉崇太重耳。然此實不能咎朴之失策，亦師之者於緩急輕重之間，措置失宜而已。世宗既定江北，即按兵不動，市恩義以懷柔江南，曾不進取，坐令南唐吳越南平孟蜀南漢得以偷息苟延，有妨北顧，非朴策也。至於宋之聯金伐遼，無殊養虎，迹有宋一代之於契丹，始終皆恩威失宜，和戰無定，致宣和靖康之世，舉國以殉，悲夫。人存政舉，人亡政息，又豈王朴之所及料哉。

五四

中國與邊疆小民族之糾紛，不絕於史，但强半爲自衛的，而非以强陵弱也。每屆秋高馬肥，彼等輒逐水草而入寇，掠我牲畜糧秣，其甚者則更爲子女玉帛而來，以圖民族生存而戰爭，良非得已。然

而因雄主之好大喜功，動機在於開邊闢土者則亦有之，如秦皇漢武等是也。吾見三國時代之兩英雄，其對外戰爭之動機大有異乎尋常完全是出於一種策略即魏武帝與諸葛武侯是已。

袁紹既敗，魏武於未擊劉表之先而從事於北征，鑿兩渠以通運。一自呼沱入派水，名曰平虜渠；一自泃河入潞河，名曰泉州渠。建安十二年夏，魏武自將兵擊烏桓蹋頓，大敗之，斬蹋頓及名王已下，烏桓請降。當魏武出兵北伐時，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及聞魏師得勝而還，表謂備曰，悔不用君言，致坐失時機。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耳。蓋含恨以慰之也。實則魏武出師之先，諸將有恐劉表後襲而諫阻者，郭嘉獨排衆議，謂表乃坐談客耳，必不能用備言，雖虛國遠征無憂也。今袁紹雖敗，而其子尚與熙俱在，且嘗有德於諸胡，苟因烏桓之資，與師入寇，胡人一動，民夷俱應，生蹋頓覬覦之心，恐青冀二州非我有矣，議遂決。師還，魏武厚賞諫者，謂此役實乘危以徼倖，不可以為常。

黃初六年，武侯於未出兵漢中之先，自率大軍南進，討雍闓，所向皆捷，斬雍闓於越巂。孟獲收闓餘衆，統諸夷以拒亮，七戰而降之，獲乃自矢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師至滇池，益州永昌牂柯越巂四郡皆平。終亮之世，夷漢相安無事。即出師表所謂思維北征宜先入南者是已。此二人者，其開邊之動機乃著意鞏固後防，實為第二目的；其第一目的則在進兵中原也。政治家之策略，與野心家之

好大喜功者不可同年而語。

武侯自有千秋，可勿具論；唯魏武則厚毀不潔，莫之或伸；然而司馬溫公固早已伸之矣。建安十七年，荀彧飲藥於壽春，溫公論之曰：「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自子路冉求公西赤門人之高第；令尹子文陳文子諸侯之賢大夫，皆不足以當之，而獨稱管仲之仁；豈非以其輔佐桓公，大濟生民乎。齊桓之行若狗彘，管仲不羞而相之，其志蓋以非桓公則生民不可得而濟也。漢末大亂，羣生塗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濟也，然則荀彧捨魏武將誰事哉。齊桓之時，周室雖衰，未若建安之初也。建安之初，四海蕩覆，尺土一民，皆非漢有；荀彧佐魏武而興之，舉賢用能，訓卒厲兵，決機發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爲強，化亂爲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豈在管仲之後乎。管仲不死子糾而荀彧死漢室，其仁復居管仲之先矣。而杜牧乃以彧之勸魏武取兗州則比之高光，官渡不令還許則比之楚漢，及事就功畢，乃欲邀名於漢代，譬之教盜穴牆發匱而不與同挈，得不爲盜乎。余以爲孔子稱文勝質則史，凡爲史者，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則比魏武於高光楚漢者，史氏之文也，豈皆彧口所言耶；用是貶彧，非其罪矣。且使魏武爲帝，則彧爲佐命元功，與蕭何同賞矣。彧不利此而利於殺身以邀名，豈人情乎。」痛快淋漓，理直而氣壯，此眞以純客觀的態度下判斷，言人之所不敢言者矣。史乎史乎。杜牧惡足以語於是。

高帝提兵爭中原，而使蕭何坐鎮關中；光武提兵討羣敵，而使寇恂坐鎮河內。雖則轉戰千里，因地為糧，一切給養未必悉自關中河內出，然而重鎮之不可以或忽，其機微矣。高帝光武之所以成功，條件雖或甚多；但展轉四出，終如網之有綱，進退豫如，則重鎮之說為不可誣也。反而觀之，試回顧失敗者之陳迹，則亦可以知其機矣。自秦漢以迄清代，中國以帝制統一之歷史凡二千年，試於初期舉一事實，末期舉一事實，以作例證。

項羽起自江東而轉戰中原，淩厲權奇，無可倫比；乃忽略江東而都四面受敵之彭城，結果一敗塗地，此一例也。洪秀全起自金田而轉戰中原，氣壓江南，清廷束手，乃忽略越桂而都四面受敵之金陵，結果亦一敗塗地，此又一例也。一始一終，上下二千載，如出一途，則其餘亦可無庸列舉矣。此無他，重鎮之不立而已。豈曰彭城與金陵之不可都哉，若憑藉一進可以戰退可以守之根本重鎮而與羣雄角，待事定功成之後，彭城也可，金陵亦無不可。吁，其機微矣。由此言之，張作霖苟無外患以乘其後，前途正未可量耳，惜哉。然而張氏無曹瞞諸葛之卓識，不瞻於後顧而欲爭雄於中原，則亦可置而勿論矣。

五六

貞觀五年十月，上令羣臣議封建，魏徵以爲不可。中書侍郎顏師古，請分王諸子以州縣，使雜錯而居。十一月詔皇家宗室及勳賢之臣宜令作藩鎮，貽厥子孫，非有大故，毋或黜免。迨肅宗以後，藩鎮跋扈，唐室以亡，此則家天下者之報應矣。皇家宗室，勳賢子弟，若有所愛好，則富之可也，州縣乃國家土地，豈容分割以酬所私。況紈袴子弟，庸知治術，牧民之職，詎比尋常，是以至德乾元以還，大權旁落於軍人之手，安史方靖，而河北三鎮繼之，擾攘不已，以抵於滅亡，魏徵之卓識，夐乎遠矣，豈顏師古之流所能望其項背哉。

唐武氏之禍，人皆知牝雞司晨，爲家之索，然也。但此司晨之牝雞實爲王皇后，人多略之。蓋以讀史者之精神每爲武氏之狠辣手段所牽制，眼花撩亂，致令罪魁得以逍遙法外也。初高宗之王皇后無子，蕭淑妃有寵，后嫉之。當上在東宮時，嘗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太宗崩，其年即以安業坊濟度尼寺爲靈寶寺，盡度太宗嬪御爲尼，武氏亦隨衆入寺矣。會忌日，上詣寺行香，二人復相見，武氏泣，上亦掩泣。王皇后聞之，陰令武氏蓄髮，勸上內諸後宮，用以間蕭淑妃之寵。動機不過如此，此所謂婦人之智也。未幾武氏拜爲昭儀，后與淑妃俱寵衰，然尙無廢后之意。永徽五年，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此女，覆以錦衾。上至，昭儀陽爲歡笑，啓衾見女已僵，乃佯作驚啼狀，上詢知皇后適來，大怒，后無以自明，廢立之意遂決，后與淑妃俱慘死。假令王皇后不與蕭

淑妃爭寵，則武氏雖經綸滿腹，惡辣通天，亦只好栖遲梵宇以度其逝水之年華而已。

後梁開平二年蜀王建即位稱帝，建雖目不知書，然好與文士談，且粗曉其義。是時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蜀主禮而致之，使修舉掌故，是以典章文物，頗有唐代遺風。如韋莊，詞人也，任爲左散騎常侍。莊乃韋見素之孫，天寶末嘗相唐室。以是因緣，雖易代而流風未已。歐陽炯所輯之花間集，即在孟蜀之廣政三年，其中詞人亦多蜀產也。

五七

余嘗對於「有所不爲然後可以有爲」一語寫過一段評論，引所謂領袖人物及創業之主爲證。史載諸葛武侯一段故事，愈可以發明斯義：「一日，武侯至其所屬之主簿室，自校簿書，主簿楊顒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論家常。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庶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犬哉，失家主之法耳。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是以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武侯謝之，

騶卒，武侯垂涕三日云。然則漢文帝之欲黜上林尉而進嗇夫，亦猶是耳。可見治術之緩急輕重間，措置每易失宜，賢者不免。從諫如流，是爲美德，有已乎。然而任大事者，於自覺精神不周時，每好弄小聰明以示明察，實人類之通病矣。

五八

漢武帝崇尚儒術，置五經博士，養三老五更，不察者或以爲是一種行政策略，虛文而已。而豈知及武帝之身與其嗣子，受博士三老之匡濟，已自不少，不得以近代之諮議顧問視之也。試在歷史上舉數事以爲證。

戾太子以巫蠱事被讒，致父子構兵，羣臣憂懼，不知所出。三老令狐茂上書曰：「皇太子爲漢嫡嗣，江充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蹵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書奏，天子感寤。征和三年，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

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直言危事也；於雄主盛怒之下而進直言，其危尤甚，況預人家庭事乎。此老眞不負國家之養。

始元五年春正月，有男子乘黃犢詣北闕，自稱衛太子。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之，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至，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卽不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大義者。

元平元年霍光以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夏侯勝用尚書授太后，遷勝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

本始二年夏五月，詔曰：「孝武皇帝躬仁義，厲威武，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庭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不道，連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不舉劾，俱下獄。霸於獄中請從勝受尚書，勝辭以死罪。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

當時經義之見重也如此，而朝士大夫竟能以經義斷獄，且以經義折詔書，博士誠不虛糜俸祿

矣。勝年九十卒，太后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榮之。

武帝之好大喜功，誠令人有可議之道；然勇於改過，實足多焉。因田千秋一言而能斥方士，每對羣臣自歎曏時之愚惑，爲方士所欺。因桑弘羊奏議而下詔罪己，深陳既往之悔。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夫以猛進邁往如武帝，獨斷獨行，幾成爲第二天性，而乃從善如流，翻然一改其常度，眞所謂提得起，放得下，非具大智慧者而能若是乎。

五九

太初三年伐大宛，發天下吏有罪者，亡命者，及贅壻，賈人，故有市籍，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凡七科，適爲兵，載糒給貳師。天漢四年春正月，發天下七科讁，遣隨貳師將軍李廣利出朔方以伐匈奴。張宴曰：七科者一曰吏有罪，二曰亡命，三曰贅壻，四曰賈人，五曰故有市籍，六曰父母有市籍，七曰大父母有市籍。二說正同，漢初讁邊罪犯乃如此。一與二易解，贅壻之爲有罪，應是以其不顧父母之養，因求偶而甘心謂他人父謂他人母，犯不孝之條。四至七乃根於當日重農賤商之國策，應是指罪犯中戶籍之爲商賈爲市儈者，非謂凡屬商賈市儈悉爲罪犯也。更約而言之，則罪犯中之士族與農工族，

苟非負有前三科之罪名者得免兵役。天漢四年之令曰發天下七科謫，有一謫字，得知必爲罪犯，尚不至於誤解。但讀太初三年之命令可使人誤以爲全國商賈均須服兵役。或則誤爲本身雖屬士農工階級，而脫離市賈籍未逾三代者仍須服兵役。意義殊欠明晰。文章固有以簡練爲美者，但鋪叙事實與運用典故，技術自應不同。典故雖亦曰事實，但既經前人鋪叙過而爲人所共知，只約略點到即已大明。如曰「驚鴻游龍」「青梅竹馬」，一見即了然於心，無取辭費。唯修史則與作誄辭作像贊不同。雖則刪冗芟蔓乃史筆之要義，穢蕪定非良史。但削伐過甚以致叙述不明，令人迷惑，則亦未可遽許之曰良。過猶不及，蒙頭蓋面與語焉不詳，厥弊維均。新五代史較於舊五代史爲優，固也。但刻意以「逸馬殺人於道」相標榜，或難免有不詳不盡之嫌。甚矣，良史之難能也。

始皇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贅壻賈人爲兵。賈誼曰，秦人家貧子壯則出贅。師古曰，謂之贅壻，言其不當出在妻家，猶人身之有疣贅也。由此觀之，則余所謂贅壻之罪，殆惡其不顧父母之養，此言是矣。至於賤商之習俗，由來愈遠，孟子所謂惡其罔市利，名之曰賤丈夫，則春秋戰國之世早已爲人所輕薄。蓋太平原之民族，原料無缺乏之虞，只要男耕女織，便可收家給人足之效。所謂「通工易事以羨補不足」，所謂「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固無須乎商賈爲之轉運原料，疏散生產也。人但見商賈之不耕不織而生活裕如，是以賤之。此實得天獨厚之平原民族，曾不知貧瘠島民缺之

原料之苦。若使之感受原料缺乏或生產過賸之苦痛，應知重商矣。

漢高帝在位之第八年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操兵乘騎馬。絲織品，麻織品，毛織品，皆不許著；不許帶刀，不許駕車，不許騎馬。只許著棉布衣服以步行，傷哉賤也。又高帝十二年，相國何請令人民得入上林苑收稾爲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爲請吾苑。下相國廷尉獄，繫之。可謂盛怒。最奇者無端而遷怒於賈人。可見當時凡涉於有利可圖之事便立即聯想到商賈身上，想及便深惡痛絕。可見孔子之罕言利，孟子之於梁惠王及宋牼，皆以何必曰利爲辭。此並非儒家哲學精神乃如是，實當日之習俗移人耳。且崇尚儒術乃自武帝始，不得謂高帝秦皇之政令，曾受儒術影響也。

漢書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諫用兵於閩越曰：「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如淳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爲贅子，三年不贖遂爲奴。師古曰：贅，質也。說文：贅，以物質錢也；從敖，貝聲。敖，放也，放貝而可以收回，意猶質也。故贅子實猶今之典身而立有年限取贖者。贅壻之贅訓疣，而贅子之贅訓質，其義不同。

鄢陵之戰，欒書將中軍，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鍼，書之子也。車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意謂各有專職，毋得相越也。君前而子可以斥其父之名。以事理而論，只應曰「將軍且退。」因當時欒書乃中軍主帥，「將軍」頭銜乃國家所授，即國君亦應稱之爲將軍。漢宣帝與趙充國之敕書曰「將軍其引兵並進，勿復有疑。」是其例矣。此一事也。

鼂錯欲厲行中央集權政策，諸侯讙然。錯父聞之，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乃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爲者。錯曰，固也。不如此則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鼂氏危矣。行矣，公其勉之。父面而稱其子曰公，以示義斷恩絕之意，此又一事也。

宋孝武時，顏延之子竣爲丹陽尹，甚貴顯。延之性疏薄，乘羸牛笨車，遇竣鹵簿於途，輒住道左。嘗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父而稱其子曰要人，此又一事也。斯三者，實歷史上稱謂之趣事。

文帝前六年，匈奴冒頓死，子稽粥立，帝復遣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其意若曰，強我行，他日爲漢患者必我也。既入匈奴，甚得親幸。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此眞深得拒絕同化之神髓者矣。狡哉中

行說，智哉中行說。其後每得漢縉絮，輒服之奔馳草棘中，使衣袴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棄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又教單于以計課畜牧登記人衆之法。遺漢書牘，輒倨傲不遜。漢使或非笑之，中行說曰，毋多言，所給備善則已，若不備不善則候秋熟當馳騎以蹂而稼穡耳。毒哉小人。當時朝廷以諸呂之變，繼以吳楚七國之亂，國家多事，正極力用和親政策以懷柔匈奴。計自稽粥承翁主後，漢女遣嫁匈奴者凡五六見。然終文景之世四十年間，匈奴入寇之事，不絕於史，未始非中行說挑唆之所爲也。苟非孝武之大張撻伐，邊患寧有已時。女子小人之難養，豈不然哉。遠之則怨，其禍有如是者，吁，可畏已。

六一

景帝後元年，以南陽直不疑爲御史大夫。有廷毀不疑爲盜嫂者，不疑聞之曰，我乃無兄。不辯之辯，勝於雄辯。

劉先主禁酒，有司希旨，變本加厲，凡藏有釀酒具之家，輒遭逮捕，騷擾不寧，人民苦之。一日，簡雍與先主同立於樓上，見有男女偕行者，雍曰，此人欲行淫，亟宜縶付有司。先主問何以知其然。雍曰，以其身有淫具耳。先主大笑，即日罷禁酒令。一語回天，勝於萬言諫草。

張弘範，仕元爲都元帥，督兵南下，窮追南宋舟師，至厓山，陸秀夫負帝昺蹈海，宋以亡。弘範慶大功之告成，勒銘於水中央之巖石曰「張弘範滅宋於此」，字大如斗，後雖削去而痕跡尙存，余猶及見。陳白沙先生記其事，爲加一宋字於上而成爲「宋張弘範滅宋於此」一字之貶，嚴於斧鉞。

弘範善馬槊，頗能歌，有淮陽樂府一卷。其圍襄陽之鷓鴣天曰，「鐵甲珊瑚渡漢江。南蠻猶自不歸降」，襄陽寄順天友人之滿江紅「萬里長江今我有，百年堅壁非他守。看虎牙飛上萬山頭，誅羣醜」又曰「悄故人相憶問歸期，平蠻後。」弘範原是常人，爲人欲而仕，吾無責焉，責則高視之矣。但不應罵中國人曰「蠻」曰「醜」。彼雖賜名「拔都」，猶是漢家兒；其祖宗仍是姓張，廬墓猶在河南省之河內。趙德用以詩斥之曰「鐫功奇石張弘範，不是胡兒是漢兒」，良有以也。

六二

魏略曰，建安中，袁紹爲中子熙娶中山甄會女。紹死，熙出在幽州，甄留侍姑。及鄴城破，五官中郎從而入紹舍，見甄怖以頭伏姑膝上。五官中郎謂紹妻劉夫人，扶甄令舉頭，見其姿貌絕倫，稱歎之。太祖聞其意，遂爲迎娶。

世說新語曰魏甄后慧而有色，先爲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屠鄴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

已將去。以上二者，咸稱曹丕曰五官中郎。

後漢書袁紹傳，建安八年春二月，曹操攻黎陽，與袁譚袁尙戰於城下。譚尙敗走還鄴，夏四月，操追至鄴，引漳水灌之，城中餓死者過半。八月戊寅，審配兄子榮夜開城門內操兵。操入鄴，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財物。

魏志建安十六年春正月，以曹操世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爲丞相副。

案如上述，操入鄴，臨紹舍，乃在建安八年秋八月。冊曹丕爲五官中郎將則爲建安十六年春正月事。是則破鄴奪甄時，曹丕那得有五官中郎之稱。

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尙府，見婦人散髮垂涕立紹妻後。問知是熙妻，令攬髮拭面，姿貌絕倫，遂納之」。此是史筆補叙，追稱操曰太祖，丕曰文帝，固應如是。至於鋪叙建安八年事，若以當日立場言之則未應有五官中郎之稱。以補叙言之，只應曰文帝，又不宜有五官中郎之稱。此之謂進退失據。

六三

劉聰既陷長安，琅邪王睿受愍帝詔，權攝大位。劉琨謂溫嶠曰，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當立功河

朔，使卿延譽江南，行矣勉之。嶠爲琨奉表詣建康，其母崔氏以爲是非尙難定，固止之，嶠絕裾而去。既至建康，王導周顗庾亮等皆愛嶠才，爭與之交。琨乃嶠之姨父也。

辛棄疾與党懷英少同學於亳社劉瞻老，穎悟不與常兒同。紹興三十二年，棄疾爲耿京奉表詣臨安，比返命，行至海州，聞張安國已殺耿京降於元，乃卒其部曲突入元軍大營，挾安國馳馬南奔，由揚州渡江，獻俘於臨安。懷英則仍留河朔，仕元至翰林院承旨。此四君者，雖去住不同，皆能戛戛獨造，各有所建樹。

辛棄疾與党懷英，於事功而外皆以文章顯。稼軒之詞卓絕千古，人所共知，可勿具論。而懷英之文章，則亦縱橫淹博，領袖時流。金章宗好文學，每歎朝士曾無一人及懷英者。錄其制誥以示一斑。

章宗明昌四年，鄭王永蹈以謀反伏誅，王固章宗之叔父也。懷英草詔曰：「天下一家，詎可窺於神器；公族三宥，卒莫逭於常刑。非忘本根骨肉之情，蓋爲宗社安危之計。亦由涼德有失睦親；乃於聞識之中，連致逆謀之起。恩以義掩，至於重典之亟行；天高聽卑，殆匪此心之得已。興言及此，愧歎奚窮。」當日論者謂百年來無此制誥云。此等題目，最難著筆，誠以於國則爲君臣，於家則爲叔姪也。

東晉與南宋，國勢畧相似，而此四君之出處亦畧相似。所異者劉琨志扶晉室，而懷英仕元，要皆歷史上之佼佼者。

范陽祖逖，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同寢處，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卒其部曲渡江，屯淮陰。歸安彊村翁，以宣統辛亥東渡，主先兄任公家一日聞內室有兒啼聲，翁微喟曰「此非惡聲也。」時翁年逾五十，門祚衰微，旅懷岑寂，於國於家俱乏歡腸，故流露於不自覺。一則以少壯乘時，奇氣勃發；一則以英雄遲暮，心事蹉跎，而感慨相似。

晉元帝建武元年，杜曾圍揚口壘，馬儁叛，從曾來攻壘，時劉浚守北門，朱伺守南門。或欲剝儁妻子面皮以示之。伺曰，殺其妻子而圍不解，徒增怨耳，乃止。既而曾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舟中，穿舟底以出，潛水行五十步，乃得免。曾遣人說伺曰，馬儁德卿全其妻子，今盡以卿家內外百口付儁，儁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報曰，「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乃投奔王廙，病創而死。民國十七年，南軍北伐，淮徐直沽相繼陷。時王靜安先生講學於清華大學，慨然曰：「吾年五十餘，一辱豈容再辱。」遂投昆明湖而死。蓋當日類似湖南葉德輝之事實時有所聞，意以爲萬方一槩也。烈士暮年，感慨亦相似。

六四

桓玄篡位，劉裕與何無忌同舟還京口，密謀興復晉室。青州主簿孟昶，時在京口，亦與裕同謀；妻

周氏，富於財，昶謂之曰，劉邁毀我於桓公，使我一生淪陷，我決當作賊，卿幸早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能諫，事之不成，當於奚官中奉養大家耳。蓋晉宋間子婦稱其姑曰大家，而二等奴僕曰奚。意謂若事敗而家人沒入爲官婢時，當於奚官中養姑也。昶悵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曰，觀君舉措，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因指懷中兒示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遂傾資以給之。昶之弟婦，亦周氏之從妹也。周紿之曰，昨夜夢殊不祥，門內絳色物宜悉取以爲厭勝。妹信而與之，乃盡製爲軍士袍。何無忌夜於屏風裏草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凳密窺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蓋王莽之世，琅邪呂氏子作縣吏，爲宰所寃殺，其母散家財以結游俠少年，得百餘人，攻海曲縣，殺宰以祭子墓，入海爲盜，聚衆至萬數，故何母以此自況。

讀史氏曰，孟妻何母，其慷慨壯烈豪邁精明之氣度，視范滂之母，何多讓焉。只以生不逢時，正當五胡亂華學絕道喪之日，劉裕雖討賊而終移晉祚，以盜易盜，不若桓靈儒生賭性命而與宦豎爭，得後世同情，遂令范母之名，亦得與黨錮諸賢而共垂不朽。此則時勢使然，非范母之獨能育佳兒也。且孟何諸人與劉裕盟而共扶晉室，亦既窮追桓玄而戮之矣，元興三年奉晉七廟神主重入太廟矣，義熙元年何無忌且奉乘輿東還建康矣。盧循逼建康，孟昶欲奉乘輿渡江依劉裕，裕不聽，昶乃抗表自

陳，仰藥以明志矣。討賊而賊已滅，晉祚復興，光明磊落，無負初志，何詎不若昔賢也。

六五

地理與人文關係甚大，如傍江河湖澤而居者人多優美，反是而重巒疊嶂之間民多獷悍，蓋應付環境覓衣食以圖生存，久而久之，生理上自隨環境而變化，勢使然也。又四川江西兩省多產生文學士，而浙東浙西之學派犁然不同，則思想亦隨地理而轉移矣。

中國歷史上之帝王，自漢初以迄近代，按司馬溫公所認爲正統者而詮次之，除元清兩朝外，凡得十有六人。試以行省爲界，表分如左。

一　劉　邦　沛邑，江蘇徐州府治

二　曹　丕　沛國譙人，江蘇徐州府治

三　司馬炎　溫縣，河南河內懷慶府治（在黃河北岸）

四　劉　裕　彭城，江蘇徐州府治（晉室東遷劉氏移居丹徒之京口）

五　蕭道成　南蘭陵，江蘇武進縣治

六　蕭　衍　南蘭陵，江蘇武進縣治

七　陳霸先　吳興，浙江
八　楊　堅　弘農，河南靈寶縣治
九　李　淵　隴西成紀，甘肅天水縣治
十　朱　溫　碭山，江蘇徐州府治
十一　李存勖　沙陀，新疆
十二　石敬瑭　西夷，新疆
十三　劉智遠　沙陀，新疆
十四　郭　威　堯山，河北順德府治
十五　趙匡胤　涿州，河北
十六　朱元璋　濠州，安徽鳳陽府治

如右表所列，若以省別，則江蘇六人，新疆三人，河北二人，甘肅一人，安徽一人，浙江一人。若以江河為界，則黃河北岸七人，長江北岸八人，長江南岸一人。

於斯可見，江南明秀之鄉，不甚產帝王。江蘇六人中，有四人屬徐州府治，其地乃山東河南安徽三省之甌脫，只沿吳楚之舊疆界而劃歸江蘇，文化風俗，殊異江南。名義雖屬江蘇，而銅山地脈之雄

鬱，較諸太湖水域天地異色矣。

六六

「必傳之作」乃一句習用語，蓋謂作品佳妙而可傳也。但是有時傳不傳實不在乎佳不佳。如「夏侯色」三字古今文人用之者多矣。按此三字之成立實始於范曄之獄中詩。范詩曰，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蓋謂嵇康爲司馬昭所殺，臨刑援琴而歌，夏侯玄爲司馬師所殺赴東市而顏色自若也。但此三字之所以能流傳殊不在乎夏侯；臨刑而顏色不變者多矣，豈唯夏侯玄。亦不在乎范曄之詩，蓋曄詩並不見有特殊佳妙處。其傳也實在謝綜。因義康之獄，孔熙先范曄謝綜同被逮伏誅。初曄以爲入獄卽死，故慷慨賦詩。時上欲窮治與黨，經二旬而未決，曄自以爲可獲赦。熙先視之而笑曰，詹事何紛紛爲哉。人臣犯上，卽令賜以性命，更何顏可以生存。迨赴東市，曄亦尙能鎭靜。其母至，涕泣責之，曄亦不怍。妹及姬妾來別，曄乃涕泗滂沱。謝綜顧語之曰，「舅殊不及夏侯色，」曄收淚而止。綜乃曄之甥也。假令無此天眞爛縵之小外甥則「夏侯色」三字豈得傳哉。

六七

元嘉二十八年秋，北魏主率師南寇瓜步，衆號百萬。宋帝使輔國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行至盱眙，聞魏軍已過淮河，遂止焉。時朝廷採堅壁淸野之策，命廣陵太守劉懷之燒城府，盡帥其民渡江。魏人攻盱眙，三旬不拔，死傷以萬計，屍與城平，自焚其攻具而退。是役也南北二兗及徐豫靑冀六州，千里無人煙，春燕歸巢於林木。此一段記載，描寫焦土戰略頗能入神。「春燕歸巢於林木」一語，寫室廬皆盡，燕歸無主，刻畫入微。蓋燕之習性乃築巢於家屋非巢於林木者也，眞六朝人之筆墨矣。若在史漢，則亦曰「郡縣爲墟」或「廬舍蕩然」而已。

六八

後元元年，漢武帝以年老多病，欲立太子。時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數歲，形體壯實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猶豫久之。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像，以賜霍光。越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賜死。人問立其子何去其母，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之所以亂，多由於主穉母少也云云。主穉母少可以致亂萌，是誠有之，但寧無政治方法可以消弭耶。不此之圖，而乃發其獸性以下此種滅絕人道之殘酷手段，斯亦可哀也已。孰知五百年後，更有尤而效之者。

晉安帝義熙五年，魏主珪將立齊王嗣爲太子。魏故事凡立太子輒先殺其母，乃賜嗣母劉貴人死。珪召嗣諭之曰，漢武帝殺鉤弋夫人，防母后豫政，外家爲亂也。汝當繼統，吾故遠迹古人，爲國家長久計耳。嗣涕泣不可仰。此種殘忍法令，在北魏行之一百二十餘年，至梁天監十一年，即北魏宣帝延昌元年，始罷立子殺母法。豈意既罷之後，即有胡太后亂政事，而元魏亦即於滅亡。此眞可謂婦人之智，遂使漢武帝與魏道武在九原之下猶將笑人。若胡太后者，亦未免太不爲婦女爭氣矣。

先是胡充華選入掖庭，其父國珍送而祝之曰，願汝生諸王公主，勿生太子。充華曰，妾之志異於諸人，奈何畏一身之死而使國家無嗣乎。及有娠，同列勸墮之，充華不可。既而生子詡。延昌元年冬十月，立皇子詡爲太子，始不殺其母，尊爲貴嬪。天監十四年，魏主殂，詡即位，是爲肅宗。高后欲殺胡貴嬪，劉騰等救之得免，旋尊爲皇太妃。乃逼令高太后爲尼，尊胡太妃爲皇太后，臨朝聽政。太后以魏主尚幼，未能親祭祀，欲代行，禮官博議以爲不可，崔光希旨，太后遂攝祭事。太后性聰敏，好讀書，射能中針孔，政事皆手筆自決，尤好佛，作石窟寺於伊闕口，備極崇傑，而永寧寺尤華美，築浮圖高九十丈，頂之相輪復高十丈，共百丈。胡國珍卒，勅賜尊號曰太上秦孝穆君。諫議大夫張普惠以爲太上之稱不可以施於臣下，時王公多希太后旨，遂以果行。會天象有變，胡太后欲以高太后應其不祥，一夜而高太后遂以暴卒聞，以尼禮葬於北邙。太傅侍中淸河文獻王懌，美風儀，胡太后逼而幸之。然懌素有才能，

輔政多所匡益，好文學，禮敬士人，時望甚重。侍中領軍將軍元義忌之，誣爲有篡奪志，遂殺懌，幽太后於北宮。朝野聞懌死，莫不喪氣，梁普通六年，帝解元義侍中職，太后復臨朝攝政。大通二年，潘貴嬪生女，胡太后詐言皇子。斯時嬖幸用事，政綱廢弛，恩威不立，封疆日蹙。秦隴以西，冀幷以北，皆爲賊區。淮汝沂泗，爲梁所略。時肅宗年浸長，太后自以所行不謹，恐左右聞之於帝，凡帝所愛信者，太后輒以事去之，母子之間，嫌隙日深。帝密詔車騎將軍爾朱榮舉兵內向，欲以脅太后，行至上黨，帝復以私詔止之。事洩，太后酖殺帝，死年十九。太后立潘貴嬪所生子爲帝，既而下詔稱潘充華本實生女，乃改立臨洮王子釗爲帝，生三歲，太后欲久專朝政，故利其幼而立之。爾朱榮起兵發晉陽，立長樂王子攸爲帝，軍中呼萬歲。太后落髮爲尼，且令肅宗宮人謀出家。榮遣騎執胡太后及幼主釗，送至河陰，沈之於河。

吾所以敍北魏胡太后事而不厭其詳者，蓋以其似孝欽之點甚多，列舉可以解人頤。以母后臨朝，一也。殺高后有類慈安，二也。利立幼主以作久專計，三也。剪伐帝之爪牙以自固，四也。慙德穢德聞於朝野，五也。緣是而國土日蹙以即於滅亡，六也。聰敏強悍，七也。酖殺其子，八也。肅宗密召爾朱榮，亦頗似清德宗之召袁世凱。但一則外兵既入而敗，一則未入而敗，微有異同。前後相去一千五百年，造物乃不憚其煩而重演一次，噫，異矣。

六九

西哲有言曰，「須服從良心第一命令。」譬諸一人欲行竊，其良心之第一命令將必曰，勿爾，此犯罪行爲也。你若不服從此命令而自解曰，此舉可以濟余困，偶一爲之，想亦無礙。彼之第一命令既不行，則良心從此不汝鄙矣。斯言也，猶是性善論，若性本不善，則直覺之第一念亦未必可靠。

南史宋廢帝紀：「太后疾篤，遣召帝。帝曰，吾聞病人之室有鬼，何可往也。太后怒，語侍者曰，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此寧馨兒。」此寧得曰性善乎。然猶可以爲之强解曰，彼之直覺第一念，或曰「母病宜省視，」第二念乃曰「有鬼宜勿往，」則良心之第一命令未嘗誤也。斯言也，在未得有力的反證之先，余亦不欲强辯。

北史齊顯祖納倡婦薛氏於後宮，有寵，忽思其不貞，無端殺之，懷其首出與羣臣宴，突置於案上。又支解其屍，弄其髀作琵琶，一座大驚。既而對之流涕曰，佳人難再得。乃載其屍以出，被髮徒步哭而送之。若是者則直覺之第一念錯誤，而第二念乃返於正，則又何說。

宋元明學者之性善性惡辯，綑載可以汗數牛。綜之可得二語，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此種模棱語，吾固無以難之。但何以有善有不善，何故可以爲善可以爲不

善，實未得滿意之答復。吾以爲「可以」之原動力乃在乎衝動，受衝動之行爲，其力量之大與有不可思議者。善惡本無定形，難於解釋，蓋以其不免於主觀也。主觀不足以爲據。請以純客觀之事實喻之。

家屋遭火災，屋主人挾箱籠而出，置於安全地，事後有非一人之力所能運回原地者。當其出也，爲受意外衝動所驅遣，而不可思議之大力以生。猛虎自慈母之懷銜其嬰兒以去，此弱女子可以奔踰山澗而與虎爭奪。此無他。「母愛性」之衝動爲之也。是故衝動之力量，大莫與京。

當齊顯祖被「猛憶其不貞」所衝動，殺機遂不得不起；既而被「一條光緻之大腿」所衝動，涕淚遂不得不流。此固與性善性惡無涉。

吾今下一轉語曰：主觀之性善性惡，完全受客觀之衝動所支配。」同是一人，若衝動起於此方，可以使之爲烈士節婦；若衝動起於彼方，則可以使之爲元兇巨憝。如斯而已。是故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自是正義，但何故而發生此「可以」，則「衝動」實其原動力矣。由此言之，則只有釋迦之「性無善無不善」是至理，其餘盡是廢話。王姚江所謂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動字是從佛說之「念」字演變出來，非自得也。念即被衝動而起之動態。

貞觀元年，祖孝孫等所制之新樂成。上曰，禮樂者，蓋聖人緣情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乎。上曰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爲公奏之，公豈悲乎。此一段史實，最足以發明治亂之因果，而此中因果最易於倒置，不可不察。禮樂無關於治術之隆替一語，或不無武斷，此別爲一問題。至於悲喜由心，心受支於環境等理論，則眞絕世聰明人語，試以因果律明之，伴侶玉樹等曲可以使人悲，則是以曲爲因而以悲爲果。但齊陳之間何故而產生此曲，必製曲者已有憂生念亂之心理，聲由心生，不期而產生此哀曲，則是歌曲爲果而憂生念亂乃其因矣。但憂生念亂之心理何自而起，則由於政治不良。若是則憂生念亂爲果而政治不良乃其因矣。總而言之，有政治不良之惡因，結果乃至於亡國。政治不良是總因，亡國是總果，中間三級所謂憂生念亂，所謂伴侶玉樹，所謂愁慘悲哀；皆過程之因果相乘，非眞因眞果也。以歌曲作論斷，結論乃如此。

試更以觀感作論斷，所得之結論應亦相同。齊陳之人何以多憂傷憔悴，蓋由於思想悲觀。但思想何以悲觀，殆因精神苦悶，則是憔悴悲觀苦悶迭爲因果矣。但當日人民精神何以如是之苦悶，則以環境惡劣之故，則苦悶爲果而環境惡劣乃其因矣。但何由而構成此惡環境，則以政治不良故。若

是則惡環境爲果，原因乃在於政治不良。由此言之，則政治不良乃總原因，結果乃至於國亡家破。中間四級所謂環境惡劣，所謂精神苦悶，所謂思想悲觀，所謂憂傷憔悴，皆過程之因果相乘，非眞因眞果也。以觀感作論斷，結果乃亦如一。

以此論之，則杜淹所謂國家之隆替在乎樂，未免倒果爲因，且是過程中相乘之小因果，並未探本窮源，是以結論之根脚殊未穩。唐太宗則撇開政治問題而專論音樂，故悲喜由心一語遂站得住，此其所以爲聰明。

七一

以婦人而使國政起波瀾，在中國歷史，實無代無之。蓋君主政治，家國不分，彼之家庭訴誶，朝政每因而波盪，影響終及於全國，此應是最大之一原因。然而波瀾之大及次數之多，則莫唐朝若矣。

唐太宗之文德皇后允可稱爲模範之賢婦人。但繼其後者乃有高宗朝之武后，中宗朝之韋后，睿宗朝之太平公主；接連三代，幾以婦人而危及國祚，使人對於「以身作則」及「耕耘收穫」之理論發生疑問，其故安在。吾以爲家庭間雖屬以婦人爲主體，但防微杜漸之方仍操諸男子。即以唐朝而論，縱曰武后乃天賓英雌，而太平公主乃武后之女，得母氣之遺傳，此二人姑勿具論。唯中宗朝

之韋后，則因中宗遷房陵時，與后同幽閉，備嘗艱苦，因憐生寵。上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重見天日，當唯卿所欲，不相禁制。迨正后位，干預朝政，一如武后之在高宗朝。安樂公主，韋后之女也，生於遷房陵之道中，故倍得愛憐，既而賣官鬻獄，勢傾朝野，或自爲制敕，掩其文而使上簽署，上亦笑而從之，竟不視也。昏瞶若此，國之不亡者幸矣。不有平王，則太宗之天下，不移於武氏，亦將移於韋氏矣。平王卽他日之玄宗，英俊勇敢，而晚年亦亂於諸楊，斯亦奇矣。孰謂以文德皇后之賢，而子婦輩幾覆其宗祀，接連數世，女禍不絕，此則未能專歸罪於婦女矣。

七二

唯造時勢之英傑，可以縱橫宙合，爲所欲爲；此外如奇才異能之士，若不擇時而生，擇主而事，則不獨不能盡其才，且結果每多不幸。吾讀史而見中唐之劉晏，不禁感慨繫之矣。

劉晏生逢喪亂，肅宗寶應元年充度支轉運等使；代宗廣德二年充河南江淮轉運使，浚汴水以開漕運。安史之亂，天下戶口，十亡八九，州縣多爲藩鎮所據，貢賦不入朝廷，府庫耗竭；而吐蕃回紇，頻年犯邊，所在宿重兵，仰給縣吏，所費不貲，皆倚辦於晏。史言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值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是以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

費甚賤之處云。有才如此，苟濟以近世之交通工具，成就寧可限量。晏又以爲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凡勾檢簿書，出納錢穀，必委之士類，吏唯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常言士陷贓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修。吏雖廉潔，終無榮顯；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污。然亦唯晏能行之，他人效者，終莫能逮。噫嘻，此所謂爲政在人者非耶。史又言晏之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起居語言，無敢欺紿。晏又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以愛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白使司，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卽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案此一段之記載，其敏捷精密，實爲管子所未到，豈不偉哉。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船之傾覆者居百分之二十焉。晏以爲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宜各因其性以訓練漕卒。江船達楊州而止，汴船達河陰而止，河船達渭口而止，渭船達太倉而止。就地置倉，遞相轉運，因民之習性以制地之宜。自是每歲運穀多至百餘萬斛，曾無升斗之損。此則用人事以抵抗天然勢力之威脅，眞科學的行政機構矣。自非天才，豈能有此。

德宗建中元年，晏爲左僕射吏部尚書，楊炎爲侍郎，不相悅。二月，上信炎讒，貶晏爲忠州刺史，七月，密遣中使就忠州縊殺晏，天下寃之。

七三

唐朝之賦役法計分三科：曰租、曰調、曰庸。丁男一人受田百畝，歲輸粟二石，謂之租。每戶各隨土宜，出絹或綾或絁共二丈，綿三兩；不蠶之土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謂之調。每丁歲役則給其庸，日準絹三尺，謂之庸。

租法即近代之田賦，所不同者，只以錢易粟。百畝僅納二石，似太輕；但加以調之負擔，則亦不少矣。清代田賦，上田每歲每畝並手續紙張等費，亦祇一錢二分銀子，則百畝不過十二兩，視唐代爲更輕矣，況租之外更無調之負擔乎。說者謂清代田賦在歷史上爲最輕，洵不誣也。

調頗似後世土產之貢，所異者乃按戶徵收，且含有抵租之意味，與貢不同。且貢物只限於地方特產之珍品，並非如布帛之必須品日用品也。

庸即丁徭，如築城郭建宮殿開河渠之公有工程，徵民夫以爲之，在調上扣抵，以准工資。近世直行僱工法，按日給資，更無此科矣。

社會之變化愈複雜，國家之組織愈完善，而租稅之法乃愈繁；善與不善，因時代而轉移，不能一概論。但有兩事可斷言者。最良莫如奢侈品稅，家無鋼琴地無絨氈，非不得活也，既有餘資而欲舒適，

則須多貢獻以助國防費及行政費，最是公平，最惡莫過於鹽稅，擁有數千萬元資產之富豪其擔負只與苦力等。不見得富人每日食鹽多於苦力也。貧富平均負擔尤爲最惡。

七四

南齊太祖建元元年，王敬則勒兵殿庭，以板輿迎宋順帝出居別宮。帝泣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帝王家。

北魏永安三年，爾朱兆囚莊帝於洛陽之永寧寺。十二月，送至晉陽，縊殺於三級寺。臨命禮佛，願生生世世勿復爲國王。自作輓歌而就死。

唐高祖武德二年，王世充使王仁則酖殺隋恭帝，帝請見世充，不許；請與太后訣，又不許。乃布席焚香禮佛，願自今已往不復生帝王家。

案宋順帝北魏莊帝，與隋恭帝臨死之哀鳴，如出一口。想歷代亡國之君，除貪生畏死卑躬屈節者而外，感想應亦大致相同。

七五

至德元載，玄宗幸蜀，與近侍及宮人出延秋門。過左藏，楊國忠請縱火焚之，曰毋以資敵。上愀然曰，賊來不得，必更斂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

天福元年，後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擕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劉皇后積薪欲燒宮室。重美諫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重勞民力，死而遺怨，安用之。乃止。

案重美乃潞王李從珂之子，封雍王，猶在童年而有此識見，自是難得。若玄宗與雍王者，誠不愧仁者之言。又案和氏璧之傳國璽，自秦以至於後唐皆有蹤迹可尋。說者謂後唐閔帝懷璽以自焚，至斯而絕。後此者則非和氏璧矣。

石敬瑭以燕雲十六州賂契丹，是爲引外族入中夏之開端。所謂十六州者，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嬀儒武雲應寰朔蔚是也。天福元年，敬瑭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無乃太過。且賂以金帛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地，恐異日爲中國患，悔無及矣。」知遠之識見，過敬瑭遠矣。

後唐明宗本名邈佶烈，太祖養以爲子，改名嗣源，卽位之年已踰六十，每夕必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此則賢於敬瑭遠矣。

後晉之季，契丹以鐵騎三十萬，蹂躪大河南北，戰爭五年。擄晉帝及后妃出塞，其主耶律德光入據大梁。當時漢奸趙延壽請給上國兵廩食，俾得軍民相安。契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以牧馬爲名，分番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大梁洛陽兩畿輔縣屬及鄭滑曹濮諸郡，數百里間，財畜殆盡。

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曰，我兵既平晉國，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昫不知所出，乃請搜括都城士民錢帛，謂之「括借」。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刑，人不聊生。其實無所頒給，皆蓄之內庫，欲輦歸其國。於是內外怨憤，河東節度使劉知遠乘時而起，共逐契丹。德光卒於歸途。

讀五代史而至於後晉，始知亡國之苦痛有如是者。同時我聯想吳三桂之無用。假令當時擁永曆以奠定西南，承薙髮令之騷擾，振臂一呼，使之復向來處去，諒非難事。豎子不足與謀，惜哉。

七七

自印刷發明，而世界文化乃作濶步之進展，蓋文字之效用，至此乃大顯其傳達功能故也。從前多以爲印刷術乃始於宋眞宗大中祥符間，實則五代時即已暢行。

後唐明宗長興三年（九三二）二月辛未，令國子監田敏校定九經，雕板印賣。至後周太祖廣順三年（九五三）六月丁巳，九經雕板告成，凡涉二十一載。是以雖迭經喪亂，而九經傳布卻甚廣。同年有蜀人毋昭裔者，言於蜀主曰，自唐末以來，所在學校廢絕，民不知書，自願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由是蜀中文學復盛。

以上兩則，記載詳明，毫無疑義，距今恰一千年矣。其時正當東羅馬帝國五帝並立時也。我國對於世界文化有此偉大之貢獻，足以自豪。

七八

顯德四年，蜀主致書於周世宗，請通好，自稱大蜀皇帝。世宗惡其抗禮，不之答。蜀主怒曰，「朕爲天子郊祀天地時，爾猶作賊。」可謂快人快語，眞千古之妙文也。凡所謂太祖高皇帝者，原是由盜賊轉變而成，蓋不成則仍稱盜賊矣。唐末自安史之後，繼以黃巢，循至於五代十國，羣盜如毛。其中完全脫胎換骨者五人，半變而尙留一尾耙者十人，自餘則仍以盜賊稱。此蓋有幸不幸之分，更無賊不賊之別。蜀主此語，不啻爲若輩寫照也。歐陽新五代史及司馬通鑑，痛詆馮道爲無恥，責其失節。長樂老是誠無恥，但節爲誰守，是亦問題。馮道生於晚唐，歷仕唐晉遼漢周五朝，主凡八姓。蓋後唐莊宗李

存勖，其先原姓朱邪，迨克用之父歸唐，乃賜姓李。明宗無姓，名曰邈佶烈，莊宗養爲己子。潞王本姓王，明宗養子。是則後唐一代，三主已屬三姓。石敬瑭無姓，其父曰臬捩雞，冒姓石。遼主德光則爲耶律氏。劉知遠乃沙陀部人，曰劉氏亦屬來歷不明。周太祖姓郭，周世宗乃太祖之內姪，本姓柴。三十年間，凡易主八姓，帝位已如傳舍，又何怪馮道自以其身作傳舍也。當初不仕，則亦已矣；旣仕之後，目覩此一羣盜賊神出鬼沒，有如轉蓬。本無恩義，苦節將寶與阿誰，竊爲長樂老悲也。雖然，是誰使汝出仕者，若不仕又誰得而辱之哉。語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道亦有罪焉，此語可作馮道像贊矣。

七九

自然景物之衝動，感受者每因乎各人之情緒而哀樂不同。如赤壁舟中，明月相同，長江亦相同，但蘇子與客之觀感則異殊矣。唯音樂則不然，奏技者之情緒似可以普及於羣衆，無有異同。希臘上古史記斯巴達與外族戰，乞師於雅典。雅典遺一瞽師赴之，爲製入陣曲，聞者勇氣百倍，因而大捷。於斯可見，同是一曲，而千百萬之士卒，感受乃相同。余於中國史上得二事，亦可作樂感普遍之證。

北魏明帝時，洛陽有田僧超者，善吹笳，能爲壯士歌項羽吟，征西將軍崔延伯甚愛之。正光末，高平失據，虐吏充斥，賊帥万俟醜奴寇暴涇岐閒，朝廷爲之旰食。延伯總步騎五萬討之，出師於洛陽城

西張方橋，即漢之夕陽亭也。時公卿祖道，車騎成列，延伯巍冠長劍，耀武於前，僧超吹壯士笛曲於後，聞者懦夫成勇，劍客思奮。延伯膽略不羣，威名早著，爲國展力二十餘年，攻無全城，戰無橫陳，是以朝廷傾心送之。延伯每臨場令僧超爲壯士聲，甲冑之士踊躍，單騎入陳，旁若無人，勇冠三軍，威鎭戎豎，二年之間，獻捷相繼。此一事也。

北魏熙平間，胡太后稱制時，河間王琛，有婢曰朝雲，善吹篪，能爲團扇歌，隴上聲。琛爲秦州刺史，諸羌外叛，屢討不降。琛令朝雲假爲貧嫗，吹篪而乞於敵營，諸羌聞之，悉皆流涕。迭相謂曰，何爲棄墳井而在山谷爲寇也，乃相率歸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此又一事也。

斯二者，一能使羣衆精神奮發，一能使羣衆意氣消沈，而其機乃操諸一人之手。大自然之衝動所不能盡一，而一人之情緒，藉聲音爲之傳達，乃能盡一而齊之，斯亦奇矣。此無他，大自然之聲色，只是自然，曾無機心，因各人之精神而自爲觀感。人爲之音樂則繫於情緒，同是含氣，可感覺相應。是以一人之情緒，可藉聲音以傳達於他人，如斯而已。

當樂律家製作歌曲時，作者以其個人之情緒而發爲聲音，因聲音之反響而復變爲情緒，與攝影同，樂律即其底片也。英雄末路與貧兒得志，苦樂自是不同，但何與於他人，更何與於後世，何以讀垓下歌與大風歌，而感慨異殊，其故安在，豈非以作者之情緒爲情緒耶。樂律愈複雜，奏技者之藝術

愈高明，則其反響亦將愈大。此則與自然界之聲與色，因人而異其觀感者固自不同矣。

八〇

錢竹汀跋長春眞人西遊記，據「十一月四日土人旁午相賀」一語以考回回曆。其言曰，回回曆有太陽年太陰年兩種，並行不悖。太陽年曰宮分，太陰年曰月分。齋期則以太陰年爲準，但不在第一月而在第九月，滿齋一月卽第十月一日，則人民交相賀。其所謂月一日者，又不在朔，而以見新月爲準。其命日又起午正而不起子正，故有十一月四日土人旁午相賀之語云。此一段文章，挈回回曆之綱領甚爲簡要，但前後文頗有出入處。土人旣以十一月四日旁午相賀，則上文第十月一日則人民交相賀一語似有誤，否則十一月四日之「一」字衍，二者必居一於是。旣曰齋期在第九月，滿齋一月卽第十月一日，則人民交相賀。上承「第九月」一語，則十月之說似無誤。查長春眞人以嘉定十四年辛巳二月八日自宣德州起程，同年十一月四日行抵回紇之寨藍城，適逢土人賀齋期。十一月五日同行之趙道堅病故，卽葬於寨藍城東郭之原。寨藍亦曰賽蘭。則十一月云者，又似無衍文，姑存疑以待考。回民齋期旣用太陰曆，則每年亦不一定在第九月矣。計回教國之歷史紀年及宗教祭祀皆用太陰曆，唯農作及稅貢乃用太陽曆。其紀元之始則在公元六二二年七月十六日，卽瑪罕默

德入麥地拿之明日，是爲歲首。此後既用太陰曆而不置閏月，只每三十年間置十一閏日，分隸於最後一月中，故回曆之歲首至無定，歲首無定，則所謂第九月亦無定矣。

至於宮分年則甚準確。其法以黃道十二宮平分一週歲，每宮挪移之日數如下。

寶瓶宮子	三十日	獅子宮午	三十一日
摩羯宮丑	二十九日	巨蟹宮未	三十二日
人馬宮寅	二十九日	雙人宮申	三十一日
天蝎宮卯	三十日	金牛宮酉	三十一日
天秤宮辰	三十日	白羊宮戌	三十一日
室女宮巳	三十一日	雙魚宮亥	三十日

週歲三百六十五日，與現行陽曆同；唯每月之日數分配，略有參差而已。

長春眞人邱處機，登州人。南宋寧宗嘉定十二年己卯八月，元太祖成吉思汗遣侍臣劉仲祿傳旨召見，時成吉思汗正征西。翌年庚辰正月十八日，眞人發萊州，經蘆溝以入燕京，館於玉虛觀。四月出居庸，五月至德興，駐龍陽觀度夏。八月抵宜德州，駐朝元觀度歲。辛巳二月八日由宜德啓行，經張家口，度陰山，三月朔，出沙陀。五月朔，抵陸局河，亦曰臚朐河，即今之喀魯倫河，亭午日全食，衆星見。六

月二十八日抵和林，謁成吉思后。時成吉思汗正長征印度，乃赴行在。八月傍阿爾泰山之南麓而西，渡科布多河，額爾齊斯河發源處，阿爾泰山最高之脊，亦即帕米爾高原也。長夏飛雪。重九抵伊犁，即當日回紇之昌八剌城。渡那林河，更西南行而至霍闊，又西至邪米思干，即今之撒馬兒罕。十一月四日抵賽蘭城，翌日同行之趙道堅卒。壬午正月十六日過鐵門嶺，又五日渡阿木河，亦曰暗木河。二月初旬過大雪山，即今之和羅三托山，更南行三月至行營，留數日。時元太祖正追討若弗乂算端入印度。三月十五日北還，遣其將追殺算端。四月五日抵騰吉思海之行館，亦曰寬田吉思海，即今之裏海也。癸未七月九日，長春眞人還抵雲中，往返三年有半。更閱四年，丁亥七月邱長春卒，而元太祖亦以同年同月殂，此亦事之巧合者。計邱長春以癸未七月九日還抵雲中，丁亥七月九日歸眞於燕京長春宮之葆元堂，戊子七月九日葬於白雲觀。是亦巧合。

八一

漢昭帝元鳳四年，傅介子使大宛，道出樓蘭，用卑劣手段殺樓蘭王安而立其弟尉屠耆爲王，更易其國名曰鄯善。今此國已沒入沙漠中，淸初置鄯善縣於其故址之北，今屬新疆廸化道。蒙古沙漠，逐漸南侵，樓蘭之沒落，其明效矣。若不加以科學的人工以整理水利，廣植林木，俾伏流復成河道，則

他日大河以北將漸變為沙漠，實意中事，且為期當不甚遠也。

漢武帝元鼎六年即公元前一一一年，滅南越，置珠厓儋耳二郡。至昭帝始元元年，前後二十餘年間，儋耳凡六度反叛。始元五年，罷儋耳郡，並屬珠厓。宣帝神爵三年，珠厓三縣反。甘露元年，九縣復反。元帝即位之明年，即初元二年，珠厓山南縣反。上博謀於羣臣，欲大張撻伐。待詔賈捐之獨以為鞭長莫及，勞民傷財，徒失威信，主張放棄，上從之。捐之乃賈誼之曾孫也。初元三年春，皇帝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叛為逆，……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計自公元前一一一至四六，珠厓隸屬中國者凡六十五年而復棄之，此實國史上一特殊事故也。

春秋張三世之義，據亂世曰內其國而內諸夏，昇平世曰內諸夏而外夷狄，太平世曰夷狄進諸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當其內諸夏時，固不以征伐，即夷狄進諸爵亦非以征伐。夷狄之政治風化有能合於諸夏之禮俗時則進之於諸夏之列；反之若諸夏國家有政治不良風俗敗壞者則貶之曰夷狄。繁露竹林篇曰「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為禮。至邲之戰乃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為夷狄，楚變而為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夫楚莊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其善而欲擊之，無善善之心，是以賤之。」元帝之棄珠厓，無乃類是。可見王者之道，闢地不在乎羈縻，若桀驁不馴，則夷狄之可也。

南齊劉瑱之妹嫁爲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爲明帝所誅，妃追傷遂成痼疾。有陳郡殷蒨者，善畫，瑱令追摹王像，幷畫王之寵姬，同寫二人憑肩對鏡，作押暱狀。持以示妃，妃唾曰，是眞該死。病乃霍然而愈。此誠善醫心病者，非精通醫理及心理學不能至也。天下最大而最猛烈之潛藏力莫過於婦人妬念。忠孝節義由此起，兇殘狠毒由此起。若發動而爲慈善，其祥和熨貼之程度，殊非男子所能及；若發動而爲殘忍，其慘酷惡辣之程度，亦必非男子所能及。心理學者謂女性心理走極端，誠哉其極端也。然跡其所以趨於極端之由，則只是緣於妬念。妬念一起，則舉凡一切不可爲之事亦皆可爲。然而妬念緣何而生，則只是緣於佔有慾。因此種慾念進行而發生障礙時，其所起之反抗，是曰妬念。此念旣起，每不惜性命與之，目的不達，不死不易停止。劉瑱之以妬念療治其妹，是取法於消防隊潑冷水於洪爐也。是故妬可以致疾，然亦可以療疾。妬力之偉大有如是者。

佔有慾三字，乍觀之無疑是一種惡德。然而家之所以成，國之所以立，實緣於此。家國之於人類，爲幸福抑爲災害，別爲一問題。今蘇聯試行廢家，成否尚在試驗中。至於畫界爲國之禍，則於最近三年間，已殺死幾千萬人，且方興而未有艾也。若欲廢除疆界，最少亦在千年後，此問題只應留待千年

後之人討論，今不必忙。要之家國制度將作何結束，雖未可知；但成立實由於人類之佔有慾，無可諱言。見一好女子而愛之，愛之誠是也，何必佔有。然而非佔有不可，不佔有不足以爲愛也，其然豈其然乎。但實際上非獨佔個把女子，則家庭便組織不起來。語曰，夫婦乃人倫之始，此言誠不我欺；但夫婦乃煩惱之始，此言亦不爾虞也。雖然，世間樂境每從苦中得來，則亦不必深究矣。

總而言之，妬念乃惡德，然亦美德。不妬無以成現在之社會，無現在便無將來。若以現在爲樂，雖有拂意事，寧齩牙而不皺眉，此則最爲智者，宜師事之。若以現在爲苦，則亦不必悲觀，樂事固從苦中得來也。

八三

南史宋明帝泰豫元年，敕賜王景文死。時景文在江州，方與客對弈，看敕訖，置局下，神色恬然，爭劫竟，斂子入奩畢，徐謂客曰，奉敕見賜以死，乃以敕示客，而自作墨啓答敕，從容舉賜鴆謂客曰，此酒不可以相勸，乃自仰而飲之卒。

駡賊而慷慨赴死者有之，蓋以熱血沸騰，不遑畏怯也。久羈於牢獄而從容就義者有之，蓋早已自知必死，計之甚熟，就刑殊非意外之變，無事驚惶也。若王景文者，以外戚之貴出鎮江州，端正廉明，

無取死之道，更無致死之由。突而其來，出乎意外。而乃從容終所事，神思不亂。苟非修養有素，豈能臻此。

景文名彧，美風姿儀表，爲一時冠，避帝諱而以字行，其妹乃明帝后也。明帝荒淫無道，嘗作家宴於內廷，使婦人裸逐爲戲。后以扇障面，帝讓之，后曰，豈有姑姊妹相聚而觀裸逐者。帝大怒，幾罹不測。景文聞之曰，妹在家素弱，今日抑何其剛正也。即此一事，則王氏之家庭修養可知，其殆書禮之儒族歟。知恥近乎勇，豈不然哉。

然而景文旣無罪，果何因而賜之死。只因上疾篤，慮晏駕之後，皇后臨朝，江安懿侯王景文，以元舅之勢，必爲宰相，門族强盛，或有異圖云。其賜死之手敕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問何以知晏駕後皇后必臨朝，何以知元舅必爲宰相，又何以知其或有異圖，莫名其妙。或有異圖之「或」字，妙不可言。岳武穆死國，後於王景文賜死七百年，此一「或」字，實「莫須有」之老前輩矣。

明帝既殂，長子昱立，是爲蒼梧王，以無道死。三子準繼立，是爲順帝，俱非王皇后所生。景文死後六年而宋社屋。蒼梧王嘗愛蕭道成之大腹而以其臍爲鵠，彎弓射之。道成大呼曰，老臣無罪。旁一人曰，此腹誠佳，若射殺恐異日無以遣興。乃改用骲頭箭。山陰公主，明帝姊也，適駙馬都尉何戢，淫恣縱

橫。嘗謂帝曰，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數千，而妾唯駙馬一人，未免太不均。帝乃爲公主置面首三十人。

景文有是妹，明帝有是姊，兩兩比較則二人之家庭環境可知，殆卽景文取死之道歟。觀於景文就死之鎭定，其亦早在意計中矣。

八四

中國對於殖民地之措置，自有一種特殊觀念，爲世界各國殖民政策之所不同。此種觀念，謂爲寬大也可，謂爲消極也可，要之此乃中華民族性之最眞表見，毀譽非所計也。試舉例以爲立論之基。

漢昭帝時，匈奴使四千騎田車師。及五將軍擊匈奴，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鄭吉乃使吏卒三百人往田車師地以實之。宣帝元康二年，匈奴大臣皆以爲車師地土肥美，在所必爭，由是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犂田卒七千餘人救之，爲匈奴所困，上書請益田卒。魏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强，務師旅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今匈奴未犯我邊境，聞諸將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之

何名也。上曰善，乃罷車師田。召車師王子之在焉耆者立以爲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而以車師故地予匈奴。此一事也。

漢武帝滅南越，置珠厓儋耳二郡。南越民俗强悍，二十年間凡六反。元帝初元二年，珠厓又反。上博謀於羣臣，欲發兵討伐。待詔賈捐之曰：駱越之地，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本不足郡縣置也。且珠厓瑇瑁，又非珠厓所獨有，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棄之便。上從之，三年春，下詔棄珠厓。此又一事也。

東漢和帝永元元年，竇憲將征匈奴，侍御史魯恭上疏諫曰：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之愛子；一物不得其所，則天氣爲之舛錯，況於人乎。臣恐中國不爲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此又一事也。

唐武后神功元年，疏勒四鎮之戍卒，連年困苦。狄仁傑上疏曰：本朝疆域，已超邁前古，若猶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稅，獲其土不足以資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非二帝三王之事業也。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又一事也。

中國史上，似此等事，更僕難數。以上所舉，既得而復放棄者二事，反對侵略者二事。立論之主旨，

不外謂夷狄若能向化中國則進之，否則暫認爲化外之民，以徐偃王化之所被。此種觀念，實春秋三世之大義，與西哲所謂「天助自助者」之精神如一。觀於爲車師立國一事可知。「化外」二字，最足以表斯義之本體，謂禮義之所未被，未足以爲伍也。責其入貢，亦只是使之觀光上國，以促其文化之發達，豈貪茲小利者乎。觀於賞賜之所值，每數倍於其貢品，或數十倍，斯可知矣。因其可立而立之，唯近代美國對於古巴及菲律賓嘗有此宜言，尚未見諸實事。

攻守二字雖成對待，然究其實只是一致。世無攻者，則守字根本不能成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道由魔起，抑魔由道生，是未易言。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亦只貽魔以口實而已。

八五

唐中宗時，御史大夫竇懷貞，娶韋后乳母王氏爲妻，自稱皇后阿爺，時人呼之曰國爺，懷貞處之不怍，居之不疑也。案爺卽爹字。十八世紀末華盛頓建國於新大陸，後人思其德，稱曰國父，尊之也。豈知一千二百年前已有國爹矣，爹卽父也。

皇后亦稱國母，字面似與國父相連屬，然意義則相差甚遠，不可以道里計。國父云者，乃國家由斯人而產生之意，繼其後者必不許承襲此尊號，蓋不可無一不能有二也。國母則不然，此母字乃毋

儀天下之母，儘可以世襲罔替，千古之皇后，皆可以稱之曰國母。

殖民地稱其本國曰母國，學生稱其畢業之學校曰母校，此一母字，與國母之母又不相同；殆有身所自出之意。至於僑居國外之民，稱其本土曰祖國，此一祖字用意又微有不同；蓋謂吾祖宗所居之國，田園廬墓之所在也。

竇懷貞供人作笑料，而以國𤖼稱，自賤而已，無關宏旨。但必不能僭稱曰國父。爹之與父，字義雖可通，而意義則異殊矣。

八六

人皆知唐武后乃一心狠手辣之婦人，而不知其寬弘大度處，有非男子之所能及，此其所以爲英傑也，光宅元年，徐敬業等之檄文，露布後，后見之，問曰，誰所爲，左右答曰駱賓王。后曰此宰相之過也，有才如此，乃使流落不偶耶。試思駱賓王所草之檄，不但痛罵，而且醜詆；蓀頭第一句即曰，「性非和順，地實寒微」八個字，其後曰「穢亂」，曰「狐媚」皆婦女所最不樂受之評語，聞之鮮有不勃然震怒者。而當事人居然沈得住氣，且立刻連想及進賢使能，乃宰相之責，此豈盛怒之下所能計及哉。

長壽元年五月，武后禁天下屠宰。右拾遺張德，生男三日，私殺一羔羊以讌同僚。補闕杜肅，竊懷一餠，上表告密。明日太后視朝，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又曰，從何得肉以讌嘉賓，德叩頭服罪。又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然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皆欲唾其面。

神功元年五月，武后謂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卿家多書，合有右軍遺蹟。方慶奏曰，臣十代再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卷，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祖並已進訖，唯有一卷現在。今進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幷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上御武成殿示羣臣，謂方慶曰，此卿家世守，朕奪之不仁。乃命善書者廓塡成卷，而以墨蹟還方慶。卽世所傳萬歲通天帖是已。朱彝尊謂卷用白麻紙雙鉤書，鉤法精妙，鋒神畢備，而用筆濃淡，不露纖痕，正如一筆獨寫，洵異寶也。

以上所舉，第一事具見沈着，第二事具見度量，第三事具見坦懷，苟非涵養工夫做到爐火純靑時，不能有此，誠異人也。

八七

上尊號於帝者，由來遠矣，至於功臣而有賜號，則始自唐德宗。朱泚之亂，德宗幸奉天，（縣名，在

陝西省，唐置，元廢）興元元年四月，詔奉天隨從將士並賜號以褒之，是爲賜功臣號之始。五代因之，宋太祖又因之。宋初三宰相范質王溥魏仁浦，並冠以「推忠協謀佐理功臣」之號。熙寧六年四月，文彥博能樞密使，判河陽，仍改賜「推忠宣德崇仁保順協恭贊治純誠亮節守正佐運翊戴功臣」二十二字之賜號，此爲最多矣。

功臣賜號，宋以後此制已不復行，唯帝后之尊號，則相沿以至於清季。孝欽太后，猶有慈禧昭懿等十六字之尊號也。是以當時有「垂簾廿餘年，年年割地，尊號十六字，字字欺天」之譏語。

興元元年春正月癸酉朔，德宗在奉天行宮受朝賀，詔曰「……乃者公卿百僚，用加虛美，以聖神文武之號，被蒙暗寡昧之躬。固辭不獲，俯遂羣議。昨因內省，良所瞿然。自今以後，中外書奏，不得言聖神文武之號……」此言眞可以媿後世之爲人君者。

八八

戰爭之結果足以摧毀文化，夫人而知之矣。卽以中國史而論，每一次變亂，圖書典冊之毀滅者幾何，鐘鼎彝器之毀滅者幾何，宮室園囿之毀滅者幾何。凡此皆屬永不能回復之損失，常令人掩卷而長歎者也。試就銅器一種言之，清潘祖蔭攀古樓彝器款識自序曰「自周秦以至南宋，古代銅器，凡

經六厄，史記曰，始皇鑄天下兵器爲金人，兵者戈戟而器者鼎彝。此一厄也。後漢書曰，董卓悉取洛陽及長安鐘虡飛廉銅馬之屬鑄小錢。此二厄也。隋書曰，開皇九年四月，毀平陳所得秦漢三大鐘，越三大鼓；十一年正月，以平陳所得古物多爲禍變，悉命毀之。此三厄也。五代會要曰，周顯德二年九月，勅兩京諸道州府銅象器物諸色，限五十日內並須毀廢送官。此四厄也。大金國志曰，正隆三年，詔毀平遼宋所得古器，此五厄也。宋史曰，紹興六年，斂民間銅器，二十八年，出御府銅器一千五百事付泉司。此六厄也云。此猶是犖犖大端之六事也，其間以國用不足，或改鑄泉幣，而隨時銷毀者，尚不知凡幾，吁，可傷也。又清末鼓鑄銅元，以古代制錢二枚鑄一枚，其利爲百分之八十，遂大量銷毀。民十以後，復大量出國境。猶記小時，每日過手者，盡宋元明清之制錢，開元乾符，亦所常見，五銖猶間或見之，而今亡矣。

戰亂之足以摧毀文化，誠是矣，然而因滙通而促文化之發達，其功則亦甚偉。如公曆紀元前第四世紀，亞曆山大王東征，其顯著之結果，則直接影響希臘之美術，而間接影響中國之音樂。又公元前半世紀，羅馬之征埃及；十八世紀末，拿破侖之征埃及，歐洲文化得此二役之供獻，誠非淺鮮。又自十一世紀末第一次十字軍初起，至十三世紀末第七次十字軍終了（1096—1272）前後亙兩世紀之糾紛，就戰爭之本體言之，可以謂之無甚意義。然而中亞文化傳入歐洲，端賴斯役。他勿具論，即

如亞剌伯之十個碼字，其有裨於歐美科學之發達，豈淺也哉。如曰「1944」，若以羅馬字書之應作「MCMXLIV」，繁簡豈可以道里計。簡則布算易，布算易而各種科學乃作長足之進步，其理甚明。又如丁丑之役中國西南諸省提前二百年開發，乃至五百年，此非戰爭之效乎。

八九

家天下者，身死則傳諸子，傳弟者間亦有之，然非正常。唐虞之世則曰傳賢，是理想抑是事實，未可深考。近代之共和政制，則用契約式規定年限，是亦一法。華陽國志載李特爲羅尙所殲，特弟流收有其衆，後又釁於建平太守孫阜，李含勸流降，含子離，特子雄，謀襲阜，曰若功成事濟，當爲人主，予兩人共之，三年一更代，惜李離之政策未實現，否則又是一種辦法。

羣居動物，最初必是弱者，猛獸則不羣也。但羣居何以能轉弱爲强，其法不外以各個體作爲全體上之一細胞，合之則變爲龐然大物，足以禦外侮。然而此法必須有一神經總樞，運用乃得靈敏，此元首之所由起也。自雄長制以至於選舉制，方法雖不同，要之以產生一元首爲究竟其揆一也。若問果以某種方法爲最善，則難言矣。神經系統祇須一中樞，但生命仍繫於細胞。若細胞健全，使神經不至於錯亂，則李離之法亦未嘗不可行。

華陽國志於每一地方必詳敍其地理山川人文風俗氣候物產及距離洛陽之道里，與歷代史之槩以帝室爲中心者異殊。他勿具論，吾儕讀其人物志，竟當卽能感覺地理與人文之關係。如楊雄司馬相如王褒等大文學家皆產於蜀郡；而張騫李固楊王孫等奇特之士皆產於漢中。諸如此類，與閒嘗讀歷代史只感帝室之興亡，而於社會風俗了無所感，氣候物產更無論矣。此無他，亦曰歷代史之修撰，精神在敍述統緒之繼承，以世系爲主，其眼光固無暇及於全社會耳。此則由於未明「歷史學」而誤解歷史之爲用故也。

九〇

君臣之間，態度固屬莊嚴，然亦間雜以諧謔。南史張融傳：「融假東出，齊武帝問融住何所。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後上問其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有楊柳風流之兄，乃有此幽默不羈之弟。

紀文達悼亡假滿陛見，清高宗問曰，卿當有哀艷之作。文達曰，然。帝曰，可得聞乎。文達乃朗誦蘭亭序夫人之相與一段，只將陽平之「夫」字讀作陰平，遂成「夫人」。剛誦至「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高宗已仰面大笑，聲震屋瓦矣。

黃幡綽嘗侍玄宗登苑北樓，遙望渭水，見一人醉臥水濱石。上問曰，是何等人，涉險乃爾。左右以不知對。綽曰，應是個年滿典史。上曰，何以知之。對曰，只一轉便入流矣。上大笑。

更有簡雍之於劉先主，謂此男子身有淫具，指爲意欲行淫之證，擬請繫付有司。晉元帝之謂殷羨曰，此事豈可令卿有功耶。均屬詼諧可喜，己見前文，茲不復贅。

九一

中國之長城與運河，世界知名，爲歷史上有數之大工程。築長城之動機，至爲嚴重，國家之興替，民族之生存，實利賴之。迨事過境遷，竟成廢物，更無分毫之價值繫其存亡。至於開運河之動機則至爲輕鬆，無關大體。迨事過境遷，而價値乃日著而日隆。斯亦事功之未許評定於當時者矣。

南北河流之於人類社會，其功績之遠大，不止百十倍於西東。試將埃及之尼羅河，巴比侖之泰格里斯河與印度之恆河一比較；又將北美洲之密士瑟必河與南美洲之亞瑪遜河一比較；其歷史上之地位，有未可同年而語者矣。此實緣南北流之河，上游氣候之與下游，相差甚大；氣候不同，則農產品與人民之日常生活亦因而各異。相助相需，相師相習，文物自隨而變化。若流亘西東，則上下游之氣候相去不遠。農產與日常生活，無甚差殊。利賴只在交通，相師相資，未見其大價值之不同以此。

中國地形，西崇山而東臨大海，故河流之缺點，有如上述。是以運河之作用，實功參造化。在海運未開鐵路未築之先，我國人食運河之賜者垂千二百有餘歲。若繼續整頓而濬發之，其利更可以垂至無窮。蓋運河之作用，非只便於交通已也，農田水利，實利賴之。即以運輸而論，若無時間性之物品，水運則成本低廉，有非鐵路轉運所能與之競爭者。故曰，運河之功用，不在當時而在於事過境遷之後，與長城恰成反比例。

中國歷史上兩件有名之大工程，乃成立於兩種不同之動機。謂動機即爲結果之主因，斯亦未易言者矣。蓋時間及空間均有關係，未可或忘，忘之則難免武斷之誚，不可不愼。

九二

古代器物，有文字者易識別。雖無文字而有花紋者，猶可鑒別其大概。若既無文字，又無花紋，則每多蒙混矣。此非謂作僞者之有意蒙混，但有時明知其爲古物而不得主名，因疑似而武斷之，以訛傳訛，往而不復，是誠可歎。即如泰山絕頂之無字碑，至今猶多認爲秦碑者。即以王世貞之博雅，其泰山遊記曰：「絕頂玉皇祠前有石柱，方而色黃，所謂秦皇無字碑也。其石質殊非本山所有，或曰中藏碑而石冒之」云云。唯顧炎武日知錄辨之最詳，其言曰：「嶽頂無字碑，世傳爲秦始皇立。案秦碑在

玉女池上李斯篆書，高不過五尺，而銘文並二世詔書咸具，不當又立此大碑。因取史記反覆讀之，乃確知為漢武帝所立。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證，今李斯碑是也。又漢書封禪書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四月還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漢石無文字之證，今碑是也。後漢書祭祀志亦云：上東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巔。然則此無字碑為漢武所立也明矣。」此一段記載最為明淅。王世貞謂石質非本山所有，信然。余亦嘗為此言，其必為他山之石，可無疑義。君主萬能，不其然哉。歐洲人謂埃及金字塔尖之石，不審以何等起重機移置其上。蓋謂未有機械之先，幾疑非人力之所能為。此特未見泰山頂上之無字碑耳。石高逾丈，徑約四尺正方，不知何處移來，置於海拔四千二百尺之高峯上，斯亦可驚也已。

九三

元鼎六年，孝武定南越，移熱帶植物如荔支龍眼椰子桄榔等至西京，建扶荔宮以養之。荔支尤所鍾愛，凡數百本，是以宮名扶荔。翌年而荔支槁，再移再槁，僅保一本，然不花無實，帝愛護之如故也。更越數年，此僅存之一本亦死。帝大怒，殺司其事者數十人。見三輔黃圖。

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猶可言也。蓋蹯之不熟，人也，而樹之不活，天也。宰夫有使熊蹯必熟之可能，而長安之園藝專家必無使荔支久生之把握。荔支之姿勢，略如北方之榆與槐，大合抱，高可四五丈。在枝幹未發育時，講求冬藏法，爲之築室，保持熱帶之溫度，未嘗不可以向榮。大逾尋丈，則人工已不能爲力矣。數年而荔支死，天也。以數十人之性命爲之殉，不亦冤乎。此之謂不求甚解。

九四

「人定勝天」，原非謂天特具一種好勝之心腸，必欲勝人以爲快也。亦非謂世人知天之將不利於己，乃率其倔强執拗之癖性，而必欲勝天以爲快也。天何言哉。天只是冥冥漠漠，隨四時之遞嬗，寒暑之遷移，晝夜之更迭，順其自然而已。天何言哉。天固未嘗以機械心加諸人也。

北魏太祖武帝討後燕慕容麟，以甲子晦日進軍。太史令鼂崇奏曰，昔紂以甲子日亡，不宜出師。帝曰，周武豈不以甲子日興乎。崇無以對，遂戰，大破燕師。

此眞乃人定勝天之好模範矣。其作用不外釋羣疑，堅信念。釋疑則不惑，不惑則元氣不餒。堅信則志一，志一則精神集中。元氣盛而精神集中，則可以無堅不摧，無往不利，如斯而已。此太公所以焚龜折蓍也。唐太宗曰，行兵苟便於人事，豈可以避忌爲嫌疑。是眞澈底明瞭人定勝天之意義者矣，斯

亦太原公子之所以成功也。

人定勝天四字，人天二字乃名詞，而定勝二字則爲動詞。若滑滑讀過而不細察，每多側重在勝字上，謂勝之則可以耀吾武矣。實則此語之精神全在一定字。定乃意志堅定之謂，必意志堅定，而精神乃得集中。西哲有言曰，機會之神，前額有長毛一綹，而後腦光滑，欲執之必須迎面，過去則無可扳援矣。自是至理。機會何時蔑有，只是過而不留，天未嘗靳人之機會也。只因世人漠不關心，缺乏注意力，一任往來不斷之機會，輕輕過去，以至終身不得遇，徒興嗟吾命之窮，果何益矣。若意志堅定，集中精神，心無旁務，以待機會之來臨，迎而就之，則因緣湊合而功可成。是故人定勝天說，乃反面之辭，其正面即是凡屬精神渙散，意志不堅，而有墮性者，每易流於失敗而已。天之於人，果何所厚薄，勝之豈曰違天，唯恐人之不勝耳。若能留心體察定字之意義，則鮮有不勝者矣。

九五 （七年戰爭）

世界史之所謂七年戰爭，乃普奧間之戰爭也。先是奧國欲收復西利西亞（Silesia）失地，聯俄法與普魯士戰，普亦聯英以拒之，此一七五六年事也。其後因北美殖民地起騷動，英無暇兼顧，而俄法亦以事中變，普奧各不能以獨力支持戰局，遂以德意志之王位繼承問題爲結束。一七六三年，奧

與普平。史家以斯役之頭緒紛煩也，乃因搆兵之歲月而籠統稱之曰七年戰爭。

秦二世元年壬辰，（公元前二〇九）陳勝吳廣首難，劉邦項梁等擧兵應之。漢五年己亥，（公元前二〇二）項羽敗於垓下，漢王卽皇帝位。是漢之興也其間恰爲七年。

隋大業十二年丙子，（公元六一六）李密發難，李世民與劉文靜謀建義旗於太原。唐武德六年癸未，（公元六二三）劉黑闥平。是唐之興也，其間亦恰爲七年。

一七七六年，北美十三州共同發表獨立宣言。一七八三年英國承認北美合衆國獨立。是美之興也，其間亦恰爲七年。

以上所列擧兩見於西洋史，兩見於中國史。若漢之興，唐之興，美之興，皆世界史上之犖犖大事，戰役悉爲七年。自餘局部小戰爭恰符七年之歲月者，未或必無，然亦可以勿論矣。

民國二十六年丁丑之役至三十三年甲申，其間亦恰已七年。若天心之厭亂，其亦應結束已夫，企予望之。甲申四月三日寫記。

九六

燕伐齊，圍卽墨，劓其附郭之民而釋之，齊人恐懼，愈堅守不敢出。田單更使人播流言於外曰，卽

墨城固，可作持久戰，所患者燕人發我郊外之叢塚，戮辱先人耳。燕人聞之，乃掘其邱墓，燔其屍骨。即墨人自城上望見，哭聲動地，亟欲開城決死戰，制之不能止，遂一鼓而復七十城。人但稱田單之火牛戰術，觀察猶落下乘。

「玩物喪志」殆惡其以不急之務費時失事也。狗馬聲色之慾，墮人家國，不知凡幾。即如世之收藏家，其以巧取豪奪而爲盛德累，或因而賈禍者不知凡幾，可爲寒心。晉安帝時，劉裕爲侍中尚書，殷仲文以朝廷樂律未備，言於裕，請治之。裕曰，所事尙日不暇給，且音樂之道，性所不解。仲文曰，好之即自解。裕曰，正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此眞豪傑之士所以異於常流也，集中精神，不爲外慕，有所不爲之意義，其在斯乎。

宋明帝即位，捨湘東王藩邸爲梵宮，名曰湘宮寺，備極壯麗。新安太守巢尙之罷郡入見，上曰，卿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用錢不少。時通直散騎侍郎會稽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爲，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圖，何功何德。羣僚失色。上怒，令驅逐下殿，愿徐去無異容。

赫連勃勃，以叱干阿利有巧思，任爲將作大匠。阿利殘忍無人道，烝土築統萬城，若錐入一寸，即殺作者。又督造兵器，每成一宗，工匠必有死亡，射甲不入則斬弓人，入則斬甲匠。

以上四事，拉雜牽書。若田單之機智，劉裕之勝槩，虞愿之戇直，阿利之殘忍，四種個性，生逢亂世，

或師或戒，皆可取法。

九七

李勣嘗語人曰，余年十二三時爲無賴賊，逢人便殺；十四五爲難當賊，有所不愜則殺人；十七八爲佳賊，臨陣乃殺敵；二十爲大將，常用兵以救人於死。英雄自白，毫不隱瞞，的是快人快語。勣山東人，隨太宗平定宇內，厥功最偉。晚年更屢立邊功，宣揚國威。貞觀四年破突厥，二十年破薛延陀。總章元年平高麗，年已八十矣。以八十老翁，而竟隋煬帝唐太宗欲竟未竟之功，勿論戰略，即精力不已可驚耶。唐之開國武臣，論功業之偉，福命之厚，唯勣爲最。

總章二年冬，勣卒，國葬，其冢乃模範陰山、鐵山、烏德鞬山之形勢，用旌其破突厥薛延陀之功云。飾終之典，千古無此光榮。勣長子震早卒，震子敬業襲爵。

勣本姓徐，以屢從太宗立戰功，賜姓李。討武曌之徐敬業，其長孫也。光宅元年，敬業舉兵於江都，謀匡復皇室，問計於盩厔尉魏思溫。溫曰，明公志在匡復，兵貴神速，即宜北渡淮，直趨東都，則山東將士，知明公舉勤王之義師，必靡然嚮從，天下事可傳檄而定也。敬業欲從其策，薛仲璋說之曰，金陵地方，有大江之險，可以自固，宜先立根本，然後率兵北上，實爲良策。敬業以爲然。乃自率兵四千南渡，襲

潤州魏思温聞之，歎曰，大事去矣。

徐敬業稱兵之動機，原是効忠唐室，仲璋乃教以偏安，所趣異殊，宜其一敗塗地矣。其志可嘉，不媿見乃祖於地下，但謀略則相差甚遠。

勣雖不讀書，然受民族遺傳性之薫陶則甚深，故能識大義，知大體，試觀爲姊煮粥而焚其鬚，曰，非爲無人使令也，顧姊老，勣亦老，雖欲久爲姊煮粥，其可得乎。藹然如孺子，殊不蠢蠢，此殆稟賦於民族遺傳成爲良知良能，有不待乎教育者矣。勣寢疾，上悉召其子弟在外者使歸侍疾，上及太子所賜藥，勣必餌之；子弟爲之迎醫，皆不聽進。曰，吾本山東無賴子，遭値聖明，位至三公，年將八十，亦復何求，修短有期，豈復能就醫工以求活。觀於上及太子所賜藥，必餌之；深明大體，何媿通儒。試思年甫十二三，即持刄以殺人越貨，何嘗一日獲得受教育之機會。孟子曰，不學而知者其良知也；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但良知良能之根荄又安在，豈非民族遺傳之潛勢力乎。噫，尙矣。

九八

唐武后託言僧懷義有巧思，故使入禁中營造。補闕王求禮上表，請太宗時有羅黑黑者，善彈琵琶，太宗閹爲給使，使教宮人。陛下若以懷義有巧性，欲留在宮中驅使，臣請閹之，庶不至於汚亂宮闈。

兼疑不出。表疑不出者，即清代之留中不發也。王求禮誠不解事，然而質直可喜，但與本官之名稱不符。

垂拱二年，蘇良嗣遇僧懷義於朝堂，懷義偃蹇不爲禮。良嗣大怒，命左右猝曳，批其頰數十。懷義訴於太后。太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不以此事興大獄，是誠意外，豈所謂「偷生鬼子常畏人」者耶。然亦足見武后之大度。參觀本集八十六節。

然而觀於對待王皇后蕭淑妃，則又見其極度之陰險褊淺矣。永徽六年，武后囚王皇后蕭淑妃，各杖一百，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曰使二嫗骨醉，數日乃死，更斬其首。皇后初聞宣敕，再拜曰，願大家萬歲，昭儀承恩，死自吾分。淑妃罵曰，阿武妖猾，乃至於此，願他生我爲貓，阿武爲鼠，生生扼其喉。由是宮中不畜貓。淑妃之咒詛及武后之不畜貓，實女子心理之最眞表現，具見眉嫵。

蕭淑妃與王皇后既死，武后數見之，被髮瀝血，如死時狀。心甚惡之，遷居蓬萊宮，見如故，乃徙居洛陽，終身不復歸長安。英雌亦復有是舉，此女子之所以爲女子也，亦具見眉嫵。

嫉妬乃女子天性，然只是對於同性發動，於異性即或有所觖望，亦只遷怒於同性而已。此所以對於張德王方慶王求禮等只見其敦厚，而對於王皇后蕭淑妃則殘酷無人道，性欲使然也。余嘗謂女性恆趨兩極端，其慈祥也非男子所能及，其兇狠也亦非男子所能及，固也，然而猶未徹底。實則所

謂兩極端者仍是一端，其殘酷之程度豈視溫婉之程度爲準繩。譬諸對於一異性嘗用五十分之柔媚以溫存，若一旦觖望而同性之情敵落其手中，則報復之殘酷亦只五十分。若對於一異性之可人，嘗用百分之溫婉以獻媚，一旦觖望，其報復情敵所用之殘酷手段亦必百分。故曰兩端只是一端。若是乎冷若冰霜者之終屬可人也。無凍餒之民，亦無富厚之家，乃爲樂土。

九九

武后殺唐宗室殆盡，而來俊臣索元禮周興侯思止等，又復從而助虐，刑戮大臣，任意推鞫。由是人人自危，每有入朝而密遭掩捕者。是以朝臣入値，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得復相見否。」又舒州刺史許王素節被羅織，徵詣行在，素節發舒州道聞喪家號哭，歎曰，「病死何可得，乃更哭耶。」即此二人，即此二語，已能將當時社會不安之心理描寫盡致。論語常以邦有道邦無道二者對舉，有道無道之間，其界安在。有道云者，即國有常刑，使懷刑之君子得以安其素。傳曰，「淫刑以逞，誰則無罪，」是以三章約法，即足以安天下。此無他，蓋以其具體而使人知所適從也。若以抽象之文辭作罪案，任意羅織，則人人自危矣。危與安乃對待名詞，此非所以安天下也。

周世宗詔羣臣極言得失，中有二語曰，「若言之不入，罪實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古帝

王求極言直諫之詔書亦多矣，未見有如此二語之切實者。蓋罪已之詔與廣求直諫，皆是片面的，片面不成理由無理由之例行公事效亦僅矣。若周世宗此二語則是相互的，功罪維均，罪己與責效他人，同時並舉，且互相維繫，豈徒託空言之可比擬哉。是以王朴之籌邊策得以乘時而出，此一篇洋洋大文，非唯周世宗賴之以定淮南，即宋太祖之平江南實利賴之。天下之萬事萬物總不能外乎因果律。王朴之籌邊策則周世宗詔書之二語乃其因也。若天假之年，則契丹與中原之關係必不如是。無靖康與德祐之事，則十三世紀以後之中國史亦必不如是，吁，其機微矣。

一〇〇

至元二十三年三月，詔集賢直學士程文海，拜御史，行御史臺事，往江南博采知名之士。文海薦趙孟頫葉李等數十人，而以謝枋得爲首。德祐中枋得以江西招諭使知信州，國變後遁居閩中。遺書文海曰：「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云云：堅不赴詔。二十五年，尙書留夢炎復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曰，「吾年逾六十，只欠一死，豈復有他志哉」。二十六年，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執謝枋得至燕，枋得問太后攢所及瀛國公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疾甚，遷憫忠寺。留夢炎使醫持藥並食物，造之，枋得擲之於地，不食五日死。先是朝廷命江西行省蒙吉岱召枋得，執手相勉勞。枋得曰，上有

堯舜，不妨下有巢由，枋得名姓不祥，不敢赴召。伯夷之不相强也。謝疊山之文章志節，可稱完人。

元世祖嘗問趙孟頫以葉李留夢炎優劣，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厚重，篤於自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耶，夢炎在宋爲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乃依阿取容；李以布衣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汝以夢炎爲父執，不敢斥其非，可賦詩譏之。孟頫所賦，有「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之句。帝歎賞，而夢炎銜之終身。

余於此事發生幾種不同之感想：再醮婦終不得抬頭於戚友間，一也。元世祖之命趙孟頫吟詩，與清高宗入洪承疇於貳臣傳同一作用。所謂假薄子之於情婦，未到手則不顧其屬我，既到手則又欲其駡人，二也。詩乃陶寫意志之工具，意至即吟，意盡即止，庶幾可得佳構。意未至而動筆，是曰無病呻吟；意既盡而不停，是曰畫蛇添足。應制詩已屬無聊，以其非自己之意志也，況承旨詩乎，三也。奉廷旨使駡一長輩，不能不駡，更不敢不駡。以唱隨而兼唱和之趙松雪，管夫人豈肯强人以所難，此次應是松雪翁生平第一窘事，四也。松雪翁此詩乃覓有人欣賞，然亦只可供蒙古大帝之欣賞而已，五也。

至元二十八年十二月，郭守敬條陳水利十有一事。其一，即大都運糧河，不用一畝泉舊源，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自昌平西折而南，經甕山泊，由西水門入城，環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糧河。每十里置一牐，比至通州，凡為牐七。距牐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為提閼，以過舟止水。帝覽奏，喜曰，當速行之。於是復置都水監，俾守敬領之，以來春興役。帝命丞相以下皆親備鍤倡工，待守敬指授而後行事。

至元三十年秋七月，賜新開漕河名曰通惠。凡役工二百八十五萬，用楮幣百五十萬錠，糧三萬八千七百石，木石等物稱是。置牐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磚木，人以此服郭守敬之精識。船既通行，公私兩便。先是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歲若干萬，民不勝其悴，驢馬死者不可以數計，至是皆得免。帝自上都還，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賜守敬鈔萬二千五百貫，仍以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

上文所謂「比至通州，凡為牐七」，乃舉其大者言之，實不止此數。據元史河渠志，曾列舉壩牐之名。一曰廣源牐。二曰西城牐，凡二壩，上牐在和義門外西北一里，下牐在和義水門西三步。三曰海子牐，在都城內。四曰文明牐，凡二壩，上牐在麗正門外水門東南，下牐在文明門西南一里。五曰魏村牐，凡二壩，上牐在文明門東南一里，下壩西至上牐一里。六曰籍東牐，凡二壩，在都城東南王家莊。七

曰郊亭牐，凡二壩，在都城東南二十五里銀王莊。八曰通州牐，凡二壩，上壩在通州西門外，下壩在通州南門外。九曰楊尹牐，凡二壩在都城東南三十里。十曰朝宗牐，凡二壩，上牐在萬億庫南百步，下牐去上牐百步。以此計之則為牐十為壩十六矣。逆流而上，置閘蓄水引舟行，現代巴拿馬運河即用此法。庸知七百年前郭守敬已深知其意矣。授時曆之精密，已超邁前古，即此治河之科學技術，不亦太可敬也耶。

守敬又言，於澄清牐稍東，引水與北淏河接，且立牐於麗正門西，令舟楫得環城往來，志不就而罷。見元史郭守敬傳。此事殊可惜，北京城若多此一河，不知增加幾許美麗。案元之麗正門，即今之正陽門。所謂澄清牐者或即西城牐之第二壩。又元之大都即今之北京，城牆築於至元四年，而上都乃和林也。

此一段純科學智識之大工程，今所遺留之痕跡，唯積水潭與東便門外之二閘而已。

上文謂「置牐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磚木」，則前此亦既有治此河者矣。案今之北京即遼之南京金之中都也。金史漕渠志曰，滹沱諸水會於通州，自通州而上，地峻而水不留，其勢易淺，舟膠不行，常須陸輓，人頗艱之。大定四年，山東大熟，詔移其粟以實京師。言者請開盧溝金口以通漕運，役衆數年而功不成。其後亦頗解置牐，但或通或塞，結果仍用車輓。泰和八年，通州刺史張行信言船自

通州入牐，凡十餘日，方至京師。而官方儘支五日轉脚之費，請增給之。

大定十年議決盧溝以通京師漕運，上忻然曰，如此則諸路之物，可徑達京師，利孰大焉。命計之，當役千里內民夫。上命免徵被災區域之人民，凡以百官從人助役。及渠成，因地勢高峻，水性渾濁。峻則奔流漩洄，齧岸善崩；濁則泥淖淤塞，積滓成淺，不能勝舟。上謂宰臣曰，導盧溝以入漕渠，惜未見功，若果能行，南路諸物，皆至京師，而價賤矣。平章政事駙馬元忠曰，請求識河道者按視其地。卒以不能行而罷。

據此，則所謂於地中得舊時磚木者，應是金之工程遺跡矣。計自金世宗大定至章宗泰和，前後四十年而功不竟，郭守敬僅以一年半之歲月成之，此非學問之效歟。

一〇二

元仁宗皇慶二年，敕中書省議行科舉，使程鉅夫李孟許師敬等議其事。鉅夫建言經學當主程頤朱熹傳註，文章宜革唐宋宿弊，詔行之。自後三歲一開科，蒙古色目人與漢人南人各命一題，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目而中選者，加一等注授。

延祐二年春二月，會試進士，命中書平章政事李孟，禮部侍郎張養浩等知貢舉。三月廷試，及第

者五十六人分爲兩榜，蒙古色目人爲右，漢人南人爲左。第一名從六品，第二名以下及二甲皆七品，三甲則爲正八品賜進士出身。

元代通稱西域民族爲色目人，卽唐兀，康里，畏吾，回紇等三十一種族是也。蒙古卽元之本族，漢人乃包括中原及契丹女眞高麗諸民族，而所謂南人者，則淮河以南諸省及江南嶺南是也。

案科擧精神乃絕對的自由競爭，試題原不應有倚輕倚重之差別。若謂修養程度本不相同，而蒙古色目及漢人南人分別各命一題，猶可言也。至若蒙古色目人願試南人科目而中選者加一等注授，則最爲無理。觀於加一等注授一款，則漢人南人所試之科目較爲深造可知。淺深有別而權利維均已屬不公；加一等注授尤屬不公。何不兼試騎射，而與經術詞章之成績和合而四分之，則蒙古色目與漢人南人各有擅場，庶幾可免不公之誚。

然而此事吾以爲於促進西域民族同化中原，不無影響。當日之科擧大綱，既採納程鉅夫等所擬議經學宗程朱傳註，復有加一等注授之特權以歆動之，利之所在，誰不趨承。若更力求深造，至可以應試漢人科目時，則出身之途徑加人一等矣。自延祐肇興科擧，共計擧行十五六次，每試色目人之第進士者，多則數十人，少亦十數人，其間不少知名之士。或曰，色目人中如貫雲石迺賢丁鶴年等文學知名，未嘗出身科擧，然也。但科擧爲一事，學問又別爲一事。不見得學者皆出身科擧而出身科

舉之蠹爲學者也。科舉雖未必能濬發人民之學問，然科舉足以誘導人民入於讀書之途，誰亦不能否認。讀書卽學問矣。顧嗣立曰：「自科舉之興，諸部子弟，類多感勵，奮發以讀書稽古爲事。」此非其效歟。見元詩選。

一〇三

以母后而使國政起大波瀾，史不絕書。如漢之呂后，晉之賈后，北魏之馮后胡后，唐之武后韋后，其尤著也。宋以後，則寂寂無聞矣。其在北宋朝，雖有眞宗之劉后，英宗之高后，哲宗之向后，亦嘗一度臨朝，然只是以幼子嗣位，不得已而垂簾聽政耳，非武韋馮胡之比也。劉高向三后垂簾之日，政局並未嘗因此而起微瀾，斯可知矣。若而人者，攝政只是發於母愛性，非政治野心也。終南宋之世，除懷抱帝昺辭廟出亡之楊后外，后妃之干涉朝政者無一焉。若光宗之李后，不過家庭牝雞，偶學司晨。於國政無關，曾不足數。至於元，則有太宗之尼瑪察后及定宗之烏拉海額錫后，兩度稱制，國政紊亂。有明一代，二百七十餘年間，閫內之政，未嘗越軌。下逮清季，而復有一那拉后。

溯自漢高帝統一禹域，以至於清末，二千一百有餘歲，彼歷史之所以昭示吾儕者有如上述。其間宋明兩代國祚共約六百年，而后妃之德，幽嫻乃超邁前古，其故安在。最堪注目者，厥爲元清錯雜

於宋明兩代之間，而迭見例外。

五代以後，女子裝束無端而偏重於過分的右文，爭以荏弱爲至美，崇尙纖足。流風所被，賢者不免。上自宮闈，下逮村姑，競相仿效。爭妍鬥巧，不惜自殘。愛美勝於生命，原是女子天性。況世俗既以此相尙，更何郵焉。古來英雄事業，大率均由於壯强過賸之血氣所驅使，不能一刻閒；非覓一繁劇之事以消納之，難自安也。試觀歷代創業之主，於事定功成之後，猶復孜孜於巡狩封禪開邊等勞作，豈有他哉，只緣得天獨厚，所稟賦過人之精力無處發洩故耳。宋明兩代適當女子右文最甚之時，試思在弱至不勝羅綺，寧復能有餘賸之精力，發洩於政治哉。

以上所云，是否有當，亦未自敢遽信。只因母后稱制之政治，至宋乃戛然而止。元復見之，入明又無聞焉，清復見之，殊令人不能無疑。由是偶連想及於女子纏足問題，而作此非非之假定。竊以爲此假定，縱非主因，或亦可稱爲複雜原因之一種，姑存之以俟反證。

一〇四

兩漢博議二十卷，陳季雅著。季雅浙江永嘉人，中淳熙進士。其言曰：

沛公入關，蕭何獨先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是何之陋志，不足法也。以是而輔創業之君，將何

以復三代之治乎。故後世不復見古人之萬一者，秦變古之罪小，而漢襲秦之罪大也。卷一。又曰：肉刑，三代之良法也。文帝變肉刑之制而爲笞箠之令，三代遺意至是掃地。卷二。又曰：秦壞井田之法，總爲阡陌，一頃一畝，無不周知。廢封建之法，罷侯置守，一郡一縣，無不具覺。與夫戶口土地官制兵制之類，靡所不具。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圖書之力也，其所以不及三代者亦圖書之過也。蓋蕭何得此書便以爲足，更不講明三代之治故也。卷四。又曰，自秦壞井田，是以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錐。蕭何既不能抑民之兼并以還三代之舊，乃徇人爲己之謀，買田宅以自汙，豈不繆歟。卷四。又曰文帝有天資無學識，故能憐女子而除肉刑，而不知笞法之尤重。大抵見善明而用心不剛，天資美而師學不正。卷五。其持論大抵如此，更不列舉。

宋代學者開口便稱三代，一似三代制度乃政治之極軌，雖更閱萬萬年亦無以尙之，究竟誰爲極軌。若以夏之政制爲極軌，則不應更有殷。以殷之政制爲極軌，則不應更有周。誠以極軌云者乃不可無一，不能有二故也。若謂殷之政治足以補夏之不逮，周之政治又足以補殷之不逮，則極軌者周而已，何得曰三代。若曰三代各有所長，合之則相得益彰。誠如是，則彼此均非極軌，誰也不配。

要而論之，夏不能繼續統治一千八百年之天下，使中間起兩次革命，則夏之政治未臻極軌，不容狡展。自古天下之亂，莫如戰國。戰國銜接三代，卽三代之餘裔，而紛亂乃若此；則三代政治之必非

極軌，不容詭辯。如曰，只緣七國君相，不守三代遺訓，以至於此。則三代政制之愈非極軌可知。若云極軌，自應縝密謹嚴，盛水不漏，使不逞之徒，無由反側。非唯不敢，抑亦不能。必如是，庶幾可稱爲極軌。

三代政制，最足令人崇拜而心醉者厥爲井田。試問井田制度，果以何年何地何人曾施諸實行。吾儕所知，唯有孟子嘗勸告滕文公試辦。滕文公曾否照辦，成績何如，尙不得而知。卽令當時曾經實現，更繼續以至於今日，則中國最少非有田五百萬萬畝不可。承平之世，人口增加率，約每二十五年一倍，將何以善其後。三代之國祚，夏曰四百，殷曰六百，周曰八百，齊齊整整，無須抹零，寧非滑稽。所云制度，只是一種理想政制而已。後之學者，動輒以取法三代爲當行，何異癡人說夢哉。

李斯乃中國大一統之第一任大宰相，其人固荀卿弟子，得傳儒家道術之正宗者也。蕭何入關，諸將注目於子女玉帛，而蕭何獨先收秦丞相府之文書圖籍，此乃何之識見超人一等處。漢之開國規模，實利賴之。試思阡陌隴畝，無不周知；一郡一縣，無不具悉；戶口土地，官制兵制，靡所不具。治術若此，誰復得而議其非。文帝之除肉刑，不媿仁政。其動機實發於仁心仁聞。笞而死，乃執行者之不善。豈得以此罪文帝。而乃必欲覩滿街缺鼻子去耳朵拐腿之人以爲樂，咯嘵太息於三代遺意因除肉刑而掃地以盡，是何肺腸。孔子聖之時者也，假令孔子壽比南山，至南宋而猶健在。吾敢信其必不固執井田制度，而以割取他人之鼻子耳朵及生殖器爲刑法也。「聖之時者也，」「隨時之義大矣哉。」

既自命爲聖人之徒，此則最宜注意以求甚解。

一〇五

孟子曰，「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可見當時濟漯大抵通九河而入海，汝漢淮泗則入江。隨後則唯漢入江，淮則入海，而汝泗入淮。今則淮又入江矣。淮入江，則汝泗自隨而入江矣。崑崙東麓，萬壑爭流，江淮河濟是曰四瀆，衆水之所歸也。數千年來唯江漢不遷，河與淮則變遷無定。宋時，黃河奪淮，淮改道南行，衍爲洪澤湖而入江；是則淮之遷乃受河之迫也。黃河經沙漠伏流而東下，水質含沙之量多於江漢，愈東則流愈緩，緩則易於沈澱，歲月既久，河道遂成仰盂，東西高而中窪下，流愈不暢，不暢則淤積愈甚，是以河之頻頻改道，勢使之然，非得已也。至於近年，河與淮合，奪運河而入江，則半由人事，又當別論矣。

治河之策，一曰因其勢而利導之，夏禹是也。二曰築隄堰以防其泛濫，自漢以來所用之技術是也。三曰於下游入海處，束之使狹，用以助長奔流之速率，美國之治密士失必河是也。河流去源愈遠，其勢愈緩，沈澱愈多，已如上述，唯束之可以長其勢。譬如河之入海處廣一里，若束之成爲一千丈之河面，則水流之速率增加三之一。細沙可以不沈澱矣。若束之爲五百丈，則速率增加三之二，較粗之

砂亦可以不沈澱矣。中國治河，堤防築於腹地，河南境內，無處而非堤防。美國治河，堤防築於河口；於入海處夾岸築堅固之堰，隨時加增其長度，今已伸入墨西哥灣數千丈，此則異於中國消極之防範者矣。

九河故道，今已無痕迹可尋，唯名則猶在。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七曰絜，八曰鉤盤，九曰鬲津。區域大抵在德州與濟南之間。孟子曰，禹疏九河，可見九河乃成於人爲，則海岸自來已高於腹地，不盡關於沙土之沈澱淤積矣。此則受泰山之影響也。

洪水乃當年地殼未乾之積水，停留於中原四塞之大盆地，瀦而不洩。苟非以人力濬發而利導之，則是一大湖而已。孟子所謂「然後民得平土而居之」一語，然後二字，最能刻畫我先民工作之艱鉅。長江以南在中國上古史之範圍外，無可稽考；但以地理之形勢觀之，則知其當日必無洪水之患。

一〇六

子路問曰，管仲不死，未仁乎。子曰，如其仁，如其仁。子貢問曰，管仲非仁者歟。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讀此兩段問答，得見孔子之於管仲，可謂推許備至。程子乃大不謂然，其言曰：

「小白兄也，子糾弟也，管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小白殺之雖過，而子糾之死實當。管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爲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白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白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白，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功而與其事白，畢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世民，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此宋儒之迂腐也。雖對於孔子之言，亦拿出一副講學大師面目，作懍然不可犯狀。「從一而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就是這一羣先生創造出來，後世執此以非難儒術，孔子不任受也。」

尹起莘之「通鑑綱目發明」，有論魏徵不死難一段，亦舉管仲與魏徵相比擬，反覆辯論，讀書之佳境也。尹字耕道，亦宋代學者。其略曰：

「建成世民，王珪魏徵，皆唐高祖之臣子耳。高祖使之佐建成，若建成失德，則王魏當受不能輔導之責。若藩王交鬭，則固有高祖在焉。若僚屬必欲各死於其所事者，是大亂之道也。大抵東宮與諸王府之官屬，皆出於朝廷之所擢用，府僚之事藩王，與人臣事君不同。任是職者固當以君父爲主，不得以所事者爲主。若夫小白子糾，均爲公子，亦既出奔於外。襄公既歿，齊國無主，故小白子糾立於對等地位，各君其君，各臣其臣，非若唐高祖高拱在上，制命於一人之比也。是則王魏非唯不能讎世民，

亦不當讎世民。」此論自是痛快，足以推翻程子之迂論而有餘。

「藩王交鬥則固有高祖在焉。若僚屬必欲各死於其所事者，是大亂之道也。」此語最爲深切。程子之責備王珪魏徵，不曾撊動僮僕執挺以加入閱牆械鬥，視家長如無有。把平日正色而道之齊家治國大學問忘得一乾二淨，吁，異矣。「襄公既歿，齊國無主，故小白子糾立於對等地位」此乃深明事理之言。程子以管仲魏徵相提並論，未免昧於事理。

尹氏更有進一步之論斷曰：「唐武德之世，王珪爲太子中允，魏徵爲太子洗馬，是果誰之命耶。若出於太子之命，則太子其君也。若出於高祖之命而輔太子，則高祖其君也。萬一高祖或遷王魏爲秦王府僚屬，則將逆高祖之命而必欲盡節於太子乎。抑亦順高祖之命以其所以奉太子者奉秦王乎。又不幸而太子得罪於高祖而高祖誅之，亦將必死於所事而讎高祖乎。」此言乃根據受命以明君臣之義，可謂深切著明。范祖禹對於此事亦有一段評論，通鑑綱目引之，其言曰：

建成爲太子，且兄也。世民爲藩王，又弟也。王珪魏徵受命爲東宮之臣，則建成其君也。豈有人殺其君而可北面爲之臣乎。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太宗亦非可事之君矣。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爲讎，暮以爲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之事君，如婦之從夫也，其義不可以不明。」此一段議論亦是堅持從一而終之主旨，所以特別提出「臣之事君如婦之從夫」爲結論。但

對於各關係人之地位，似難免有錯誤之誚。須知王珪魏徵，只是老太爺分撥在大少爺屋裡之丫頭，並非一獨立家庭之元配。乃責之以從一而終，不亦迂乎。至於秦王與太子鬩牆，又別爲一問題，此事宜以政治眼光觀察，勿只以家族倫理繩之，家與國不得蒙混也。

齊家爲治國之本，不過正心誠意以至於治平之過程，不得視家國爲一體而公私不分也。唐高祖語秦王曰「化家爲國由汝破家亡身亦由汝。」家國不分，惡乎可。以平民搖身一變而爲帝王者有之矣，化家爲國實爲理論所不許。李淵粗人，未足與語於道，吾無責焉。大儒則不應如是。「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叟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家國之分，應以斯言爲最徹底。舜若欲全父子之道，只有拋棄帝者之地位，退而作家庭之一份子，竊負而逃，庶幾可以自全，欲兩全則無術矣。此一章書，何嘗不是經義，亦儒者之所習聞也，奈何忘之。大抵宋儒學說，多不免一迂字，責人無已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不知誤盡幾許蒼生。余豈敢議論大賢之理學哉，亦曰就事論事而已。

一〇七

帝王自稱爲天之子，至尊無上，慣能以爵祿予人。及其季也，乃亦有人予之以爵位，此所謂天道

好還者非耶。試將古來觍顏受封號之帝王，表列如左。嗚呼，循環往復，天道靡常；人亦有言，殷鑑不遠。

一　王莽封孺子嬰爲定安公
二　曹丕封漢獻帝爲山陽公
三　司馬炎封魏元帝爲陳留王
四　劉聰封晉愍帝爲懷安侯
五　劉裕封東晉恭帝爲零陵王
六　蕭道成奉宋順帝爲汝陰王
七　蕭衍奉齊和帝爲巴陵王
八　陳霸先奉梁敬帝爲江陰王
九　隋煬帝追贈陳後主爲長城公
十　李淵奉隋恭帝爲酅國公
十一　後梁朱全忠奉唐昭宣帝爲濟陽王
十二　宋太祖奉後周恭帝爲鄭王
十三　金主封宋徽宗爲天水郡王欽宗爲天水郡公

十四　元世祖封南宋恭帝爲瀛國公

其間唯後梁末帝友貞爲皇甫麟所弑。後唐潞王從珂抱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後晉出帝重貴爲契丹擄以北遷。後漢隱帝承祐爲亂兵所殺。僅得免於受封。

此外尚有偏安之帝者如晉武帝封吳主孫皓爲歸命侯，又封蜀後主劉禪爲安樂公，宋太祖封蜀主孟昶爲秦國公，又封南唐後主李煜爲違命侯。諸如此類，難以枚舉，姑從略。

拜命開府，固世俗所視爲莫大榮典，得之則有異於齊民者也。人誰不欲富貴哉，天爵人爵之分，只是措大造謠巧立名目，用以解嘲而已。庸詎知天道好還，封人者人亦封之；偏教苦樂異殊，在他人則視爲貴顯，在彼則唯覺其跼蹐堪憐。除全無心肝之陳叔寶自憐無爵位而不願隨班入朝外，大抵自拜命受封之時，即開始偷度其以眼淚洗面之歲月矣。同是受封，同是爵位，而苦樂不均，乃如是哉。君而人者，余將名之曰降級帝王。

此等帝王，在未降級之先，或即所謂傀儡政權者是已。然而同是傀儡，但質料則頗有不同，約略可區爲三種。有以昏庸懦弱，積漸而變爲傀儡者，如漢獻帝等是已。其始也敝於羣小，紀綱日紊，大權旁落，盜賊蠭起。權奸以淸君側爲名，恣睢跋扈，倒持太阿，以柄授人，一也。有因寡母孤兒，在勢不得不爲傀儡者，如周恭帝等是已。世宗既歿，臣下宣遺詔命第四子梁王宗訓即皇帝位，生七年矣。主幼國

疑，重臣是賴，勢所必然，二也。有特設以作傀儡者，如漢之子嬰，隋之恭帝等是已。居攝元年三月，王莽立宣帝玄孫嬰爲皇太子，年甫二齡，安漢公莽攝行皇帝事。又義寧元年，李淵備法駕迎立代王侑，煬帝孫也，年甫十三。六月，代王卽皇帝位於天興殿，遙尊煬帝爲上皇，敕淵爲尚書令大丞相都督內外諸軍事，進封唐王，以武德殿爲丞相府，改敎稱令。若是者利立幼主以自專，挾之可以令諸侯，所謂特設傀儡者，卽爲此而設矣，三也。製造傀儡之技術雖各有不同，唯質料略不出斯三者。

於禪讓之先，更有一種誥命，爲傀儡皇帝所必宜有事者。初平十七年春正月，魏公操還鄴，天子命公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加九錫。又義寧二年正月，詔唐王淵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加前後羽葆鼓吹。此等誥命千篇一律，舉此可以例其餘。政治舞臺，原是滑稽，若禪讓詔書則爲滑稽之尤。文繁不錄。大抵可用「違心之論」四字括之。

於傀儡皇帝之外，尚有滑稽皇帝數事，讀之可以解人頤，附錄於後。

東晉安帝時，泰山賊王始聚衆數萬，自稱太平皇帝，署置公卿，南燕桂林王鎭討禽之。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安在。始曰，太上皇蒙塵於外，征東將軍及征西將軍已爲亂兵所害，不在人間。其妻怒之曰，君正坐此口孽，奈何尙爾。始曰，皇后不知自古豈有不亡之國哉，朕則崩矣，終不改號。此與收藏贋品而自以爲眞者相類。是曰「有以自樂」。

劉宋孝武時，江州刺史臧質，豫州刺史魯爽，謀擁南郡王義宣構難。晉宋之制，藩方權宜授官者謂之板授。魯爽使戶曹板義宣等文曰：「丞相劉今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丞相，名質。平西朱今補車騎，名脩之。皆板到奉行。」天子何人，乃亦受人板授補缺耶，可謂奇聞。

明末永明王由榔南奔過安隆，知府范應旭不禮焉。其辦供應之簿記曰，皇帝一員，后妃幾口，支糧若干。皇帝乃至尊無上天下一人，而可以員計耶，傷哉。此皆歷史上滑稽突梯之事，實可以調劑嚴明神武之肅穆莊嚴。

一〇八

楊玄感起兵黎陽，李密說之曰，「關中四塞天府之國，若帥衆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收其豪傑，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遂引兵向洛陽。

李密據洛口，柴孝和說之曰，「秦地山川之固，秦漢所憑，以成王業者也。明公宜自簡精銳，西襲長安，既克京邑，業固兵強，然後東向以平河洛，傳檄而天下定矣。密曰，此誠上策，但我所部皆山東人，見洛陽未下，誰肯從我西入哉。」

李淵守晉陽，劉文靜語世民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羣盜殆以萬數。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收之可得十萬，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吾意。」

隋唐之間，羣雄並起，稱王稱帝者滿坑滿谷。李密朱粲和劉文靜三人之言，如出一轍。促見形勢所在，豪傑之士頗多識之，在能用與不能用之間而已。所最奇者厥爲李密當其爲楊玄感畫策時，可謂眞知灼見，慨豎子之不足與謀。及其自爲謀也，乃亦舍關中而趨洛陽，步玄感之覆轍，豈不怪哉。

吾因是而猛憶一八股文。其用比中有一語曰，「余生有也晚之嗟」，對比之對句曰，「當局有者迷之歎」。若李密者，眞可謂有者迷之歎矣。

吾因是而對於「知行合一」之學說深有感焉。「知」是主觀的，是直覺性，直覺乃絕對的自由，不受任何限制。至於「行」則須受種種客觀的制限矣。第一須問，我所欲行之途徑是否於他人有利害衝突處，是否妨礙他人之自由。如其有之，則須受限制，斯時也若能不顧一切，唯率所知以進行，斯得矣。玄感不足道，若李密者，只爲「所部皆山東人，恐未肯相從而西」之客觀所誤，遂棄其所「知」以至於滅亡。

然而排除萬難向所知以邁進時，艱鉅良不可任。大業十二年秋，李淵以其少子元吉留守太原，

自李甲士三萬發晉陽而趨長安。途聞會軍中糧乏，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裴寂等謂太原乃義師家屬所在，宜還救根本，請班師。世民以爲不可，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日暮，淵已寢，格不得入。乃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因極言不宜班師之由，淵悟，使追左軍之已發者。由此觀之，李淵之所以不蹈玄感李密之覆轍者，其機微矣。若是乎李密之知而不篤，未得謂之知。

吾因是而茲惑焉，主觀與客觀之孰爲眞諦，正未易言也。若以做學問而論，則須屏除主觀，唯客觀是求，此之謂科學的之學者態度。至於英雄事業，則不然矣。學者工作乃追求而英雄事業則爲創造。追求眞理者悉憑客觀之事實以爲斷，主觀每足以亂眞，允宜屏絕。創造者乃無中生有，只用主觀定一理想計畫，憑本身能力而使之實現，是曰成功之英雄，客觀每能僨事也。如楊玄感所云「百官家口，並在東都」，李密所云「我之所部，盡山東人」，裴寂所云「太原乃義師家屬所在，宜還救根本」，凡此均屬客觀之事實，眞確不虛。若李世民反對班師之言曰「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爲賊耳，何以自全。」一片主觀話。試問何謂大義，何以入咸陽即可以號令天下，何以知放士卒還鄉便卽心灰，主觀而已，此之謂武斷。然而古今多少驚人事業，均從武斷得來，正未易言矣。參觀雜論第二條。

隋煬帝攬鏡自照曰，「好頭顱誰當斫之。」屈突通每自摩其頸曰，「會當爲國家受一刀。」皆自許其頭顱之不凡也。煬帝臨命之言曰天子死自有法。帝者之頭顱誠不凡。若屈突通則不及堯君素遠矣。彼並未爲國家受一刀，國家反因彼而受一致命之刀傷。

李淵克霍邑賞有功軍吏疑奴應募者不得與良人同。淵曰，矢石之間，不辨貴賤；論功行賞，有何等差；宜並從本勳授。

案階級制度何國蔑有，若舉唐高祖此事與古代希臘羅馬較，則我國之文化，過人遠矣。驍果從煬帝在江都者多逃亡，帝患之，以問裴矩。對曰，人情非有匹偶，難以久處，請聽軍士於此納室，帝從之。九月，悉召江都境內寡婦處女集宮下，恣將士所取；或先與姦者聽自首，卽以配之。玩弄弱者，實人類之劣根性。然在他人只爲自私的玩弄而已。若煬帝則慷他人之慨，此應是最早之集團結婚。

一一〇

語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几帷不撤，手澤常存，在爲人子者，雖明知無補，然用以永罔極之孝思，未嘗不可。若自以此書諸遺囑，則徒供後人作笑料而已。

鄴都故事載魏武帝遺命諸子曰，吾死之後，葬於鄴之西岡，無藏金珠。餘香可分諸夫人妾與伎

皆著銅雀臺。臺上施六尺牀，下繐帳。朝晡，上酒脯粻糒之屬。每月朝十五，輒向帳前作伎。汝等時登臺望吾西陵墓田。按銅雀臺築於建安十五年，乃鄴都之最高處，中有屋一百二十間，頂置一振翼奮尾勢欲飛動之銅雀，因以命名。

自古詠銅雀伎之詩不少，大抵於辭句中則哀諸妾，而言外之意則譏笑魏武。擇錄數首如下。

銅雀伎　謝朓

繐帷飄井榦，樽酒若平生。鬱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芳襟染淚迹，嬋娟空復情。玉座猶寂寞，況乃妾身輕。

銅雀伎　江淹

武皇去金閣，英威長寂寞。雄劍頓無光，雜佩亦銷鑠。秋至明月圓，風傷白露落。清夜何湛湛，孤燭映蘭幕。撫影愴無從，唯懷憂不薄。瑤色行應罷，紅芳幾爲樂。徒登歌舞臺，終成螻蟻郭。

銅雀伎　何遜

秋風木葉落，蕭瑟管絃清。望陵歌對酒，向帳舞空城。寂寂檐宇曠，飄飄帷幔輕。曲終相顧起，日暮松柏聲。

佔有慾乃人類之惡根性。然而佔有以終其身，其亦可矣，乃死後猶不肯放手，不亦癡乎。伎妾之

銅銅雀，蘭亭之入昭陵，同是此種劣根性。魏武帝與唐太宗，文事武功，炳耀千古，爲甲等之帝者。而佔有慾之不達觀，亦復同調。蘭亭墨本之入昭陵，亦遺命也。豈事功爲一事，而佔有慾又別爲一事乎。或則功業之大小與佔有慾之强弱爲正比例之布算，未可知也。欲究此理，應先將功業二字定一界說。

孟子曰有能爲君闢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良臣之與民賊，民賊之與英傑，英傑之與聖哲本同物而異名，且勿具論。要之「闢土地，充府庫」乃佔有慾之成績，意義至爲明瞭，毫無疑問。闢與充之兩動詞，乃無中生有之謂，非佔有如何，是曰功業。試略述魏武帝唐太宗兩人之事功，然後核算其佔有慾之總成績。

靈帝中平元年，以沛國曹操爲騎都尉。五年八月，初置西園八校尉，以操爲典軍校尉，俱統制於上軍校尉小黃門蹇碩之下。六年十二月，董卓旣廢立，以操爲驍騎校尉，操變易姓名，間行東歸，至陳留，散家財，募得五千人。獻帝初平元年，卓燒雒陽宮室，劫遷帝入長安。操引兵而西，將據成皐，行至滎陽，與卓軍遇，操敗走，還酸棗，乃與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得千餘人，還屯河內。是則初平間，操猶是赤手空拳也。乃不數年而破黃巾，敗袁紹，北摧烏桓蹋頓，統一大河南北，其佔有慾可謂不大乎。

太原公子，不以其父兄晉陽留守之基業爲滿足，而必欲化家爲國，佔有慾之强大可知。大業十二年，建義旗於晉陽。武德元年，敗薛仁果於涇水。同年誅李密。三年敗劉武周宋金剛於雀鼠谷。四年

五月，敗竇建德於虎牢。七月俘王世充於洛陽。殺朱粲於洛水上。五年十二月敗劉黑闥於館陶。六年正月戮黑闥於洺州。徐圓朗梁師都亦平。前後七年間，力征經營而富有四海。佔有慾之魔力充分表現。此二人者，死後猶復計較佔有，足見個性之特殊，亦正如猛虎雖死而威勢猶在耳。若是乎佔有慾之强弱與事功之大小，異成正比例矣。

迨事定功成之後，搖身一變而爲聖神文武聰睿明哲之太祖太宗。而董卓袁術李密竇建德王世充之流，則永荷一盜賊之名而不能擺脫。此非盜賊英傑聖哲本同物異名之明證歟。佔有慾本人類通性，只有大小之別，亦成敗之所攸分也。器小易盈，田舍翁之度量而已。

一二

漢成帝綏和二年，除任子令。應劭曰，任子令者，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爲郎。不以德選。案漢制二千石，乃郡守及諸侯相。二千石以上，等於知府以上。

漢之任子與近代之廕生，略相似而實不同。廕生有三種：曰恩廕，曰卹廕，曰特廕。唯恩廕得於及身廕其子若孫，餘則唯身後襲廕而已。且廕生只在國子監肄業，無官職也。

任子則不然。不計勳業，亦非卹典。凡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者，其兄弟或子之一人，卽得授職

為郎官。本人之賢不肖，非所計也。故曰不以德選。此等濫進之官爵，除之宜矣。

蔭生唯祖若父蔭其子孫。任子則同產弟兄亦得受職。宗法社會漢世未若近代之嚴密，於斯可見。

綏和乃成帝年號。帝崩於二年三月，除任子令則在是年五月。雖曰綏和二年，實哀帝之政令矣。然而任子之一名詞，猶有別解。建安七年，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蓋欲藉此以覘孫權之因應，悅其趨嚮也。周瑜曰將軍承父兄餘業，兼六郡之衆，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便見制於人也。不如勿遣，徐觀其變。由此觀之，則入質之嗣子亦曰任子。與前說得任子弟為郎之任子，名相若而義不同。

廣韻，任音壬，如林切，陽平聲，誠篤也。詩邶風仲氏任只。鄭箋，以恩相信曰任。是則授有勞績者之子弟為郎官名曰任子，應本此義。又周禮地官孝友睦婣任卹，是為六行。註曰，任，信於友也。是則遣子入質，名曰任子，應本此義。

一二二

漢孝平王皇后，安漢公莽之女也。自莽篡國，常稱疾不朝會，時年未二十，莽敬憚傷哀，欲嫁之，乃

更號曰黃皇室主，欲絕之於漢，若言未嫁在室者也。令孫建世子豐飾醫往問疾，后大怒，笞其傍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遂不復强也。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若王皇后者可謂知禮矣。王莽而竟有此女，大奇。

漢孝元王皇后，莽之姑母也，享國最久，歷元成哀平孺子五朝，前後六十餘載，至始建國而猶健在。初始元年，莽欲得傳國璽，太后不與，乃使王舜求之。太后怒罵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耶。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止。良久，乃仰謂太后曰，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耶。太后聞舜語切，且恐莽之脅己，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曰，「我老且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

王莽之潛移漢祚，王氏太皇太后實有以姑縱之。其姑縱也實出於婦人之仁，非有所私於母族也。觀於懷璽涕泣之一段傷心話，其謹守內夫家外父母家之大義，亦與孝平皇后相若也。此爲姑姪，故可以大放厥辭；彼爲父女，故只能鞭撻侍御以寄幽憤。

中國歷史上之傳國璽，實含有幾許神祕性。崔浩曰，秦璽爲和氏璧，李斯篆刻。韋曜吳書云，璽方

四寸，上勾交五龍，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子嬰降漢，璽爲漢有。漢書元后傳云，王莽使王舜逼太后取璽，王太后怒，投之於地，一角微損。吳志云，孫堅入洛，掃除漢陵廟，軍於甄官井得璽，後歸魏，旋入晉。晉懷帝永嘉五年六月，帝蒙塵平陽，璽入前趙劉聰。東晉成帝咸和四年，石勒滅前趙，得璽。穆帝永和八年，石勒爲慕容儁滅，濮陽太守戴施入鄴，得璽，使何融送晉。厥後東晉傳宋，宋傳南齊，南齊傳梁。天正二年，侯景破梁，至廣陵，北齊將辛術定廣陵，得璽，送北齊。周建德六年正月，平北齊，璽入周，周傳隋，隋傳唐。迨五季之亂，此含有神秘性之傳國璽，則已眞贋莫辨矣。

只因璽文有「受命於天」一語，遂惹起爭奪相尋，咸認此爲有天下之信物，不亦癡乎，正所謂癡人前說不得夢話矣。善乎孝元皇后之言曰，「專不能更作一璽以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之物爲也。」誠哉其不祥也。

莽既篡位，更孝元皇后之尊號爲新室文母，更孝平皇后之尊號爲黃皇室主，欲絕之於漢也。始建國五年，孝元皇后崩，年八十四，終身不改漢正朔。更始元年，漢兵起，武關與潼關並陷，兵從宜平門入，長安大亂，火及掖庭，孝平皇后曰，「余更何面目以見漢家」乃自投火中死。此王氏祖姑與姪孫女二人爲不負漢家矣。

建武二年，梓鄉賊寇魏郡清河，魏郡大吏李熊之弟陸，謀反城迎賊。或以告魏郡大守潁川銚期，期召問熊，熊叩頭服罪，願與老母俱就死。期曰：爲吏儻不若爲賊樂者，可歸與老母往就陸也。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詣鄴城西門，陸不勝愧感，自殺以謝期。期嗟歎，以禮葬之，而還熊故職。

銚期之寬弘，李熊之忠實，李陸之磊落，人多稱之。但此事宜分作兩層看法，一曰理論，一曰事實。以理論言之，則銚期語李熊之言爲深得「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之本旨。不曰爲功名，不曰爲富貴，而曰樂，是何等見地。蓋人生各有所樂。以紆青拖紫爲拘束，而以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爲自由，是曰樂其所樂。吏也賊也，只是主觀上之一名詞耳。賊民之吏與有道之賊，何國蔑有，豈得以主觀之名詞而別其善惡哉。以「替天行道」爲標識，作殺人放火之事業，殺其所欲殺，殆樂事也。樂則行之，聖人其許之矣。此理論也。至於事實，則「爲吏儻不若爲賊樂者，可歸與老母往就陸也」一語，表面上是使行其心之所安，實則使俯首以聽受良心之裁判而已。「女安則爲之」其效用有遠勝於武力制裁者矣。良心之第一命令，原具無上威力，期之此語，在一方面喚起其良心，使執行裁判，一方面使靜候良心之命令。此熊之所以行行求陸，而陸之所以感愧自殺也。喚起良知，原是教育家誘導之美意，而亦權術家操縱之良法也，銚期其知之矣。

建武七年春三月，癸亥晦，日有食之。詔百僚各上封事。太中大夫鄭興上疏曰，「……頃年日食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而臣下促迫故月行疾。……」此種議論，若以科學眼光讀之，自是可笑。但在未有憲法之先無術可以制止君主之橫行，只好借天象以恫嚇之，斯亦古聖哲之苦心也。此乃政治問題，且勿具論。若專就曆法言之，只要多置一小盡，則日月便不先時而合矣。所不解者，乃當時之律曆家明知日月合朔所以不在朔而在晦者乃在月躔之畸零積秒成時，未能除盡故耳。有此現象，則現行曆之未能十分正確，已見明證，亟以更改爲是。據鄭興所云「頃年日食多在晦」一語，可知建武七年以前，既已迭見，且勿贅。試將建武七年以後，元和二年以前，在洛陽所能見之日食，在晦而不在朔者，錄其歲月如次。

建武十六年三月辛丑晦	日食	公元四〇
建武十七年二月乙未晦	日食	公元四一
建武二十二年五月乙未晦	日食	公元四六
建武二十五年三月戊申晦	日食	公元四九
建武三十一年五月癸酉晦	日食	公元五五
中元元年十一月甲子晦	日食	公元五六

永平三年八月壬申晦　日食　公元六〇
永平八年十月壬寅晦　日食　公元六五
永平十三年十一月壬辰晦　日食　公元七〇
永平十六年五月戊午晦　日食　公元七三
永平十八年十一月甲辰晦　日食　公元七五

其間唯建武二十九年（公元五三）二月丁巳朔，日食。建初五年（公元八〇）二月庚辰朔，日食。合朔在朔唯此二年。

章帝元和二年春正月，上以太初曆施行日久，晦朔弦望，常不中時，命治曆。同年二月甲寅，乃頒行四分曆。案四分曆乃張衡所製。

太初曆頒行於漢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一〇四）至東漢章帝元和二年，（公元後八五）其間已一百八十九年矣。王莽雖嘗施行劉歆所製之三統曆，莽敗旋廢，光武仍襲用太初，所謂復漢正朔者是已。自茲以往，曆法凡六七十變。蓋儀器未精，難以正確，不及百年，其差漸大，以至於不可掩。若太初曆之繼續行使一百九十年，實爲僅見。其間以宋朝之更革，最爲頻繁。自宋太祖之應天曆至度宗之成天曆三百年間，凡十八易。若並帝昺之本天曆而槩算之則爲十九易矣。此實科學漸進儀

器漸備之明證，小有差誤，卽不足以饜民望矣。迨至元二十年（一二八三）頒行郭守敬之授時曆，推算乃漸入精微，經過七百年之長時期，至今尙能適用，斯亦郭守敬之所以爲偉大也。

一一五

記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據德以用吾愛，宜若無罪。然而天下事亦有不盡然者矣。吾攬古而至荀彧傳，因有感焉。

魏志曰彧初事袁紹，初平二年，去紹從太祖，太祖悅曰，此吾子房也，以爲司馬。又曰，太祖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彧籌焉。八年，太祖錄彧前後功表封彧爲萬歲亭侯。十七年，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密以諮彧。彧以爲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會征孫權，表請彧勞軍于譙，因輒留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太祖軍向濡須，彧以疾留壽春，飮藥而卒。明年，太祖遂爲魏公矣。

荀彧之死，陳壽三國志曰以憂薨。范曄漢書曰，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也，於是飮藥而卒。司馬通鑑從范書。然而勿論其以憂卒或飮藥而卒，要之彧以反對魏武進爵之故，繼乃自悔爲書生之見，不合時宜，憂慚交併，坐是而不得永其天年，乃事實也。若是乎愛人以德者之未必无咎也。欲明斯旨，宜

先定德字之觀察點。

興義師以匡朝寧國，秉忠精之誠，守退讓之實，此為觀察點者一。君側之惡，誅不勝誅，朝無可匡；暴亂如毛，孱王闒茸，國無寧日，此為觀察點者又一。前者實荀彧觀察之坐標，後者乃魏武觀察之坐標。荀彧專就魏武個人立論，而魏武則專就時勢著想。「德」字之意義未能一概論，有如是者。

建安十五年冬，丞相操諭其僚屬曰，孤始舉孝廉，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為世人之所凡愚，欲好作政教以立名譽。故在濟南，除殘去穢，平心選舉，以是為強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鄉里。時年紀尚少，乃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為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徵為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眾，又討擊袁術，使窮沮而死。摧破袁紹，梟其二子。復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強盛，又性不信天命，恐妄相忖度，言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故為諸君陳道此言，皆肝鬲之要也。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眾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為人所禍；既為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然兼封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拓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

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魏武雖屬權奇之士，但此一段話，殆可信爲由衷之言。彼初所持之道德觀念，未嘗不與荀彧同。無奈孱王實在當不起，家若歸還大政，禍亂將不知紀極。且力征十數載，讎敵太多，旣乏一强有力之政府以整飭紀綱，則我不負人，人將負我，故欲罷而不能自己也。荀彧乃以書生之見策其出處，其有悔也亦宜。

善乎三國志行文之不可及也。溫公論荀彧之死，凡四百言，尙不及陳志「明年太祖遂爲魏公矣」一語之深切著明也。眞可謂不著一字而盡得風流者矣。

一一六

今國際公法，以白旗爲降旛，但吾三國時則已行之矣。建安九年，袁尙攻袁譚於平原，留其將審配守鄴。操使曹洪攻鄴，鑿塹圍城，周回四十里。尙將兵萬餘人還救鄴，先使主簿鉅鹿李孚入城。孚請配出城中老弱以省穀，旣而知外圍益急，乃簡別數千人，皆使持白旛，乘夜從三門出降。度其所以採用白旛之故，殆取其顏色明顯，易入遠視者之目耳。古今人之思路，未嘗不相若。

許攸初事袁紹，以計不行，遂奔操。操聞攸至，跣足出迎，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旣入坐，謂

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糧幾許。操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耶，何言之不實也。操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爲之奈何。攸乃爲操畫策，焚紹輜重，紹敗走，冀州城邑盡降於操。後數年，許攸恃功驕嫚，嘗於衆坐呼操小字曰阿瞞，卿非我，不得冀州也。操笑曰，汝言是也。然內不樂，後卒以他故殺之。許攸固自有取死之道，但創業之主，每多殺戮功臣，若許攸之驕嫚，亦應爲致死原因中之一種。蓋每當天下大亂，羣雄角逐，在名分未定之先，同是豪强，禮節每多脫略。一旦南面稱孤，不得不做作一副尊嚴面目以威臨臣下。斯時也，朝上功臣，多屬昔日草澤之夥伴，雖則曰禮儀只是虛文，不外相互間之裝腔，但人類之所以自命爲異於禽獸，全賴此一副假面具。無奈從前脫略已慣，忽而裝腔作勢，每多不自然，不如殺之便。此許攸所以終不免於刑戮也。

丹陽大都督嬀覽，殺太守孫翊，入居軍府中，欲逼取翊妻徐氏。徐氏紿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覽許之。徐氏潛使所親語翊親近舊將孫高傅嬰，與共圖覽。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及晦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懽悅，大小悽愴，怪其寡恩。覽密覘，無復置疑。徐氏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入。徐氏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徐氏乃還縗絰，奉覽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聞亂，從椒丘還至丹陽，悉族誅覽餘黨。此一段歷史故實，可以作劇本。

一一七

左傳哀九年，宋取鄭師於雍邱，使有能者無死。赫連勃勃伐魏，將屠城，令曰，有一藝者免死。藝術人才之見重也如此。

古者重農工而輕商賈，薄之不與齊民伍，秦漢之世竟視之與逃亡之罪四等。於斯可見，所謂有能者免死，有一藝者免死，應是專指工藝言之，而士商不與焉。國之重工，由來遠矣。舜即位，咨四岳以發號施令，於平水土，教稼穡與教育，定刑法之外，第五個命令即曰疇若予工。此實國史上第一次中央政府所頒布之政令也。至於來百工則財用足。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聖人既竭目力焉，教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此類論調，觸目皆是。所以中國之手工藝術，至今猶見重於世，豈曰無因。

一一八

王曾前後輔政十年，其所進退士大夫，莫有知者。范仲淹嘗以問曾。曾曰：「夫執政者，恩欲歸己，怨使誰歸。」仲淹大為歎服。歐陽修亦常誦斯言。

皇祐中，仁宗為王曾神道碑篆額。文曰「旌賢之碑」。大臣墓碑得賜篆額，自王曾始。終仁宗之

世，宰相得膺茲榮典者猶有數人。旌李廸墓曰：「遺直之碑。」旌呂夷簡墓曰：「懷忠之碑。」旌范仲淹墓曰「襃賢之碑。」旌劉沆之墓則以「思賢」二字。凡此皆明主懷想賢良，而出自本心之所爲也。厥後則有慕虛榮而邀寵者矣。觀於仁宗嘉祐五年十一月之詔書可以知之詔曰，自今臣僚之家，毋得陳乞御篆神道碑額云。其後神宗爲韓琦篆碑額，文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則更非汎汎者可比矣。後世碑額，有自刻「御賜」兩字者，亦有刻蟠龍花紋以作象徵者，則皆北宋榮典遺蛻之痕迹也。

北宋初期之良相，除韓范富文杜寇王李諸公外，尚多有可述者。仁宗即位，章獻劉太后臨朝，參知政事魯宗道多所獻替。太后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太后默然。時有上言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以問輔臣，衆不敢對。宗道獨曰「不可。」退謂同列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帝與太后將同幸慈孝寺，有擬以太后輦前帝行者。宗道曰，婦人有三從。太后乃命輦後乘輿行。時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之魯字且言骨鯁也。又明道二年，章獻謁太廟，欲被天子袞冕，臣下依違不決。參知政事薛奎曰「不可。」又曰，太后必欲被袞冕以見祖宗，不知作男子拜耶，女子拜耶，乃罷。及章獻崩，仁宗見羣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奎遽曰，其在袞冕也，然服之何以見先帝乎。仁宗大悟，卒以后服殮。由此觀之，則光宅垂拱之禍，所以不再見於天聖明道間，其幾微

矣。

宰相官制，至唐宋而漸紊。唐因隋制，以尚書令中書令侍中爲眞宰相，曰三省長官。中葉以後，以其品位崇高不復獨授，常以他官兼攝，或稱參預朝政，或曰參議朝政，是卽宋「參知政事」之名所由來矣。自僕射李靖以疾間日至中書門下平章事，是卽「同平章事」之名所由來矣。自李勣以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是卽「儀同三品」之名所由來矣。故凡所謂參知政事，同平章事，儀同三品，實卽宰相也。迨神宗元豐間，詳定新制，革平章之名，爲尚書左右僕射，各兼門下中書侍郎，行侍中中書令事，以通三省之政。徽宗政和中，復改左右僕射爲太少宰。南渡後，復稱左右丞相以終宋之世。

一一九

六朝駢文，以藻麗相尚，至宋而一變。宋之制誥，概爲駢語，然多採取經史成句，集爲對偶，枝幹蒼勁，自成一家，卽所謂宋四六是已。擇錄翰林學士蘇軾所草之制誥，用見其方。

元祐三年四月辛巳，除呂公著以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制曰：「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以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又曰：「非堯舜不談，昔聞其語；以社稷爲悅，今見其心。三年有成，百揆時敘。維乃烈考，相于昭陵。」又曰「於戲，大事雖咨於房喬，非如晦莫能果斷；重德無逾於郭令，而裴度亦

寄安危。閔俾斯人，專美唐世」

同日除呂大防左僕射。制曰：「天維顯思，將啓太平之運；民亦勞止，願聞休息之期。眷予元臣，咸有一德；咨爾百辟，明聽朕言。」又曰：「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動。」

同日除范純仁右僕射。制曰：「爲呂臣奉已而不在民，則晉文無復憂色；汲長孺直諫而守死節，則淮南爲之寢謀。」又曰：「彊諫不忘，嘉謀孫之有後；戎公是似，命召虎以來宣。」

兩宋制詞脫盡纖巧，坡公更老氣橫秋，下筆無礙。其才足以濟之，其氣足以帥之也。此種格調，餘風及於元明之傳奇。凡是劇中主角登場，例有一段駢偶念白，多屬宋四六一派。如琵琶記之慶壽，蔡伯喈上場白曰：「抱經濟之奇才，當文明之盛世。幼而學，壯而行，雖望青雲之萬里；入則孝，出則弟，怎離白髮之雙親。」此其槩也。至於明雜劇之運用古人成句，則更入化工。如汪道昆之高唐夢，小生扮楚王，生扮宋玉，末扮章華大夫，凈丑二人扮內史，小旦二人扮昭儀。至陪侍楚王入臥室時，凈丑曰：「天色已暮，請大王就寢。」生曰：「曜靈匿景。」末曰：「繼以蘭膏。」小旦曰：「大夫速退，毋使君勞。」隨手拈來，據爲己有，了無痕迹。

建武二十八年，以博士桓榮爲太子少傅，賜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此稽古之力也。」醜

漢武帝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臣下有小過犯或欺罔，輒按誅之，無所寬假。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帝曰「才猶器也，有才而不適於用，與無才同，不殺何待。」辣

董卓欲廢獻帝而立陳留王，袁紹曰，公廢嫡立庶，恐將不利。卓按劍叱之曰，豎子敢爾，我欲爲之，誰敢不從。紹引佩刀橫揖曰：「天下健者，豈唯董公。」壯

漢武帝欲冊立王子弗陵，唯恐子稚母少致亂萌，乃借端譴責鈎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回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狠

湖陽公主蒼頭白晝殺人，洛陽令董宣格殺之，公主訴於帝，宣不屈。公主曰，文叔爲布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布衣同。」妙

顯德四年，蜀主昶致書於周世宗請通好，自稱大蜀皇帝，世宗惡其抗禮，不之答。蜀主怒曰：「朕爲天子郊祀天地時，爾猶作賊。」爽

晉愍帝建興三年，陶侃與杜弢對陣，弢使王貢出挑戰。侃遙謂貢曰：「卿本佳人，何爲作賊。」俊

荀濟少居江東，博學能文，與蕭衍爲布衣交，知衍有大志，然負氣不服。嘗語人曰：「會當於盾鼻上磨墨檄之。」纂

薛逢厄於宦途，嘗策羸赴朝，值新進士綴行而出，見逢行旅蕭條，前導訶之曰，廻避新郡君。逢語之曰：「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趣

來俊臣索元禮周興等，助武后殺唐宗室，刑戮大臣，慘酷無人理。計興與元禮所殺各數千人，俊臣所破千餘家。天授二年，丘神勣以罪誅，或告周興與神勣同謀，武后命來俊臣鞫之。俊臣謂興曰，囚多不承，當以何法。興曰，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內，何事不承。俊臣如法措置，起謂興曰，「有密諭鞫君，請君入甕。」該

一二一

第一次世界大戰起一九一四年十月一日，迄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凡四年零一個月。死八百五十四萬三千人，傷三千七百四十九萬人。死與傷之比爲一對四·四，即死一百人則受傷者爲四百四十人。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間起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月盧溝橋事變，迄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月南京

受降，凡八年零兩個月。歐洲間起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國進兵波蘭，迄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Potsdam 受降，凡五年零九個月。美日間起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襲擊，迄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東京納降，凡三年零十個月。計戰死二千二百萬零五萬三千人，受傷三千萬零四十萬人。死與傷之比爲一對一·四，卽死一百人而傷者僅一百四十人。

第二次死亡總數較第一次多出一千三百五十一萬人。此則因戰地較廣而時間亦較長，無足爲異。所最堪注目者乃第二次受傷人數較於第一次反減少七百萬零九萬人。此則因武器之不同，戰略因而改革，攻守之間情勢異殊，故死與傷之比律，隨而變異也。

第一次之戰略名曰濠溝戰。當衝鋒機會尚未成熟時，只聞砲聲，不見一人。迨衝鋒而混戰，則重砲卽爲之不鳴，所藉以克敵致果者唯刺刀鎗彈及手榴彈是賴。受傷者只是身上穿一兩個窟窿，苟非傷在致命處，軀體既屬完整，未嘗不可以修理。此其所以受傷多而死亡較少也。

第二次之戰略名曰立體戰。凌空俯瞰，使敵人無可逃隱，要塞二字已成過去名詞。既屬無險可守，只憑趨避。飛機每次投彈動輒萬數千噸。受傷則等於肢解，屍體無存者十常五六，雖有華扁亦無所施。身之不存，命將焉託。此其所以死亡之數字突增，而受傷之數字反形減少也。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寫記

一二一

自三十四年八月以後，京東爲共產軍所據，文武百官，咸受命於延安。十二月六日，有所謂第十五軍分區司令曹志福者，會同遵化縣長賀年及農工兩會主任，民兵隊長等，於六日午後五時，開始發掘清穆宗之惠陵。第一夜掘地深七尺餘，黎明卽止。第二夜再掘深五尺餘，第三夜又掘深六尺餘，始見石橋，橋北卽牆。第四夜用炸藥轟開石牆，乃見隧道。有王紹義王盛二人，乃盜墓積匪，且熟諳陵工。至第一石門，見有鐵棍一條，紹義曰此卽開石門之鑰匙矣，果巧撥而石門啓，頗不費力。二、三、四、各門亦復如是。四門旣闢，乃見地宮，規模略與寢殿同。正中石牀，有梓棺二，卽帝與妃子也。供桌上有翠玉印一，金錶一，及帝后之日用品。乃以巨斧劈開梓棺之頭檔，拖出屍身，則見屍體完好，面微黃如易簀時。棺內滿藏珠寶翠玉，用蔴袋裝運而出，按股均分。計曹志福得黃金六斤，以香爐裝得珠寶四爐。賀年得黃金三斤，珠寶二爐。餘則視職位之大小，以次遞減。民兵等每人得黃金四兩，五人共珠寶一爐。

十四日，發清聖祖之景陵。第一夜開深七尺，第二夜五尺，陵內出水。第三夜再掘五尺，水愈大，第四夜以水深之故工作頗艱。第五夜又掘七尺，將水淘出，乃見石牆。第六夜由石匠李金及其助手四

人，在石牆上鑿一穴，有十五軍一軍官名張進忠者攜來黃色炸藥，轟開石牆，仍用鐵棍撥開石門四扇，張進忠先入，穆樹軒等五人隨之。石牀上陳梓棺六蓋，帝享高齡，妃嬪先之而逝者五人矣。以大鐵椎次第劈開，收其珍寶，盛以麻袋。計曹志福得黃金六斤，珍寶七香爐。餘則以次遞減。王紹義與石匠李金，每人亦分得黃金半斤，珍寶半爐。計景陵之知名寶物，有九龍玉杯一，為程瑞華攫取，謂將送與賀縣長。白玉馬一，為張進忠攫取，謂將送與曹司令。翠獅子一對，為王紹義所得。金塔一座，滿嵌紅藍寶石，為王勝所得，既而轉入穆樹軒手，曹志福追索不交，乃拔槍殺之。景陵除珠寶器玩外，黃金器皿計有三十五斤。

二十二日，發文宗之定陵。第一夜掘七尺，第二夜掘八尺，第三夜掘六尺，第四夜掘五尺，炸裂石牆，關石門四道，工作如前。石牀上有二棺，石桌上之金五供，為張進忠手收。曹志福分得黃金二斤，珍寶二爐。賀年等十二人每人黃金十一兩，珍寶半爐，村幹等每人金黃金二兩，五人共珠寶一爐。民兵等每人黃金六錢，三十人共珍寶一爐。

清高宗之裕陵及孝欽陵，已於十七年被發，至此而東陵只餘世祖之孝陵矣。以順治出家之傳說，謂陵乃虛設，其中無物，得暫予保全。

最奇者此次共產軍在彼等所謂解放區內，文武官員與土人合作，原可在光天化日之下，為所

欲爲，乃亦晝伏夜動，如鼠子之畏人。豈所謂作賊心虛者耶。噫，異矣。

第二消息。清室餘裔載濤載潤溥佺溥僩等，呈行營主任李宗仁，請追緝盜匪以慰先靈而維文化。行營受理。知匪徒得贓，將必潛來平津，出手銷售。乃密飭所屬，從事偵緝。旋經偵得東四牌樓大沲通胡同三號住戶于長清有窩留匪徒秘密銷贓情事，即往查抄。當時捕護穆品卿彭印賈玉中賈德旺四人，連同于長清，一併歸案審訊。供稱與冀熱遼軍區第十五軍分區司令曾志福素有聯絡。去年十二月間，以挖戰壕爲名，徵調鄉民，發掘陵寢，成公開之秘密。事後曹司令執其部下三人並穆樹軒等鄉民三名共六人，一併槍斃，收其所獲之珍寶云云。日來根據彭印等四人供詞已捕得銷贓人犯二十二名。並起獲珍寶七十餘件。

計馬蘭峪除五帝陵外，尙有順治之母、后、妃。康熙三妃。乾隆一妃。咸豐三后一妃。並太子園寢，公主園寢等，共十三處。並景陵裕陵定陵惠陵，凡十七處，已發掘淨盡矣。三十五年四月二十八寫記。

雜論

一

元微之悼亡詩曰，「誠知此恨人人有。」白香山哭子詩曰，「天下何人不哭兒。」眞可謂極天下之武斷。把死老婆死兒子等事認作人類之共同業務。大概這兩位先生因爲傷心過度，强作達語以自解，竟忘却其修辭之不合論理矣。

大中祥符元年宋眞宗舉行東封大典，禪泰山。途次訪得隱士楊璞，載以俱歸。上問璞曰，卿行時可有人作詩相送否。對曰，有臣妻一小詩，曰「更休落魄耽杯酒，莫再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知璞之無意仕進也，因厚賜之而送歸田里。辛稼軒五十三歲時，起用福州按撫使，作山花子一首，其上半闋曰，「記得瓢泉快活時。長年耽酒更吟詩。驀地捉將來斷送，老頭皮。」卽用此事。時紹熙三年，上距楊璞一百八十四年，可見璞妻詩之傳誦一時也。

晉元帝生子，大賜羣臣湯餅宴。殷羨前致謝辭曰，「慶陛下嗣統之有人，愧微臣無功而受賜。」上笑曰，「是何言，此事豈可令卿有功耶。」可謂語妙天下，眞堪絕倒。熙寧七年，蘇東坡過吳興，時李公擇適生子三日，會客求歌辭。東坡作減字木蘭花一闋曰，「惟熊佳夢。釋氏老君親抱送。壯氣橫秋。

未滿三朝已食牛。崖錢玉果。利市平分沾四坐。多謝無功。此事如何着得假」舉座哄然大笑，有翻酒噴飯者。時東坡三十九歲。

東坡瓊州山行與中遇雨之長古，氣象萬千。而尤以「千山動鱗甲，萬壑酣笙鐘」一聯，意境獨絕。但此聯乃脫胎於杜工部之「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然而坡公可謂能青出於藍矣。摹擬古人，必要如此乃爲最上乘。

二

「武斷」二字，最爲科學家所不許。武斷者何，非科學是矣。科學者何，不武斷是矣。此實兩絕對之反比名詞也。

世界上各種學問，無論哲理方面或物質方面，實無一不須用科學方法以窮究其本源。武斷既爲科學之蟊賊，然則人類社會之字典，永遠革除此兩字可乎。曰，是不能。武斷二字，實開闢科學世界之要素，增進人類文化之先鋒也。此說似新奇可喜或駭人聽聞乎，請言科學家與探險家之別。

科學家之態度，謂一切學問，須先從蒐集證據入手。證據既集，然後以純客觀的態度用歸納法以求其斷案。若證據不足，即須擱置。不得參與絲毫主觀於其間。不得武斷。不得行使自信力。此之謂

有科學頭腦之學者態度。

探險家之態度則反是。乃專對於無證據之事物，用堅强的自信力以武斷之。歷史上之英雄事業，不乏其例。試舉哥侖布以作代表。

大西洋彼岸之有大陸，果何所據而云然，理想而已。理想非科學也。在科學家態度，於航行之先則何如。必須知彼岸與歐洲距離之確實里數。我所乘之船，排水量何如，推進之能力何如，幾日可達。船之容積及貯藏量，是否與速率相應。燃料食料飲料，所能供給之航程，是否已超過航路之距離。又印度洋西瀉之熱潮，受非洲大陸之障礙，繞好望角直衝南美東岸而北上，再受墨西哥灣一蓄，遂橫渡大西洋，斜射西班牙海岸而入北冰洋，溶解層冰之一部分，迫令寒潮掠北美洲之東岸而下。冷熱潮交流處，常生海霧。海霧之來，若何應付。冷潮之經行路常帶冰山，冰山之來，若何應付，大西洋之貿易風，在何季節。風之來若何應付。船之排水量與載重量之調合若何計算。所載之物，過重之病何在。過輕之病又何在。海水所含之礦物質較多於河流，是以水之比重，洋海較大，而浮物力亦較大。船在內河載貨時，宜達船身之某度，出海則船身上浮，乃可適合標準度。凡此種種，哥侖布未必盡知。不知而貿貿然排衆議以獨斷獨行，是曰武斷。是曰冒險。冒險者何，即科學家領土外之世界是已。試思當日同舟之水手，欲縛哥侖布而投諸海，轉帆以歸西班牙海岸時，而哥侖布猶毅然不爲所屈。其主觀之

强，與自信力之大，實屬可驚。總而言之，舉凡科學家所認爲蟊賊認爲惡德者，彼實無一不備矣。然而結果乃乍令此世界放大數倍，俾各種科學因需要與助長而作長足之進步。誰實爲之，則哥侖布自信力之武斷致之而已。以此論之，則武斷又非科學之賊而爲科學之母矣。

三

凡評判是非或追求眞理者，若因果倒置，則結論必入於迷途。固也。然而因果固最易於倒置者也。譬諸一人，見鬼輒跑，問何爲而跑，曰因爲怕所以跑。此之謂倒果爲因。實則因爲跑所以怕。是以論事必先明因果，乃得眞相。但執因果相乘因果相生之說，則問題又不能如是之簡單矣。譬如問，人何以必須求食。曰爲餓之故。是則餓乃食之因，而食乃餓之果矣。若問，人何故而有餓。曰因爲吸入空氣中之酸素而食料消化故。是則餓又爲果，而呼吸爲因矣。若問，何故而有呼吸。曰，此乃機體活動之本能。是則呼吸又變爲果，而機體活動乃其因矣。以此追求，直須尋至原始所種之因子，乃爲眞因。自此因子既種之後，所生之果即是因，因亦即是果。循至今日，究竟孰爲因而孰爲果，已成不了之問題矣。又如戰爭之因，可以上追數級而至人口膨脹。人口膨脹之因，又可以上追數級而至於有男女兩性。但造物何故必用複式而造兩性。若採用單純式而祇造一性，豈不省事。則又必有其因。其因何在，雖

未可知，但知其必有。蓋人類之有兩性，乃是事實，事實卽是果，天下必無無因之果，是以知之。以此論之無有窮期。釋迦勸人勿造因，自是絕世聰明人語。然而晚矣。自原始之因子旣種之後，雖欲勿造而不可得矣。

四

中國文字之語助辭，如（焉哉乎也）等字，若善於運用，最能作表情之助。歐洲文字之於此類，只有兩種符號，發問則畫一雙耳朶（？）以準備接受回答。感歎則畫一滴眼淚（！）以表示傷心。如斯而已。中國之語助辭，其韻味實遠在歐文之上。更有雙疊及三疊者，尤能描出情態之神。閒嘗翻閱論語，計其中雙疊及三疊之語助辭共有四十餘處。雙疊如「久矣哉由之行詐也」「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歟」「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乎，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三疊如「鄙夫可以事君也歟哉」「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之類是也。三疊語助辭，用得最神完氣足者，莫如左傳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晏子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兩用「也乎哉」三字把一種肅穆而蜩强之態度，表現得十足。但是話雖如此。倘

若有人問我，三疊語助辭之運用，其規則若何，表情之神態若何，則吾眞無辭以對。因爲「也哉乎」不可，「哉乎也」亦不可，「也乎耶」更不可。問何爲而不可，則吾進一步之答復，亦只能曰「實在不可」而已。然而吾雖不能答復，但吾可以舉出一極好之例，以資比較。論語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一章，「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同在一章之中，兩句「亦各言其志也」。但下句多「已矣」兩字而成三疊。試比較而細玩之，自可見單用一「也」字，乃肯定之詞，「也已矣」三字疊用，則肯定後而帶有評判之意。

語助辭用得最多而文章最美者，莫如論語叔孫武叔毀仲尼一節。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凡八句，而用八個語助辭，可稱最多。然而文章眞美，極抑揚頓挫之致。子貢眞善於辭令者。

無語助辭之美文，莫美於項羽斬宋義之先，對軍士演說之一段話。凡二十句，一百十三字，每句禿頭禿尾，無一語助辭。宋義者，即項羽初起時，諸侯聯軍之統帥也。錄其文如下。但每讀一次，煞是費力。非用丹田的中氣不能讀。且必要按照我的斷句法，無圈處切勿停頓。否則恐有閉氣成噎之患。文

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幷力擊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擧趙；趙擧而秦彊，何敝之乘。且國軍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之安危，在此一擧。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眞可謂怒髮衝冠者矣。活畫一個拔山扛鼎之莽男兒。文章技術之神奇，有如是者。可見得一個人當動氣的時候，便不管「之乎者也」了。

非用丹田中氣不能讀之美文，尙有左傳襄十年晉人圍偪陽一段。當時老將荀罃不主戰。謂「偪陽城小而固，勝之不武，不勝爲笑。」但荀罃的兒子與及一羣少年軍官，則主戰甚力。隨後果然師出不利。且時屆雨水季節，若流潦一至，則晉軍之歸路卽斷，於是荀偃士匄請老頭子下令班師。荀罃氣極，拿起一把茶几扔在他們倆所站的當中，謂限你們七天之內破城，否則以軍法從事，越四日而偪陽破。其文曰，「汝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汝違。汝既勤君而興諸侯，牽率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憤懣與項羽等。但一是莽男兒氣概，一是老將軍態度，毫不含糊。文章技術至此，庶爲最上品。

地與月運行之軌道皆有畸零，故事實上無從造得一種十分精確之曆法。自有史以來，古今中外，曆法之改造不下百數十次。即以中國而論，自漢初以迄明末，曾改造六十餘次。但無論若何改造，亦不過「彼善於此」而已，絕對的善實爲不可能之事。陽曆以一太陽爲標準，舍月亮於不顧，尙易對付。中國舊日之曆法，並太陽與月亮而兼顧之，而太陽與月亮又各鬧撇扭，不肯隨人意。然而我先民仍能左右逢迎，造出一種盛水不漏之曆法，其慘淡經營之苦心，較於西方之曆學家，艱難多矣。

中國舊曆法之所長，在於潮汐有信，沿海居民，最稱便利。其次則朔望二弦，均有定準，無須强記。其短處則在於節氣無準，致農民只能以節令作計算，歲月幾等於無用。譬如夏至日乃晝長之極點，冬至日乃晝短之極點。此兩日一定，其餘之節令即可類推。但問明年夏至在於舊曆之某月某日，冬至在於舊曆之某月某日，除却翻閱曆書之外，一般人恐難答復。若以陽曆計，則我可以毫不遲疑的應之曰：夏至在六月二十二日，冬至在十二月二十二日，有差亦不出一二日。此則陽曆之所長矣。

又中國舊俗頗重視立春，所謂歲之首時之始者是也。昔日帝王，每逢此日，尙舉行一種典禮。試以此節作統計，視其名實果何如。計自乙卯至本年癸酉，即民國四年至二十二年，此十九年間

無立春者凡七年　四、七、十、十二、十五、十八、二十一、等年是也。

一歲而有兩立春者凡七年　六、八、十一、十四、十七、十九、二十二、等年是也。

只有一立春而在臘月者凡二年　九、二十、兩年是也。

只有一立春而在正月者凡三年，民國五年舊曆正月初三立春，民國十三年舊曆正月初一立春，民國十六年舊曆正月初四立春也。

由此觀之，則所謂歲之首時之始者，於十九年間只得三年略能名符其實，等於百分之十五。即一百年中只有十五年名實略相符。吾之所以用十九年作統計者因爲十九年間經過七次閏月之後，一切又周而復始，是爲「一章」。譬如民國二十三年，新舊曆之對照。又與民國四年相等矣。

今年之舊曆正月初十立春，十二月二十一又立春，明年則無立春，問後年立春在某日，尚須待查。陽曆則不然。譬如問明年之舊曆立春當在陽曆之某月某日。則我可以毫不遲疑的應之曰，在二月四日。又問後年舊曆之立春當在陽曆之某年某日，則我亦可以毫不遲疑的應之曰在二月四日。陽曆之所長，即在於是。

又一年之中分爲二十四節氣，平均每月應有兩節氣。但舊曆則殊無定據。即如民國十八年，五月十六日夏至。芒種在四月二十九，小暑在六月初一，故五月只有夏至一節。破壞每月平均兩節氣之規則。又民國二十一年，三月十五日穀雨清明在二月三十，立夏在四月初一，故三月只有穀雨一節。又破壞每月平均兩節氣之規則。若陽曆則絕對的無此等怪現象，每月例有兩節氣，上半年則在

於月之五日與二十日前後，下半年則在於月之七日與二十二日前後，萬世不易，此又陽曆之所長矣。其所以上半年與下半年略有參差者，則亦科學上之參差，非人力之所能相强。因爲地遶日之軌道微有偏跛，夏至前後地距日最遠，遠則其行緩。故春分至秋分需時一百八十六日强。冬至前後地距日最近，近則其行速。故秋分至春分需時僅一百七十八日强，相差七日有奇。若必欲以人力整齊之，反有悖乎科學矣。此陽曆之所以上半年少三日，下半年多三日，且立春常在二月四日，而立冬則在十一月八日而不在四日，其故卽在此。

（附註）　吾愛用太陽曆，但對於太陰曆猶是依依不舍。蓋讀歷代之律曆志，實心折先民之締造艱難也。郭守敬徐光啓之天才且勿論，卽如漢之洛下閎，晉之虞喜，南北朝之何承天祖冲之，隋之劉孝孫，唐之李淳風僧一行，徐昻，五代之王朴，其天算學之所造詣，不亦令人可敬耶。自漢之太初曆三統曆，卽已發明「章歲至朔同日」一語。後此之律曆家，咸奉此語爲造曆之金科玉律。若爲之作註疏，則曰每十九年爲一章，是歲之冬至日應在十一月初一是也。太陰曆以月亮爲主體，千變萬化，但每隔十九年卽復與現行之太陽曆相吻合。譬如各個人之生日在陰曆之某月某日卽陽曆之某月某日。至二十歲生日時，陰曆陽曆又相合矣。奉行陰曆者，若活至一百歲，可得五次準確之生日。卽二十歲，三十九歲，五十八歲，七十七歲，九十六歲是矣。

六

相命之說，若以之言休咎，自是迷信可笑。然而此種學說，可以迷數千年之人而起其信心，此中亦必有道理。余信相法而不信算命。所持之理由至簡單。譬諸一小孩與一小狗並坐，余一望而可以辨別孰爲人而孰爲狗。若將小狗之生辰八字寫與推算者，吾不信有人敢判之曰狗也。

相術發達甚早，人所共知者則有孟子「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一章，二千有餘年矣。周秦諸子之言及相術者甚多。左傳國語尤所數見。如「蜂目而豺聲忍人也」「長項而烏喙，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共安樂」之類，不勝枚舉。大抵相人之術，不外從生理學及心理學之兩方面而所積得之經驗而成。見羔羊而知爲馴良，見虎豹則知爲兇暴，此乃骨相學之所由起，生理學之範圍也。羞憤則容赤，恐懼則容白，此乃氣色學之所由起，心理學之範圍也。但有時事尚未來，本人且未及知，無心理之可言，而乃表現於氣色，則又何說。此即所謂「潛意識」之作用。人類原有此種本能。即其他之動物亦多有之。此種意識，潛伏於身體內，不時發動。但潛伏於何處，至今猶未能得其眞象。譬如父母兄弟姊妹有大故，遠道之同氣者每有所感覺。此則似乎血統之相通，由生理而及於心理。但有時本身之大危難，事前即有坐臥不寧之異狀，則又似乎此種意識乃潛伏於靈明，由心理而及於生理。究竟此種

意識潛伏於何處，他年必有能證之者。

中國醫術曰「望聞問切」此中具有至理。望其神色，聞其聲息，問其感覺，切其血脈。望乃首要，聞問次之切不過作望聞問之補助而已。病人是否有死相多經驗之冷眼旁觀者每一望而知之。此亦相術之一種矣。是故吾信相術。吾用之以助趨避，非用之以卜休咎。暱兇虎而狎蛟龍吾弗爲也。何則，因吾以骨相學察之知此物之不能狎暱故也。

七

人生之意義，若從報施方面言之，可以說我們負着三種應該償還之債務。

（一）曰對於大社會之債務。所謂大社會卽人類社會。一部世界史千頭萬緒，但以一語概括之，卽人類活動之記載是已。活動之目的亦千頭萬緒，但以一語概括之，卽曰爲生存而活動是已。圖生存之工作亦千頭萬緒，但以一語概括之，卽曰自原始以至於今日，抵抗自然界威力之襲擊，未嘗間斷是已。雨雪風霜雷電水旱寒暑晦暝，無時無日而不壓迫於吾人之頭上。若一事抵抗不了，則生命隨之。吾人今日有房屋可以蔽風雨，衣服可以禦寒，說來似甚簡單。但此種成績，吾先民不知歷盡幾許艱難辛苦得來吾人乃得而享用之。一面享受先民之所施予，一面亦當思略有所增益，有所貢

獻，以貽後人，歷史乃可得而賡續也。古人著書，其動機何嘗在版權，毋亦償還大社會之債務而已。

（二）曰對於國家之債務。原始社會之活動，可以說十分之八九爲抵抗自然威力之襲擊以圖存，其後生息漸蕃，社會之情事亦漸複雜，於抵抗自然威力襲擊外，又須抵抗强有力者——敵人——之襲擊，而國家遂以形成。譬如一人入余家，紾臂而奪余食，剝余衣，佔據余之家屋。若余力不足以勝之，只好退避以任其所欲。孔武有力之人，足以制吾死命者奚止千萬。似此等事，實無時無日而不可以發生。無奈此種舉動爲國家所不許，故强有力者亦莫敢侮余，余之所以得安其居而樂其業者，國家之力也。既享受利益，當思所以維護之。此債宜償。

（三）曰對於家庭之債務。動物之愈高等者，其肢體之本能愈薄弱。豕之生也，墜地即能行走。牛則數小時。貓則十數日，人則歲餘。而生而棄諸野，吾敢斷其不足以自存。且社會愈複雜，求知之程度亦將愈高。少小之呵護，長而就學，其勞力與費用，出自何方，家庭之給養也。吾人今日，得以批評家庭組織之良否，此種知識，何自而來，家庭之所賜予也。苟無提攜將護者，此皮囊早果野獸之腹；不入學且爲文盲，遑論評判制度。故提攜將護之德，使我不能忘情。此債須償。

凡此三事，有名之曰義務者。但義務二字太輕鬆，因爲義務云者，可以做可以不做。梅蘭芳唱義務戲，不唱亦何妨；至於債務，則非還不可。綜計社會國家家庭之所以惠我者太大，享受而不圖報，自

豈不安，因名之曰債務。

八

童謠乃社會心理之結晶表現。以今義釋之，殆即所謂輿論矣。如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又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又如千里草，何青青……之類，皆所謂童謠也。大抵三百篇之「風」與「南」其不得作人之主名者，類多童謠。所謂十五國風云者，即十五國民衆之局部心理表現而已。即如近代各府州縣之里巷歌謠，關於女兒之苦，媳婦之難，翁姑之頑，苛政之猛，各種心理，莫不充分表現。蓋以人之心靈受一種猛烈激刺之後，或大哭一場，或大笑一陣。迨痛定思痛或得意忘形之時，每發爲謳語以詠歎之以自舒其胸臆。就生理及心理之兩方面言之，大哭一場固辛苦但大笑一陣亦何嘗不辛苦，長言永歎，爲己非爲人也。迨歌曲既成，他人有受同等之激刺者，自覺此歌實先得我心，遂假借以舒其胸臆。展轉相借，而「謠」之地位乃成。故余尊之曰社會心理之結晶表現，非虛言也。是以古之聖君賢相，凡關心民瘼者亦知重視里巷歌謠，蓋認識其爲社會心理之結晶表現故也。

九

動物之生存競爭，唯恃力與智。力屬於生理而智則屬於心理。就弱肉強食方面言之，力爲尙；似乎生存之要素，端賴軀體雄偉。但世界上之小動物猶在滋長蕃衍中，而太古時代龐然大物之飛龍飛鼉則早已絕種矣。以此論之，智爲尙似乎生存之要素端賴趨避靈巧。但吾以爲優勝之根本條件，尙有超乎力與智之外者。

人類之所以能宰制萬物，首在生理上之有彈力性，故最適於生存，能生存而智慧乃可得而施也。凡羣居動物必不能獨處，索居動物必不能集羣，唯人類則羣居獨處兩無不可。凡肉食動物必不能芻食，芻食動物必不能肉食，唯人類則葷食素食二者咸宜。是以雖野花滿山，而失羣之蜜蜂，不崇朝而即斃。然高人隱士，棄城市而遯迹荒山，非唯不即斃，或更可以延年。不得狐兎之虎豹，雖日遊於芳草連天之郊原，行將餓死；反之無水草之牛羊，雖日與雞犬同羣，無濟饑荒。唯人則肉糜也可，菜根也可，淸水豆腐亦無不可。無論飲食與居處，俱能伸縮自如，此之謂生理上之彈力性。

吾因是而發生兩種感想：其一，所謂「社會制度順乎人情」一語，似不甚圓滿。何謂人情，人類生理及心理之彈力性既如上述，則社會若易一新組織，定一新制度，行之既久，又安知習慣之不能改乎常度也。然則謂中國社會之組織以家族爲本位，與蘇俄制度絕對不能相容之說，未可恃矣。其二，可見人生事業，生理上之關係最大，而心理次之。亦即心理上之變化可隨生理而轉移是也。歷史

上之英雄事業，其動機實甚平凡，出人不遠。但何以他人見及而不爲，而彼獨爲之，卒成豎子之名，其故安在。於斯可見，凡成大業者首在精力彌滿，精力彌滿則精神强固，精神强固則遇事不畏難，不苟安，不反顧，不能有暇。是故英雄事業之動機，在精神懈惰者雖或有同一之見地，然不能即知即行，稍縱即逝矣。

自信力之强弱，每與身體之强弱爲緣，勇氣者何，即自信力之實施而已。故凡神經衰弱者無不怯。雖則曰兒童不識虎故不畏虎，迨知識愈多，則徘徊審顧之程度亦將愈深。斯言也，就「知」的方面言之，不無幾分理由，若就「行」的方面言之，則仍繫乎年齡之少壯與老弱。因爲一般人之平均統計，不見得知識定與年俱增，而勇氣則定與年遞減。可見人生仍以生理爲主要，因生理能支配心理故也。

一〇

清高宗作太平天子六十年，閑暇無事，因常得肆情於山水間，且到處留題。其作品有「夕陽芳草見游豬」之句。眞可謂妙想天開。夕陽芳草下而可以著一「豬」字，此帝王之所以爲帝王也。然而亦不必大驚小怪。須知帝王自是生於深宮之中，豈同田家子。彼與老豬相見之機會原甚少，乍見

此物之態度雍容，舉趾閑雅，自覺新奇可喜，可以入詩，亦固其所。

民國十四五年間，一日敘於友人家，偶舉此事作譚助。僉曰妙，不可不略爲渲染以廣其傳。於是展紙作畫，姚茫父畫夕陽芳草，王夢白畫豬，各盡其妙，佳作也。畫既成，茫父更題試帖詩一首於其端，妙緒橫生。詩曰

賦得夕陽芳草見游豬（得游字五言六韻。）

不覺悠然見，羣豬正爾游。夕陽隨地沒，芳草接天柔。隴外牛羊下，望中山水秋。尾搖紅闇淡，蹄認綠夷猶。有幸陪龍伏，無端助鳳樓。不因書寫誤，句向御題求。

此一首可稱試帖詩之正格。游字謂之官韻。官韻必須押在第一聯或第二聯。前四句謂之破題，須把題目字全數嵌入。如首句嵌「見」字，次句嵌「豬」字「游」字，三句嵌「夕陽」二字，四句嵌「芳草」二字是也。若能把夕字與陽字分開，芳草與草字分開，勿聯嵌，則更佳。故此詩若在科場裏，中則必中，但不能得元矣。又第三聯謂之領起，故第五句以「牛羊」襯「豬」字，第六句以「山水」襯「草」字。且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又可以照應夕陽。第四聯謂之拍題，寫豬之正面，而第七句以「紅」字貼「夕陽」，第八句以「綠」字貼「芳草」，此一定之格局也。門技巧於文字之外，束縛性靈，科舉之可惡卽在此。然而此乃文章技術之一種，韻文之一格，故無論如何，在中國文學史上

亦佔一位置。

詩之起句「悠然見」三字，亦須附帶說明。當日席上有述某公之近事者曰，某公自解甲而至於挂冠以還，邇來過其林下歲月，頗好爲詩，尤以擬陶之作爲特多，蓋心儀靖節之爲人，且每以陶淵明自況云。聞者曰，陶與某之品格及其生平，相去太遠，未免擬不於倫。其人曰不然。兩人之品雖不同，而形則有極相似之一點，某斜眼，陶亦斜眼也。問某之斜是矣，陶何以知其然。曰有詩爲證。陶之「飲酒」詩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諸君思之，面東而得見南方景物，非斜眼其能若是乎，且可斷其必向右斜也。此姚作悠然見三字之所由來也。

二

花草之名，每因俗人亂呼而漸迷其本眞。如楡葉梅之爲唐棣，扒山虎之爲薜荔，黃刺梅之爲薔薇等，不勝枚擧。物之名乃唯人所命，原非生而有之，古人呼之曰唐棣，後人亦何嘗不可以呼之爲楡葉梅，斯固然也。但吾人讀詩經而知有唐棣，讀楚辭而知有薜荔，不知何年何代而此物失踪。實則何嘗失踪，卽在目前，豈不令人迷惑耶。每見小學校之庭院，其木牌所以標示兒童者，亦曰扒山虎也，楡葉梅也。花匠不足道，負師保之責者又何必迷惑兒童。豈得謂今之兒童永不會讀詩經楚辭，將不患

其發生疑問也。

中國人最好更易固有之名，而以地名爲尤甚。致令後之讀史者多費幾許精神，非細事也。即如南京，凡十有一名曰南京金陵秣陵建業建鄴建康江寧潤州昇州白下應天是也。此不過據記憶之所及，或尚不止此。然而羅馬，耶路撒冷等，吾未聞有二名也。此則中外人最相異之點矣。但此等無意識之舉動，不能盡歸罪於文人。試思自民國政府成立以來，尤其是黨國政府成立以來，地名之更易，實較於任何時代爲尤甚。此皆出自嶄新人物之手，不得謂文士之矜奇矣。最堪捧腹者莫如辛亥革命後，易廣州之永清門爲永漢門。此雖俗父，絕不思索永清二字之作何意義及此門之始自何年。徒知漢人已革滿清政府之命，則凡是「清」字或「滿」字悉應以「漢」字易之而已。今廣州之城牆已毀，無此門矣。但原有之永清門大街則猶曰永漢馬路也。永漢二字最足以暴露當事者之不學無術，眞可謂僋態可掬者矣。不特此也。假令清華學校設在廣州，當早已易名爲「漢華學校」。民國三四年間，曾親聆一志士正其色而道之，深以此名之不易爲大奇事，實俱在殊非理想之譚。充其量可以「漢風徐來水波不興」及「春水漢四澤夏雲多奇峯」也。

三

中國人喜多名，最爲無理。有父母之所命，是曰小名。既冠而易之，謂之字。有朋友之所稱呼，謂之號。死後易名謂之謚。謚之意義原甚好，蓋以其人之道德學問及其生平，咸認爲對於社會或國家有相當之勞績，或可作人羣之模範，至此已告一結束，且更無晚節踰閑，爲盛德累之虞，於是以羣衆心理之公斷，用一字或兩字優美之名詞以稱之，用表景仰而誌不忘。此所謂蓋棺論定，用意至公道，而精神亦極莊嚴。如陶潛既歿，學者咸稱之曰靖節先生，此其例也。宋元明諸大儒既歿，而由後學擬謚者甚多。考死後易名之事，其法甚古。如論語之孔文子，又孟子所謂名之曰幽厲之類，可見此等事實出自羣衆之公斷，而非一二人之私意也。下逮唐宋以至於今日，法雖猶存，而精神則已變遷矣。如何而後可以謚曰「文」，如何而後可以謚曰「忠」，完全以呆定之「資格」論，並非以客觀之「人格」論，且更反其道而行之。如靖節先生等類，原出自衆人客觀之尊稱，或褒或貶，各自有其精神之所在；如「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何等嚴重。至今讀之，猶凜凜有生氣焉。循至後世則但憑帝者一人之主觀以爲衡，「謚」之意義至此遂變爲賞賜之具矣。然此猶得曰凡定謚必經閣議公決，然後進呈取旨，非帝者一己之意。但一方面須因依出身之資格，一方面又須迎合帝者之心理，已無復客觀景仰之精神；至於以「蓋棺論定」而變爲「生前上尊號」，則更屬無聊可鄙。漢魏之世，帝者謚號尚不過二字。至唐高宗改謚太宗爲「文武聖」皇帝，始用三字。天寶末，又加

至七字，追元宗肅宗之殁，皆以九字易名，去古愈遠矣。北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追附列祖之謚爲十四字；五年又增加二字爲十六字。至於神宗之尊號，則生前累加至二十字，曰「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神宗皇帝並神宗兩字則爲二十二字，舉天下優美之名詞而集於一身，實亙古所未聞。「背時文人多別號，」猶是新陳代謝，非同時而並存。至於上尊號實臣僕之獻殷勤以爲諂諛之具，於帝者無責焉。春秋之義譏二名，以二字成一名猶且譏之，以其妨礙記憶及書寫之費時也。是以漢魏之人名皆一字，無二名者，服膺春秋之義也。

一三

南宋張世南之遊宦紀聞，謂「欲知一歲中每月朔日是何甲子，但取九年前次月望日即是。」用此法細按之，實毫釐不爽。若以之逆推，如民國九年庚申，舊曆正月朔乃戊申；則民國元年壬子，舊曆二月望必爲戊申。又如一九二九年己巳舊曆正月朔乃丙戌，則一九二一年辛酉舊曆二月望必爲丙戌。又如舊曆之本年本月，即甲戌年十二月朔乃辛巳，逆推至第九年十二月之次月，即丁卯年正月望亦必爲辛巳是也。彼之所以八年既滿而朔望甲子恰相對於次月者，其理如下。

月繞地一周非三十日，乃二十九日十二小時強，是以平均兩月之中必須有一月小盡而十五

乃得月圓。地繞大陽一周乃三百六十五日六小時弱，（欠十一分十四秒乃滿六小時，）今先不計所差而但以六小時算，則一年十二個月卽令每月各爲三十日，亦只得三百六十日，尚欠五日零六小時，今以將就月圓故，年中有六個月小盡，則一年少卻十一日零六小時矣。第一二三年共欠三十三日零十八小時，置閏一月，尚欠三日零十八小時。第四五年又積欠二十二日零十二小時，加上舊欠之三日零十八小時，共得二十六日零六小時；置閏一月，又預支三日零十八小時。第六七八年又積欠三十三日零十八小時，置閏一月，尚餘三日零十八小時，以之補償第五年置閏之預支，其數恰盡。此所以相對在八年既滿也。至於本月朔而與八年前之次月望相對，則因甲子以六十而一周之故。

八年三閏，以日計似是無餘，而所差實尚大，必至十九年七閏之後，所差乃減至較微，此所以十九年爲一章，「章歲至朔同日」一語，遂爲我國厤算家之金科玉律。前漢書律曆志曰：「朔旦冬至，是謂章月。」後漢書律厤志曰：「至朔同日，謂之章月，積分成閏，閏七而盡，其歲十九，名之曰章。」宋度宗咸淳六年庚午十一月三十日冬至，至後爲閏十一月。當時臧元震以爲大誤，其說曰，「理宗淳祐壬子數至咸淳庚午凡十九年，是爲章歲，其十一月是爲章月，以十九年七閏推之，則閏月當在冬至前，不應在冬至後。以至朔同日論之，則冬至當在十一月初一，不應在十一月三十。今以冬至在前

十一月三十，則是章歲至朔不同日矣。若以閏月在冬至後，則是十九年之內只有六閏矣」云云，其說可謂深切著明。於是乃命陳鼎等修改現行之「會天曆」，（理宗寶祐元年所頒行者。）咸淳七年乃頒行「成天曆」云云。臧元震之說帖又稱「一章之內加七閏月除小盡積日六千九百四十或六千九百三十九」云云。若以現行陽曆計算，十九乘三百六十五為六千九百三十五，每四年閏一日，二十年共閏五日，合為六千九百四十日，置閏例在二月，若計算在第五閏之先，則為六千九百三十九日，與古法恰相合，始知以十九歲為一單位，實舊曆之原則也。

現行陽曆每四年置閏一日，亦作六小時計算，實則每年預支十一分十四秒，故每四百年間，須少閏三日。但仍有差，須至四萬三千二百年，其數乃盡。此乃按十一分十四秒之說計算也。然而此說，近代似微有異同。要而論之，無論某種曆法，亦無時而不有差，只爭數目之大小而已。

一四

顏色之與生理學關係甚大，以下等動物證之，如牛見紅色則暴怒；故西班牙之鬥牛者，以紅旗一揚，牛即怒背欲裂而犇觸之。但猴獮見紅色則動性慾。同是一顏色，而生理上所受之衝動則異其感應矣。唯人亦然。各人之好尙不同，而愛憎之心即緣是而起。譬諸男女間，妻愛青色裳衣，而夫則以

綠爲美。客廳之墻壁宜用某種顏色，飯廳宜用某色，寢室宜用某色。牀帳窗簾，桌布椅披，宜用某種顏色爲之配。若夫婦間之觀感不同，則一人感覺愉悅，一人以爲刺目不安；入此室處，隨時均受激刺。不察者以此等事爲無足重輕，豈知愛情即可以由此而崩潰，非細事也。唯聲亦然。李自成得陳圓圓，令歌以侑觴，圓圓爲歌驚夢，甫按拍而發「裊晴絲」三字，自成即皺眉曰，卿貌甚佳，何聲音之靡靡難耐也。令輟歌而易一人歌秦腔，乃色焉以喜。以是知人之好尚，雖萬有不齊，舉其大別，則在乎腦筋之粗細。即以聲色言之，聞見而感覺愉快者何也，必此聲與此色能衝動其腦筋故也。感覺之謂何，即神經受刺激而已。是以馬來之棕人，西印度之紅人，非洲之黑人，其婦女之裝飾率皆大紅大綠。蓋以其腦筋較粗，非銳利之顏色衝之不動，雅淡妝飾，彼將熟視而無所覩矣。聲音亦復如是。蠻族之樂歌，類皆繁響嘈嘈，非如此不足以動其聽覺。此李自成所以聞「裊晴絲」而蹙額也。

一五

中國北方之建築，以房屋環繞花園；歐美建築，則以花園環繞房屋。以房屋環繞花園，遂生出迴廊曲檻之美；以花園環繞房屋，遂生出四面玲瓏之美。此東西人類美術思想之兩絕對也。凡事物之成兩極而對峙者必能並存。如陰陽，晝夜，寒暑，正反之類皆兩絕對也。不可偏廢，必能並存。是故中國

建築術與歐西建築術，無論在美術史上或建築史上，各能佔一位置。何以故，蓋以斯二者之地位，形成兩極而對峙故。

至於上海洋場之三樓三底，廣東鄉村之三間兩廊，在美術上既不成格式，在規模上又不成體制，故無論在美術史或建築史皆不能佔位置。蓋以其界乎兩極對峙之間，兩不相屬，而又不能調和故也。

然則所謂「中庸之道」，其殆將不能存在矣乎。曰惡，是何言。中庸之道，大道也。天下之正義也。赤膊之與重裘形成兩絕對，而中庸之道則袷衣也；赤日當空之與長夜漫漫形成兩絕對，而中庸之道則初陽與夕照也。即以建築而論，若有人能於東西二者之間，獨出心裁，創一新格式，能兼收二者之所長，又能調合而和諧之，庶幾可稱爲東西兩建築術之中庸。若上海洋場廣東鄉村之屋宇構造，殊未足以登大雅之堂，無地位之可言，去中庸之道更遼乎遠矣。平心而論，以貴族階級之府第或別墅言之，則中國之重樓幽邃，複道縵迴之結構，可以毫不客氣的自居世界第一位；世界之人亦必無間言。唯中國之鄉村與外國鄉村較，殊覺汗顏耳。

一六

自歐戰以後，世界之經濟組織，根本動搖，其影響竟以最大速率傳遍於人類社會，於是家庭觀念，亦隨之而搖動。產兒限制論，遂爲應時而起之一大問題。然而不幸，此問題之爲消極的也。凡事之先知先覺者必屬於知識階級；若遇積極事件，則智者導於前，羣衆隨其後，此乃進化之正軌，亦世界之所以向榮。

唯產兒限制論之起，吾知感覺此說之必要而率先實行者，必爲思想敏銳之人；若下層社會，則依舊率其本能孳孳而動，隨天機之生滅而已。循此以往，不及數百年，而優種或將有淩夷之患。據吾之日記，一九二七年美國優生學會之調查，謂上流家庭之生產率，與十年前比較，爲四・五與二・九之比云。當日之所謂十年前者，卽歐戰以前，今距其調查後又八年矣，優種之退步又不知作何比例，是則可憂也。

近來世界各國，多提倡廢止死刑。據一九二八年之調查，已廢除死刑之國家：歐洲則有荷蘭那威瑞典葡萄牙羅馬尼亞呂菲亞陶立宛；南美洲則有阿根廷古巴哥侖比亞亭都拉烏拉圭。此外尙有丹麥芬蘭比利時三國，多年未執行死刑，實等於廢止。一八七四年瑞士之憲法，首先明定廢止死刑，是爲世界之最先國。其憲法之本條有一但書，謂各區仍有執行死刑之自由云。然實際上，全國十五區中之五區，自憲法頒布後，從未處死一人；其餘十區，於過去四十年間，只刑七人而已。又美國四

十八省中，有八省已除死刑。意大利原於一八八九年廢止，但近年屢次謀殺首相慕索里尼，故自一九二七年始，恢復死刑。但只限於謀殺國王及首相者，其餘不在此例。

齊之以刑，原是不得已之所爲，若民德日進，則小懲而大戒可矣；人生實難，豈必殺之而後快。然此乃死刑之應否廢止問題；能否廢止，又別爲一問題矣。今日之中國，只配譚能不能，尙不配譚應不應。待他日國人動極思靜，回頭讀四書五經，把「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一章，熟讀以至於心領神會時，庶幾可以譚應不應矣。中國之論語出版在瑞士頒布憲法之前二千四百年，惜乎非舶來學說，國人不之信也。

一七

西哲謂習慣爲第二天性，中國普通用語曰習慣成自然，其意義正同。宋儒所謂變化氣質，其意蓋謂改良習慣。但「氣質」兩字，以字義釋之，則近於天性矣。意義實不甚明瞭。

改良習慣，眞不容易，因自覺其不良而思改造時，則已成爲第二天性矣。非具大智慧者恐不易言，可提也。故愼之於始，實爲寡過之不二法門。

人類爲世界最高等之動物。乃人類之自道，未可厚信；若以超人類之慧眼觀之，斯語未審果能

成立否。兇狠如虎狠賤如狗，有誰曾聞某處虎狠互鬥，噬殺百數十頭，陳屍於野；又有誰曾聞某處之狗互鬥，噬斃十餘隻，血濺通衢。唯人類則何如矣。他勿具論，卽以一九一四年之歐洲大戰言之，執干戈以赴疆場者計六千五百萬人，戰死者八百五十四萬三千五百一十五人，負傷者三千七百四十九萬又三百八十六人，間接而死者則無可稽考矣。世界最高等之動物，固如是耶，實嗜殺之動物而已。

晚唐五代之亂垂百年，殺人如草芥，不但殺人者不動心，卽被殺者亦不動心。人民咸以干戈爲經常，承平爲例外矣。宋太祖有見於擁兵者之不祥，極力裁抑軍閥。至仁宗初葉西夏趙元昊叛變消息傳來，文武百官發言盈廷，倉皇失措之情狀，活現於靑史；斯時上溯五代，僅六十年間事耳；而士氣之弱，人心之柔，竟已若此。然則謂嗜殺乃人類之天性，又不能無疑，愈可證人類彈力性之大。蓋以人類本羣居動物，亦感情動物，好羣居而富於情感，結果最易於盲從，證於歷史上之羣衆運動可知。每一運動之起，主義雖極偏跛，但潮流可趨，雖有智者亦不能自外；所謂以理智尅制情感云者，乃個人之修養問題，非所以喻於羣衆耳。人類之天性乃如此，是以「人治」問題，根本上實較「法治」爲優；得一聖君賢相而天下大治，彼歷史之告我者，固不乏其先例也。奈聖君賢相之不易得何。「草上之風必偃」一語，眞能把人羣社會形容盡致。

一八

中國風俗之祀神，與其謂之迷信，毋寧謂之娛樂。如清明則春服既成，且值嫩綠浮天，亂紅遍野，踏青郊外，誰曰不宜。端午節天氣炎熱，競渡爲適。七夕乃氣候新涼，殘暑未盡，聚家人婦子，剝瓜果於中庭，輕羅小扇，笑語雍容，復有自然界之耿耿星河，金風玉露，致足樂也。中秋節則正是已涼天氣未寒時，舉杯邀月，對酒高歌，亦人生之樂事。重九則秋高氣爽，與二三知己，攜果餌以作山遊，非唯風雅宜人，抑亦深合乎養生之道。歲時伏臘，則五穀既登，隻雞斗酒，以自犒其終歲辛勤，正所謂歲晚務閑，相與讌飲爲樂。凡此諸事，與印度希臘羅馬之祭節比較，正可見彼迷信而我豁達耳。

清明七夕中秋重陽各節偏重於家庭娛樂，唯端午競渡則帶社會性。又各節背景多含半神話之故事，唯中秋則純屬欣賞自然。雖則有廣寒宮殿之說，然此乃月之神話，非中秋節之神話也。各節之娛樂方法不同，無一而非具優美性。此種良風俗，如之何其廢之，亦曰不學無術而已。變其政不易其俗，先哲所訓；英國人最能得此中三昧，可謂禮失而求諸野。若知所求，猶將勝於不求者。

又中國祀神之俗，與其謂之迷信，毋寧謂之崇拜英雄。如關公廟，岳王廟等，遍於國中。其人則中國先民，其事則垂諸青史，並非三頭六臂飛行絕迹之怪物也。但相沿之習俗則曰，神道正直，人如正

直則殁後可以爲神，其論斷法乃如此，視「人」「神」爲一體，無有二端。然則其膜拜之客體爲何物，亦曰「正直」而已，「英雄」而已。希臘羅馬埃及印度之古代史，其神道主觀何嘗有此。更有道家之神仙，其對象亦猶是人類。總之自印度思想未入中國之先，人民之所信仰所崇敬所膜拜之客體之對象，固未嘗出乎人道之範圍。即如社稷神土地神之類，其客體雖或爲頑石等物，但膜拜者主觀之對象仍是正直之神，此神之前身即正直之人，其思想與理論，固是一貫。要之總不出崇拜英雄敬禮賢者之心理而已。

一九

凡物之可以充食料者，定質曰食，流質曰飲，夫人而知之矣，如飲酒飲茶飲水飲湯之類是也。唯於藥則不曰飲而曰食，「飲藥」則爲服毒自殺之意，此例外也。又中國文字之運用動詞，最爲神妙。即以「飲」字言之，服毒謂之飲藥，剸刃於腹謂之飲刃，中槍謂之飲彈，中箭謂之飲羽，謂箭貫其胸而及於箭末之羽毛也，太厲害矣。刃彈箭等皆實物，硬硼硼如何能飲，然而飲矣。

又如自殺一事，其所運用之動詞，眞有妙到秋毫顚者，如伏劍仰藥蹈海投繯等是也。試細細玩味其所用之動詞，便知其妙。持劍自殺，唯恐手軟無力，乃以劍擬胸，身體向前一仆，劍自貫胸，是謂

「伏」劍。調鴆於盞，持向唇邊，閉目而把脖子一仰，是謂「仰」藥。唯平地乃可蹈，蹈於水面，如何能立，是謂「蹈」海。以繩或帶做成一圈，套納頭於其中，是謂「投」繯。凡此諸動詞，眞能把自殺者最後一秒鐘之神態刻畫出來，是不容易。

中國文學上以形容詞移作動詞用，最爲普通，如「紅了櫻桃綠了芭蕉」之類是也。說者謂中國字太少，不敷所用之故，殆未必然。如晉公主語王戎曰「我不卿卿，誰更卿卿」，「卿」字原是名詞，但此處之疊字，下一卿字借作代名詞，上一卿字借作動詞，豈亦不得已之所爲乎。中國字縱貧乏，亦何至於並此等動詞而無之。

名詞借作動詞用，亦甚普通，如滅人之國曰「屋其社」之類是也。唯「母儀天下」之「母」字含義最豐。其意若曰，「示爲母之儀表於天下」，此一「母」字兼有動詞及形容詞之兩種作用。或可以訓作「以母德儀天下」，以「儀」字作動詞亦可，但此訓恐不免有強解之嫌。似此等類，究竟是文字之幼稚抑文章之極軌，吾不敢言。無論左右袒，吾均可以提出一篇有力之訴訟詞也。

二〇

年來學術界對於術語統一譯名統一之工作已漸提起注意，此亦差強人意之一事。古人用字，

豈但對於名詞須有一定之標準，即動詞亦復如是。

歸元恭先生曰『地理志所用之動詞，均有定則。凡所穿行之地皆曰「歷」，經其界曰「過」，更一省曰「入」，入必書縣或衛或驛，詳道路也。從間道而至曰「達」，省會曰「至」，達終點曰「抵」。』凡所云云，眞能對此諸動詞下一科學的之定義。舉凡諸史之地理志，各省府縣志及顧祖禹之讀史方輿紀要，莫不遵守此例。可見古人爲學，其科學的精神之嚴格，誠不可評。至若淸初考據學者，其科學規律之謹肅，更無論矣。

殺人之動詞如殺，戮，誅，殲，屠，宰之類，不勝枚舉。春秋僖十九年「夏六月己酉，鼓用鄫子於社」，擂起大鼓來，用了他。又昭十一年「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以「用」字代「戮」字，最是新奇可喜，爲羣書所無。

二

貢舉之制，始自漢朝，就孝廉賢良方正有道等科目觀之，自是以人格爲重。但欲知其人之品格，一面須聽諸輿論，一面須憑考察，賢不肖乃可得而別也。故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此之謂矣。若只憑文章以爲衡，是不曾據本人之自白以定去取。盜賊奸宄，亦何嘗不可以作忠孝

節義之談。是故憑文取士，已屬笑話；至於謄錄關防，則更等於暗中摸索矣。欲爲國家舉賢才，而以暗中摸索出之，寧非滑稽。關防之制，始於北宋。眞宗景德四年，考試進士，始設關防所以杜請託也。又大中祥符八年，始置謄錄院，所以杜偏私也。史稱「所取士只較一日之藝，雖杜絕請託，然置甲等者或非人望。」當日已如此，後世更可知。所以科舉制度終至不能存在，勢使然也。

科舉制度，其取士之標準爲何如，別爲一問題，此乃屬於手段方面；至於此制度之精神，誠未可厚非。自由競爭，科舉之所長也。使全國之智識階級散而不聚，鄉村與都市得以保持發達之平衡，尤爲科舉制度之特長。俾士麥之治德，其最大精神卽在於此。當今才智之士，皆集中於都市以討生活，是以「出路」二字，幾成人生之最大問題。試問科舉時代，曾有「出路問題」之一語句否，誠未之或聞。方法或手段儘可隨時更改，唯此制度之精神則眞可師耳。拔擢之與分配，宜兼籌並顧，庶可稱爲政治家。

二二

世界之動物，人稱最靈。然靈巧實煩惱之媒，與他種動物較，誰苦誰樂，正未可知。除牛馬之被人驅使，雞豕之被人宰割，此乃人類之罪惡，別爲一問題。試以燕雀而論，彼等之衣食住均無足慮；毛羽

為衣，得自天賦。食則俯拾卽是。住則夫婦共同工作以築新巢，巢成，則將其雛哺養之職以羣雛之羽毛豐滿為限度。此外則優悠自適，樂彼天和，舉凡人類之一切苦惱，彼無一焉。人類誠為最靈之動物，但是否為最樂之動物，未可知矣。唯問人生之意義為鬬巧耶，抑為安適耶，則此問題可以下判斷矣。

惠施謂莊周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蓋謂其主觀之難為據也。莊周答之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亦謂其主觀之難為據也。主觀誠不足據，但客觀亦何嘗可據。是以埃因斯坦之相對論，首重「坐標，」坐標者客觀之標準也。無坐標則渾茫無迹，是謂無物，更何觀之可言。唯坐標隨時均可移易，位置變動，輒觀察全非。善惡是非苦樂成敗，字面上雖形成兩絕對，然實只是「相對的，」」應先以「人生意義」為論斷。但人生意義根本於「人生觀，」人生觀則每隨環境，學問，年齡，為轉移。由此言之，「客觀」雖為科學之根本大法，唯坐標之立，端賴主觀。是則苦樂善惡，果何所憑依，「相對」而已。

然而坐標亦非絕無定律者，以「國民」為羣衆之坐標，「國家」為國民之坐標，「領土」為國家之坐標，似是無可移易矣。當敵兵壓境之時，國民之意義如何，斯時之人生意義自可因環境而定之。但是環境雖劃一，奈學問之不劃一何。或則以「黨」為國家之坐標，黨費由國庫支出；或則以「民族」為國民之坐標，證文化於史乘。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此「相對論」之所以顚撲而不

能破也。

二三

東坡洗兒詩曰「但願我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是疾世語；曾文正曰「唯懵懂可以祓除不祥」是悶世語。人但如呂端之大事不糊塗斯可矣，小事何必太聰明。察察者只不過具有「聰明性」能把聰明藏而不露乃真「聰明人」。語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鬼亦豈無所事，何必不憚煩而瞰人之室，斯可知矣。

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一章，不察者以爲是「隨遇而安」之意，謂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無所不可，此大誤也。苟如是則孔子之人生意義漫無着落，完全隨外界以流轉，豈得謂「不願乎其外。」於斯可見「位」也者，並非富貴貧賤之位；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等，即所謂「外」也，非「位」也。此一「位」字，實孔子自得之立脚點。欲明斯義，莫若比諸地球之軸。一年之中地球雖飛行五萬萬八千四百萬英里，旋轉三百六十五次，但地軸則無時無地而不正對北極星，無所偏斜。晝夜四時之遞嬗，頃刻變遷，正如人間寵辱之過而不留，此即所謂「外」也，地軸之方向不變，乃其「位」也。必如此解釋，然後「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兩句，庶不衝突。故曰「無入而不自得。」

二四

紅樓夢之價値與地位，世有定評，無取詞費。但讀者多有怪大觀園之唱和詩詞未免太幼稚，歎爲美中不足者。吾竊以爲此正是作者嘔心處。將謂作者不長於此道耶，試讀第五回之紅樓夢曲如「想眼中能有多少淚珠兒怎經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望家鄉路遠山高故向爹娘夢裏相尋告。」「只惜這青燈古殿人將老辜負了紅粉朱顏春已闌。」是何等筆墨。本低而强攀欲高固屬不可能；但本高而抑之使低，尤爲不容易。作者爲欲適合小兒女口吻之故，不惜强自貶抑，作了百數十首幼稚之詩；然又不甘委屈，復作紅樓夢曲十二折以自見。此中甘苦，固未可爲外人道矣。

金瓶梅亦一部有名之巨帙，少日讀之，未盡兩卷而大失所望，覺其筆墨遠遜於肉蒲團。繼乃改變方針，認作一種社會小說讀之，始信盛名之下，必無虛也。蓋此書的是描寫下流婦女之作品，乃紅樓之倒影。試觀書中之人物，一啓口則下等婦人之言論也，一舉足則下等婦人之行動也，雖妝束模倣上流，其下等如故也；自奉擬於貴族，其下等如故也；若作者之目的，如在於寫淫，又何必取此粗賤之材料哉。益之以纏綿悱惻，不更可以動人耶。三十年前，吾嘗有一篇不署名之短文論此事，載於橫濱之「新小說」雜誌，偶憶及之，附記於此。

房帷衣飾，飲食起居，一切皆貴族式，而仍不掩其下流；此種才能，與高文學而故爲幼稚，其艱難正復相等。

二五

當有聲電影尚未發明之先，影片上之字幕，成爲一種特殊文學；歐美諸國之業影業者，恆以重金聘此才。蓋以其須用極簡短之字句以說明複雜之劇情或描寫幕中人深刻之情感，誠不易也。

中國章回體小說之回目及傳奇體小說之下場詩，其作用亦大致與字幕相類。回目例用兩偶句，多爲三五或四四之八言聯語。少於八字或多於八字者亦所常有，但八言較多。其佳者非僅文字優美，對仗工巧，且能以區區十數字提挈全回之綱領。萬數千言所鋪敘之事，故用兩語撮其精華，是不容易。吾謂回目之最佳者莫過於金瓶梅。

傳奇每齣之下場詩，其作用則非在提挈事實，而在披露劇中人之情緒。於扮演既竟而將下場時，更留劇情之回味與觀衆，法至善也。換言之，乃用劇中人之情緒，於悠然而逝之時，重新把觀衆之情感盪漾幾下而已。下場詩以七言四句爲最多，或用五言。如合縱記則五六七言不等，或兩句或四句，且非每齣必有；踏雪一齣下場只用兩句；遊說一齣則用六言四句。又元人劇本之下場詩，間有用

襯字者。明人則最喜集唐。至若長生殿更全部集唐，且有天衣無縫之妙。

傳奇每齣之標目，由兩字至六字不等。王實甫西廂則用六字，如「張君瑞鬧道場」「崔鶯鶯夜聽琴」等是也。琵琶記則用四字，如「琴訴荷池」，「代嘗湯藥」等是也。更有荷花蕩之用三字，醉鄉記之用五字，則不多見矣。自明以後，幾盡用二字，吾以爲二字標目最佳。

二六

此一短篇與普通之文學史不同。文學史之組織法，通常多以朝代爲綱，人物爲緯；玆篇則以文體爲綱，作品爲緯。

所謂文體云者，其大別則爲散文與韻文，玆篇則縮小範圍，專就韻文方面立論。因爲散文無大變化，近代之散文與古代之散文，在文體組織上無甚差別。若謂今不如古，亦只是文章技術問題，非文體之不同也。唯韻文則不然，漢賦之與駢文，古樂府之與近體詩，詞之與曲等等，結構絕然不同。蓋以中國之文字，乃一字一音，最宜於韻文，故我國之韻文，變化特多，爲世界任何民族之所不能及。

又玆篇所謂韻文之「文」字，乃廣義的，包括樂府詩詞曲等在內。

文學與純文學略有差別。文章原是一種工具，其作用大略可分爲記載事故，發表意志，傳達思

想，抒發情感等。但純文學則有時專爲作文而作文，其所作之文並不打算與他人讀，乃至不希望有人讀。然則此類文章更有何用處，不既等於廢物矣乎。是不然，因爲文章工具之說，乃知識作用，但人類於求知之外尚有所謂精神，爲作文而作文之文章，卽精神作用也。由此言之，則此類文章，其重要性殊不減於工具之文，或更過之。但此類文章，多屬於韻文方面。

凡物之變也必有其原因，無因則不會起變化。又必有其途徑，不循途徑則變不成功。蓋此等轉變非一蹴而可幾，不同變戲法。變戲法乃假的，而此則甚眞也。

譬諸下等動物之變爲人，語其原因，則因爲感覺走路之外尚有其他工作，乃漸改爲以兩條腿專任走路以兩條腿專任走路以外之工作。語其途徑，則不知幾經變遷乃變爲猴，猴乃變爲人是也。唯文體亦然。

語其變化之原因，約有二端：一曰欲勝古人，一曰避免困難。語其途徑亦約有二端：一則從文章結構方面，一則從修辭方面是也。出發點雖各異，而結果乃會於一途。亦初意所不及料也。試申論之。

試以文體爲綱，表其種類及轉變之次序如左：

在文的方面則有：

詩三百篇，乃中原文學之祖，一切變化皆由此出。

騷

賦

七

駢文

律賦(等。)

在詩的方面則有

古樂府

五七言詩

新樂府

詞

曲(等。)

請言騷。騷即離騷，乃楚辭之一篇。但何以不曰楚辭而曰騷，因「楚辭」乃書名，又何以不曰離騷而曰騷，因「離騷」乃篇名。而「騷」則爲一種文體之名故也。離騷一篇不過二千餘字。竟成爲一種獨立文體之名詞，因此可見離騷之偉大，同時亦可見屈原之偉大。

離騷實楚辭之主體，此外如九章九歌等篇不過附庸而已。解剖楚辭，其成分約有三種：（一）受三百篇之影響。三百篇之主旨曰溫柔敦厚曰怨而不怒。楚辭適符斯旨。（二）荊楚民族之特性。即一種半神秘性是也。讀九歌可見三百篇並無此等神話。（三）屈原個人之特性。屈子之爲人，以一身而具備兩種矛盾性，即面目冰冷而情感則熱至沸點是也。故結果乃至自殺。試舉其作品之數語，便可見其自殺之途徑。

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離騷）

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涉江）

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呼號又莫吾聞。（惜誦）

曼余目以流觀兮，冀一反之何時。（哀郢）

以上所舉在離騷一段之語意曰「只要我問心無媿，你不原諒我也不要緊」。還是自己安慰自己的話。涉江之所謂「吾生無樂」「愁苦終窮」則已入於悲觀了。惜誦之語意則是「欲退不能欲進不得」。自覺無路可走了。哀郢之語意則是「舉目四望，覺得天地雖大竟無一處可以容其身」。人生至此，舍自殺更有何法。然而至死還是「怨而不怒」，此騷之所以由詩變也。

荊楚民族得三百篇而成「騷」，中原民族復接受「騷」而成「賦」。宋玉之高唐神女，乃賦

之祖，其體爲問答，實始自屈原之卜居漁父。宋乃屈之弟子，秉其師承，分所應爾。此戰國之賦也。西漢司馬相如之子虛上林，其規模實出自高唐神女。但高唐神女，猶是一篇之中設爲問答；子虛上林，雖亦各自爲問答，而上林則又答子虛。此則相如有意門奇，自炫其氣力之雄厚，所謂欲勝古人者是矣。至於揚雄之甘泉羽獵，則不用問答體而用遊歷體，別開生面，此即所謂避免之說矣。揚雄在相如之後約一世紀。

自甘泉羽獵，開出遊歷體之法門後，而「七」之體遂以興。七之結構，乃分篇合作，合八篇而爲一篇，其名曰「七」。如枚乘之七發，曹植之七啓，張衡之七辯等是也。移步換形，隨處新人耳目，避免「賦」之長冗而易倦。後世「律賦」之分段限韻法，其組織實與此相緣。此就結構上言之，漢賦之所以必變爲駢律也。

東漢班固之兩都賦，取格於相如之上林及揚雄之羽獵，而瑰瑋過之，實開東漢之風。其中所寫「昭陽殿」及「建章宮」兩段，莊嚴華麗，是爲漢賦正格，此即所謂轉變在修辭方面者矣。張衡之兩京賦亦然。至於晉朝左思之三都賦，潘岳之西征賦等，則刻意富麗其詞藻，琢磨其字句，實下開駢文之風。要而論之，西漢之賦，樸茂可愛，東漢則專尙華麗，晉則着意雕琢，六朝以後則流於靡曼，賦體之變遷，大略如此。其所以由樸茂而至於靡曼之順序，亦爲事理所當然。又試改變目標以觀察，亦復

如是。如描寫女性美，乃文學之一種。試觀宋玉之神女賦，其寫體態處如「奮長袖以正衽兮，立躑躅而不安」一段儀態萬方。曹子建之洛神賦，文章千錘百鍊，如「翩若驚鴻」一段乃遠觀，只寫其神光離合。「穠纖得衷」一段乃近覩，由眉目而身段而衣飾，用細工刻畫。「體迅飛鳧」一段，忽轉而爲若近若遠，專寫姿態。但絕不帶病態。即下至於晉，如潘岳之寡婦賦，乃爲任子咸之妻而作，任妻即潘之小姨也。子咸之歿纔弱冠，則其妻之尙在髫齡可知。通篇作少婦口吻。其中最淒涼處如「靜闔門以窮居兮，塊煢獨而靡依。易錦茵以苫席兮，代羅幬以素帷」一段，亦只是宛轉哀愴，情文備至而已，仍不帶病態。至於六朝以後人之寫女性，則盡屬「林姑娘式」。（凡寫女性而帶病態之文字，吾名之曰林姑娘式）則其轉變之順序亦由樸茂而靡曼矣。又如南北朝鮑昭之蕪城賦，顏延年之赭白馬賦，則更修辭精妙，用細工鍛鍊，且多用偶句，爲漢賦之所未有，則直接開駢文與律賦之途矣。蓋自知雍容華貴之難出古人右，遂轉而用雕琢工夫以制勝，殆亦不得已之所爲乎。此就修辭上言之，漢賦之所以必變爲駢律也。

如上所云，就文體結構方面出發，幾經變遷而至於分段組織。就修辭方面出發，幾經變遷而至於以偶句行文。二者相合而駢文與律賦之格局以成。所以謂出發點雖不同，而中途會合者此也。

唯詩亦循斯軌。語其轉變之原因亦有二：一曰西北民族樂歌之加入，一曰才智之士欲覓出路

是也。語其途徑亦有二：一從新舊樂府方面，一從古近體詩方面會合而成是也。試分別言之。

古樂府原是中原詩歌與鮮卑民族之歌謠化合而成，中原民族性則溫柔婉約，而西北民族性則粗獷率直。觀於三百篇之小戎駟鐵等篇可知。如詩鄘風氓之篇曰「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南北朝之地驅樂歌曰「月明光，光星墮。欲來不來早語我。」二者表示同一之情緒。試一比較，則所謂「婉約」與「率直」之分別可見。隨後南北朝之樂府集中於唐。觀於唐代之立部伎八調，如破陣樂等雜以龜茲樂，其聲震厲。坐部伎六調，如長壽樂小破陣樂等亦用龜茲樂。又立部之慶善，坐部之龍池，則用西涼樂，厥聲閑雅。由此觀之，則南北朝及隋唐間樂府之成分可以見矣。

唯詩亦然。漢魏間如古詩十九首，及曹子建諸人之作品，均極厚重樸茂之致。試錄曹子建贈其弟白馬王彪一首而加以說明，便知其概。

心悲動我神。棄置勿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殷勤。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

曹子建作此詩之時，因爲他有兩個弟弟，一個死別，一個生離。詩凡六首，此爲第五首，是贈與那生離的弟弟。我們看他的表情技術何如。頭幾句說，遠別也不要緊，要見面亦非不可能。中間幾句說，就算不容易見面罷，但精神相通也是一樣。含著兩泡眼淚，咬著牙根，極力的自己安慰自己。「憂思

二句，還帶著自己責駡自己。說，不要那麼傻，愁出個病來更不好。最後兩句，到底忍不住，眼淚奪眶而出，把上文強作達觀的話一概取消。彷彿說「弟弟，不要哭，不要哭」但他自己却先哭起來了。這種技術，能把情感寫得加幾倍的濃摯。這是曹子建的文藝天才。

到初唐的時候，覺得含蓄蘊藉之作，已被漢魏作家做盡，無論如何，亦不能跳出他的範圍。於是劉希夷李嶠張若虛等乃變含蓄蘊藉而爲長言永歎；公子行汾陰行春江花月夜等長古便是他們的代表作品。有南北朝之慷慨悲歌，遂有盛唐李杜等之縱橫馳驟；有漢魏之含蓄蘊藉，遂有初唐之長言永歎。痕迹因自宛然。盛唐以後，又以古體難出初唐範圍，乃又從婉約方面入手，是爲近體之律詩與絕句。以四句或八句爲一首，於窄範圍內藏納多量意思。此種體裁，創自初唐之宋之問沈佺期等，至盛唐而極盛。下逮晚唐，則又以婉約難邁前人，乃漸趨於「象徵派」。詩人之旨，原是借一事物以起與結果仍歸到本題，以表示作者之情感。所謂象徵派者，乃多轉一灣，將所感之對象藏而不露，更用他種事物以作象徵。如寫離人思婦，則絕不提其心中所思之人，而專寫明月秋風砧杵蟋蟀鴻雁等物，使與情感相融和，務使所感之對象於若隱若見似有似無之間，流露出來，方是高手。結果乃至意義晦塞，只見詞藻，莫明其妙。如晚唐之温庭筠李商隱杜牧之李長吉諸人之作品是也。末流所屆，遂有北宋楊億錢維演等之西崑體。詩至於此，實有不能不變之勢矣。

中唐白居易元稹等新樂府出，雜用長短句。而貞觀間之十部樂，又上承漢代清商曲之遺音，旁及西涼龜茲樂與吳歌，楚調。經五代之蘊釀，至宋而詞乃勃興。蓋以新舊樂府雖雜用長短句，但無一定之格律，浪漫而已。至於詞乃由樂府之浪漫而變爲謹嚴，句之長短，字之四聲，若在同一調名之下均有一定之格律。金元之曲，則復由詞體之謹嚴而變爲解放。以「拍」爲主，句之長短，字之多少，可隨意伸縮，有彈力性，此則韻文變化之過程矣。（參觀拙著詞學之總論）。

要而論之，循以上所舉之四種原因而變動之機以起。又遵所舉之四種途徑而變化以成。出發點雖不相同，而千迴百折，結果乃會於一途。春秋戰國之際，以荊楚文化加入而放一異彩。南北朝之際，以鮮卑民歌加入而又放一異彩。雖曰轉變之動機實緣聰明才智之士獨闢新途，而環境之變遷亦有以致之也。

二七

日前在枯紙堆中，拾得舊曆書之百歲表一篇，起道光四年甲申至民十二癸亥，其中標明某年閏某月；因而費了一日工夫，求得舊曆置閏之原則，頗自喜。實則關於此種科學，觀象臺必有專書，但學問之道，由於苦思而得者愈覺可喜。譬諸果子，市場上何物不能致，但不若手植者之較爲有味耳。

又太陰曆已成廢曆，自茲以往，在曆法上將成殭石，今乃廢寢忘食以思之，未免可笑。然而天下事物，應用則有新舊之分，學問曾無古今之擇，我求學問耳，非欲以此問世也。

查此一百年之中閏月凡三十七次，天干則每十一次而復始，地支則每二十二次而復始，如環無端。因思凡百事物之可以循環者，必有其一定之規律。幾經試驗，乃將天干逢閏之年如甲丁庚壬等十一字橫列三行成一表，及直讀之，居然成爲甲乙丙之順序，不禁大喜。復將地支逢閏之年如寅巳申戌等二十二字，亦如天干表之法列成二表，直讀之則成爲倒裝之子丑寅順序，喜可知矣。

甲	丁	庚	壬
乙	戊	庚	癸
丙	己	辛	

寅	巳	申	戌
丑	辰	午	酉
子	卯	巳	

申	亥	寅	辰
未	戌	子	卯
午	酉	亥	

此表之妙用，即任取天干表與地支表中部位相同之各一字相綴合，即爲逢閏之年，順序則自左而右。如今年丙子逢閏，即天干表第三列之第一字與地支第一表同部位之字相綴合，下次逢閏，

應爲己卯矣。地支第一表用盡，繼用第二表，如辛巳之後一閏則爲甲申是矣，餘倣此。蓋天干表用盡又應從甲起也，至如甲子甲午等則永不逢閏，蓋以甲乃位於第一表之左上角，而子與午則不在第二表或第三表之左上角故也。

於此一百年之中，發見兩例外。（一）道光二十年庚子應閏而不閏，而閏乃在翌年辛丑；（二）民國九年庚申應閏而不閏，而閏乃在先一年己未。然而例外之例，亦既得之矣。

太陰厤以小盡展轉推移，故每四年間，必有三次將節氣擠在中旬之中，則此月只有一節氣。置閏必於單節氣月，是爲定則。查民九庚申無單節月，而前後兩年皆有之。庚申之後一閏在壬戌，前一閏在丁巳，若退後而置閏於辛酉，則辛酉壬戌兩閏相接矣。唯提前而置於己未，則丁巳與己未之間，中隔戊午一年，不相接也。道光庚子則反是。庚子之前一閏爲戊戌，後一閏爲癸卯，若提前置於己亥，則戊戌己亥兩閏相接矣。唯退後而置於辛丑，則辛丑之與癸卯，中隔壬寅，不相接也。此卽若逢閏而無單節月時，應前置或應後退之公例矣。憑吾之理想判斷乃如此，他日訪得專書相對照，自信定當不謬。

余之曼殊室，乃光緒丙申之冬達縣吳小村先生用隸體書額以名我書齋者。後有小跋，略言「曼殊」乃梵音，其義卽「妙吉祥」之意云。於今四十年矣。先生博學多能，隸法超逸，於佛學尤有心得。丁酉知錢塘縣，戊戌遷衢州府，庚子民變，爲暴徒所戕，舉家殉難，可爲深惜。其子鐵樵，丁酉歲以熱病不汗，客死於漢口，亦一時俊傑也。曼殊室之額，於戊戌八月倉皇挈眷南下時，留於滬宅，未及携帶，每一念之，猶戀戀而不可忘，物雖小，但其人殊可念耳。

小村先生殉難後，黃公度先生挽以長古一首，記其中有二語曰：「當頭臨刃時，定知不驚怛」蓋亦寫其佛學造詣之深。詩甚長，今留記憶者唯此兩語而已。

二九

生物學家推算動物年壽之方法，謂無論何種動物，其最後四齒生長之年齡，以五乘之，卽是此種動物之壽命。證諸馬牛羊犬貓豕乃至虎豹獅象，莫不皆然，不中亦不遠矣。唯人則多以二十五至三十歲之間而最後之四齒生，卽以二十五而論，以五乘之，亦當活至一百二十五歲，而實際上乃平均不及此數之半，其故安在。大約不足此數者多因自戕。各種動物之交尾期，皆有天機爲之限，唯人類則不然，漫無限制，焉得不速老。然而飲食男女，只是生理上之戕賊，其害尚淺；思慮激刺，精神上之

戕賊，其害乃大。即以驚恐而論，史載魏明帝築凌霄觀，高二十五丈，工師誤先釘榜，帝知韋誕善書法，乃以籠盛誕，轆轤長絙引上，使就題額。題畢而下，委頓不堪，不數日而鬚髮皓然，因詔示兒孫勿復學書。又載伍員亡命，偸度數關，險既脫而髮驟白。可證恐懼之影響於生理其重大也如此。況七情之刺激，無時或無；學問之追求，每勞思慮；凡此均可以破壞推算之原則而使之勿驗。雖則曰七情爲一切動物所公有，但神經敏銳者獨能傷生，於禽獸無害焉。

試更以兒童言之。舉凡現代之都市兒童，（以中上家庭而論）五十歲以上之人見之莫不驚爲早慧，鄉間野老見之咸讚歎爲神童，蓋現代科學之設施，實足以啓發兒童之智慧也。然而早慧則早熟，早熟則早衰，乃一定之符，吾見現代青年之髮，亦每驚其早白，若稍留意，人人皆可以體驗出來。吾恐更歷千數百年之人類，十歲即學問成熟，服務於社會者盡屬十四五歲之人，但四十即爲上壽矣。雖則曰醫學亦可追隨凡百科學並駕而齊驅，焉知千數百年後之醫術不足以增人壽也。竊以爲醫學無論發達至若何程度，亦只能治生理上之病，必不能制止精神上之激刺。知識愈多，神經愈敏，則愈受刺激亦將愈大，是亦必至之符。太古之人多上壽，鄉村之人多上壽，最大原因即在於生活簡單，蓋生活簡單則人事不紛繁，不紛繁則精神受刺激之機會少，飢則食而倦則眠，若更能屏絕思慮，必可以符百二十五歲之推論。若以空氣清新爲鄉民多壽之主因，則大淺矣。富人別墅，空氣何嘗惡濁

哉。

三〇

中國之對聯，亦自成爲一種特殊文學，唯中國有之，非一字一音之文字莫能構也。挽聯之作法，在聯語中又自成一格，佳者約有三要素：一曰眞，二曰自然，三曰能見性情。丙辰蔡松坡將軍之歿，歸櫬之日，設祭於滬上，蜀商公所挽聯不下千章，猶記孟蒓生一聯曰：「被髮左衽，當時微管定何如，豈期民到於今，翻道一匡虛受賜；棟折榱崩，舉國與儕將共壓，畢竟天之所廢，誰云多難可興邦。」可稱佳作。

甲子羅癭公之喪，余挽以聯曰：「客歲八月臥病，今歲八月化去，一年間病骨支離，天胡此醉；壬子與君訂交，甲子與君永訣，十二載交期竟謊，魂兮歸來。」頗承伯兄許可。最妙是上聯之病字與下聯之交字，乃無意重出而適相對，可稱巧誤。又丁卯南海先生歸道山，余亦嘗作一聯曰：「束髮受教，於今三十五年，自愧忝列門牆，未聞大道；抱策匡時，維新百有二日，豈料轍環天下，猶痛倉黃。」又同學湯銘三，乃覺頓之姪，以遭家不造，縱酒自殺，余挽之曰：「側身天地，豈有他求，尊前常對松醪，早知今日；撒手長空，亦復自得，泉下倘逢季父，莫問當年。」對仗頗工。又己巳挽伯兄之聯曰：「遺稿積案

頭，業多未完，誰爲繼者音容在心目，身如可贖，吾將往焉。」頗能見眞性情。又同鄉吳柳隅，於其母太夫人屬纊後十九日，亦相繼以歿，生平著述頗多，人亦眞誠，甚爲可惜。母子二人同時開弔，爲聯以挽之曰：「丸荻記殷勤，淒絕禮堂寫孝思；名山完素願，不須豀上見旌田。」尙頗渾成。

三一

陶靖節之挽歌及自祭文，顏延之蘇東坡等咸信爲靖節最後之作品。試細繹其文理，是誠切實眞摯，必非如尋常名士平居游戲故作達語以自遣者可比。挽歌中有「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語，自祭文之首句曰「歲維丁卯，律中無射，」無射即九月也。靖節卒於元嘉四年丁卯秋九月，有傳記可證，是則此三詩一文其必爲生機絕望時之所作，毫無疑義矣。唯是否成於屬纊之際則未敢武斷。計此種作品，非伏枕自書即口授與侍疾之人，詩中所寫之景象，似非身嘗其境者不能道。而尤以「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兩語的是彌留時之神氣。但既入此境界，則自書與口授皆不能矣。可見挽歌三首之所云云，仍是最後數日間之理想，非眞最後之最後也。觀於第三首直寫送殯人之感想可知矣。延之與東坡之說究屬不能無疑。

辛稼軒平生最心儀靖節之爲人，集中常道之，不下十數見。靖節卒於南北朝之元嘉四年丁卯

九月，稼軒卒於南宋之開禧三年丁卯九月，爲靖節卒後之第十三丁卯，相去七百八十年。同是丁卯，同是九月，可稱巧合。

三二

年來科學在交通方面及聲光方面之進步一日千里，此乃收機械互助之功，若草創那能臻此。猶記輪船發明之後五十年，僅乃得免鍋爐炸裂之患，其艱難可知矣。假令社會智力專從此方面發展，不較勝於改造殺人器具耶。然而科學之進步，其原動力實由生存競爭而來，是則相殺即進步矣。自從動物孳生於此世界，互相殘殺者已五六百萬年，乃欲以極短期間完成止戈戢武之事，未免太易。或則吾人理想之大同世界實反乎天道，永無實現之期，亦未可知。過去已爭奪相殺數百萬年，焉知往後亦不爭奪相殺數百萬年。至謂人類爲世界最高等之動物，發達至此，已屬登峯造極，無以復加，支配往後之世界，卽屬於此種動物，更歷萬萬年，亦無能取而代之者。斯言也，理論似欠圓滿。既以「事物無止境」爲眞理，而又信人類乃止境之動物，不亦太矛盾也耶。

「進步」之意義，若圖其形則成直線或波折線，不得作圓形，蓋以循環非進步故也。然而天道實循環，太陽系之所以能維繫，實循斯軌。若欲救濟「人類止境」之辭窮，只有服膺「循環說」，謂將

來必有一日，太陽系發生大變故，世界動物，盡行消滅。然後再從爬蟲動物脊椎動物重演一套。如此則可以解辭窮之困厄矣。「昆明劫灰」卽此理想，勿謂中國人之不聰明也。

三三

燈下讀書，精神容易集中。蓋以人之耳與目雖爲收入知識之器官，然亦每因此而役於外，外界之聲與色，無時不引誘吾人之靈明，耳濡目染，旦旦而薰之，鮮有不爲形役者矣。此佛說之所以認五官爲五賊也。唯在夜深，則萬籟俱寂，一切有聲，盡皆沈息，則耳之作用斷絕，所以役吾心者去其半矣。天地昏黑，如入睡眠，一切有形，俱皆隱滅，所餘唯青燈一盞，照臨於書案上之紙與筆，於是精神悉集中於燈光所照之方尺地。天地間之聲與色既無以誘吾耳目，而來人皆睡，則人事亦無以爲勞，此正斷絕收納而整理固有之良機矣。余之讀書工作常在夜闌，用一黑背之燈罩攝燈光於桌上成一圓形，不獨窗外環境無所覩，卽四壁圖書亦拒絕入目。如不然者，則座右一幅四王山水卽可以吸引余之思路。石谷之藝術何如，其先輩若何，門弟子之派別若何。其模仿工夫如何深入，創造精神如何廣大。西洋藝術與中國較，何所短長；印度藝術之東來，起何變化。遐假而鄧完伯之隸書四屏又來襲矣。唯使燈光集中於一點，可以無此患，一小時之工作可抵白晝三時。（此乃余個人之習慣，不可爲訓）

心放猶可收，至於人事紛煩，則此身已落形骸中，豈能獨免，古人「入山讀書」一語，蓋有由矣。至於學問成熟而有所著述，迨脫稿時精力亦盡，只好「藏諸名山傳之其人」未必謂身居闤闠之中有所撰作，乃專差送入名山以藏之耳。

三四

人類之生於此世界，日與自然界之景物相接觸，覺其變動不居，隨處皆可懷疑，其中接觸最易，現像最顯變遷最大者，厥爲天象。人類對於此種可怖之現象，最初只有恐懼，隨後聰明之民族漸覺其變動有恆，恐怖之心因而漸減，繼則因其恆軌而體察之，此曆學之所由起也。中國之曆數學發達最早，如史所稱之黃帝曆顓頊曆等且勿具論，即如尚書堯典所載之羲和曆曰「朞三百六旬又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又曰「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則已毫不含糊的並歲餘之積閏，中星之推測，均明白記載，其必非初期工作可知。但即此已是四千年，以上之典籍，則此民族之智力不爲弱矣。至於微細之差，則因古代工具尚粗之故，自未能十分正確，但原理原則，已是眞知灼見，誰亦不能否認也。由雛形而漸臻精密，凡百科學，罔不如是。試列舉歷代曆法之名稱，可見我先民對於此學實已經過數千年繼續不斷之工作也。

名稱	作者	頒行年代	公元
黃帝曆			
顓頊曆			
羲和曆			
夏曆			
殷曆			
周曆			
魯曆			
顓帝曆		秦	
太初曆	洛下閎	漢武帝太初元年	公元前 一〇四
三統曆	劉歆	漢成帝	
四分曆	張衡	東漢章帝元和二年	公元後 八五
乾象曆	劉洪	東漢靈帝熹平三年	一七四
景初曆	楊偉	魏明帝景初元年	二三七
三紀曆	姜岌	東晉穆帝永和十年(未行)	三五四

曆名	作者	年代	西曆
元嘉曆	何承天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	四四五
玄始曆	趙𢾺	北魏文成帝興安元年	四五二
大明曆　始悟歲差	祖沖之 祖述曾說 專學說	梁武帝天監九年	五一〇
正光曆	李業興	北魏明帝正光三年	五二二
興和曆	李業興	東魏靜帝興和二年	五四〇
天保曆	宋景業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	五五〇
天和曆	甄鸞	北周武帝天和元年	五六七
大象曆	馮顯	北周靜帝大象元年	五七九
開皇曆	張賓	隋文帝開皇四年	五八四
大業曆	張胄玄	隋煬帝大業四年	六〇八
戊寅曆	傅仁均	唐高祖武德二年	六一九
麟德曆	李淳風	唐高宗麟德元年	六六四
大衍曆	僧一行	唐元宗開元十六年	七二八
至德曆		唐肅宗至德二年	七五七
五紀曆	郭獻之	唐代宗廣德二年	七六四

貞元曆	徐承嗣	唐德宗貞元元年	七八五
觀象曆		唐憲宗元和	
宣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	徐昂	唐穆宗長慶二年	八二二
崇玄曆	邊岡	唐昭宗景福二年	八九三
調元曆	馬重績	後晉高祖天福	
欽天曆	王朴	後周世宗顯德三年	九五七
應天曆	王處訥	宋太祖乾德元年	九六三
乾元曆	吳昭素	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	九八二
儀天曆	史序	宋眞宗咸平四年	一〇〇一
崇天曆	宋行古	宋仁宗天聖二年	一〇二四
明天曆	周琮	宋英宗治平二年	一〇六五
奉元曆	衞朴	宋神宗熙寧八年	一〇七五
觀天曆	皇居卿	宋哲宗元祐五年	一〇九〇
占天曆	姚舜輔	宋徽宗崇寧二年	一一〇三
紀元曆	姚舜輔	宋徽宗大觀元年	一一〇七

大明曆（元初因用）	楊級	金太宗天會五年	一一二七
統元曆	陳德一	南宋高宗紹興六年	一一三六
乾道曆	劉孝榮	南宋孝宗乾道四年	一一六八
淳熙曆	劉孝榮	南宋孝宗淳熙五年	一一七八
重修大明曆	趙知微	金世宗大定二十年	一一八〇
會元曆	劉孝榮	南宋光宗紹熙三年	一一九二
統天曆	楊忠輔	南宋寧宗慶元五年	一一九九
開禧曆	鮑澣之	南宋寧宗開禧三年	一二〇七
淳祐曆	李德卿	南宋理宗淳祐十年	一二五〇
會天曆	譚玉	南宋理宗寶祐元年	一二五三
萬年曆	西域扎馬魯丁	元世祖至元四年	一二六七
成天曆	陳鼎	南宋度宗咸淳六年	一二七〇
本天曆	陸秀夫命鄧光薦造	南宋帝昺	
授時曆	郭守敬	元世祖至元二十年	一二八三
大統曆（根本仍是授時曆，特改太陰行度耳）	劉基	明太祖洪武十七年	一三八四

		英宗正統十四年修改一次	一四四九
		神宗萬曆九年修改一次	一五八一
		思宗崇禎三年徐光啓修改一次	一六三一
皇極曆	劉焯	隋煬帝大業間造而未用	
乙未曆	耶律履	金世宗大定二十年造而未用	
庚午元曆	耶律楚材	南宋寧宗嘉定間造而未用	

統計自有史以來，曆法凡六十一變，其造而未用之三曆不在此數。魏晉迄隋，據各家記載，有謂十三變者，有謂十五變者，唯茲篇所考，僅得十一，並皇極而計之，亦只十二，惜乎謂十三十五者未嘗列舉其名也。孫承澤謂自漢之三統曆以迄北宋之紀元曆，千一百八十二年間，曆法凡七十變。苟如是，則並三統曆以前及紀元曆以後之所有而綜計之，則九十四變矣。自明代以降，客卿如利瑪竇，龐迪我，熊三拔，龍華民，鄧玉函，湯若望等次第東來，與徐光啓共同研究推測，乃漸臻精妙，雖曰集衆人之智，而工具亦有以助之也。然而根本大法仍不出授時曆之範圍，若郭守敬者，眞可謂豪傑之士也矣。

春秋公羊傳：「襄公二十有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經文與公羊同，唯庚子之上無「十有一月」四字，穀梁是也，公羊誤。

案日食必在合朔，是年有兩次日食，一在九月，一在十月。九月朔既爲庚戌，若大盡則十月朔必爲庚辰，可證該紀日之甲子傳刻無誤。蓋以庚戌庚辰四字，偶錯一字容或有之，必不能四個字同時並錯耳。誠如是，則十月初一爲庚辰，十一必爲庚寅，二十一必爲庚子。假令十月亦大盡，則十一月初一爲庚戌，十一爲庚申，二十一爲庚午。可證是年之十一月必無庚子日，故曰公羊誤也。

復次，公羊傳於「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條下，何休注曰「時歲在己卯，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案何氏注「此亦十月也」一語，甚是。據經文庚辰朔云云，則孔子實生於周曆十月二十一日庚子，謂十一月者非也。穀梁傳則曰，「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庚子孔子生」。蓋同在一月之內，則可以不必重記月矣。故曰穀梁是也。公羊傳「十有一月」四字實爲衍文。

然而何氏注「時歲在己卯」一語則大誤。己卯當是己酉之訛。查魯襄公二十一年，卽周靈王二十年，歲在己酉，乃公元前五五二。若言己卯，則上下各差三十年。計周簡王四年，歲在己卯，乃公元前五八二；又周景王二十三年，歲在己卯，乃公元前五二二；而靈王二十年己酉乃五五二，恰當二者

之間。槧刻錯地支一字，致上下各差三十年，賴以甲子紀，故尙易於校正。

復次。孔子生年，一說謂襄公二十一年，一說謂襄公二十二年。查襄二十一年歲在己酉，若二十二年則歲在庚戌。公羊何氏注曰己卯，計己卯與己酉只差一字；若執二十二年之說，則庚戌必不至於誤作己卯也。此亦可爲孔子生於襄二十一年之有力證據。

余所據之公穀兩傳，乃涵芬樓影印常熟瞿氏所藏宋刊本。公羊乃傳春秋者最善之傳；何氏解詁乃注公羊者最善之注；宋刊乃書籍最善之本；而顚倒錯亂，尙且如此，賴有甲子，庶幾有迹可尋。甲子之爲用大矣哉。

三六

北京城市之規畫，悉出自郭守敬之手。原欲引渾河之水穿城而過，惜未果行。今城內所得涓涓之水，乃來自玉泉山，其細已甚，北京之美中不足，只少一河流而已。地面之水，行將盡入伏流，乃地球衰老之象徵，爲千萬年後所不能避免之事實。北京居沙漠之下方，河牀鬆疏，不能盛水，是以伏流遍地，而地面之水日以枯。讀明人筆記，謂積水潭帆檣如織，可見當日之船舶能自通州之運河以達積水潭，則上游來源之大可知矣。又宮牆東之御河，亦稱玉河，當日垂楊夾岸，風景天然，今日之胡同，有

名騎河樓者，可想見盛時之景物。蓋當日傍宮牆而居者，盡貴人之邸第也。今則積水潭已成積水窪，只有浮萍，並無檣櫓，御河則成臭溝矣。谷陵池竭，地球之老態先表現於北方也。事僅三四百年，而變遷已若此，朝露之歎，豈唯人類，恐天地亦不能無憾耳。

雲雨蒸發，原是地面之水相循環來去遷移，總量似無所增減，而抑之不然。太陽之蒸發力，入地有一定之限度。雖則大樹之根能深入太陽力所不能達之處，吸取水分由枝葉發放於空氣中。然深度亦有限。過此以下，則有不能吸收者矣。故每日滲入地心之水爲太陽所不能蒸發，樹根所不能吸收者爲量定當不少。所以讀古代史與近代比較，水之領域日見其少。而唐代文人所描寫名山大川之瀑泉，如廬山等處，其氣勢亦遠過於今時。實可作地面上水量減少之憑證矣。人老則血枯，地老則水枯，抑何其相似也。

三七

西直門外之農事試驗場，原是前清御苑之一，名曰樂善園，歸內務府之奉宸院管轄。孝欽幸頤和園，即以此爲中站駐蹕之所。暢觀樓西式銅牀上之黃緞幃幔，年前猶及見之。光緒三十二年四月，由商部奏准改作農事試驗場，三十四年四月告成。其西部原爲某貝子之別墅，名曰極園，今之來遠

樓，暢觀樓，邕春堂，等處即其故址，後歸文姓，以事入於官，併入樂善園。旋又於東南部買入民田百餘畝，於西南部兼併廣善安慧兩寺。今全面積共計一千零六十二畝，所產花果頗有佳者，

午門樓上歷史博物館所陳列之銅人，上有小孔數百，用以表示針灸之部位，乃宋仁宗時醫官王維一所創製，明英宗時重鑄。向陳於內府，鼎革後移入該館，王維一所著之「俞穴圖經」即該銅人之說明書矣。聞此書已於數年前譯成德文。此種醫術，據平生之耳聞目覩，中則神效驚人，誤則斷送性命，若有能用科學方法忖發其奧妙，實可在醫學上闢一新領土。

北京城牆築於元至元四年，明洪武元年重修一次，永樂十八年重修一次，然猶是外皮為磚牆內皮則為土牆也。正統十年，始用磚加築內牆皮，使表裏如一。終有清一代無大變遷。唯於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京津鐵路成，設站於永定門外。二十七年辛丑，移車站於內城之正陽門外，鐵道穿外城之永定門東及內城之崇文門甕城而過，面目稍變矣。民國四年，袁世凱毀正陽門外之甕城，十九年復毀宣武門之甕城，於是內城前三門之本來面目乃大變。

今之新華門原是寶月樓，香妃之妝閣也。樓前長安街之南為回回營，建築之模樣頗與中土異，其結構乃仿準噶爾之堡壘式，殆清高宗所以慰香妃之鄉思也。昔年猶及見之，民國元年袁世凱闢中海為總統府，以寶月樓為府之正門，門前之長安街展寬，而回回營遂以毀。

三八

「情緒」與「情感」之兩術語，最易混糅，而意義實迴然不同，試略舉其相異之點：

(一)情緒乃發於內而情感乃受於外

(二)情緒乃自動的而情感乃被動的

(三)情緒屬於主觀而情感屬於客觀

(四)情緒乃蘊蓄而情感乃衝動

(五)情緒乃靜默的而情感乃興奮的

(六)情緒因乎身世而情感因乎環境

此其大略也。蓋以身世之感，純屬主觀，或無端而起，於不知不覺中將其所蘊藏於胸臆者向外發舒，是爲情緒。但天下必無無因之果，情緒之因，或發源甚遠，未必即在目前；所謂「哀樂無端」不但旁觀者見其無端，即本人亦自覺其無端。然而端豈能無，殆因微細而複雜，且非一朝一夕之故，未易尋覓耳。此則情緒之狀態矣。

情感則不然。情感多因當時所處之環境有異狀，精神上爲外界一客觀的事實所衝動而起變

化；其變態之或爲歆動，或爲憎惡，或爲愛慕，或爲恐怖，或爲敵愾同仇。本人完全立於被動的地位，一視當時此地之所感受於外者爲轉移。此則情感之狀態矣。

情感之與情緒，舉凡一切動物莫不有之，不獨人類爲然。唯情感多表現於動作上，故顯而易見；情緒則不然，當其寂然不動，或正是其最濃時，故不易察覺。唯流露於文人之筆端者最爲明顯，試舉杜甫之作品兩首以爲方。

倦夜

竹涼侵臥內，野月滿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萬事干戈裏，空悲淸夜徂。

此情緒之表現也，最後兩句，更盡情流露矣。

垂老別

……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

此則情感之表現也，一種熱烈之同情心盡量披露矣。

猶憶少年時，嘗故作「但求適口不言養生」之豪語，蓋以年少胃强，將不虞有滯而不化之患也。後與醫者語及此，竟蒙許爲得養生之要道。謂適口即是養生，食物之消化與否只憑胃酸「垂涎」二字，即見適口之物而思食之謂。未入口而胃酸已奔迸來迎，則吞嚥之後，寧復有停滯不化之理。復次，若此物如與本人之腸胃不宜，必將見而蹙額，則雖山珍海饈，無論滋養料若何豐富，食之必將爲患；蓋以腸胃既不歡迎，强納之彼必怠於工作，而消化因以不良。唯適口之物則必無消化不良之患，故曰適口即是養生。

又一次，與一中國醫學者閒話，吾謂西醫只言血而不言氣，凡關於氣之病，彼將束手，蓋以彼之學生皆指點人身全體圖訓練出來。誠然，一幅人身全體圖，不知解剖幾許屍體然後畫成，可謂窮形盡相，獨惜氣乃屬於無形相，莫能繪畫。試思一活人與一屍體，對於全體圖中之各種機件，當兩無所缺，何以此爲活人而彼爲屍體。是故當知屍體之缺於活人者氣而已。是以參耆等物，西醫嗤爲草根木末，而中醫則視爲神奇，職是故耳。於是此中國醫學者乃大歡喜。

吸養氣而易新血，呼殘血而爲炭氣，西醫寧不知之，然彼只言治血而不言治氣，何也，此則科學之初步偏重於務實而否擊凌虛故也。此亦現代科學尙未能入靈魂哲學之門，其蔽亦原於此。迨他年由實而返於虛之時，則多少不可思議之問題皆可思議矣。

四〇

偶檢懷中日記之舊本中有一篇詳記十三經不重之字數，不知出自誰氏手，作者固費一番工夫也。錄存於此。

計四書不重出者凡二千三百二十八字，五經之未見於四書者二千四百二十六字，周禮之未見於四書五經者三百十字，於儀禮復得七十七字，於左傳復得三百九十四字，於公羊傳復得五十五字，於穀梁傳復得二十四字，於孝經復得二字，於爾雅復得九百二十八字，統計十三經不重出者都凡六千五百四十四字。

自明代以後，字典所收之字，數逾四萬，而十三經所用只得六千五百有餘。據該篇所臚列，則讀通四書可以不識品字旁含沙等字；讀通四書五經可以不識昨想案搠賣等字；讀通四書五經三禮可以不識溪印銅部製等字；讀通四書五經三禮三傳可以不識談陞郡喃脚等字；讀通十三經可以不識紙頁看但査等字。彼篇之附錄尙有見於四書註而爲十三經所無者百八十八字，均甚普通。閒嘗戲取其字綴成韻語，中有「瀏湧鷗低昂」及「佯犨態韻芳」等句，若以之入詩，韻味尙不十分惡劣。然而雖極淵博之經師亦不能作此語，何則，蓋以十三經無此等字故也。可發一笑。

四一

成功端賴奮鬬，雖有不假奮鬬之過程而結果亦與成功家得同一之收穫者，然在此則曰成功，在彼只能言僥倖；試以功字為主體，成字為歷程，則此意義自能明顯。蓋必經過艱難辛苦得來庶可謂之功；必經過紆迴曲折或幾鄰於失敗卒獲得最後之勝利庶可謂之成。僥倖者惡足與語此。由此觀之，則成功必賴奮鬬，可無疑義。

然而奮鬬之先決問題曰能力，無此能力則無奮鬬之可言，即勉强奮鬬亦終無結果。成功雖賴奮鬬，但不得謂奮鬬之必獲成功，視能力何如耳。吾聞諸習水上救生者之言曰，凡不識水性之人之溺於水也，必有二次或三次湧現於水面，三次以後則永不復起矣。當其與死神拮抗時，能於十數尺或數十尺之水底往上直衝，不可謂之不奮鬬，奈無游泳之能力，奮鬬亦終無補耳。由此言之，則奮鬬之必須能力，亦無疑義。

欲成功必須奮鬬，但奮鬬未必即成功，已無甚問題；奮鬬須有能力，但有能力是否必奮鬬，則大有問題。生逢喪亂之世，餓死者不外兩停人；一曰最無能力者，一曰最有能力者，如斯而已。其於中停無與焉，欲明此矛盾之舉例，當於「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二語求之。先參

透此理，再從歷史上覓證據，必能令你滿足。如不以爲浼，請放目橫覽，更可令你點頭無語也。

然而人生之意義甚廣，含富且貴而外，豈無他途，視各人之見地何如耳。安貧樂道而自有千秋，亦何嘗非人生意義之一種；但此只能謂之束身自好，謂之閉關自守，與奮鬬恰背道而馳。是則余所謂「奮鬬須有能力，但有能力未必定奮鬬」之理論仍甚完滿也。

四二

「主觀」之與「成見」，貌相似而實不同，性質更大相懸絕。「主觀甚强」及「太有成見」兩語，不但聞之者乍覺無甚差別，即言之者亦每易相蒙。然而兩者之間，殆不可同日而語。譬諸幼年時期之兒童主觀最强，但絕無成見。少年時期則彼遞減而此遞增，壯年而客觀乃啓，老年則成見漸深。此不易之順序矣。蓋主觀乃源出於本能而成見實經驗之殘滓；一在先天之先，一在後天之後，出發點既不相同，豈容相混。

主觀與客觀方法雖異，但同是立論之大前提，而成見則爲不假思索之斷案。主觀乃追求之初步而成見則爲封鎖之鐵門。主觀之弊，充其量不過觀察錯誤，但錯誤即求知之教訓；而成見乃拒絕收受，永自塞其求知之途。結果異殊，不容並論。

成見之與年俱增，事實如此，在所不免；但增加率之大小，亦存乎其人，未能一概論。若作進一步之研究，則是接受與容納之問題矣。接受乃容納之前提，但不能謂接受之卽爲容納，譬如歐美之男女交際，當同光之世，中國之老先生們無論如何亦不能接受。又如十八世紀之民權論及十九世紀之代議政治，在光緒中葉，朝野上下，凡在五十歲以上之知識階級，未嘗不作嘗試之接受，但不久依然在其腦海中排除出來，不能容納。凡此諸事，則皆余之所及見者矣。此無他，所謂先入爲主，成見爲之梗耳。

四三

命運二字，跡近迷信，或可爲奮鬬二字之梗，余固主張「人定勝天論」者，尤不相容。但際會，氣運，氣數，等名詞，與西方術語之所謂機會略相仿，有途徑可尋，其途徑或可用科學方法求得之，則與命運迷信說自有差別。社會乃有機體，國家亦爲有機體，與個人無以異，則上文所列舉之數名詞，自應適用。誠如是，則地運亦運也，國運亦運也；請先言地運。

長安洛陽在中國歷史上曾經過長時期稱作黃金世界，但今日只有荒凉滿目，曾不如東南諸省之鄉村，其故安在。此種地運說自可以科學方法求得之，卽古代之首都以防守爲主，要近代之首

都以交通便利爲主要；則氣運自然向江河下游及海岸線推移，莫能制止，事理昭彰，豈同迷信。

唯國亦然。近代爲科學世界，中國以物質上之各種科學不發達，故致二百年來著著落在他人後，是國運之不亨也。然而所以致此之由，亦可以科學方法求得之。試略舉三事以明氣運氣數之說：（一）漢代學者生當印刷術尚未發明之世，又經秦火之後，是以他們的當務之急，首在整理國故。計考據家之技術：曰蒐集證據，曰適用歸納法，曰積極斷證，曰消極斷證，曰反證，諸如此類，其技術悉爲嚴格的科學方法，宜乎物質科學可因此種頭腦及此種訓練而勃興矣。然而並時有所謂黃老之學爲之梗，致方向中變，寧非氣數。（二）宋代學者朱晦翁，其爲學方法甚與科學精神相接近，試讀其解釋「格物」二字便知其概。其言曰：「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試以科學方法詮釋其所言，則曰：譬如以石投水則沈，羽毛投水則浮，此即所謂已知之理；但石何以沈，蓋以其質量重於水故，此即所謂而益窮之；唯石亦有輕重之別，適所投之石其比量重於水幾倍，即所謂以求至乎其極。試思此種精神，非已接近嚴格的現代科學耶，宜乎其可以興矣。無奈當時又有所謂心性之學爲之梗，撫拾中庸「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二語，而大打其筆墨官司。或曰戒慎恐懼是本體，不覩不聞是工夫；或曰不覩不聞是本體，戒慎恐懼是工夫；諸如此類，爭辯到不得開交，而方向又變。（三）清代康熙帝以天賦之科學頭腦，對於

天算及數理等學，尤感興趣。而當時學術上之漢學家，亦善用嚴正之科學方法以研究學問。時適在哥侖布把世界放大以後，歐洲諸國盡在攫奪殖民地之狂熱中；朝廷雖知用客卿，獨惜「來而不往」，故只得見他人之船堅砲利，而於近代國家之組織，政治之趨勢，無所知識。凡此三事，專非氣數。雖則日學問乃多方面的，自應分途而進，亦何至於彼此相妨。然而中華民族性，乃天生成有思想統一癖，非此不歡，其奈之何哉。

又如文字一事，舉凡世界上任何種之文字，莫不起源於象形，觀於羅馬字母追源於希伯來文字先期，亦皆作鳥獸人物之形，而埃及與中國更無論矣。其後彼演聲而我演形，途徑一分，致萬劫而不能復返，更運會之最不幸者矣。豈不傷哉。

四四

十一年壬戌，譯成倭拉士 (G. Wallas) 所著之大社會 (Great Society)，以其內容專從心理學立論，因名之曰「社會心理之分析」名著也。今譯本已被商務印書館收入於「萬有文庫」中。

當譯述時遇有所感觸，輒隨筆加以案語，凡數十條。中有一段曰：「兒童教育，宜任其自然發達，

勿過於强制，天才乃可得而見也。若於受教之始，卽驅之入人造範圍中，苟非天亶聰明，則所謂成就者亦千篇一律而已。語曰，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良冶之子必學爲裘，斯二語可以代表人爲教育之成績。大約不識教育意義之家庭教育，不出兩途：其一則如蜾蠃之負螟蛉，教其似我；結果等於續長自己之生命，不得謂之多一新國民。其二則完全放縱，於兒童本能之發達，並未加以指示而導之於正，二者皆非。干涉太甚固不可，放任亦不當。只應靜觀兒童之動作，因其性而利導之，務使盡發其天才而無所拘束。今之所謂國民教育者，乃使全國之人一自束髮受師，卽同入於一定之圈套，以言整齊則誠整齊矣，其奈天機之窒梏何。」此十四年前之感想也。

今之世界各國，正在準備二次大屠宰之工作，愈不能不講求機械式之整齊畫一矣。國內大學，地位等於工廠，由政府發給模型，指令每年須照式製造若干枚，不得有誤。不管你天才若何絕特，假令模型爲六角，則身入其中者，經大力一壓，楕圓亦須成六角，此卽現代式之教育方針矣。此中不知埋沒多少天才。機械式之人生意義，可悲亦復可憐。

四五

十九年庚午，沿廣九鐵路出現大幫女强盜，爲數約百數十人，剽悍過於男子。盜賊原非天產品，

總有十分之八九乃人工製造品；但各省之出產蓋屬男性，間有一二在特殊環境之下以女性而作羣衆之領袖者容或有之，從未聞有巾幗閨秀村姑小家碧玉等類之人物集合一純粹之女性强盜團橫行於地方者。噫異矣。

女子之心理乃極端的，其慈祥也迥非男子之所能及，其兇狠也亦迥非男子之所能及，此種測驗久已爲心理學者所同認。誠如是，則女强盜之剽悍過於男子，亦無足怪。

强盜乃惡政府之製造品；固然，但余終疑廣東之女强盜團乃天產品。蓋此等粥粥羣雌，可以決其百分之九九乃獨身少女；若既生既育之後，則無論生計之若何壓迫，終必不能移其「母愛性」使之拋撇兒女於家中持械出門以賭性命於須臾。此亦心理測驗所同認之結果矣。心理雖有變態，唯在個人之單獨行爲則有之，謂整個羣衆而盡同此種變態，似爲事理之所必無。苟如是，則獨身少女既不當家庭經濟之衝，而廣東之女子生計苟非殘疾不患無工之可傭。「卿本佳人，何爲作賊」此余所以終疑此輩之爲天產品也。

四六

模仿與創造，苦學與天才，似是四個對待術語，然實只是相互的。模仿乃創造的初期工作，天才

爲創造之要素，而苦幹以至於熟極生巧亦爲創造之媒。然而模仿之結果，有能入而不能出者，試從寫字方面臨碑臨帖等事取證據，隨在可得。又如孟子所謂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則熟極能否使生巧，亦有問題。由此言之，則創造之必賴天才，最爲可信。

據心理學家言，所謂天才云者乃一種不健全之發達，與生理上之頭大而腿短，軀偉而頭小者同一異狀。要之只是智慧之發達不得平均有所偏重有所偏枯是已。牛頓之爲其所豢之二貓設計，是其例矣。以此論之，則所謂「詩人多潦倒」之說，若必謂窮愁潦倒而作品乃臻上乘，其或爲倒果爲因，未可知耳。或則是有文學天才之輩，其聰明偏重於此方，而對於規畫家人生產事太過不濟，以致窮愁潦倒；未必定因窮愁潦倒然後成就其藝術天才也。

然而謂文藝天才家因窮愁潦倒之後而作品乃愈佳於先時，則吾相對的承認。蓋因事不如意則情緒每不安常軌而起異動，情緒愈複雜則意境愈不可方物；所謂新意境者何，卽不在常軌上之意境而已。若有軌轍可循，則爲人所共遵，更何新之與有。

復次，如明代成化朝之三楊，以富貴壽考之人主持風雅，遂有所謂「臺閣體」之作品出現。此輩皆腸肥腦滿，生活與思想均無甚變化，絕少波瀾；無波瀾之文章，寧有佳者，是亦一反證矣。

至於謂天才乃不健全之發達，恐論斷亦不能如是之簡單；吾以爲此中亦必有因果關係，大約

先天尙不如後天關係之爲甚耳。譬如生性對於某種科學特別感興趣，此得自先天者也。隨後以與趣關係之故而精神愈集中於此方，集中復集中，循至於對於其他部分不大留意，乃至於無暇留意，結果遂成偏廢，遂呈病態，未必此病態竟是有生與俱來。因果先後之間，測驗者不可不留意耳。

由此言之則興趣得自先天，而天才實成於後天；蓋從窄方面作深入的研究，所獲自優異於常人，是曰天才。勿以「天才」二字誤作「先天」讀也。

四七

勞山遊記

勞山與泰山同脈，居東海之濱，崐崙北支之最終點也。起阿爾金山，東走而爲祁連山，北折爲賀蘭山，復東而爲陰山，又東北走爲興安嶺，渡松花江，南折而爲長白山，至旅須渡渤海起千山羣島入芝罘半島突起爲勞山，勞山海拔三千八百尺，至泰山而盡，是曰陰山脈，長八千餘里，乃崐崙東走之最長支矣。中國名山不少，但臨海之山，此爲最雄，是不可以不遊。

到青島已七閱月矣，屢欲出遊而未果；辛未三月二十九日，曾一度往遊勞山之西部，經北九水，至大勞觀而止，往返僅一日，且以肩輿行，殊不足以窮此山之勝，亦未足以盡余之興。五月三日，乃與

諸同事偷得四日閒，作深入勞山之約。晨七時，驅車向東北發；八時至柳樹台。下車後卽卸長衣，曳短笻，繼續向東北進，至北九水，風景不殊，相別已一月有奇矣。前度之遊，得詞一闋，錄入以誌此地之景物。

鷓鴣天　北九水道中

春在平蕪水石間。斷崖新漲綠波痕。峯迴路轉溪山改，雪盛苗肥野老歡。　人靜寂，鳥綿蠻。茅簷東畔有牛欄。山中自是多天趣，薺菜蒲葵次第看。

至是折而南行，沿溪直上；巖石之奇，不可方物。江南山水，多以秀麗勝，似此雄奇者，浙東容或有之，實不多遘矣。野花遍山迎人欲笑；其側出巖隙者，尤見清麗。細草如茵，外人庭院所養之草地，未見有如是佳種也。所經皆險仄崎嶇，但沿澗底之亂石躍行而進，並無蹊徑可循。十時五十分，抵玉鱗口。兩峽崖東瀑泉而出，其聲似雷，崖下清水一泓，未知深淺。崖邊一松，倒影入潭，鱗甲宛然，波紋搖曳，作疑潛龍之蠕動也，得詞一闋。

八聲甘州　玉鱗口瀑泉

是銀河倒瀉下天來，珠玉散繽紛。聽泠泠激石，淙淙穿穴，濺沫飛塵。瀟灑千年風雨，巖罅自生雲。潭水沈松影，鱗甲驚人。　夾道懸崖天窄，度小溪清淺，時見青蘋。喜深山靜永，啼鳥倍相親。問何時春

風來此，看石苔痕跡有新陳。徘徊久，爲登臨意，緩步芳茵。

十一時二十分下山，十二時半回至北九水之太和觀，出所攜之餱糧，飽飱一頓。廟不大，廊間粉牆上，有易實甫甲寅題壁一首，寫作均不壞，中有「諸澗好花如靜女，數峯奇石似飛仙」之句，前度之來，得詞一闋，今錄存於此。

臨江山　太和觀

昨夜夢魂歸月殿，醒來環堵依然。飛鴻驚避十三絃。墨痕來細認，龍護倩雲煙。　藤葛縈回穿石隙，披蘿山鬼當前。買春唯有綠苔錢。柳梅忙點染，松柏不知年。

午後二時，自太和觀出發，仍向東北行，三時十五分，騎登一高嶺之巔，豁然見海，蓋已繞勞山西北部而出東部矣。途中見有張網捕黃鸝者，其法甚妙。四時五十分，下至平地，經一鄉村，名曰「王哥莊」，遂沿海岸東進，漸轉東南。經行一日過仄之山徑，驟落平原，乃健步如飛。六時十分，到太平宮，廟在半山，東望大海，風景頗佳。院內紫牡丹二本，花正繁。殿宇不甚大，建於北宋金明昌六年重修。此地以觀日出著名，院後山頂有大巖石一堆，名曰獅子峯，爲觀日最勝處，惜夜爲蚤所擾，黎明乃入睡，不獲觀矣。

四日，朝膳後，七時十五分，離太平宮下山，向南進發，漸行登一峻嶺，沿途松石極佳。此山之松，鱗

甲既老輒自脫落，枝幹便作赭色，故名赤松，余生長嶺南，久居冀北，皆未之見也。九時三十分，抵白雲洞，海拔四百米，達長松萬本，風景佳絕。客室懸南海先生一直幅詩曰，「峭綠犖崒怪石横。白雲洞口開笙磬。兩株白果萬松樹，卧看蒼茫雲海清。」又有陸鳳石於此處望見海市之實記八幅。院內牡丹紫荊正盛開。所謂「白雲洞」者，乃在一大巖石之底，並非水成巖洞或石膏巖洞之類。然而此一拳石之偉大，亦可驚矣，生平所未見也，得詞一首。

滿江紅　白雲洞

天外飛來，看墜地蒼崖崩裂。誰信道嶙峋風骨，幾經涼熱。料是補天無用處，獨留空谷欺霜雪。倩何人詳細問山靈，應悲切。　松如蓋，山如闕。花如錦，人如月。歎飛磨千古乍圓還缺。赤鳥不來山鬼嘯，黃鸝高坐花梢說。問人生何事苦相尋，鵑啼血。

十時三十分下山，不循故道，向山前直下，峻險陡絕。途中望田橫島，該島曾發生一大規模之自殺案，不可無一詞。

水調歌頭　望田橫島

横覽海天闊，世態等浮雲。悠悠上下今古，後果接前因。昔日堂皇貴客，留得低昂荒塚，强弱屬誰人。萬事有前定。何必自紛紜。　塞天地，唯浩氣，是長存。從容拔劍相視，奇悍覓無倫。誰識齊煙一點。中

有精魂五百，未肯入侯門。此意君知否，難作漢功臣。

十二時十五分到華嚴寺，此勞山唯一之僧院矣，殿宇宏敞，爲一山之冠；登山石徑極整潔，頗似韜光，但夾道非竹而爲松耳。寺前竹林亦頗茂，唯非西湖之參天修篁。院內牡丹不少，而以龍爪槐爲最特色，生平所見之龍爪槐，此爲最大矣。此處入山已深，僅一角見海，寺建於明崇禎十六年，有一藏經閣，經典四大櫥，僧云全藏不缺，未知確否，得詞一首。

清平樂　華嚴寺

山開半面，愈覺天涯遠，人影檣橈都不見，唯有煙波一片。　翠巖蒼壁玲瓏，深山宛在舟中。雲陣奔騰似海，松濤彷彿飄蓬。

方丈以魚相餉，味極甘美。午後一時四十五分下山，向南進發，經行皆新修大道，東北海軍部之工程也。四時二十分道出青山，入一人家少歇，約留一小時。五時五十分，到太清宮，乃勞山最近海之一道觀，名勝也，松竹泉石皆幽絕，聞南海先生來遊，多住此觀云。廟貌甚古，建於北宋。院內一耐冬一紫薇最老，數百年物也，入夜八時大雨。

五日，雨不斷，終日不能出門戶，所居之屋，又狹小卑濕，不得遠眺，辜負好山矣；蓋整潔之室，已悉被海軍人員借用故也。自朝至暮淋漓不止，然因此獲觀一奇景，蓋坐於室內，對千仞翠巘觀雨，上不

視天空，則得見雨點悉成長絲風送而過，疏密成陣，並非滿空中之雨，疏密悉相等也。「雨絲風片」一語，今日乃得實地體驗，幸福不淺。

六日，此雨已繼續一晝兩夜，未有放晴意，困守斗室，了無所事，今朝實不能耐，乃於六時十五分冒雨至後山，讀南海先生之癸亥摩崖，有五言長古三首，起句曰，「天上碧芙蓉，誰鄰東海濱」。勒於一大巖石上，刻工尚佳。飯後同人咸謂再不能蟄居此室矣，遂於八時十五分，冒雨出門，將至青山時，雨大至，帽簷滴水，衣裾盡溼，然仍拖泥帶水，鼓勇前進，不餒也。既而雨稍止，則見蒼翠欲滴，萬壑爭流，道旁峭壁，皆呈碧綠色，苟非雨後，那能獲此佳境，三十六小時之幽閉，得此庶足以相償。斯時鞋襪既已泥濘，無可顧慮，乃大踏步踐澗水而行，穿林度陌，泉聲雜出左右，幾不信此身之猶在塵寰矣。十時四十五分，行抵明霞洞，海拔六百五十米達，金大安二年建，三面奇峯環抱，前臨大海，雨後溼雲時過，風景佳絕。院內牡丹，丁香，紫荊，棠木筆，齊放，有大黃楊兩株，乃三百餘年之物云。久幽山脚暗室之同人，驟登二千餘尺之高峯，眼界頓異，各各歡喜欲狂，遂解衣脫履，付從者以火烘之，亦足繞院走。院後赤松數百本，前面石欄干外，懸崖壁立，溪澗左右夾流，如奏笙簧，東坡之「千山動鱗甲，萬壑酣笙鐘」，於此處見之矣，景物之美，堪與白雲洞相伯仲，得詞一首。

摸魚兒　明霞洞

倚長松高寒籠翠，懸崖千仞嶙陡。青山列隊來相媚，侍立只依前後。堪消受。驀忽地龍蛇起陸羣峯走。思量儘有。是吹下天風，推移雲海，俯視見林藪。　烟嵐外，萬壑爭流似吼。雨痕猶禁新柳。松濤奏出鈞天樂，管甚白雲蒼狗。君知否。算只是青山與我周旋久。無言搔首。把姹紫嫣紅，落花飛絮，付與灌園叟。

午飧，道人以辣椒相餉，食量陡增，留連不忍去；無奈客室只有一榻，實不能容。午後一時二十分出院門，下山越一深谷，二時抵上清宮，則見殿宇陋劣，所謂古牡丹，亦無異於尋常，一望而行，無可留戀。此院地址，居太清宮與明霞洞之間，建於北宋元延祐十年重修。斯時既無住處，只得上歸途，詢諸輿夫，則云越天門峯而至登窯，約三十餘里，爲最捷之徑云。於是毅然鼓勇行，山徑崎嶇萬狀，雨後尤不易行，計越峻險之嶺五，渡奔流之溪澗六，皆躍亂石而過，然而懸崖絕壁，急湍飛泉，隨處繫人留戀，不自覺其苦也。四時半，攀達天門峯，兩峭壁東西對峙，氣象雄奇，近峯巔處，遍山杜鵑花開正繁，蕊鳥細葉佳種，花朵甚大，色粉紅而略帶紫，美麗無匹，想此花亦初不料竟有人來賞其芳姿耳。得詞一首。

天門謠　天門峯

疑是神仙窟。遍巖谷杜鵑花發。飛鳥絕。有雙峯如闕。　看雨溼輕雲黏石隙。乍見翠鬟旋復失。難彷彿。但脈脈遙岑對碧。

徘徊片刻，即匆匆循澗下，左右蒼壁奇絕，應接不暇，途中略進小食，六時十五分，下至平地，即海岸矣。溪流入海處，河面寬闊，乃以三籃輿迭渡七人而過，水深沒膝，於是沿海岸踏沙而行，時過小流，輒倩人背負，蓋時已入夜，更不願衣履之沾濡矣。既而昏黑，星斗無光，伸手不能見其掌，輿夫告以前面有一寬數十丈之洪河，但水不深，仍可徒涉。乃再用籃輿迭渡之，河之中央有一沙洲，分兩次渡，三人先過，周孫張三君及余鵠立於沙洲上，面積橫直約數丈，出水不盈尺，左右巨流滾滾，假令山洪暴發，則吾儕四人其為魚矣。濟河，天愈昏黑，遙見燈光一點，知距登窰不遠矣。先是於躑躅海岸時，已遣二人急足前進，至登窰通長途電話於青島，飭車來迎，所見之一點燈光，蓋打電話之人，返來相接也，幸賴有此，否則更狼狽矣。既達登窰，度一長石橋而過，即是市街，然無可駐足處，不得已，乃闖入一豆腐店，店主王姓，人甚和靄，不以為嫌，反殷勤相待。斯時人已疲勞，不飢而渴，入門倒臥土炕，同聲呼茶壺水未熟，先以所攜之酒潤茲枯喉。已而茶至，如得甘露，一盞既下，則又議論風生矣。抵登窰已八時半，默念汽車九時許當可來，既而警察局傳青島有電話至，謂局用兩車，以事不克來，囑在登窰越宿，明朝五時來接云；後告以此地無可寄宿處，車乃允發，幸而諸人談興甚豪，殊不寂寞。有攜勞山晶石來售者，余以六角購得一片，以誌此遊。勞山產晶石，墨者尤佳，余之所獲，乃茶晶耳，雨後洗出，時有露見者，途間曾見婦孺數輩，入山覓取也。十一時而車乃至，抵寓則十二時一刻矣。此行甚樂，又得遊一名

山，由西而北而東而南，一周此山矣。且陰晴雲雨之山容亦既覽遍，實難得之機會也。

太淸宮阻雨，未得探奇選勝，不無微憾，然而該地之幽境，令人不可忘，松竹石泉，無一不佳，全山寺觀，以此院爲最近海，與白雲明霞兩洞較，各有優長。勞山特色既在臨海，則太淸宮乃瀕海名山之瀕海處，允爲勝絕。此行雖未得暢覽，然亦不可無一詞。

金縷曲　太淸宮

古寺林間矗。獨憑高凝眸睇遠，海天相續。曲徑紆迴沿澗出，上接雲烟巖麓。念當日水翻平陸。萬里陰山東入海，笑江河縈抱崐崙足。看展此，畫圖幅。　蒼松如蓋擎空谷。望層崖幽篁滴翠，小窗浮綠。收納羣峯來眼底，萬壑千巖可讀。生不羨朱輪華轂。絕代佳人羅袂薄，倚天寒瘦削腰如束。略勝似，便便腹。

四八

科學乃實事求是之學問，促社會之進化，其功最偉。無論何種學問，若用科學方法以追求或整理之，所得效果定較圓滿，此就爲學方法言之也。至於工具方面，譬如縮短時間與空間，及補助官肢能力之所不逮等，則更顯而易見者矣。總而言之，科學之發達，每與各種學問之進步成正比，此殆可

以覆按而得之例證。唯有兩事，結果乃與科學成反比。換言之，即科學愈發達而彼將愈形退步。其退縮之程度，亦可以科學方法求得之。

一曰人類之本能。　科學愈進步而人類之本能乃愈消失。請言眼。人類視覺，除得天獨薄之短視而外，年齡至四十五六時，即須求助於凸光鏡，此殆無可逃避之階段矣。但於玻璃未發明之先，又當若何。即以中國而論，五百年前之先民，恐未必知有眼鏡也。（據趙甌北所考證，則眼鏡製法，乃明正德間傳自西洋）。然則古人之在五十以上者尙工作否。男耕猶可，女織將何以堪。孔子讀易而韋編三絕時，已逾六十，觀於商周所遺留之竹簡及龜甲文，大小只與三號鉛字略相仿，今之七十老翁，恐絕對不能誦讀。可證自玻璃既發明而製成凹凸鏡後，目力之本能乃愈消失矣。復次，黑夜遠矚之能力城市中人不逮鄉民遠甚，此則燦爛電光之爲害矣。試詢諸六十以上之老者，當彼等翩翩年少時，孰不是於一燈如豆之下，作蠅頭小楷哉。今之人其尙能之乎。誠恐三十六燭之燈泡猶以爲未足也。更有肢體之本能，因物質文明之嬌養而喪失者已不知幾許。此一事也。

二曰藝術。　科學愈發達而藝術實有因而退步之可能。試以電影言之。在無聲電影時代，觀衆無異猜啞謎。那時之演員，舉凡一切意志及情感之表示，悉以動作出之。是以爲藝員者，關於眉目傳情工作，須加以十分注意。應思如何而後可以令觀衆知余心事。日日向此方努力，而藝術亦可以日

進無已。迨有聲電影既發明之後，非復啞謎。藝員恃有聲音爲之助，表情技術，不必集中於動作。意志或情感之形於顏色者不必十分努力，可用聲音以傳達於羣衆，而眉目傳神工作，遂因而鬆懈，殆必然之勢矣。復次，女紅之精巧者稱曰鍼神，此亦藝術之一種而有賴於天才者也。迨刺繡機發明之後，化藝術而爲技術，只要手足互動而得其中，卽人皆可爲，無復個性。縱出品或勝於手工，而女紅之藝術則退化矣。此又一事也。

計藝術之最足以表現個性者無過於作畫與寫字，萬千人爲之而萬千不同。誠以斯二者，機械不能施其巧，亦非科學之所能入其堂奧，唯天才是賴，此則超乎科學之外者矣。由此言之，則科學萬能之說，殊令人不能無疑。

四九

以藝術作觀察點，最足以覘一民族之特殊性尙。卽以圖畫而論，西洋重實證，需耗其精力於客觀的模寫，欲使唯妙唯肖，不爽毫釐；結果遂缺乏個性而喪失自我。中國則反是，重理想而尊主觀，以氣韻爲六法之首要，不拘拘於形似，結果可發揚個性，而自我尊崇。且所謂毫釐不爽云者，乃事實所不許，卽令以一人之筆，於同一時期同一背景之下而作兩畫，謂爲不爽毫釐，恐怕未必，且可斷其爲

不可能。此無他，動作乃根於心靈，而心靈則刹那刹那，遷流不居而已。是以中國畫家，首重品格，且必於明窗淨几身心俱泰之時，然後着筆，以己之心爲天地之心，以己之精神爲對象之精神，融會貫通，卽物卽我。故能落紙而氣韵盎然，不囿於物。蓋以自然界之景物既如此其繁複，欲窮形盡相，誠不可能，與其形似而乏生氣，曷若自我作主，竟以我之心情權寫萬物形態之爲愈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種包羅萬象來去無礙之獨立精神，近代西洋所謂意象派之美術家，已漸能領會，然亦既遲卻二千年矣。天上仙女既屬理想之對象，與其添肉翅曷若駕雲，其爲主觀虛構永難證實則一也。彼初只見能飛者必輔以翼，遂不得不加以肉翅，此卽世俗所謂「死心眼」。天上之雲既可以橫絕太空，來去無迹，若稍活動其思想而利用之，斯得矣，更何執執焉。不見現代已有能凴馭他物不假肉翅亦可飛翔者耶，何所見之不廣也。寫實既不得實，而思想又爲物所囿，不敢作靈活變化，抑何可憐。不敢卽是不能，西方民族之審美觀念實缺乏個性之主觀創造，不能擺脫物質束縛，無可諱言。身體之不能擺脫，猶可原也，若並精神而亦爲所縛，則太酷矣。此西洋美術所以匠氣深而神韵少之原因也。

十九世紀之末葉，西洋美術界乃有所謂反實現運動，名曰後期印象派，其領袖人物曰賽沙印(Cézanne)。賽氏之言曰；「萬物因我之存在而存在，我是自我，同時又是萬物之本元。萬物之精

神寄託於我躬，我不存在，則物之主宰亦不存在矣。」此眞可稱爲大膽的對於客觀畫派之革命論，其精神與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之說正相同。此則受東洋美術「崇尙氣韵，不務形式」之影響後所發生之革命運動矣。

五〇

後悔是不智之事。就科學的理論言之，縱曰失機，但事實已成，追悔何及。只應認作教訓，不應謂爲不幸。經過一度，則思想與經驗均將獲益不淺，悔之奚爲。若就定命論言之，則尤不應有悔。蓋失望實緣於希望，無所希則無所失，既失之後，始證明當初之希望殆因知識不足之故，是過分的，是不正確的，是不可能的，或且是命不應得之妄念。若是則原無所失，更何悔之與有。心安理得，何怨何尤。是以後悔觀念只是自尋苦惱而已。

五一

藝術之疆域有二：一曰唯物的，一曰唯心的；換言之，即一屬於物質方面，一屬於精神方面是已。然而同是藝術，其間亦有優秀與平凡之別，大約出自天才者爲最上乘，而熟極生巧者乃其次也。若

學酬資以爲衡，最足以定藝術之高下，同時亦可以說社會心理之趨向。

何謂酬資？即勞力所得之報酬是已。勞作之對象，勿論其爲個人爲羣衆，要之出我之精神或體力，以饜足對方之需要，而獲得其金資，權利義務之間，不過如此。至於酬報之厚薄，則視需要之緩急與饜足之程度爲何如。需要屬於事實方面，計日呈功，可以用科學方法精確核算；饜足屬於情感方面，酬傭等級一以羣衆心理爲基礎，似不能用科學程式計算出來。然而亦有道焉。必如何而後可以饜人之欲足人之求，反應全在感情上。只要我所出之勞力能刺激對方情感而使之起反應，目的不外乎此。勞作者刺激力愈大，則受感應者饜足之程度亦將愈高，是即計算之方法，亦即酬勞之標準。

世界上工資價額之最高者，無過於優伶電影員音樂家之一流人物，其最著者一小時可獲得數千金之報酬，爲任何職業所不能及。若以此作酬傭之測驗，則「娛樂」似是人生之最大目的矣。然而戲劇與音樂令人怡悅者固爲衆所好，而令人愁慘或悲憤者亦一樣受人歡迎。以此論之，則只有「好惡」無所謂娛樂，可樂者固好之，然因此而感受極度不歡者乃亦好之。若是者，只得謂之好「刺激」無愛惡之可言。此直與煙酒茶咖啡性慾相等。但一爲生理上之刺激，一爲心理上之刺激，其以劇烈刺激爲至樂則一也。但刺激以其所好而好之，誠是矣；而可惡之刺激乃亦好之，則又何說？喜劇之與悲劇，其所受羣衆之歡迎無以異也。以此論之，則所謂娛樂也，好惡也，刺激也，只是視覺與聽

覺所受之果，而其因乃在於「同情」。無論圓滿也罷，缺憾也罷，悲慘也罷，歡娛也罷，只要能博取一般人之同情，斯爲上選。所謂樂也者樂同情於劇中人，好也者，好同情於劇中人，一以能喚起羣衆之同情心而論價值，如斯而已。此固關乎藝術人員之技能，然亦社會心理之最真表現矣。

五二

說文對於國字之解釋曰，或邦也。從一、從口、從戈。文曰：一爲地、口爲人、執戈以衛。近代學者釋國家之意義有三要素；曰土地，曰人民，曰主權。有土地而無人民，有人民而無土地，或有土地人民而無主權，皆不成爲國家。說文國字從或，外加以口之輪廓，則土地人民主權疆界之意義咸備，字義之精深，此爲最矣。昔日之市儈販卒，偶寫國爲囯，圖省筆耳，小民無知，曾何足責。辛亥以後，乃有改國爲囯者，此則爲有意義之更改，殊非偶然。有人民而無土地無主權，豈獨不能成爲現代式之國家，且不能爲形成之國家，證以近事，殆成語讖。先民造字之意義如此其奧衍，如此其完備，後世子孫乃棄之如遺。此殆與家藏鼎彝珍本而不肖子孫賤價以斥賣者同一傷心，斯亦不學無術之一端矣。

五三

法治與禮治，原是維持社會秩序之兩種方法。法治乃以制裁權委諸政府，禮治則以制裁權委諸社會。在秩序未壞之先，亦未嘗不可以收維持之效，若不幸而挺生一英傑，則非可以常理論矣。禮治乃以互尊爲根本觀念，人誰不樂受他人之尊重，是故英傑之對於禮節，雖厭惡其拘束之部分，然互尊之部分尙可保留，故崩壞尙不至於根本摧翻。法治乃以强制執行爲唯一方法，殊非英傑之所能耐，至不樂任受時，大可以我行我法，不遂則訴諸武力，鐵彈卽我之如意珠，孰敢不聽。是故「訴諸法律」一語，只是弱者之哀鳴。吾將下一轉語曰，唯秩序可以維持法律與禮儀，非法律禮儀之所以能維持秩序。將以吾言爲不信耶，「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此法治之窮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此禮治之窮也。吾豈好爲偏激之論以駭聽聞哉，事實固如是耳。

五四

中庸：「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寥寥數語，已將一部天演論之精義包舉無遺。論語：「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區區兩言，已提絜一部原富及多少社會學名著之神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此數語已能包舉理財要旨，如網之有綱矣。吾固惡乎曲解我先民之學說以附會歐西之新學說者，惡其無聊也。但玆之所舉，吾以爲雖

縣諸國門，亦斷不至於蒙曲解附會之誚。博大哉，吾之先民。

五五 （文章技術）

自唯物論爲世所尙，相以物質文明競巧鬬奇，而技術人才之一名詞，遂應運而生。蓋以科學總不能離乎工具，從一方面言之，工具愈精巧而科學乃愈昌明；更從他方面言之，則以科學發達之故，而機械之構造乃日新而月異。二者相輔而行。時至今日，已不能區別其孰爲因果矣。來耜工具也；而播種機亦工具也。帆檣工具也，而推進機亦工具也。工具愈複雜，而運用工具之技術遂成專科，斯亦事理之所必然者矣。文章亦工具之一種，其作用大略可分爲（一）記載事故，（二）摹描景物，（三）陳述意志，（四）傳達思想，（五）抒發情感等，此五者雖殊，未足以盡文章之效能，亦只舉其大概而已。文章旣是一種工具，則運用此種工具之技術，自應不容輕忽，請言文章技術。

再者此稿爲篇幅所限，故每類只能略舉一二作例證，以示文章技術之價値。至於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則亦無取詞費矣。

（一） 以記載事故而論，舉其大者，厥史是已。自古有史才之稱，而良史、蕪史、亦各自成爲評價之名詞；是則作史之技術，久爲世所尙，於斯可見。才不才，則亦關乎文章運用之技術而已。試將史漢

三國志及南北史，而與宋史或遼金元明史相比較，則良不良之別不難立見。更有一最好之例證，試將新五代史與舊五代史相比較，二者基於同一之背景，敘同一之事故，而優劣懸殊，豈有他哉，文章技術之不同而已。史家運用技術之方法約有三種：一曰編年，二曰斷代，三曰紀事本末。斯三者各自有其所長，然亦非無所憾。歷史本如江河之水，有絕對相續性，正如太白詩所謂「前水復後水，古今相續流」欲以刀畫河水而斷之，是爲不可能。以此論之，則歷史似以編年爲便。但歷史乃人類活動之總成績，年代愈多則資料亦愈複雜，若欲使讀者集中精神以觀察某一時期之演變，則斷代爲便。然而一事之發生，各自有其來蹤去跡，必非突然而起，戛然而止也。斷代史之最大缺點在不能使讀者總覽事故演變之前因後果。原欲爲讀者節時間，結果則翻檢追求，所費之時間或將倍蓰，於是紀事本末體乃崛起而救其弊。紀事本末之技術，以事爲綱，以年爲緯，能使讀者對於某一事故之演變，因果分明，無勞翻檢，斯爲最便。然而彼所勾取而認爲價值可紀之大事，是否卽大；所遺棄而不收錄之小事，是否卽小。容或有一二瑣碎之事而於社會文化有莫大關係，未可知也。如某人買一婢，某家逸一奴，似乎瑣屑不足道，但奴婢制度之演變，實文化史之重要資料也。且事因之中，有近因，有遠因，有直接之因，有間接之因，苟非精核詳審，每多遺漏。事定之後，有當然之結果，有意外之收穫，或發現於當時，或滋萌於來世，苟非具玲瓏剔透之精神，明察秋毫之眼光，每多忽略。可見勾稽事實以紀本

末，恐憑作者之主觀以爲衡，未免有幾分危險。由此言之，則編年、斷代、紀事之三種方法，各有短長，未能一概論作品之價值，則視作者之文章技術爲何如耳。

（二）　摹描景物之工作，其最顯而易見者厥爲遊記。漢書西域傳，與柳子厚之鈷鉧潭遊記，層次分明，記載詳博，更補之以寫生妙筆，移步換形，於今中小學校已採爲教課，可勿具論。若夫潘岳之西征賦，實遊記體文字之別開生面者，是不可以不敘。晉惠帝二年，岳爲長安令，自寫其西行之旅程而作此賦。其敘事也隨處興感，與尋常遊記體之作品不同。過鞏洛而感周室之興亡，過新安而感項羽之坑秦降卒，過澠池而感藺相如，過崤函而懷秦穆公，過陝州而感虞虢，入潼關以後更百感交集，氣勢滂礴。茲篇實兼遊記與史評，此則潘岳之文藝天才矣。西征賦實摹仿班氏父女之北征東征，而辭藻之穠麗過之。言念及此，不期而起一連帶感想，覺得我中華民族之文藝天才，殊足自豪也。溯自荆楚民族受三百篇之薰陶而成騷，中原民族復接受楚騷而成賦，格律均互相因襲，斯固然矣。然而楚騷之行文，純屬象徵派，表面是美人香草，而寄託遙深，眞意竟在文字之外，非僅字裏行間矣。漢賦乃法其體而反其道，他勿具論，即以班固之兩都，張衡之兩京言之，則均屬寫實之大文，盡洗楚騷超實現之色彩，得不謂豪傑之士也夫。兩都所言山川形勢之雄奇，宮室建築之富麗，與乎兩京所寫之未央長樂桂宮建章甘泉等宮殿，其中夾敘城郭人民，更旁及上林苑之田獵水嬉舟遊樂技等事，步

步踏實，有如畫圖而文體則猶是象徵派之楚辭也，斯亦奇矣。兩都二京，乃以一都市爲對象，面積較廣，景物較多，尚易著筆；而王延壽之魯靈光殿賦，則更故意縮小範圍，專寫一座宮殿，堂奧楹桷，分段描寫，極盡崇傑低昂幽深窈窕之姿，自非有特殊技術，豈能出此。何晏之景福殿賦，則亦效法靈光者也。此外專寫一種天然景物者，有木華之海賦，郭璞之江賦；專寫一種人工之微細物品者有馬融之長笛賦，稽康之琴賦等，莫不刻畫入微，曲盡其妙。要而論之，漢賦之修辭結構，均脫胎於楚騷，無可諱言；而乃獨能一反其虛無縹緲之半神秘性，專務寫實，此則我民族文藝天才之卓絕及創造能力之偉大，乃得有此技術，猗歟懋哉。

摹描工作，於描寫景物而外，更有描寫人物之個性，亦文章技術之重而大者，此類文藝之主要作品，傳記是已。人心之不同，有如其面；心之不同，即個性之各別也。此種技術以能於敘述各個人之言論行事時，而使本人之特殊性質，自活現於紙上，斯爲上品。此種技術於取材之詳略，鋪敘之輕重，安排之後先，均有關係，試舉廉頗藺相如傳以爲方。合傳體裁，乃司馬遷所創造，斯亦技術之一種。史記以廉頗藺相如二人合傳，就表面觀之，兩人皆趙之名臣，勢位豪華，事功赫奕，分量畧相等，以之合傳，誰曰不宜。假令以凡筆記載，當必平均鋪敘，以無失兩人之事功爲主旨，蓋勢位與功業旣畧相等，自不容有所偏重有所偏輕也。乃讀史記本傳，寫藺相如完璧歸趙及澠池之會兩事，佔全篇幅十之

九，而於廉頗七八次之赫赫戰功僅用寥寥數語淡寫輕描。於水到渠成之後，乃忽以重筆叙藺相如告其舍人數語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得此數語，而兩人之個性，遂活躍於紙上。此眞傳記之神品而描寫個性之絕技者矣。本來事業與個性完全兩件事，若以鋪叙事功爲作傳記之唯一要務，實未解個性之價值及作傳之精神而已。又史記之竇嬰田蚡傳，通篇叙景武間之外戚專橫，炙手可熱。最後一句「上曰，使武安侯而在者，族矣。」得此一語，不獨寓貶抑權姦之深意，而明主之氣概，亦同時活現，眞有萬牛回首丘山重之勢，是曰技術。

水滸紅樓兩書之所以膾炙人口，其價值即在於善寫個性。水滸寫百數十個性別相同，而年齡事業背景環境悉相仿之莽男兒，而個性各異。紅樓寫百數十個性別相同，而年齡事業背景環境悉相仿之小兒女，而個性各異，此其所以爲難能也。寫個性須布局與摹描二者兼施。布局乃腹稿，關鍵在下筆之先；摹描乃細工刻畫，關鍵在行文之時。有時雖背景相同，事實相同，而修辭之巧拙，於個性之神采表現關係甚大。試舉一事以明之。水滸傳智深救林冲一節中有兩語曰，「只見一條鐵禪杖飛出來，跳出一個胖大和尚，」筆墨飛動，有如生龍活虎，的是花和尚神采。若易以凡筆，或將曰，只見一個胖大和尚走出來手持一枝鐵禪杖，則如死蛇矣。然而事實與背景固未嘗有絲毫之或失也，

果何所據而竟云彼善於此也，是在會心人矣。

（三）　意志之陳述與作者之立場有密切關係，而於對象之素質亦不容或忽。即以李斯諫秦逐客書而論，其總頭第一句即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開門見山，一針見血，剪盡枝葉，不事繁文。蓋以對方乃一個好大喜功之雄主，且精力彌滿，絕對好動而不思靜，有事固忙，無事亦大忙。與此等人說話，只應直截了當，不宜用三眼一板或旁敲側擊態度以使之生厭，斯翁其知之矣。至於武侯出師表則有異於是。此篇作者之與對方，分屬君臣，實同晚輩；是以說至吃緊處即把先帝擡出來，使之警惕以動其天性；冀可打入對方之心坎，庶不至如風吹馬耳。試讀「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太息痛恨於桓靈也」數語，帶血帶淚，掬誠以進。此數句實篇中之主眼，亦文章最美之一段。更有丘希範與陳伯之書，所用之技術抑又不同。因對方並非國爾忘家公爾忘私之英雄，亦非不顧一切以求達其最大目的之豪傑；故只能以鶯飛草長愛妾高臺之下等嗜慾動之。此之謂因人而施，亦愈可見文章技術之不容不講矣。

陳述意志，對方非只限於一人，更有對於天下後世而陳述者，或則自陳而自述，不爲任何人而作，只自寫其自由意志者。賈生過秦論，通篇鋪叙秦國歷代君主文德武功之隆，與乎六國朝野人才之盛。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應有盡有，無所不備。全篇讀將盡，幾疑其文不對題。最後一句，乃曰，「仁

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讀至此，乃知全篇不對題之文章，正所以暴露秦之過失，而不容其狡展也。諫逐客乃開門見山，過秦論則畫龍點睛矣。更有李密陳情表，乃爲個人私事，故通篇瑣瑣敍家常，至「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報劉之日短也」乃以重筆出之。若是而謂對方尙不批准者，未之有矣。文章有神，當其運用技術進入化工時，眞能攝取人類之靈魂也。

（四）思想之傳達，厥有兩途：一曰語言，一曰文字。帶刺激性之語言傳達，效力有時極大，但範圍則不能甚廣；文字之傳達，時間及空間均可以至於無窮，此其所以爲重也。吾人開卷卽與古人親，千載之下，有如促膝，此非文字之靈耶。大抵用文字作工具以傳達思想，而欲於空間及時間兩方面均收獲效果者，工作之技術，約有三端：一曰繁，二曰簡，三曰美，請言其略。

古人著述，有說理務求其詳，敍事務求其盡，引證務求其博，描寫務求其眞，不厭其繁，且因繁以見其豐富，內容由一卷二卷以至百數十卷。或以一帙之著作爲終身事業，旣成之後，卽可與人類而並存，此一端也。更有以簡制勝者，愈簡而收效愈大，其簡之程度可以至於片言單調。如「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食麵包須做工」等，當日只是由一人之思想發放出來，而乃震動一時，廻盪不已，直至數百年後數萬里外之吾儕，猶得而稱道之，此又一端也。大約以留傳爲目的者不厭其繁博，而以宣傳爲目的者則愈簡而愈佳。蓋對於少數之知識分子或極少數

之專門學者說話，與對於羣衆說話，技術自應不同。於斯二者而外，復有一種文章，其行文也，逍遙自在，繁簡不拘，興之所至，隨手拈來。其價值不在內容之豐富與不豐富，亦不在刺激性之大與不大，作用不在知識方面而在精神，是曰「唯美」文學。離騷只二千餘字，而地位則列在古今書籍之甲等，無敢有起而議之者。雲想衣裳只二十八字，但可與李白而俱傳，與文字而並壽。要而論之，自詩三百篇以至於元曲中間一切詩詞歌賦，均屬文學家一時之感想，發爲文章，其有技術精巧足以維繫人類精神者，則傳達可以至於無窮。此類文章，此種技術，眞可謂帶得幾分神祕性矣。

（五）以文章作工具，若從知識方面言之，則說理及敍事爲重；若就精神方面言之，則表情爲重。蓋人類乃感情動物，於求知之外，尙有所謂精神作用故也。漁唱樵歌，發達遠在文字之先；而牧童蠶女，出口皆可成妙文；或間有一二語爲積學之士所不能道。蓋精神之爲用，異乎尋常，若偶然捉得一剎那之實感，由靈明而發爲聲音，播於文字，遂成千古絕藝，初不必定以博學多能然後可致也。

情感表現之神祕若此，是以有文藝天才之文學家，每於捉得一剎那實感之時，輒運用其文章技術之才思以寫之。其方式則或以亢進，或以蘊藉，或以比興，或以鋪敍，而一以眞性情出之。此種作品由作者本人之情性與讀者之情性相感照，遂以傳誦，是曰佳作。試觀古今來之美文，實無一而非性情之作，斯可知矣。

杜工部送鄭虔貶台州詩曰：「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於干戈滿目顛沛流離之際，而與摯友分携，且明知死別，以如此環境，如此情緒，感懷身世，乃得有此等至性至情之作。又東坡御史獄中遺子由詩曰：「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當日東坡下御史獄，頗受虐待，而天威尙不可測，自分必死，而子由亦以東坡爲必死，此詩竟等於遺囑矣。更有吳梅邨之賀新郎：「故人慷慨多奇節。恨當年沈吟不斷，草間偸活。」此三者均屬帶血帶淚文章。杜蘇兩公，本是性情中人，乃多血男子，平時目覩悠悠行路之痛苦，且感同身受，況對於親友及弟兄哉。梅邨此首乃絕筆詞，正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是以落筆卽血淚交迸，莫能自已，且能令百世後之讀者與之同感。此無他，亦曰凡具有眞性情之作品，每易得他人之同情而已。文章神奇，有如是者。

表情技術，有專取含蓄蘊藉者。怨苦在心，但仍極力節制，而以中聲和平出之。詩三百篇，大都如此。其後歷代詩人，莫不秉承三百篇之遺訓，運用怨而不怒之技術，純熟自然，而尤以詞人爲最。此種技術，可稱我中華文族之特長，或竟可稱爲民族性矣。卽以詩鄘風載馳一章而論，人生在世，不幸而至於家破國亡，可謂極矣。於瑣尾流離之際，欲歸事父母而不可得，可謂虐矣。試觀其發洩胸中怨苦，取何方式。曰：「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溫柔敦厚，一至於此，

只能名之曰美術的怨誹。又女子而爲丈夫所捐棄，且目視此薄倖郎君移愛他人，可謂不幸之甚者矣。乃讀谷風之詩，一則曰「黽勉同心，不宜有怒。」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再則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曰「既生既育，比予于毒。」雖蒙極大怨苦，仍自能尅制情感，只用含蓄蘊藉之方式以洩其悲憤。此種技術，苟非根本於特殊純厚之民族性，恐不容易運用。若以意志自由權利保障之說繩之，則許穆夫人爲志行薄弱，而谷風少婦爲怯懦無能矣。谷風之「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雖只寥寥數語，而高尙之人格及濃厚之同情心，已盡量表現。余謂詩經三百篇，不僅爲後世一切文學之所從出，且爲我中華民族性之最眞表現也。

詞及近體詩，大都以婉約爲正宗，蓋一則上承三百篇之遺風，而格律之拘束亦有以致之也。漢魏樂府，無篇幅之制限，長言永歎，了無拘管。唯近體詩則以二十字至五十六字爲限，若不採含蓄蘊藉之技術，取絃外之音，納深意於短幅，則作品將薄而寡味矣。唯詞亦然，且以其格律愈護嚴，故婉約之技術亦愈巧。蘇辛以前，幾無以詞作工具而表示亢進之情感者。蘇辛以後，詞風雖累有轉變，然猶是以高亢爲別派，婉約爲正宗。或則此種工具特宜於婉約，未可知耳。詞之表情技術，於拙著「詞學」兩篇分析言之，可供參照。更不便以複雜之舉例奪此短篇之幅。茲唯錄宋徽宗（燕山亭）數語，用

作婉約之代表。「憑寄離恨重重，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題曰北行見杏花，當是被虜北遷時作矣。如聞哽咽之聲。

婉約之抒情品多屬比興體，每因一物以起興而於狀物之中抒發其情感。此方法最爲普通，詩之國風，十有七八多屬此類，而後世宗之。如青青河畔草意旨何嘗在草；迢迢牽牛星精神殊不在星；比興而已。

比興體之作品，其長處在於隨意寄興，愈增嫵媚。此法非只我國有之，世界各國，莫不皆然。蓋以因物見志，實思想出發之捷徑故也。古詩十九首運用此種技術最爲純熟，讀之可以養成溫厚之情感，啓發優美之趣味，比興體之價值，全在於此。

五六

生活二字，從一方面著想，自然是「衣食住」問題。然而同是衣食住，但文繡膏粱，崇樓傑閣，與蓬門甕牖，荊布菜根，則大有分別。此非苦樂之分別，苦樂固不在乎是也。高堂華屋之中不少以眼淚洗面之人；而篝燈課讀之餘，每多和樂歡娛之事。可見生活二字，一方面是物質上之衣食住，一方面則在精神上之「人生觀」。

若僅以衣食住釋「生活」，則人生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只是機械式，無「意義」之可言。但人生必不能無意義，無意義之生活是曰虛生，人，亦何必虛生一世也。

至於人生觀則殊無定式，每隨環境而變遷，素抱樂天主義之人，若一旦遭遇顚沛之激刺，或可以一變而爲厭世觀，然此特「操持不定」之人爲然，非所以論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之大丈夫。操持不定，卽修養功夫未足之明證矣。蓋所謂人生意義云者，亦卽人生之立脚點，立脚點固非可以輕易移易者也。孔子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素其位而行，知其不可而爲之，是卽孔子之人生立脚點，亦卽孔子之人生觀。可見衣食住只是「生活之條件」，而非「生活之意義」。意義者何，卽應思「吾何爲而有生，既生矣，將何以了此一生」是矣。就新倫理學言之，此卽所謂對於「自我」之倫理。更進而論之，則凡對於家族，對於國家，對於人類社會，莫不有其無可逃避不容狡卸之倫理在。一言以蔽之，卽「報施」是已。

試再以衣食住作論斷。吾人今日關於衣食住之所享用，較於太古時代之人類爲何如。良心詔我曰，「較爲安適」。此種安適之享用，果何人所施予，非先民積累而得之所謂「文化」也耶。文化乃人類社會之公產，不容享受而不圖報，且更須思所以補充其累積，使繼長增高，以貽後人。苟人人只知享受而不思補充，則文化將永無發揚光大之期，卽乾坤亦幾乎息矣。此卽所謂自我對於社會

之倫理。明乎此，庶幾可進行有意義之生活。

五七

年來生理學者及醫學者，分頭研究起死回生之術，或用注射方法，或用接續生命線方法，各有相當成效。一九三四年，有一蘇俄學者試以人造心臟易動物屍體之心臟，能使屍體復活，嘗試驗一已死之狗，該狗至今猶活云。

道家研究長生不老術，長生不老與起死回生，異曲同工，而方法手段途徑，則成兩絕對；一則認軀體有不壞之可能性，謂機件之壞由於飲食，「老」卽機件漸壞之證。此說與醫學者所謂人自少壯以至於衰老，皆由於食料中所含之土性鹽質堵塞微絲血管所致，同一結論。故欲求不死，當以辟穀不食運氣爲方法。一則認不食爲不可能，機件之漸壞爲不可免，但既壞之後，未嘗不可以修理，以新機件易舊機件斯可矣。後說屬於新學說，發生在前說後二千餘年，但是治標之道，反不若前說之探本溯源也。至於可能性之成分，孰多孰少，則尙在不可知之數耳。

五八

「愛國心」與「民族意識」不同，執鄉人與之言愛國，彼將瞠目而不知所云。必先爲之解釋

國家兩字曰，如何如何謂之國家，如何如何謂之國家主義。然後再爲之說明國家之可愛及不能不愛之理由。若是者，非曾受相當教育恐不易了解。至於民族意識則不然。此意識實經過數千年先天之所遺傳，後天之所培養，幾等於良知良能，在心靈內成爲一種潛伏意識，雖愚夫愚婦，莫不有之，不必有待於臨時教育之灌輸，每至適當期間，自然發動。是故以武力滅人家國尚易，唯欲於短期間內摧滅他人之民族則甚難。苟文化不相敵，恐更有被同化患耳。

五九

章歲至朔同日，古之訓也。然而至朔同日未必都是章歲，章歲因每十九年之中，至與朔庸或有一二次相逢，但以學理而論則章歲例應至朔同日而已。查過去百年間章歲而至朔相差一日者凡數見，如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至後於朔一日，同治元年（一八六二）至後於朔一日，光緒七年（一八八一）至後於朔一日，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至朔同日，民國八年（一九一九）至後於朔一日，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至朔同日。計此一百年中，前後六次章歲，至朔即不同日而相差亦只在上下一日間，無二日者。此一日之差，其原因當在時辰上。如亥時交節則曰初一，子時交節則曰初二，名雖一日，實際上或只數小時或半小時之差而已。

復有一公例，章歲必逢閏年。每十九年之中凡七閏，非章而閏者有之，但章歲必閏是矣。如道光二十三年閏七月，同治元年閏八月，光緒七年閏七月，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民國八年閏六月，民國二十七年閏七月。

六〇

韓昌黎詩曰：「六博在一擲，梟盧叱迴旋。」宋玉招魂曰：「成梟而牟，呼五白些。」言博者輒曰呼雉喝盧，可見梟也盧也雉也牟也皆博之專門名詞。程大昌演繁露曰：「骰子古名博齒，初唯斲木爲之，其凡五子，故亦名五木。其法每子分兩面，一面塗黑，畫犢；一面塗白，畫雉。若一擲而五子皆黑，其名曰盧，在摴蒱爲最高采；四黑一白，其名曰雉，比盧降一等；三黑二白白犢是爲惡齒。故曰六博得梟者勝，又曰倍勝爲牟。梟與盧皆貴采也，雉則次之，犢又其次矣。」

博弈齊名，博之種類似甚複雜，而弈之今義則爲下棊。孟子一書，弈之名凡兩見，「曰博弈好飲酒，」「曰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大抵弈乃鬪智而博則鬪采，是以古人薄摴蒱爲牧豬奴戲，鄙之也。至於弈之工具是否卽近代之棊，其種類有幾，未及細考。但周秦諸子之言弈者不少，可見春秋戰國時已有之。且如孟子所云「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可證其術乃鬪智而

非博采矣。

六一

杜詩彭衙行，共二十三韻，而眞文元寒刪先六韻兼用。計刪韻八，文韻二，眞韻一，寒韻五，先韻三，元韻四。又石壕吏一首，第四句有作老婦出門迎者，有作老婦出門看者。若作迎，則韓頭四句乃元眞庚三韻並用；若作看，則元眞寒三韻並用。於斯可見音韻乃隨時轉變，古今不同，而近代之試帖詩更用鬭巧以見長，分析愈窄，若文元互協，好煞也要落第，古人並不如是也。

杜甫以疏救房琯而得罪，流離失所；李白以被永王璘迫致而得罪，繫潯陽獄。生逢喪亂之世，雖詩人亦不能自存。若杜甫猶曰以冷澹而在輦轂下，得咎之機會較多；若李白固高臥廬山者也，而亦不免，傷哉。

六二

諸葛亮躬耕隴畝，徐庶言於先主曰，孔明，臥龍也，將軍宜枉駕過之。先主詣亮，起之於南陽。嵇康少有奇氣，鍾會言於文王曰，叔夜，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爲慮可矣。後康卒以呂安事伏誅。同是臥龍，然亦有幸有不幸。

吾嘗爬剔蘇辛詞，分地而比較之，覺得環境之與情緒，影響至大。葛常之論杜詩曰：「北征詩云：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廻，悲泉共幽咽。是時方脫身於萬死一生，以得見妻兒爲幸。至秦州則云：曬藥能無婦，應門亦有兒，已非北征時矣。及成都卜居後，江村詩云：老妻畫紙爲棋局，稚子敲鍼作釣鉤。進艇詩云：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其優游愉悅之情，見於嬉戲之際，則又異於客秦州時矣。」吾嘗謂環境之與情緒，互相影響；同是一太陽，朝暾則令人發皇，夕照易令人沈悶，此環境之影響於情緒者也。同是一明月，心境怡悅者見其可愛，若離人思婦則見其淒涼矣，此情緒之影響於環境者也。試以杜詩證之，愈可見此說之不謬。松濤與泉聲，無異大自然之音樂，在心境怡悅者聽之，正不知若何愉快；而杜工部北征時，只覺其撩動悽涼，徒亂人意。且妻兒猶是妻兒，而鄜州秦州成都三地，主觀與客觀雙方，觀感均各異其趣，豈有他哉，情緒之不同而已。

六三

樂府江南曲：「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少陵杜鵑詩：「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格律模擬江南曲，以樸拙見其眞。樸拙原是文章技術之一種，然亦存乎其人，未可漫然學步耳。

少陵之「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一識字者十九能誦，可稱名句。高絕之文章原可以不受文法拘束，費解處或正其佳妙處。蓋意之所至，不妨拗文義以就我，舉虛實而活用之，正不必如學語小兒，斤斤於矩範耳，是在能手。即如「異代不同時」一語，實何異於「久矣乎千百年來非一日矣」之一段笑話哉，何以在彼則成詬病，在此則曰名句。然而亦不必漫然學步者矣。秦少游之「杜鵑聲裏斜陽暮」，東坡極賞此詞，但頗嫌斜陽與暮未免重疊，況異代與不同時乎。

李後主之風壓輕雲貼水飛，乍晴池館燕爭泥，寫靜中景物，可稱深入勝理。杜少陵之仰蜂粘落絮，行蟻上枯梨，庶幾近之。

五言句之動詞，用在第三字者最爲普通。如野船明細火，宿鷺起圓沙；蟬聲集古寺，鳥影度寒塘等是也。用在第五字如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用在第一字如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則亦不少。唯用在第二字如碧知湖外草，紅見海東雲；用在第四字如地平江動蜀，天闊樹浮秦等句法，難得佳構，因一句之中以碧、紅、蜀、秦等一字爲主，餘則俱賓；此與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山虛風落石，樓靜月侵門等大不相同，因水流，雲在，落石，侵門，尚自成句讀也。

日光七色之層次曰紫藍青綠黃橙赤，此就肉眼所能見者言之也。紫外光乃動植物維持生命之要素，久爲世人所認識；卽海洋最深處，日光雖不能照達，但其中生物亦不能離紫外光而生存。蓋紫外光乃眞所謂無微不至靡遠弗屆者矣。年來更發覺有所謂赤內光者，舉凡音波之傳達，電波之傳達，光波之傳達，均賴其力，且更有種種作用云。人類視覺範圍實至有限，自望遠鏡及顯微鏡發明以後，眼之信用已大不如前，然猶得謂雖藉凹凸鏡之補助，但視覺仍在乎目也。至於紫外光與赤內光發覺後，目之力其技窮矣。

復次如地水火風，卽印度哲學所稱爲四大，謂一切色相，皆從此出，然也。但除卻堅溼熱動外，便理會不出地水火風來。譬如日某物軟，某物硬，不過主觀之評判，若離卻主觀的狀態外，更何有軟與硬之存在。於斯可見，視覺還須賴觸覺之援助，而觸覺之所評判，端賴主觀，則耳目之能力尚可信任耶。

至於主觀，則更難憑矣。豈獨各個體剛柔燥溼動靜等之無定據，卽如集合體如家庭師旅森林等，皆主觀所命之名矣。但除樹木之外，豈有森林，兵卒而外，更無師旅，不有親子，那得家庭，斷不能認房屋之爲家庭也。可見一切有若求至乎其極，仍返於空，此又未可非難耳目已也。

氧碳氫氮鈣磷鉀硫鈉氯鎂鐵碘氟矽，乃人體之構成原質。人不能缺乏此十五原質之一而生

存。但指此十五原質爲人，則又無異於認房屋之爲家庭矣。

六五

先兄嘗謂作近體詩不宜多用疊字，蓋以五言或七言之絕與律，其容積乃自二十字至五十六字而止，故作法只應含蓄蘊藉，取絃外之音，能於窄範圍內容納多量之意境，庶爲上品，若疊一字即少一字之容積，殊非所宜。此說自是至理，然亦視作者之技術何如耳。若能將一聯之精神全灌注於此疊字上，使其餘之三字或五字反專爲烘托此兩疊字而設，則疊亦無妨。如杜詩之「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及遺山之「寒波澹澹起，白鳥悠悠下」之類是也。

癸酉七夕，嘗倚聲作夜飛鵲詞一首，中有句曰，「流螢時被來星亂，掠簷低墮還飛。」時正在郊外消夏，小兒女陳瓜果於中庭，流螢亂點，蓋寫實也。後讀杜詩有「見螢火」一首，中有句曰：「忽驚屋裏琴書冷，復亂簷前星宿稀。」杜詩雖嘗數讀，但此首卻並不在記憶中。可見意境若純任自然，亦未嘗不可與古人合。

六六

帝者之稱謂，除皇帝，陛下，天子，至尊等而外，亦稱天家，又稱官家。蔡邕獨斷曰：「天子以天下為家，故稱天家。」宋太祖嘗謂杜鎬曰「今人皆呼朕為官家其義未喻。」鎬曰「臣聞三王官天下，五帝家天下，考諸古說，深合於此。」案官字有公之意，如官田；周禮曰：「官田者公家所有之田也。」孟子之言井田曰「其中為公田；」公田者，國有之田也。是則官亦即國之意。凡官價，官鹽，等官字皆含有公之意，對於私而言。劉向說苑曰「天下官則讓賢，天下家則世繼。」此官字訓公之最明瞭者。官又可以訓主，管子宙合篇曰「方明者察於事，故不官於物而旁通於道。」房注：「官主也；謂不主於一物而旁通乎大道也。」是則官家又可作主子之意，君民即主從之分也。

人雖以胡天胡帝尊崇君主，而君主則謙讓未遑。其自稱曰朕曰孤曰寡人曰不穀。朕即我也；書經堯典「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此見於載籍之最古者。其次則孟子之「干戈朕琴朕弤朕。」又次則為離騷之「朕皇考曰伯庸。」可見當初之朕字原是平民與君主通用，自秦以後乃變為帝者所專有。爾雅解詁曰「穀善也不穀謂不能如五穀之善養人也。」至於孤寡等字，則更近於咒詛，而君主不厭也。雖然寡之與獨，人之與夫，字義正相同；如曰獨夫，則帝者不樂受矣。

六七

吳梅村淸涼山讚佛詩第二首之「孔雀蒲桃錦，親自紅女織，殊方初云獻，知破萬家室，」全脫胎於杜子美奉先詠懷之「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但意境相差，未可以道里計，梅村可謂點金成鐵者矣。如親自紅女織之親字，紅字，殊方初云獻之云字，知破萬家室之室字等，直是湊合平仄而已，殊欠妥貼，且嫌費解，此之謂强押韻。又如第一首，起八句甚佳，下卽漸軟弱。立在文石階一句，用以强對護置琉璃屛，殊乏意味。含我歸蓬萊句，幼稚類小兒女口吻。言過樂遊苑，進及長楊街等句，堆典而已。且只有長楊宮，而未聞有所謂長楊街，又是强押韻。第三首至佳，尤以「靈境乃杳絕，捫葛勞躋攀，路盡逢一峯，傑閣圍朱闌，中坐一天人，吐氣如旃檀，寄語漢皇帝，何苦留人間，煙嵐倏滅沒，流水空潺湲，回首長安城，緇素慘不歡」一段爲最。第四首最壞，寵奪長門陳，恩盛傾城李等句，直是惡道。實則入宮玉殞脫屣朝山諸事，前三首已敍述無遺，意旣盡矣，第四首本可以無作。勉强湊上，而氣力又不足以御之，遂成狗尾。若餘勇可賈，而必欲作第四首，則祇應以重筆寫愛情之偉大。

六八

古樂府孔雀東南飛別小姑一段，「卻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日被

驅遣，小姑如我長，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伯兄評之曰：「蘭芝的眼淚不向丈夫落卻向小姑落，和小姑說話不說現時的淒慘只敍過去的情愛，沒有怨恨話，只有寬慰和勸勉的話，只這一段便能把蘭芝極高尙的人格極濃厚的愛情全盤湧現出來。」

說者謂太白集眞僞參半不爲無因。如集中之去婦詞曰：「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牀，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生吞活剝，且意境粗率而淺薄，淡而無味，最後兩句，更有類潑婦口吻，眞可稱點金成鐵，太白那得有此。

太白佳處，有非杜老所能及者。如「黃河走東溟，白日落西海，逝川與流光，飄忽不相待。」及「前水復後水，古今相續流，新人非舊人，年年橋上遊。」此等意境，求諸杜集實不易得。縱或類似，亦總不能如是之清空靈妙。愈可見環境之與意境，如影之與形，分豪不容假借。子美身世，中年以後，長値亂離，故工於寫實，且眼光常顧及於社會之下層階級，其寫民間疾苦，筆鋒入木三分，有非身受者之所能道。太白雖與同時，然身心閒暇，恣情山水，故感想凌虛，下筆飄逸，此其所以異也。

六九

天文家窺測火星，初則見其地軸欹斜四季遞嬗等悉與地球相彷彿，遂謂其中亦必有人類。繼

則疑其空氣稀薄，雨量太少，溫度甚低，誠恐生物不能生存。此種學說，未免太過幼稚可笑。試問所謂厚薄多少高低等之比較字義，果以何者爲標準，非地球也耶。吾地球之各種自然現象，果以何等理由而取得作宇宙標準之資格，細思難免發笑。吾人所知者，地球上之一切動植物，莫不具有其適應環境之本能，伸縮自豫，其所以能生存之方法在此。若以爲達爾文之學說未可推翻，則此理放諸宇宙而準；所謂稀薄太少甚低等等根本不能成立。火星上之動物，亦必以地球上之空氣爲太濃厚，氣壓太重，雨水太多，氣候太熱，絕不適於生存，可斷言也。即以地球而論，南美洲亞瑪遜河流域與北非洲薩哈拉大沙漠，乾溼相懸絕；南北極與赤道下之寒熱相懸絕；然各自有其動植物，一例蕃滋，但不能互易而已。故謂火星上之動植物與地球上之動植物不能易地而處則可，若貿貿然以地球上之氣候爲標準，以吾人之身體爲權衡，而謂火星上之動植物久已不復能存在，則未免太武斷矣。試思冰蟲與沸泉中之青苔水藻魚介，豈吾人之身體所能作權衡哉。據達爾文遊記，則火山口沸泉，鹽湖，無處而不有生物，即大工廠所流出之蒸汽水，熱度在沸點之上，而管口竟苔蘚碧綠，斯可知矣。

七〇

黃河之源，出自青海、蓋崐崘山及喜馬拉山之泉脈，入伏流而至朶甘思，突湧而出，高下奔迸，數

可百餘，登高下瞰，燦若列星，匯爲沮洳，方可七八十里，吐蕃語曰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腦兒譯言海。是以中國典籍曰：「河源出自星宿海，」此之謂也。

上世未明伏流之理，溯河而上，至沙漠而絕。平地湧現，詫爲無根。又以星宿之名，發生幻想。於是有浮槎犯河鼓之神話，而太白詩更直書曰：「黃河之水天上來。」子美曰：「赤岸水與銀河通。」神話原是詩人之糧，以星宿海之名詞而生幻想，更以詩人武斷之技能奮筆以證實之，而黃河遂與天河通。天孫機石，靈鵲塡橋，浮槎經年，人間天上；不知幻出多少優美之詩料。幾不分孰爲天上而孰爲地下矣。以伏流之故而及於天河，眞可謂碧落黃泉，天開妙想。此非長於淩虛之東方哲學頭腦，恐不能有此。因讀元史地理志河源一節，濡筆及之。

七一

民族性與民族意識不同。民族性者，只是一民族之特性，其風俗與特殊技能，均各自有其不同之點，優劣非所計也。如漠北之民長於畜牧，濱海之民習於漁樵，各因其地理與氣候之不同，由生活而影響於性格，久而久之，習與性成，此之謂性。無論何人，只要能滿足其性之所好，不易其俗，即可相安。至於民族意識則不同。民族性乃基於環境，民族意識則根於歷史；民族性乃原於習俗，民族意識

則本於信仰。所謂信仰者非宗教信仰之謂，乃對於其先民活動總成績之所遺留，（卽歷史）而發生一種自覺心，深信若繼繩統緒，更發揚而光大之，必可獲得其理想上之幸福。換言之，卽所謂文化是已。是故民族意識之根蒂，實基本於文化之有無；民族意識之強弱，實基本於文化之高下。是故有文化之民族，其人民自有一種信仰其先民之潛意識，藏伏於靈明與有生俱來，牢不可破。近代學者有謂民族之團結力乃根於語言文字宗教三要素，猶是形而下之觀察而已。

七二

東晉顧愷之畫法要訣：「一曰神氣，二曰骨法，三曰用筆，四曰傳神，五曰置陳，六曰模寫。」南齊謝赫作畫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賦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移模寫。」謝併顧之二三兩項而爲一，而增加着色一項。至於以神韻爲第一義，則顧謝無異焉。綜核六法要旨，二至六不過烘托神韻之過程工作，主要全在第一項。鳥獸草木，山林原隰，泉石煙雲，其動的姿態或靜的姿態，於環境及時序殊有因緣。如「乳燕飛華屋」「落日塞塵起」「庭草無人隨意綠」「殘荷枯葦戰西風」。若以此爲題而作畫四幅，則旖旎悲壯生意肅殺自應不同。但萬物又豈能作態向人，所謂旖旎悲壯生意肅殺，亦只是以我之精神爲精神而已。忽而倚闌閒眺，憐伊乳

燕；忽而斜陽立馬，目斷蒼茫。實則此身何嘗離畫室。志在高山，志在流水，意而已。苟精神之集中，則意動而心手自隨。能解此意，庶幾可以語神韻。

七三

矛盾二字，於習用語殊非嘉名。如語言矛盾，則自消損其立論之價值；動作矛盾，則自減少其行爲之成績；思想矛盾，或自破壞其成功之機會；乃當然之結果。然而一切動物莫不具有其生來之矛盾性，愈高等則矛盾性愈大而以人類爲最。竊思矛盾性之所由起，不外因圖生存而奮鬥，努力以謀出路，不惜紆廻曲折以求達其最大目的之所致。嘗聞諸作鼠戲者之言曰：「用一迷樓式之籠，中作複雜之間隔，使路途繁多而屈曲，納數種小鼠於其中，在出口之背向處放微光射入。初則羣鼠爭趨有光之假出口，極力鑽營，疲則靜伏息而復作，至死方休。其有肯背道而馳不惜千廻百折者，出路斯得，此乃聰明之小鼠，可教也。」由此言之，則吾所謂矛盾性乃起於圖生存而奮鬥之大前題，可成立矣。不特此也，即宇宙亦何嘗不矛盾，春生而秋殺之，眞可謂矛盾之甚者矣。

七四

吾人生存於宇宙間，日浮游於大氣之中，不克須臾離。而地球又屬太陽系之一分子，故所謂大氣云者，實無時而不受太陽熱力所支配，更不克須臾離。魚不能離水而生活，但鹹水魚與淡水魚之生理構造，顯然不同。以此論之，假令大氣起變化，則人體之生理上必不能脫離關係也明矣。生理上既受支配，影響必及於精神，此又必然之勢矣。十九世紀末，一英國學者倡言世界上之經濟恐慌每與太陽黑點有密切關係。其言曰：「在人類生活資料中食料品實居其泰半，而農產歲收之豐歉實爲經濟盛衰之本源。但年之豐稔與否恆與太陽熱度之强弱成正比例，蓋以植物之必不能離太陽光而滋長故也。」論斷乃從植物方面間接以及於人類，言之成理。迨歐洲大戰後，有蘇俄學者曰齊伯斯基，更從直接方面研究，謂「太陽之電與熱，實予人類身體及神經系以絕大刺激，結果能令血脈興奮而起暴動。彼之持論乃就二千四百年間八十個國家之歷史作統計，證明戰禍之發生有百分之六十起於太陽電熱最高時，百分之三十五起於熱度上騰或下降之變動時，其於溫度最低期中而發生戰事者只百分之五而已。即以近世史而論，一六四八之英國革命，一七八九之法國革命，一八七一普法戰後之巴黎暴動，一九〇五之第一次俄國革命，一九一七之第二次俄國革命，皆在太陽熱電波達於最高點之年度云。此更持之有故而不容置議者矣。不幸而一九三七也適值太陽放電最多時，傷哉。天人相與之際，若由此方面作研究之出發點，似較勝於陰陽五行之學說多多矣。

七五

月之軌道有畸零，繞地一周需時二十九日十二小時四十四分三秒，故舊曆必須以小盡作伸縮而逢望乃得常圓。計一章之中（即十九年）每年六個月小盡者凡十一年，五個月小盡者凡八年。又章歲必閏，其後則第三、六、九、十一、十四、十七、十九等年亦必逢閏，七閏之中例有四個閏月乃小盡，此定律也。故欲計算每章之日數，其式如下：（六個月小盡故每年實得三百五十四日）

$(354\times19+8)+(30\times7-4)=6940$

至於陽曆則更簡便矣。常年例得三百六十五日，每章加閏五日，例置於第二月中，計日之式當如下：

$(365\times19+5)=6940$

是故宋咸淳中臧元震所謂「一章之內加七閏，除小盡積日六千九百四十」之說，陰陽曆無以異也。

光之速率每一秒鐘行十八萬六千英里，可環繞地球七周。太陽之光五百秒可達到地球，等於八分鐘又二十秒。月之光只需一秒半弱（一秒·二九）可達地面。北極星與地球之距離約四十四光年，即北極星所發射之光經過四十四年乃得達地面是也。牽牛星與地之距離爲十五光年，織

女星則爲三十二光年，牽牛與織女之距離則爲二十四光年。如神話所云，牽牛若欲會織女一次，即令以一秒鐘行十八萬六千英里之速率，亦須二十四年乃能達到。參宿左下角之赤光星，距地球四百六十光年。宇宙之大眞不可思議。

地爲球形，故以自身之立脚點爲坐標，距離愈遠則陂度亦愈大。試就洋面而論，距一英里則下斜八寸，二英里則下斜二尺八寸，五英里則下斜十六尺，十英里則下斜六十四尺，雖大船亦不得而見之矣。但地面以外之對象則不在此例，蓋有蒙氣折光作用故也，即術語之所謂蒙氣差。

七六（變態生活）

一國中之大市鎭，若入境而見其肩摩轂擊，酒綠燈紅，未必竟是家給人足庶民康樂之表證；或則是一種病態，而爲殷富務實之反面，未可知也。蓋每當社會不安人民生活不循正軌之時，大市鎭例呈一種異樣之繁榮，而以娛樂場所爲尤甚。且繁榮之程度每與不安之程度成正比例。撰厥所原，約有四端：一則因社會之秩序既亂，人人不知命在何時，由是而「且以喜樂且以永日」之心理自然瀰漫。一則因幣制淩亂，動產與不動產之估計變動靡常，由是而人民之儲蓄性隨而低減。一則因社會既失其常軌，易使人生倖進之心，於是好投機而不安本分之人乘時活躍，此輩原是浪漫性成，

儻來之物，隨手揮霍，不甚愛惜，市面游資，因而大增。一則因治安旣壞，羣盜如毛，致鄉村之石民，不得安居，被驅迫而集中於城市，以圖苟安；由是而城市之人口驟增，供以應求，頓成輻輳。凡此四者，實亂世之所必至，而變態之所當然者矣。溯自初期史蹟以迄於今日，每逢喪亂，此種象徵，必循例表現，莫之能外。試觀王莽更始之世，五銖旣壞之時，社會變態，最爲明顯。卽世界之任何國家，任何民族，罔不皆然。讀法國革命史，當恐怖時代之巴黎，環斷頭臺之茶樓酒肆，歌舞特盛，斯可知矣。復次，此種變態生活，每次發生以至於終止，爲時且不甚短。蓋當禍患蘊而未發之先，「爰生念亂」之心理，不期而浮動於智識分子之腦海中，此輩旣爲社會之先覺，自然爲羣衆之先導，所謂上行下效，風吹草偃，理所當然。厭世之人生觀旣發動，最足爲儲蓄心之尅星，因果相生，而病態遂以形成。迨夫大亂旣平，昔日繁華之都市，必頓呈衰落之象，斯亦因果律之定則，覆而按之，痕迹可尋。此殆因狂熱之後，精神萎痺，一也。痛定思痛，每多愁寂，二也。久離鄉井之羈人，亟思歸去；而留滯者亦思拾遺補闕，緊縮生活，三也。斯時也，都市之人口銳減，市面游資匱竭，商業之捷足者已滿載而去，後時者則以求供失宜，本虧業歇，衰落之象，於茲立呈。是以此等事實，每發現一次，結果必百業衰敝，民生凋殘，「國家元氣」說，斯時最能充分表現。此殆與久病新愈之人，元氣虧損，身體衰弱，同一象徵。吁，吾爲此懼。二十八年五月二日寫記。

七七

西郊澄懷園，與今之燕京大學相鄰比，過虹橋而見有高柳繞牆位於路北者是矣。錢泳履園叢話曰：「澄懷園在圓明園之東南隅，每年夏月車駕幸圓明，澄懷則爲尙書房暨南書房諸臣侍直之所，芳塘若鏡，紅藕如船，傑閣參差，綠槐夾道，眞仙境也。」全盛時之景物，於斯可見。歲壬申即民國二十一年，余租得澄懷園後之官地數十畝，植蔬果稻麥，且以自給，且以消夏，出入穿澄懷園而過者凡五年。計自庚申浩劫，該園亦隨圓明而荒廢，宮室臺榭，奇樹珍叢，蕩然無迹。唯土山池沼，起伏低昂，尙存舊觀。道旁界石，猶見澄懷園之刻字焉。二十五年丙子，該園乃入於東北軍人之手，庀工動土，移山塞池，夷爲平地，用作軍人之亂葬墳。仙山樓閣之名園，七十六年後遂變爲至穢極賤之鬼窟。滄桑遞嬗，乃宇宙循環之慣例，原無足異；但不幸而至於斯，亦可傷矣。

七八

小說乃心理構造，最足以表現作者之人生觀。每一時期之小說，若聚而觀之，且可以覘當代之羣衆心理，同時亦可以覘當代社會之爲變爲常爲治爲亂。非元季必不能產生水滸，非康乾之世必

不能產生紅樓。試持此意以爲衡，覆按羣籍，鮮有不中者矣。人生觀原無定則，自非聖哲，大都隨環境而遷移。「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不知老之將至」唯孔子能之。其在常人，若憂生念亂，則頓呈厭世；安富尊榮，則追求仙佛。覆按既往，亦鮮有不中者矣。蓋既曰人生觀，自應隨各個人之觀察以爲別，而觀察云者，對象卽是環境，而環境乃移步換形，最爲變動不居，此余所以謂人生觀之無定則也。然而才智之士，觀察力比較敏銳，其感觸往往先得人心之所同。每於憤時疾俗之餘，雖則無權無勇，力不足以誅鋤姦宄，唯以一枝秃筆，縱橫馳騁，任意殺戮，爲所欲爲，作過門之大嚼，水滸是也。觀於忠義堂上之旗章曰「替天行道」，則作者之心情可知矣。其或時代休明，干戈不動，而朱門白骨之間，已伏亂萌，憂時之士則用藏鋒之筆，寓褒貶於禍福，取法春秋，紅樓是也。此余所以謂集合一時之小說而可以觀世變者此也。卽以最近四十年而論，光宣之間，偵探小說風行一時；洪憲以還，言情小說爲世所尙；邇來數載，則武俠小說，披靡全國。其機安在，若覆而按之，明眼人當有會心矣。

七九

古人用字，凡音之相似者卽可通用，是以荀子之姓，孫荀不定，此一例也。又無亡无微，隨意互寫，此又一例也。猶記清代掌故有一解頤故事，謂乾隆中葉胡希呂爲江蘇督學，防諸生有冒替情弊，因

特嚴於年貌與註冊之稽査，點名進場時，凡塡微鬚而有小鬍子者輒被擯斥。試常熟，一生被擯不服，與之爭，文宗厲色曰，汝是學子，竟不解朱註微訓無耶；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之謂何，微斯人吾誰與歸之謂何。該生亦厲聲答曰，如大宗師所言，則孔子微服而過宋，脫得赤膊精光，滿街亂跑，成何體統。文宗默然。從此遂無復被擯者。此可爲泥古不化者戒。

凡泥古者動輒曰吾師孔子，孔子固如是云云，此讕言也。實則時中之孔子，最能變動不羈，易經稱流動哲學，然孔子固嘗韋編三絕窮老而不釋手者也。春秋張三世通三統之大義，因時代之轉移，因社會背景之變遷，而一切賞罰褒貶禮樂政刑隨而各異固無論矣。即門弟子問仁問政問孝問禮則亦因人而施，所答每多不同，亦無論矣。即以顏淵問爲邦一章而論，則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老先生主張用夏朝的月份牌，坐殷朝的車，戴周朝的帽子，還要聽唐虞之世的戲。何等活潑，何等不羈，師古者亟宜宗之。

八〇

人生觀原無定式，不但各個人之觀察點各異，且每因年齡學問環境之變遷，而本人觀察亦隨之而先後不同。本來抱樂觀主義之人若時値亂離，或一變而爲厭世觀，未可知也。然而人生觀雖若

是之無定，但欲測驗其最大多數之所趨向，亦非不可能之事。

人生觀乃個人之情緒，或心廣體胖，或憂傷憔悴，似只是個人之苦樂，無預他人。而抑知不然，各個人之觀念其影響實可及於全民族也。

欲知一民族文化之高下，測驗之方法不一，但總須觀察多方面，用歸納法以求結論，庶可得其眞象。試懸同情心以爲鵠，亦方法之一種也。凡是人類，乃至於各種動物，莫不具有同情心，但厚薄之間，即文野之所攸分。文化愈高，則同情心將愈濃厚。舉凡一切政治法律之根本觀念，均可以謂之緣引於同情。但同情之條件，一以道德標準爲依據，合乎此則同之，否則非之。但何者爲道德，其標準資格果何因而取得。則一言以蔽之曰，以人心之所同然而取得。故無論任何宗教任何社會，其道德標準定是人心之所同然。以此測驗，則所謂最大多數之所趨向，亦曰道德而已。是故抱樂天主義者，只因其所持之觀念合乎人心之所同然，因而樂之。抱厭世觀念者，只因大多數人心之所同然有拂乎其個人之所懷抱，是用厭之。如斯而已。

道德既爲人生觀之根本觀念，但道德之標準果何如，是亦一問題。孔子以「齊家」爲治國之根本原則，釋迦以「出家」爲成佛之根本原則。墨翟以國爲單位，身與家只用作愛國之犧牲品；楊朱以身爲單位，以自私自利爲治國平天下之本源。試讀「人人不損一毛，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一語，則楊子之政治思想可知。若以楊子爲只知有我而不顧一切，則大惑矣。彼殆深知人類乃自私動物，家與國亦即此種自私天性所構造而成，乃因勢而利導之，即以自私爲治平之根本原則。彼之提倡自私，只是一種手段，而治平則其目的也。此四君者，皆人生哲學之大師，而所定之道德出發點乃若是其不齊，然則道德標準究何所依據，能無惑歟。吾於羣籍中求得一語可以解決此問題，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已。是即孔子之所謂「仁」。人心之所同然即在乎此，則道德標準自應在乎此，而最大多數之人生觀所趨向亦即在乎此矣。己所欲而施諸人則好之，反是則惡之。以此而生刺激，以此而博同情，如斯而已。

八一

自達爾文種源論出世以來，世界學者乃至於一般人之對於進化學說，有由懷疑而轉入深信者，有由深信而復歸於懷疑者。前者之變遷，或可以說是識見隨學問而進步，但後者亦決非退步；殆因始也覺其必然，繼則因學問之深入乃反似覺有可疑之點，此亦學問推進之常軌也。要而論之，人類與其他之各種動物，是否有血統關係，且勿具論，但人類之在母胎中必須經過三種形態之變化乃得爲人，則已成爲不容置議之鐵證。第一期之精蟲生活，乃純粹水族游泳之蝌蚪形，第二期則變

爲水陸兩棲之蛙形，第三期乃成陸棲動物之人形，此則事實俱在，無可疑議者矣。人類之遠祖，是否由水族而進爲兩棲，乃再進而爲人，雖未可深考，但以胎兒必須經過此三種階段而論，則亦事出有因矣。

八二

張爾岐蒿庵閒話云：曆法以十九年爲一章，第一章之初，年月日時俱會於甲子朔旦冬至，是爲曆元。以後章首冬至必在朔旦，而非甲子日時。四章七十六年爲一蔀，朔旦冬至在夜半子，與第一章同，而日月則非甲子。二十蔀爲一紀，凡一千五百二十年，冬至朔旦乃甲子日甲子時，而非甲子歲首。三紀共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同日，而年月日時俱會於甲子，如初矣。案此即令眞可能，亦只是經過七十六個六十年而得巧合，於地球公轉畸零分秒之積聚消長無與焉。梅定九曆學疑問曰：造曆者必各自有其起算之端，是爲律元。然律元之法有二：其一遠溯上古爲七曜齊元之元，自漢太初曆至金重修大明曆所用之積年是也。其一爲截算之元，如元之授時曆不用積年日法，直以至元十八年辛巳爲元，而今西法亦以崇禎戊辰爲元是也。二者不同，然以是爲起算之端則一也。夫所謂七曜齊元者，謂上古之世，嘗有一次歲月日時皆會於甲子，而又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聯珠，故取以爲造曆之

有根數。誠如是，雖萬世遵用可矣。今考二十一史中所載諸家曆元，無一同者，是其積年之遠近，皆非有所受之於前，直以巧算取之而已。然謂其一無所據而出自胸臆，則又非也。當其立法之初，亦皆有所驗於近事，然後本其時之所實測，以旁證於書傳之所傳，約其合者既有數端，遂援之以立術，於是溯而上之，至於數千萬年之遠，庶幾各律可以齊同，此積年之法所由立也。然既欲其上合律元，又欲其不違近測，畸零分秒之數，必不能齊，勢不能不稍爲整頓以求巧合。其始也據近測以求積年，其既也且將因積年而改近測矣，又安得以爲定法乎。授時曆知其然，故一以實測爲憑，而不用積年虛率上考下求，毅然以至元十八年辛巳歲前天正冬至爲律元，其見卓矣。案梅氏乃曆算大家，生於淸初，既集二千年中國曆算學之大成，又及見西來法之技術，此一段議論，直把數千年中國曆算學者之嘔血苦心及其不得已之衷曲盡情披露，從知郭守敬之卓識爲不可及也。

至於梅氏謂今西法亦以崇禎戊辰爲元一語，似是傳鈔有誤。案一五八二年教皇格勒哥里十三改正曆法，減去十五日以符實際，是爲現行陽曆之始。崇禎戊辰乃崇禎元年，即一六二八年，查是年之於現行陽曆絕無關係。一五八二乃萬曆十年壬午，非崇禎戊辰也。

焦里堂孟子正義「千歲之日至」條下曰：熒惑之周天凡歷二年，歲星則十二年，土星則二十九年云。小時讀經史，見熒惑太白等星，記載最頻，初不知其爲何等星宿。太白又名金星，則既知之矣。

讀此乃灼見熒惑之爲火星，歲星之爲木星。蓋有二年及十二年之躔度爲憑，可無疑義。

宇宙間之物體，就吾人所已知者言之，以巴岡格斯 Betelgeuse 爲最大，逾太陽三十萬倍，是卽參宿左下角之星，其色赤，距程爲四百六十光年。計太陽之光達地球，只須八分鐘，北極星亦只四十四光年，其遠可知。以光度之强弱而言，北極是二等星；巴岡格斯遠在北極十倍之外，而爲一等星，其大可想。以距程四十四光年之北極，且能操縱地球，雖太陽亦無如之何。假令巴岡格斯略移近幾許，則太陽亦將降爲輿臺矣。

八三

「鳥不知名聲自呼。」詩人每以禽言起調，作比興體樂府，韻味殊佳。如不如歸去，脫卻布袴，提葫蘆，行不得也哥哥，泥滑滑，姑惡，蘄州鬼，麥飯熟，蠶絲一百箔，阿婆餅焦，等是也。但鳥亦何嘗自呼其名，皆由人因其聲而命之名。且命名之義，多附會民間故事。詩人遂借此以起興，或用以寫世間不平事，而寄託同情，與詞調本意一類相似。分明由人錫以嘉名，而必謂爲自呼，意義更深入一層。詩人之心，實在空靈。

「花不知名分外嬌。」花不解語，必不能向人自道其姓名，於是乎訹湼之技已窮，故只能作贊歎

之辭曰「分外嬌」詞人之心，實在空靈。

八四

少婦施劍翹，於公共場所，刺殺曾經統制五省之孫傳芳，原判處有期徒刑七年，復於二十五年十月十四日，國民政府明令特赦，蓋謂其爲父報仇，孝思不匱云。

儒家道術，統治中國社會垂二千年，舉凡風俗政令莫不受其支配。入人甚深而威力甚大。即以施案而論，在歐美國家，可決其必無。情與法原可成爲對待名詞；以情而變更法律，歐美亦非或必無。如殺人者死，法也，但有時經醫生檢驗，認其人有神經錯亂病，因而免死，則亦不乏此先例。然而此種變更法律方式仍爲科學的，此之所謂情乃科學的情理之情而已。若夫以孝道爲論斷之根據，除卻儒家哲學恐世界任何民族必無此種思想。孝也者，實中國民族團結之基礎，乃東方道德之本源；然在歐美，則認爲無足重輕，字典上且無此名詞。誠以西方哲學只注重人與神之關係，或人與物之關係，即所謂宇宙論，本體論，等是也。儒家哲學則不然，其組織乃專注重於人與人之關係，故最重報施，一切學問皆以此爲出發點，而人與人關係之最親切而最顯著者厥爲親子，此孝之所以爲道德之首要也。判斷是非，固非可以一概論，徒憑主觀固不可，但客觀究何所憑依，是亦問題。即以施案而論，

中國人之客觀以孝字爲坐標，則施劍翹之免死自可認爲天經地義；若根本無孝之一字，坐標既易，則莫名其妙矣。

八五

辛稼軒在少年時期卽南遷，其文章志節均成就於南遷後，是以人但知上饒，鉛山，之稼軒宅，至於歷城故居鮮有聞者。頃見一段關於濟南掌故之記載，謂稼軒故里在歷城東北二十里之四風閘地方。任宏遠鵲華山人詩集有「四風閘訪辛稼軒故宅」一首，詩曰「南宋詞人宅，當年詎隱淪。可知持節地，不異拜鵑人。古木飛黃葉，秋風動白蘋。誰將遺恨遠，一水碧粼粼。」詩只是平平。

歷城才女李易安故宅則在柳絮泉，其地當趵突泉之西，臨金線泉。廖炳奎柳絮泉詩曰，「龍潭西去趵泉東，錦繡才人住此中。過眼煙雲金石錄，年年惆悵是春風。」又曰「不將牙慧拾前人，譜出新詞字字新。一盞寒泉分柳絮，瓣香合供藕花神。」其地有藕花神廟云。詩亦平平。

稼軒與易安雖生長濟南，但鄉居之歲月殊尠。稼軒七八歲時卽隨其大父宦遊開封，年弱冠，足跡遍大河南北。二十三歲奉表南歸至老未嘗返里門。易安年十八歸諸城趙明誠，卽離鄉井。四風閘與柳絮泉，亦只是兩作之閭里而已。

八六

地軸欲斜二十三度半，是以夏至日則北緯二十三度半正對太陽；冬至日則南緯二十三度半正對太陽；春分秋分則日行赤道上。是故欲知兩至之日影斜度，宜先知所在地之緯度。譬諸北京在北緯四十度；其算式當如左。

冬至日正午北京之日影斜度　$90-(40+23.5)=26.5$

夏至日正午北京之日影斜度　$90-(40-23.5)=73.5$

九十乃子午線一周之四分一，四十乃北京之緯度，二十三度半卽所謂南北回歸線是也。於斯可見，在冬至日北京立杆之影，成二十六度半之斜角，在夏至日北京立杆之影成七十三度半之斜角，如廣州適位於北緯二十三度半，是以夏至日立杵無影可用上文之算式以明之。

$90-(23.5-23.5)=90$

二十三度半減二十三度半，等於零；九十減零等於九十；九十度乃直角，此立杆之所以無影也。

八七

杜詩之太常樓船聲嗷嘈，七字之中六平一去，六平之中有五字乃陽平。漢武帝之汎樓船兮濟汾河，七字之中五平二去，而五平皆屬陽平，故聲調沈雄。此古體也。更有少陵之近體七律，晝夢一首曰，不獨夜短晝分眠，乃六仄聲。簡吳郎一首曰，古堂本買藉疏豁，亦六仄聲。中原君臣豺虎邊，則六平聲，此則未許他人學。

王靜安先生最賞識杜工部之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大約杜老固亦自賞，因復述一次曰，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

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實本於何遜之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然杜老可謂能青出於藍。翻字妙。

杜詩之渚蒲隨地有，村徑逐門成。隨字猶在意想中，逐字則在意想外。

晏元獻舉枯桑知天風，爲古人之五平句。實則此類甚多。如古詩之青青園中葵，迢迢牽牛星，杜詩之鐘殘仍殷牀等皆是也。杜詩之五仄句亦不少，如一飯跡便埽，撥棄不擬道，地冷骨未朽，四極我得制，白日照執袂，局促老一世，塞上得國寶，白日亦寂寞，發軔在遠壑，竟夜伏石閣等皆是也。

明清朝制，前殿曰殿，後殿曰宮，如文華、武英、太和、中和、保和、等皆曰殿；乾清門以內則爲乾清宮、坤寧宮等是也。唐制前殿亦稱衙，後殿亦稱閤，又稱內殿；外殿如含元殿之北爲宣政殿，再北爲紫宸殿。唐六典曰紫宸卽內朝正殿，朔望上御紫宸時則臣庶之朝覲者曰入閤。至於清朝之閣則異是。如體仁閣，弘義閣，等只是內廷臣庶之衙署在外殿之兩旁。

唐之大內有三：太極宮曰西內，大明宮曰東內，興慶宮曰南內。玄宗還京之初居南內，後以張良娣李輔國之媒孽，刼遷西內。

八九

先兄嘗論河流之遷徙曰「推原河徙之故，其一由天災之驟發，其二由工事之失修，其三由列國之曲防」斯三者乃專就天時人事而論。吾以爲地理上亦似有極大關係。山東海岸之地勢似較高於腹地，觀於河面之寬窄足以證之。卽以鐵路兩幹線之黃河鐵橋而論，平漢路之鐵橋長三千零十米達，約九千餘尺；而津浦路之鐵橋則爲一二五五米達，不滿四千尺，尙不及平漢鐵橋之半，實大背乎常理。凡屬河道，下游之河面必較廣於上游，而入海處則尤廣，勢使然也；唯黃河則反是，可爲海岸高於腹地之證。若是則下游之水勢必漸緩而沈澱必多，因而易於淤塞，亦勢使然也。地勢既不順

則隨時遷徙，乃自然之結果。若此推測不謬，則水含多量之沙，致易冗塞，將成河患之第二原因矣。包頭之河面泱泱大風，愈東則愈窄。津浦橋底除兩岸之沙灘外，中間只是一小溝而已。縱或津浦路覓得一最窄之地築橋，未可據為定律；然與中部相差一千七百五十米達，計五千二百餘尺，且當下游入海不遠處，謂海岸較高，恐非偶然，或不為武斷也。

九〇

中國畫學，在世界上自有其特殊地位，乃世界美術學者之所同認，無事謙辭。嘗聞諸美國哥侖比亞大學教授赫斯博士之言曰，「中國畫乃一筆落紙，優劣斯定，不容更改，最足以表現個性。且中國古代之名畫家，其作品大都非為營業，乃於身心閒暇窗明几淨時，用以陶寫性情，故能清氣洋溢滿紙，對之令人神往。至於西洋之油畫則何如，當屬稿之初，心中或自忖曰，下一月之房錢在此幅矣，迨頭層工作既成之後，左立而睨之曰，如此一修改，可多賣一鎊；右立而睨之曰，如此一填補，可多賣二鎊。動機如此，故滿紙都是混濁氣，更何美之可言。」赫斯博士乃一有名之東方學者，德國產而久居於美，所言如此。雖或不無阿好，然實有獨到處。要之中國畫之在世界，固自有其地位，可斷言也。惟雕刻術則視古之希臘羅馬，今之意大利，殊覺不如，且相去遠甚。但塑像術則又為吾國所獨擅，略可

與西洋雕刻相拮抗，且發達甚早。唐開元中，有楊惠之者，與吳道子同師張僧繇學畫，楊不逮吳，乃憤而自焚其筆，轉而習塑，遂以成名。作品稱鬼斧神工，較諸希臘羅馬之石刻，曾無愧色。時當第八世紀初期，正東羅馬帝國全盛時，距今一千二百有餘歲矣。迨元代初葉，而有劉鑾者，亦以塑術名於時。

九一

丁丑春夏之交，駐西苑之兵，日日入圓明園挖取磚石以修營房。圓明園經過此次之破壞，算是根本結束。余與此園關係匪淺，今且為主人之一，是不可以不記其歷次破壞之涯略。

咸豐十年庚申，（一八六〇）文宗狩熱河，英法聯軍入圓明園，竊其重器，至退出時，縱火焚燒宮室以自掩其作賊之痕跡。但該園之面積既廣且大，每座均有湖沼隔離，焚燬亦至有限。所損失者玉石珠寶而已，此為第一次破壞。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〇）德宗與孝欽西后狩西安，八國聯軍入據京師，該園又為外兵駐守。玉石珍寶既空，劫掠遂及於家具，而守園阿監復串同地痞趁火打劫。監守自盜，愈不得不縱火以圖滅迹，此為第二次破壞。宣統三年辛亥，（一九一一）滿清政府顛覆，時王懷慶為步軍統領，該園在其管轄之下。此時園中珍寶既無，家具亦盡，乃拆卸宮室而竊取貴重之材木，精美之白石，及磚瓦等而變賣之。復於福緣門外自建一別墅，名曰達園，去年乃易主，轉

實與東北軍人，其中之材料花木，皆圓明故物也，此爲第三次破壞。經此次之後，地面建築物已破壞無餘，唯於壞殿頹垣間，經清華學生於瓦礫叢中剔出地址，尚能繪出一幅頗爲詳細之圖。蓋殿基猶在，尚有遺跡可尋也。二十年來，民國政府原有禁令，雖一瓦一石，不許携出園外。迨二十四年，清華學校校長梅貽琦氏，誤聽該校二三習農科學生之言，欲領取該園作農場，南京政府亦未諮詢主管機關（北平市政府）即行批准，致前後法令相觝觸而不可行，遂以擱淺。三載以來，竟成一無人管理之局面。至二十五年丙子（一九三六），宋哲元取得華北政權，調其所部之第二十九軍移駐西苑。西苑原有晚清禁衞軍之營房，規模宏偉，以年久失修，不無破壞。自二十九軍移駐之後，實行兵工之制，補葺添新，大興土木，縱兵入園，挖取殿基之大磚以作材料。一年以來，地皮翻轉，至今未已，而土人復在牆基之下起拔木樁，此爲第四次破壞。綜計此七十五年間，

第一次破壞乃咸豐十年庚申（一八六〇）英法聯軍竊取珍寶。

第二次破壞乃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〇）八國聯軍竊取家具。

第三次破壞乃宣統三年辛亥（一九一一）步軍統領竊取木石。

第四次破壞乃民國二十六年丙子（一九三六）第二十九軍翻倒地皮。

至是而此名聞宇內之圓明園，只留得岡陵起伏流水淤洄而已。余所領甸之範圍內，幾經苦心，僅乃

保全一高臺之址，原是一文昌閣之遺址云。除園之東北角有意大利石刻之故址外，人工建築物之得以保全者唯此臺基，斯亦算一段因緣余亦無負斯園矣。

九二

頃見一種新著，曰「中國十進分類法」蓋圖書編目法之專著也。中有一則如左：

910　中國史　7　邊記　外記

一，朝之外記，則入該朝

例　明夷待訪錄

聞此君乃圖書館學專科生，留美畢業。彼所學之例乃以明為明朝夷為夷狄，意義蓋甚明顯。一定是梨洲老先生緬懷故國，雖未始不欲巡訪四夷，但以種種關係而不果行，只好留為有待了。或則黃梨翁憫明室之既亡，逝將去汝而作欲居九夷之思也。

無獨有偶，日俄條約亦稱朴斯茅資條約，乃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停頓時，美國出而斡旋，執牛耳，開和平會議於美國東部之朴斯茅資（Portsmouth）城，因以得名。聞有一教歷史之大學教員，竟不知朴斯茅資為地名而强解之曰，朴斯、茅資乃日俄議和之兩全權代表也。吾因是而聯想一雜劇，

中有丑角之上場詩曰，「遠望堯舜孤單一個人。又見諸葛孔明兩位老先生。一朝爭得天和下，你坐朝來我坐廷。」朴翁與茅翁，孰為俄人而孰為日人，未審當日堂上諸生，亦曾有舉手而動問者否也。

九三

（丙子冬月為諸姪祭吳君晉强文）

窮通壽夭，豈亦天乎。百年能幾，千載須臾。猶憶昔年同客美洲之日，君嘗幾度來造吾廬。殷勤渥洽，譚笑歡娛。今吾不遠千里而來拜君之宅，抑何其苦樂之差殊。抑瞻遺容，宛如昔日；君胡不語，還識吾無。嗚呼痛哉，嗟余弱妹，嬪於高門。方期永保金石同存。悲淒其之夜雨，凋松柏於歲寒。對病榻之帀月，終長別而無言。撫幼女以增念，愈根觸而辛酸。嗟魂魄之杳冥，覩遺翰而瀾汍。天胡此醉，禍善靡常。萬方多難，人之云亡。縱橫老淚，淒絕高堂。魂兮歸來，饗茲一觴。

九四

又是雙十節矣。創業已垂三十年，猶是鶉沸蜩螗，飄搖風雨；孑遺野老，迄未得遂其熙朝偃息之私。試同溯國史，於世所稱為黃金時代之四朝，覘其開國三十年間之氣象果何如矣。其在漢則當文帝在位之第七年，定南越，却匈奴。其在東漢則為建武三十年，通西域，平交趾。其在唐則為貞觀二十

一年，滅高昌，威震突厥，置燕然都護。其在清則爲康熙十二年平準噶爾，收臺灣，暹羅來朝。凡此皆在天下既定，偃武修文，政治已入常軌，國內大治，乃宣揚國威於四裔者也。於今則何如矣。即當日之弱冠少年，嘗隨父母流離顛沛於鼎革兵燹中者，今亦既華髮盈顛，百年過半矣。問太平百姓之風味果何如，未之知也。眞所謂到死不聞羅綺香者矣。不亦太可哀也耶。口占一曲以自遣。

減字木蘭花　辛巳十月十日感懷

兒時曾記。小別解憐珍重意。隨分低昂。茅店燈昏水驛長。　天心未卜。漫說蝸牛行戴屋。欲待何如。喜怒還同朝暮狙。

九五

中國建築物，每見有故將長方形之廳事而兩面開窗者，輒刻意摹仿舟式，名曰畫舫，曰船廳。而屋小於舟一語，亦爲結構小巧之形容詞。是屋也而偏以舟名。至若頤和園之石舫，則更具體的以屋爲舟矣。然而瓊華園（即北海公園）所殘留之御用船，則以舟爲屋。其船頂構造，貌爲兩翼四簷，獸脊鱗瓦，固具體而微之宮殿式也。使不動如動，動如不動，顛倒物態，斯亦審美之一觀念。

東坡爲汝陰守，嘗作擇勝亭，以帷幕爲之，讀其銘可以髣髴其構造。銘曰：「乃作斯亭，簷楹欒梁。

鑿枘交設，合散庸常。赤油仰承，靑幄四張。我所欲往，十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牀。……豈獨臨水，無適不臧。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趨，無翼而翔，敝又改作，其費易償。」此更具體的故將不動者而役之使動矣。然而搬運此亭，已煩十人；此外茶竈行廚杯盤酒榼之供應，略稱是，亦幾等於張蓋遊山矣。

九六

陶靖節「雖無紀曆志，四時自成歲。」只此二語，已把天壤間一個遺世獨立之桃花源刻畫出來。晉簡文帝「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寥寥幾字，已能將一座幽深曠遠之華林園描寫盡致。又如「風吹草低見牛羊」，何嘗有一字言及地理，但大平原之氣象如在目前。「眼前羅列盡兒孫」，何嘗有一字道及山川，但泰山之雄偉，即在眼底。讀「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如見洞庭之浩淼。讀「巫峽雨雲捲朝暮，漢陽煙樹帶靑紅。」如見長江之氣勢。讀「東窺碧海羣山立，西帶黃河落日明。」便覺長城之偉大。是曰精警。

時流作詩，莫不有題。其間有不署題意者，則綴以「無題」二字，方諸玉谿。案玉谿之無題詩多屬側艷之作。每見無題二字，題意却已自明。唯塡詞家則多謂調名已寓題意，競以無題爲當行，是惑

也。揆諸古人度曲伊始，調名誠寓題意，無事重疊。但時至後世，調名既成符號，已無寓意之可言。東坡之大江東去乃懷赤壁，明月幾時有是詠中秋。試問念奴嬌三字與赤壁何涉，水調歌頭更無關於中秋。既聞心有所感而形諸筆墨，縱略標出吟詠之本旨，庸何傷，更何執執焉。白石道山之詞題動逾百字，蔡松年且有長及數百字者，未必因此而損其價值也。

九七

荆公詩最善於運用虛字，且着意運用虛字。如一水護田將綠遶，獨尋芳草得歸遲，餐亂釵橫特地寒。將、得、特地等字，均非輕易下筆所能到。

宋孝武詩曰：「白日傾晚照，弦月升初光。炫炫葉露滿，蕭蕭庭風揚。」或一句只得一平聲，或一句只得一仄聲，或一句盡是平聲。若以近體聲律繩之，無一而可。然而真美。此古樂府之所以爲雄厚。

玄宗幸蜀途次登駱谷，遙望秦川，叩辭陵廟，悔不聽張九齡之言而任用李林甫。因自製一曲而自以長笛吹之，但有聲無詞。劉長卿竇宏餘二人乃譜其聲，名曰「謫仙怨」。劉長卿詞曰：

晴川落日初低。惆悵孤舟解攜。鳥去平蕪遠近，人隨流水東西。白雲千里萬里，明月前溪後溪。獨

恨長沙謫去，江潭春草萋萋。

寶宏餘詞曰：

胡塵犯闕衝關。金輅提攜玉顏。雲雨此時消散，君王何日歸還。傷心朝恨暮恨，回首千山萬山。悵望天邊初月，蛾眉獨自彎彎。

劉詞只寫旅途風物，後兩句有懷張曲江。寶詞則略敘兵亂意，隨後亦只寫攜妃子跋涉風塵，綿綿長恨。對於「遙望秦川，叩辭陵廟」之主要精神，竟皆無一語道及。不能不謂詞臣之失。

觀於里溪與恨山等字之複，萋字與彎字之疊，二首如一，殊非偶然。循聲作譜，按譜塡詞，無相當之音律修養者恐不能勝任。

何遜之「夜雨滴空階，曉燈暗離室」人多以爲滴字與暗字乃作者着意研鍊處，殊不知其精神全集中於一離字。中宵話別，平旦出門，行者送者皆已去，室內唯餘孤燈搖壁，實景況之最淒涼者矣。離室二字，未經人道。

九八

太白俠客行曰：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頗能表出神龍夭矯之態。余最愛吾鄉張南山先生之

俠客行，詞曰：貴人煩赫門如山，門前鷹犬日日不得閒（一解）。高堂華屋，大酒肥肉，粉白黛綠哀絲豪竹，貴人不足（二解）。貴人不足，鷹犬僕僕，天陰鬼哭（三解）。鬼哭聲啾啾，枯樹啼鵂鶹，客從何方來，下馬直上酒家樓（四解）。寒風如刀月如水，酒家樓頭劍光起，明朝傳道貴人死（五解）。此眞可謂神龍天矯者矣。先生名維屏，嘉道間人。

以八股文取士，至清季而流弊百出，爲世詬病，以致不能自存。然亦視衡文者去取之方針爲何如耳，非謂此種文體之不能說理，不能敍事，不能言情也。猶記萬木草堂學侶曹著偉嘗以「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爲題，作八股文一篇，極言生老病死乃人生不能避免之苦痛，雖以儒家之血統衍變，佛之靈魂輪廻，道家之蛻化沖舉，與夫醫術之祛苦滌煩，解剖術之去殘補缺，皆不能使衆生之無憾。且天地亦自有憾，彼且將自顧不暇，而世界亦終有末日之來臨，怨之尤之，無濟於事。說理詳盡，文筆雄奇。其中後兩對尙留記憶中，亟錄之以誌當年意氣，亦青梅竹馬之痕迹也。文曰：

謂天傾西北，地缺東南，天地本難自固，而不止此也。限夜而不見恆星，乃大力者負之而走；滔天而橫流洪水，卽四游有觸物而傷。天地旣不能用力，則人之不能荷力可知矣。然而人之荷力亦至也。執宗廟饗之子孫保之之說，則形骸所衍，似可獨立乎千秋。然猶以爲痛心者。醫傳黃帝，而瘵祟實系於軒轅；壽禱上台，而司命每帘於中霤。嘗病死留連之際，往往顧父母而捨幽靈而預

爲補救者。則或剖脂剝髓，去塵垢於傾缺而外，而別有完形。然灰性劫而穀性生，穀性劫而人性生，雖萬劫不能窮衆生之相。而試問崑崙旣造以還，誰能以精氣神相殖也。所以郊牛角繭，示无首之牢；歆禴祭樂懸，向春王而赴愬。

謂天開於子，地闢於丑，天地本自有權，而不知非也。乾元爲萬物之祖，知大造必受命於嚴慈；太一爲五德之尊，則彼蒼實承宜於君上。天地旣不能立功，則人之不能歸功可知矣。然而人之歸功亦深也。執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之言，則性命所移，或可再生於來世。然猶以爲苦業者。蟲臂鼠肝，而××或×其軀殼。血拇觺角，而七伯或肆其刑威。當化生靡定之時，往往歎殘餘而勞知識而故爲解脫者。則或充坎攜離，存牝牡於開闢而遙，而別神媾養。然金運絕而木運起，木運絕而水運起，雖九宮不能防五德之衰。而試問滄海倒流而後，誰能以戒定慧相持也。所以陰雨鬼雷，代蒼生而痛哭；谷陵池竭，告家室之艱難。

吁，同人以號爲始，則憂患已決於生時。可知泣血漣洏，卽膏腴已受天囚之慘。

未濟以火爲歸，恐乾坤必燬於灰燼。可知亢龍有悔，卽上帝難爲乞命之身。

所用之資料多出自緯書佛經道藏及鄒衍學說莊列學說等。蟲臂鼠肝以下，忘卻數字，其意若曰，死後如能轉生，似可無憾。然而靈魂輪廻，亦是一件危險事，若不幸而入於畜生昆蟲道中，豈不更加苦

惱。思想縱橫，不可方物。苟八股文盡如此作法，亦何嘗不可以掄拔績學之士。此光緒十九年事也。斯時箸偉幾二十二歲，翌年而以急病死。

九九

中國醫術，固自有其獨到處，未可厚非，蓋以繼承數千年之經驗，未嘗間斷，經驗卽學問矣。唯對於人體之構造，每多影響之譚，不實不盡，此亦無可爲諱者。非曰學問之空疎，實緣習俗特殊，致學者每爲所苦。習俗維何，卽「屍體神聖」之觀念是已。譬諸街頭行乞者，其或有因强乞而糾纏不已時，你儘可報之以惡聲，使之難堪，不以爲虐。反之，你若對於一路倒屍體而加以侮辱，則行路之人，將不汝直矣。然而此種習俗，絕非緣於迷信，實緣惻隱心所發生之一種敬禮。與孔子見齊衰者與瞽者雖少必作同一觀念。是以古代之醫學者，欲得一屍體而解剖之，作學問之研究，其事萬難。吾於歷史上獲一特殊記載，亟應表而出之。

居攝二年，東郡太守翟義，乃成帝永始二年丞相翟方進之子也。知王莽必移漢祚，擧兵謀誅莽，事敗，初始元年，磔殺翟義，發方進及其先祖冢，夷三族。

天鳳三年，捕得翟義餘黨王孫慶，莽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刳剝之。量度五臟，以竹筳導其脈，知

所終始，云可以治病。天鳳三年卽公元十六年。在一千九百餘歲之先，以學問爲目的而解剖一屍體，應是國史中之最先者。

明朝有一醫學者，對於舊說之人體構造論有所懷疑，但無從證實。於是每聞國家執行凌遲刑罰時，雖遠道亦必往觀。但所得只是血管與筋絡之組織部分，臟腑仍不得而見也。一次中州大疫，棺椁已盡，後死者只藁葬而已，野獸爭食屍骸狼藉。該學者得此千載一時之機會，不辭勞瘁，卽往實地考察。困學若此，較於西洋學者艱難多矣。此一段事故乃聞諸先兄。載於何書，學者爲誰，當時未援筆記錄，今已不復記憶。願博學君子，有以教之。

一〇〇

韓非子曰，東海有任矞華士，昆弟二人，其立身行己之標榜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於人。」齊人稱曰賢。太公曰，若而人者，非賞罰之所能勸也，遂殺之。荀子曰，孔子誅少正卯，蓋以其言僞而辯，行僻而堅，心達而險，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也。吾以爲此亦二子之寓言而已，非事實也。夫不臣天子只隱居而不仕耳，不友諸侯謂不肯奔走權門耳，耕食鑿飲則安分守己而已，潔身自好，宜若無罪。國人皆曰賢，誅之無乃過歟。言辯行堅心達學博，則其人之才能可知，旁人稱之曰

謂人，良有以也。自以爲眞則異己者謂之僞，自以爲正則異己者謂之僻，自以爲平則異己者謂之險，自以爲是則異己者謂之非。若欲持此種純主觀之對待形容辭以入人罪，其機實危，一旦賓主易位，則堂上客與階下囚亦互相對調矣。孰謂太公孔子而肯作此褊狹事哉，其必爲寓言無疑。

一〇一

詩經秦風黃鳥篇，「彼蒼者天，殲我良人。」良，善也。良人即是善人。但孟子離婁章，「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者也，」乃妻妾之謂其夫。後世因之，於是良人遂成爲女子對於丈夫之專稱。

佳，良也，善也，美也。李延年之「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曹子建之「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杜少陵之「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佳人二字，應無人不知爲女子之專稱，然而亦有例外。陸閎爲尙書令，閎美姿容，光武見而歎曰「江南固多佳人」陶侃與王貢對陣，侃遙謂貢曰，「卿本佳人，何爲作賊。」蘇蕙作回文璇璣圖曰「非我佳人，莫之能解。」蓋指其夫竇滔言之也，是則男子亦可以稱爲佳人矣。

詩經唐風綢繆篇，「今夕何夕，見此良人；今夕何夕，見此粲者。」陳奐傳疏曰，良人猶美人也。是則女子亦可以稱爲良人矣。

彈棊二字，世人有以爲卽圍棋者，誤也。藝經曰，彈棊兩人對局，黑白子各六枚，先列棊相當，更先以彈。局以石爲之，四隅而中高。觀於黑白各六枚一語，則非今之圍棊可知。西京雜記曰，漢成帝好蹴鞠，言事者以爲過勞，非至尊所宜。帝命擇相似而不勞者爲之，代乃作彈棊以進，帝大悅。劉貢父詩曰，「漢皇初厭蹴鞠勞，侍臣始作彈棊戲」卽詠此事。若是則彈棊有類乎蹴鞠，其必非今之圍棋可知。又魏文帝善彈棊，能用手巾相角。又云當時一書生能低頭以所冠葛巾撇棊。游戲方法能以巾拂，其必非今之圍棋愈可知。「黑白太分明，」「中心最不平，」似此等類之語氣，文人借棊局以寫厭世觀，古今不少。所寫者爲彈棊抑圍棊，不得而知，要亦影響之談而已。最可笑者莫如日本人木製之圍棋局，故作無理由之中心微凸，以符四隅而中高之義，眞可謂强作解事者矣。

以游戲品作觀察點，最足以覘一民族文化之高下。蓋博大精深之學問，固然是文化之骨幹，但只限於聰明才智之士，非盡人而知之也。唯游戲品則爲通俗的，婦孺皆知，通行鄉曲，此之謂水平標準，爲全民族之最眞表現。猶記十五年前，一紐約大學教授發表論文一篇，盛稱中國之象棋，謂含義奧衍，爲歐美各游戲品之所不逮，而爲劣等民族所必不能有。想此君或尚未識中國之圍棊耳。

棊之起源甚古，即孟子一書，弈字已數見。其法不外以縱橫界線爲局，而千萬變化。象棊之局較簡，而子則有七種不同之功能。圍棊之局較繁，而子之功能無別。邯鄲淳曰圍棊局縱橫各十七線。柳子厚曰，圍棊局縱橫十八線。今則十九線。可見代有變化，而旨則大畧相同。

游戲品之決勝負，不外鬥智與博采二種。如弈棊則勝於鬥智，擲骰則勝於博采。唯鬥牌則半由天工，半在人事。入手時，佳否在采，而勝負仍決於智，此則世界萬國之所同有，但無如中國之複雜者。

酒令亦文藝之一種，爲中國所獨有。種類繁富，而以骰子作工具者居其泰半。計骰之構造乃一立方體之六面各以點爲符號，由一至六。兩面拼合即成二十一式不同之平面，其名曰牌。由是而變化無窮。其最複雜者則以牌三張相拼合而成爲五子合巧等數十種之名色而一一錫以嘉名。如一枝花，折脚雁，落紅滿地，梅梢月上，等是也。以骰六枚，一擲而得牌三張，成一名色，即以之發端而爲令，雅俗共賞，變化由人。

酒乃人類之嗜好品，無論何種民族，大抵各能自製。但飲之方法，宜以中國爲最別緻。他人只是狂飲，唯中國之飲每帶一種優美性。觀於酒令之有無及酒令之種類，可以爲證，非强辭也。若謂此爲費時失事乃閒人階級之腐氣耶，此說未免太高，不敢苟同。恐狂飲之費時，狂飲之失事，視此或將倍屣。白晝通衢之醉漢，中國不及外國百之一，非無因也。此無他，飲之方法不同耳。

酒令起於晚唐，胡三省曰：會飲而行酒令以佐歡，唐末之俗也。五代時有所謂手勢令者，其術語如下：腕曰三洛，掌曰虎膺，指節曰松根，大指曰蹲鴟，食指曰鉤戟，中指曰玉柱，無名指曰潛虬，小指曰奇兵，五指總謂之五峯。類說曰：亞其虎膺，曲其松根，以蹲鴟間虎膺之下，以鉤戟差玉柱之旁，潛虬潤玉柱三分，奇兵潤潛虬一寸，死其三洛，生其五峯，是曰招手令。試釋其文，則是屈大指以壓掌心，食指與中指相並，無名指距離中指三分，小指距無名一寸，腕不動而五指則變化隨時。至於若何變化，其說未詳。計以手法行酒令，其端甚多；如猜枚豁拳等猶是古法之遺意也。

至於酒籌則更變化無盡矣。花名，人名，西廂曲文，水滸回目人皆可製，人皆可行，或簡或繁，不拘一格；概所以抑狂飲而尊酒德也。

一〇三

循環二字，最爲科學家所不喜，蓋以其非進步也，進步不能有循環。矛盾二字，更爲科學家所不容，蓋以其非正理也，正理不能有矛盾。然而天下事有時不循環必須矛盾，欲不矛盾仍須循環。請申論之。

科學家曰，江河之水，有時入湖澤而回旋，沿湖邊逆行而作循環狀，但結果終流入下游而去也。

日月東升而西下，明日又復如是，似是循環，但今日已非昨日矣。由螺旋梯登九級浮圖，第一層之窗戶向東，至第九層而窗戶仍向東，似是循環，然而去地平則已漸遠矣。戰爭乃進步之原動力，但有時因避空襲而入防空穴，因疎散人口而遷居於森林，若就短期間之現象言之，似是由一百層之高樓大廈，倒退四千年，回復穴居野處之生活；然而戰事終了，又將再從第一百零一層起，而繼長增高矣。故所謂循環也者或為螺旋式之進步，非平面循環也，或為一時之現狀，非周而復始也。斯言也余亦云然。

然而江河上游之水，何自而來。假令洋海之水不蒸發而為雨雪，恐不及一年，而高原之泉源竭矣。今日誠非昨日，但經過三百六十五日五小時四十八分四十六秒之後，地球在太陽系之位置，有以異乎。可見雨水乃立體式之周而復始，地軌乃平面式之周而復始，仍是循環。不循環則陵谷枯竭，而大地亦將往而不返矣。更有電力，乃科學家所自詡為非常創獲，且將利用之以征服自然者矣。試問電流不循環，則電之效力將若何。元素不循環變化，則地球之命運又將若何。

進化論之不圓滿已如是，而宗教學說之矛盾更有甚焉。佛之大乘法言不生不滅，常住極樂世界，不入輪迴。但是極樂世界也，淨土也，皆不免有對象。極樂世界即器世間之對象，淨土即凡塵之對象。有對象即是有物，顯然與「虛無」矛盾，與「寂滅」矛盾，與「空」字更矛盾。

心理學者與生理學者之言曰，老年人之思路多向後，少年人之思路多向前；向後故懷舊懷舊則鄰於保守；向前故追求追求則鄰於進取斯固然矣。但何因而發生此種差別，則亦有故。自生理方面言之，大抵是血氣既衰與血氣方剛之關係，亦卽有餘與不足之關係。有餘則不得不覺發洩之途徑，非曰强求殆有所不得已也，物理學可以證明此意。是以古來之英雄豪傑，每好無事而生事，用以發洩其過賸之精力，非得已也。此其一。更就事理方面言之，則老年人腦海中儲藏數十年之歷史，其間不乏可歌可泣之事，不能忘於懷。若少年人則入世尙淺，縈懷之事無多。此其二。更就心理方面言之則更事既多，成功與失敗之兩種教訓，皆已備嘗，遇事輒徘徊審顧，慮而後動。思慮之結果，遺棄而不動者或居多數。或則在審顧期間，時機已失，雖欲動則已無及矣。若血氣方剛之少年，正所謂初生之犢不畏虎，遇事輒橫衝直撞，無所顧忌。或則經老年人深思熟慮之結果，認爲阻力重重，不敢輕舉之事，只以彼之一衝，難關卽已度過而入坦途，未可知也。此其三。

然而人生觀有共同與特異之兩方面。前之所言乃老少主觀之異點，但對於前途懷希望，則老少並無異殊。「希望」實人生觀之共用心境矣。

一〇五

六書規則，不但每一個字之形成悉循斯軌，即有時兩個字連合而成一特別名詞，其組合之意義亦依此法。試將詩詞上所常見之別名錄列幾個以爲方。

銀牀　井欄也　　搏黍　黃鸝也　　軟飽　飲酒也

舂鋤　鷺鷥也　　羞明　日力不足也　　照夜　清螢也

入務　戒止之意如酒人務止酒也　　青奴　竹夫人也　　藁砧　鈇也再轉而爲丈夫之夫

團焦　草舍也　　夜嚴　昏鼓也　　白間　窗也

似此等類，不勝枚舉。迹其成立之義，大率可用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之六法求之。是則六法非只適用於造字，且適用於命名矣。非只適用於單字之成立，且適用於複字之辭句矣。此等特別名詞，與茶杯酒杯蠟淚眼淚等複名迥然不同；在此乃將上一字之名詞借作形容詞而成立，而彼則依六法之意義以成立者也。

一〇六

發篋得兩扇面，蝕蛀鼠嚙，已不復能保存。一爲團扇，上有趙堯生熙寫與任兄五言律一首，詩曰：

閶闔夜不盡，蒼蒼華藏秋。中天一明月，萬古此高樓。

呼吸通星宿，華夷判地球。雪山五萬里，空外望神州。

詩之後復跋以一跋曰（壬子仲夏渡海訪任公先生孝懷屬以詩爲贄因錄峨嵋絕頂小詩，併書如後，稍見微誠）書乃古松一株。堯生先生乃四川榮縣之名詩人，壬子即民國元年，當是避亂東渡也。

其一爲摺扇，有番禺韓樹園文舉贈余五言律一首，詩曰：

相見我白首，君已半華顛。出入三千界，減增十二年。

悅心唯有酒，識趣可無絃。勿爾遽云別，離羣各自賢。

樹園乃萬木草堂同學，長於余十二歲，沈默寡言，無書不讀，箸述甚富，迄未印行。長值亂離，窮愁潦倒，詩殊蒼勁。此一首乃民國十六年，北來京國，臨別贈余者。

一〇七

依賴性是不美之名詞，然亦視年齡以爲別，未可一概論。譬諸小兒女，每有急難輒狂呼阿母，完全是依賴性；但未成年之兒童，原賴父母之將護以生存，依賴宜也。

有危難輒呼觀音菩薩或祈禱上帝，其窘狀與呼阿母同。但有時可以因此而發生一種副作用，其力乃甚大。所謂副作用者何，卽藉此以集中精神是已。

精神之爲物，必須有一目標供其附託乃容易集中，否則冥冥之行，非非之想，將漫無著落矣。事急而欲憑帝力以爲助，卽此一刹那頃，精神卽已收聚，集中精神以作最後之奮門，其力量之大誠不可思議。遭逢急難，最忌是精神緩散，一散則無可救藥矣。明乎此則神道之設敎，未可厚非。祈禱乃形式，依賴是願望，而收效則全在乎副作用。

是故以不美之依賴性，結果亦可以發生一種神祕之副作用以助其努力於最後之奮門而勝艱鉅，則是非善惡，眞不能只憑直接方面之觀察作論斷，更須注意其副作用。

一〇八

人之情緒，最易感受天然景物之影響，余固屢言之矣。豈獨天然，卽人工建築亦罔不如是。印度之佛殿，歐美之敎堂，不惜費鉅萬之資，務使輪奐莊嚴，入其境者，自然起一種崇敬之心，莫敢或喧；此固大有作用，必不能以虛縻奢侈誚之也。卽如北京之宮殿，試自太和門遙望太和殿，中間隔九級崇階，其莊嚴肅穆之氣象，實可以攝人神智。試思當黎明昧爽之時，冠帶入朝者，自太和門遠矚庭燎之

光，御爐之煙，幾疑天上，非復人境，孰敢不敬。又新疆青海既平之後，繫其酋長，奏凱言旋；清高宗受降於午門樓上。試思午門之規模，雄壯嚴肅，兩翼伸張，劍戟森列，降王到此，那得不屈膝。大國規模，因自有其分量，非此不足以鎮壓，豈得以勞民傷財責之。蕭何作未央宮，高帝惡其莊麗，何曰；「天子以四海爲家，不莊不麗，無以重威。」誠哉是言，眞樹立開國規模之大宰相矣。建築如是，儀式亦有然。中國婚禮最爲繁縟，能使新夫婦目覩此莊嚴之禮節，知今日結合非同兒戲，關係殊非淺鮮，愼勿忽諸。

一〇九 （歲首問題）

地繞太陽之軌道，延長九萬萬四千萬公里，成一大圓圈。周而復還，無有終始。語曰，如環無端，環固無端者也，欲以何處爲起點，悉隨人意，無是非之可言。是以曆法之歲首，中外古今，鮮有同者，蓋以標準之難定也。欲以氣候爲規則耶，草木萌動，曰歲之始，自是合理。然此乃節序之定則，殊未足以解決歲首問題。蓋草木之萌櫱也以漸，並非限於某一日而同時發動也。卽以我國之疆域而論，南北先後，相差百數十日不等，赤道南北，更背道而馳，在我則春草方生，而他人則木葉盡脫矣，何所適從。曆法乃世界性，固不得獨憑主觀，而以自己爲本位也。善乎現行陽曆之以近日點爲歲首也。

地球繞日軌道爲橢圓圈，且已微現拋物線形，太陽並非位於圈之中心也。一年之中，一月一日

地距太陽最近，七月二日則距太陽最遠。（閏年則七月一日）最遠與最近之差，凡四百八十萬公里之多。距日近則行速，遠則其行緩。是以春分至秋分，所經行乃遠日點之半圈，需時一百八十六日强。秋分至春分，所經行乃近日點之半圈，需時只一百七十九日弱。相差凡七日有奇。雖則此七日之差，於太陽引力有關係，迴環之順逆有關係，而拋物線之離心力亦有關係。此則別爲一問題，今之所欲討論者歲首而已。

古今中外各曆法所定之歲首，無論其以氣候爲準，或以中星爲準，如周建子，殷建丑，夏建寅之類，要之均屬主觀的，我欲如何便如何耳。幸而世界文化皆發源於北半球，假令南半球亦有一個古代文明國而亦爲世界文化權威者之一，吾知四季之順序，將必成爭論矣。唯現行陽曆之歲首，則拋棄一切主觀而選取一種客觀之特異點爲標準，是以值得稱許。雖則近日點與遠日點隨人採用，要之其爲客觀標準則一也。欲於無端之環而執其端，應以此法爲最合理。

有譏陽曆於一年十二個月中，每月之日數，或多或少，未免太不規則者。誠然，但此不規則乃科學的不規則，非人力之所能相强。假令二月不二十八日，八月不三十一日，則近日點將不在上半年之第一日，而遠日點將不在下半年之第一日矣。又夏至且不在六月之二十二，而冬至亦不在十二月之二十二矣。雖則「二十二」無甚意義，但每年最長之一日及最短之一日恰在六月與十二月

之同日，甚便於記憶耳。此則不規則中之規則矣。

試將春秋兩分夏冬兩至作繞日軌道之四對點，平分此環爲四段，其每段所需之經行時日如下：

春分——夏至	九十二日十九小時四十三分
夏至——秋分	九十三日十四小時四十三分
秋分——冬至	八十九日十八小時四十七分
冬至——春分	八十九日　零　三十五分

合計三百六十五日五小時四十八分

可見自春分至秋分實需一百八十六日十小時二十六分，而自秋分至春分只需一百七十八日十九小時二十二分，相差八日弱。

一一〇

漢臬詩話云：「字有顚倒可用者，如羅綺、闘甕、毛羽、黑白等是也。但麒麟、鳳凰、草木、山川、則不能

矣。」此言誠是。唯黑白二字未免太空泛，兩形容詞而可顛倒者實多，如遠近、深淺、穠纖、長短、古今、西東、等皆可。至於兩字均屬名詞如彼所舉之圖畫等則斗牛、朋友、衣裳、雲煙、牛馬、語言、命運、等皆可用。更有黃昏、歸依、癡肥、醉心、等字若顛倒之，有時可得一種特殊韻味。更有羅網、生產、等顛倒即成動詞。紅女、人情、子弟、薄帷、等顛倒則意義全改，似此等類，較於漢泉詩話所舉更有趣味。

詩鐘亦文藝之一種，格律孔多，然總不外詠物與嵌字。古今佳作，集之可成巨帙。朋輩嬉游，時亦效之。記故人作品之可傳者各一聯，用誌懷感。

項羽與煤炭分詠，曾剛甫一聯曰：「一代英雄騅馬逝，萬家煙火駱駝來。」在光緒中葉，鐵路未開，此聯尤覺雋永。嵌字以碎流格最難，法取四字平仄各二，每句用二字，分嵌不得相對，如出句二字嵌於一三五七，對句二字則必須嵌在二四六。要之每句嵌二字，無相連者，無相並者是已。一次以詞調「小重山令」爲題，潘若海一聯曰：「芳草重尋江令宅，孤山來弔小青墳。」此二語無疑是從吳梅村楚兩生歌「草滿獨尋江令宅，花開閒弔杜秋墳」出來，但把小重山令四字嵌得如此渾成，是不容易。

世界上一切學問，率皆由經驗得來。集經驗而記載之，是曰歷史。集合各種歷史之累積而類別之，是曰文化。然而記載云者必先有文字而後可。是則文字之創造，實文化產生之根本條件。試讀世界史，見所謂世界文化發源地如中國印度埃及巴比倫，豈非各自有其獨立之文字哉。衍形衍聲，雖發展之途徑異殊，而效用則一也。是故能製作文字而有悠久歷史之民族，終久為孕育世界文化之一員；歷史俱在，雖欲抹煞而不可得也。苟欲滅人家國，並民族而摧毀之，竊其文化以為己有，是為不可能，恐世界亦無此笨賊。試觀上列世界文化諸母國，雖或民族化分，而彼固有之文化反因此而傳布愈廣，其子孫更發揚而光大之，散猶不散也。埃及巴比倫是也。或則民族偶臻一時之否運，國家陵夷，而文化則依然存在，顛撲而不可破。印度是也。何則，歷史俱在，摧毀固不能，竊取尤屬笑話也。

一二

誇大狂，譽兒癖，領袖慾，優越感。此等術語，就心理學之分類言之，乃編入變態心理之範圍內。變態云者，言此人之神經系已發生異狀之謂也。異狀云者，不正常之謂也。質而言之，是曰神經病。他勿俱論，余所欲提出研究者乃領袖慾之一種。

領袖慾與領袖不同，領袖乃人類社會所必須，不可一日無。自有史以來，勿論其為族長制度，會

長制度，君主制度，共和制度，皆不得不以一人領其羣人類之天性乃如此，莫之能改也。雖其取得領袖之方法各有不同，或以輩分，或以智勇，或以傳統，或以推戴。然總須有一人高高在上而鎮壓之，乃得舒服，是曰天性。

領袖慾則不然，其人之資格或智勇，百不如人。只因爲慾望所驅遣，神智失常，必欲取得領袖之地位以爲快，豈不殆哉。凡事之順理成章者雖更易亦不至於騷動；若倒行逆施，鮮有不擾攘者矣。蓋以神經系統已發生異狀之人，若不加以禁制而任其跳擲於通衢，結果何堪設想。是故一民族或人類社會中若產生有領袖慾之妄人，實國家之不幸，抑亦世界之不幸也。

一一三

孤忠苦節，只是爲一己之人格問題，無恩怨之可言。雖或以受恩深重，背之不祥；或以情意正濃，不宜有貳；固亦有之。此則似是爲報恩而然也。又如宋末明季之遺民，或絕吭斷脰，或遯迹荒陬，甘與世違，不求聞達。此則似是含怨於種族之間，悲憤難已也。然而所謂酬恩報怨云者，或則撫孤卹嫠，或則乃仇雪恥，利害必及於對方而心事乃了。卽所謂恩怨分明者是已。此之謂恩怨。若如前之所云，不背不貳，或死或隱，何嘗有分毫之利害到達對方。孤忠苦節，不過圖自己作一完人，爲一己之人格效

忠持節而已。夷齊果與商湯何恩而與周何仇，淵明果何厚於司馬氏而薄於劉宋。若云深仇大恨，只應不共戴天。然而首陽猶是周室之土地，柴桑栗里猶是劉宋之疆域也。若以恩怨論，直可以謂之無意義，此非人格論之明證乎。故以恩怨言忠節，持論每多窒礙。若云義俠斯可矣。非恩怨之謂也。要而論之，以利害到達對方爲究竟者謂之義俠，以完成自己之人格爲究竟者謂之孤忠苦節；無恩怨之可言。

然則只自圖作一完人者竟是自了漢，於世無與乎。曰惡，是何言。孔子曰，知恥近乎勇。彼之遯世无悶，是知恥也。孟子曰，浩然之氣可以充塞乎天地。彼之遯世獨立，是發揮浩然之正氣也。一民族有斯人，則民族可以不滅；世界有斯人，則文化可以日臻於光榮。人之所以愈於禽獸者何哉，以理智勝於情感精神勝於物欲也。彼寧不知富貴利達之愈於澹泊寒微哉，苟求精神之克安而於身體享用難免相妨時，則君子知所以自處矣。不屈不撓，不欺不移，是曰浩然之正氣，正氣長則邪氣消。彼其利害之所及實達於全人類，豈只個人而已哉。

聞者猶有疑於吾言乎。黃梨洲先生明夷待訪錄之自序曰：「吾老矣，如箕子之見訪，或庶幾焉。豈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遂祕其言也。」噫嘻，此豈自了漢之言乎。

陶靖節作歸去來辭之動機，只是不願「心爲形役」乃亟自求精神解放，不再作形骸之奴隸。歐陽永叔秋聲賦所謂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乃歎惜於「形爲心役」致體力疲敝，老境侵尋，更不願作心思之奴隸。兩公持論乃兩極端而各有極强之理由。心與形若以新學說術語譯之則曰心理與生理。

余以爲心爲形役是無可逃避，最少亦可以說在未來之一二千年間恐亦不能避免。如飢寒交迫，只是形體之苦痛，但思慮遂不得不供其驅使以圖補救。性慾本生理上之須要，而惶惶求偶者竟至於神思不寧。既曰求，且曰惶惶以求，其爲役之情況可想。

至於形爲心役則異是；非唯可以避免，且多半由於自召。如野心家之僕僕風塵，只是爲虛榮心所驅使，果有何不得已之足云。彭寵之以漁陽叛，不過以太守爲小而必欲作天下一人，結果苦戰多時而身首異處。求金砂於絕域，不過偶作富豪之夢，以致客死荒陬，魂歸未得。誰實使之，以勞爾形；此非委身甘作虛榮心之奴隸乎，吁，可傷也。

至如孟子之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則不然，目的固在使之動心忍性也；佛之苦行，目的固在使之避免逸樂，毋使靈魂脆弱也。此種勞形法與形爲心役者大不相同。欲明斯旨，宜先了解「役」字之意義。役也者乃驅使之意，自耽逸樂而驅使他人以代勞是也。此與孟子之藉勞形以磨鍊心性，豈可

同年而語。佛之苦行亦然。要而論之，一則以逸樂爲目的，冀圖一勞永逸；一則以椎鍊爲目的，毋使懷安以敗名。質而言之，凡爲虛榮心而奴使其形骸者是曰形爲心役，二者不容相混。

至若心爲形役，則更落下乘矣。以欲滿足形骸之下等嗜慾故而役使其心，心之主宰，倒持以授諸形骸，則與下等動物何以異。此靖節先生之所以痛心疾首而賦歸歟也。

人欲橫流，昔賢所悲，自古如斯矣。況近代爭以物質文明相尙，日盡力以引誘人類之墮落，幾何其不淪於下等動物哉。雖曰非所得已，但心君亦須維持幾分主宰，毋使倒持，若是其庶幾乎。

一一五

李易安蕭條庭院之念奴嬌，中有句曰，「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多少遊春意。」世傳名作。此乃六朝人語。劉宋臨川王所撰之世說新語曰，晉安帝時，王恭與王忱少相善，後雖睽離，然每至興會，未嘗不相思。恭嘗行散至京口于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見世說新語卷中之下，易安居士偶襲而用之耳。

辭句重見，似以孟子一書爲最多，試略舉數語以見證。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離婁下）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離婁下）沈猶行曰，是非爾所知也。（離婁下）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萬

章上）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萬章上或謂孔子章）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萬章上或曰百里奚章）似此或尚多。又如五畝之宅……可以無飢矣。（梁惠王上）五畝之宅……足以無飢矣。（盡心上）此一大段，不重者只數字而已。

詩詞句之偶爾從同者亦所常有。如「百年雙白鬢」，少陵有此句，後山亦有此句。此非警句也，若警句則固在各人之記憶中，誰肯冒剽竊之名哉。蓋以寫實之作，若事實相同，下筆每易相若耳。此則新意境之所由重也。

一一六

書法乃個性之最眞表見，千萬人落筆而千萬不同。說者謂以書法觀人，可以斷其性情，壽夭，貴賤，邪正，良有以也。三十年前，吾嘗見一懷相人術者，於初見面時，凝神以攝取來者之第一印象後，即以紙筆使來人橫書一畫，然後開口評論。且云遠道者寫一個「一」字寄去，亦可將其人性格之剛柔及事業之通塞斷出一半云。若認書法可以表現個性，則此說雖屬神祕，實含至理。然而蔡京嚴嵩皆以善書名，豈邪正爲一事，而美醜又別爲一事耶。觀於名畫家未必盡是聖賢，則信乎藝術之別爲一事矣。蓋書法亦藝術之一種也。

盧君毅安語余曰：墨蹟可以窺人禍福，知人情性，吾國古代相人書，亦嘗論及，但不多耳。東籍關於此種著述已有三數部，今尚視爲祕本，未刊行於世，持此以衡量人之命運，無不奇中，與字體之優劣無關，雖鋼筆鉛筆亦不能掩其隱云。

書法可以表現個性，已如上述，然而亦有時代性。古籀篆隸，字體本不同於異代，且勿具論。即以眞楷行草既行之後言之，六朝唐宋明淸人之字，識者可以一望而別之。吾嘗見一人，以乾嘉，道咸同光人之字示之，不中者鮮。若以論理學言之，既有個性之別，則不應復有時代性。蓋同一時代之人，其性格未必相同也，如曰相同，則是將個性之說打破矣。此殆佛說之所謂自業與共業歟。

一人之行爲，足以養成其個人之特殊性格，是曰自業，而國民性則共業也。英國之國民性與法國之國民性，顯然不同。於建築，製造，飲食，行動，無處而不可以辨別。即世界各國，莫不皆然。俄國式之建築，德國式之建築，法國式之建築，好觀電影之兒童，皆能於畫片上識別之，而中國與日本更無論矣。凡一國之國民性，殆與氣候，環境，有關係；而教育及摹倣，其效更著。若挺生一不世出之人物，其事業足爲天下式，則可以移風易俗。此種雜薰染代代相續，而國民性以成，既成而共食其果，是曰共業。

唯書法亦然，或承篆隸之餘風，或藉草書之旣出，或因科舉之誘導，皆足以影響時代之書法。蓋才智之士趨之，而羣衆效之，實勢所必至，而亦理所當然，此殆書法之所以有時代性歟。

於今鋼筆鉛筆既流行於學校，書法必將劃一時新代，殆可斷然。以直覺論之，必將多挺直而少波折，多剛勁而少姿態。然而執筆之方法既變動則他日之爲龍爲蛇，未可知矣。

一一七

「衣食足而後禮義興」，衣食與禮義對舉，乍見豈能無惑。衣食乃一己之所私，而禮義乃人羣之交互。衣食乃實用而禮義只是虛文。衣食果以何因緣而關乎禮義之興廢。欲明斯旨，宜先對於禮義兩字加以解釋。

禮字有互尊之意，所謂敬人者人恆敬之也。義字有互助之意，所謂愛人者人恆愛之也。約而言之，則禮義只是生發於同情，故曰交互。同情心之有無，非只限於人類，即世界上一切動物，凡有血氣，對於同類，莫不有之，或則厚薄之間，微有差異而已。然而厚薄曾不以物類別，唯以時勢別。欲明斯義，嘗先究同情心之所由起。

同情心實緣刺激性而起，對方所發出之刺激力愈大，則愈易引起他人之同情。然而刺激之感應，以次而遞減；次數愈多，則感應亦將愈弱，循至於麻木而不靈。此雖曰精神作用乎，然即飲食以爲方，亦未嘗不可以明斯旨。如飲咖啡與食辣椒是已。長用之與乍嘗，其所受之感應，固自有別也。是故

刺激太頻，可以將濃厚之同情變為澹薄，此時勢影響於同情者一也。

同情心之積極的表現端在行為；消極的嗟歎無濟也。然而濟與不濟，須視各人之力量為何如，嗟歎亦同情之表示矣。是故行為與嗟歎之分別，在厚薄而不在有無也。余茲篇之論同情，乃以各個人為單位。至於清除道旁之餓殍，俾勿妨礙行人，此乃政府之責任，而非所論於同情也。詩小弁曰：「行有死人，尚或墐之」，是就個人之行動而言，意義甚為明顯。至若遭逢大飢饉，或兵燹及時疫流行時，屍骸遍地，則後死者除對彼嗟歎而外，更無力以墐之矣。此則同情之厚薄繫乎時勢者二也。

社會上疲癃殘疾顛連無告之人，政府設專院以收容之。在平時則醫生及其助員，小心將護，唯恐不周。若一旦突遭大自然威力之襲擊，如大地震大洪水大火災等；看護者已無暇顧及，或無力以再延其生命時，則可以一一擊斃之，俾勿宛轉呼號，增其痛苦。以至不仁之手段行不忍人之心。更非所以論於形迹上之同情矣。此則時勢影響於同情者三也。

處於大都市之中，每日生產及死亡律自較大於陬隅，行有死人，見亦非鮮。在平時，偶發現道旁屍體，則必兒童走避，行路垂憐，亟盼警察之來為之掩護。此則同情心流露於自然者矣。數月以來，雜糧價值，逾百倍於平時。據三十二年三月份之統計，北京城裏，每日斃於飢餓者已達五百人。道旁屍體，行人若熟視而無所覩矣。此非刺激頻繁則同情麻木之明效歟。已躬且不知命在何時，後先追恤。

「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此非衣食關於禮義之隆替乎，傷哉。

一八

實踐之與幻想，乃成兩絕對。就今之科學世界言之，幻想自是虛費精神而不切於事實，允宜屏絕。然而天下事大率利害參半，有百利而無一害之事固難多覯，但百害而雜以一利者亦未或必無。即以幻想而論其徒費心思與時間，結果於人於己兩無所得，固也。然而純文學十九由幻想構造而成，意境之謂何，幻想而已，有無意境，即文藝高下之所攸分，而亦評價之主要標準矣。屈原，固世所稱為中國第一位純文學家者也，但離騷之美人香草，及出入蒼冥，何一而非幻想。九歌之「若有人兮山之阿，」若有而已，非眞有也。九章之「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戰國去虞舜幾何年，那得同遊。宋玉高唐賦開章第一句曰「唯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之可儀，」無物可儀，其爲虛構也明矣。又神女賦，通篇說得天花亂墜，一似精神肉體，俱受溫磨；至結句則曰，「闇然而暝，忽不知處，」更幻而入於玄矣。曹子建洛神賦，通篇描寫服飾神韻眉目體態，遠觀近覿，刻畫入微，一似實測實驗，絲毫不容假借，而結句亦曰「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醒木一拍，告讀者以勿癡。屈原宋玉曹植，固世所公認爲大文學家，且爲純文學家者矣，略勘定其作品乃如此。

純文藝之分門別類，曰賦曰比曰興。綜合諸家釋此三字之定義，大約寫實之作謂之賦，因物以喻已志謂之比借事以舒所懷謂之興。卽僧皎然所云取象曰比，取義曰興，其言克允。可見賦體屬於敍事，而比興屬於幻想幻想居文藝總分類三之二。尤其是中國人，其頭腦乃孕育於東洋哲學，幻想乃其特長。是以古今來之文藝名作，敍事少而比興多，非無因也。卽以詩詞作品所最崇尚之「意境」二字而論，境則境矣，更何意之云。可見意境殆與實景殊。如東坡之「千山動鱗甲，萬壑酣笙鐘」論者許爲意境超絕，但山那得有鱗甲，更如何能動；彼只是描寫雷雨之聲勢，因山脈之綿亙以喻蛟龍，更因雷雨之駭人而作非非想，遂成佳構；此非純文學之逸品乃建築在幻想上之明效歟。

一一九

吾人對於萬事萬物之觀察，有直覺評判及綜覈評判兩途。觀人者亦復如是請言其道。

直覺性特强之人，每覺得第一個印象最可靠，若多方觀察，翻覆體驗，反爲第二三觀察所誤，漸引入於迷途。蓋直覺實含有幾許神秘性，於初見面之一刹那頃，由靈明之照射，可使對方無遁形。若存心觀察，則對方之做作，每能亂真，此亦不爲無理。如王守澄之於鄭注，第一個印象甚正確，後卒爲其便佞所亂而入於迷途。唐玄宗之於楊玉環，既已遣去，終被其一縷秀髮之柔情所亂，覆水與潙水

齊收。此種事例，歷史上殊不乏。

綜覈評判則異是。必須先知那人之家庭，繼察其本人之個性，從責任與游戲雙方分別觀察。蓋每當賽球鬬牌下碁鬧酒等游戲之舉，實個性流露最眞時，勿論其平時心計若何之工，至游戲爭競漸入於劇烈或得意忘形之際，則平日深沉之氣度，總要喪失過半，本性或完全暴露。所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是卽用觀人於微之綜覈法。此種事例，歷史上亦未見其乏。

直覺乃演繹而綜覈則爲歸納。歸納法自較穩當，但事機之來每有稍縱卽逝，無長時間以容你從容觀察者，則演繹之直覺，誠不可無。然而歸納綜覈之技術可用學問培養，而直覺則唯賴天才。直覺性特別發達之人，其第一印象，可得眞相百分之八十以上。雖則百分而失其二十，貽誤亦誠非淺鮮。但天下事只是相對的，那有絕對圓滿之理。拔十得八，則亦可以無憾矣。

復次，直覺所得之第一印象，勿論其正確與否，結果亦常與之符。卽以配耦而論，對方未必性惡，改配或成嘉耦。只以第一印象不佳，先入爲主，此後則無論如何，亦終無有是處。若云錯誤，則前所舉王守澄之例乃誤於第二印象，而此則誤於第一印象矣。至於誤與不誤，第三者實無從置喙。正所謂寒煖各自知，孰能武斷他人之感覺。且物理每多不可思議，猴見紅而喜，牛見紅而怒，莫知其所以然。植物之同植而蕃，同植而萎，亦莫能索解。卽以瓶插而論，丁香不宜與異卉同瓶，是其例矣。是故物情

各有公例，有特殊；雖則特殊亦必自有其例外之例，但在例外之例尙未求得之先，勿得强特殊以循公例。此乃直覺之支流餘裔因隨筆及之。

一二〇

語曰，過猶不及，此言措置須恰如其分也。譬諸赴一距離十里之目的地，二人分頭乘舟前往，其一，行八里卽登岸，其一，行十二里乃登岸，結果兩人均須步行二里。此乃最顯淺之譬喩。又如毀一人或譽一人，毀譽須恰如其分，毋過甚亦毋隱匿。自從子貢有「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一語，使人對於紂王之淫刑極慾，便生懷疑。反之，若譽過其分，則眞相亦須打折扣，凡讀碑文壽序者孰敢盡信。又如對外有一既定之國策，則國民敎育宜施以一種强心劑，俾勿怯敵；此亦題中應有之義，或是一種不得已之所爲。此種措施，必須擇對方一二弱點，盡量醜詆，告國民以敵之不足畏。若處心積慮，則此種政策須自家庭敎育及小學敎育做起。但此策危險性最大，較於碑文壽序爲尤甚，必要十分小心。勿謂與小孩子說話，只以能引起興趣爲主，言過其實，在所不卹。茍如是，則結果必養成國民輕敵之心，輕敵非佳事也。若一旦與敵相接，漸覺父母師長之話靠不住，對於先時所受之敎育發生懷疑，此則尤非佳事也。三十二年六月十四日。

一二一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此是立身行己問題。至於兵不厭詐，又當別論。蓋於性命呼吸之間，若猶是周身齊莊中正滿嘴之乎者也，則成呆子矣。然而欺人猶可，自欺終不可爲訓。但有時吾儕對於自欺者，只宜加以憐憫，責備或非其罪。正所謂「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改作則哀矜而勿怒，於恕道庶幾無乖。試以少數人對於羣衆之報道喻之。

一二二

若國民教育達於相當高度，則無所用其欺，欺亦不得售。只有實報實銷，聽國民之自決，策之上者也。若國民教育，多數猶在水準以下，對於國家大事，不甚關懷，則亦無所用其欺。唯有責成小數智識分子，努力做去，爲羣衆造福，對於國民，只告以少安毋躁，靜候佳音，其亦可矣。最苦是半桶水，高旣不成，低又不就，告之旣無自決之才能，慰之又不肯安靜，則只有用欺騙之法。譬諸家庭間有急難，已成年之兒女，當然可以使之聞之，俾得有自決之機；幼童則安慰之，勿使慌張；至於五六歲以下之稚子，則只有權採蒙蔽手段，使之依舊戲嬉，庶不至於亂人心曲。唯國亦然。三十二年六月十五日。

學問之道無謊，有時無用之用，其用乃宏。即如因帝者諱而闕筆之字，最爲無理，每開卷觸目，只是惹厭，無有是處。然而鑑別版本者，據此竟可成鐵證。如某字闕末筆，則可決其爲南宋本，謂爲北宋者僞也。諸如此類，何異犀燭。又如摹刻舊籍，苟欲依託元明版本以欺人，而不注意於玄、胤、弘、曆等字，則不免有狐尾之誚。可見天地間竟無無用之物，亦無無益之事，苟能善於運用，借作學問之工具，其效力或將有出人意表者。譬如以干支紀年日，不嘗爲新人物所吐棄已久，而「十月之交朔日辛卯」等，泰西學者，且借此以解決懸案，斯可知矣。

一二三

春秋穀梁傳：「襄公二十有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庚子，孔子生。」經文乃如此。十月初一既爲庚辰日，則十一必爲庚寅，二十一必爲庚子，孔子既生於十月庚子，當即是十月之二十一日，此乃鐵板註脚，無可移易之定律。以周正推夏正，換算亦只在月份上，於日無與焉。建子建寅相差兩月，則周曆之十月二十一，即夏曆之八月二十一也明矣。從前法令定孔子生日在八月之二十七日，不知何所據而云然。但無論如何，庚辰既是本月之初一日，而謂庚子乃同月之二十七日，於理不通，試屈指計算，鮮有不失笑者矣。且日食必逢合朔，九月既合朔於庚戌，若大

蒜則十月初一必爲庚辰，此是鐵案，不容置議。是歲日食兩次，在庚戌與庚辰之兩合朔，愈可證簡策所記載之干支紀日無有錯文。庚辰既爲是月之初一，則庚子乃同月之二十一，亦是鐵案，無可置議。孔子生日，朝廷旣著爲功令，上自天子以至於各府州縣最高級之地方長官，行香致祭，何等隆重，而推算者乃粗疎若此，斯亦可笑也已。

余於數年前嘗擬以現行陽曆推算孔子生日，當時亦未察二十七日之謬誤而盲從之，此殆因過信朝廷功令，以爲如此大典，必經過多數專門學者之審定，無所用其疑，然亦不謂讀書之空疎矣。但此亦只是據經文以推算，結論乃如此，若「庚子孔子生」一語別有問題，則非所知矣。吾固尊公穀兩傳者。

一二四

凡屬對待名詞，總是主觀的相對的居多，而客觀的絕對的乃甚少。如善惡涼熱姸媸貧富等是也。善惡與姸媸，純屬主觀性，且爲相對的，其理易明；卽涼熱與貧富，對待之構成，乃根於事實，然亦只是似是而非之客觀，更無絕對之可言。何爲涼熱，甲乙二人之感覺，恐不一致；且時間與空間之異同，亦可以破壞其論據。至於貧富一名詞，成立乃根於容積之大小，似是純客觀，然而果以何者爲標準，

相對而已。

古今來討論貧富之學說多矣，計持論穩健，根於絕對的客觀性，無可猶夷者，吾唯見論語「均無貧」三字最爲完滿。其上文以不患寡而患不均一語作領起大前提已自不弱；下文以均無貧三字結束，遂成顛撲不破之斷案。此所謂擒賊擒王，先把貧富兩字之立脚點根本推翻，使無存在之餘地而以純客觀之「均」字爲壁壘，所以能立於不敗之地。

貧富二字，乃以比較爲立場，原不易破。但均之則無可比較矣。無富那得有貧，故曰均無貧。以此類推，非入同溫層則無涼熱之可言。持楊朱學說以人人不損一毛人人不利天下爲論據，則無善惡之可言。唯妍媸問題最難，因爲此二字乃絕對的主觀評判，各人自作裁判官，且不必搜求證據，調查事實，任意判決，被告絕無上訴之權利。此則與「均無貧」三字判詞成兩絕對，而顛撲不破乃相等。

一二五

多名乃中華民族特有之習俗，自古已然。名之外有字，字之外有號。名則以一字或二字爲常，號則二字至四五字不等，唯字則多用二字，自唐以後，幾無有出二字之例者。

古人多好以一字爲字，如屈平字原，項籍字羽，陳勝字涉，袁盎字絲，鄭當時字莊，彭越字仲，楚元

王交字游，張釋之字季，吳廣枚乘范睢皆字叔，房延齡字喬，凡此之類，不勝枚舉。

更有以三字爲字者如張天錫字公純嘏見張資涼州記高歡字賀六渾，見北史。近代傅山字公之宅，此類亦不乏其例。

此外復有國謚及私謚，或時人以其所生地或以其所居職稱之以示尊祟，此則文之過甚者矣。多名自是一種不良習慣，破壞符號作用，使後之讀書者記憶維艱，疲精神於無用之地，所失甚大。此春秋之所以譏二名也。

文與質乃對待名詞，所謂文也者，並不見得是質之進化。以哲理言之，則有所謂「歸眞反樸」樸者質也。以事理言之，文化愈高則須記憶之事物亦愈多，宜盡量汰除不急之繁文，留精神於有用之地，化虛文以爲質實以簡易繁，庶幾可以追隨學問之潮流，不至落伍。蓋以人之精力，各有其一最高限度，勉强不來，而世界之事物則日增而無已。應付之法，只有去其不急而急其所急。譬如陶潛，見陶潛二字，已可追憶其人之時代里居，事業學問人格之輪廓；毋使陶淵明陶靖節陶元亮陶彭澤五柳先生等疲我精神；又如韓愈，只此二字已足；勿使韓退之韓文公韓昌黎韓吏部等亂我心曲。

語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史也者乃祝史之謂。郊特牲曰：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野固不可，但毋使文勝；若韓昌黎韓吏部等，無乃太文。

一二六

「直斥其名」乃鄙俯不足道之意。不曰呼而曰斥，乃加强發語之氣勢，鄙之甚者也。夫名也者，乃各個體之符號，無之則不足以資記載，且歷史亦將不可讀矣。余實不解名果有何可諱之道。泰華名也，不見得名之曰泰華而損其尊，於人何獨不然。

諱帝者之名，近代則用缺寫末筆之法，如玄作玄，或以同音之字易之而作元。至於古代，則更有强改他人固有之名以避其諱者。如常山本名恆山，張晏曰，以避文帝諱而改曰常。恆常義通。蒯通本名徹，因避武帝諱而改曰通。通徹義通。嚴光本姓莊，因避明帝諱而改曰嚴。莊嚴義通。此則較於缺筆之例爲無道矣。又元和郡縣志曰，浙江之富春，湖南之宜春，安徽之壽春，皆秦漢郡縣晉孝武太元中以避鄭太后諱而改稱富陽宜陽壽陽，此又一例也。似此等類，不勝枚舉。某說部謂五代時有讀老子道德經之「道可道，非常道」而諱馮道之名者，曰「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或非虛言。蓋習俗既以此爲尊重，爲敬禮，其極必至於是。

戰國策謂有一人遊學數年，歸乃直呼其母之名。母不懌，其子曰，母雖賢莫賢於堯舜，堯舜名也；母雖大莫大於天地，天地亦名也。此吾之所以名吾母也。此雖屬以重筆作加倍寫法之寓言，而厭惡虛文之心理，則若揭矣。

尙虛文似是人類天性，而女子尤甚。由羽毛貝殼之飾，金銀珠玉之佩，至細腰纖足而極。今則逐漸解放矣。然而解放二字，恐未易言。或則是改變式樣之過程，非解放也。又女子以深藏其名爲可貴，愈貴則其名愈隱。村姑及小家碧玉，名字猶可得聞，若閨秀則祕而不宣矣。五十年前，此種心理，尙普遍於國中。此殆與諱之心理微有異同，彼則尊敬而此則尊重也。總而言之，亦曰尙虛文而已。然而因爲崇尙虛文之故而變更符號，此種心理，實帶幾分神祕性。

一二七

東坡常州除夕詩，「但把窮愁博長健，不辭最後飲屠酥，」查初白引容隨齋筆曰，今人元日飲屠酥，自小者起，固有來處。東漢李膺杜密以黨人同繫獄，元日飲酒曰，正旦從小起。又時鏡新書，董勛曰，俗以小者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時，故後飲。顧況詩曰，手把屠酥讓少年，是也。計東坡作此詩時，乃熙寧六年之除夕，纔三十八歲。但讀不辭最後飲屠酥之句，則似已甚老成矣。

屠酥先飲少年人，以黨錮之說爲在理；蓋一年之計，乃自一以至三百六十五，故曰正旦從小起。至於時鏡之說，謂小者得歲，故賀之；老者失時，故後之。此乃情感之言，不中於事理。計人自呱呱墜地，輒刻刻向墳墓進行，老少曾無差別；老者向墓地挪近一步，少者亦同時向墓地挪近一步，更無孰得

孰失之可言；其同爲失却一歲，老少無以異也。時饑之說，殆以爲小者向有爲之年進一步，而老者則不免有去者日以多之感而已。甲申開歲第五日。

一二八

楚辭九歌，名曰九，其實乃十一。卽東皇太一，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是也。或曰，九，虛數也，如九天九幽之類，言無盡也。或曰，合湘君湘夫人爲一篇，大司命少司命爲一篇也，或曰，山鬼國殤禮魂合爲一篇也。余以爲自東皇太一至河伯，此八篇皆用神之名以名篇，其爲祀神曲絕無疑問。山鬼一篇乃祀雜靈曜，非神之名，當無對於莊重之神而以鬼呼之者，其爲雜靈之總括無疑。合前八篇，厥數爲九，是曰九歌。國殤一篇，通首皆叙戰爭之英烈，應是附祀陣亡將士。禮魂一篇只五句，則禮畢之餘韻而已，原不足以獨立爲一篇。九歌既以侑神，則自東皇太一至山鬼是已。至若附祀所敬仰之人，則如吾鄉北帝廟之附祀林則徐，是其例矣。此類之事，各地或當不少，非僅吾鄉。中國祀神，實含有崇拜英雄之成分，殊非純粹的迷信。如關帝廟，張王廟，岳王廟，項王廟，及張巡許遠廟等，不勝枚舉；則荊楚民俗之以陣亡將士從祀，其又奚疑。

一二九

東坡贈孫莘老寄墨詩曰，「吾窮本坐詩，久服朋友戒。五年江湖上，閉口洗殘債。新來復稍稍，快癢如爬疥。」又次韻答劉景文詩曰，「故應好語如爬癢，有味難名只自知。」眞可謂語妙天下。金聖歎與王斲山之夜譚快語，只是竊取坡公之意而已。

清高宗御製詩曰「夕陽芳草見游豬，」傳爲笑柄，咸謂若只發表前六字，當無有能猜得第七字者，因豬字之與夕陽芳草，未免雅俗不倫也。但東坡有句曰，「綠荷深處有游龜。」句法之組織，體物之微妙，思想之神祕，與清高宗之佳句究有何分別，何以覓無指而摘之者，此非有幸有不幸歟。

東坡頗好以龜字入詩，試略舉其大著如下，縮頸夜眠如凍龜，（江上値雪）若爲化作龜千歲，巢向田田亂葉中（菡萏亭）人言君畏事，欲作龜頭縮（陳季常見過）病骨磊嵬如枯龜，（維摩像）布衫漆黑手如龜，（贈潘谷）牀下龜寒且耐支，（次韻錢舍人病起）壽與龜鶴永，（送程建用）得如虎挾乙，失若龜藏六，（寄傲軒）龜藏六見內典，謂頭尾及四足皆可收藏也。

東坡不能飮，屢見自道。酒字之於東坡，只是用作詩料而已。醉字尤爲文士所樂道，然十常八九借醉字以寫情緒發牢騷，間有寫醉態如「斗大眼花看不定，撐下牀來行走」之類，已不多見。至於自寫醉時之實感，當無有踰東坡「酒作逢逢入腦聲」一語之神妙者矣。其聲維何，旁人不可得而聞。且言酒入愁腸酒入歡腸者有之矣，未有言入腦者。一杯入口，頭腦遂作逢逢聲，活畫一不勝酒力

之人。此詩作於錢塘太守時，題爲「病後醉中。」詩曰，「病爲兀兀安身物，酒作逢逢入腦聲。堪笑錢塘十萬戶，官家付與老書生。」

一三〇

某說部記載清初康熙甲戌乙亥間，山東地方官吏，强迫人民捐粟，美其名曰樂輸。一日，有行經郊外鄉村者，見被縶者纍纍如豕羊，怪問果何因而同罪者若是其衆且多也。衆中答曰，官府縶余等進城，比追樂輸耳。「比追樂輸」四字，可謂奇文，蓋鄉民不解樂輸二字之意義，以爲是一種稅則之名稱故也。

畢竟科學進步。一切學問莫不淩越往古，超邁前人。即以修辭而論，只一獻字已足，何必樂輸。蓋獻也者，有往前之意，則輸字之含義不失；有心悅誠服之意，則樂字之精神亦全。何等簡潔。至於粟之爲物，雖可包含黍稷稻麥菽之所謂五穀，或則稻粱菽麥黍稷之所謂六穀，然總不外食糧問題。語曰，硬如鐵，軟似綿，己之所欲，由至硬以至於至軟，亦皆可致，是在能手。且樂輸云者，必甲方之意志既動，而乙方乃順承意旨之謂也。至於獻，則完全出於自動，無須示意。如某人獻一匾額或一經幡於神座之前，神亦何嘗指名脅索哉，故曰心悅誠服。若是乎古之自以爲巧者，猶恐後人笑爲拙也。三十三年

三月七日寫。（殆因當日有獻銅獻棉之事，三十五年十二月一日補註。）

一三一

沈德潛說詩晬語二卷，語多獨到處，其中評杜一條曰：「杜詩別於諸家，在包絡一切，其時露敗缺處，正是無所不有處。評釋家必代爲辭說，或周遮徵引以斡旋之，甚有以時文法解說杜詩，斷斷於提伏串插間者。浣花翁有知，定應齒冷」云，眞可謂眼光如炬。

一三二

凡屬偉大人物，每多砂石，粗枝大葉，不檢細行。其成功在於氣魄宏大，橫衝直撞，無施不可。試考其日常生活，每多笑話。甚而至於寒暖不知，飢飽失時，缺乏常識，出人意表，如牛頓惡熱而不解遠烘爐之類，所在多有。夷考偉人生平，勿論其爲文學家，政治家或藝術家，愈偉大則笑話愈多，乃知察蔡者實天之所以供偉人之助手也。晬語謂敗缺處正是無所不有處，非目有全牛者不能作此言。若爲之曲解以斡旋，縱未爲浣花翁所笑，已先爲沈歸愚所笑矣。世有所謂實力不討好者，其斯評釋家之謂乎。然而微瑕而不害其美，唯嬙施爲能，非所以論於東鄰也。

一三三

「一經品題，聲價十倍。」此等事容或有之。蓋羣居動物，其意志之動向，每隨嚮導者爲轉移，是以有領導一特殊階級之資格者，其言論每易爲羣衆所注目。在脩名未立之先，借以爲重，亦固其所。乃不謂已成名之海棠猶復有人爲之借重品題，此可謂未能免俗者矣。

海棠標格在羣卉中宜列甲等，應無疑義。乃偶因杜甫無海棠詩，於是惋惜者，不平者，疑議者，臆斷者，紛至沓來。鄭谷曰，「浣花溪上空惆悵，子美無心爲發揚。」王荆公曰，「少陵爲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東坡曰，「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留詩。」周必大曰，「只緣未識江都勝，如杜詩中缺海棠。」此等論調，若搜索猶可得多人。

杜集無海棠詩是已，是無是佚，殊乏確據。王禹稱詩話曰，「杜子美避地蜀中，未嘗有一詩說著海棠，蓋以其生母名海棠故也。」所言如是，惜未舉出充分之證據以釋羣疑。然曰其生母云，當有所本。蓋王元之亦博雅君子也。

然而亦未可盡信。維揚芍藥甲天下，種佳而類繁，聲譽殊不在西川海棠之下。王觀芍藥譜後論曰，張祜杜牧盧仝崔涯章孝標李嶸王播諸人，皆一時名士，稱爲詩人，或久官於斯，或漫遊幾度，而略無一語及芍藥，斯亦奇矣云。由此言之則少陵偶不及海棠，政不必大驚小怪耳。況生逢喪亂之世，人事遷移，著述之散佚者亦多矣，更何必刻舟求劒也。

難者曰，或則芍藥乃晚出之花，張祜諸人未之見也。曰，是不然。通志云，牡丹初無名，依芍藥得名，故又名木芍藥。此爲先有芍藥後有牡丹之明證。謝康樂言永嘉水際多牡丹，北齊杜子華嘗畫牡丹，則牡丹之出最晚亦當在南北朝，而芍藥先之，豈有唐代詩人猶有未見芍藥者。且白居易張九齡韓愈孟郊等乃中唐人，均有芍藥詩。張祜庶全與之同時，而杜牧尤晚，豈有未見芍藥之理。若是乎少陵偶未賦海棠，以張祜諸人不賦芍藥例之，眞不必大驚小怪矣。

一三三

知足之「足」字，乃比較名詞。但比較云者，必自有其標準度數，或以容量，或以界限，達此度數謂之足，否則謂之不足。

不足與不知足有別。既曰度量，當必有一最低限度，同時亦有一最高限度。所需要未及最低限度，謂之不足，所追求已溢出最高限度謂之不知足。衣食足而後禮義興之足字，指最低限度言之也。知足不辱之足字，指最高限度言之也。終歲勤動，不足以養其父母，是不足也。聚斂而附益之，不知足也。不足謂之貧乏，不知足謂之貪得。

水之成分乃輕二養，多一分即等於無用，此乃最高限度說。金錢可以易取物品，此金錢之可貴

也。但一人之物質享受總有一最高限度，過此限度，金錢即等於廢物。譬諸我消耗金錢之能力已達日不暇給之程度，更無計役使金錢以增益我之欲望時，則金錢效能，立即消失，回復其礦石本性。窖藏之與礦山，有何分別。

或曰，子之所言，褒士之言也，役使金錢，寧有限量，正如韓信將兵，多多益善。役使數千百萬之金錢其豪情勝槩，視役萬數千者為快意矣。且經濟原理，不外供求相應，每飯必熊蹯魚翅，則獵戶與漁人之生計有着矣。供給漁獵之工具，則植麻與冶鐵者之生計有着矣。廣營宮室園囿，則土木工人不患無業矣。妻妾曳綺羅，則蠶女桑農皆蒙其惠矣。金錢不厭其多，在運用者之技術何如耳，豈必窖藏。

應之曰，子言誠是，但恐驅斥金錢之精神，終有疲倦時，疲倦即最高限度矣，所餘驅斥未盡者仍須窖藏。且架上玩好與匣中珠翠，已是窖藏。子之所言，浪費也，浪費為經濟社會所不許，尙敢侈言經濟原理耶。地力與人力均有一最高限度，豈容浪費。語曰，一男不耕，民或為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為之寒。若觀其背面，則一人浪費，他人必有因而困乏者矣。萬事萬物均屬相對的，消長盈虛，執偶可以例其全。「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非佳事也。

此疆彼界，爭端之所由起也。荀子欲以「度量分界」息亂萌，立論至爲完善，其精神則全在度量二字。家之界有血統關係，有族制關係，組織乃合於自然科學，不容否認。唯國之界限則殊非自然，只憑人工在地上畫圈，故隨時可以發生變化。是以家之界因科學關係，早呈穩定狀態。唯此「非科學」之國界則紛亂擾攘數千年至今未已，或可以說於今爲烈。蓋以國之爲界，全在人爲，有力者可以盡量擴充，至於無限制，「生命線」三字，可以生出無窮妙解。

欲救斯弊，誠非易易。唯於無辦法之中想辦法，則第一步或從變更單位入手。不以巧立名目之「國」爲單位而以民族爲單位，則地圖之圈，可以減少。試以今日中華民族之成分而論，據陶宗儀輟耕錄所載，則爲漢族八種，色目三十一種，蒙古七十二種，集合而成。此一百十一種，即當日之百十一國矣。雖則錢大昕曾譏其重複，但惜乏其他書籍足以是正。此宋元以後之成分也。遠古且勿論，即魏晉間所謂五胡之匈奴羯鮮卑、氐羌及五代時之契丹女眞，固亦嘗烜赫一時，曾使中原政治起大波瀾者矣。於今則何如矣，痕迹且無，遑論疆界。故第二步可以藉同化力再減少地面之圈。不以武力劃疆界，唯藉化分之力順其自然，從逐漸減少單位入手，則較於武力所畫之圈，於科學爲差近矣。百數十種既可以化成一中華民族，若假以歲月，又安見其不能融洽世界人類而成一族也。

「愛」乃道德上之優美名詞。如墨子之言兼愛，基督之言博愛，孔子之所謂仁者愛人，仁民而愛物，不勝枚舉。大率儒家哲學之所謂「仁」，卽是一愛字。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不忍卽是仁。可見愛之反面是殘忍。亦曰不仁。

有正必有反，有陰必有陽，有一極必有二極，是曰對待。對待者物理學及幾何學之名詞也。愛與不愛對待也。若以愛爲善，則不愛卽爲惡，善惡亦對待也。但有時對待不必如物理學之求於反面，亦不必如幾何學之求於兩端；卽事物本身同時而具備兩種作用；謂曰「片面」，仍不能表其眞意，此則最有興趣者矣。「愛」字卽其一也。

愛是美德，然同時亦爲萬惡之源。世界上之兇殺案，爲愛情者幾及半，圖財只是少數。爲愛情而自殺者過半，因生計壓迫只是少數。（近年之華北不在此例）殺人之與自殺用道德觀念判斷，其罪一也。此則就人與人之方面言之也。

至於人與物之方面，其機尤險。羅致玩好而蘊藏之，不厭其多，愛極之表示也。然而巧取豪奪之罪惡，由此而生矣。巧取之謂竊，豪奪之謂盜；小竊之與强盜，是曰罪人。求則得之，罪惡旣已如此。假令求而不得，可畏更有甚焉。古今來爲一玩好之物，喪其身而覆其家者，何代蔑有，而以吾中國爲尤甚。此則關於予奪間之直接磨擦，積極之罪惡也。更有一種消極的罪惡，尤屬可鄙。譬諸一人，旣擲相當

之金錢與歲月而博得「收藏家」之頭銜時，則其犯罪之機會亦開始矣。受他人之賄賂而曲解鑑定者有之，得評價之付託權而從中取利者有之。人慾橫流，於斯爲甚。

夷攷所謂消極的罪惡者，其作用有二。一則可以在該古董店攫取一件心愛之物而用飛賬法將價值轉嫁於他人。一則藉介紹買賣而市惠於該古董商易取酬報，不外如是。

佛法十二因緣觀之愛、取、有、互相連鎖。奪取之與佔有，皆由愛而起。試作三段論法以證之。

巧取豪奪明詐暗騙，不得不止，是曰佔有，乃罪惡。

佔有慾緣於愛，

所以愛卽是罪惡。

一三六

矛盾乃萬物之通病，而人類尤顯。譬如「過則改之」，當其知過而改之過程中，在旁人視之，卽現矛盾相。又如「好刺激而喜麻醉，以苦爲樂」在嗜好不同者視之，亦現矛盾相。凡此皆可以推理而得，無足怪焉。奇莫奇於特赦令，莫名其妙，只能名之曰無理由之矛盾。

在司法未獨立之先，賞罰只憑一人之喜怒。怒而繫之，不具理由。迨偶逢特別慶典之衝動而天

頗有喜時，輒復赦之。帝者之喜怒，有何定據，無足怪也。若司法既獨立之後，猶復頻見特赦令，則於理爲不通矣。刑罰既根據法律而後執行，赦之是無異自承前日法令之謬誤。若是，則亟宜修改法律，方是正理。試問總統就職，國都遷移，何與於囚犯，豈非以法律爲兒戲耶。善乎，北魏獻文帝之言曰，「赦令足以長姦。故自延興以後，不復有赦。」是眞明主。又至元二十一年春正月乙卯，羣臣上尊號，時議欲大赦。參知政事張雄飛曰，「古人言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故赦者不平之政也。帝嘉納之，遂止。」是故以特赦爲慶典者，豈但不如北魏之獻文，乃至不如蒙古大帝。

吾因是而連想及科舉時代之老太爺。原是鄉曲碌碌無所長之老者，若一旦兒子中了秀才，則這位老太爺之學識便立即長進。明日即可以爲他人排難解紛止爭息訟，言而足爲鄉黨法。試問你兒子之學問進步，於你何干。乃亦高坐堂皇，論列是非，是何理由。

吾因是而連想及我國之教育制度。凡持得未經教育部立案之證書而欲升學或轉學時，須經過入學試驗，宜也。乃同是國立學校，轉學亦須試驗。甚至同一學校，由初級而遞升高級，亦須試驗，誠不可解。豈高級教員對於初級教員之學問有所未信耶。誠如是，何以不易人，此則校長之失矣。無端而對於同儕之學問表示不信任，無乃太不客氣耶。如曰此非高級教員之所願，亦非校長之意旨，實政府之法令也。試問准予立案，是何意義。既許之而同時又表示不信任，是何理由。

吾因是而連想及田賦之徵實。幣制，政府施政之大法也，勿論其本質之爲帛貝金銀銅鎳紙及大小輕重，一但經政府以明令頒布其法值，便立卽發生一種與造物主同等之權威。田賦而强行徵米是政府率先自不信任其所頒之法幣矣，是何理由。

兒童心理矛盾性最大，蓋爲求知慾所驅使，而識力未足以判斷，不惜紆廻曲折以進行，故每覺其矛盾。此之謂幼稚。

一三七

歌哭二字，乃情感之切直表現。有辭有韻之謂歌，唯哭則多屬有聲而無辭。吾粵鄉曲女子出閣時，其告別父母弟兄姊妹也，嚶嚶啜泣，而口中則念念有辭，悉成韻語。然此猶在情理之中。至於父母之喪，乃亦以韻語哭之。此陋俗也，不可爲訓。

歡樂之歌，感慨之歌，必以韻語出之，庶可以廻腸盪氣。蓋以精神旣受衝動，則不禁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也。唯哭則不然，其衝動之疾，不可思議。一觸卽發，是短波的，實令人無暇置辭，此哭之所以有聲無辭也。然而古之文士，除父母之喪例應語無倫次外，哭友有詩，哭子有詩，悼亡有詩。此則有聲有辭而三眼一板之哭聲矣。更有劉令嫺之哭其夫曰，生死雖殊，情親猶一。敢遵先好，手調薑橘。素俎空

乾，奠觴徒溢。昔奔齊眉，異於今日……」此又情文備至之哭聲矣。女子雖爲丈夫服喪三年，與父母等，但可以不必語無倫次，蓋分屬平等故也。更有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哭可以聲聞全國，使習俗爲之轉移，其必爲有聲有辭可知矣。哭以善稱，應是藝術的哭。

一三八

人當心緒不佳時，則天地異色。如杜子美蜀中詩曰，「捲簾唯白水，隱几亦青山。」詩題只得一個字，曰「悶」。如句中所云，在他人視之，所居得山川圖畫之形勝，攬自然景物之優美，寧非賞心樂事耶，而乃曰悶。此亦情緒之影響於環境者矣。

「筆補造化天無功」此李賀詩也。「神縱欲福難爲功，」此杜甫詩也。一爲積極而一爲消極，其漠視自然勢力則一也。

文章憎命達，此亦杜詩也，卽窮而愈工之意。但窮而愈工，自己仍立於主體地位。文章憎命達，則以文章立於主體地位，多轉一個灣，意義更深一層。此亦猶粵語謂不知自量者曰「不信鏡。」在他人則亦曰「你也不照照鏡子」而已，而粵語之意若曰，他已照過，但說鏡子靠不住。亦多轉一灣而意亦愈深。

寫野營之悲壯嚴肅，應以子美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為最勝。若東坡之「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非不佳，但總覺費力。萬竈煙何如落日照大旗，同是寫黃昏蕭瑟，然氣象便不如矣。且萬竈煙三字寫城郊亦可用，而落日照大旗則活現野營之黃昏。只言中天懸明月，則深夜自見，不必三更也。此所以為不可及。

天下方言奚啻千萬種，識之者或以為悅耳，不識者謂為格磔。唯啼笑則自赤子以至於成人，橫絕宇內，莫不相同，聞之而識為是笑也，是啼也，不能有誤。是則啼笑乃天籟，乃人類之元音，意志之最眞表現矣。然而有所謂強為歡笑及羊志之一副急淚，則啼笑亦未必盡眞矣。語言既不足信，啼笑亦不能無疑，然則唯有「盡在不言中」是眞的。

一三九

戰爭，威武事也，從字義觀察，一似凡屬身軀雄偉而好勇鬪狠之動物，戰爭之事，必繁數而劇烈。但事實則殊不爾。虎豹獅子，最稱威猛雄健，號為百獸之王，然未聞有集團鬪毆事。若是乎，戰爭雖屬威猛之動作，而戰爭之發生，殊不在生理上之威猛與不威猛。欲尋此直覺觀察所以失敗之原因，宜略識戰爭之動機。

乾餱可以起釁，戰鬭之動機實不勝枚舉。語其大者，則有

一　人口膨脹，須闢地以殖之。

二　生產過賸，須覓尾閭以宣洩之。

三　原料不足，須掠奪以補充之，即所謂世界資源再造論。

四　少數人爲領袖慾所驅使，好大喜功，既自領其土，更欲領他人之土，以廣土衆民爲無上光榮，樂此不倦。

夫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若循此四者以進行，則與他人利害衝突之機會，定應不少。衝突則戰爭開始，蓋圖存之第一步，固不計强弱也。然而斯四者，唯羣居動物乃能有之。於是戰爭遂爲羣居動物之特產品，威武雄壯之虎豹，竟不聞有聚衆惡鬭，屍骸遍野之事。

凡此乃專就生理方面言之也。更有羣衆心理，測驗結果，亦異乎尋常，有非直覺之所能索解者。法國名學者李般之言曰：「雖平日意志堅强，卓立而不可動之人，一旦捲入羣衆運動之漩渦中，則平時之智慧立即消失。進退動作，悉操縱於領導者之手，如醉如癡，意志且蔑有，遑論堅强」云，是誠可異。然而羣衆運動，亦唯羣居動物乃能有之，此虎豹獅子之所以未嘗聚衆滋事也。

人類既爲羣居動物之一種，則戰爭實屬不能避免之事。古之聖哲，有採積極態度而標榜非攻

寢兵者，有消極而作事前之防範事後之補救者。治本治標，各行其是。凡百皆以治本爲撤底，治標爲因循；唯此事則不能治本治本則違天。除非將人類之天性，根本改造，毋使羣居，庶幾有濟。

一四〇

「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此少陵古柏行也。因此而惹起種種議論。有謂此柏未免太瘦長者，有對於圍字下種種定義者，無乃辭費。又如昌黎之「太華峯頭玉井蓮，花開十丈藕如船，」若爲之作箋注，則妙語應更多。又如斗大金印，言印之大也。斗大皇城，言城之小也。若以科學頭腦評定之，無一而可。文人所用之形容詞，那能認眞？若認眞則糾纏不淸矣。

「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棗梨熟，一日上樹能千回。」此亦少陵詩也。或曰，千回未免太多，疑是十字之誤。爲此說者，亦癡也。此詩前四句全在寫昔日之健，用襯今日之衰。故下文卽曰，「卽今倏忽已五十，坐臥只多少行立。」文人之形容詞，豈能與之認眞。

豈但形容詞不能認眞，卽如太白之「黃河之水天上來，」少陵之「赤岸水與銀河通，」彼寧不知天河之爲神話，但如此寫法，則江河之氣勢便卽加大。蓋亦文章技術也。

孝經曰：「身體髮膚受於父母，不敢毀傷，孝之至也。」孝字乃兒女對於父母之專門名詞。孟子

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弗爲也。」又曰：「楊氏爲我，是無父也。」與孝經之說相映成趣，最有意思究竟此一根毫毛是拔好還是不拔好。拔之則是毀傷父母之遺體，是曰不孝。不拔便是無父，亦曰不孝。

余非敢侮聖人之言，奈孟子此一段話未免太過武斷，誠有令人不能已於言者。試問爲我之與無父，兼愛之與無君，有何連屬關係，眞如風馬牛。而孟子竟把他扭作一團，更下一極勇敢之判斷曰，「是禽獸也。」以惡聲加人，似非賢者之所宜。

善乎，莊生之言曰：「今墨子，獨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敎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又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太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又曰：「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莊生此段大議論，心平氣和，針針見血，絕不悖於論理。以視孟子之强辭武斷，高明多矣。以此而拒楊墨，庶不媿爲聖人之徒。

一四一

日本人最迷信「八」字，謂八字倒置，正如行軍之兩翼，作蝦鬚式以前進也。軍國民之理想，無往而不含有軍事意味，可哂也。邇來則更由理想而變爲事實矣。二十年九月十八日而有瀋陽之役，二十六年七月八日而有香月之入城司令，三十年十二月八日而有珍珠港之役，三十一年二月八日陷新加坡，同年三月八日陷仰光。自茲以往，八字更帶得幾許神祕性。每月八日禁屠宰，遏密八音，在東京時間之正午，此間之警笛一響，雖行人亦須駐足，靜默一分鐘。十字通衢之警察崗位，或披以黃傘，有文在上。

考說文「八」字之釋文曰，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試更於同部中略舉數字以作參證。小，物之微者也，從八，象分解而小之之意，亅在其中象界識。釆，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從二八而以十界之。半，物中分也，從八從牛，示大物而可分之意。由此觀之，八字乃分別分裂而相背之意。倒視雖成蝦鬚式之前進形，唯正視則成左右兩股會攻核心。義既不祥，形亦匪妙。

新加坡既陷，易名昭南，年來每於報頭見此兩字，中心未嘗不爲之怦然，誠以昭王南征，乃不復之兆，殊非佳讖。

八與昭南之不妥，有如是者。甚矣，甲國雖用乙國文字之不相宜也。不能創造，寧付闕如，猶勝竊取。蟲人掉文，充其量不過留一笑柄而已，無關大體。民國二十五年在北京交通大學，有某甲攜得其

小孫來，某乙諛之曰，令文孫眞好，人也聰明，相貌又好，將來「不堪設想。」甲瞠目不知所對。乙之意蓋謂「未可限量」也，不審何故而誤作不堪設想。然此不過留一小笑話而已；甲乙之交情如舊，或更相親，殆喜其天眞而無僞也。既好雜用乙國之文字以爲快，則乙國之說文與歷史宜加注意。不迷信則亦已矣，既以迷信而崇尙「八」字，則語讖豈容忽諸。

三十三年八月八日寫記

一四二

「嫌疑犯，」謂形迹上有犯罪之嫌疑也。形迹乃見諸行爲，憑事實以爲根據。是否確鑿，執根據以資考察，若愼重從事，亦未嘗不可以罪人斯得。至於「思想罪犯」之構成，則不必如是之煩碎。其法只是屏除一切客觀之事實，純任主觀以爲準繩。他人之一嚬一笑，無不可以加之罪。卽終日穆然不動以學形塑，亦未嘗不可加以負氣之罪名。若是者，則眞可稱爲滴水不漏矣。偶語者棄市，乃秦皇處分嫌疑犯之手段也。拒楊墨，是孟子處分思想犯之手段也。秦皇之刑人於市，千古指爲虐政；而孟

子之拒楊墨，則曰聖人之徒。斯亦有幸有幸歟。夫以秦皇之威，然猶拘泥形迹，不肯離事實以放手做去，雖暴而不徹底，是以不濟。殺人者謂之賊，殺千萬人則曰英雄，項羽之必欲學萬人敵，夫豈徒然哉。是故根據客觀之形迹以入人罪者，終是謹小愼微，若大刀闊斧之英雄不如是也。數理之以兩負號等於加，英雄殆深知其意矣。（三十三年曾有逮捕思想罪犯之事，三十五年十二月一日補註。）

一四三

李清照九日醉花陰詞，世傳名作，而尤以「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三句，曾壓倒趙明誠。人比黃花瘦，與秋高馬肥，相映成趣。

「天下無不是之父母」，教孝之格言也。水滸傳，宋江聞太公已死，辟踊而號。旁有一人勸之曰，天下無不死之父母，宜以後事爲重。「是」「死」雙聲，輕描卽成妙品。

何哉爾所謂達者。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何哉，君所謂踰者。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而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六個何哉，前三個用倒裝法，與者字相呼應，較爲神完氣足。

革命，易命也。革職，免職也。但何以不曰易不曰免而曰革。且羽毛齒革，製造弓箭之原料也。鮑士

革木；製造樂器之原料也。可見革之爲因有名詞。何以移作動詞用而意義乃杳不相屬。說文：革，獸皮，段注曰，治去其毛曰革。又曰革更也。革乃象形字，篆書則宛如獸皮之平鋪，四足頭尾畢具。又皮字條：下皮，剝取獸革者也。注曰：有毛爲皮，去毛爲革。然後知此字之所以用作動詞實由「治去其毛」一語得來，故曰，革更也。說文之所以稱爲小學，有以夫。因治去其毛一語，連想及摩頂放踵，不幾成製革廠矣乎。

說文；有，不宜有也。段注曰，本是不當有而有之稱。引春秋書「日有食之」，謂日乃常圓而無虧，本不當食其食也，是不宜有也。又桓三年，「有年。」賈逵曰，桓惡，而有年豐，異之也。異之者，意謂不應有而有也。然後知「舜禹之有天下也」有字之意義，於斯乃得。舜之天下，理應屬於丹朱，禹之天下，理應屬於商均，舜禹以禪讓得之，不應有而有，故曰「有天下。」古人用字之不苟也如此。故凡屬以板爲「頗」以强行爲「遂行」以完成爲「完遂」，以貴婦人爲「御婦人」，以顛倒爲「天地無用」者，最好請其從速廢止漢字。

柳耆卿寒蟬淒切之雨霖鈴，其上半闋結韻曰，「暮靄沉沉楚天濶。」又凍雲黯淡之夜半樂，其下半闋結韻曰，「斷鴻聲遠長天暮。」一以天爲濶，一以天爲長。實則凡屬茫無際涯者只能謂之濶，不得謂之長。斷鴻句之長字乃從上文之遠字得來，如雁過長空，亦是此類。若云雁過濶空，則不妥矣。

蓋雁程含有遠字之意，故曰長。一物之形容詞，每有因他物而變其容貌者，此類是也。

古者鄉舉里選，鄉與里乃平民之所居。如「放歸田里」，可以爲證。然而柳耆卿之「帝里風光好，」「杳杳神京路，」同是指京都而言。莊嚴鄭重，則曰神京皇都，親切有味，則曰帝鄉帝里，鄉里固不必專隸於平民。此乃本國人運用本國之文化，無施不可，借用則不逮矣。

「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闕如者，乃暫時擱置之意，待搜集證據，然後用歸納法以求斷案，非謂屏棄而不復措意也。故曰，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自己知道尚有不及知之事，故曰，是知也。謂知其所不知也。此語若以算式演之，則是兩負號等於加。不知爲不知，兩個不知，是兩負號，是知也，是加號。若强不知以爲知，是自以爲此問題已經解決，無事縈懷，若是則眞成永遠不知矣。

「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子貢誠不好作極端語，應是持平之論，則紂之抱屈可知矣。行文者有時欲加强發語之氣勢，不惜以重筆出之，所謂加倍寫法是也。然而去事實則愈遠矣。如「象日以殺舜爲事。」細玩此語，殊覺有趣。殺人乃非常之舉，終身而不動此念者，是爲經常。即偶爾衝動而起殺機，亦不過剎那頃之事，氣平則境遷矣。除卻苦心孤詣以圖報不共戴天之讎外，豈有終身以殺人爲事之理，況兄弟乎。充其量亦不過曰屢欲置舜於死地，其亦可矣。乃曰日以殺舜爲事，一似除卻殺舜之外，更無所事，寧非大奇。

經驗二字，語意似是就身之所經以爲驗，此直覺之誤也。經驗不必盡從身體力行得來。如「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是以深信他人之經驗爲自己之經驗。

一四四

習用語每有沿古人之誤，以訛傳訛，一往而不復返者。如「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此宋太祖進攻南唐之口實也，今小學生作文亦常引用之。實則此語文義欠通。臥榻二字，不能連綴成文。

說文，臥，休也。從人從臣，取其伏象也。段注，臥，伏也。臥與寢異。寢於牀，論語寢不尸是也。臥於几，孟子隱几而臥是也。臥於几，其狀伏，故曰伏也。案：几，所以憑而息也。左傳投之以几出於其間。以竹木爲之曰几，以軟物爲之曰隱囊。隱囊之隱字，即從隱几而臥得來。

說文，榻，牀也。玉篇，牀狹而長謂之榻。漢書，陳蕃爲徐穉特設一榻，穉去則縣之。可見榻也者，略如現代輕便之獨睡牀。故曰狹而長，便於懸也。

案：詩經之或假息在牀，及論語之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均可與段氏之說相發明。說文，偃，仆也。段注，偃，僵也。伏而覆曰仆，仰而倒曰偃。吳越春秋，迎風則偃，背風則仆。易衣而寢其爲偃息也明矣。故偃息必宜在牀或在榻，但非所以用之於臥。總而言之，榻非所以臥，而臥必不在榻也。

臥字從人臣，明俯伏丹墀之義，乃會意字，故曰伏也。豈有人臣而假息於天子之前者哉。故曰臥榻二字，不能連綴成文，檢點小吏不甚讀書；迨作天子，則更無暇讀書矣。

一四五

年來日本人總不肯承認重慶政府爲我國之中央政府。不曰蔣政權，即曰渝政權，盜憎主人，亦固其所。最妙是此次華盛頓四國會議，彼乃大書特書曰，「英美蘇渝」四國會議。既曰國矣，世間那得有渝國。吾因是而製得一佳謎。謎面曰「華盛頓四國會議」打左傳一句，顛倒裳衣格。謎底曰「有渝此盟」，蓋謂此盟有渝也。

有渝此盟，神明殛之，乃僖二十八年踐土之會誓辭。文章天成，附記於此。

說文亞醜也。象兩人相對而局背之形。桂馥注曰，亞字古文通作惡，經典文字，惡字皆作亞。又曰，亞字象曲脊醜惡之形。

字義既如此，則「亞細亞」之名詞，釋其義應作「醜惡，小小的醜惡」。若大東亞，便是大大的醜惡。案小小的，大大的，乃日本人之中國語。彼之大東亞省成立於三十一年十一月一日，那時打中國已打了五年零四個月，弄得焦頭爛額，瞧不下去。乃變更口號而曰「大東亞戰爭」此之謂大大

的醜惡。三十三年八月廿五日寫記。

一四六

不以現在生活爲滿足，此世界之所以進步，而亦世界之所以不安也。滿足與不滿足，亦卽消極與積極之所攸分。人生觀之或悲苦或歡樂，其分野乃在於前途之有無希望。有希望則自覺天地萬物，取無禁而用不竭，無一而非爲人生而特設。人生之意義，是主體的享受的。萬物之存在只是備供主體之享用而已，反之若前途之希望斷絕，則唯覺上天生我之無謂。一身之外，皆非我有。萬物於我無益，而我亦無益於萬物。我之一身，發乎天地之間，只是畸零，人生是無意義的。

名垂宇宙與天地而長存；著作等身，與文字而並壽。此乃形而上之人生觀，且勿具論。試專就主體的享受的之一方面，以討論其積極或消極二者之趨向。

希望云者，積極之原動力也，無希望則無積極。然而希望無止境，享受則有最高度之限制。力與物既不平衡，而變化又起。譬如富有四海之帝王，宇內既統一，更開邊以臣服四夷，至此已無復用武之地矣。子女玉帛，選精擇尤以娛茲一人，則耳目聲色之慾，更不能作進一步之增加矣。然而希望之原物力，依舊推進無已，不會停止。此則帝王之苦悶矣。不得已只有向仙佛一途邁進，以求長生不老，

用以消納原動之推進。求仙學佛，原是消極的人生觀，而帝王則用以作更進一步之積極活動，斯乃最奇。抱消極之人生觀，遯世而逃禪者有之矣，唯帝王之逃禪入道，其動機乃在於積極。蓋亦不以現在之生活爲滿足，而作更進一步之追求者也。是故積極消極，祇應以手段驗之，不得以所向之目的爲論斷耳。

一四七

說部中之品花寶鑑，若以純文學眼光，專就詩詞歌曲書札酒令方面觀之，其佳妙實遠在紅樓夢花月痕之上，而以酒令爲尤佳，可以稱在一切說部之上。此則背景不同之故，而非謂著者之能不能也。品花寶鑑之背景，乃畢秋帆袁子才蔣心餘張船山江愼修等，皆乾隆朝知名之士，與紅樓夢之描寫小兒女口吻，筆墨自應不同。唯不得作者主名，其自序一篇，只署「石函」之別號而已。但中有嘗作梅花夢傳奇一語，查梅花夢乃以馮小青爲背景，其自序署曰坳海逸叟，亦無主名，唯曰嘗擬就正於黃韻珊而未果。查韻珊名燮淸，海鹽人，道咸間之名曲家，著有倚晴樓七種行於世。撿梅花夢之題辭及後跋，得知作者姓張名道，字少南，錢塘人，歿於同治元年壬戌。因此而得知品花寶鑑作者之爲張道也。梅花夢共凡三十四齣，塡詞只是平平，無甚精采。

兒女英雄傳，亦清代之長篇小說，作者自署爲燕北閒人。有雍正閼逢攝提格，觀鑑我齋一序，蓋即雍正十二年甲寅也。又有乾隆五十九年甲寅，東海吾了翁一序，及光緒四年戊寅，馬從善一序。得知作者名文康，旗滿人。是書之特色，在於從一人身上而寫出兩種個性，前後若兩人。此一點允爲他人所未有，餘外只是平平。但在第三十二回中，忽有詆毀品花寶鑑之語，無乃太奇。以康乾間人所箸書而評論道咸間人作品，其爲後人羼入無疑。但該改竄者亦未免太不留心矣。況復以讀語錄之頭腦讀小說，尤屬可笑。偶因考訂品花寶鑑作者而類及之。

一四八

偶披閱黃哲維之花隨人聖盦摭憶，見有記經蓮珊逭跡澳門事，詳其始而未悉其卒，爲補叙如次。蓋此事實余之所親見也。先是光緒二十五年己亥，清廷冊立大阿哥，用作廢立之預備。時經蓮珊任上海電報局總辦，單銜電總理衙門王大臣，謂此舉有違祖制，請收回成命。以此獲罪，亡命澳門。計當日維新志士之入內地活動及往南洋諸島辦報館籌餉械者，咸移家港澳間，以備縱有蹉跌，庶不至禍貽父母，罪及妻孥也。於時有粵人劉學詢者，以賭起家，浸成巨富，累捐至候補道，自告奮勇，欲逮捕志士以邀功。澳門原是彼賭闈姓時之大本營，以是因緣，曾作澳門紳士，澳門之葡萄牙總督，其故

交也。時劉家居廣州，重賂葡督，誣運瑚虧空電報局公款而潛逃，用以撤去政治犯之名，計亦狡矣。交涉引渡，既有成議。蓋葡人之政治道德自不如英美。計此案在澳門法庭對質時，余嘗爲運翁作證人。緣是港澳志士，大起衝動。時有一俠士杜標者，廣東南海人，本綠林豪客，而亦有道之蹤也。憤劉之所爲，必欲除之，然未識劉面。乃機會之來，誠有出人意表者。澳督忽爲一葡兵所殺。先是澳政廳有職出缺，一兵目宜遞補其第二資格者則澳督之子也。澳督乃於事前摭一小事罪兵目，監禁一星期，罪滿釋放，而該缺則已補督子矣。兵目出獄後，即入酒肆狂飲，旋用其所荷之長槍實彈而至總督辦公室，一擊斃之。出殯之日，劉學詢自廣州來爲之執紼。杜標得雜於道左羣衆中，偵識劉貌。事畢，劉乘省澳每日定期航輪返廣州，杜亦購一三等票與之同舟。既抵岸，劉自有肩輿來迎。當其俯身升輿，轉面就坐之際，杜遙以手槍擊之，應聲而倒。杜之技術，能以手槍擊飛鳥，鮮不中者，此亦余所親見。當日劉之所以不即死，殆因子彈擊中其所服半臂衣袋中之象牙鼻煙碟，彈橫撇斜穿其乳房之皮肉，以此獲免。然自此一擊之後，劉即匿迹消聲，再不敢以志士頭顱作進身之具矣。蓋千金之子，不能不有垂堂之戒也。杜標短小精悍，時年約二十七八，入民國其人尚在，今則莫知其所至矣。

戊戌後，先兄旅居日本。庚子之冬，章太炎往視之。一日，兩人同在橫濱新民叢報館之斗室中，章曰，余渡海時，於舟中偶得一聯，未能成對。曰，「今古三更生，中壘北江南海」，蓋戊戌八月，康南海先生以九死一生，幸而免，故亦自號爲更生也。中北南乃方位，壘江海皆地理，三者平列，而首句則已將「三」字用上，自是絕對。當日同人亦只有贊歎而已，無敢着想者。

事隔二十年，於民國九年秋，余往宣武門外香爐營頭條唯一報館訪一人，有符九銘在坐，偶舉章之聯語以資譚助。不十五分鐘而九銘曰，得之矣。曰，「世間一長物，孔兄墨哥佛郎」。孔墨佛乃宗教，兄哥郎則人倫，三位一體，而以一身之外無長物之成語運用之，可稱巧思。

自清中葉以迄民初，華中華南盡流通墨西哥銀元，至熊希齡內閣頒布幣制條例後，墨銀乃絕迹。是故三十上下歲之人讀此聯，已減少興趣矣，因墨西哥銀元爲目所未覩故也。文章固有時代性，此類是已。

對聯文藝，唯中國爲能有之。歐西文字，雖亦字有虛實，音有高低，但陰陽四聲之間，不能如中國之嚴格規定。且非一字一音，尤乖所宜。是以對聯律詩律賦駢文等類之文藝，根本不能產生。模倣乃動物天性，尤爲人類之所長。然而萬事萬物可以模倣，唯欲以歐西文字作駢語，可決其爲不可能。長林豐草，終久是兩件事，根不同也。

一五〇

庸人多厚福一語，似是精明强幹者偶遭蹉跌之牢騷話，其實不然。庸人固自有其多福之道，請仲論之，先釋庸。

何謂庸，卽庸碌是已，碌碌無所長，無咎亦無譽，換言之卽曰平凡。無咎則無風波，無譽則不招忌，平安是福，何必不凡。身心皆平均發達，是曰健全。健而全，那得非福。

庸之對面曰天才，天才云者，卽謂此人之才智特別發達於某一部分是已。譬諸全體槩爲百分比，此一部分佔百分之八十，自是過人七倍。然而其他各部，共只得百分之二十，顯然偏枯，是曰不健全。不健全便是有病，此病卽是神經病。然則所謂天才家，亦卽神經病者而已。牛頓爲所豢之愛貓籌算，其智乃不逮木匠。遠火爐可以避熱，常識曾不如執役之傭。

此種神經病者，非祇限於科學家政治文學，隨在皆有。若此輩肯用其所長，將必有驚人成績。無如好用其所短，乃人類通病。因爲彼之所長，卽是彼聰明會萃之點，彼若出其兼人之偏重力以作一擅長之事，自覺輕而易舉，以爲人亦如我，不足爲奇。必擇一較難之事，庶幾足以盡吾才。而豈知彼所認爲較難者，卽是偏枯處，是卽人類之所以好用其所短之原因矣。

用其所短，易致失敗，反不若埋頭苦幹之庸人可計日呈功也，故曰庸人多厚福。

紅顏多薄命，其理亦然。紅顏卽美之謂，在中國社會，以帶病態之女子爲至美。輕盈婀娜纖麗柔弱，乃美之形容詞，皆病態也。帶病態必非健康，不健康每多短命，此其一。宋督之殺孔父，只爲其妻之美而艷，此其二。蛾眉伐性，此其三。莊姜美而無子，此其四。短命作小寡婦無子，皆曰薄命，此世俗之見也。强健而有宜男相，則不合美人條件矣，那得不薄。

五官端正，實美之基本條件，眉目尤佔最重要之部位。然而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女子善懷，明眸善睞之人，感受激刺每較呆滯者敏而且多。憂能傷人，那得不薄。紅顏之與薄命，因果乘除，約略如此。

一五一

離騷乃卽物以寓諷諫，九歌乃因改作祀神曲以寄意，唯九章乃屈原個性之最眞表現。九章之中，尤以橘頌一篇，實屈子之自狀。如曰深固難徙，廓其無求。曰蘇世獨立，橫而不流。曰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凡此皆借頌橘以自寫其寧折不屈之特性。

惜誦曰，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又曰，欲儃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離尤。涉江曰，吾不能

戀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懷沙曰，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又曰，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悲回風曰，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聊；寧逝死而流亡兮，不忍爲此常愁。諸如此類，莫不充分表現其倔强之個性。至於懷沙所云雖明知前轍之既覆，亦不肯有所更改，因執異無以復加。以如此個性，自殺亦固其所。

屈子繼述三百篇之比興體，辭多象徵。唯抽思之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穫。則爲說理之文，幾於語錄。

一五二

光緒十一年，梁鼎芬以法越事件，彈劾北洋大臣李鴻章，因而去官。當日南海先生背有蝶戀花一闋慰問之。詞曰：

記得珠簾初捲處。人倚闌干被酒剛微醉。翠葉飄零秋自語。曉風吹墮橫塘路。　詞客看花心意苦。墜粉零香果是誰相誤。三十六陂飛細雨。明朝顏色難如故。

梁和韻答之，其下半闋曰：「多謝詞人心太苦。儂自摧殘豈被西風誤。昨夜月明今夜雨。人生那得長如故。」十七年辛卯，南海先生講學於廣州之萬本草堂，梁贈以近體七言律詩三首，其第一首曰，

牛女星辰夜放光。樵山雲氣鬱青蒼。九流混混誰眞派，萬木森森一草堂。但有羣倫尊北海，更無三顧起南陽。芰衣蘭佩夫君意，憔悴行吟太自傷。

其時南海先生亦以中法之北京條約喪權失地，乃伏闕上書，有所論列。所志不行，歸而講學，故二三兩聯云云。西樵乃先生故里。

一五三

干支古名，並非一字一音，如甲曰閼逢，乙曰旃蒙，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之類，由今觀之，無疑已成古董，但好奇之文士，猶或用之，不識每爲所窘。如汪容甫弔馬守眞文發端曰：「歲在單閼，客居江寧城南」，蓋謂卯年在南京也。又如通鑑每卷之首，例以干支古名紀時間，如曰「漢紀五十八，起屠維赤奮若，盡昭陽大荒落，凡五年。」蓋謂起己丑迄癸巳也，不識惡乎可。但此二十二個殭石式之古代名詞，一時頗難記其順序。

有干支古名歌，頗便於記憶，錄之。

天干歌曰

閼逢之下是旃蒙。柔兆連彊圉著雍。屠維上章重光次，玄默昭陽干乃終。

地支歌曰

攝提格單閼，執徐大荒落。敦牂兼協洽，涒灘與作噩。閹茂大淵獻，困敦赤奮若。

此歌卽熟讀之後，迨應用時仍有窒礙。如欲知今年丙戌之古名爲何若，仍須費一番繙譯工夫以對照其順序，頗不方便。倘若加入干支今名而減少虛字，則今古連帶而不假思索，較爲便捷。天干歌改作長短句，甲乙丙丁戊押東鍾韻。己庚辛壬癸押江陽韻。地支歌則改五言爲七言。試將所擬錄於左。

天干歌曰

甲閼逢。

乙旃蒙。

丙曰柔兆丁彊圉，戊著雍。

己屠維，庚上章。

辛重光。

壬玄黓兮癸昭陽。

地支歌曰

寅攝提格卯單閼，辰執徐巳大荒落。

午敦牂兮未協洽，申涒灘兮酉作噩。

戌閹茂亥大淵獻，子困敦丑赤奮若。

如此則隨手拈來，即可應用，不假思索。如問今年丙戌之古名，即可應之曰柔兆閹茂。

六十四卦名，共計七十九字，亦頗難記其順序。余嘗仿曲律格調，平仄互協，截為歌，錄之。

乾坤屯蒙，需訟師比。

小畜履泰否。

同人大有謙豫隨。

蠱臨觀，噬嗑賁剝復无妄大畜頤。

大過坎離。

咸恆遯，大壯晉明夷。

家人睽，蹇解損益夬姤萃。

升困井革鼎震艮漸歸妹。

豐旅。

巽兌。

渙節中孚，小過既濟未濟。

韻語最能助記憶，嘗執小學生數人作試驗，祇三十分鐘工夫，皆能將六十四卦名背誦如流矣。

古亦有六十四卦歌，加虛字編成七言韻語，略如干支歌。唯余之所編，則未嘗加一虛字。

一五四

戴安道不樂當世，隱居剡山，而其兄安邱則爲功名之士。謝太傅謂安邱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安邱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此一事也。又陳仲弓之子元方，嘗侯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此又一事也。凡此二事，稱謂有異於時流，可見不必定要家兄舍弟尊翁乃爲當行。

林道人詣謝公，謝朗時始總角，新病初起，體未堪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一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唯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曰，家嫂辭情忼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又王平子少時，見王夷甫妻郭氏貪得無厭，令婢路上儋糞。平子諫之，並言不可。郭大怒，謂平子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急捉衣裾，將予杖。平子力爭得脫，踰窗而走。是則「新婦」之稱，不必定限於初來，雖半老佳人，一例可用。自稱新婦，較於「奴家」或「賤妾」，大方多矣。

一五五

査初白東坡詩註云，凡詩四句，以第一句對第三句，以第二句對第四句，謂之扇對，東坡和許朝奉詩：邂逅陪車馬，尋芳謝朓洲。凄涼望鄉國，得句仲宣樓。即是此格。趙彥村謂此格始於白氏金針。胡仔云，杜少陵哭鄭少監詩：得罪台州去，時危棄碩儒。移官蓬閣後，穀貴歿潛夫。則前此已有之，不始於白氏矣云。

余以爲趙說固非，胡說亦非。此格由來甚早，遠在唐之前。曹子建鰕䱇篇：鰕䱇游潢潦，不知江海流。燕雀戲藩柴，安識鴻鵠遊。即是此格。又陶淵明歸園田居：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荊扉，虛室絕塵想。亦即此格。顏延年贈王太常詩：舒文廣國華，敷言遠朝列。德輝灼邦懋，芳風被鄉耋。謝康樂夜宿石門詩：朝搴苑中蘭，畏彼霜下歇。暝還雲際宿，弄此石上月。皆是此格。謝詩尤巧，既以朝搴對暝還，畏彼對弄此，而苑中蘭復與石上月對，霜下歇復與雲際宿對，則扇對而兼蝶翅對矣。

一五六

作像贊須用一種特殊技術，要超逸又要著實，要簡潔又要包羅，誠不易也。李龍眠嘗爲東坡寫照，留存於金山寺。東坡歸自儋耳，重過金山，自題其畫像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斯時東坡眞可謂閱盡滄桑，自不免有牢騷氣，然甚切實。凡嘗共踰嶺北還，

由彭蠡出江，行過金陵時，乃五月一日，距屬纊只兩月有奇，壯志銷沉殆盡矣。

陳同甫題辛稼軒畫像曰：「呼而來，麾而去，無所逃天地之間。」稼軒作官四十五年，三仕三已，未嘗一度求去，亦未嘗一度召不起。同甫此贊，是誠寫真妙筆。

羅癭公語余一像贊，其名則忘之矣，姑以張三代之。贊曰：「張三之面，寬纔四指，將鬚不仁，置食其旁而不已。於是張三之面，所餘無幾。」滑稽可喜。

一五七

爵祿廢置生殺予奪，是曰八柄，王者之所以馭臣下也。周禮天官篇曰，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計爲恩者五，爲威者三，此之謂恩威並濟。然而七與八兩項有所未愜。

說文：罪，犯法也。從網從非，有爲非而觸法網之意。易，解卦：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疏曰，罪，謂故犯。此其一。說文：過，失也。誤犯也。周禮：一宥曰不識，二宥曰過失。鄭注：宥過失，若今律過失殺人不論死。此其二。以此論之，則無心之失曰過，有心之惡曰罪。故曰罪，故犯也。此就被告方面言之也。至於執

行方面，則成問題矣。廢，棄置也。所謂廢棄終身，廢爲庶人，只是斷絕其政治生命而已，其人固無恙也。至於誅，則是極刑矣。以極刑處誤犯而輕罰故犯，是所未解。

一五八

北京大廟古柏林中之灰鶴白鷺，優游自在，不解畏人。秋去春來，年年不誤。蓋所謂候鳥也。丙戌長夏，忽有自南來之悍卒，縱獵園中。遂使雛墜巢傾，羣起高翔，哀鳴竟日，始相率而去。從此寂寂空林，數百年之城市逸趣，不復得矣。倚白石自製之淒涼犯以寄意。（代荷花說幾句話）此調所用之去聲最嚴而最多，夢窗亦不敢有異，自應依照，亦曰形似而已。

淒涼犯　又名瑞鶴仙影

態慵意遠，長林外荷葉亂點煙渚。曉珠露冷，風裳墜粉，翠雲障暑。芳心最苦。自懷想年時舊侶。記臨流並肩照影，去去向何許。悄恨年華誤，伴我晨昏，慰情唯汝。爲伊淚落，儘淒涼那更延佇。鐵網飄零，萬千恨憑誰寄語。鎮無聊拔劍起舞，夜正午。

一五九　壽陸達權六十

大江流日夜，終古常如斯。崑崙孕冰雪，蜿蜒迹須彌。萬聚自爭流，峽束成奔馳。下游匯衆水，蟠盤鬱殊姿。豈獨山川秀，人物亦瑰奇。君是此中傑，商管同襟期。負笈走萬里，歸來多設施。治術亦有道，明法誠綱維。

無界限華夷，天心何厚薄。嗟我神明胄，酷似犬羊縛。會當展所懷，一跳專肯削。笑譚折樽俎，侃侃示不弱。朝市知姓名，千金重然諾。棄置憐雞肋，遂我青山約。

青山自明媚，滄海安可量。悠悠萬古事，轆轤廻中腸。天地無棄材，誘掖在有方。小子雖狂簡，誰可與津梁。栽培試十載，桃李已成行。抱甕亦辛勤，所獲能相償。有時還自笑，携影出廻廊。仰首望飛鴻，此意毋相忘。

秋色入霜林，秋氣橫八極。塔鈴動飢雀，栖栖不得食。志士多苦辛，誰敢怨勞逸。功成尚一簣，去天咫有尺。相看未嫌老，加餐在努力。更盡此一巵，且勿感今昔。

一六〇

苦悶生涯，於玆六載。門庭多暇，時或學秋蟲唧唧，用以自娛。自春徂秋，凡得二十四首。亦姑存之，以助記憶。統名之曰癸未竹枝詞。

一

鏤月裁雲費巧思。避人心事卜佳期。閑情憑寫深深願，遙向黃陵拜古祠。

二

湘簾未動却聞聲。半面窺人最有情。左右逢源君莫笑，此生曾不負虛名。

三

短衣濟楚小兒郎。愛好偏宜武士裝。明月一庭花影動，却教前後捉迷藏。

四

橋邊紅藥可憐生。湖送鷗還浪未平。天外行雲山影動，歸鴉猶帶夕陽明。

五

黑風吹下水雲間。垂翅鵾鵬去不還。灰劫昆池勞索解，天南留得月彎彎。

六

上蔡東門躑躅行。重環鬈首美如英。蠶眉十段悲蒼頡，肯與斯文訴不平。

七

憔悴行吟恨有餘。天涯飄泊泣鰥魚。乞憐豈是男兒志，繾綣心情淡欲無。

八

千載騷魂意未平。洞庭風起月生明。似聞角黍新來大，湘水湘波無限情。

九

太息垂垂領下牌。黑章黃綬巧編排。亂離堪羨昇平犬，應識圓顱未必佳。

一〇

朱門佳話滿金臺。艷迹流傳暖玉杯。誰信東樓家裏物，只今還得船中來。

一一

泰否乾坤共六爻。是誰顛亂錯相交。不仁已自憐芻狗，無用更成倒繫匏。

一二

晴絲垂柳綠雲鬟。誰遣鴉巢壓翠鈿。昔日柔條今斷梗，背人懸淚晚風前。

一三

浪轉江流石亦輕。荊門南望楚山橫。咎將誰執渾如夢，閒倚高樓看月明。

一四

浮海居夷迄未曾。卦爻垂象卻分明。謂他人父思緜葛，追遠情懷亦可矜。

一五

漆城老死不聞歌。行路艱難可若何。掩卷兩眸清炯炯，虛堂閒坐看秋河。

一六

物換星移亦夙因。當年遺恨楚江湄。苞茅不入知余罪，浮楫君其問水濱。

一七

必也正名可忽諸。春秋懸義孰能誣。馨香乍覺盈懷袖，肯道今吾是故吾。

一八

烈澤專勞運斧斤。吁嗟世事何紛紜。却教碩鼠拱而立，四境雞狗時相聞。

一九

嗁飢靈鵲怯高翔。未得橋成意自傷。憑寄銀雲訴離恨，瓣香遙拜小牛郎。

二〇

醉來時復響空弦。青粉牆高欲上天。徙倚追涼就槐影，不堪回首話當年。

二一

驚疑滋味足歡娛。一夜東風燕引雛。玉果犀錢沾四座，論功曾到使君無。